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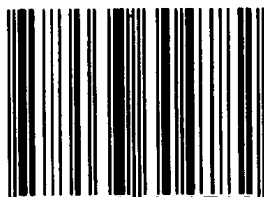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一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07/07/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一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一三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澹齋內言一卷外言一卷

〔明〕楊繼益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一

焦氏說梏七卷

〔明〕焦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七

譚子雕蟲二卷附錄一卷

〔明〕譚貞默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四年嘉興譚氏承啓堂刻嘉興譚氏遺書本

..... 一三一

蘭葉筆存一卷

〔明〕釋本以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九六

蒙泉雜言一卷

〔明〕岳正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 二一〇

春寒閒記一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 二一七

棗林雜俎十二卷

〔明〕談遷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 二三二

讀書偶然錄十二卷

〔明〕程正揆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雍正程氏刻本

四七九

見聞記憶錄五卷

〔清〕余國楨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五五四

餘菴雜錄三卷

〔明〕陳忬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五八七

冬夜箋記一卷

〔清〕王崇簡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六〇九

樗林閒筆一卷偶筆二卷續筆二卷附演連珠五十首一卷

〔清〕魏裔介撰 魏荔彤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龍江書院刻本

六二五

雕丘雜錄十八卷

〔清〕梁清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梁允桓刻本

六九四

澹齋內言一卷外言一卷

〔明〕楊繼益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

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澹齋內言

一卷外言一卷》提要

澹齋內言

明 雲間楊 繼益茂謙著

小心翼翼是詩人善言文王處蓋下翼字是鳥之實翅
上翼字是鳥之用翼鳥之飛也必翼其翼既無所援
又無所憑翱翔空中形狀驚懼舉目可知詩人卜箇
小心字已可想見文王敬慎之心而又著之以翼翼
然則文王之小心又一瞬息而不敢忘者此乃畫出
文王之心與人看嗟乎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士無己義是士之己司馬君實
學海類編 二 澹齋內言 一 子類

言耳目肺腸悉爲己有堯夫云一身都是我瘦了又
還肥士到此方是得己

潘允侍郎見程正叔程舉孟子萐萐善利之語爲問潘
未尋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賢亦知今之所謂善乃
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以爲悟一生之非又陸
子靜講義利章至令聽者泣下語曰墨悲素絲楊泣
歧路爲舜爲跖分處甚微君子小人行處各熟世之
人何沒沒也吾于程陸之言有省

上天之載鬼神之爲德龍蛇蛟龍魚鼈都是中庸中庸

何以不可能只爲氣質有變化不盡處

河圖訣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八四九左右縱橫五生十成獨居其中洛書訣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臨川王氏曰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以象言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出于河龍善變尙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以法言效

學海類編

二 子類

子類

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出于洛龜善占尙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作易所以則之者也臨川子經義自精故特採其說俟探河洛之秘者

子輿三論幾希即虞書惟微之旨一曰異于禽獸此靈蠢關也一曰好惡與人相近此夢覺關也一曰異于深山之野人此凡聖關也吾輩入人門登覺路廓然證聖無非充拓此幾希而已

今人見一兩人說箇人不好便羣然爲吠聲之犬不知鄉人眼孔難與論士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要知鄉人誰善誰不善又須先自苦眼也

伯夷冷面卻是熱腸柳下惠先有亭亭物表氣象所以由由而不自失也其隘與不恭只在道上見不在夷惠心裏見

學是學何物不但學人原是學我我性本善受用不盡時習只將我練得熟還那本來之我便是說亦是習而不休之意若謂心中知有所得而說障礙殊多醍醐不化翻成毒藥

學海類編

三 子類

子類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是孔孟相傳學問的真處其教人則子有四教文行忠信孟子曰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及看九經之事一條尊賢使能五段不違農時兩節孔孟經綸盛水不漏與天無極

仁之落實己立立人已達達人義之落實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子謂仁從人義從我字義原是如此

默而識之非記得箇妙道在胸中只是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之工夫初不涉言語上實聖學第一義一邊去
學古學今而我所默記者不動分毫一邊去誨賢誨
愚而我所默記者又不動分毫如此纔是默得定識
得真後來子思作中庸都是闡明得默字之脈絡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檣机魯之春秋然古者史以編年
爲義列國史皆名春秋墨子云我見百國春秋晉語
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
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焉是晉楚之史亦名春秋
也乘與檣机二國又私自立號惟魯守舊名耳或曰

學海類編

卷八

四

子類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
天道春生秋成始終不失其中史名春秋欲使人君
動作不失中也此解最妙

左氏以事傳經者也公穀以義釋經者也事核左氏義
兼公穀兩言讀春秋之法

衛長公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
獄夫賁之大至于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
天下而獨于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
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

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
鍛煉者曰文致法密曰文網弄法曰舞文凡獄之弊
未有不始于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無害曾子之
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于情文之間其于治獄
思過半矣

君子之待小人明暴其爲奸邪而絕之其人切齒思報
徒足以傷小人心而不足以破小人之膽所謂不
嚴而惡也必如孟子之待王驩既不假以顏色到底
不明言其爲小人使王驩默默煩悶終不得伺孟子

學海類編

卷八

五

子類

之便而整之這便是不惡而嚴千載而下不幸與小
人同朝亦惟不言而已矣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卽情以論性也賀瑒云
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
性動卽是情蓋卽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
異乎孟子之旨矣

駟不及舌正謂舌端甚迅卽駟馬不及及字當作如字
解若謂言出于舌駟馬不能追之以駟馬而追一舌
雖屬罕譬卻于理會甚舛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于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于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物以極而反以反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許叔重說文咄多言也引詩無然咄咄或作詆荀子云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詆註云辨說利口而飾非以言辭是則謂之詆亦引詩無然詆詆爲証且孟子下文云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說文沓從水從曰聲語多沓沓學海類編 一 澹齋內言 六 子類

若水之流荀子亦云諛諛而沸謂多言也字亦作沓即詩中噂沓字義耳然則孟子以沓沓解泄泄其義本明而朱子怠緩悅從之訓似非其本義矣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眞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憎不知覺者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彥平又言惟聖人可以踐形未判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

踐如不反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反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吾不遏其味鼻欲臭吾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止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閒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學海類編 二 澹齋內言 七 子類

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于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

經權之義先儒論之詳矣以愚言之顯而易見者爲經權是權出經常不易之道初不與經爲對蓋權爲稱錘經是稱星如一鷄重一斤幾兩之外其斤兩在星

斤兩所餘全憑稱錘移易方始有分曉耳此喻切當從來論經權者所未及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著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禮記儒行篇云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必如冬日行陰夏日行陽者庶幾爲知禮意

逝者是何物陰陽五行是暗行之逝者日星山川是顯行之逝者然有大頭腦焉無極而太極是總統之逝者太極者何心而已矣夫子只說箇逝者逝者是箇學海類編 二 澹齋內言 八 子類

極活的活莫活于心其暗指心斷可知也心之逝本是不舍晝夜亦如斯川中之不舍晝夜者耳若說斯字不可指水是夢中語文字有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意旨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如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

裴晉公賦鑄劍戟爲農器云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彼其蕩平淮西之氣概見矣范文正公賦金在鎔云倘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于將彼其出入將相之局幹徵矣王沂公賦有物混成云不縮不盈賦象甯窮于廣狹匪雕匪琢流通罔滯于盈虛則鈞陶區夏之規模定矣三公事業在唐宋偉然而業于詞賦閒預兆乃知古人先資之言不虛寄也

溫庭筠八叉成韻李賀三唾成文終不成遠器李爲作學海類編 二 澹齋內言 九 子類

淚賦及暗小輕薄四賦亦竟不成遠大昔人以文字見命分之優劣是也他如禰正平之賦鸚鵡張茂先之賦鷦鷯駱賓王之咏鵝亦可以占其命分矣晏元獻與客燕飲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備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瞻飲列紙三百置饌其旁每酒一行伸紙作字一二幅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攜去先輩風流卽一杯酌閒不忘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遊戲相徵逐者矣

魏孝文帝彭城王勰暮春應制詩爲改一字勰謝曰賴
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彫琢一字猶是玉之
本體古爲君者不欲自居一字之工唐相讀春秋誤
以叔孫婼勅略反爲勅咎小吏正之因檢釋文果勅
略公因號小吏爲一字師古爲相者不惜自更一字
之悞

梁武策錦被事顏峻以疏十餘事見忌又問栗事沈約
以少三事爲悅盛世君臣讓德乃末世竟至爭能凡
讓者必見其大凡競者必見其小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子類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
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閒亦有以其統
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二史革去附宋史之末刪
存元史之有關於中國者明示其爲變統此關係世
道不淺也

詩者心之聲乎文者心之精乎如許人品如許議論一
一自寫其真詩必唐爲問唐以上文必漢爲問漢以
前崛起固在英雄古未閒有詩種文兒

作罷相詩者曰遊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作退將詩者

曰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詩可以怨二
子有焉他如宮詞悲喜之句如三十六宮秋夜長此
景物淒涼之極三十六宮愁幾許人情抑鬱之極三
十六宮聞玉簫羣心踈慕之極三十六宮都是春則
又天真爛漫之極詩可以興此可推矣

呂東萊曰議論文字有用文字也蘇子由曰每日胸中
須要出一好議論葉水心曰爲文不關世教雖工無
益夫出好議論正有用關世教者儒生何可少也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而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子類

意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
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衷真的之見譬之常人
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物割截補綴其直雖
貴終非完衣又譬若貧家食菽粟尙是好飯若乞兒
從墻間討得酒肉雖多終穢賤可恥

牛僧孺攜所業見韓昌黎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卽掩
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韓大奇之因
此名振先輩獎拔人材只在啓口閒然一啓口正自
足以盡人

周廣順初高麗進書有別序孝經一卷言孔子所生及諸弟子之事假越王爲問而疏釋之亦號越王孝經國初朝鮮進顏子朝議以僞書卻之及觀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入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則知古書之流傳海外者今未必無之矣

鬼谷法云此蘇秦書欲神秘其道託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爲揣摩今鬼谷子中有陰符七術揣摩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子類

摩二篇其爲秦書明矣按黃帝時有鬼谷區亦稱鬼谷子秦之所託或此未必所師之隱于鬼谷者也韻書上平下平莫曉其義因觀皇極經世乃知上平者氣從上齶出下平者氣從舌上出也徐景安樂書則云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蓋四聲分屬五音雖四聲實五聲也此說更爲近理晦翁云今之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爲新奇瑰異之論方試官命題已欲立其奇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

甚麼義理今有司試士出題弄奇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宋世已有此弊長浮競薄此亦壞士習之一端也蕭望之議論盡有純處如言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雖董仲舒何以加此

趙東山昉謂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六

子類

方皆變其舊俗以趨利後人乃謂子長陷于刑法無財自贖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太史公者哉又曰貨殖傳是平準書注脚今讀之信然可以解子長之嘲矣韻府羣玉一書世每薄之且訾及翻閱者甚而譏之曰韻府羣玉秀才然采輯者用心亦厚但裁摘孔翠未到藻羽處耳今知韻府者有幾既好矣而復訾之則學海茫茫令人何所濡足也

後周薛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嘗嘆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夫理本圓通見各互異承

學輩自不妨發所未發第必欲強生意見詆訶前人則過矣

歐公云文字須多作則妍媸自見此真至言或謂多誦記而不經嘔心一番性靈終不自見如善歌者當場品騁非不攸當試以身自演扮覺有許多難處此雖俳謔頗合文旨

李習之曰人之家狀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貞和惠不足傳信如作魏徵傳但紀其諫諍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象笏擊人不真所以不及史漢也

學海類編

澹齋內言

子類

澹齋內言終

澹齋外言

明 雲間楊繼益茂謙著

葉夢得避暑錄云一日苦熱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予味之有省大抵人中虛圓不過徑寸事物交滑俄頃閒便是如炎如冰此如炎如冰者孰爲之徑寸不有也藉令以虛圓還之徑寸必且以如炎如冰者還之事物何地非清冷國土乎南華經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之人也

學海類編

澹齋外言

子類

其遊于世則何異冰蠶火鼠之適也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鷄卵之類多圓少方卽山石閒成方體亦非自然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漢儒趙岐曰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試廣其義惟圓則無障礙故曰圓通惟圓則無礪缺故曰圓滿惟圓其機常活變化出焉故曰圓轉蓋至乾竺之教極于圓覺大易之用妙于圓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僧一行曰日純陽之精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視如小方其初出地有游氣以厭日光不炫人目故赤而大也日與火類火體赤而炎黃日初赤者猶火無炎也游氣之說頗可以折列子小兒爭日之辨

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屑齒屑齒者未嘗相爲而屑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

學海類編

二 子類

子類

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情性爛漫矣

以天地大身論之上自冕紱下至單襦總只一人何處著我相來無我更于何著人相人相亦無而況于中爲有羨欲爲有厭欲卻顛倒夢想斯惑甚矣今君曰腹心臣曰手足兄弟亦曰手足腹心手足是二人耶可見忠孝之人正無人我相者不仁不智著相多也而手足二字爲人臣子兄弟者尤當體認蓋多而不二共而相關手足之謂乎若餘榮在人妝點世界何

必是我何見非我而營營者乃騎驢覓驢耶細勘足供一哂

樂只是懽樂與憂反樂時無處著樂遇憂乃見人要樂便有造爲意今人說樂只是喜歡字不是樂長春真人曰世人以心喜處爲樂卻被樂心引在苦處非真樂也道人不世樂以拂心處爲樂終是苦心換得樂處要知太和元氣融暢身心便是樂之模樣亦口說不得

天以傾西北拱列宿地以缺東南朝百谷日以昃成早

學海類編

三 子類

子類

暮月以虧見盈縮故知聖人之道不缺則不全于不朽卽斯以推人有缺處成完完處成缺者多矣

化書云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而無所拘昔慧達藏蘆繭修羅入藕絲可爲一証得此道以遊世何患觸塗成礙耶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老子曰凡言有患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身孰有之哉無之者有之也

靈知自性不與眾緣作對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子不可得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止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是爲止受此一念相應之真諦顏愚曾魯獨得孔氏之傳而賜不與焉以聰明勝也如阿難最先近佛其得道反在迦葉之後坐知見多耳愚謂荷道須有萬鈞力量聖門如子路定在顏曾之下子貢之上何以故修己以敬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看論語中直捷指點除子路夫子更向誰道

學海類編

二 澹齋外言

四 子類

語曰至人無夢然亦有養心清淨夢境了然可應驗者有時心神昏濁似夢非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夢覺合一能自持定其心寤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有夢者虛靜極而明生至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夢者思慮紛紜倏此倏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者思慮昏蔽無復一孔之明也

說文魂陽氣也從鬼云聲魄陰神也從鬼白聲此專以諧聲訓之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于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

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升魄降此于字義更有味自古歷家言天左旋日月右旋宋儒以日月亦右旋誤矣及汲冢周書又云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禮左旋順地以利本武禮右旋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晉孔晁註云天右旋也此以天爲右旋其說愈誤故知汲冢書多僞書也

吾命無一日之定而芒人多圖年之謀不知人生如燭

學海類編

三 澹齋外言

五 子類

恆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且漸至燼滅耳已壯之後隨老已老之後隨死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若從善者自許壽不如自許天何也蒼生之生宇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迹如影如夢無實體可持而人于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慘哉

晉范甯當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授之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括其要余謂專內視盡之天隱子曰凡人

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按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人審能專內視學道之功半矣豈僅療目疾已哉

仲俊讀千字文有所悟蓋心動神疲四字也以此平生遇事未嘗動心至老而不衰夫千字文誰不誦而習之仲俊竟用四字得力乃知讀書者言下有省則開卷有益

惟精益勤惟勤益精惟昏益情惟情益昏吉凶禍福幾決于此

學海類編

卷外言

六 子類

上藥養命謂五石煉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謂合歡獨念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有須于藥物者皆其末也君子以樂天者養命無需五石六芝矣以抑情者養性無須合歡萱草矣以尊生者治病無須大黃當歸矣且百病皆起于氣虛與逆慾少則實心正則順病斯不作

衛武公洒掃庭內蘇雲卿地無纖塵皆是神爽處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

此

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涼則欲及溫暖也又思聰錄云夏早起早睡冬晏起晚睡亦律天時一事

人特幻形耳其妙用處直恃有精神在顧善用之則爲李邕侯精神大于身不善用之則爲錢世儀精神滿腹語曰心之精神是爲聖精神蓋由心生非可襲致者人內養止內充精神外溢無慮用之弗善矣

平旦時其氣清明此不待言然又覺有渾敦篤厚氣象

學海類編

卷外言

七 子類

迨至盤櫛周旋漸漸爽朗發越若一日之內無贅詞無閒動加之以居敬讀書真有可以至于終夕亦不澆漓者倘日復一日存養不替此便是希聖門庭矣薛文清守父懲創之戒用功二十年猶自爲歉康齋以懲忿得親心之悅用功至老不衰後生于此一字更當何如求之前哲有十五年學箇恭而不成者有不安語力行七年者有三年去得一矜字者此皆從心體上用力猶若有其難彼不加意于緒修政復不知其苦耳故記曰學然後知不足

元劉敏中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媿色乃我志也究敏中生平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退真不負所志者

能棄事非貴必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外障屏而形不勞矣能遺生非貴必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內障除而神不滑矣

胡康侯謂人之去就語默如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此真名言宣尼仕止久速得聖之時正惟內自決耳

學海類編 卷八 澹齋外言

子類

夫怨人而使人知之則彼必備矣怨人而使人無知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雖然德易忘而怨難銷也骨肉之恩崇朝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刻肌故君子重樹怨

視親如疏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故曰于人無所甚親人不可得而疏于事無所甚急事不可得而緩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終不能深入必須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自深如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

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流不已其驕矜之病不療自愈又如人輕躁妄動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此方是真得學問

李士謙云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陳平曰吾多陰謀道家所忌夫陰德陰謀總由己設陰德設于陰而陽用之陰謀設于陰而陰用之陰德如雨露濡被物而物不知其賜陰謀如鬼蜮毒螫中物而物不知其由雖然陰謀亦在所用用之而當亦君子所不諱也如

學海類編 卷九 澹齋外言

子類

天下有大姦惡顯誅之姦未必去而已先受其害君子處之蓋必有微權焉昔王沂公以移皇堂一事坐傾二姦不謂之陰謀不可顧其為德不侈大哉故設于陰而陽用之以陰謀濟陰德庸何傷

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以脣如郭以繫如標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訥于言也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籬焉故經曰守言即守心也圍無藩籬外患即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

不止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己矣舌母先心可也
又曰麥藏于窖麥得土氣欲拆出而量之多于初然
麥浮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增多惟無孚也嘗聞人
稱譽人以多聞未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
病之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
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
某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
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便無主矣故推本朝之有量
學海類編 二八 諸書外言 十 子類

者必以公爲第一

生身以來通徹骨髓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
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隨四方有士習真
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親
記討論只培養得此習中閒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
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悞
哉今學者之習盡墮典籍苦海中達者證古卑者泥
古信意拈來都是骨董苟不大著火力千鍛百鎔何
以煎銷夙具透露性靈

律歷志曰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
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士君子之行余謂銅
誠介然然一經鹽則改形士君子誠獨行然一不淡
則變節弗謂無改變在處鹹淡何如耳

自古歷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
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
大過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年差一度稍爲近之
尙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
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

學海類編 二八 諸書外言

十 子類

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
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
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嘗人也人情乎君子
曰凡涉于彼我者類然

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免絲菱蟹不歸而蛭敗木見斷
而蠹殄凡物之有所附者必與其所附而俱盡姦臣
盜國國破而家亦續亡蟾蜍盜人人死而蟲將安守
凡物之有所盜者亦必與其所盜而俱盡

六朝人捨宅爲寺者不一而足其最著則晉戴驥齊薛

雲梁陸僧瓚何敬容後周李士謙夫人生朝露耳宅其寄寓也乃闢者認爲不拔之業必極其雕構以傳之不可知之人惑矣梵志詩曰多買田園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尤足喚醒人迷也

子絕四章四母卽四勿賢人事也聖心空洞無物意必固我何曾著些子乃有事禁止耶所云絕四絕四母之謂也請以內典證之四母學人工夫卽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是四絕聖心本體卽本來無一物何學海類編 二 澹齋外言 三 子類

處惹塵埃是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是同是異子謂迷與悟對其性自如舜一天也變與常對兢業一番孔敬天也然千古聖人富有差別弗迷的原是必變的惺然寂定卻有上帝臨女之眞必變的原是弗迷的惕然悚動卻有清明在躬之妙蓋心體本是如此

窮經于傳註時有不合未爲害道理無窮人之識見小大淺深各不同但不可鑿且古人解經止傳其訓詁

必自學者成文成義故通一經以爲大事今訓詁家率已成一篇文理學者守之便覺更無剩意故雖多涉而不能精也楊升庵曰易有通書有細詩有故春秋有微及諸箋解古人于訓詁外闡發經義政復不少

司馬公解老子首章無名天地之始四句皆于無有字下斷句瑞鹿安禪師讀楞嚴經于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于立無字下斷句云是吾悟處時謂之安楞嚴偈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學海類編 二 澹齋外言 三 子類

付將來陸文定公嘗言讀書當知句眼卽此便是楞樣

近世經教禪宗分爲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爲教外單傳此不考其本也諸部經典所論字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于維摩問疾無有文字言說爲不二門此初祖西來之正印迦葉拈花龍女獻珠禪家公案已肇于此不至初祖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嚴教人未嘗盡去文字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演教但不復造立文字如所謂述而不作耳安得以經教

爲糟粕而直悟禪宗者耶

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拾到空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也

佛經子罵佛者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于子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道經云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恆生于此害氣重殃還在于彼二家之待橫逆必諄諄爾我罪福

學海類編 二 澹齋外言

子類

閒若我儒惟知內自訟耳蓋至論及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一不校益信儒學之粹也

適莫二字本夫子語而華嚴用之義亦正同要之以處事言必有可必有不可豈得含糊以心體言若帶有些兒可些兒不可即是障礙如眼中著一點便是屑鏡中著一點便是塵

關尹子曰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能國治而天下平此凝精所以合神也

詞曲豔麗首推西廂其好處全在無端倪見生出無限愁情而未結以一夢明諸境皆虛幻也夢中暗應杜將軍尤奇昔人嘗言齊物論之奇在蝶夢作結而後人不知此意妄續寄書得第等事大晦初旨祇成蛇足

學海類編 二 澹齋外言

子類

澹齋外言終

茂謙揚君文才超卓有志科名不遂乃以國子生爲西蜀蠻府參軍時土夷獷悍日事戈鋌君輸誠披懷多方排解卒致馴服賞不酬勞挂冠而歸生平等身著述不輕示人茲內言外言特其一櫛片羽而學道有得之徵具可見已子與楊君契好有素披閱是編不勝人琴之感焉余山陳繼儒書

澹齋內言一卷外言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楊繼益撰繼益字茂謙松江人是書內言間有考證外言則語錄也議論皆宗二氏其解邵子三十六官都是春句誤以爲宮闈之官殊爲疎舛欲刪元史一條尤爲悖謬惟解孟子泄泄沓沓一條引說文咍訓多言引荀子諧諧而沸亦謂多言証泄沓皆多言之意足備一解耳末有陳繼儒跋稱其學道有得益爲禪學言之也

焦氏說梔七卷

〔明〕焦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梔七卷》

提要

說梔小序

余兄茂孝負絕人之才深嗜古學於典籍靡所不涉博極羣書而目無再過所爲詩若古文辭靡所不諳落筆千言而手不爲僞毫人所矧窮年者以談吹致之何其異也每披覽有會與夫聞見所經輒以創記久之成帙題曰說梔試一展讀華繁玉振領異標新真可以揮麈詞場分鑿菽苑者矣余兄少而奇穎三歲善屬對十三

補博士弟子負十七省墓東省
會學使者行部至面試之見其
父絕出一時時使者自作剪帽
賦未就因以屬兄父成絕嘆以
為奇才及入棘闈中之牘競相
賞異已擬第一人而為直指所
厄撤所對策不使入遂不獲與
解額東省士至今談及未嘗不
扼腕也遷延十餘年始得一當
主司業錄徑義以式且署云當
獨擅江左而復以論義稍奇格
不得前何歟余兄了不置愠喜

而一斂向時豪邁之氣緝志於
學識者咸謂其刻華返樸大
受可期迨一上春官歸輒抱病
委頓幾十年所其間瀕死而生
伯兄暨余所為調護者萬方亦
既有起色矣而倏罹摧萎豈非
命哉猶憶其病中津、謂余於
左傳一書殊有獨解俟疾稍間
當為十論以發其義而今已矣
昔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雄節
邁倫高氣蓋世余兄其殆近之
俾獲老其才以盡於用應無難

附古之三立以聲施後世而卒使
菁華隱沒芳流歇絕良足悲已
余也惟魯季似入奉教於嚴君
退商摧於伯仲家庭之間旬相
師友致足樂也乃不四五年而二
兄相繼淪逝搖此身觸處成
礙人琴之慟如何可云每手是
編直悽絕不忍復讀矣
萬曆癸丑冬仲弟潤生書

焦氏說梮卷之一

孫卿曰說梮者勿聽也說而使人勿聽說何爲也曰不然也世無不可聽之言而有不必聽之言見可聽有不必也見不必聽有不可也吾之說無不可聽而有不必聽故曰說梮也物之小大常相準也事之常與怪者常相參也使怪者常斯常者怪矣小不晰斯大者積矣吾之說不常而皆其小者也不常則常人疑之小則爲大者遺故曰說梮也

萬曆癸巳季夏焦周題

天一太一天極北極卽北辰星又謂之耀魄寶又謂之昊天上帝北辰星五其一明者爲太一之常居也

紫微曰紫宮太微爲天德中有五帝座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卽五緯應五行少微在太微西一日處士杜詩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三台一曰三能卽泰階也在魁下起文昌抵太微西二星上台爲司命主壽中二星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下台爲司祿主兵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公侯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獨曰三公非也三能色齊主君臣和不齊爲乖

五星東方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南方熒惑三十三歲而周天西方太白八歲而周天北方辰星一歲而周天中央

填星二十八歲而周天歲星爲貴臣熒惑爲小兒歌舞
嬉戲太白爲壯夫處林麓辰星爲婦女填星爲老人婦
女

日月之會十一月星紀十二月玄枵正月娵訾二月降婁
三月大梁四月沈寘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
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

甯參間有沈寘高辛氏子天駟殉有王良傳說星主後宮
禱祠之事

說文物中久雨青黑曰黷楚辭顏黷黎以沮敗淮南子顏
色黷墨

五色爲慶雲一曰卿雲一曰景雲三色爲商雲或曰外赤
內青曰商雲呂覽有雲岑

冬日古呼黃奶子養生家謂脾爲黃婆子貧人呼冬日爲
黃襖子

蠻烟屋雨

斗七故天數多準七二十八宿皆七也左氏曰天以七紀
日月五行機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永之晝時七則
回夜亦如之詩云終日七襄是也僧家數亡者亦用七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日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
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爲三百六十保蟲三
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羽蟲三百
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龜長之鱗蟲三百六

十而龍長之木木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
不用

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
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

孟婆徽宗小辭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孟
婆可與願母對

萬民皆付西王母惟王聖人道人真人仙人之命上屬九
天君

開元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冬日初出銘
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樓攻瑰嘗
取白醉名閣余謂可與黑甜作對

心星房星皆兩形與男子婦人遞爲雌雄又靈經兩體自
爲陰陽故能媚人今有人疴余兩都各一見之

水缸屈窺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

榮露騰軒蕭雲掩閣榮露甘露蕭雲卿雲也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澤雲波水

日雲赤雲月雲素雲

金轂宋人居金轂秩序玉宇粲涼

日斜日晚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晚莊子日方中方晚
楊用修詩渴虹下飲玉池水晚日斜分蒼嶺霞

渴日競晨

夏日爲槐序王晏詩槐序候方調

秦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衛城小仙洞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丁搜捕太白歸位玉清有子名子休配於河北行雨每至小仙洞恥母淫奔之所輒回故其地少雨

玄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芊俱學水仙是爲溫泉之神韓詩女丁夫壬傳世婚今星家以丁壬爲淫合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於百成百成亦八十萬億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下爲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李詩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長傾萬壽杯

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庾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張說詩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文人之相勦如此麥氣始清和何遜句也荆公晚風生麥氣本之

潘岳述哀詩雨絕無還雲太白全用其語

宅西曰昧谷古注疏引之作度西曰柳谷柳一作柳字訓云穀日出之色。柳日入之色。周禮注衣袷柳之材曰柳之爲言聚也。諸飾之所聚鄭司農云柳者諸色新聚日將沒其色兼有餘色也。余鄉李士龍云柳從邪邪古酉字酉正日入時羣色著木上故曰柳谷此說甚奇李通六書言或有據

齊東亦名風管詩一之日厲發蓋寒風悲慘厲聲似之謔

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簫栗是也莊子所謂地籬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籬驚幽律哀聲叩虛化

周禮漏下三商爲昏商音滴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淮南子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頻於連石是謂下春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又高春斜日下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南史求衣林旦畏食高春王僧孺表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監實王露布照盡高春雲昏乙夜李義山詩碧空隨轉紅燭近高春柳子厚詩空齋不語坐高春

王冰注素問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呂氏春秋及眉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秀麥至作小暑至蟄蟲壞戶下有景天華按牡丹不經見天寶間始有木芍藥其名猶未立也周公作月令豈豫知後世之有此耶

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古詩繁星衣青天注作依非也春秋緯代殷者姬昌曰衣青光衣之爲言被也

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宴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高山時卯日照高山平地時辰可中時巳正中時午鹿苑時未劉長卿詩六時行經空秋草

在女投壺每投十枝百二十梟設有人不出指天帝爲之

啓噓揚大年詩書題枉自藏三尺壺史誰同賽百嬌嬌
本梟宇 啓噓 眊睞

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
列子楊子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邵子皇極數斷以
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參之二說天地之始終且
兩過矣

田家以夜雨晝晴爲夜春

斗有母徐理見之而生遁有母戴淳見之而死

春梢

夏不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以示統改月以隨正

人能盡數天星則徧知恭勢

積麥以十辛日下子不得過三辛收潑不得過二辛上場

入倉亦用辛日

天神之大者昊天上帝卽耀寶魄也亦曰天皇大帝亦曰

太一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

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

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

矩黃帝名神斗

酉陽雜俎諸皐記載天翁姓張名堅宇刺湖漁陽人竊騎

劉翁車乘登天劉翁遂失治又晉咸康中士人周謂死

去見天帝面方一尺曰此古張天帝耶左右曰上古天

帝久已化去此近曹明帝也豈天帝猶在輪迴真如釋

氏之說耶

漢元帝永平中日無光長安無鳥物類相感志云日無光
則日鳥不見日鳥不見則飛鳥隱窟

水生於金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
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渴百川歸注足以
相補

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西月在東遙
相望也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
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

月暈左角角蟲多死

羅睺此云障持化身長八萬四千由旬舉手掌障日月世
云日月食佛誠云修羅修羅汝莫吞月月能破暗能除
衆熱

電主醬味不正當時取一二升醬甕中卽如本味

正月雨水夫妻各飲一盃還房當獲有子神効也

正朝占四方風來從南旱從北湛從東疫從西兵

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

雨露沾衣裳者謂潤兵不沾衣裳者謂泣軍

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

下中央者

冬至日陽之進也夏至日陰之進也故於文爲晉晉者進

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省文也

氣行於身與日相應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氣行
一周天亦一千八分凡經脉一周長十六丈二尺人一
呼脉再動一吸亦脉再動呼吸動息脉五動閏以大息
凡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一周於身漏下二刻日
行二十分二千七百息行十周於身漏下二十刻日
行五宿又二十分至一萬二千五百息氣行盡五十營
周於身計八百一十丈應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終
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則奇分盡矣從
房至畢爲陽陽主晝自昴至心爲陰陰主夜凡日行一
舍漏下三刻又七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
少陽三刻氣在陽明四刻氣在陰分蓋一舍而與陰分
矣漏傳不止氣行亦然

氣之運行凡一時一千一百四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
三千五百息

風鳴葉者賊在千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自
鳴及焦器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南嶽有雨師似蛭長七八寸似蛭又有雲師如蠶長六尺
似兔天有雲雨輒出石上肉甘可食

甲子逢單日爲雄雙日爲雌雌甲子雖雨不害詩云老尚
誇雌甲狂寧作散仙

天王在位化成道昌則心星見刑罰平則井星明道被草
水管室歷九象而可觀天下和平五穀豐稔則胃明天

下大安四夷來王則畢明天下和平賢人進用則角明
軍儲藏府盛則觜觴明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交言氣交也般人水德以螺首慎其
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

金波謝舉詩勢高凌玉井賈誼度金波謝朓詩金波麗鵲
鵲玉繩低建章

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甕中封閉七日發視有水花生
於甕面如輕冰可採爲藥

五日作赤靈符以辟兵唐詩欲謝君恩却無語胸前笑指
赤靈符

麟亡星落月死珠傷

麒麟圖而日蝕鯨魚死則彗星出嬰兒啼婦乳出
珠胎與月盈虧月死而螺蚌焦又蚌聞雷聲則厥

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

西海之西有浮玉山陰火出焉海賦陰火潛然顧況詩陰
火暝潛燒

鹽泉海目油井水脂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
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河厲

九圍 九有 九藪 九縣

太山爲天孫

火井在臨邛汲之得硫黃油蜀都賦火井沉熒於幽泉

火泉在延壽縣南山 火池在伏龍山 然石出建城

縣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炊也

沓潮唐詩屯門積日無回厓滄波不歸成沓潮

蜀自綿谷葭萌道路險窄擔者不容易肩故云左擔杜詩

左擔犬戎屯

澄水泉一名流渠出滄洲久視山金石不沉洲人以瓦鐵

爲舩

秣陵孟娘山有白塋土周設以調塗四壁因呼隱士泥

京師眼福錢福福屏惟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

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

睢州無北門邳州不迎春云迎春蜩能螫人至死蕭縣不

撞鐘撞之則水至

列子伊尹生於空桑尚書大傳伊尹母行汲化爲空桑父

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演孔圖徵在遊大家之陂生

孔子於空桑呂氏春秋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今冀

北有空桑山陳留南一十五里亦有空桑山又魯南亦

有空桑山今名空竇按楚辭考玄冥於空桑豈顓頊之

生當在冀北孔子之空桑在魯南而伊尹生於陳留之

空桑山無疑矣

胥濤

日中而市曰集市罷則虛曰虛峒岷詩綠荷包飯赴虛人

瀚海火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沙

中生草名登相可食非真尾間也今未瀚海波澄者固

誤張茂先亦以霍去病北伐至瀚海爲北海何耶

按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韃靼產東牆似蓬草實如

穠子十一月始熟子虛賦雕胡東牆廣志東牆色青黑

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並烏九地魏書烏

桓地宜東牆今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

堪作飯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按登粟登廂東牆皆登相

之誤不必瀚海始有之也

溪毛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

嵩山有玉女搗帛石秋夜聞杵聲

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開明納之物化築壠數畝以石

鏡表其門

燕土盧故爲盧龍盧黑也淮南子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

濟性勁源於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爲百泉

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漢性曲其流十里九

灣郢沔之間瀦爲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若濟曲

莫如漢

雲林石譜湘鄉縣嶺有石臥生土中形酷類魚燒之有魚

腥氣又隴西地名魚龍掘地取石亦多魚形與湘鄉所

產無異杜詩水落魚龍夜正謂隴西耳

禹貢導渭白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爲不經岳季方戌莊浪見鳥頂出毛角鼠缺脣似兔蓬尾似鼯彼此相狎孔說如此而誕之蜀犬吠日蔡見也夫

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兒形似雀色灰白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或謂以魚龍水對雀鼠山見西溪叢語及覽岑嘉州魚龍川北蟠溪雨鳥鼠山西洮水雲始知西溪有所本耳

天苴卽天巴天漢天棧山有天谷卽青城山天際楊雄蜀本記曰有王曰杜宇出於天墜山有朱提氏女爲杜宇妻曰望帝石有天牙又海曰天池江曰天塹

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百六十軸大牙相錯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中爲崑崙廣萬里高一萬一千里出五色雲五色流水最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奸城也

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也

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柏渭出鳥鼠漢出嶓冢洛出熊耳涇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月台沃出太山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廷州灞水金銀鍍器盛之皆漏惟瓠葉不漏

徐州人謂土爲蓬塊吳人謂土爲跋跌

漢人適吳設筭問之竹也歸而煮簣不熟謂妻曰吳人輓輓欺我如此博雅輾輾車軌道也

蜀人曰川蕒一作蕒蕒一作蕒

益陽州人夜同寢每無故忽相打曰沙魔

龜山西南十里有漏澤澤五穴春夏盈秋冬涸將漏時先有聲居人扈穴取魚隨枕麥水至麥已稔矣

絲化爲黃能入於羽淵今在沂州東南二十里羽山下名羽潭一名羽池徬生細柳歌不敢踐

王子年拾遺錄沈羽淵化爲玄鰲後人修玄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降大雨

卽墨東南六十里有大勞山又名勞盛山夫差登之得靈寶度人經樂子長遇仙授以巨勝赤散方服之百八十

歲登此山仙去秦始皇至此登蓬萊立馬陰山遺石人驅此山不動故又名牢山石人今陰山及海濱諸山往往有之

梓桐山有鬼谷洞鬼谷弟子蘇張輩五百餘人鬼谷爲作窟深二丈曰有能在窟中說使泣者則能分人主之地

矣秦下說之鬼谷泣下

濟南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漢武登此得玉函化爲白

鳥飛去世傳上有王母蔡邕鳥常守之故名廬山

按青州志又以爲沂山侯考

籠水一名孝婦河齊有孝婦顏文姜事姑孝遠道取水不以寒暑易心靈泉生於室文姜嘗以緝籠蓋之姑怪其須水卽得發緝籠竊觀之水卽潰湧壞其居宅

古平陵城西北有陰地數畝天色澄霽亦若雲陰記謂青州有地鏡水影亦此類也

齊國有山山有泉如井深不可測春夏時電從井出常敗五穀人以柴塞之不塞輒出號曰柴都

諸城有孝子灣亘四五里清瑩不涸嚴冬冰合惟中央二三尺不凍相傳王祥臥冰處上有祠西遷注洛城澗水

西數里有孝水上有王祥祠塚或以爲臥冰處非也西征賦止云澡孝水之濯纓而水經注亦不及臥冰事其

爲傳會無疑一統志望江有臥冰池沂州有王祥河一名孝河又云孝塚在沂州北二十五里祥臨沂人此或

爲是

泰山上多玉下多金有獸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猢猻

濟南郡方山南有明鏡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鏡中

南燕時鏡上有漆山其照物故漆之永州祁陽縣

沿溪山石側有石鏡光如鏡照十餘步土人謂之石鏡

杭州臨安縣有石鏡光如鏡照山三湖中湖有石

鏡

歷山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猶有鐵索大如人臂繞山再市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其爲獸也十八尾八首人

面八足吳音華後漢載就被收獄吏燒餓奔使就挾之注引何天承纂文張揖字詰銀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

吳不揚皆音華 水伯

波臣波臣亦可對海客牛僧孺詣于頓頓以海客遇之

東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名曰禺繇黃帝生禺

繇禺繇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繇處東海

東海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有獸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水則風雨光如日月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以其皮

爲鼓振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

登州海畔有大石龜相傳魯般作夏則入海冬復止山上

陸機詩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臨邑有葉公墓碑跌

龜常負碑入水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因叫呼龜乃走

墜折碑焉

蒙山有季隨隱跡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

一軌

禹獲渦水神鎖之龜山曰無支祈一作巫支祈無支音近

而譌耳形若彌猴伸頸百尺力踰九象東坡詩川鎖支

祈水尚渾

嵩山一名天柱三峰鼎峙拒雲曄日

震旦又作真丹王半山辭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
涼州爲塞北江南歷下有湖山之勝號小江南唐韋蟾詩
塞北江南舊有名

連州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

歷下諸泉夙湧三尺今漸減每洶之輒復湧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
海之別有瀚海

鯨海魏收文苑龍荒而牧駿池鯨海而觀魚余謂鯨海亦

可對鳳林水經注鳳林山五蠻俱峙杜詩鳳林戈不息
魚海路常難張籍詩鳳林關裏水長流岑參詩鴈塞通

里
鹽澤龍堆接醋溝郭緣生述征記醬鬼城至醋溝凡七

里

子胥諫夫差曰齊晉山居陸處豈能越十七阨以有吳哉
十七阨可對百二關

晉書紫濛移構玄塞分疆紫濛山慕容氏所居

茶首紫濛漢中兩頭鹿出青華洞洞哈呀奇詭昔人糜糖以

入殆十許里炬滅而返自後無人窮其際者

臨朐逢山有石鼓天下亂則聲聞數十里 長興夏駕山

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 冀縣大鼓山有石鼓河鼓星

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蜀中出石鼓無聲張茂

先謂桐木刻魚擊之可聲聞數百里 興故郵縣海

溪山直豎一石磨聲若風雨土人云轉疾則年豐轉遲
則年儉 信豐有石塔高九重而無影影見則災華山

高若四合重嶺秀起上有石池池北有石鼓

洋山在海中有廟廟門神曰呂門官厨多鼠夏多蠅預告

其門神卽絕

自三危積石負東北地絡之陰東及秦華北抵常山東徇

塞而至朝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嶓冢負西南地絡之陽

東及秦華南踰江漢東徇嶺而至閩是謂南紀北或爲

胡門南戒爲越門

自北紀之首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相表裏謂
之北河自南紀之首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淮漢相

表裏謂之南河

橘踰淮而北爲枳鸛鶴不踰濟貉踰汶則死鄭玄以爲汶

水非也水土異性故舉四瀆言魯汶水闊不過數里源

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游生死頻

隔哉

海外蓬萊閭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山天之東岳在東

海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山天之南岳在南海

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山天之西岳在北海中

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山天之北岳在北海弱水

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崙山天之中岳在八海之

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

北曰閬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 仲尼得道爲真宮
住廣乘山

河南志首陽山凡五惟偃師首陽世傳夷齊隱此上有夷
齊墓然蒲坂首陽亦有墓有祠

永城北四十里有鄧陽相傳爲鄧侯食邑用修云蕭何食
邑在襄陽之光化縣漢有兩鄧侯豈遂爲兩地耶豈襄
近關中永城近雒遂各以封耶侯封由地起名未聞改
地名以從之者

用修謂蕭何食邑鄧在襄陽光化始竊疑之及考茂陵書
蕭何國在南陽鄧氏分明云沛郡之鄧音嗟南陽之鄧
音贊不聞在襄陽也

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
於鄧是鄧與鄧本爲二地班漢人必得其真顏師古直
以何封南陽何李濟翁至訝人呼嗟侯併其音義名實
盡失之唐詩麒麟閣上識鄧侯史記作鄧或後人傳寫
之誤耳

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
水則折中人則害名鬼彈蜀都賦鬼彈飛丸以燭燉

水經下溪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澁常排沙通道陸機
賦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牧之詩疊嶂巧分丁
字水

南岳之鎮曰衡以其分當軫翼光輔紫宸鈴三氣之根鈞

五靈之德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長育之功稱物平施
謂之衡山五岳真形圖云潛霍盧風麻玉笥洞陽小有
九疑羅浮等十山爲之佐命復有神仙聖境曰朱陵洞
洞天也

衡山雲密峰禹治水登焉立碑紀其山高下丈尺皆科斗
文字近代樵人或遇者其碑至靈隱而不見

上真記云太虛真人領南岳司命卽炎老君也潛山真人
鮑君副治霍山真人韓君佐治金華真人黃君初平天
柱真人左君元放南霍真人鄭君思遠霍林真人許君
暎丹霍真人周君陽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並居佐命
之曹吳越楚蜀之會皆當司察之

斷石源有石高數丈闊數尺而中斷上有鐫字云此有丹
砂水如乳而甘香得掬飲之可壽千歲遊者到此唯聞
下有流水聲左聽落右右聽落左罕有過者

石灰海髮

白公杭州春望詩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杭
土產綾曰柿蒂不知者妄改柿葉又杭俗釀酒趁梨花
時熟號梨花春

嵩高少室廟神爲啓母塗山氏妹韋蘇州詩釣臺水綠荷
已生少室廟寒花始徧楊盈川少姨廟碑虞帝二妃湘
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雲南志風土多燠至有八蠻吳都鄉貢八蠻之綿李商隱

燒香曲八盤綿璽分小炷
海晉安有九熟之稻可對
歲再熟王法禁之者爲殘桑也注爲其馬以爲爲未
塗馬齒卽不食以桑葉拭去乃食蠶馬類也物莫兩盛
如此

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宋人茶馬
表摘山對歷塊余謂亦可對熬波又鹽曰金鹵茶曰玉
茸又鹽爲天藏茶作月

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絕美蜀王納之無幾物故遣五
丁擔土作冢蓋數畝高七丈號武擔山其石俗名石笋
或曰下卽海眼一云昔爲大秦寺門樓十間皆以真珠

翠碧貫之爲簾雨後多拾得杜詩君不見益州城西門
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
雨中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

峭壁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頽而瀉日

汶上縣有思聖堂堂前有石準坎其中書大準字游魚在
四隅取平政之義蓋孔子遺物汶上卽古中都

炎帝祠在衡州二杉一榮一枯大數十圍高不可測根節
如鐵石乃異人所種莫敢剪伐

武當山在襄陽均州南三舍許盤亘八百里上有七十二
峰中有三十六岩二十四澗羣峯擢秀靈氣集是爲
嵩岳之仙副荆襄之洞天福地也

潞志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爲供給瑯琊幽谷白雲千
以爲職田

瓊海之潮不以晝夜望以前東流望以後西流

洞庭爲長江巨浸君山在洞庭孤絕處春冬則慈菰彌望
秋夏則浩渺兼天

青原山甚高峻前有劃壁一片跨深澗而立若翠屏然諸
峰環拱老樹插其左右泉潺潺灌林中景象殊爽

建康之鷄鳴每日演於二春萬雲流西閣暉而夕姿態橫
生一哺百變

真寧是軒轅葬衣冠處山中靈湫神龍所蟄中有落葉鳥
輒銜去

吳興米炊之飯香白馬豆食之齒醉

鄴中產巨栗脫其殼可以爲盃

琴莊有洛洛軒軒前有池度池得回筇磴上自在峰蘭先
生日往峰上採蕨蕨生九股以醱醋異常守臣取進之

封峯曰瞬碧侯

鷲管山霜可染紫白鹿潭露能染紅爲天下冠

強村有水方寸許人欲取之唱浪淘沙一曲卽得一盃名
樂音村

無棟有灰山山南有石窠其中二麥無數取之不極

甘塘社有秘密泉牛馬猪羊飲之肥澤鷄鴨鵝鴈飲之輒
死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王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海南有桃竹江西有夾竹桃唐順之詩桃竹舊聞生碧海竹桃今見壓朱欄

揚州在唐時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阿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泗橋太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叅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

有一歷陽母門吏告汙血於門限母使上北山縣果陷水中母遂化爲石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成湖論衡亦云歷陽之郡一夕化成湖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鍾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華清池石蓮花上有殷紅數點云是太真入月所遺入月漢書云姦變

金陵與水沉浮號曰地肺許渾詩高閣懷地肺遠賦憶天

胎漢北地郡靈洲縣在河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曰河奇濠州浮山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畝餘上草樹鬱然隨水高下名浮玉山池州南門外相武夷山有石如立壁巖隱一泉分七派山僧顛堅名七絃水

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音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聲思於西河西音以興廬山官亭湖神能分風上下船皆便

叙州小梁山四時常雨霖霖不止俗呼大漏天小漏天汚陽有丙穴栢枝亦有丙穴丙向陽多產嘉魚或曰魚以丙日出非也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子美詩魚知丙穴由來美子京詩可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

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書東京賦黑丹石緇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是也無勞山出石墨燹之彌年不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是也陶南村曰延安石液嘗考延州高奴縣石脂水賦浮水面可膏車炷燈名曰石漆宋時用以燒酒造墨不審石墨天成不假烟也南村未深考耳

石燭延安石油也可熏烟爲墨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

名石液唐詩石烟多於洛陽塵又方鎮編年錄云地脂食之不死嵩高山記嵩高山上有石室前有石柱上有石脂石脂滴下人服一合得仙

按黑石脂一名石墨一名石涅古者擣之以爲香煤張正見詩香散綺幕室石墨彫金鑑徐陵詩奇香分細霧石炭搗輕紈本草云久服延年亦出潁川陽城又石漆堪然博物志云酒泉南山出水如肥肉汁取著器中如凝脂正黑與膏無異魏武起三臺南曰金雀北曰水井上有水室室有數井藏水及石墨焉石墨可書然之難盡亦名石炭

鹽楚子蜀人謂之酸桶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之主音穗上有鹽著可爲藥亦爲酢桶吳人謂之吳鹽

江南射工海南水弩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八月後卸弩

豐山之鍾霜降則自鳴

江陵有猛人化爲虎好著紫葛人足無踵

淮水出玳珠珠有聲

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然

禹戮防風御二龍行域外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二臣怒射之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刀貫心禹哀之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

無君民無男死埋之心不朽百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亦

百年化爲人皆穴居

蒙雙民高陽有同產爲配帝放之此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

豫子婦人妊七月臨水而產便置水中浮則收沉則棄越雋國牛割肉不死經日肉乃復生如故金樓子大明底有白皮牛剖肉明日愈

長肱卽長臂人臂長三丈穆王封於黑水之西河

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容成氏有季子好淫帝放之遂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馬人昌黎詩衙時龍戶集上朔馬人來

大人國人乘雲不能走孕三十六歲生白頭龍類去會稽

四萬六千里

駭沐國解長子而食之曰宜弟父死謂母爲鬼妻棄之列

子作輒沐國

然丘之國有比翼鳥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崙之玄谷遇聖則集

周靈王時浮提國獻神書二人或老或少或出或隱肘間懸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黑汁灑地

及石皆成科斗之書

北海幽都黑水出焉上有玄鳥玄豹玄蛇玄虎玄狐是爲

太玄之山玄丘之民

驩兜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

占城有屍致魚乃婦人目無瞳夜寢頭飛入人家食小兒
穢氣氣侵兒腹必死頭逐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
死又南方有落頭蟲頭能飛亦人種以耳為翼吳時每
得之王元美謂無身之頭不知何物此豈非無身之頭
也耶

猴獲長七尺人行與婦交生人蜀中西界多姓楊率皆猴
獲化之子孫時有獲爪者

漢北有押不蘆食其汁立死

漢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西漢有翔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尾不可行也

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覆其上

而寢處其下煖勝肉屏

江南以木架水面葑泥附之曰架田一名葑田隨水上下

亦名盜田滇中名曰海鐘郭景純江賦播匪稅之芒種

挺自然之嘉蔬交趾作駱田亦音架

回紇野馬川木曰瑣瑣燒之火經年不滅取根製帽入火

不然

伊尹生空桑說者誕之虞伯生撰高昌王碑和林山二水

出焉一夕有天光降於樹在二水之間樹生瘻如妊越

九月十二日而瘻裂得兒五最穉者曰卜吉可罕壯遂

為君此更奇於空桑矣裔夷此類甚夥

沙漠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舉羣萬計皆失牧者馳馬尋

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

招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敷分塗其

身以禦風寒

琉球有象簞漢武金林象席已先有之矣吠勒國織影犀

為簞文如錦綺武帝雜玉為簞

勒畢國有細鳥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如黃鵠之

音亦名候日蟲

漢武帝鑿昆明池有灰東方朔曰此劫灰也淮南子女媧

氏積蘆灰以止淫水豈是物耶

黃花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按雲南志五畝為一雙又

白夷田種其佃作三人二犁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

日為一雙以二乏為已二已為角四角為雙王荊公詩

臥占寬闊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

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德建國烏潯河灘流中有火祇祠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

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

五月為歲每歲烏潯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銅馬嘶

鳴相應俄復入水按祇胡神也佛經所謂摩醯首羅本

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

斯國教坊記有牧護字李燕有牧護詞劉禹錫有牧護

歌皆賽神語

異域志謂南海無男之女感南風而獲孕搜神記述零陵

太守之女飲鹽水而有娠觀此則生玄鳥之卵以生商履巨人之迹而誕棄者未為誣也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獻方物云國有恒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西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晶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精鹽堅明如水晶琢為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又傘子鹽亦出北夷

恩州有鹽如絳雪又琴湖池中有桃花鹽色如桃花東坡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是也蔡邕書云幸得無恙遂至徒所自成以西惟有紫鹽也鹽池賦云爛然溪明晃爾霞赤是又有赤鹽矣

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弭耳

北夷酋長秋來春去謂之鴈臣 鴈戶 牝朝 馬人

蛋戶

永樂庚寅賢妃權氏侍駕北征至臨武薨諡恭獻妃朝鮮人穠粹善吹玉簫後朝鮮驛送妃父權永均至拜光祿卿尋遣歸自是貢女不至雁仙宮辭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脫風塵得君王留步輦玉簫遼亮月明中是時有任順妃李昭儀

呂燒好崔美人俱朝鮮人 按王司綵順德人選為女官權妃重之特推同輩之愛因辭妾嫠婦何敢充下陳上愈重之 按萬曆甲午平秀吉欲進女求封朝廷駭甚不許彼肉食者未知先朝故事也

焦僂人長三尺或云長一尺六寸東北極有罍人長九寸武帝時東郡送一長七寸名巨靈西海中有僂國男女長七寸日行千里遇鶴吞之在鶴腹中不死因地荒中有小人長一寸南志有小人如螻蛄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又務光長八寸張仲師長尺二寸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嶺南鶴巢鶴髮翁亦漸縮如嬰孺末多國人長四寸陶南所見人腊長六寸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頭項肋肋成就云是焦僂人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五丈足履六尺防風氏長十丈一云四丈五尺北極人長九丈勒畢國人長三十丈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取犀象相投擲為戲

又穀梁傳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魯一之齊一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賦河圖龍文侏國人長三丈五尺晉史襄武縣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符健皇始四年大人見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

今當太平俄而不見健以爲妄會大雨河渭泛溢中流
得一展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展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
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拾遺宛渠
之民長十丈南史陳武帝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
浮山隋書仁壽四年有人長四丈見於應門述長四尺
五寸異域志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國初有使往遼陽被
風至其國其人來挈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又河圖龍
文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又有金剛敢死
力士天中太平之都
節食鬼鐵面長皆三千萬丈
神異經西北海外有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
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又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樸父焉
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自輔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
數之極也故不語怪
胡人彈骨越人剡臂中國唾盟

焦氏說梔卷之二

紫蘭官玉女王子登王母使也常出配北燭仙人

集弦膠出鳳麟洲亦名連金泥鳳喙麟角所煎

十洲記仙傳拾遺月支使者獻香出聚窟洲人鳥山樹如

楓香聞數里名返魂樹伐其根干玉釜煮取汁火煎如

黑柏名驚精香一名振靈丸一名返生香一名振檀香

一名却死香老杜色難腥腐食楓香正用此乃羅景綸

妄意佛經諸所顯楓與香等殊可笑用脩博洽亦謬引

何耶

南中異物志楓香樹似白楊葉圓而岐分有脂而香子大

如鴨卵二月花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真

有之

寄封服明莖艸見腹光通外採以藉足入水不沉明莖艸

一名洞冥艸一名照魁草折枝爲炬照見鬼物太平廣

記作洞腹艸

食四節隱芝者位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司命食流明金

英者位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

者總主在左御史之任

壹公女施存孔子弟子

劉商服真木而仙語云欲長生服山精

楊通幽爲明皇通問貴妃者也羅公遠同明皇遊月中者

也

石曼卿主芙蓉城子建爲遮須國王

安期賜少君神樓散王君賜魏夫人遷神白騎神散金光

化形靈光

李泌乞爲道士代宗賜以紫衣道士賜紫自此始天后賜法朗紫袈裟僧賜紫自此始

仙家十賚人間九錫

燭夜花四出深紅類杯仙家用以酌酒

王褒爲小有洞天主清虛真人

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璆青童命東華玉

女烟景絲舉西盈之鍾陽洛神命雲林玉女賈屈延吹

鳳唳之簫清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金拊九合玉

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

啓之章清虛咏駕歛之辭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蠱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鼻聞百里

黃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王服雲散以潛

昇猶頭足異處墨狄因虹丹以入水寧生服石腦而越

火務光剪薤以入清泠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滌

禹東澗生菖蒲一寸九節安期服之仙去但留玉舄

蟹漆相合成神仙藥

吹笙王子晉名喬在周飛鳥王喬在漢葉縣食肉芝王喬

在益州北平山

焚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官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官楊

巨源詩洞官曾向龍邊宿雲徑新從鳥外還劉滄詩沐

髮清齋宿洞官桂花松韻滿岩風

劉安見帝謬稱寡人罰守天廁非以鷄犬升也用修謬

天女衣六銖衣或曰五銖衣詩玉肌無軫五銖輕上清童

子衣五銖服

方丈洲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精巨鯨陰精

水獸之屬

梯仙國官室城樓悉是金銀珉玉所成初得仙者關送此

國脩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島崑閬姑

射補仙官主錄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也

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杜牧之詩老翁四目牙爪利

擲火萬里精神高東坡詩仙風鏘然韻流鈴杜詩四目

今譌四百

曼倩兒時至紫泥海有紫水污水仍過虞淵洗朝發中

返已是經年

黃公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肉代毛三洗髓五

代毛

漢武帝所愛曰巨靈帝有青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東

方朔目之化爲青雀飛去帝乃起青雀之臺

周穆王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進洞淵紅藕嶺川甜雪

崑流素蓮陰岐黑夷萬年水桃千年碧藕青花白橘素

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

核細而柔百年一莢

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

出龍月城西王母愛之過于蟠桃

吳萊莫艾葉川椒杜仲乾木瓜木鱉肉瓦上松花仙家謂

之水炙香

碧瑤杯紅粧枕紫玉函是仙家三寶

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饑筋骨如故顏色反

嬰

服鹿鹿是玉著三牲神仙所享故奉道者不忌

修養家謂梳爲木齒丹法用奴婢細意者執梳理髮逾多

逾神

王女常以黃玉爲誌如黍米在鼻上無此者鬼試人也

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九之如泥久

卽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馮夷服入食得水仙此一馮夷也淮南子曰馮夷大丙之

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

又一馮夷也

范蠡隱于五湖屢更其號最後稱海濱漁父爲孔安國之

師安國服鉛丹壽三百歲

心之爲字蓋覆火也火炎上養心者抑而下之此制字之

義也養生者取卅字卽坎三卦也

師延撫一絃琴孫登撫一絃琴王元美知有馬明生耳

水碧金膏靈運詩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江文通水碧

驗未顯金膏靈詎綱又倣倪摘木芝凌波采水碧李詩

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

龐女井怪名好吹簫子美詩更有馮夷來擊鼓始知龐女

善吹簫註以爲弄玉非也張東之詩淮南有小山龐女

隱其間

荔枝生不肯日冬夏常青體性柔軟香氣遠騰引蔓傍布

草有五義故以名僧

芬陀利華斜光下等六天所種

鷄冠花佛書謂之波羅香花

梁佛典作筆筆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又名水田衣

王維詩乞飯從香積栽木田又名稍畦帳王少伯

詩手巾花氈淨香帔稍畦成

跋遮那袈裟環也

頻婆果經云美好如頻婆果釋云端正也翻譯名義云相

思也二說不同

香界高適詩香界泥羣有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恨

別在寒林仁祠皎然詩仁祠當絕境明牧躡靈踪又

陳旴周亡後仁祠識舊山柰園王勃詩柰園欣八正

南史扶南傳曰佛髮青而細如藕絲

佛以乳香楓香爲天澤香椒蘭蕙芷爲天末香又天末

香莫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麝香檀天華香莫若

榮蘭伊蒲後漢所謂伊蒲之供是也

東坡奎宸閣碑銘巍巍仁聖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八師經梵志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丕願開盲瞶釋其愚癡佛世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也八師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佛典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別賦閨中風煖塞上草薰六一詞草薰風暖搖征轡用此薰今誤作芳

婦人首裝曰鬋華嚴謂之華鬋樂天詩華鬋斜撒龍蛇動或省作鬋高僧傳枝附鬋葉又作鬋要雅云鬋燒烟畫

眉也汪伯玉贈伎曲綺帶全拋華鬋

遠公弟子惠要惠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制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張喬

詩遠公憲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何兆詩芙蓉十

二池心漏簷蔔三千灌頂香

古今共譯一切陀羅尼末句云莎嚩訶皆不切考清濁遂使命章有異傳誦不一或云娑婆訶或云馱幡訶等九呼不倫楷定梵音悉無本旨自是當時執筆之誤故尅取莎嚩訶爲正矣

天竺伊字作𑖦最尊之辭如蒲曰伊蒲蘭曰伊蘭是也王維詩三點成伊猶有相教乘法數有二伊之文謂新伊舊伊也

佛經謂柳曰尼俱律陀木覆盆子花曰蘇密那花

始則獨頭無明二障次之極則至于八萬四千諸塵勞門此所生染法之名數也始以一心二空次之極則至于八萬四千清淨法門此所生清淨之名數也

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旃伽神女非鼻而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

楞嚴經云純燒沉水無令以火此自佛以來相傳燒香法也

獲嘉禿士賈微奢僧如貴子弟旋織小疊勝羅染槌服號紫織方

老子始生其母名之曰玄祿

李鄭侯先墓曰靈城

竹萌一名竹胎一名箴龍東坡詩斤斧何曾赦箴龍一名玉版和尚邊羅迦邏島名佛影疏

今草萱 丹石 榴

栗皺子美詩嘗果栗皺開周繇詩開栗弋之紫皺賈休詩新蟬避栗皺

朱仲李色黃大如櫻桃漢獻帝所植潘岳閒居賦云房陵朱仲之李王逸荔枝賦房陵縹李

仁頻一名橫門即橫櫛也上林賦注櫛也何遜

護門草一名百靈艸王筠詩霜被守官槐風驚護門草

抱朴子朱炎礫石不靡蕭丘之木凝冰慘慄不凋款冬之花用修謂出佛經誤

禹餘糧一名自然穀一名自然藥名飾實如火麥七月熟與太乙餘糧一種特精粗異耳穀若薺未熟者黃水久疑則或青或白或赤或黃年多漸紫自赤至紫名太乙諸色通云餘糧也

按張司空云是還魂石中黃子鬼神禽獸守之不可妄得又似石類本草亦居石部當別是一種也

合歡蠲忿草忘憂合歡即夜合一名合昏一名青囊詩

焉得譖草言樹之背以其忘故云譖譖忘也背堂北也

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既誤背又誤解

蘇氏說格 卷之二

一云萱草忘憂臯蘇釋勞

文無當歸 可離芍藥

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蟾三千年頂生肉芝抱朴子曰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此肉芝也服之長生

泰山有青芝亦名龍芝抱朴子云青芝如翠羽光明洞徹如堅冰良常山有螢火芝葉似草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以夜晝

王元美載芝名甚衆遺此

七明九光石芝名威喜樊桃木芝名獨搖牛角龍仙草芝名

槐生五日兔目十日鼠耳

秦室山有木葉如梨而赤理名曰指木服之不妬

菴菴草爾雅作卷施拔心不死注宿莽也離騷云王僧孺詩譬如菴菴草心謝葉空存王筠詩菴菴心未發靡蕪

葉欲齊

唐保大間詔苑令取浥溪美爲馨烈侯擁培之具

唐莊宗牡丹名

百葉仙人 月宮花 小黃嬌 雪夫人

蓬萊相公 粉奴香 卯心黃 御衣紅

紫龍盃 三雲紫 盤紫酥 天王子

出樣黃 火焰奴 太平樓閣

蘇氏說格 卷之二

蒿薇一名玉鷄苗子晉與道士浮丘游伊洛之浦始受玉

鷄之瑞

芍藥一名婪尾春胡嶠詩餅裡數枝婪尾春蘇鶚以酒巡

市爲婪尾樂天詩三盃藍尾酒歲盡能推藍尾酒東坡

詩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又作藍尾矣

蘇有昆崙蔗夾苗蔗青灰蔗枕椰蔗

鷄冠東宜作脯醢醢東宜生啖

新羅松子有玉角香重堂東御家長龍牙子河東葡萄有

百二子紫粉頭洛南瓜有御蟬香拖腰綠

莢趙瓜極盛道路濃香故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選

茄名落蘇煬帝名昆侖故曰昆味

菰菜笋奴苗妾

落葡梳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

白蔞 蔞 烏桲 桲

漢苑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李商隱江之嬌賦豈知河畔

牛星隔歲祇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

桃黃吞之却食

菱華背日芙蓉向日菱華日舒夜飲芙蓉華晝合宵炕蘇子

由詩芙蓉初生綳如穀南風吹開輪轉轂紫苞青刺攢

蠟毛水面放花波裏熨森然赤手初莫近誰料明珠藏

滿腹姜梅山詩蠟腹出波烹芙蓉裹蹄和露摘蓮房

張公夏梨出洛陽北郊海內惟一樹潘岳賦張公大谷之

梨許渾詩藤蘿覆梨張谷暗

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

嘉實七落葉肥大

竹祖 桐君 桃奴一名梟桃桃實經冬不落者能殺百

鬼 栗奴取簡勝栗一石加栗奴五斗春之栗奴能令

馨香 木奴 木仙 草帝謝調芭蕉歌草中一種無

比倫瑣屑蒿萊望帝尊 稻孫南海稻經獲再生名稻

孫 穗穉

薛越文草可爲布上林賦薛沙青蘋文選焦葛升越弱干

綺羅

橄欖爲楫撥魚則浮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母北地寒食始生椒宗詩茸母初生認禁烟

杜衡卽杜若或曰非也杜衡爾雅謂之土茵苗似細辛葉

如馬蹄故一名馬蹄香臭如薜蘿食之已瘕杜若廣雅

謂之楚衡陶隱居所謂葉似廉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

姜而細味辛香又絕似旋復根者也唐慎微云旋復根

卽眞杜若

桃都山蟠桃枝覆三千里有天鵝鳴焉

太陽之草曰黃精餌之長生太陰之草曰釣吻入口輒死

黃精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鷄格一名救窮一名鹿

竹

藥大毒有六一鈎吻二鴆三陰命四內童五鳩羽六螭蟠

櫻桃一名含桃一名荊桃一名石蜜一名崖蜜杜詩崖蜜

亦易求又云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東坡橄欖詩待

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是也糖霜亦名石蜜

涼州異物志謂石蜜之滋甜于浮萍非蜂之類假石之

名實出甘柘變而逾輕是也棗名木蜜根木亦名木蜜

枳子子依房生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如珊瑚嗽之

甘美令酒味薄名樹蜜曲禮婦人之贊根是也蜀中有

蜂于野竹上結蜜紺色甘美倍常名竹蜜安南有果大

如東瓜皮有軟刺香甜飽人名波羅蜜高昌國南平羊

刺無葉蜜色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蜜色青而味薄

名刺蜜交河沙中草頭有刺刺上有毛毛中生蜜名草

蜜亦名刺蜜胡人呼為給勃羅

劉愷射一鹿剖五臟以草塞之然起愷密錄此草種之治傷折呼為劉愷草此與劉寄奴甚類西陽雜俎云即天名精一云鹿活通志云天名精曰麥句薑曰蝦蟇藍曰豕首曰天門精曰菟頤曰蟾蜍蘭曰覬曰荊覬曰豨首曰天蔓精曰鹿活草曰劉愷草爾雅云荊覬豕首俗曰豨薺又云火炊又云地菰

杭州憲司有松化石鱗皴宛然蒼皮黛色永康延真觀前唐有道士指庭松曰此已三千年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果化石青州譙氏堂後有柿圍三尺凍裂根中有奇石長表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

濟南分流山有金杏上飲天漿下啜地沫故其生繁大於梨黃於橘武帝訪蓬瀛有獻者帝嘉之故亦名漢帝果簡子藤生綠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蕭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廣志侯璚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即此

龍筋馬食之行千里古語一食龍筋化為龍駒

桂蠹蠹楚辭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夢蠹以喻放逐之士按文帝遣使南越回獻桂蠹一器又大業拾遺錄桂蠹紫色有香嗽之已陰痿之疾

諸城有孝子灣亘四五里清瑩不涸嚴冬水合惟中央二三尺不凍相傳為王祥臥冰處上有祠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饑民爭歸之夫婦棄一兒空塚中比歸復過則兒肥健于昔塚中有蟾蜍如車輪氣咻咻意兒呼吸此氣自爾遂不食也抱朴子載陳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女四歲不能行棄塚中後三年還女猶生問其故女曰糧盡以後見塚角一物申頸吞氣效之不復饑尋視乃大龜也與此甚類

古謂龍嗜燕聞細青人家燕巢中赤色光芒有聲若鼓老父以杖探之有一小赤龍尺餘墮地忽一大龍丈餘徐擁其子破屋而去又一家燕巢產白鳳雛三尺許

鍾乳有石鍾乳竹乳茅乳無問厚薄但光澤瑩淨者即堪入煉黃赤二色不堪也

宋留元寂長山捕一狸剖腹得一狸又剖之又得一狸三狸雖相苞而小大不殊掛皮於屋夜有羣狸繞之號失皮所在

孔子厄陳有人長九尺皂衣高冠聲動左右子路戰於庭什地乃大鰓魚也孔子曰吾聞物老羣精依之因衰而至

東海中有半體魚狀如牛剝其皮縣之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海驢皮亦然

嚴僊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擊峻字伯陵隱於沂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徐舫劉基宋

濂往訪之荷簪笠以見數事皆不見正史

女侍中魏元又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薛濤也女進士宋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按金石錄有超彥深母傳太妃亦曾為女侍中又有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亦授女侍中

謝莊以風月景山水名五子颺肫顙嵒瀟也宋子虛名友五子鑫森森焱焱近一士夫亦襲用之

氏族書有吞景雲吞他前切賈誼新書有熒子漢唐君碑有間蔡班戰國策有縹錯有翠薄漢書有姓偉李鼎祚周易集解有宋衷宋音森

鰓魚字軒人

古呼獄參軍為長流少昊崩神降長流之山于祀主秋

沮誦與倉頡始作書契

駟贍曰牙郎本作互郎二字相近舛相襲耳

年壯而艾髮者曰算髮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陸德明曰黑白雜為宣髮三字不同說卦巽為宣髮

孫音護絲繩也見金陵學宮所刻山谷辨剛卯說今煨久

矣

禹女之儀狄也衛夫人之濛也漢之許負也女而男名也

晉之馮婦也吳之暨暨也男而女名也衛濛字茂濛汝

陰太守李矩妻暨暨附陸抗傳許負相亞夫者河內溫

人老嫗也高祖封為鳴雌侯

太真名玉環一名玉奴潘淑妃名玉兒東坡梅詩玉奴

不負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語而曰玉奴何也臨春結綺荒荆棘又誤為張麗華一事而兩誤

翠筑筑實也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枿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筑疎

懷夢草余夙以對返魂香今觀南海睡蓮正可對夢草耳

夢草晝入地夜復出似蒲色紅贊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庖木陳枚較莊子陳人又奇流甘露于庖木扇惠風于陳

石雞清響以應潮故一名潮雞

鰓大蝦也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則豎其鬚鬚長數尺可

為簾也

閩有梅蝦蘆蝦泥蝦苗蝦

足足憐仁般般擾義鷗鷗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用修既謂天祿為蝦蟆又謂一角為天祿兩角為辟邪蝦

蟆豈有角耶沈約宋書天鹿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

天鹿疑即天祿

蟬魚如蚶而尾尾廣志云蟹似便面揚鬚似帆一日鬚帆

蟹帆如便面海鏡似搔頭

濱海以魚為飯曰魚食江賦食則蔬鱸靖州圖經其俗以

魚為蔬湖北謂之魚菜杜詩小白羣分命天然二寸魚

細微沾水族風俗當園蔬余嘗有詩云蠶蔬酒堪醉指此又成都以魚爲米亦曰魚米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螺一頭螺蛤寄在殼間常候蝸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瓊瑤似蚌一小蟹在腹中爲瓊瑤出求食或不歸而餒死淮南人名之蟹奴海南名蠅奴水母名蠅一名蛇又名樽蒲魚又名海鰲如羊胃以蝦爲目江賦瓊瑤腹蟹水母目蝦少時曾見之鄉人名狎潮

龍九子囚牛好音樂故居胡琴睚眦好殺故居刀柄嘲風好險故居殿角蒲牢好鳴故居鐘紐狻猊好坐故爲佛坐霸下好負重故用載碑菽園雜記云蠱屬好負重故

用載碑螭吻好望故立屋角徒牢好吼故懸鐘上憲章

好囚故居獄門饕餮好食故立橋上螭蜴好腥故居刀柄螭蛇好風雨故立殿脊螭好文故立碑首金猊好烟

故居爐蓋椒圖好閉故居門上蚺蛇好險故立護坊鰲魚好吞火故立屋脊獸吻好食陰邪故立門環金吾性不睡故用巡警此事又考得狴犴好訟故居獄門負屬好文故居碑蹲蚩吻好吞故居殿脊霸下卽蠱屬一名

紫螭又作臂係

孝宗曾詢之李東陽李遍索止得其六菽園雜記所載全不相襲又得十四以俟博雅

傳雅蠍螭魚伯青蚨也搜神記南海有蠍名蜺蜺如蟬大

辛美可食子如蠶種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卽青蚨也或曰今閩廣所食龍蠶是

蜀蠶女父爲人掠惟乘馬在母誓得父者娶以女馬迅去得父還父違誓殺馬曝其皮捲女飛女化爲蠶披馬皮謂之馬頭娘蜀人祀以祈蠶此與槃瓠事甚類蜀曰蠶叢豈謂是耶

鯪形如鼉喙長半其身牙如鋸尾有二鈎甚利遇鹿豕尾戟之以食

咆蠶咆瓢也劉向九歎莞芻棄於澤洲兮咆蠶囊於筐篚浮菹梳頭官樣粧本劉禹錫贈杜司空伎詩今作高髻雲鬟又作章詩謬二矣一作髮髻梳頭官裝名也畫家謂

宣染

南史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暉語忘敬遺二鬼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狐狼知孤虛虎豹識衝破

離上無尋鸛上無常雉上有文鸚上有赤

籍孺韓嫣形嬰骨蘭皮媚色稱論衡嬰與麗同蘭好同二字未見

重足側立腹誹心吧心吧卽心非

孝經援神契王者德至于地則華華生祥瑞圖曰雙蓮爲

華東都賦又作華平云植華平于春圃蓮豈通圖植耶

係臂如龜生於海洲欲先捕之必祭以求有不信者風波

覆舟按係臂當作臂係與蟲鼠字異音同似玳瑁而薄
卽龜同也吳都賦巨鼈鼈屬廣韻以爲鼈一雖鼈爲鼠
今碑對象之龍九子之一也用修以臂係爲海錯而以
鼈屬爲螭吻之屬何謂一作背螭吳都賦捫背螭

青桐子生榮鄂間如乳曰桐乳莊子桐乳致巢是也庾信
詩草銜長帶桐垂細乳又桐井曉寒千乳結茗園春嫩
一旗開亦有致桐有四種一曰白桐一曰荏桐一曰岡
桐一曰梧桐卽青桐也又名櫟白桐榮而不實亦名榮
桐木陶詩冉冉榮木結根在茲

欽案始于曹公六朝人作隱囊又便于欽案王維詩隱囊
紗帽坐彈碁

瓊廬今之米糊羹楚辭精瓊廬以爲糧

蓮子湖目芡實水芝

南方荒中有如何樹三百歲華九百歲實如棗長五尺金
刀割之則怡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酉陽雜俎云出祁
連山名四味木竹刀割則苦木刀割則酸蘆刀割則辛
金刀割則甘或曰卽火棗

闔廬庖所夏日曰水厨

樽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巫覡曰瑤耗見本草

夢蟲習苦桂蠹喜甘大睡劇于據梧長昏甚於枕麴陽燧
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天寶有兩鸚鵡一雪衣女侍貴妃誦經者也一綠衣使者
訟楊崇義冤者也張說爲作傳

西涼國進瑞炭百條青硬如鐵長尺餘可燒十日無焰有
光熱氣迫人不可近也

南方有魚取脂以照力作則暗照饕餮之具則甚焰時號
鱖魚燈每見漁家以江豚脂爲照名懶婦燈卽此物耳
酉陽雜俎云奔解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
有兩乳在腹下相傳懶婦所化一頭得膏三百斛取之
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與慶池南有醒醉草葉紫而心殷醉者嗅之立醒木芍藥
亦爲醒酒花

王莽改泉爲白水真人五銖自稱爲上清童子政堪作對
耳趙德麟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東坡詩孰意青州六
從事化爲鳥有一先生

華清有端正樓貴妃梳掠之所有蓮花湯貴妃澡浴之室
唐女妓入宜春院者曰內人亦曰上頭人亦曰內家趙德
麟謂得幸者爲十家遂引鄭嵎詩十家三國爭光輝不
知明皇時十宅諸王與韓號最爲寵盛鄭詩指此爾

山家清事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
之杜詩剖竹走源泉又竹竿泉泉細泉分是也聞閭中
不特引供若事千百相連置之田間以當溝洫仁和李
夫人詩云引泉竹溜穿厨入墮粉松花遶舍香閨奩中

有此殊多林下風

五月十三日爲竹生日八月八日爲醉日亦爲迷日

藥欄今作花藥之欄非也漢宣詔曰池藥未幸御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繩連爲禁藥老杜亦誤用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梁本草謂之土芝芋也

生而避諱者杜操避魏武諱以字行曰度死而避諱者蒯

徹史避漢武諱曰通山避諱者恒山避漢文諱改曰常

山姓避諱者莊周曰嚴周子陵曰嚴子陵南華曰嚴子

莊功曰嚴助宣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

腊肉謂之寒寒與韓通鹽鐵論羊淹鷄寒劉熙釋名韓羊

韓雞是也曹植樂府寒驚炙熊蹯五臣乃竄寒驚爲魚

驚七居寒芳蓮之巢龜鼠爲寒芳蓮之巢龜

葉王芻注葉蓐也今呼鴟脚莎按本草作蓋草葉似竹而

細薄莖圓小生溪側竹篇蓄注似小藜赤莖節生道旁

二草似竹而非故洪渙二章云青青三章云如簣耳謝

莊竹贊瞻彼中唐綠竹漪漪甚謬而資暇錄辨之復不

能曉然別其爲二爾雅何可不讀

積石山之桃實大如十斛籠洪武中出巨桃核長五寸廣

三寸七分蔑矣

龍鍾竹各樹葉垂委不能自扶故老敝曰龍鍾資暇錄謬

謂鍾卽泮龍致雨上下所踐之鍾淋漓濺激此成何語

耶

藥有甘草茶亦名甘草清異錄謂陸羽爲甘草癖是也藤

亦有甘草出潮陽及南漳資暇錄謂叢似薔薇葉似夜

合花淺紫而藥黃枝葉俱甜故亦名甘草

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

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鳥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

烏白脰鳥也鴉鳥鶯也亦曰鸚鵡日冬漸南至漸北

鴈之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曰陽鳥日亦名陽鳥

見廣雅蜀都賦陽鳥迴翼於高標王半山詩鴻鴈無定

栖隨陽以南北

考工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之而頰之搖鬣也半山

押而字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奇絕

西樓有蒲瀨水叢生一幹葉如柳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

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堯之時突厥封豕鑿齒皆爲人害應劭云突厥類羆虎爪

食人山海經突厥蛇身人面爲二負之臣危所殺開明

東有巫夾突厥之尸皆捺不死之藥以拒之突厥變爲

龍首居弱水中食人淵明詩突厥強能變祖江遂獨死

是也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長楊賦昔有彊秦封

豕其士突厥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封豕一

作封豨山海經謂帝特二負疎屬之山柱其右足反縛

兩手以髮繫之盤石之下宣帝時見之

漢書水居千石魚波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也吳中買魚

論斗酒乃論斤皮日休詩一斗霜鱗換濁醪

鐵室甲也韓非子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

金斗熨波刀剪紋天樂波平熨不如葉又天如重熨皺綠波

如熨豁愁腸庭金斗熨沉香又金斗熨秋江王君

東漢既擒白波賊卷之如席故謂痛飲為卷白波一曰酒

令名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調笑拋打曲名

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唐書

百官志席壽三年龜壽五年梅壽七年本此

虬泉池有追雲舟起風舟待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為棹

檝或以木蘭文柘為棹棹李詩木蘭之柘沙棠舟用此

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

去油

殷七子名鄴多術嘗呪水成濃醪椰土成鹽一日令屏上

人唱歌聲清亮似從屏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

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歷月不饑以粟許投水俄滿大孟

垂龍木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皆成珠亦名珍

珠樹

波祗國有精神香草亦名荃蘿亦名春蕪一根百條皮如

絃可為布所謂春蕪布又名香荃布握一片滿室皆香

婦人帶之彌芬馥

翕韓國有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繫之及死惟

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嶠嶠細棗出嶠嶠山山臨碧海萬年一實咋之有膏膏可

然燈王母握以獻武帝

招仙閣有浮金輕玉之磬浮金金浮水上今海濱亦有浮

石余親見之金石皆堅重此謂何

漢武帝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廷香金碑香塗魂香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碧草如麥割之作醪味如醇醪飲一

合三旬不醒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曰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林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

酸韓終嘗餌之名韓終李

劉遺民曾為柴桑令今多以為淵明謬也樂天詩木落天

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

林便却回

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不服故一名却腫草山

末多國

掌中芥葉如松子置掌中吹之一吹長一尺至三尺然後

可移于地不然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

名躡空草

蘭衣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染衣不

可澗浣

龍肝爪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瑕丘仲食之千歲不渴嘗有霜如蜜滓

玄都翠水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鷄菱仙人覺伯子常採食之

遠飛鷄如鶴大色紫翼下有目亦名目羽鷄嘗銜桂實歸南山衆仙以釀酒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陸通嘗餌黃桂之酒

皐陶嗜而爲大理此劉安怪誕之談不爾當云即使皐陶嗜而爲大理民亦不冤也蓋假令之辭耳聞皐陶眞嗜則虞書皐陶謨孰都而孰俞之

侯古音胡詩羔羊如濡洵美且侯易林李姬踟躕望我城

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喉亦音胡後漢童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嘲晉志前年食白飯今年食麥孚

天公誅謫汝教汝檢嚨嘲濁古音獨孟子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兮史記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儀音俄詩實惟我儀叶在彼中河太玄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爽古音霜詩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又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老子五味令人爽爽古於良切楚詞浴蘭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荀卿賦仁人紬約傲暴擅強天

下幽險恐失世英采此禮切差待葉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

之葉陵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渙華音敷易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漢書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

當得殷麗華田音陳易林邪徑賊良田政惡傷民又宣髮龍身爲王主田漢童謡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

花不實黃雀巢其顛謀莫胡切易林狼戾靡謀無言不殊又張陳嘉謀贊成復都牙叱胡切詩予王之爪牙胡

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太玄首夷其牙或飲之徒瑋殺其牙發以張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豈狼牙亭歷枯梗龜骨

枯山所旃切古詩藥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楚辭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

山網戶珠綴刻方連口孔五切詩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漢書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

前白渠起後舉車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日漑月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厚狼口切詩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何厚矣易林文王四乳仁愛篤厚者果羽切崔駰賦關四門以博延兮彼幽

牧之我舉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責于鄙者陸機文當究遐德登茲黃耇緝熙有晉克壯常宇寫賞羽切詩零

露滑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渴巨列切詩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

無饑渴黃庭經時念太倉不饑渴役使六丁神女謁垂公回切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翦况雙飛龍

羽翼臨當垂崔駰達旨淳朴散離人物錯垂高辛攸降

厥趣各違稼古護切詩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
沾洽時澍生我禾稼角盧各切詩麟之角振振公族誰
謂雀無角可以穿我屋蛇唐河切詩素絲五純委蛇委
蛇楊雄反騷既亡鸞車之幽藹兮駕八龍之委蛇臨江
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降乎攻切詩憂心冲冲
我心則降楊雄河東賦雲靈飛而來迎兮澤澤瀕而下
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售時周切詩不我
能愔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樂府將頓樓蘭
鄰就解月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餐須倫切坎
坎伐輪兮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廷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
素餐兮宋玉九辨竊慕詩人之遺風願托于素餐寒尤
詘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西音先窮鳥賦幸賴大賢
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魏明帝詩涼風夕起悲
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子建詩驚飈接我出故歸
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哀於希切詩我心傷
悲莫知我哀國語冬聚其所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
心之哀兮他如風乎金切畝德補切垢果羽切下狼厚
切馬音某不可殫述今略記其一二蓋自四聲出而古
韻廢世遂無知者即有一二知之而聽者如侏儻呶呶
至不可解嗚呼古道何從復乎

水荇卽游龍生澤中本草云一名鴻鵠枝幹膠屈著土有

根如龍淮南子謂之屈龍洛神賦婉若游龍意以水華
方水仙耳詩隔有游龍如驚鴻何毛云紅草也陸璣云
一名馬蓼草葉大而赤白生水澤中高丈餘爾雅紅龍
古其大者歸今謂之水蓼俗名水紅不過二三尺爾雅
又有龍天蓼須葑徒未知孰是今水中又有龍爪其花
盤辟如龍或是也但爾雅紅龍古從龍

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

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蕃
故以茲爲年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史記武王
入商康叔封布茲注蓍席也荀子琅玕龍茲華瑾以爲
實注龍茲卽龍須或曰茲髭同史記索隱云茲公明草

備祠官

或作負薪周益公表介竹無功懇辭鄉郡負茲有疾願

備祠官

計然姓辛名文子因善計而精研故又作計研又作計倪
漢碑又作叁研叁音計管子周人之王循六叁行陰陽
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又賓戲研
桑心計於無垠

淫魚頭與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下狀似
扇有鱗無鱗性喜音聞樂輒昂頭水上聽之淮南子瓠
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是已今誤作游魚魏文帝詩淫魚
乘波聽踊躍自浮沉

八駿穆天子傳馮駟綠耳赤鬣白薇渠黃踰輪盜驪山子

拾遺記絕足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
志赤驥飛黃白蟻華騮綠耳騶駼渠黃盜驪三書所載
不一

殺音構樹名皮可爲紙史記桑殺共生王右軍傳禿千兔
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殺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今殺
殺穀殊不分

漢書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老杜用其語云攀龍附鳳勢莫
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文賦意司契而爲匠老杜意匠慘
淡經營中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老杜有客有客字子
美此老一字必有元本此指其最無緊關者言耳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賢人君子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
以嘔喻受之嘔喻音歐由司馬相如凡將篇淮南激楚
嘔喻古曲名也

南子犬羣嗥而入淵曾憶某城雷震合城數十犬奔赴
某河死方知古人無誕言也

歐陽公作五代史謂吳越僞衛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
至著十國世家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無可
考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
耳按辛卯卽唐明宗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寧州得古
墓有誌磚爲吳越將許俊誌稱寶正三年又寶太元年
羅隱記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元年以此
知吳越之改元審矣

禪月真休嘗以詩投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
十四州鏐愛其句遣吏諭之曰敎和尚改十四州爲四
十州方與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閒雲野鶴何天
不飛耶遂飄然入蜀

骨咄犀犀之極貴而小者紋如象牙黃色性至毒而能解
毒陶南村以爲蛇角非

世有兩許俊一唐人爲韓翃奪章臺柳者爲御史中丞都
押衙一吳越時人亦爲御史中丞都押衙

生柴然火曰檣柚山谷詩炙背宵眠檣柚火嚼冰晨飯薩
波齊可謂奇癖

爾雅蕨蕨注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足之蹇
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蕨俗云初生亦類鷺鷥

故云驚詩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沈約郊居賦紫藍綠苑
太白詩初拳幾枝蕨

疎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楚詞采疎麻兮瑤
華

薛荔本草名絡石在石曰石鯪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長
春藤又曰龍鱗薛荔又曰扶芳藤離騷披薛荔兮帶女

羅
宋世家微子問于少師太師孔安國直以太師爲箕子少
師爲比干不知周世紀太師疵少師强已明指其人前

既以微子啓太師疵少師强混爲一人今復令胥餘冒

疵之名比于侵強之職小司馬猥陋既誤引安國之注故於下文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不可解而曰少師似誤更不知誰誤耳

夏有鬻熊周亦有鬻熊一爲周師文王以下問焉楚祖也著鬻子二十二篇一爲夏宗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禹于安邑是也

屠蘇平屋也又菴也雪賦韜厚恩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願憑金驤裏走署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詔曰屠蘇郭日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酒本名餘蘇後更譌爲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曰虛皇釋曰空王

焦氏說梃卷之三

嘗讀董子繁露意解者不得其義及讀爾雅終葵繁露躍如也董子得罪之後志既不伸而愛君之心又弗容已故托之書猶終葵之性向日無所解於心也又蔡揆也能揆日而向故名蔡仲舒之命名或兼此二義焉

終葵蔓生葉圓而厚故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蓋言圭首圓而厚如終葵齊人謂椎爲終葵又因此廣之後遂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執椎以擊鬼好異者遂傳會之謂能啖鬼文人又戲爲立傳謂開元進士皆寓言耳習聞既久鍾馗遂卽其矣

楚有兩莊蹻莊王欲伐越莊蹻爲盜于境內而更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賈誼賦謂莊蹻廉是一莊蹻也漢西南夷傳莊蹻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滇是又一莊蹻也

相如賦薛荔青蘋說文青蘋似莎而大張揖曰生江湖鴈所食管子謂之厲膳是也別種爲白蘋楚辭登白蘋兮騁望今誤作蘋蘋可堪登耶

今以金銀錯鐵上曰鏐音減金鏐銀西京賦金鏐鏐錫馬融廣成頌金鏐玉鏐字之來舊矣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阮公詠懷詩失勢尚須吏帶劍上吾丘

南史張彪傳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沈休文

詩選家問鄉里詎堪持作笑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薺萬詩長安樹如薺薺道衡
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
畔舟如月

魏書曹子桓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楨家
丞邢顒也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

宗懷春望詩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程楊漢人尹都尉著書
名種植法有棗鼠耳槐兔目之語淮南子二月之官司
空其樹楊二事頗僻

古樂府緩聲歌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以魚逆水上
也

建安中劉照爲河間太守夢婦人遺一雙鎖曰此葳蕤鎖
也金縷相連屈伸在人樂府懽下葳蕤籥教奴那得住
韓翃詩春樓不開葳蕤鎖綠水常通宛轉橋又旗名望
見葳蕤舉翠華是也又瑞應圖云瑞草也王者禮備至
則生

衢州爛柯橋斷碑有薄烟羃遠郊遙峰沒歸翼可謂奇絕
檣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官園種之改名萬歲樹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老而臣儒陸
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爲郎而莫能去也是老于郎
乃顏駟非馮唐也左太沖誤

蘇長公赴杭過潤佛印正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入方丈

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曰暫借和尚四
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當從
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

解置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于何
處坐公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遂
取衲裙相報公有一絕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

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片事風流
輝映千古至勝國王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
伎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命玉帶乞詩先生重違其意

遂賦一絕齒齒池邊香滿衣木犀亭下雨霏霏老夫記
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

韓熙載伎樂百數月俸盡以散之常敝衣芒屨作瞽者持
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又北夢

鎖言裴休常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自謂不爲俗
情所得可以說法爲人二事甚類東坡詩或用裴事
法雲號萬回姓張氏號州人八九歲時其兄戍安西師持

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錦袍玉帶坡
詩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伴狂老萬回今俗猶祀之近
西湖遊覽志妄解可笑

鏡聽今之響卜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
耳衣煖耳也唐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

唐學士賜食以蓬池魚膾夏至須水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李德裕詩荷淨蓬池膾水寒鄂水膠

檣木汁甘爲酒故曰檣酒皮襲美寄陸魯望詩明朝有物克君信檣酒三餅寄夜船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

魏志楊彪爲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李義山謂令狐公不見詩郎君漸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唐謂儀部郎爲大儀員外爲中儀主事爲小儀各詩仙

步遲遲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宋謂紫微舍人爲小

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今謂翰林爲內翰舍

人爲中翰學博爲外翰

左思三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枝張九齡荔枝賦云雖觀

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焚

丹宮滿玉壺黃山谷題楊妃病齒圖云多食側生損其

左車

太白詩越女如花滿官殿只今惟有鷓鴣飛又只今惟有

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用兩只今禹錫淮水東邊舊

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又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

百姓家用兩舊時非以擬太白直偶然耳

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

皇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

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還著令人不見

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章

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葉漸

展花漸出而色微淡南中取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杜

牧之詩娉婷嫋娜十三餘荳蔻稍頭二月初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

以梧梧者東方之艸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

之艸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

弧以棘棘者西方之木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

方之木冬木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胎教一篇

唐盧鴻一隱于嵩山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

夫不受脫一字漢韓王信都史記作韓信脫都字何元

朗語林亦作盧鴻想沿襲之誤耳註引唐書云盧鴻一

字浩然又自相刺謬何耶

風俗通應彬爲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照

于杯中形如蛇宣惡之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始解

與廣客事甚類簡文詩沉疴類弩影杜詩弩影落杯中

瓊花古所最貴相傳惟揚州瓊花觀后土殿前一株吾鄉

先生盧玉田有花癖自號萬花主人嘗曰古瓊花卽今

綉毬花耳偶觀宋人詩餘有詠瓊花楊州慢序云比聚

八仙相類而不同者三瓊花大而瓣厚色淡黃聚八仙

小而瓣薄其色青一也瓊花葉柔而瑩澤聚八仙葉

有芒一也瓊花葉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葉低

于花結子而不香三也余按聚八仙卽今以接綉毬者始知前輩言必有徵而瓊花之名一晦聲價頓減亦自有幸不幸也虛齋詞看冰花剪剪擁碎玉成毬亦可證姚刻川以爲卽聚八仙謬宋傅子容詩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王介甫以爲瑒花山谷以爲山礬用修謂卽今梔子不知王建詩一樹玲瓏玉刻成殊不肖也山礬今殊有種亦非曾讀瓊花觀碑元木攜北去竟死拾歸復活明年開花極敷而死又曰開止一朶花元至正間朽以八仙花補之相類可知王定國見聞雜錄仁宗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載還廟中鬱茂如故因構亭下榜曰無雙蔣正子山房隨筆云德祐中北師至

焦氏說

卷之十

本

花遂不榮趙崇國有詩弔之云名擅無雙氣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它年我若脩花史合傳瓊妃列女中

夜春田家以晝晴夜雨爲夜春

詩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爲伶官之詩申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于此乎政如東觀漢記淮陰侯拊胸歎曰信乎信乎碌碌乃與噲等爲伍乎毛本譌東爲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曰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擊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賞于大國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爲共工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三

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古文親舊二字同義親從見定意而從辛諧聲舊從觀定意而從日諧聲蓋物之親舊皆以目別親物易知故從見舊有淺深必諦視之故從觀也

喬白巖曰宇從先師李文正公賭秘府魯詩古文君子好求作猷愚解果文正公曰今本果作譖乃史籍案也果象衣裘之形借爲作索之求竊加彳以別之故毛序云憂在進賢是已朱傳訓爲仇匹由不考六書故耳

王元美知公治長知鳥語而不知伯益賈昌管輅皆知鳥語知沈僧照知彪嘯而不知神速始解虵語又台州王某聞蟻語得金因憶聞蟻動謂牛鬪者爲之掀髯又元

時有麥宗通安州人入玉龍山見石盎中水飲之遂知鳥語

霍小玉傳相思子搜神記云韓朋墓木資暇集云紅豆首烏其木有文可爲博局琵琶槽李善所謂實赤如珊瑚是也卽俗謂雲南豆者是元美謂蔓生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今雲南豆絕不聞能發香也李龜年歌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楊用修詩莫摘相思子瓊枝最有情

末利一名鬘華素馨一名那悉茗陸賈南越行紀云此二花特芳綠自胡移至宣和艮嶽八芳曰金娥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亦并列之

其爲二物無疑第今不見所謂素馨而紀行亦云綠絲
穿花心繞髻爲飾人遂謬一之耳梁章隱詩細花穿弱
縷盤向綠雲鬟用修詩穿花貫縷盤香室曾把風流惱
陸郎末利譯云奈花也

天門冬名顛冬

見山經

稀簽草名豕首

見爾雅

一名稀首

秋

一名天名精又名天蔓菁又名名蟾蜍蘭

見本草

一名稀首

挺亦名豕首又名豕首與此同名異物

扶竹卽雙竹又名相思竹筭名合歡伶倫取雄竹吹六律

陰竹吹六呂出蜀中筭竹名防露傷人則死庾開府詩

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石介詩斷霞半結葵脂木零

露偏留筭竹叢是也亦出蜀中澁勒竹卽筭竹可礪指

甲崔鵬詩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李商隱詩思筭

箭磨青石綉額蠻渠三虎力東坡詩倦看澁勒暗蠻村

是也今廣中新州有之異物志云產思牢國防露可對

拒霜

樂府有得至寶又名得寶子王元美引樂府雜錄云康老

子狎蕩偶一嫗持舊錦乃以半千貨之波斯見驚曰何

處得此至寶是水蠶絲所織卽酬以千金康還復盡樂

人歎之製此曲故小名康老子按大真外傳進見之日

上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搖至班閤親爲飾鬢

謂宮人曰朕得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

又曰得靚子

蟬蟬膚與杏仁皆可治刺犬傷

任脉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

陰脉之海督脉起于下極之脛並於脊理上至風府入

腦循額至鼻屬陽脉之海

獨活無風則搖有風不動石牌入水則乾出水則濕

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

見地狗不見雪

治疳以薏苡仁用東方壁上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鍋盆

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卽愈

猛火油以酒物得水則出火

世欲危所言必壞世欲治所言必遂世欲早所言必燬世

欲豐所言必容世欲水所言必溢世欲瘳所言必喪世

欲安所言必歎世欲征所言必行占小兒言

索遊以干索遊也

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醎酸得木性而上醎得水性

而下也東軒筆錄

治目障翳以熊膽少許淨水畧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米

腦一二片或淚瘳加生姜粉以銅筋點之赤眼亦可

論稟

萬安軍石崖中有老道士養一雞大如倒掛日置枕中啼

卽夢覺畜王孫小于蝦蟇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

玉屑盈車不如全璧

孔雀當已午時振翎下尾以朝鳳皇

樹生溪上水光逆射故其影倒置木屋中屋影亦倒出祠

山雜辨

氣盡而死者魂升魄降無鬼氣未盡而死者魂沉魄滯有

鬼見教民雜錄

比于墓前有木一株大三圍而中空根身止存其半上則

枝葉茂密人終不伐識者謂剖心之生氣猶存

宋輩豐後耳目志云夢有四一無明薰習二舊識巡遊三

四大偏增四善惡先兆

雲南張志淳著永昌二芳記山茶至三十六種杜鵑至二

十種

沉檀腦麝四合加以奇南羅合滴乳蠶甲九味相合分兩

相勻煉蔗漿合之其香絕塵境而助清逸之興見洞天

清錄集

馴一鶴以報風露露降則鳴風清則舞

諸暨人航海得飛魚于黑水之洋長二寸順兩鬚各廣長

寸餘張爲兩翅海風作從波濤飛集船上如燕雀既止

則不復能入水

菰乳豆腐也

丹良蜚也

紫芝可茹黃精可餌芎藭可以去濕符離可以釋饑泉耳

可以強志昌陽可以引年胡麻可以辟穀

揲著之法用老陽老陰多少之數求之即偏而不均若以

奇偶之數求之最爲精妙三奇老陽三偶老陰一奇二

偶少陽兩奇一偶少陰少陽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

嚴陵徐尊生曰江南博學之士二人曾禮部以舌爲筆宋

學士以筆爲舌

溧陽邢君隱於藥市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嘗以進

御又女直多白芍藥皆野生好事者采其牙以麵煎之

其味脆美

杜甫十歲許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往求之見爲冠童子

告曰汝本文星典史謫汝爲唐世文章九雲誥已降可

于豆壠下取依其言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

九夜捫之麟篆焚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

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汚吾令汝文而不貴

龍鬚友筆也一名不聿

門以栗木爲闕夜可遠盜

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擗星閣

猿啼之地巖乃多有每啼一聲連生萬莖

取蛻龍牙一枚手握之臨局自然機變橫出

胡麻炒啖犬則光黑而駿獵必大獲又可得三十歲

飲酒者嚼鷄舌香則量廣

龍窠石磨瘡癰大效

墨染紙三年不昏暗者爲上

凡鼓以海駁皮爲之泥以象骨則雄而清辨音錄黃帝以夔

皮爲鼓以雷獸之骨擗之聲聞五百里

簇酒叙開錄斂衣搔首集

敲兩耳鐺服桂心丸念金輪呪則所思之人不以存沒是

夜必夢見之見事略

皮簪食竹笋曰三年不見羊角哀矣

蜀中厚朴若酒後采之紫蕩散用輒無力

張徐州妓女多涉獵人有借書者往往手指痕并印于青

編

薛錫爲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水郡王兼毛州刺史龍溪志

爲墨封九錫拜松烟都護玄香太守兼亳州諸郡平章

事纂異爲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領萬字軍界

道中郎將略爲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卽墨軍

長史兼鐵面尚書鳳翔退

徐鳳儀有一杖直如筆管後每年生一節二十年每年縮

一節三月則四面青赤白黑各生一花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傳之則易差而無痕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斟于器中花亦不散

中有肝石故也

李輔國大畏薯藥或見之必眼中出火毛髮皆瀝血

九華民浚池得物類竹根有銘曰浮陽筍太古孕舉投醬

缶三年不盡驗之果然

近日刻蘇長公外紀於公往蹟搜索無遺矣一日夜坐家

君偶舉裨官所載十數事因并筆之

東坡爲李伯時作洗玉池銘曰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

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壁婦玩魯璜盜

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弔古噉泣道逢玉人

解驂推食劒璣璵錯落其室晚獲拱寶遂空四壁哀

此命世久就淪螢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

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

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伯時自爲序跋曰

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

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斲石爲沼當以所

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爲子銘其屑而

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璵三鹿盧帶

鈎琤琕瑤瑤杯水蒼佩螳螂鈎佩柄珣璵拱璧是也伯

時旣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

其子碩以時禁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置宣和殿十

六玉唯鹿盧環從羣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銘載坡集

中序跋世不多見然非此不知銘爲何等語也

巖下放言云蘇子瞻好謔一日與客集有論林和靖詩偶

儷精切如用古人不獨取以相對雖其姓名之字亦欲

相對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年有衛青之類子瞻

曰吾近得一對但未有用處或問之曰韓玉汝正可對
李金吾聞者皆大笑唐人記有問東方虬何以名虬者
曰且要數百年後對西門豹正此類耳今日有客來云
顯官張九成輕薄子或以對柳三變亦的對也

又云蘇子瞻初未知有禪學爲鳳翔府僉判有兵官王凱
者教之始大知愛時歐陽文忠尚無恙子瞻不以疑其
叛爲慮後爲杭州倅特過汝陰反以此勸公公笑而不
答凱王誵之父也捨歐公而從一兵官可謂豪傑矣自
是從辯才等于杭州所入益深子由貶筠州監酒時江
西談老南臨濟禪盛行亦多有偉人子由日從文闢西
壽聖聰遊自謂有得余故不獲親聞二人之言而閱其
多書矣質之近世爲禪宗者往往但許其高明善辯而
不許其直至到此當自知非他人所能察然子瞻論理
超勝出入大乘諸經無所留礙誠爲閎妙子由晚作老
子解乃其心法自許甚高與其他解經不類天下至理
不爲疑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二人後必有能辨之者
又云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
與客爲娛樂每數日必一泛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
旁郡界經宿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
遊山晁以道嘗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唐
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
欲爲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字以上忽失脚墜

地大笑

又云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退之作
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以尸祝
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
旱久不雨縣令力禱無驗怒發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
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聞乃
有此明服人乎過丹霞遠矣

幕府燕閑錄云子瞻學士少時夢謁於公府主人紫衣面
赤而多髭謂軾曰君是大吳覺以告父弟皆不悟也是
時子瞻年十四歲後十四年舉賢良中選詣御史臺謝
知雜王綽既入門儼如夢中視綽乃夢中人也既坐謂
子瞻曰君是大吳兄弟相顧而笑因請其故綽曰前日
賢良就試綽典封彌以大吳爲卷號是時意君第一今
則不然亦問其笑乃以夢答賓主大歡久之

墨莊漫錄云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
當行詞同列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爲此詞蓋須焚黃耳
聞者莫不大笑

又云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
揚日亦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
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
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
千萬朵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

造業也公之爲政惠民率皆類此

甲申雜記云趙挺之御史彈魯直除右史不當御史中丞孫覺之壻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中黃廉之姪翰林學士蘇軾歌笑派諧之友

隨手雜錄云潭州彭子民隨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願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又云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

蘇軾

卷之三

七

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孃孃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孃孃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復爲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

貴耳集云蜀有彭老山坡生則童坡死復青

當時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停之說起穎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紹述之說起新法復行穎濱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若其文章聲

望兒童所共知此不暇復論云黃氏曰

梁師成稍知書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名士必招致門下王黼父事之稱爲恩府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本傳

坡族孫元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遂爲言者以家世坐累坡紹聖初謫英州貶惠州遷儋耳徽宗初徙廉永獨子過侍之凡生理所須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坡公覽之曰吾可以安于島夷矣坡建中靖國初卒於常州過葬坡汝州郊城遂家穎昌自號斜川居士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云本傳陳氏曰過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進

蘇軾

卷之三

七

朱子云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師成妻死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下矣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

觀本傳則過自坡卒後未嘗一日立朝也梁政和宣和間始得君桓寵過安得出入于其門乎師成自謂坡子自當以兄爭連過過縱無恥詎肯喪其妻以母禮乎梁閣宦也又安得有妻乎且元老從孫猶以家世坐累爲榮

孝潔如過乃爾失身于可賤乎黨洛而厚誣東坡既已
不厭人心矣無端而故入過罪何枉其是非至此耶

正就

東坡代滕元發辨謗書是汝陰王華作見王公四六話大
悲圖通閣記和陶詩擬古九首子由代坡作見樂城遺
言然王銍所載書與坡集亦間不同或坡所改定亦未
可知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偕了
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
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聞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
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

蘇軾

卷之三

十九

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

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鈴轄范寥誣其刊蘇軾
詩文於石指爲十惡二關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
之請得行而察彥摭摭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
論也

筆乘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
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
又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
端午然則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舊謂寒食爲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歷清明爲一百七日
而先兩日爲寒食他節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

夜對月詩又唐詩有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
魂又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是也連昌宮
辭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官樹綠宋人四六大善
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
俗之觀是又有一百六矣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
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後終秘書監卒九十餘按宋史梁公雍熙二年廷
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
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謂梁方
委遇中途天謝遜齋不知何據鑒空乃爾其子孫亦不
知而妄傳之何耶

蘇軾

卷之三

十九

宋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
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

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潭

音譙

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秋

水汎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潭屹然如故相

傳此潭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經云乾爲

洲潭濕爲巨海

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宋時地屬信陵坊寺前
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于近東
宋景文新唐書有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媾以疑之人多
不知所出按春秋外傳有云蜩蛄焉避之蜩音曷木蠹

言譜由中出如蠹然字亦奇矣

成都最重炙蟾乃大蝦蟇兩兩相負半不可解以酒炙之號為珍品沅陵謂之風蛤德興謂之石螳

蟹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吳都賦云乘紫龍鼉同風共羅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此說

殆未必然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

餘皆生杜段氏曰鶴生三子一為鵠禽經曰鶴生三子

一為鶴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鶉楚鳩生鶉南海記曰鰓

生子百數為鰓者才十二餘或為黿為鼈然則亮有丹

朱賢賤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亦何

足異也

誠齋答周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東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

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恭

惟某官文章羹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

賜漢廷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續騷酒箴飽德壤然四

美萃此一身云云

辛稼軒官建康日忽得癰疽之疾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

仁用東方壁土炒黃色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

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治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為末無灰酒調下

愈

取朱藥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澹明年移而疎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以接柑橘無不活者朱藥即

枳也

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為

博戲昔有閩僉未見有閩魚者永嘉亦有之

白冬瓜治五淋極良

宋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

居此者多入相學士爭廳至有抵撤前人行李而強據

之者近翰林院中有一處庶吉士新至多爭之已丑一

人百方求得未幾以病死

前代官室中有諺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諺門曲榭也說者

謂水室門按字訓諺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

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甚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

漳當陽有漳水瀨上有漳水鄆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

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

沙縣有洛水此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按清濁相

蹂者為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

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潞上即漳

潞合流鄆郡即西江合流毫漳則漳潞合流雲夢則漳

鄆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蟬蛻數十里方泥

璋亦從章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成圭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劍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于合處為牙牙璋牡契也其牝宜在軍中卽虎符之法也洛與落同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世謂黑瑤瑤為赭玉按瑤赭色也義不如瑤稷之瑤色謂之糜亦音門以其色命之也詩糜色在朱黃之間似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北珠所謂瑤色也從玉者以其赭而澤故以喻之也猶鵠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喻之也

子龍牙子

閩以荔枝聞吳以楊梅勝宋人有詩曰閩香玉女含冰雪吳艷星郎駕火雲

宋北使以賀正來館伴韓子師因語日射三十六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何其寡獲也北使語塞按司射所載熊卽侯非獸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瓞右纍蟻穴知雨鳥巢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針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隕霜

羯鼓錄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有大合蟬滴滴泉等曲明

皇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極用力如此其爲

稅可知也

樂府多以鹽名曲如唐之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云楚客歌成雪無媚吳娘笑是鹽是也

元稹建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饒囉哨催擷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其後用之則謂之摘遍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曰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

中西京府節度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于遂中寫之會西京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

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腔而名霓裳羽衣曲馬融笛賦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適馬策此謬也古人謂樂管爲適潘岳笙賦云修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樂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適五音皆具所以便而易持也

元稹有琵琶官調八十一三調弦中彈不出琵琶共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詩獨言八十一何也按唐懷智琵琶譜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

呂林鍾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准始喻積詩所謂也

西京雜記元帝好蹴鞠為勞求相近而不勞者遂為彈基之戲彈基絕不類蹴鞠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彈基今人罕知之者有譜一卷基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顛為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王欲彈基局中心最不平是也又樂天詩彈基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基用二十四基者即此戲也

久服苦蘗令人暴死久服苦參令人腰重見夢溪筆談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蒸井又謂之覆海

養鷹鷂者謂之味以麥之漱宋三館書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鷂法具醫療之術

崔融為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不知昔耶乃垣衣瓦松自名昨葉成式亦自不識

錢唐聞人紹有一劍斬鐵無痕屈之如鈞縱之復直關中神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此非常物也

杜少陵在成都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詩中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震泉乃出石處其佳者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匠者頗闕之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公守亳州時有詩曰蜂采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柳子厚詩海上尖山似劍鏗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劍鏗山或謂愁腸可割不可祇云割愁不知晉張望詩愁來不可割前人已預道之矣

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荀曰謝豹荀顧況詩綠樹村中謝豹啼非吳人不知謝豹為何物也

呂居仁詩有臘燼推盤酒過花世以為新司馬溫公詩云烟曲香凝篆盃深酒過花呂蓋取之也

古所謂長夜飲或以為達旦非也薛許昌官辭云晝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飲也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成都多此種上元前後即著花略似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是也歐詩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張文昌成都曲錦江近西烟水綠新雨山頭荔支熟萬里

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支蘇黃門詩蜀中荔支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蓋眉之彭山已無荔支矣

王荆公父名蓋故字說無蓋字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叙字既又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杜工部梓州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韓子蒼詩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以蔚藍爲色耳

王荆公詩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肖去劉賓客詩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韓子蒼取作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開元中有人獻俳文于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

莫五角六張言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者作事多不成也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于物物亦容矣

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老杜詩黑暗通靈貢

老杜詩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

土卵南州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

老杜玄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人多

不曉王母宋中官陳彥和在宣和間掌禽苑言蜀中真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鷗鳥如兩旗子美詩正指此

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得泉爆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曾爲歷下水記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爲踴突

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皮日休詩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符來每探支宋曾彥和詩寧羨一爨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宋宣獻詩鶴料署文移紫場收

餘醪或作茶麝有二種一種花大而棘長條而紫心者名餘醪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爲木香周無外詩

暖風吹麝入鈿華不肯隨春到謝家半夜粉寒香泣露也應和月怨梨花韓持國詩平生爲愛此香濃仰面常迎落架風每恐春歸有遺恨典刑元在酒盃中張文潛

詩紫皇寶輅張珠幃玉女薰籠覆繡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黃魯直詩漢宮嬌額半塗黃入骨

濃薰賈女香日色漸遲風力細伶仃舞白霓裳

晁以道詩干戈難作牆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硯北人罕知其出處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長疏硯

硯之北也

唐人能造奇語者無如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峰密

林激清儲陰海風毆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潒涼
颶城壓岡踞高負陽土伯爐濕抵堅而散槃山逼谷化
為鮮雲蓋未經前人道者

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半以十二子為衡亦應月之數

木日造麴而酸火日造醬則生蟲九焦日種穀則不生芽

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

生

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敬作博學

篇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

九章算法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

傍要七盈足八鈎股九

雜錄

沮渙二水波紋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縵水

宜都七里溪吳王射堂堂之柱礎皆如伏龜袁宏宮賦海

龜之礎是也

越多橘柚園歲多橘稅為橙橘戶吳書閩尚表請除臣之

橘籍

越有王氏之橘園胡氏之梅山賀氏之瓜丘吳中有陸家

白蓮顧家斑竹趙有韓氏之酸棗瀟湘有橘洲有橘田

漢武帝會羣臣于蓬萊殿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老杜

詩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中山有椒戶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人海上有裸人鄉桓譚新論呈衣冠

于裸川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于水谷所謂水谷素葉之瓜
防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三十六園朱
李是也

晉末荊州雨粟化為蠱蟲春秋云穀之飛為蠱是也中郎

王義興表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蠱粟陛下自以聖

德何如帝有慙色

上虞有石駝步金陵有瓜步吳江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

妃步

舟人占風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乃風候也東坡詩今日江

頭風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詩喜逢山色開眉

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雙頭蓮即合歡蓮一名嘉蓮一名同心蓮自是一種不足

為瑞世南時俗以此名此蓮子初出時如雙頭蓮上乃男婦西

應劭風俗通義曰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故

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為馬禮器曰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趙高欲作

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

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趙高之奸第指鹿一事而已

免名柳柳見古文苑作朴朔東坡詩寒窻煖足來朴握古

樂府雄兔脚撲檄雌兔眼迷離論衡兔視雄兔而孕及

其生子從口中出然則謂兔無雄者其信然耶

簫有管簫篴簫韶簫歌簫雅簫頌簫簫簫短簫燕樂簫清

樂簫教坊簫唱簫和簫鼓吹簫李冲簫鳳簫龜茲簫無
底者曰洞簫皆編竹而成或十管或十二管十三管十
六管十七管十八管二十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
十四管今所謂簫蓋尺八也一名豎簫一名簫管

師延撫一絃琴孫登亦撫一絃琴王元美知馬明生耳

海有大魚曰鯨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輒大鳴凡鐘

欲令聲大故作蒲牢其上而擊之者爲鯨魚也

豸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豸侯豸胡犬守在夷土
以能勝四夷之守爲鵠詩宜豸宜獄楊子豸豸使人多
禮是也

江西僉事宋儒寧夏人女美而文嫁仁和鄧公輔有子矣

焦氏說

卷之三

三

而女卒臨絕寫詩訣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

願有家誰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著蘆花叢說以爲

嘉定民家女詩與此不同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

愧泉麻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蘆花

奇效良方治腋氣用熟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細

末一錢許急挾在腋下略睡少時候冷棄之

懶真子錄云唐秘書省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

之潢義未詳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云潢紙滅白

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藥爲之以辟蠹

也廣韻潢平墳切

羊一名羶根南楚新聞薛昭緯詩一樵氈根數十皴仇池

筆記王中令賦蒸豚詩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只合吃
藤條亦名卷婁莊子謂舜爲卷婁以其有滄行也
鷄鳴不時爲荒鷄

焦氏說

卷之三

三

焦氏說梔卷之四

宋神宗御經筵講周官從容問前朝後市何也侍講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驚歎

齊高帝置酒設尊膾崔神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尊羹何關膾衛然則千里蓋吳中地名前人以比末下鹽豉

劉政服未央丸仙去

漢有兩貢禹彈冠者人稔知之其一爲高帝時人魏相傳貢禹舉冬是也

焦氏說梔卷之四

盧懷慎雖貴而貧死復生曰冥司有三十爐轉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哉

劇賓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通騎馬往來

蔡州宣和間一士人書屋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每已時輒至午乃隱去士人異之捕置鐵絲藍中逮午則堅冷化爲石矣質巧天成鬼工不能加明已復蟠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

攜來京見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香之至美者真臘真臘之又善者綠洋香中之尤物也

斷土取芍藥根濯而暴之天晴日烈抵暮中邊皆燥斷視

之雪如也偶陰雲信宿後乾色正赤矣蓋得至陽之則色白善補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善瀉醫不知也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蟻蟻蚯蚓薦食之

黃金漢時最多陳平四萬斤間楚梁孝王死藏府餘四十

餘萬金武帝時衛青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二

十餘萬金漢故事聘皇后二萬斤王莽徵杜陵史氏女

爲后聘三萬金又莽敗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

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尚方處處各數匱文帝賜絳侯

勃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各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

通典客揭各千斤昭帝賜廣陵王二千斤昌邑王賜侍

中君卿千斤昭帝賜霍光前後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

千斤王莽賜孝單于咸千斤咸子助五百斤高帝賜太

公家公叔孫通各五百斤昭帝賜蔡義元帝賜孔霸成

帝賜許嘉皆二百斤成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皆五百

斤他賜百斤數十斤者不能悉舉糜竺助先主至一億

斤自西教盛行棄之土木者既不勝計而衣物日趨于

靡有金線金箔泥金銷金貼金縷金間金鍍金圈金鍍

金解金剔金指金陷金明金楞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

織金盛金蒙金鍍金漆金漆金減金描金煮金灑金皮

金近世金名號至夥耗費若斯焉得如昔之多

沈范卮言謂何氏餘冬序錄考姓名權未備者余視元美

所遺亦不爲少因附錄之孤竹君又名初字子朝叔齊亦名致字公遠呂公名文字叔平仲雍字熟哉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呂安字伯悌王良字子期杜預作郵無恤韓湘字北渚魏徵字玄成佛印名謝端卿介子推姓王名光東方朔姓金氏華陀名專字元化

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午時取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自鳴及焦器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兵地生蟹者宜速移

羈鞍仁義纓鏢禮樂

世人惟競飛蒼走黃依榮逐利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

人急而賊

雄聲而雌視者虛僞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物理論云蘇合香是獸便西陽雜俎云是獅子糞

甘瓜苦蒂物無全美

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百勞伯奇所化取所踏枝鞭小兒能速語毛治乳兒瘡

魚虎背有刺皮如蝟頭如虎亦能化虎南海有之

詩話云江淮有水禽翠羽而紅首崔德符詩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掠岸飛是也

江浙間有飛生鳥狐首肉翅四足如獸而生子即隨母後難產者以爪置之胸腹立効黃平倩云本草有出處

漢中亦有之

留字者天子之狗也能整虎豹

象鼻爲兵可以切玉其溺能消鐵成水

象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

禺木山鮮魚狀如鯨音如羊食之益明滴水出飛魚狀如

鮒食之已痔

內鄉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亦光如火

割其血塗足可行水上

海鱸長數千里小者亦千餘尺背如山目如電鬚鬣若簾

朱旗日中忽雨乃其噴氣水散於空中風吹來如雨耳

風俗記云穴居海底出入有恒入穴則潮長出則潮退

用修謂唐人云君苗無姓因引應瑒與從弟君苗書訓人

不可不通文選按陸士龍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

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文天

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賦及詩頌

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

未究見其文兄文轍云欲燒筆硯以爲此故不喜出

之觀此是有兩君苗一姓崔一姓應若唐人所謂當爲

崔

用苦棟樹接梅則花開如墨

元美謂古有木蘭無玉蘭今有玉蘭無木蘭疑爲一物此無稽之言楊用修謂木蘭卽楠樹亦似是而非也按木蘭零陵襄沅皆有之狀如楠皮甚薄而味辛香益州產者皮厚如厚朴氣味爲勝圖經云樹高數仞葉似蘭桂葉有三道縱文皮如板桂有縱橫文入藥用

淮南萬畢術曰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門冬赤黍薏苡爲丸令婦人不妬

萬震屏贊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

神異表露以角合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武林燈市飲食則乳糖糖棕圓子餛飩科斗粉鼓湯水昌

膾非餅南北珍果皂兒糕宜利少燈圓子滴酥炮螺酪

麵玉消膏琥珀錫破麻酥灌糖酥藕龍糖蜜果糖十般

香糖皆用鏤餉粧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盞叫

歌喧填幕次姜白石詩貴客釣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

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

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齊雲社唱賺曰遇雲社耍詞曰同

文社相撲曰角觝社清樂曰清音社射弩曰錦標社花

繡曰錦體社使棒曰英略社小說曰雄辯社行院曰翠

錦社影戲曰繪草社梳剃曰淨髮社吟叫曰律華社撮弄曰雲機社

紹興十三年張俊解兵柄封清河郡王勅建甲第二十一

年冬十月高宗幸其第供進御筵初坐繡花高釘一行

香圓 眞柑 石榴 棖子 鵝梨 乳梨 檳榔

花木瓜 樂仙乾果子又袋兒一行 荔枝 圓眼

香蓮 榧子 榛子 松子 銀杏 梨肉 棗圈

蓮子肉 林檎旋 大蒸棗 縷金香藥一行 腦子

花兒 甘草花兒 硃砂圓子 木香丁香 木龍腦

史君子 硝砂花兒 官桂花兒 白木人參 雕花

密煎一行 雕花梅毬兒 紅消兒 雕花筍 蜜冬

瓜兒 雕花紅團花 木瓜大段花 雕花金橘

青梅荷葉兒 雕花薑 蜜箭花兒 雕花燈子 木

瓜方花兒 砌香鹹酸一行 香藥木瓜 椒梅 香

藥藤花 砌香櫻桃 砌香萱草拂兒 紫蘇柰香

砌香葡萄 甘草花兒 梅肉餅兒 薑絲梅 雜絲

梅餅兒 水紅薑 脯腊一行 線肉條子 皂角鉗

子 蝦腊 雲夢犯兒 肉腊 玃房 旋餅 金山

鹹豉 酒醋肉 肉瓜蓋 垂手八盤子 揀蜂兒

番葡萄 香蓮事件念珠 巴欖子 大金橘 新柳

子象牙板 小椒欖 榆柑子 再坐切時果一行

春藕 鵝梨餅子 甘蔗 紅柿 切棖子 切綠橘

乳梨月兒生藕銀兒	時新果子一行	金橘	藏楊
梅	新羅葛	切蜜草	切脆根
切宜母子	甘蔗奈香	梨五花兒	藕銀兒
子	雕花蜜煎一行	吻香鹹酸一行俱同前	瓏
果子一行	荔枝	甘露餅	荔枝蓼花
君	瓏瓏桃條	酥胡桃	總索圈
事件	香藥葡萄	纏松子	糖霜玉蜂兒
條	脯腊一行同前	下酒十五盞	第一盞
鶴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盞	妳房發
第三盞	羊舌簽	萌芽肚肢	第四盞
鴿子羹	第五盞	肚肢鴛鴦燂肚	第六盞
羹	炒沙炙槐湯	第七盞	雞炙炒鴛鴦脆掌湯
羹	第八盞	螭蝦釀根	妳房玉羹
鮮蝦蹄子脰	雨炒鱔	第十盞	洗手
蛤蜊	第十一盞	五珍脰	螭蝦清羹
鴿子水晶脰	猪肚假江蟬	第十三盞	蝦根脰
蝦魚湯羹	第十四盞	水母脰	二色重兒羹
十五盞	蛤蜊生	血粉羹	插食
肢	炙鴿子脯	炒雞	潤免炙炊餅
骨	勸酒果子庫十番	砌香果子	雕花蜜煎
新果子	獨裝巴攪子	裝大金橘	小椒攪
蜜煎	對裝揀松番葡萄	獨裝新椰子	對裝春藕

陳公梨	四色時果	厨勸酒十味	江蟬燂肚
蟬生	蟬蚌簽	薑醋香螺	香螺燂肚
權	煨牡蠣	牡蠣燂肚	蟬蚌燂肚
四泉	又次細墨二桌	內蜜煎鹹酸	對食十盞二十
分	蓮花鴨簽	爾兒羹	二珍脰
脰	鴿子羹	鮮魚脰	三脆羹
對展	每分時果五盤	晚食五十分名件	二色重兒
肚子羹	笑僂兒	小頭羹飯	脯腊鷄
直殿官	大燂下酒	鴨簽	水母脰
蠅	野鴨	紅生水晶脰	五珍脰
直殿官	合子食	脯鷄	油飽兒
雜燒	入糙鷄	凍炙	麻脯鷄臠
菜羹	一葫蘆	直殿官果子	時果十隔標
外官食	次第一等太師秦檜	燒羊一口	滴粥
食十味	大梳百味羹	餅兒盤勸	簇五十饅頭
燒羊頭	雙下	雜簇從合五十事	肚羹
下	羊舌託胎羹	三脆羹	鋪羊粉飯
鮮糕鴿子	蜜煎三十標	時果一盒	切榨有棟
三十瓶			
少保秦燂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一盒	時果一盒	酒十瓶	
第二等	少師楊存中等六人	各食十味	蜜煎一盒

切榨一盒	燒羊一盤	酒六瓶
第三等吏部尚書陳誠之等二十八人	各食七味	蜜
煎一盒	時果一盒	酒四瓶
第四等第五等右監門居間等一百二十五人	各食三味	
酒二瓶		
中官五十人	各食五味	斬羊一斤
餛飩五十個		
角子一個	鋪薑粉飯	下飯鹹豉
酒一瓶		
進奉寶器	御樂帶一	玉池面帶一
玉獅蠻樂仙帶		
二	玉鵲兔帶三	玉璧環二
玉素鍾子一	玉花	
高足鍾子一	玉枝梗瓜盃一	玉瓜盃一
玉東西		
盃一	玉香鼎二	蓋全
玉盆一	玉古劍琕等十七	
件	玉圓臨安樣樣兒一	玉靶獨帶刀子二
玉並		
三靶刀子四	玉犀牛盒替兒一	金器一千兩
珠		
子十二號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	珠子念珠一串一	
百八顆	馬價珠金鑲束帶一	翠毛二百盒
白玻		
琉璃盤子玻瓈花瓶七	玻瓈梔四	瑪瑙梔大小共
二十件	龍文鼎二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父	
彝一	周盤一	周敦二
周舉彝一	有蓋獸耳周	
香毬一	汝窑酒瓶一對	洗一
香爐一	香盒二	
盞四隻	孟子二	出香一對
大匳一		
小匳二	螺銅盒二十具	織金錦褥子全
犀皮盒一		
十具	織金錦褥子全	

有御寶畫十軸	曹霸五花驄	馮璉霽烟長景	易元
吉寫生花	黃居實雀竹	吳道子天王	張萱竹叢
邊鸞萱草山鷄	黃筌萱草山鷄	宗婦曹氏蓼岸	
杜庭睦明皇斫脣			
無寶有御書九軸	趙昌躑躅鵪鶉	梅竹思躑躅母鷄	
杜霄撲蝶	巨然嵐鎖翠峰	徐熙牡丹	易元吉寫
生枇杷	董元夏山早行二軸	偽主李煜林泉渡水	
人物			
無御寶畫	荆浩山水	吳元俞紫氣星	懋金錦五十
疋	素綠錦百五十疋	木錦二百疋	生花番羅二
百疋			
隨駕官知雀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	紫羅五百疋	雜	
色縵羅五百疋	馬下目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行	
祇應人等錢二萬貫文	炊餅二萬個	熟猪肉三千	
斤	燒爆三十盒	酒二千瓶	
聖宗朝張循王府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薄韓			
斬王府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鶯管其聲清越皆希世			
之寶也二物云在北方軍中日得之蓋宜和故物耳			
錢武肅時有獻雲鵲木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方			
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壁石小峰長僅六寸高半之			
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衣摺文皆具於山峰之頂有白石			

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阿瘡瘡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阿瘡瘡衝寒而餓粟卒起曰瘡瘡韓退之鬪鷄詩瘡毛各瘡瘡日光微暖曰溫暇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暇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暇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徽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問何人曰阿誰詎爲元誰劉先主破成都置酒爲樂龐統諫曰伐人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旣而悔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華陀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

焦氏說

卷之四

十一

戲又曰不耐煩庾炳之傳爲人強急而不耐煩遷居而隣友治具過飲曰暖屋亦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塵糟霍去病塵皐闌下注云盡死殺人爲塵糟蓋血汚狼籍之意訪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饑則爲人客作飽食則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媚女初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之賤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三草木樨而初葦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註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黽嵒叔夜書黽之不置稱善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爲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

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修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沒雕當又曰沒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陸魯望詩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繙白紵衣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問堂吏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焦氏說

卷之四

十一

宋會之者杭州人元時名醫也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樞所記若此王荆公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搏黍鷺春鋤鷺也又云翳水窺搏黍藉草聽批頰洞微志載齊人有病狂者每歌曰五靈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官又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

間白髮生遇一道士治之乃云夢中見一紅裳少女引入官殿有紅紫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則心神小姑脾神也卽以蘿蔔并藥治之遂已蓋醫經蘿蔔治麪毒也

唐以前僧寺中或有疾病者無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僧臥病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梁頭巾適有部使者經從過寺中見其題因詢其詳惻然憐之邀歸墳庵療治焉其後部使者貴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專養病僧也

酉陽雜俎云貓目睛旦暮圓及午斂如縱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煖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一名蒙貴一名

烏圓故詩人咏貓者多用蒙貴字按爾雅蒙頰卽蒙貴似獐紫黑色可捕鼠甚於貓又一統志安南國土產內載蒙貴狀如貓而紫黑色善捕鼠則知蒙貴非貓也

東坡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剛巒迤邐有穴達於顛其一玉白可鑒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少陵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曰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痴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烟雲態曉日令漁草木萎一點空明在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仇池在成州同谷縣與秦城接壤小有洞天

食之者仙
中華古今注云蜚蛆小蟹也生海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蟹編大者爲掩劍一名執火
陶隱居云僊方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畢集
郭景純傳山海經云蟹形如車文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雖常負雄而行漁者取之必雙得卽吳郡賦所謂乘蟹者也呂延濟亦注云似蟹
斗大者漁人或用以酌酒謂之蟹杯亦訶陵雲螺之流也
糟蟹用茱萸一粒置罈中經歲不沙
濟運居人夜執火於水濱蟹紛然而集謂之蟹汛
吳人於港浦間用篙引小舟沉鐵腳網取蟹謂之蟹浦於江側相對引兩舟中間施網搖小舟徐行謂之搖江
菌生松陰探無時凡物松出無不可愛松葉與脂伏靈琥珀皆松裔也昔之遁山服食求長年者寔松焉倭人有病洩瀉不禁者偶掇松下菌病良已
菌生高山狀類鷺子久乃繖開味殊甘滑不謝稠膏然與杜草相亂杜草者生土中俗言毒蘘氣所成食之殺人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雜白礬勺新水併咽之
陶南村曰飲土漿愈
人魚滑魚皆四足也此魚何羅皆十身也諸魚欲產而鮓魚輒舐其腹大魚應死而印魚先封之
禮鼠拱而立鼯鼠拱而舞行地中者鼯緣木上者鼯役鼯

鼠豹首而虎文大於奉隱鼠赤胃而白毛大於牛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

無胞化生者眼無翳蚊無目蟬圖目蟬旋目鳩方目鳩

以睛交蛇以眼聽魚目不瞑鸚好邪視龍不見石魚不

見水雀夕脊鴟晝盲貓睛當午斂縱如線鸚目遇夜明

察毫末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

目看物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鷄以喫睨鴨以怒噴雀以

猜瞿燕以狂眈皆鷹四目其目下二竅為夜目犀三角

其鼻上一角為食角

驚似鳳邸似鬼鳩似雉鴛似梟蝠似蝦蟇似鼈蝟似鼠獨

似猿獼似狸錢似大犀似豕獺似虎獬似狐獾如羊

兕如牛猛氏如熊落邊如狗桃拔如鹿靈貓如麝蠅大

如犬音狗如兔鴛鴦如鴛鴦如雉鴛鴦如鷄鴛鴦

如鴛工白鷺如鷹屬玉如鳬思歸如鳩木客如鵲音嵐

如烏音蜥如蠶猶如鹿善登木馵如馬善陞音甌

焚窩菜海燕所築銜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

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多為海風吹泊山灣

海人得之

正月上旬無子日大臣不安位

漢初襲秦曆以十月為歲首當置閏率歸餘歲終為後九

月真臘今猶爾

易牙名誣

舜母握登禹母修已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

歐陽公效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地垂東坡詞睡起畫堂

銀蒜朱幘雲垂地蔣捷白紵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

一雙銀蒜鎖羅幙

東坡嶺南詩稍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注嶺南呼蝦蟇為

蛤按蝦蟇自名蛤不獨嶺南韓詩蝦蟇雖水居未得變

形貌強號為蛙蛤于實無所校是也裴迪陸泉詩草堂

荒產蛤茶竈冷生魚十彬蝦蟇賦紆青拖紫名為蛤魚

田家五行亦名杜蛤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

陽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

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

夜過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薇

無懷氏封火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也

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陵金闕之歌

蠱在上則以升麻吐之在腹則以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

金服之不吐則下

南方有黑溪水以之塗石象至輒不去昆侖以塗身即能

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也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

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二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

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經管子云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安祿山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 桑落酒 闊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猪鮓 鯽魚并鱸 手刀子

清酒 大錦 蘇造真符寶舉 餘甘煎 遼澤野雞

五木湯 金石凌湯一劑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一蒸

梨 金平脫犀頭匙筋 金銀平脫隔餽餽盤 平脫

著足疊子 金花獅子瓶 焚線綾接勒 金大腦盤

銀平脫破觚 八角花鳥屏風 銀鑲鏤鐵鍊 帖白

檀香床 綠白平細背席 繡鸞毛毯并令瑤光就宅

張設 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 鷄袍 龍鬚夾帖

八斗金渡銀酒瓮銀瓶平脫掬魁織錦筐 銀笊籬

銀平脫食臺盤 油畫食藏 又貴妃賜祿山金平脫

裝具玉合 金平脫鐵面碗

婚禮納采有 合驪嘉禾 阿膠 九子蒲 朱葦 雙

石 綿絮 長命縷 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

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爲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

石兩固也

漢書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後遣使以金帛贖之重嫁於董祀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

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後女亦不止琰一人而已

王侍中家堂前有鼠從地出其穴卽生李花實俱好此鼠

精李也本草有鼠李主寒熱瘰癧自爲一種

酒魔青如小蛇居鼻尖間酒卽畏一書生嗜酒興發不復

能自止一夜忘置酒醒求不得捫床燥悶吐一物如肺

眼遍其上至常日欲飲時皆蟲起以酒沃之至量盡而

止投之烈火作酒臭正與此物相反

鵲巢知風之所起鵲巢知水之高下暉日知陰諸

知雨 雉也

宜春太守虞杲郡齋置昌蒲五檻次子夢髯翁號昌九言

願賜保養

南漢貴瑤趙純性喜芭蕉軒憲館宇咸種之時稱蕉迷

蘆之爲物大類此君但霜雪侵凌改素爲愧耳好事者號

爲蕭樂假節侯

劉政棄官遊秦隴聞蜀篋中收大竹十餘顆客至斫少許

剪飲辛香如鷄舌謂之丁香竹

秦維言雙竹自是一種名天親竹有時出一番雙笋亦非

年年有之

江湖間有一種野竹葉糾結如蠶山民曰此昨蜺竹也

九月取角屑硫黃礬細拌細土挑動花根壅入土一寸
出土三寸地脉既煖立春有花蕾如粟即掐去惟留中
心一莖開時大如盞面

來禽百枚蜜侵十日取出別用蜜五斤丹砂末二兩攪拌
封泥一月出之陰乾名冷金丹飯後酒時食一二枚勝
丸轉丹

甘蔗盛于吳中昆侖蔗灰蔗皆可煉糖桃榔蔗
乃次品坊中人盜未煎蔗液啜之名功德漿釋迦牟尼
其先為甘蔗氏

吏冥冥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蟹抵冒取財則生蠹食苗
心曰螟食苗節曰蟹食苗根曰蠹蠹身黑頭赤武吏也
頭黑身赤儒吏也

環桃為餘甘尉橄欖亦號餘甘子胡嶠飲茶曰沾牙舊姓
餘甘氏

木瓜性益下部腳膝筋骨有疾者必用之夜半轉筋書木
瓜二字即愈號鐵腳梨

遼東一處有瓜澆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為十段若屐子
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號
獨子青

弄色金杏新水浸沒生姜甘草蘇丁香蜀椒縮砂白苣蔻
鹽花沉檀龍麝取末如麵攪拌晒乾候水盡味透更以
香藥鋪糝宿醒未解一枚可以蕭然號爽團

雲英麝藕蓮菱芋鷄頭葶慈姑百合並擇淨肉爛蒸之
風前吹晾少時石臼中搗極細入糖蜜再搗令相得取
出作一團停冷性硬淨隨意切食糖少為佳蜜須合宜
過則大稀

翰林釐法每用時菜五七種擇去老壽者細長破之入湯
審硬軟作汁量淺深慎啓閉時檢察待其玉潔而芳香
則熟矣欲食先鍊雍州酥次下乾薑及鹽花冬春用熟
筍夏秋用生藕刀破與薑同既熟攪于羹中極清虛質
在翰林躬為之

咸通後士人于正旦未明佩紫赤囊中盛人參木香如豆
時傾出嚼之日出乃已號迎年佩

昌黎晚年頗親脂粉用硫黃末攪粥飯啖鷄男不使交于
日烹庖名火靈丹間日進一隻

隋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
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也宜封碧海舍人

厭勝章言梟乃天毒所產見聞者必罹殃禍急向梟連唾
十三口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

取魚用鷓鴣快捷為甚江湖魚郎用者名烏頭網
醒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撚織夏月衣之輕涼適體

舒雅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醑醑水犀瑞香散蓋甚益鼻根
秦南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艷入青紗還與歌眠好事
家夢裏却成三色雨沉山不敢關清華

裴晉公盛冬常飲魚兒酒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
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丑未觴法用雍酥棧羊筒子髓置醕酒中暖消而後飲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于甘劉拾遺玉露春病于辛
寶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瘡之勸令頗令羊眼遂終身
食之其家名雙暈羹世人呼學士羹

清風飯用水晶飯龍睛粉龍腦末牛酪漿調畢入金提缸
垂下水池待其冷透惟大暑方作

十遠羹石耳石髮石線海紫菜鹿角菜天花草沙魚海鯉
白石決明蝦魁腊石用鷄羊鵝汁及決明蝦草浸漬自
然水澄清與三汁相和鹽耐莊嚴多汁爲良十品不足

聽蘭忌入別物倫類雜則風韻去

梓榆南人謂之朴齊魯人謂之駁馬駁馬卽梓榆也南人
謂之朴朴亦言駁也聲之譌耳詩隄有六駁陸機毛詩
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駁馬又云析檀不諦得繫迷繫
迷不可得駁馬蓋以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
其班駁似馬之駁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獸鋸牙
食虎豹彼動物豈常止于隄又與苞櫟苞櫟樹槎非類
直是當時梓榆耳又諺云上山斫檀挈槎先殫

世人用莽草種甚多有大葉如手掌者有細葉者有葉光
厚堅脆可拉者有柔軟而薄者有蔓生者皆誤也本草
云若石楠信然謂葉稀無花實亦謬今蜀道襄漢山中

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裂花紅色大小如
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
襄漢間漁人採以搗飯餚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謂
之石桂唐人謂之紅桂李德裕詩序云龍門敬善寺有
紅桂樹獨秀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
佳名耳今毒魚有驗本草收之木部不知何緣謂之草
耳按莽草嚼之立能腸斷王元美謂魚食之而死人食
之而美可謂誤人

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憂嵇琴方進酒而一絃絕衍
更不易琴終其曲自此始爲一絃嵇琴格

遠志用根苗曰小草漆澤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零之根乃

是獨行巴豆利人殺能止之甜瓜蒂吐人肉能解之坐

牽能情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
藍藥卽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

元微之詩粧點烏盤邀女巫當時爲我賽烏鬼杜詩家家

養烏鬼頗頗食黃魚註引夔州圖經峽中人謂鸛鷀爲

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又云夔峽

間居人十百爲曹設牲田間操兵仗聲噪而祭謂之養

鬼言烏蠻戰殤多與人爲厲每歲以此禳之蜀中每然

黃魚天必陰雨
副使馬應祥卒側室劉氏死節有司謂妾無旌表例遂不
上聞胡侍謂國初良鄉魏成妾周氏守節三十年旌其

門御史許顯妾陳氏牛氏皆經死旌爲雙節鹽課副使胡以謙妾周氏負屍歸葬守節無玷正統間旌其門喬侍郎毅側室高氏縊死旌其門曰貞烈有司攝祠祀之高位妻陳氏妾王氏竝自縊弘治中旌曰雙烈徐定公永寧側室丁氏自縊旌其門曰貞烈王誥妾劉氏遇賊投井死旌其門曰貞烈引旌表例可謂該詳不知洪武中安陸侯吳復卒妾楊氏普定人年十七自經以殉封貞烈淑人宣德中清源伯冀傑卒妾王氏自殉贈淑人洪熙中邵陽伯馬聚卒妾陳氏自殉贈淑人不特旌表已也

蓮實一名水芝又名湖目

卷之四

子

栽樹以正月爲上時二月爲中三月爲下然桑雞口槐鬼目桑蠶墓眼榆負瘤散其餘雜木鼠耳虫翅各其時也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于天獄林醉日于秦坑

生人髮挂果樹上烏鳥不敢來食其實

人逃走取其髮于緯車上却轉之則迷亂不知所適

熊惡鹽食之則死

五十年痔不差取熊膽塗之取差乃止神效一切方不及象身有百獸肉自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餘並雜肉或云象有十二種肉配十二辰

鐵碓以煨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槌皂莢則一夕破碎

解牙食棟蛟龍畏棟

樗江東呼爲鬼目又名虎目又名虎眼石南實亦名鬼目

枕榔木作銳鋌利如鐵中石更利惟中蕉葉敗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葉及梓白葉亦爾見商丘子養猪經

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効百鬼擒鬼以無患木擊殺之世因競取此木爲器却鬼因名無患

白虎病人呼爲歷節風置師子于病者前自愈白虎鬼如

猶在糞堆中亦云是糞神掃糞莫置門下令人病此療

之以雞子指病人痛呪願送著糞堆頭勿反顧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屋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

鴻寶萬術畢云埋九石于宅四隅槌桃核七枚則鬼無

能殃也

卷之四

子

印紙令婦人斷產無子剪有印處燒灰水服之一錢七神効

社壇四角土牧宰臨官自取以塗門戶主盜不入境

執日取天星上土和栢葉薰草以塗門戶方一尺辟盜抱

朴子亦云二月上壬日取土塗屋四角大宜蠶也

五月十五日燈盞令人有子夫婦共于富家局會所盜之

勿令人知安臥床下當日有娠

富家中庭土七月丑日取之泥竈令人富勿令人知

臥忽不痛勿以火照火照之殺人但痛嚙其踵及足拇指

甲際而多唾其面即活又井底泥塗目畢令人垂頭于

井中呼其姓名即起

梅沾衣皆以梅葉湯洗之脫也餘並不脫

夏月以凝水石入水成冰

蟹膏投漆中化為水仙子用之和藥

欲不畏寒取天門冬茯苓等分服方寸匕日再服大寒時

單衣汗出

抱朴子云杜紫薇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男一百四十人

日行三百里

兔絲初生之根其形如兔掘取割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

化

木而草名者莽草草而木名者木香瓦松卷栢

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赤箭亦爾又鬼督郵一名獨搖

草又有無風獨搖草佩之令夫妻相愛生嶺南頭如彈

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故名又有桃朱術取

子帶之婦人爲夫所愛南方草木狀媚草上有蠱老蛇

爲蝶女子藏之爲夫所憐洞冥記亦云服薺草者媚于

人服細鳥之皮者爲男子所媚

紅荳花葉瘦如碧蘆將開先抽一幹大薺包之薺解花見

一穗數十莖莖重下垂如火齊綴珞與相思子又一種

也

男生于寅寅木也陽也故男子脉盛在關上關上陽也女

生于申申金也陰也故女子脉盛在關下關下陰也

男子從子左行三十至巳女子右行二十至巳故男子三

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諸畜肝葉皆有定數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月

滿又退

舍庚一名黃鸛一名黎黃一名鸛鷀一名黃栗留一名黃

鳥一名黃袍一名商庚一名楚雀一名金衣公子

鼠族類不一有家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

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

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

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鼯鼠

鼠大如水牛鼯鼠馬蹄一歲千斤鼯鼠大如牛

一鳥曰佳二鳥曰雛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顧六鳥

曰鵬七鳥曰鵠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鸛

穀一名碩鼠亦作鼯鼠有五能不能成一技能飛不能至

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

不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是也

蝸有數種曰螭蝸曰蜃曰蜻曰蝸曰蚌曰蚌曰蚌曰蚌

蝸曰茅蝸曰螭蝸曰寒蜃曰蜃蝸曰蜃母曰蜃蜃曰蜃

蝸曰螭曰蜃

螢火一名即蛸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耀一名宵行

一名夜光一名宵行一名燐一名明照一名丹鳥一名

暉夜一名丹夜一名宵行又名自照杜詩暗飛螢自照

水宿鳥相呼

虎一名於菟一名號貓魁白虎黠黑虎陳魏楚宋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也

石得鵲髓則化食鵲胎者能令夜書

黃平倩云雞伏卵忌磨問磨礱之聲則不生今俗索綯枰薪皆忌之犯則卵壞

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多赤地令不時則多淫雨

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

龜三十歲大如錢著三十歲生一莖

燕氏說

卷之四

子本

越王時并生三子與之乳母漢魏之時不養並生三子謂似六畜妨父母也國制有並生三子者有司給糜收養之愚謂恐貧民頓生三子無所取給遂致不舉匪以爲瑞也

老人兒日中行無影不耐寒風俗通云陳留有富翁九十無子娶女一夕死後產一男女曰我父娶一宿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不決丞相丙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奈寒時八月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無影遂以財與之

古罪字本從自辛憂苦之謂始皇謂臯字似皇故改作罪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千歲燕窠門向北

市舶錄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交州記徐聞出吳公皮可冒鼓南越志取其肉爲脯美于太牢葛洪遐觀賦曰吳公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獵之肉白如瓠

桐鄉先生官臨江舟過都陽有硯隨舟而浮撈得磨而耀金背銘曰誰謂○
發其藏蒼生之喜後有名僧告曰此陶五柳物也

海南鷗隨潮往來曰信鷗

北齊寶泰母林而不產巫媼教之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

從之生秦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媼○
度機塵毛开小辭飛蓋低迷南苑路湔裙悵望東城約

燕氏說

卷之四

子本

祝氏集窺星妃度機之塵浴天媛湔裙之水滌蕩骨肉磋鏤容華

玉衡星精下散爲雞張正見詠鷄詩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余嘗見椒爲玉衡星精鼠亦玉衡星精仲茅戲謂

余兩物當認同氣耶今又添一玉昆崔寔月令曰元日進柏酒是玉衡星精服之身輕李是玉衡星精故一名

鼠精亦名鼠李
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

能修慧能斷無明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

若光嶷景江淹詩屬我○
王子安臨高臺錦衣夜不縈羅帷畫未空歌屏朝掩翠粧

鏡晚窺紅今豪侈之家顛倒晝夜往往如此非目擊之未覺其詩之工也

楚辭露甲今名瑞香有洛白楊紅汴黃江紫一名錦薰籠又名錦被堆張圖之改名睡香作詩云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梓花莫撲枝頭蝶驚覺陽臺夢裏人韓魏公詩不覺聲聲向曉催錦衾春曉尚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楊用修詩小屏殘夢暖香中花氣撩人怯曉風繡被堆春蠅蝶散開簾忽見錦薰籠總不如唐詩誰將玉膽薔薇水新濯瓊肌錦繡輝傳脰蟹譜蟹鵲眼蟹足蛭腦蜎腹其爪類拳丁其螯類執鉞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于江南者其色青白

焦氏說

卷之四

三

范靜妻沈滿願有集三卷真不媿隱侯之貽厥也竹火籠詩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寒消九微火香傳白和薰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細裙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殘燈詩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折楊柳詩征人久離別故國音塵絕夢裡洛陽花覺來惹嶺雪

梵文案杏謂之核果梨柰謂之膚果椰子胡桃謂之殼果松子栢仁謂之櫞果大小豆謂之角果

正字從一從止前代多諱之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歎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陵王改元天正識者以為爲一年而敗齊王芳改元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金煬王

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亡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于至正豈盡偶然耶按陸儼山之言如此以驗于二正之季亦然

蜀山綿亘連延凡居左者皆名岷右者皆名嶓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歸州石出江水中文如鷗鵲峽人謂江爲沱名大沱石

楠葉森秀可喜成都人庭院多植之枝葉若相避然謂之讓木庾開府詩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歡

水邊地可畔者爲沙金陵有白沙嶽州有錦沙楚有長風沙秦塞有穆護沙佛經有毗沙瓶沙李詩相迎不道遠

焦氏說

卷之四

三

直至長風沙注云池州之隔漢下八十里名長風沙竹山有地二頃不生樹木惟有茆茨每歲清明日預卜歲

之豐歉祭而燎之草盡而豐謂之鬼田

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腹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謂之迷陽其膚多刺故楚狂歌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毛詩注蕨迷陽也

梓柳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瘡傷

焦氏說楷卷之四終

焦氏說楷卷之五

子日立春於茄根上接牡丹

即爛熳

王歆之神鏡記曰九疑山過半路皆行竹松下狹路有清澗澗中有黃色蓮葉芳氣竟谷

蓮實入雞子中與鷄母孚過取出天門冬爲末和泥種蓮勿令水乾自然生葉花開如錢大

滇人以辰日爲市號曰龍街貨以貝一貝爲一莊四莊爲一手楊用修詩湖街龍集市海貨貝投莊雲南志四貝爲莊四莊爲手四手爲箇四箇爲索又漢書食貨志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

夷人畜蠱夜出飲水有光如星之曳尾鮑明遠詩吹蠱痛行暉是也用修詩霄迴鸞飛跼星低蠱飲光

王簫傳奇有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教坊多作眼皮眉黛何元朗嘗正之矣而不知所從來按南唐張泌江城子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始知元人雜劇亦無一字無來處也

王弼易傳云牛稼穡之資古疏云周時未有牛耦耕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然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冉耕字伯牛司馬黎耕字子牛是也山海經云稷之孫叔均寔始作牛耕

史記稷子不窟不窟子鞠不見所謂叔均者豈叔子耶虞

夏至文王年千有餘代僅十四竊嘗疑三代之人何其多壽也然亦未免理會科斗時事矣

延篤與李文德書飲化益之玄醴淮南子云伯益作井按易重卦已有井名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瞽瞍使舜穿井不始於益明矣周書黃帝作井

關中謂之曰白雨

橘樹以死鼠浸溺缸內候鼠浮取埋根下次年必盛澀漿經云如橘得鼠其果子多

曹植記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合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遊行浮沉有若處淵其一已熟而可噉植問之可試否甘言是藥去此萬里非自行不能得也按抱朴子鑒

石一把內活魚口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銜藥者浮戲澆滑無藥者已就糜爛礬石所在有之但未一試耳

黔蜀中有獺土人山居鼎釜多爲所食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鐵皆碎落火不能燒

馬融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丘仲所作西京雜記云帝初入咸陽官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史記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按周禮笙師掌教有簫篴遂管遂古笛字又宋玉亦有笛賦則其所從來遠矣

唐詩中有以十讀如諶紅闌三百九十橋三十六所春風管示我十年感遇詩相讀如斯恰似春風相欺得爲問

長安月誰教不相離勝讀如升見人忘却道勝常恐讀
如共聽來幽獨恐傷神司讀如四四十著緋軍司馬一
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琵琶讀如匹四絃不以琵琶聲忽
聞水上琵琶聲斷腸猶繫琵琶絃銀合鑿落殘金屑琵琶
琵琶讀如鋪燕姬酌蒲桃燭淚連錢累蒲桃請讀如
青紅樓許住請樓鑰將上請衣去貧請錢不早朝妨
讀如放穿本妨袖寬番讀如汎會須上番看成竹數讀
如旅巴絃起數渾作讀如做方橋如此作作底歡娛過
此辰喜讀如戲格譙喜經過空讀如控十八名人空可
人長讀如仗司馬人間冗長官盡讀如儘盡君花下醉
青春匹讀如譬匹如元是九江人殺讀如厦東風莫殺
吹擊讀如磬燈擊昏魚目挑讀如宛每日城南空挑戰
麒麟如棄志公偏賞麒麟兒怨讀如冤衙怨至死時散
讀如山轉恐意闊散懷舊各雲散依讀如捱醉依香枕
坐帆讀如汎夏雲隨風帆汰讀如闊汰風吹不動也讀
如夜青袍也自公也向慈恩寺裏遊天讀如歪人道最
天斜旋作去聲飄然轉旋回雲程茫遠我作上聲野
道何茫蒼鬼幾連宵睡膠讀如較樂天詩歲盡能推婪
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餠又云三盃藍尾酒一裸膠牙餠
海人驗侯云山臺風潮來海陸風雨多皆不誣山臺謂海
水檣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目也
蜩毛順者雄逆者雌太公斑者雄褐者雌樗鷄五色具

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雌不備者
雌牡蠣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蛉身綠色雌腰間一遺
碧色雌鼠鼯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黃尖者雄圓者
雌又右翼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燒毛內水中沉者雄
浮者雌鸞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沉者雌
甘露子亦名土蛭亦名地蠶
鳥獸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尾鼯以足鼯以鼻鳴者以口
而蟬以翼行者以足而蜥蜴以背砂授子以身倒行聽
者以耳而龍以角牛以鼻取者以臂而象以鼻視者以
目而水母以蝦走者以股而駝驢以爲鴛鴦以狼
大月支及西域有及牛今日割肉明日復生莊浪有養羊
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即滿腹
黃帝書官能篇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手
毒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
手甘者復生如故
僧寶傳懷公提唱語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
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
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
調馬駒者先剗駒於水中欲其舉足高也耿仙芝詩淺水
線無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
孔子塚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傳
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作粉雅

離女貞五味兔檀之樹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林泉備用云小兒入夏以杏仁七粒絳囊盛而佩之自然不畏雷聲也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固爲說夢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則亦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款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桀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耶班史非僻書乃普普如此以知淹通之難也

一峰集春熙景明萬物嫵媚配紅疋白胎青孕紫

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傳言此樹滅則佛法亦滅唐詩白象新秋十二圍

捕魚者以筒簫簾藍及魚桁江賦洊澱爲涿夾漈羅釜皆漁具也元次山集帶簦簪而畫船又云能帶簦簪全獨保生能學聲斷保宗全家黃魯直詩耕夫荷鋤解機漁夫晒網投竿簦秦少游詩疎籬窺窰窰支港泛簦簪蘇子美詩擬來隨爾帶簦簪皆於青字韻中押今廣韻集韻庚清青三韻中不收簦字並于上聲迥字韻中收之疑諸家之誤 簦簪 越集 緯蕭 蟹斷 魚桁 鰓浪 魚苗 莊子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摩詰詩緯蕭或遺棄處安可期

月竹嘉定州產每月生筍歲蘭每歲元日作花棕櫚月抽一片閏月半片梧桐每月一葉閏加一葉宋人啓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漢黃霸傳鵲雀集丞相府蘇林注云今虎賁所署之鵲師古云蘇說非也鵲音分本從鴝字通用鴝似鳳若夫青色好關俗謂之鴝鵒者始音鴝耳

龜經云欲知龜有神視骨白如銀

孟子去齊宿於晁當作晁字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註晁音從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可證

本草布穀江東人呼爲郭公

蓬花枝葉相屬團團在地遇風卽轉名曰轉蓬

虞松方春以爲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稷雪

并眉河麋鬚眉荀子作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鬚鬚亦作茲疏荀子云龍茲列女傳云龍疏皆席名楊倞云茲與鬚同疏鬚音相近也

吳叙冬日招客詩曉曉沉玉杵寒鮮登金綿

五日曰重五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張說詩暮春三月三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此可據也門飾謂之錦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惠與焉鸞劉孝標詩金鋪玉鎖琉璃屏

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兔形脉脉照金鋪此水滴滴
瀉玉壺沈佺期詩梅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李元平樂觀賦曰過洞庭之輔闥歷金鏤之華鋪又作
華鋪矣按金鋪今之屈戌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
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盧照鄰
詩倡婦盤龍金屈膝又作屈膝矣

木序皮日休詩明月半窻抄木序清泉一器授芝圖仙經
載紫微夫人探木序

郭璞江賦玉珎海月土肉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肉柱膚
寸美如珎玉臨海異物志玉珎柱厥甲美如珎玉退之
詩所謂馬甲柱此也東坡詩金壘玉餽飯炊玉海瑩江

杜初脫泉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嶸山嶸疊嶂碧琳腴
酒名用修謂可對江瑤柱海月一名海鏡柱如搔頭本
草云水沫所化煮猶化水形似半月一云卽瑣瑤廣人
呼爲膏藥盤盤殼相合以成形謝朓詩挂席拾海月是
也

水事淮南子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茶事皮日休詩
序各補茶事十數春事唐詩春事無多櫻笋來

寶泉謂李陽水篆曰筆虎
二月有三卯宜豆無則早種禾三月有三卯宜豆無則宜

麻麥農家經驗之言也
洛陽白馬寺柰實重七斤葡萄實偉於棗

九華真妃安鬱嬪字靈簫云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矣
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面者身之庭髮者腦之華妾有
童面之經還白之法

觀香王子喬妹名眉壽
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諸臣有服日月芒法

霧者金石之盈氣山澤者水火之精華女真張儼子服霧
得仙

潘昉有鶴字紫卿周弁翁釀白醪字曰秋玉
續曲消舊聞酒名玉井秋香一薌林秋露恭同

黃嬌新段子蕁綠春范才瓮中雲易致清無底
金盤露 椒花雨 銀光胡長雲露范至桂子香

唐宮中以診脉爲對脉
荆芥穗爲末治中風以酒調下二三錢立愈

治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李後主研山徑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大猶手指左右引

兩阜坡陀中鑿爲硯後爲米顛所有其歸丹陽也卜宅
未就蘇仲恭學士有甘露寺下瀕江古基多羣木唐晉

人所居米欲得宅蘇欲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共
爲之和會卽所謂海嶽菴者是也

樂天哭禹錫曰杯酒英雄
王僧達祭顏延年曰清交素友

王僧達祭顏延年曰清交素友

燕膏多石炭江南多木炭西蜀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

無烟耐久亦奇物也

王廣津官辭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常勝常勝當作平聲猶云萬福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是也

唐時有退紅色詩人多用之如王建牡丹詩粉容深紫膩

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

花間集床上小薰籠韶州新退紅宋時繖帛中有淡皂

色謂之皂真可對退紅耳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初不識所謂歸田錄載歐陽文忠有

一玉畧形製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也在潁州

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豎

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宜聖庫有翡翠釵一隻

所以識之後偶以金環於臂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

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犀最難細

惟解爲小塊方一寸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得人氣薰

蒸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

漢臯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至吳居伯通廡下賃春伯

通察而異之舍於家今其跡猶在余曾以月夜嘯咏其

上緬懷處士之風不特此人世所希有卽伯通豈易得

也皮日休詩臯橋依舊綠楊中間里猶存隱士風惟我

到來居上館不知何處勝梁鴻

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遙爲晚風吟菊近炊早

稻識紅蓮

歐宰 酒紀

邵子曰有溫泉而無寒火按董仲舒雨雹對水至寒而有

溫泉火至熱而有涼燄龍門子火性至熱也而蕭丘有

涼燄水性至寒也而華陽有溫泉抱朴子水性純冷而

溫谷有湯泉水火性宜燄而蕭丘有寒燄安可謂無寒火

耶

陸佃埤雅雨而晝晴曰啓按吳人謂晝晴曰啓讀如欠聲

廣韻啓字在霰韻中作去戰切注云雨而晝止是也陸

誤

羅山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高三千丈七十石室七十

長溪神禽玉樹之所在山中菖蒲一寸九節

弄田在未央官弄田者燕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漢書昭

帝紀始元元年上耕於鉤盾弄田

嶺南多瘴兩江尤甚春曰春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新

禾瘴八九月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爲尤毒又廣南多

鸚鵡養之者是以手頻觸其嘴犯者多病顛而卒土人

謂鸚鵡瘴

大萬谷梧道中久無霜雪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

中肩輿之扛按周有蒲宮以蒿爲柱蓋瑞徵也

瑋瑋背甲十三片無足四鬚前兩鬚狀如櫟後兩鬚極短

以四櫟棹水而行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瑋瑋齋日

宋書玉牒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纏黃金軸神宗時詔改爲黃金梵筴以軸大難披閱也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

南方人蓄金蠶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毒人至死蠶善致它財使人暴富遣之他國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其中投之路隔人武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

治暴吐血方急以蛛網爲丸米湯飲下立止

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南唐中書皆用皂羅糊屏熊山行雖數千里悉有潛伏之所必石岩枯木中人謂之熊館虎行百里輒迷失道路

海中黃魚化鰻鰻化鰱鰱化鱖沙魚之斑者化爲虎

宋開府與明皇同遊日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此卽羽鼓之能事也

王建詩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梁州皆自龜茲致也

鑑戒錄楊柳枝歌云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又云樂罷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佑楊柳枝亦云莫折官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心日暮烟霞

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舊矣樂府雜錄云

白傳作楊柳枝晚年與劉禹錫唱和此辭有云古歌舊

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二十韻云樂重翻怨

調才子與妍辭而禹錫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曲曲新

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樂天別創辭耳

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

坐部伎六曲而烏歌萬歲樂居其四通典云烏歌者天

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

三人緋大袖並畫鸛鶴冠作鳥象

韓偓詩鸞兒啁啾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崔豹古今注

蛺蝶大者爲鳳子

老杜白晝攤錢高浪中攤錢見後漢梁冀傳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務觀詩澆

書滿挹浮蛆斂攤飯橫眠夢蝶床

又攤果晃叔用辭玉樓人暗中攤果

宋趙紫芝詩教人知遁甲笑客問勾庚勾庚遁甲對奇

笙簧時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陸魯望詩妾思冷如簧

時時望君煖亦佳

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

水中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斑斑可愛退之詩剝苔弔

斑竹角黍餽沉塚是也

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春秋元命苞去地九萬里徐整三才圖會地廣

東西二萬一千南北二萬六千河圖括地象自東極至西極

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山海經山陵之大川澤之注澤沮

之生鳥獸之聚者九百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嶢嶠不

聖者千五百萬二千頃神契

元微之詩松門侍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唐宣政殿

廷東西四松松下侍制

參寥子臨平道中詩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

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治水蠱用乾絲瓜一捧剪碎巴豆十四粒同炒巴豆黃爲

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

絲瓜碾米爲末清水爲丸如桐子每服百丸

越志珠品一寸以上謂之大品大而底平如覆金謂之璫

珠次曰走珠次曰滑珠次曰礪珠次曰玳珠

燕昭王築洞宮以祀神仙漢武祀天於甘泉醮天之儀疑

始於此賓退錄謂孫權因呂蒙病命道士於星辰下爲

請命醮起於此誤矣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

姚鵠詩羅磴靜攀雲共迥雪壇當黜月司孤李商隱詩

通靈夜醮達星辰承露盤臨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

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回

容齋續筆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駟波卷

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酒令按

皇甫松醉鄉日月載骰子令甚詳又有旗幡令閃爍令

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漢賈逵嘗作酒令唐世最

勝如樂天詩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打賺調笑易餘

飲卷波遲碧籌攢米碗紅袖拂骰盤者不一也歐陽公

作九射格陳述古作酒令李寤作漢法酒宋館閣有小

酒令一卷慶曆中趙景撰飲戲助勸三卷黃鑄撰玉籤

詩一卷又有釣鰲圖一卷凡四十類采珠局凡三十餘

類又李庭中投臥格唐詩城頭椎鼓傳花枝席上搏拳

握松子皆酒令也

大溪山在廣州境內山在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

月則見之土人預備壘藩紙刷入其中以手摸石壁有

若鐫刻者亟掘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

藥方無不神驗亦有不得者

治蛇傷用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香各少許糝瘡上

望杏而耕以杏爲候也勸農詔曰望杏致耕瞻蒲勸穡

天子畊用亥日以亥地爲天倉星也又以辰月祭靈星靈

星爲天田居辰位故農字從辰

汝陰之西湖洪都之西山嘉之義嶺巴陵之岳陽齊安之

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蘇之姑蘇臺楚之雲

夢鄧之白雪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挹辛寅夕

陽而導初月

治癰撲腫痛飲熟麻油酒臥火燒地上卽消治金瘡以原

炒蠶蛾末傳之

郭璞曰蓬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蓬蠶也

孔安國傳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

皇甫士安傳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傳耆舊亦七十

二人

蠶脂得火可以然鐵

懸鐵炭於衡令平冬至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陰氣至

炭低而鐵仰淮南子云權土炭以候氣是也一云天將

雨則炭重晴則炭輕也

胡桃樹東西枝劈之書券字置鷄栖下則夜鳴不止

大鏡懸長竿上向下以盆水映之坐見四鄰出入也

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魚瓜狸頭瓜蜜

同瓜女臂瓜羊骸瓜如斛出涼州舊陽城御瓜有青登

瓜大如三斗斛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食瓜至冬

熟

木槿一名日及

交趾有橘官秩三百石主貢御橘

儋州紅蟹殼上十二點深紫支色其殼與虎蟹堪作壺子

按蟹一名蜺廣雅云雄曰蜺蜺雌曰博帶抱朴子云山

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蟹也古今注小蟹一名長卿廣志

云鋪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

相離山海經載于里蟹洞冥記有貢百足蟹長九尺四

蟹者今恩州又出石蟹

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

其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姥孟公父名憤母名木孟

姥父名板母名復或云冥公冥姥因玄冥也

初聞犬不食蛤蜊試之果然不曉所謂及閱宋書張暢弟

為獬犬所傷醫云食蝦蟇膽膾成食果愈乃知性有相

制故耳

曆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即是六日得寅卯

為豐年

約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祝其沒則知魚之中釣韓退

之詩羽沉知食馱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漁家以猢猻毛置網四角則多獲魚見人漁獵默誦揭諦

咒七遍則可終日無獲

白鴈似雁而小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詩故國霜

前白鴈來是也

芋梗治蜂蟹

南郡出果下牛樂浪郡出果下馬並高三尺王散愁詩呼

童羈我果下驢王會圖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

爾雅注擺牛庫小今之犍牛也又呼果下牛

陸士龍答張士然詩通波激枉渚五臣注曲渚也如今曲

池楚辭發枉渚兮夕宿於辰陽郭璞江賦因坡成渚

唐章演先詩雉膏美景在藁陰紅葢丹跼次尋山谷詩

數面欣羊脾論詩喜雉膏羊脾見夷狄傳日入烹羊脾
熟東方日已明

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注道六通謂之衢六尊
爲衢尊鼎無咎詩一篇尚可三致意聽人辭去如衢尊
謝氏論茶曰此丹丘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茶不止味同露
液白沉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杜牧之詩
山寔東南秀茶稱瑞草魁皮日休詩石盆煎臯盧曹鄴
詩劍外九華美施肩吾詩茶爲滌煩子酒爲忘憂君胡
嶠詩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陶穀詩生涼
好喚蘇鵬佛回味宜稱橄欖仙皮光業詩未見甘心氏
先迎苦口師清異錄名森伯又名晚甘侯

范石湖占雨詩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
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
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快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
三稀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
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問計
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輒議陽門閉或
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形爲雲非一理不如
老農諺影響捷於鬼曉詩敢請雨

升庵補石湖占雨詩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日早雨淋
腦日晏屬晒翅天道管難窺農諺綽有理星占淫土時
諺云乾星照淫月驗仰瓦比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
土明日依舊雨

羽鷄上籠早主雨超起魚杆水魚跳出水雲起樓梯天
霧在俄畧年北閃眼虹爲水格兒謂云山頭戴黑帽渡斜漢
曉名俗呼水霧是山中子謂云山頭戴黑帽渡斜漢
瑤兒主雨謂云山頭戴黑帽渡斜漢
崖詩黑岩渡河天不風蒼龍衝燭不敢紅金烏抱雙
耳日抱耳謂云山頭戴黑帽渡斜漢
結雙藥斯夕恒目擊雨暘如掌指方朔廢射覆洛閭休
曆紀先哲有格言林臥觀無始

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湯候未若辨聲之易
也故爲詩曰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

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競杯羅景綸爲詩補之云松
風槍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

甌春雪勝醍醐
禮記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許崔

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繼
許爲掉磬

漢有桐馬官作馬酒

筆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今用錢以三
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
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則八
也

王會圖上張赤帝張陰羽易云鶴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故以陰爲鶴白太傅詩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羅帶長低遶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爲倦繡圖

續仙傳韋善俊攜一犬號爲龍化爲龍乘之飛昇而去古諺云拜狗作鳥龍或本諸此白少傅夢遊春詩鳥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韓滉詩洞房深閉不曾開橫臥鳥龍作妬嫌又相風不動鳥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遙知小院還斜照羨殺鳥龍臥錦茵

李商隱更本詩結帶懸梔子繡領刺鴛鴦梅聖俞梔子詩同心誰可贈爲詠昔人詩范寬之辭亦有謝娘梔子賈

妃更佩之句則梔子當如所謂芙蓉丁香是也

唐人多以春名酒如麴米春杜詩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是也老春李詩紀叟黃泉下還應醺老春是也拋青春退之詩百年未盡不免死且可勸飲拋青春是也松醪春感君數飲松醪春是也金陵春李詩甕頭百斛金陵春是也梨花春樂天詩青旗沽酒趁梨花是也羅浮春坡詩一杯羅浮春是也又富平有石梁春清異錄酒名合春王王晉卿酒名瀑醪又琬液瓊蘇椒花雨金盤露皆佳名也

太白好飲王浮梁蓋浮蛆也山谷詩浮蛆琰琰動春醅又稍頭紅慘杏花發甕面浮蛆酒齊消趙松雪詩春酒帶

蛆浮大白霜柑落手破輕紅余謂玉浮梁可對金蟾面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蚨青類人首玄羅類人足戚車類男陰文囑類女陰又貴鈴類鳳蓋鍾類鹿鳩賊類象木藻類鳧見余皇日疏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人以夏至夜候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瑄則男子以冬至夜候祭之得智慧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敢當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簞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竹爲簞也梁簡文答南王餉書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簞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歌唐應德桃竹舊聞生碧海竹桃今見歷朱欄竹桃今江西所出夾竹桃也

宋人小說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萄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榮陽也不凍春富平也燒香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酒又三伏取蓮葉卷酒就蓮柄吸之謂之碧筒又以黃柑醞酒曰洞庭春色此古人名酒者也至我朝京師造酒惟內酒坊酒法庫上皇朝始置尚醞局其外諸后殿親王府與王第勲戚之家例許造醞間賜以美名惠恭后殿曰儀德寧德后殿曰坤儀德隆殿曰月波瀾聖后殿曰坤珍宣仁高后宅曰香泉欽聖后宅曰天醇欽成朱后

宅曰瑤綠昭懷劉后宅曰王腴明達劉后宅曰瑤池燕
邸曰迎醒越邸曰瓊漿曰王液蔡邸曰春泉鄆邸曰瓊
融景邸曰雲腴濟邸曰浮春曰嘉成肅邸曰蘭旨昌王
宮曰瑞露潞王宮曰親賢李遵勗曰金波王師約曰源
瑤李瑋曰襄醒王詵曰碧香張敦季曰靈液曰醴醪曹
詩曰成春曹成曰保平潘正夫曰源慶曹湜曰介壽蔡
京曰君臣慶會醕蔡儵曰棣華童貫曰褒功又官府所
造開封曰瑤泉洛口曰金泉下至市肆如太平豐樂亦
賜名曰眉壽取用不同而俱得古人名酒之意

蜀都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
交作紫花散落滿地

集賢堂

卷之五

伏湛琅邪人伏生九世孫傳經學仕至司徒清靜無競東
州號曰伏不鬪

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
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莫測與蘇若蘭
事相類

趙懿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頌薦西蜀
人才疏云趙懿數李白文章圖經云懿漢儒趙賓之
後鹽亭人屢徵不就所著有長短經

王潺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
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
所疑觸處皆悟出竟志

肅宗嘗賜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爲夫婦名
之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簾中鼓
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化
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糖數數
杯乃受

臨川王義慶在鎮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梁劉孝
綽詩經從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杜甫孤城一柱觀落日
九江秋又唐韋述東京雜記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

西羌于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
丞相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

名順其後熙河極盡忠力

唐書于美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
與田夫野老相狎嘗有詩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
浣花村

元豐中李廷臣官於瓊莞有一夷人獻錦臂條上織成一
聯云恩袍藍色動仙籍桂香浮乃仁廟賜進士及第人
詩也廷臣厚價易之藏爲珍寶

宋胡淑修宿之女嫁李之儀讀書善屬文嘉祐中從其祖
母至內庭光獻皇后拊之曰是胡氏有學能文之女乎
之儀母死淑修躬自負土封穴哭泣不輟手植松柏遂
成茂林

倪夫人盧氏諱九貞江寧人布政盧雍之女年十八歸倪
文毅公岳當翁文僖休致時文毅爲編修與盧歸省過
家回祿文僖不樂盧盡出奩資購屋材建大楹以紆其
憂生子不育爲文毅置妾略無妒忌能詩有恒齋稿復
能圖染有璇璣圖九歌圖甚精妙早卒文毅自誌其墓
後追贈夫人

兜娘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見小妓兜娘于京賞
其佳麗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向時容態感之作詩
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傍景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
不信東風解誤人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

顏淵獨知孔子聖也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燕喜
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
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

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

蕭頌士聽警絕倫外夷亦知其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
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

貢半千名餘慶少師事王義方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

不當之矣遂改爲半千

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
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冷

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合成一樹每
有雙雁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
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曰熬

大暗換易物曰捌包兒籠蠶人曰杓子朴實曰艮頭白

獺髓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未語居止則曰只在

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此皆

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通通用倉猝

聆之竟不知爲何等語也有曰四平語者以一爲憶多

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

六爲柳搖金七爲砌花臺八爲霸陵橋九爲救情郎十

爲舍利子小爲消梨花大爲朵朵雲老爲落梅風諱低

爲靱以其足下物也復諱靱爲撒金錢則又意義全無

徒以惑聽耳

拋壻梅都官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壻

相風鳥千里風乃動劉孝威詩機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

跳竿曰木熙競渡曰水嬉吳郡賦乘鳧舟兮爲水嬉

乘黃狀如狐背兩角曰民國乘之壽三千歲一云龍翼馬

身黃帝乘之而仙封禪文招翠黃乘龍于沼故亦名翠

黃又名紫黃一名飛黃又名吉黃周書王會又云乘黃

似驥兩角白民所貢

水石之怪爲龍罔象水之怪爲鱗魎魎土之怪爲獺羊火之怪爲宋無忌又樂彥引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正部云山神曰螭物精曰魅水精曰罔象木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又木之怪爲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畢方一足鶴也尚書故實又作畢鸞武帝時見

東海之魚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曰蜃更食而更視南方有鳥曰鵠比翼而飛西方有獸曰麋前足兔後足鼠得甘草必銜以遺其羣二獸見人來必負麋以走于虛賦蜃蜃距虛

爾雅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卽蜃也中有枳頭蛇焉注岐頭蛇也今江東呼兩頭蛇爲越王約髮亦名弩弦

一拜爲奇拜再拜爲褒拜一云答拜曰褒

吳鈞一爲吳鴻一爲扈稽

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蟪三千年頂生肉芝抱朴子曰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此肉芝也服之長生泰山有青芝亦名龍芝抱朴子云青芝如翠羽光明洞徹如堅冰良常山有紫芝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以夜書

蠃射人者生於南方曰短狐故南越多蠃淫女惑亂之所

生也一名射工鴛鴦鴛鴦蟾蜍悉食之鮑照詩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彈

武帝祠黃帝以一梟破鏡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羹賜百官毒塊成獍

毒果成梟

石魅荀子名紫魅郭璞謂之石魅本草謂之決明春則生

華一名紫藟一名紫結謝客詩紫藟曄春流王維詩去

問珠官俗來經石魅春

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入重八百斤巨石繩之終不沒

東韋李出朔方薯藥最大者號天公掌次號拙骨羊龍眼

名繡水團川彈子本草一名荔枝奴

酥名大刀圭醞醞名小刀圭醞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創刀

圭

鬼車九首妖怪之魁一名九羅掌之者曰天血使者一謂

之蒼鷄一謂之逆鶴北人呼爲九頭蟲夜聽其聲以卜

陰晴詩云月黑山深聞鬼車

溫廷筠蠶蜨詩蜜官金翼使花賊玉腰奴

身爲夢宅一曰草囊夢宅奇

李後主長秋周氏有焚香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

小二神中字金鳳口嬰玉太古華容鼎數十種

賈如舒謂休波類西域賈胡到處輒止東坡詩甘作

賈胡留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菁 楊

料枋鑽也 餵餌 餵脂 餵信 餵也 酒醅 醅醅 醅醅
 各或厚也 銷奏 饕餮 盜齊 俞最 齋齋 齋齋

謝馥食經 飛鸞脰 咄嗟脰 剔鷄 花折鸞糕

交加鴨脂 越公碎金飯 剪雲魚羹 十二香點

雁 湯裝浮萍麵 白消熊 恬乳花面英 專門餚

折筋羹 朱衣餠 天孫脰 金九玉菜脰 乾坤

奕餚 合漿餅 君子脰 楊花泛湯慘餅 烙羊成

美公 魚脰承嘉士 藏蟹合春侯 丹華飯

消能棧鹿熊極肥為消能鹿以倍料精養為棧鹿吳有消

梅北有消梨

小截山賴為玉杵黃雀脂膏為金綿酢吳淑詩曉羹沉

玉杵寒酢金綿

閨門外食肆張手美家每節賣一物徧京輻輳因記

其名

元日元陽燭上元油飯油畫明珠人日六一菜二月十五

湟槃兜上已手裏行厨寒食冬凌粥四月八指天酸餠

重午如意圓伏日綠荷包子二社飯疎鷄變七夕羅喉

羅飯中秋玩月羹中元孟蘭餅饅重九糲米錦冬至宜

盤臘日萱草麵臘八法王科斗

屠蘇即舊蒲飲之不疾當作

立春日春餅生菜為春盤杜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坡詩青

蒿黃韭簇春盤喜見春盤得蓼芽蓼芽蒿笋薦春盤

開元都下上元造麵蘭

洛陽正旦造絲雞蠟燕份荔枝上元造火蛾兒食玉梁糕

寒食粧萬花與煮楊花粥端午木藥艾酒以花絲樓閣

插鬚脂辟瘟扇七夕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

羊肝餅佩爛木符冬至剪錫絲珠戴一陽巾除夜點水

盆燈臘日造脂花饅

清異錄云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鑪有七妙鑿可照面

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麩可穿結

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被池為被緣子京詩春寒到被池衣緣亦謂之池太冲詩

衣被皆重池宋人種有緣者亦名池瓊瑩棧卷軸名裝

池唐人謂之玉池楊用修謂以綾貼楮曰暉有樓臺錦

暉毳路錦暉獨紙腰樽蒲錦暉

雙子雙子也國策學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似

惟智者知之

紫臂紗晉武帝選女有姿者以緋絲繫其臂杜牧詩絳蠟

猶封紫臂紗

艾爾雅云冰臺亦名醫草

關中謂黃鸝為楚雀

勉心歐公詩由來獄吏少和氣臯陶之狀如削瓜

孚字從爪從子鳥翼子也故信人人曰有孚北人覆雞曰

孚雞爾雅注

焦氏說梮卷之五終

焦氏說稽卷之六

有人于漢江峽石阻風吟詩曰卜得上峽日秋來風雨多
久之不就空中忽云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建隆中
有人泊舟巴峽夜聞詠曰秋徑填黃葉懸崖露草根猿
聲一夜叫客淚數重痕通夕凡百餘篇

義興南嶽寺有真珠泉稱錫禪師嘗飲之曰得此泉烹桐
廬茶不亦稱乎未幾有白蛇銜茶子墜寺前由此滋蔓
茶味倍佳號曰蛇種

吳興統記云荆南酒最佳是荆溪之水所釀也張協七命
云酒則烏程荆南

菴畫溪舊名東舍溪顧況詩家住義興東舍溪任昉詩長

溪水東舍後陸希聲言願山之前百餘步眾水合而東
流故名東瀉俗誤以瀉爲舍耳其溪兩岸多朱藤花暮
春照映水中青紅間錯可愛故名菴畫一名蒙溪又名

五雲溪

南居細李四月先熟

輟畊錄云橄欖一名南威西陽雜俎云朱崖橄欖獨抱枝
東向日木威南向日橄欖程史名餘甘子清異錄名竹
青棗亦名青子亦名紅鹽亦名聖果

蘭滄江中有物黑如霧光如火聲如析木破石觸之則死
土人謂之瘴母按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中有物不
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林則折中人則害內典謂之禁水

蜀都賦鬼彈飛丸以燭燉是也又鬼矢生陰濕地淺黃
白色時見之主瘡賂賓王文水積炎光山含毒霧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警義領義禍奇矣又樂
書有義嘴笛清異錄療日義疾東坡在黃州羣衆酒合
之名雪堂義樽又有義墨伎以鹿角琢爪曰義甲義甲
一名繫爪簡文詩停絃時繫爪息吹治屑朱唐劉言史
詩送却玻璃義甲聲陳后主聽箏詩促月照唇驚欲語
調絃繫爪鴈相連李濟翁謂繫爪起自李汧公因名司
徒甲想未觀六朝人詩矣

蜀有七橋一冲里橋二市橋三江橋四萬里橋五夷里橋
六竿橋七長升橋李冰治水造橋上應七宿光武謂吳

漢田安軍宜在七星橋間也陰鏗詩輪摧九折坂曉
七星橋盧思道詩南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一云武侯
送蔣琬入吳曰萬里之行始于此橋因名萬里橋劉景
復詩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失胡曾詩萬里
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開門居杜詩南浦清江萬里橋

余謂成都有天涯石正可對萬里橋

裴璠婆娑底主夜神名持之夜行及寐可却恐怖惡夢

王迥子高與仙女周瑤英遊芙蓉城凡百餘日世多傳之
石曼卿死爲芙蓉城主騎一青驃去如飛而慶曆中丁
度亦爲芙蓉城主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
者石與丁

東坡在中山置一石于葵處目爲雪浪石

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買得一車螯上畫男女淫褻狀聞彼中發一墓其中不下數十石何元朗云不知作何用按邢子才齊宣帝哀冊文攀屬輜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哀冊屬輜峨峨江總陳宣帝哀冊望屬輜而攀操謝眺齊敬王后哀冊懷屬衛而延首沐並戒子曰墳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屬輜物類相感志云大蛤作灰葬處通用百蟲不近尸也其畫男女狀取厭勝之意

匈奴呼天曰祁連西域曰提婆胡元曰統格格按玄晏春秋曰余初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擗黎孤塗有胡奴執燭問之曰擗黎天也孤塗子也因曠然發悟則是匈奴亦謂天爲擗黎也近一人欲訂筆乘之誤遂謂匈奴謂天爲祁連不謂爲擗黎知一說不知又有一說也

正月上辰日塞鼠穴可絕鼠

二月丁亥日收桃花陰乾爲末戊子日和井花水服方寸

七日三服療婦人無子兼美容顏

社日飲酒一盃可治聾疾杜詩云爲寄治聾酒一盃

錦帶花初生葉柔脆可作羹杜詩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

南方競渡謂之飛鳧章簡公詩瑤津亭下競鳧車古詩云蘭湯備浴傳荆俗水馬浮江弔屈魂

歲時記以四月十五日後通謂之櫻筍厨陳詩云春事無

多櫻筍來

江梅桃李橘杏紅梅碧桃美容各成一徑名三三徑詩云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周益公贈誠齋詩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

有稱林逋十世孫者謁陳嗣初太史嗣初入內手一編出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客默然嗣初口占一絕贈之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按山家清事乃南宋林洪龍著云七世祖通寓孤山叙世系甚詳且云先和靖遺文具在豈洪龍亦閒花草耶以是和靖未嘗無後史云不娶者或喪而不復娶耳獨洪龍在宋末已稱七世而客乃稱十世孫足噓楊用修謂洪龍爲和靖子亦誤

宋朝父子狀元者人知有梁灝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師德許安世許將

范蠡養魚經以活鯽魚用竹刀破之入水銀少許同水滓油菜碎之和拌入魚腹內再以菜裹之懸空處四十九日用河水取腹內元子一二粒置于水中以物蓋之少時一粒卽一魚只依元種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

膠毒姓劉名伯莊

許由字武叔姐已鍾氏字已孟母姓仇氏孫叔敖名饒王莽字稚叔嚴子陵名遵

藏鹽酒蟹以皂筴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沙

江交良誤吞大骨夢朱衣曰聞汝苦骨南研砂最妙含化食頃脫去

人有脚弱咬栗數升遂能行

呂公晉伯云除蠱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于床帳之間即除

治痘危急方用狗蠅七枚搗細和醋酒少許調服

山公啓事偶錄一通侍中彭權還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高

僧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政左右

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

聖意儻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

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

荀已亡純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

旨者否

垣衣曰昔邪曰鳥非曰垣廐曰天非曰鼠非生屋上曰屋

游生屋陰曰垣衣在石上曰鳥非在地上曰地衣在井

中曰井中苔在牆上曰土馬駿水中曰陟釐生海中石

上曰紫萸松上衣曰艾納香以和香燒則烟氣直上萍

亦曰水花亦曰水白一名博邪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

衣廣志謂之蘭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

西載其瓦于洛陽以覆屋簡文咏詩薇詩經階級綠綺

依舊映昔邪王僧孺詩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邪

今之蘭草本土續斷石龍芻亦曰草續斷曰龍芻曰龍朱

曰龍華曰懸莞口草毒曰方賓爾雅所謂葍鼠莞是也

生被崖垂下故名龍須可以爲席李詩莫捲龍須席從

它生網絲

天門冬名牆靡又名滿冬又曰顛棘又曰地門冬又曰蓬

門冬爾雅云牆靡蔓冬葉如絲縷老杜所謂天棘蔓青

絲是也在東嶽名淫羊藿在中嶽爲天門冬在西嶽名

管松在北嶽名無不愈在北南嶽名百部

龍蘭距驢食之仙茵陳蒿白兔食之仙

南海有益智龍眼亦名益智大鼠曰碩鼠梧鼠亦曰碩鼠

石香柔名茵陳白蒿名茵陳香蒿亦名茵陳野蘭名漏蘆

飛廉亦名漏蘆顛棘名蕒蕒蕒薇亦名蕒蕒蛇床亦名

蕒蕒肥腸草名金沸旋覆亦名金沸獨搖曰鬼督郵赤

箭徐長卿亦曰鬼督郵山精曰白朮芍藥亦曰白朮葛

曰鹿藿菌亦曰鹿藿玄參曰逐馬丹參亦曰逐馬天名

精曰猓蒼猪膏毒亦曰猓蒼天名精曰豕首蠡首亦曰

豕首沙參曰虎須欸冬亦曰虎須白楊曰獨搖獨活有

風不動無風自搖曰獨搖赤箭亦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曰獨搖旱藕曰牡蒙王孫亦曰牡蒙婆婦曰百部天門

冬亦曰百部鉤釵曰王瓜狗脊亦曰王瓜仙靈脾曰淫
羊藿天門冬亦曰淫羊藿剪草之根曰白藥枯樓亦曰
白藥桔梗亦曰白藥夕句曰夏枯益母亦曰夏枯藥有
薺芫桔梗亦曰薺芫藥有白及薺芫亦曰白及藥有禹
餘糧麥門亦曰禹餘糧藜蘆亦曰禹餘糧大戟曰顯棘
天門冬亦曰顯棘杜蒙曰王孫黃薺亦曰王孫猴曰王
孫蟋蟀亦曰王孫玄參曰重臺蚤休亦曰重臺蓮子曰
水芝白瓜亦曰水芝

子虛賦三射于李善顏籀以蒞若射于爲誤增不知世間
自有三射干也一見本草亦名烏扇又名烏蒲又名烏
薺又名烏吹又名草薺又名鳳翼草類也狀如鹿葱葉
稍邪張故有烏扇烏雲鳳翼之名一見佛書射干邪薺
乃是惡獸似青黃狗食人一見荀子西方有木名射干
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其花白莖長
似射人執竿故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也

商陸根如人形者有神道家以爲脯謂之鹿脯赤白二種
白者服食赤者爾雅謂之薺芽

瞿麥曰巨句麥曰大菊曰大蘭曰芫菱曰牡母草曰葵麥
曰薺麥曰石竹唐詩云石菊繡羅衣爾雅大菊薺麥瞿
又作薺矣

薺荷有赤白二種陶弘景云赤者薺荷白者覆薺食用赤
者藥用白者性好陰木下者尤美潘岳閒居賦云薺荷

依陰時薺向陽也搜神記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
人密以薺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
小故以此爲治蠱之最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薺草攻
之宗懷謂薺草此與薺也

呂覽曰桂枝之下無雜木雷公桂枝爲丁入木中其木卽
死李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鉉令以桂屑布階縫中
宿草盡枯

五加曰豺漆一名文章艸作五又蘄州呼爲木骨道家呼
爲金鹽母與地榆皆可煮石故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
石蓄金鹽母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鼓又曰寧得
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

珠文章草贊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
守官槐葉畫舂宵炕

菴摩勒卽餘甘菴羅果似林檎而極大

石南曰鬼目檮曰虎目

龜溺醫家謂之石腦油最難得惟以鑑照之龜見影則失

溺急以荷葉承之

仙方以蜃化漆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

諸鼠畢集

蚱蟬生於蜺煩衣魚生于瓜子龜生于蛇蛤生于雀白鴉
之相食負蝨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蜺鈴蜺不爲異
矣衣魚蝨魚也亦曰蜺魚亦曰蜺爾雅曰蜺白魚

爾雅春鴈鴈夏鴈竊玄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桑鴈竊脂
棘鴈竊丹行鴈嗜暗宵鴈噴噴鴈古

黃栗留看我麥黃樵熟不

爾雅須臾鴈鴈也似鳬而小其音可瑩刀劍古詩馬銜草

荷葉劍瑩鴈鴈膏

竹颺亦曰鴈鼠亦曰鴈鼠又曰鴈鼠伯勞所化

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辨與智相亂若薺荒之亂人參

蛇床之似靡無也

子美客來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漲漲子美

為驚濤漂泛其尸元宗思子美詔求之畢令乃積空土

于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而死一日子美歸葬偃

師而未陽有虛墓太白移殯青山而采石有遺塚

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兔詩時時行地羅櫛掩兩兩更

驚春激灑傷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

醺葡萄軟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忽不勝嬌刻踏金

蓮行款款

渾脫 服匿

呂后封女弟娂為臨光侯蕭何薨又封何夫人為鄭侯羊

祐卒二歲而平吳武帝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

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杜詩暖老須臾玉古詩云裴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蕭平

倩太史贈范逵有云蔡玉從教解舉難

顧況宜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宜城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
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

秦以臯陶為始祖見通志略又曰伯益佐舜賜姓嬴氏世

謂秦為益後虞有伯翳為舜主馬伯翳即伯益也又謂

英六為臯陶之後

趙魏之間謂幅巾為承露

漢制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枝相繆八爵九

華熊虎赤翟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按史記秦文

公二十四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注今武都故道

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木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于豐

水中

漢刻剛卯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

是當帝令祝融以教藝龍庶疫剛痺莫我敢當疾日嚴

卯帝令夔龍慎爾周伏化茲靈爰既決既直既觚既方

庶疫剛痺莫我敢當

溫子昇又如張辭曰誰在開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

側結網槿籬邊若能飛自勉豈為綯所纏黃雀儻為戒

朱絲猶可延李賀詩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

測

梁簡文江南曲陽春路時使佳人度枝中水上青併歸長

楊拂地桃花飛清風吹人光照衣景將夕擲黃金留上

客

簡文常林歡分手桃林岸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

向東流

煬帝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

湖水帶星來二句可稱才子又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

暉漢水逢游女湘川值雨妃

天祐中嚴謹大娶密女慎氏同載歸斬春數年無嗣乃

拾其遺而出之慎既登舟留詩為訣當時心事已相關

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覽詩凄感遂與偕老

宋少帝時南徐有士人從華山往雲陽悅逆旅處子無因

得遂獲心疾垂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比至女門牛打

不行女粧成而出歌曰華山巖君既為奴死獨活為誰

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言訖棺開而女入因合葬

呼神女塚

河間王瑛婢名朝雲東坡妾亦名朝雲潘妃名玉兒梁元

樹妾亦名玉兒石崇妾名仙娥唐張佶侍兒亦名仙娥

錢塘伎名小小王縉妾亦名小小樂天舞伎名春草太

真姊柳氏婢亦名春草南岳地仙名真真柳將軍家伎

沈亦名真真武三思伎名素娥韋諷美妾亦名素娥王

仙客內名無雙薛大保妾亦名無雙沈攸之妾馮名月

華高陽王雍伎徐亦名月華蜀王孟昶婢名春蕤王鐸

婢亦名春蕤杭州官伎謝好好為元白所狎江西伎張

好好亦為杜牧之所狎博陵崔有鶯鶯雲間陸氏亦有

范名鶯鶯張貴妃名麗華周宣帝楊后亦名麗華張建

封妾名盼盼黃公度殿元侍兒亦名盼盼

劉夢得集有贈小樊詩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

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

詩註曰春草樂天之舞伎也

洪內翰侍人翠翹善畫自題曰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

昌題詩曰戲作鳳枝斜再惱玉堂宿

王莽募囚徒人奴曰豬突豨勇

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雨花臺感天雨賜花天厨獻食

楊無為詩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葉深山譯曼花

半夜飛香清雖透盤葉散不沾衣舊社白蓮老遠公應

望歸

洛陽城有鬱金屋戴延之西征記大秦國以青水精為屋廣志大秦

國以瑠璃為牆南州異

為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

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

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百日已丑日出卯時上天禺中

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人

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王玉池

夫人等一曰龜神名壤子也

李幼卿有別業在義興曰玉潭庄領滁州時以書托獨孤

主之獨孤以詩寄云日日思瓊樹書話玉潭題玉潭
云碧玉徒強名水壺難比德唯當寂照心可並蕭淪色
幼卿所謂薄宦龍鍾心懶慢故山寥落水滄淪

李贊皇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無絕惟鴈翅檜珠子栢蓮
房玉蕊僅有存焉名品怪石多爲有力者移取惟禮星
石師子石今爲陶學士徙置梁園別墅嗟乎嶺外諸侯
供語烏日南太守進名花豈知其遽若此哉

西北裔外大夏山有宮以黃金爲牆南方裔外罔明山有
宮以赤石爲牆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爲牆東
南裔外闌清山有宮以青石爲牆西方裔外西明山有
宮以白石爲牆

梁紀少瑜遊建興苑詩丹陵抱天邑紫泉更上林玉臺極
百尺銀樹起千尋

徐鉉北苑侍宴詠序望蔣嶠之嶽峯祝爲聖壽泛潮溝之
清淺流作恩波

西域有奈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乃以苑地施
佛爲伽藍故曰奈苑又闡義云菴羅樹其果似桃或云
似奈此樹開華華生一女國人嘆異以園封之故言菴
羅樹園在華重見佛歡喜以園奉佛佛即受之而爲
所住二事甚類疑當爲一

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被放忽歸鄉人悅因名南岸曰
歸鄉岸原姊聞原歸亦來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北岸曰

姊歸岸今之姊歸縣是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言
子

兩塔相謂爲亞詩云瑣瑣姻亞江東人呼爲僚婿
筆驛在利州孔明籌畫於此山水最秀殷潛之詩沉慮
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圓脈當八畫前著此揅持山秀扶
英氣川流入妙思算成功在穀運去事終虧杜牧之李
義山羅隱俱有詩不載

鄆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傳舍曰相思館令狐楚詩誰
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灑
向空川作碧波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云余本家若耶溪東從良人西入西
關寓居晉昌里第不幸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
弔影東邁涉淩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號略抵陝
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昔護
笑之地遂命筆聊題終不滌其懷抱翰墨非女子之事
名宇故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
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一王
祝詩女兒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
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谷詩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
花笑景遲遲苧蘿山下無窮意併在三鄉惜別時張綺
詩洛州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
絕此生遺恨寄三鄉

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見美人柳書曰川中狗百姓
眼馬撲兒御厨飯泊還寓旅邸見前美人來曰十二字
辨否慶成都不對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
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
小娘子嘗餐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美人嘆曰
是矣乃作啞鸚鵡詩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
辭深恨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柳燭而滅陶穀
南使亦題十二字于驛館

始皇陵有銀鑪金鳳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

萬章字子夏居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務本坊西門是鬼市風雨驟晦皆聞喧聚之聲或中秋望

夜聞鬼吟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

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魂飛見歲時記

三輔黃圖云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六韜

殷君官室九市韓非子齊桓宮內七市西京賦郭開九

市通關帶闔旗亭重立俯察百隧長安古意九陌三條

控三市洛陽記三市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

市在大城東金市一名商觀

長安市人語各不同有蒟醬語饌子語紐語練語三摺語

通名市語

天街兩畔樹槐俗號槐街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街

南唐元宗廬山百花亭刻石不若若迷古道紅葉晚朝霞

禹汶山廣柔人生石紐村地名朝兒坪

睢州清溪錦沙村傍山依堅素波澄映錦石舒文冠軍吳

喜鼓柁游汎彌旬忘返歎曰名山美石故不虛賞使人

忘朱門之志

魚復尉成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號巴鄉清村側

有溪溪中多靈壽木有魚羊頭豐肉少骨美于常魚

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三百餘里領十五峯三十二

其秀者飛雲玉鸞錦繡玳瑁雲峯側有梅花村東坡

詩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時下

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沾壺傾我當發城市多

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山中木客歸吟詩或云卽山魃

之屬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

扇扉悉石也蓋古關之堠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爲關址

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郭遼嶮

路才容輓轡禽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

傷思矣

秦八關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洛陽

四關東成皇南伊闕西函谷北孟津鮑昭樂府升高臨

四關是也蜀三關陽平江關白水關丁令升晉紀論三

關電埽

容州鬼門關其土少鐵以營石為燒器烹魚鮓北人謂之

五侯焦石經火不冷李德裕貶崖州經此關賦詩一去

一萬里于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張均詩

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微南窮鬼作關鬼門關宋人對人

鮓甕山谷夢太白詩命輕人鮓甕頭船日度鬼門關外

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望闕亭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

咽有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

恐人歸去百市千遭繞郡城今瓊州是

雍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命筆題其柱曰折柳橋自後

送別必吟其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

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橫橋之北首壘石水中舊有付留神象神嘗與魯班語班

令其出付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我不能出班拱手

曰出頭見我付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付留覺之便還

沒水故置其象于水唯背以上立水上曹公乘馬見之

驚又命下之

四姓鄭氏不離榮陽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鼎甲太

原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銀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

吳人呼父曰爸回紇呼父曰阿多聞人呼父曰耶罷呼子

曰因願況詩耶罷別因吾悔生汝因別耶罷心摧血下

江淮呼母為社江淮之間呼母為媿蜀呼母為姐齊人

呼母為嬖吳俗呼母曰媿淮南呼母為嫖

慕容廆庶兄吐谷渾永嘉之亂南遷隴右廆以孔懷之思

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乃攜垂簾號以為輦後大

曲鮮卑謂兄為阿干矣

玄宗宴蕃客唐崇勾當音聲言甚明辨上極歡長入人許

小客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蚬斗散樂呼天子為崖

公以歡為蚬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為長入

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閭

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

王統四天下金輪望風順化銀輪遣使方降銅輪震威

乃服鐵輪奮戈始定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

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

十善而被萬國宗楚客應制詩儀乾開寶歷御極轉金

輪

因陀羅此云帝正翻天主以帝代之遮闍那此云王

閻情難曉觸理多疑天詰遠流預同撫覲萬夜獲開于昏

永曙

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盼燭龍短綆爰及望瀾規海

荆湖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生日以候月之陰晴

春秋世譜華胥生男子為伏羲戲女子為女媧故世言女媧

伏羲之妹

神農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孝經鈞命訣曰任

已感龍生帝魁鄭玄曰魁神農名東京賦仰不睹炎帝
帝魁之美

黃帝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皆列珪玉于蘭席上然沉榆
之香春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齊王
融疏云集三燭于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建哉

河圖曰白帝朱宣宋均曰少昊氏也王元長策秀才文五
正置于朱宣下民不惑九工開于黃序庶續其疑

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四千庶王則銷天智玉五
在火中不銷

始皇虎擲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

李賀上高長史書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
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驪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

遂困處棄之地

盈盈天寶貴七七李所小小盼盼眞眞亭亭江

態態白妾驚驚燕燕雲間陸田田錢錢並辛棄

瓊開元皎皎阿軟好好灼灼錦城愛愛張達東東

伎端端善和轉轉馬或師師敬宗惜惜高郵安安理宗

倩倩黃公度簡簡紅紅韋青賽賽楚楚翠翠

卿卿當當李元英英紫紫

鉅野有穠芳亭郡人延王維翰書石未至伎謝天香戲以
袖書穠芳二字維芳至書亭字完之二人遂成伉儷王
嘗戲謝曰昔日章臺曾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

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後人選國雅者謂
爲秦淮伎詩非矣

遁甲開山圖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處帝系
譜伏羲人頭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時生

獨孤及表置天興節其日慶雲見常袞表十月良月遠曆
盈數之期後天奉天近和下元之曆從風蕭索抱日繁
迴色涵流渚之虹影雜繞樞之電

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喻金坡之合義璧
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

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長安崇聖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常召妃久不至怒之因
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能雙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

能來

西北海之外有搖山其上有入號曰太子長琴裴光庭爲

弘文館學士造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虞世南

詩搖山盛風樂抽簡薦從詮

宋世以駙馬爲粉侯文及甫抵書邢恕謂駙馬韓嘉彥兄

忠彥爲粉昆

五星流爲竟鉤鈴星別爲豫昂畢散爲蕭箕星散爲幽宮

室流爲并參伐流爲益虛危流爲青天氏流爲徐軫星
散爲荆牽牛流爲揚

山曲曰盤水曲曰厓

松陽縣東南臨大溪有松陽樹大八十一圍腹中空可容
三十人坐王右軍嘗往看之

梁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三里彭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
睢陽曲今踵以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橫却月于天街劃長雲于地脈

徐廣曰河內成阜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

同父所封昭明名士悅傾城詩經居李城北來往宋家
東元預會真詩因遊李城北偶向宋家東

卽潤疏隍憑巖建宇土無文繡木不雕鏤矯鋪首以荆扉
變綺窻于甕牖

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溫房則冬服絺絰清室則中夏含霜

觀名與天壤齊者豫章之滕王閣九江之庾樓吳興之消
暑宜城之疊嶂此外二三所而已

京口有黃鶴山晉王恭爲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西北
名芙蓉至今存焉俗傳此樓飛向江外以鐵鎖縶之方

已又樓上時見白氣一道如烟刺史必死輕則貶州人
至今爲常候

沈約爲東陽太守日題八咏詩于玄暢樓後因更名八咏
崔顥詩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嚴維詩明月雙溪水

清風八詠樓李詩沈約八詠樓城西孤岩巖今在金華
吳興刺史楊次公明月樓詩江南地煖少嚴風九月炎涼

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吳興因有
此名

劍南節度使李回于成都建海棠樓以會僚佐鄭谷詩上
國休誇紅艷杏深溪自照綠苔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
片猶如舞蝶飛唐成都有散花樓

石虎起靈臺九殿女官十有八等女伎二千爲鹵簿皆著
紫綸巾蜀錦袴金銀鏤帶五紋織成靴遊于戲馬觀

宋臨川王義慶立觀于羅公洲惟一柱唐東京紫微宮有
一柱觀劉孝綽詩經從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杜詩孤城

一柱觀落日九江秋陰鏗詩遙憐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號國創一堂費萬金工人工價之外更邀賞伎之直復受

絳羅五千段工者嗤而不顧號國訝之工曰某技盡于
此不信者願將螻蟻蜥蜴蜂蠆之類數其目而投之使

有隙得亡一物卽不論工直也又明皇雜錄號國中堂
成召匠汗鏤授二百萬償其直復以金盆二瑟瑟三斗

爲賞鄭嵎津陽門詩八姨新起合歡堂翔鴻賀燕無由
窺萬金酬工不肖去矜能恃巧猶嗟咨

襄陽城東南有白沙曲龐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
之陽隔魚梁洲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每至相思則褰裳

涉水豈待還桂棹于千里貢深心于永思哉

人之有宅東閣延賓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
端居中雷以收四事之用焉

宅地平坦名曰梁地後高前下名曰晉地居之並吉南高
北下名曰魯地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
地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地居之先富後貧
徐孺子墓在豫章城南十四里白杜亭

京師三亭新亭吳舊亭故基淪毀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
移創今地謝石創征虜亭三吳縉紳創冶亭並太元中
昭州山水清婉郡國有亭名大繪郡守李丕以同金年號
欲更之有范滋者爲易名清暉后李視積壤中有片石
載石濬所作記畧云予擇地得此亭名天繪後某年月
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可爲一笑考命名之日不差
見夷堅志今無昭州疑韶州之誤

河南密縣有懸亭瑯邪朱虛有偶亭沛城有揚蒞亭鄆有
結埼亭

番禺北有芝蘭湖其流南注西海嘗有人治圃得斷礎上
有詩芝蘭生深林無人長自芳君子處階庭明德惟馨
香游魚翔且躍好鳥名鸞鸞微風動林岸此心共徘徊
漢議郎楊孚字孝元常移洛陽五鬣松于廣州宅畔隆冬
蜚雪盈樹人以爲特異後村民張瓊掘地得磚云楊孝
元宅瓊以爲瑞因號南雪自後聰悟頗能賦詩唐許渾

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
桂陽有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有石高六七
尺如女子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

石江總貞女峽賦眩茲峽之珍怪佇奇峰而躡躡或逶
邐而四成乍鼻魄而五曲含照耀之燭銀沛屏溪之膏
玉今在連州余覽廣志見含照耀之銀燭余曰此必燭
銀不知者妄倒之耳見楊升菴集所引卒然始知古書
被人改竄者多矣穆天子傳璿珠燭銀簡文詩燭銀踰
漢女寶鋒邁昆吾

瑛夫石事人稔知之肇慶府四會縣西二百里有新婦石
夫爲商不歸久望遂化石宋林小山詩瘦骨凌層立海
涓綠苔曾是嫁時衣江郎去作三衢客目斷天涯竟不
歸

鄭僕射愚常遊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
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壯蠣附石而生礪礪相連如房故名蠣房一名蠓初生海
畔才如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肉之大小隨房所生
潮至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合之以充腹韓退之詩蠓
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蠓山迷
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噓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蠓山憐
疊嶂

神宗以溪洞有警遷元厚之知廣州經略至乃誤傳也謝
表云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傳雲中赤白之囊唱爲危
事神宗覽之大悅後遷翰林學士
國初周尚文讀晉書山陰見鬼魅一夕族兄來訪與言昨

宿有美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云此真鬼詩也因攜卷去倏然不見其兄在家初未出也昨鬼復至明矣

黃野人得葛稚川丹服之入羅浮山為地行仙標靈著異人多遇之有人宿巖谷間夜見一人徧身無衣惟毛覆體再拜叩之了不為顧長嘯而已歌詩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著韉往來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一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雲意不歸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墜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竟渡海而去

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裳國獻長鳴鸚鵡即刻漏驗之譽度無差南越志沈懷遠贊曰翠冠續青碧距麗陳就皆別夕望旭警晨

交趾田膏腴號曰雄田

廣州有貪泉合浦有廉山故改名廉州余謂此二名正可相準吳東湖詩行李紛紛遊宦子幾人不媿大廉山李唐畜瓢一昂首修頸而腹果然其狀肖鶴乃剖其腹出其扉空然以為瓢而全其狀因字之曰鶴瓢

吳門隋義父得一竹龜于市首尾四支員活轉動其腹楊然反覆視之貫于竅者兩端俱大無容出入驗其體與龜異固將就一身而鑿出者人疑為僂術之戲且不知所用

魏公美以奇石餉杜用嘉上有三峰疊起岩塢池洞領道泉石布其下命之曰掛峰拱峰峻峰天池橫領仙洞飛泉塢宿雲岩題詩要人和之

鎮海武公得巨蚌海濱中有蛇墳起鱗目具備裝成飲器命曰海靈杯

朱孟辨獲三奇石于聚寶山間製為山玄膚玉芝采斷雲角王蒙圖而銘之宋太史為作後序

湖口人李正臣畜異石九峰東坡名曰壺中九華并為作詩

中條山秦王硯是秦敗晉師至王官時所貽大如碾盤無下口如尖底磴

趙清獻公自崖州還持石渡海濤瀾大作公心祝曰某居官不私豈以一石累濤息得歸後以貽天竺辨才瑰璋特立蒼色層設縵栗而文理竅竅廉隅各有異態

吳郡繆仲素得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硯硯蓋端溪紫石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為水委而旁刻述古圖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彷彿可觀

會稽趙麟有銀河秋水石衡尺有咫崇三之二色類蒼玉肌膩瑩潤白脈連絡如乳青質特近遠高廣坡陀延袤有千里勢右角白脉滋起少許派分而二一由右直下徑入無底一自山麓下折斜行稍左平流上三峰轟

立後若登嶂峭壁隱約排雲杳無蹤迹可指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數截有黑蛟踊去

鮮于伯機贈趙松雪琴曰震餘云是許旌陽手植桐木所斲

南海廟銅鼓唐暹羅所進蓋極天下之奇治也一統志載廣南祭銅鼓神

元順本棋枰聲應律以響玉爲之

南唐王氏有鏡六鼻常生雲烟照三方事皆見黃巢亂向京城照之寇兵如在目中都邑平以映日紗囊取入禁中

移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剖琴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尚書令河輪佩玉截爲徽貨所衣玉簾中單買縮絲

爲囊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吾從死矣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剪開字字賣之鑾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一字得芋千頭隨

人好之淺深

白傳用胡松節支琴

張蕢公有石綠鏡臺得自明川道士玄宗聞其有異取以精炭十車燒之不變乃已

成都朱善存家世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安史黃巢之亂皆吐黑烟屬天不差毫釐

宣帝時西夷恒隨國貢八角玉升夏以水澆之則無暑冬以火迫之則無寒

昭王宴河曲有金人自泉出捧水心劍語曰人腰水心之劍家給火耕之田

元白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號曰詩筒林和靖詩云帶斑猶恐俗和節不防山

許判司執中造葵牋綠色而澤入墨有采其法采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

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

古琴名則冰清春雷玉振黃鵠秋嘯鳴玉瓊響秋籟懷古南薰大雅松雪浮磬奔雷存古寒玉百衲響泉冠古韻

磬涉深天球又混沌材玲瓏玉萬壑松夜水玉澗鳴泉石上清泉秋塘寒玉九霄環佩已上俱見輟耕錄又吳

越有洗几清絕二琴折氏百衲琴見洞天清祿及輟耕錄余尚憶數種霹靂震澤孤桐一名香林八節號鍾玉

磬松風古燭黃南風歸鶴秋風漁樵九州瑣太古清音大古太和寒泉怡子天籟青山獨友庾信小園賦琴號

珠柱又鮮于伯機贈松雪琴曰震餘

桑柴灰入酒有韻黃酒脚塗靈壁石如漆

峨眉山石高寸許大如拳麥莖色類水晶取暗室隙處如日光射之五采爛熳不可名狀

葉茂實造墨妙爲軟帳烟具法作暖閣幕之以帳約八九

尺下用碗貯油炷燈外密無風烟直至頂輕遠可知膠
內有紫礦青皮木賊草當歸腦子皆活膠之藥蓋膠不
活則滯而不清

筆以鋒齊腰強爲善至于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腰強爲難
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

九墨日用之炭磨減半寸者萬金不換

窰變色紅如朱砂謂熒惑纏度臨照而然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來貨或得之將練爲衣忽釜中
雲蒸起二龍騰躍穿壁去

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
則傾側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飲者呼

之則尾指其人

內庫有清酒杯紋如亂絲薄如紙以酒注之溫溫然有氣
相次如沸湯名自煖杯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
入夢中號遊仙枕

穆天子北征曹奴之人觴之洋水之上賜金鹿銀鷹今有
地上得銀狔金狗皆古賂夷奇貨

號國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

馬遠山水一幅絹畫溪水數折亦有勢兩岸竹樹有烟雨
態水禽四上有宜和天水小靈疑後人加之者遠爲南

宋人故耳亦佳微傷板

趙子昂如來雪山參道絹畫爲吾鄉羅淵泉物羅且死囑
其細君以是乞銘于家君家君前夜夢一佛白雲中下
臨余家晨起得此適符之佛坐古松下以手按膝宛然
如生故是神物

唐六如觀瀑布絹畫清潤高古妙品也上自題小詩復有
文徵仲景伯時周子庚諸公題咏

管仲姬畫竹卷前書竹賦字清勁竹瀟灑後書至大年四
月二日余奉松雪于鷗波亭觀雨頗有清興松雪謂余
曰不可無紀遂作此卷舊是商文毅公家物今歸金粟
齋中

沈石田白蓮一幅紙畫上有王少傳詩云埋盆若簡便爲

池玉蕊亭亭有一枝不以格高知者少幸因開晚謝偏
遲窻前曉日自相媚江上秋風空爾爲我欲舉杯同此
賞天高露下月明時後云館中秋深白蓮一枝忽開不
意石田先生遂繪爲圖且有嗣音因書其上石田詩云
學士弘開君子池露花凝秀發高枝華峰卓掌兼秋爽
禁院分燈覺夜遲素德玉成超物類仙資天賦豈人爲
通辭更有微波在想像臨風點筆時楊支硯詩秋來百
卉皆凋落盆裡寒芳更壓枝露洗玉盃偏秉潔霜留翠
葆故飄進洛川觀麗真無價少皞司工妙有爲正得新
詩比初發廬山爭說遠公時畫登逸品詩筆皆名家可

寶

玉有氣侵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侵不知者謂御葬尸氣所侵曰侵非也自有一種真爲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爲不祥之物曷貴焉宋人之論此今殊不爾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琢治之爲方研愈薄則益堅縝膩而廉密入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世所傳厚若磚而煇者皆偽物也

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子畫皆精妙南宋時猶存石刻契丹東丹王突買巧石數峰目爲空青府

趙光逢奴往淮墻偶得一石四邊玲瓏如火光逢愛之各曰圓光石

葉維翰壽辰韋潛德獻太湖石一塊上有鐫字金飾曰寵仙

吳越孫妃以一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節不以爲珍偶出示船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蓋簪也增價至萬二千

緡

人家蓄一簾赤紫色人在簾間自外望之繞身有光云得于天寶之亂蓋宮禁物也後歸渾咸家識之者曰此瑞英簾耳

顯德中書堂設起紋秋水席色如蒲萄紫而柔薄類綿疊

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不能滯竟不審何物爲之

用修謂古碑有神物護持因引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爲蒲城簿訪出以鐵錮之復爲完物按萬曆六年河南李隆尹宛平構小齋解西偶于礎石得之因以古墨名齋碑字可辨者百八十九字首篆存唐故雲三字黎民表爲作記斯與石鼓文當爲燕二寶惜其出晚用修無由覩之耳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此時則博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圖而兵士有著芒屨者

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不知芒屨出于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官所作

王摩詰演教圖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無不臻妙

顧視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單是人物女人三寸許長皆有生氣此神而不失其真正所謂上之上者歟絹素顏色如新

何元朗家維摩問疾一小幅定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筆也開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勻潤著色之清脫種種臻妙

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人物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于李龍眠李龍眠出于顧愷此所謂鐵線描馬和之馬

遠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畫山水關仝荆浩為一家董源僧巨然為一家李成范寬為一家李唐為一家

雲林嘗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塗抹久之它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柰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

宋晦伯博識奇古昔在蜀中曾見玉麟符如今香囊白玉為質臺碾麒麟又有片玉長七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把名抹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使無褶紋又片玉甚薄上銳下闊名壓舌殉葬含玉也又塊如玉笄名

代指講庭用以點呈經藉漢唐遺物也

登州鼉磯島石可為研材東坡謔言之余家一研是國初俞士吉侍郎奉使時購石所成形模樸雅上篆永樂二字旁書海東潛璞晉傳玄研賦曰采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高似孫謂潛璞二字妙絕曾子固謝表云陰山堅石之璞以堅易潛非知研者恐此石不無怨言耳謝于喬端溪硯刻有聯句與者修撰吳原博戶部邵文敬侍講李賓之修撰吳汝賢刑部馬佩之并千喬六人石與詩皆奇物藏于齋中 遙遙古端溪 寬石色秀而雅崎崟出崑坑 註清冽帶湍瀉方疑象坤隅 陽東豈藉歐冶 希巧傳蒼頡跡 避避龐秦赭材鈍費磨礪 寬功多

賴揮灑奇文闕幽玄 註純質辭幻假噓水得餘潤 陽東

火防大捨活眼動鸛鵒 註深淵產龍馬 金聲一振之

玉韞誰價者 鳳凰困愧殘璋 註雀臺悲斷瓦遺汚轉光

彩陽藏真非土苴 雲對凝片雲 註流落起荒野沼鑿傷

至完 寬矩合憐絕竅 註比德坡有銘 蘭分封管同社鎮

靜壽爾宜 註文章川噤舍心於廟丞慕 陽風宵包公下

龍蛇恍旗影 註玉石脫山炮鐵穿彼徒勞 蘭珍玩方在

把 陽

周益公研作八卦形甚古樸公自銘云二儀分八卦定造化機翰墨柄用則昭我文明舍則守爾以靜平園老叟

端谿月研一製作古雅數百年物也程鴻臚所遺家君銘

曰誰斲山骨混沌之餘魄死明生有如月初楮雪凝華

松烟霏霧子孫保之光輝天路

國史研龍尾深坑石也溫潤縝密金星燦然斲削甚工而

饒古意保大中李少微所造家君攜入史館邀寮友銘

之家君先成研之斲自南唐今隨予升玉堂作一經繼

素王亂賊懼幽潛彰與日月爭輝光諸公知有所諷也

相視閣筆不復繼作

郭熙雪江曉渡圖相傳為殿屏小景元人陸友仁柯九思

柳貫道三跋皆佳柳云雖小幅而重疊疊嶂長江巨川

具在目前至若茅店逶迤方舟雜遝人馬參差烟樹遠

近各有姿態一展玩間令人栗栗起粟非神於畫者不

能真着題語也

龍眠居士寶貢圖卷首李西涯篆此七字筆勢飛動圖六
段方物象馬筐篋旗幟種種各別精極毫芒備諸變態
神品也有張貞居黃美之魏國公收附此中人黃賜所
藏賜於孝廟有阿保功所賞賚多御府物美之名琳
舉鄉貢賜猶子也家有富文堂收藏之盛一時罕儔今
皆散軼矣

趙松雪小楷尚書序甚精工前有小像上書延祐五年提
舉楊叔謙畫時余爲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五

松雪嘗賦飯牛圖系以十二月歌趙書圖熟讀此獨以
遒勁勝絕不類平日手世傳吳興書法數變愈老愈工

觀此益信末一七言律筆勢飛動神采煥發佳品也

衡山小楷赤壁二賦韓敬堂學士以貽家君者道麗飄洒
何必古人

衡山山水一長卷後大書七言律六首字作涪翁體甚道
美是嘉靖戊午春所書

陳太僕魯南豫章山水冊太僕嘗言人每不能遊遊未必
能詩詩未必能畫意以自許也其紀平生所遊歷余見
北都山東及此卷凡三本詩記具載紀遊集中畫似濃
而澹似淺而深似弱而老不襲前人一筆而分布結構
紆餘揜映之態妙極工緻每一展閱塵襟如滌

焦氏說楷卷之六終

焦氏說楷卷之七

蝦失水則屈淮南人呼屈身曰蝦身

苗蝦如蜈蚣而擁擠曰蝦公

瓦壠一名魁陸狀如海蛤有縱理文殼中有肉紫色曰天
爵外眉而內渠故曰瓦壠又蚶子蚌屬形如瓦筒橫從
其理五味具充又千歲蝙蝠化爲魁陸別名爲蚶形似
瓦屋

鼉魚反可冒鼓今誤作鼉鼓一云鼉聲如鼓故名或非也
鼉皮白可冒鼓

狐神鼠聖薄社依牆

愁舊音曹今人呼不快爲心曹楊雄有半半愁表亦音愁

賀監詩鄉音無改鬚毛魁今吳語尚謂衰爲魁

蜚蜚依牆而生故名守宮此與博物載東方朔語武帝者
不同又說文云在草曰蜚蜚在壁曰蜚蜚爾雅疏在草
澤者名蜚蜚蜚蜚在壁者名蜚蜚守宮蜚蜚又名蛇醫
又名龍子色青紺長二三尺可用祈雨者是也守宮俗
名蜚虎灰色大如指術家養以點婦臂者是也一說皆
龍種不可犯夷堅志嵩山有大蜚蜚數百長三四尺取
水纔入口即吐雷俄頃滿地忽震雷皆失去雨雹大作
食貨志猗頓用鹽鹽注鹽鹽池詩王事靡盬鹽不堅固
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注鹽鹽不練治也左傳夢楚人伏
已而鹽其腦注鹽鹽也一字四義鹽腦尤奇

鮐河豚也背青老人背色如鮐故云鮐背

男而婿婢為滅女而婦奴為獲又婿婢之子為滅婦奴之女為獲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棘棘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當家即監奴也王建詩不是當家頻向說

窮奇狀如牛蝟毛音如嗥狗

紫髯多鬚也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當是不之諱

膝齟口上曰膝下曰函齒內肉為齟外為斷

夸毗體柔也蓮條口柔也戚施一作規施面柔也戚施說文作醜醜一云蓮條今言國子醜醜今言蝦蟆皆以物

形人之醜態也

以形化者牛哀為虎以魂化者望帝為杜鵑帝女為精衛以血化者萇弘為碧以髮化者梁武宮人為蛇以氣化

者蜃為樓臺以淚化者湘妃為斑無情化有情者夢為蛾有情化無情者望夫女為石物相化者雀為蛤人相

化者武都婦人為男子

雁奴 雁王 雁臣 雁子漢書太液池鳧雛雁子布滿

充積 雁兒王維詩菱花冒雁兒 蟹奴 蟹胥山谷

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黃帝時丹丘之國獻瑪瑙璣以盛甘露堯時猶存時淳則滿時澆則竭舜遷之衡山為寶露臺時有雲氣生其上

帝堯在位有巨查浮西海光如星月夜明晝隱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巨查

助爾歌飯舊引此

輕容薄紗也王建宮詞薄羅不著愛輕容

積絲成綵散繭成花

等身書賈黃中幼聰敏父師令讀書取書與身等張子野詞亦有等身金酉陽雜俎云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

身鐵二字舊矣

巴渝漢高拍張王敬則相柳渾脫公孫大弓彎舞柳弓彎

胡旋安祿山胡拓拔老婦舞拓拔言非時也

不借謂草履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軍持淨瓶也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吸寒流

孫承佑富有小四海謂南蟪蛄北紅羊東蝦魚西粟延篇曰吾食赤鳥之粳麥飲化益之玄醴化益即伯益淮南

折張騫大宛之蒜飲晉國郁瑕之鹽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吟癡符和凝為文以多為富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謂此顏之推所謂吟癡符也

啄啄呼雞落落呼豕咄咄呼馬噓苗呼貓鴛呼雀鰕魚性痴見人輒樹其鬣西方有鳥曰半翅見人飛不過三五尺以杖擊之輒得

乾爲駁駁鉅牙食虎豹一名茲白

砮石食鼠而鼠死食蠶而蠶肥

秦有金泥飛頭鞋漢有伏虎頭鞋繡鴛鴦履晉有鳳頭履

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稍履立鳳履五色

雲霞履隋有瑞鳩頭履又名仙飛履唐有鸞靴伶人服

之詩便脫鸞靴入鳳幃又扶南國進抱香履青州有桃

蔬與松脂遞相纏織成鞋桃盛開時垂絲至二三尺

黃鳥食之止妬鰲魚食之止驕鵬居食之不饑酸與食之

不醉鮪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紫芭冬見而夏蟄鵲鴉書盲而夜察鳥樹栖而鴻栖野獸

野栖而猿栖樹

歐公五十而學書右軍五十三而成書

耗耗音兜達本夷服今性劣者以此目之

董仲綬智爲儒泉

鯢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

不復章安縣出鰓魚子朝出暮入母腹腹中容四

子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道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纁函

以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醢五湖而

定東海

商鞅謂仁義諸物爲六蠹故云蠹官又謂處士爲六蝨韓

非謂之五蠹退之詩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

其躬巧姦敗羣倫

古黃之乘復薊之露犬也飛食虎豹

南海鰐魚如鼉斬其頭乾之去齒更生三乃止

鮓魚如凝血無頭目衆蝦附之隨其東西可煮食

鳥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鶴以礬繞卵助燥氣今藥物以鶴巢礬石爲絕佳

屠龜解其肌惟腸連頭經日不死猶能嚙物漁者或以張

鳥植珪與王僧虔書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陸龜蒙詩但

得枕流共漱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蟻蟻以背行百足中斷兩段各行而去一名馬蛭

海青俊禽也羣燕緣撲之卽墜

噉豆三年身重難行啖榆眠不欲覺食鷲麥骨節斷解食

鷲入水爲蛟龍所吞食冬葵爲狗所齧瘡不差或致死

西域葡萄酒十年不敗醉彌月乃解飲逾少心逾開年逾

益飲愈多心愈塞年逾損

婦人姪未滿三月著帑衣冠平旦左邊并三市映影而去

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宋王甫夢人引入山間茅

屋指曰此公居也壁上詩白髮高僧酷愛閒一餅一鉢

老山間只因窺井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間恍然悟其

前生也窺井事用此此與張安道東坡入壽星院事甚

類

鬪戰死亡之處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

略不可見觸之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之便分散無數有細咤聲如炒豆惟靜住良久乃滅

孫臏名爲史逸臏肉刑去足名黥布姓英坐法黥故曰黥布

神禹治水功成天降飛龍日行三萬里

軒轅氏獲飛黃獨角

勝國元統癸酉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墜馬得一奇疾兩眼

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罔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

也里可識此證遂剪去項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

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

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稌高誘云關西謂之糜冀

州謂之糜即稷也

蟬有二種夏鳴者爲蟬秋鳴者爲寒蟬一云朝鳴蟬

夕鳴寒蟬

識勞薪事本師曠有謂苻朗或苻曷者何也按食飯知勞

薪所炊者師曠也苻曷也食而知鹽味小生食雞而知

栖恒半露食鷺而知黑白之處苻朗也

海牛無角長丈餘紫色足似龜尾若鮎魚性捷疾見人則

飛渡水皮堪弓韃脂可然燈北海有海牛島與海驢島

近亦有海驢皮可禦雨水不能潤海馬如馬脚軟其骨

水火不能毀惟漏以腐糟即敗

近有發陸遜墓者叢箭射出又聞某墓木人運劍殺人棺

兩角輒有旋風聚沙壅人至死卽墨城北有古冢或發之黃牛從埏門出犯之卽吼不可動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演沙石交橫莫邪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第不知黃牛蒼鷺之異何也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一曰紂絕陰天宮二

曰泰然諒事宗天宮三曰明辰耐犯武城天宮四曰恬

然罪炁天宮五曰宗靈亡非天宮六曰敢司連宛屢天

宮耐犯宮主生紂絕天主死誦其名者百鬼不敢犯

鄧都稻名重思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以供仙官食

杜瓊重思賦曰霏霏春暮萃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

時

名在瓊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珠

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

掌理迴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

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

第一芝名龍芝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衆成食之爲

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

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

三官真御史

南洲耳髮莊嚴北洲眼莊嚴西洲頂腹莊嚴北洲肩勝莊

嚴

龍于瞿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渴水則天單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於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

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聞浮提作海潮音

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樹見閻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照自由旬行不善則彫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寶樹枝葉悉見天人影相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那婆羅天娑羅樹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業果報

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皆化為金錢

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偃于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古云度索尋檀之國

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獵者臊草食者羶也

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亦全盡 胸腮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傘子鹽 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 鄭公虔云琴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

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頓笑輒落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金曾經在丘塚及為釵釧波罷陶隱居謂之犀金不可合鍊

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冲龍玉舌神曰始梁

馬腦鬼血所化玄中記言松脂入地為琥珀世說曰桃潘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絲琥珀苗也或言龍血為琥珀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土人燒治以為琥珀

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謬一作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

書風書書蟲食葉書胡書達書天竺書惜書橫書芝英隸鍾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雜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書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為不可學以防詐偽 詔下用偃波書 謝章詔板用螭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幘書一日

亦施于昏姻余嘗夜夢人授以鼠光書

西域書有駝屑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牂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書六十四種

不見輔星者將死識人星不患瘡見天獄星有流星入被

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方弭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遊七曜於中階華蓋西

臨藏五雲于太甲張奭公讀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

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

以下悉不可知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搖

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

不然

鵠鵠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鵠生三千一爲鷄鷄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鰐魚子朝出索食暮還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類赤如金甚

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兒鰐母子驚亦入母腹中

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鬪者

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

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

聳幹無慚于松栝成陰不媿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

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托根長樂權願建章布

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雜香葉蘘膠薰陸

興唐寺有牡丹一叢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

暈倒暈淺紅淺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葉中無

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

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西安府牛首山出鬼草赤莖其葉如葵其秀如禾服之使

人不憂

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

生耳冬雨甲子麻麥齊死

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卵鹽爲醬非賓客親族不得食

永光二年天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彈丸 惠帝三年桂

宮陽翟俱雨稻米 漢永和年長安雨綿皆白 鴻嘉

四年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 建平四年山陽湖陵

雨血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建和三年北地連雨肉

似羊肋大如手 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

寶珠 唐貞元四年雨水于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木有

孔中通下地立如植 宋熙寧八年雨黃土兼細毛

紹興八年汴京雨水龜具首足卦文

海中之人不業畊種惟掘地種甘藷秋熟收之蒸熟切如

米粒倉圖貯之以充糧糗是名儲糧

薤葉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薤爲筏作小孔浮于

水上種子于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于

薤夜孔中隨水上下蓋南方之奇蔬也治葛有大毒以

薤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噉治葛至一尺云

先食此菜治葛之地必生薤葉山羊食治葛卽肥大人

食山羊不害者物有相化伏也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

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

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一云風神居楓癭間泥封之則

大雨

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柰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

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平者為鷄骨香根為黃焚香

幹為棧香細枝繁實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

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鷄舌香

荆寧浦有三種金荆可作枕紫荆堪作牀白荆清作履又

有牡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

齊等置牀下雖危困亦愈

凡草木有白嫩而堪食者皆曰白筍不獨藕也爾雅茨藻

莖下本薺周禮蒲菹蒲之筍也尚書孔傳筍筍竹也

荀一名萌一名筍竹一名筍一名薺一名薺一名竹胎一名竹牙

一名苗一名初筍一名竹子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

筍名曰苞筍

段文昌曰竹譜類有三十九贊寧曰戴凱之竹譜類有六

十一筍譜類有九十四

襄陽薺山下有孤竹三年方生一筍及筍成竹竹母已死

矣代謝如春秋焉周官曰孤竹之管卽此

筍竹根長千丈斷節為大船生海畔山其竹萌可數丈猶

為筍也又山海經衛于山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

船神異經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

厚八九寸可以為大船

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土復生六年成

町竹譜云筍必六十復亦六年花亦曰復

桃枝四寸為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節

歐陽公牡丹譜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

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葉真珠 延州紅 多

葉紫 麝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

胎花 甘草黃 一撒紅 玉板白

陸游天彭牡丹譜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燕脂樓 王晉樓 金晉

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鹿胎紅 文公紅

政和春 醉西施 迎日紅 彩霞 疊羅 勝疊羅

瑞露蟬 乾花 大千葉 小千葉 紫繡毬 乾道

紫 潑墨紫 葛巾紫 福嚴紫 禁苑黃 慶雲黃

青心黃 黃氣毬 玉樓子 劉師哥 玉覆盆 歐

碧 轉枝紅 朝霞紅 灑金紅 瑞雲紅 壽陽紅

深春毬 朱囊紅 福勝紅 油紅 青絲紅 紅鸞

毛 粉鸞毛 慶金毬 間綠樓 銀絲樓 六對蟬

洛陽春 海芙蓉 膩玉紅 內人嬌 朝天紫 陳
州紫 袁家紫 御衣紫 斬黃 玉抱肚 勝瓊
白玉盤 碧玉盤 界金樓 樓子紅

亳州牡丹譜

御衣黃 淡鶯黃 大紅舞青猊 石榴紅 曹縣狀
元紅 金花狀元紅 王家大紅 大紅剪絨 大紅
繡毬 大紅西瓜模 小葉大紅 金絲大紅 映日
紅 羊血紅 錦袍紅 石家紅 七寶冠 醉膜脂
魏紅 大葉桃紅 桃紅舞青猊 壽春紅 殿春芳
醉仙桃 梅紅平頭 美人紅 皺葉桃紅 蓮紅
海天霞 桃紅西瓜模 翠紅粧 陳州紅 桃紅西
番頭 桃紅線 四面鏡 桃紅鳳頭 嬌紅樓臺
輕羅紅 淺嬌紅 花紅繡毬 梅紅樓子 花紅平
頭 銀紅毬 醉嬌紅 嬌紅 出莖紅桃 西子
海雲紅 紫玉 玉芙蓉 素鸞嬌 水紅毬 玉兔
天香 醉楊妃 赤玉盤 回回粉西 粉西施 玉
樓春 觀音面 粉娥嬌 西天香 醉春容 合歡
花 醉西 肉西 三學士 紫舞青猊 腰金紫
卽墨紫 丁香紫 瑞香紫 平頭紫 徐家紫 茄
花紫 紫姑仙 紫羅袍 紫重樓 紫紅芳 烟籠
紫 駝褐裘 淡藕絲 白舞青猊 萬卷書 玉重
樓 無瑕玉 水晶毬 慶天香 玉天倦 白剪絨

羊脂玉 玉繡毬 玉盤盃 青心白 伏家白 鳳
尾白 蓮香玉 平頭白 遲來白 金絲白 佛頭
青 綠邊白

維揚芍藥譜

冠羣芳 寶羣芳 寶粧成 盡天工 曉粧新 點
粧紅 豐香英 積嬌紅 醉西施 道粧成 掬香
瓊 素粧殘 試梅粧 淺粧勾 醉嬌紅 擬香英
妬嬌紅 縷金囊 怨春紅 妬鶯黃 釀金香 試
濃粧 宿粧殷 取次粧 聚香絲 簇紅絲 效殷
粧 會三英 合歡芳 擬繡鸞 銀含稜 御衣黃
黃樓子 袁黃冠子 峽石黃冠子 鮑黃冠子 楊
花冠子 湖縷 龜池紅
淞江開化縣銀杏一株巨甚實從幹上擁腫處剖出不由
枝生土人目爲胎生銀杏
武林舊事載臨安市食
鷓鴣餅餛飩兒 肝臟餃子 香藥灌肺 灌腸 猪胰
胡餅 羊脂韭餅 窩絲薑豉 剗子 科斗細粉
珍瓏雙條 七色燒餅 雜燂 金定果蒸 市羅餃
兒 寬焦薄脆 糕糜 旋文肥兒 八槎鷄鴨 炙
鷄鴨 燻肝 罐裏燻 燻鰻鱈 燻團魚 煎白腸
水晶會 煎鴨子 臘鮑兒 焦蒸餅 海蜆鮓 薑
蝦米 辣薑粉 糖菓子 豆糰 麻糰 螺頭 腰

皮 辣菜餅 炒螃蟹 肉燕羹 羊血 鹿肉犯子	果子	皂兒膏 宜利少 瓜葉煎 鮑螺 罌蜜 糖絲線	澤州餚 蜜麻酥 炒團 澄沙團子 十般糖 甘	露餅 玉屑膏 燻木瓜 糖脆梅 破核兒 查條	橘紅膏 荔枝膏 蜜薑豉 韻薑糖 花花糖 二	色灌藕 糖豌豆 芽豆 粟黃 烏李 酪麪 蓼	花 蜜彈彈 望口消 桃穠酥 重劑 蜜棗兒	天花餅 烏梅糖 玉柱糖 乳糖獅子 薄荷蜜	琥珀蜜 餛角兒 諸色糖蜜煎	菜蔬	薑油多 蓮花茄兒 辣瓜兒 倭菜 藕鮮 冬菜	鮮 笋鮮 茭白鮮 皮醬 糟瓊枝 萼菜笋 糟	黃芽 糟瓜蘆 淡鹽薑 鮮菜 醋薑 脂麻辣菜	拌生菜 諸般糟淹 鹽芥	粥	七寶素粥 五味粥 粟米粥 糖粥 糕	粥 饊子粥 菜豆粥 肉盒粥	犯鮮	算條 界方條 線條 魚肉影戲 胡羊犯 削脯	提脯 鬆脯 兔犯 麋犯鹿脯 糟猪頭 乾鹹豉	皂角錠 臘肉 炙骨頭 旋炙荷包 荔枝皮 薑
-----------------------	----	-----------------------	-----------------------	-----------------------	-----------------------	-----------------------	----------------------	----------------------	---------------	----	-----------------------	-----------------------	-----------------------	-------------	---	-------------------	---------------	----	-----------------------	-----------------------	-----------------------

鮮 荷包旋餅 三和鮮 切鮮 骨鮮 桃花鮮	雪團鮮 玉板鮮 鱗鱖鮮 春子鮮 黃雀鮮 銀	魚鮮 城鮮	凉水	甘豆湯 椰子酒 豆兒水 鹿梨漿 滷海水 薑	蜜水 木瓜汁 茶水 沉香水 荔枝膏水 苦水	金橘團 雪泡縮脾飲 梅花酒 五苓大順散 香	需飲 紫蘇飲	糕	糖糕 蜜糕 栗糕 栗糕 麥糕 豆糕 花糕	糖糕 雪糕 小甌糕 蒸糖糕 生糖糕 蜂糖糕	糕 間炊糕 糕乾 乳糕 重陽糕 社糕	蒸作從食	子母蜜 春蜜 大包子 荷葉餅 芙蓉餅 壽帶	龜 子母龜 歡喜 撚尖 剪花 小蒸作 駱駝	蹄 大學饅頭 羊肉饅頭 糖餡 豆沙餡	蜜辣餡 生餡 飯餡 酸餡 笋肉餡 麩薑餡	棗栗餡 薄皮 蟹黃 灌漿 臥爐 鷺項 棗餡	仙桃 乳餅 菜餅 秤錘蒸餅 睡蒸餅 千層	鷄頭藍兒 鷺彈 月餅 餛子 炙焦 肉油酥	燒餅 火棒 小蜜食 金花餅 市羅 蜜劑 餅	饅 春餅 胡餅 韭餅 諸色飲子 諸色包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諸色角兒 諸色從食 諸色果食

酒名

香薇露 流香並御 宣賜碧香 思春堂三省 鳳泉

殿玉練提祭祠有美堂 中和堂 雪醅 眞珠泉 皇

都春出常酒出和酒出實地 皇華堂浙西 愛谷堂浙東

瓊花露揚州六客堂 齊雲清露 雙瑞並蘇州 愛山堂

得江並東 留都春 靜治堂並江 十洲春 玉醅並海

海岳春西 錦思堂清 清若空 蓬萊春越 第一江山

北府兵厨 錦波春 浮玉春並鎮江 秦淮春 銀光並建

康清心堂 豐和春 蒙泉並溫州 瀟灑泉嚴州 金斗泉常州

思政堂 龜峯並湖州 錯認水 穀溪春並湖州 慶遠堂並湖州

白堂揚州 藍橋風月并紫金泉 揚州慶華堂揚州 元熙堂

張眉壽堂 萬象皆春並榮美堂 勝茶並謝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鮮天楊淵五湖賦連航擁

鮮

三世諸佛過去千佛華光佛爲首至毗舍佛於莊嚴劫中

得成爲佛見在千佛拘留孫佛爲首至樓至如來於賢

劫中次第成佛未來千佛日光如來佛爲首至須彌相

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

須夜摩天赤蓮花開爲晝白蓮花開爲夜大自在天摩羅

羅是也八臂三目乘白牛執白拂一念之間能知大千

雨滴

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

三月甲寅壬戌爲上帝開塞之將曰八魁

綏山在峨眉西南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庚信詩經殯林慮李舊食綏山桃

寧封子爲陶正有神人教火法出五色烟能隨之上下遂

往流沙食飛魚斃死二百歲劉更生沙頭頌青菓灼灼

千載舒萬齡斃死餌飛魚

邵弘治荆溪人有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因號邵半江嘗

作香囊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續其第應聲曰何不

云歸人爭渡喧乎時邵方與弟訟田因大喜割畀之今

名渡喧田

上巳本三月上旬巳日後始定三之日便復修楔不拘巳

矣黃淳父詩上巳仍逢巳誤近顧山甫詩上巳逢三日

今春何偶然寔甲午事也

眼垢曰推眇耳垢曰結睥醉眼曰纈膩髮曰臄

馬酒以馬乳爲酒木酪以杏汁爲酪

韓退之詩懸瀑垂天紳孟郊詩簷溜擲天紳東坡詩餘波

猶足挂天紳子由詩蒼壁立積鐵懸泉瀉天紳謂瀑布

爲天紳甚奇

葛洪鍊丹之地十有三處湖州烏程葛山其一也丹竈尚

存風雨之夕有大羃吞吐嚴間謂之丹光山下有菴村

仙翁手藟黃精之所

謝安石居金陵冶城太白嘗欲營園其上作詩曰冶城訪
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蕙草留芳根後爲王荆
公居荆公作詩云我名公字偶然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今爲吾家別墅天
地遊旅遞爲主賓可發一慨

白傅紫薇詩除却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舊薇詩
移它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兩用別花字

元微之謫通州白傳有詩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

賣魚後人有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驅張藉云江村

亥日長爲市山谷亦云魚收亥日妻到市按蜀有疫市

間日一集荆吳俗有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謂亥市又

周益公日錄云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

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有黑文如十字段文

昌以靈藍紙贈溫廷筠有詩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

得寄相思宋元憲詩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

鱗宋景文詩君軒總結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鱗

立秋日日未升採楓葉熬膏傳瘡瘍立愈有人病發背腸

胃可窺一醫教用楓葉膏傳外用雲母作小丸服盡四

兩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膏相著遂差

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爲心兔毛爲副心柱道勁

鋒銳調利樂天雞距筆賦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

翰音勇而雄雙美是合兩揆相同王隱筆銘豈其作筆

必免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
猩筆山谷詩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展身
後五車書嶺表錄云嶺外無兔郡守偶得兔毫者因
醉遺墜以已鬚刺之反佳後遂戶科人鬚一合

段公路北戶錄隴右以青羊毫爲筆昭州雞毛筆溪源鴨

毛筆又傳子漢末筆有豐狐之毫博物志虎僕似豹毛

可爲筆廣志蚺蛉鼠毛可以爲筆均州鼠須筆卽州殺

雞羊毛筆鄭虔云麝毛狸毛筆嘉州馬毛筆陶隱居燒

丹封鼎際用羊須筆又有胎髮筆龍筋筆

唐御食紅綾餅餠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

十八人宴于曲江勅大官賜餅餠止二十八枚延孫後

入蜀爲蜀人所易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

餅餠來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末利半開者

著淨器薄劈沉香層層相間封日一易不待花蕊花過

香成將捷辭銀字筆調心字香燒張于湖辭心字夜香

清晏小山辭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漢書五城十二樓人多知之東坡辭遊人都上十三樓不

羨竹西歌吹古揚州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

四樓按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

集賢謳歌鼓腹輕腮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于京師以

處官伎

弘明集地芝候月天華逆風

杜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泥它沽酒拔金釵杜牧之

詩脉脉春情更泥誰鄧文原詩銀燈影裏泥人嬌余嘗

題春帖云結有同心蟠鏡蒂香餘百合泥衣池

周處風土記梅雨沾衣服皆敗黥花間集章莊辭淚沾紅

袖黥毛熙震詞自從陵谷追遊歇畫梁塵黥

伯益公冶長賈昌管輅知鳥語鶯聲知馬鳴介葛盧解牛

音神速姑解蛇語台州王基聞蟻語和菟有鳥鳴書一

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餘冬序錄又韓子有詹何知牛

鳴抱朴子有李南知馬語梁典沈僧照知虎嘯益部耆

舊楊宜知雀語北齊書奚永洛知鵲言宋史孫守榮知

鵲噪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漢書魏尚曉鳥語桂陽先

賢畫贊成武丁知雀言翰斧名談遇李太白遺書一卷

日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

閩人取橄欖以鹽塗樹則自落東坡詩紛紛紅紫落青鹽

又取銀杏以竹篾箍其本擊篾自落

皮硝入鷄腹中煮食之銷痞

復膳甜黑魚膽亦甜人多烹啖之以爲佳品

蜂採百花置翅股間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于王

爾雅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鳩鵲以朋交變化論鷺目成而

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鷺鷥交頸野鵲纏枝內典孔雀因

雷聲而應孕

三伏日收苦草陰乾冬至日爲末元旦五更蜜調服一匕不疫

王叔明畫谿山高隱層巒疊嶂楓丹栗黃勃鬱滿紙而不

失清遠秀潤之致覽之雲霧滃然墮几席間恨不移家

其中也

唐六如白雲古寺一幅用舊紙作水墨兩崖古木數十章

舟出其中漁人樵父隔岸對語其上林木盡處畫一古

寺右邊稍高處作遠山數重不但氣韻清遠法之妙至

於經營摹寫亦自迴別所謂六法皆備者也六如自題

其上白雲古寺自前朝世上紅塵隔板橋得絕無環

珮至百年消受許漁樵

日本美人理髮單條筆法精工細入毛縷四明人以贊家

君文者云自海舶得之

淳化閣帖是泉州舊揚家君令工重背拆下背紙乃宋初

人公移體式與今絕異更有陶詩背亦宋人公移詩多

爲妄人所改竄非此無繇見陶本之舊今業以宋刻梓

行與學者共之矣

清明上河圖粉本一大卷圖爲宋人張擇端所畫真蹟余

未見而此本城郭市橋之遠近屋廬林木之高下馬牛

驢駝之小大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雜沓毛

密縷析不可數計莫不曲盡其意態汴京盛時氣象髮

髯可見聞嘉靖間一顯者以此圖賈奇祿因知遠權勢

簡玩好乃持身涉世之律令不可不謹也

顧寶幢居士草堂讀易圖絹畫居士人品甚高超悟禪宗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其餘事兼及書畫書法出李懷琳孫過庭畫對酌宋元人之長而以己意運之殆古語不為法縛不求法脫者耶晚年盡屏不為或閒意縱筆寫雲烟出沒以自娛而已此圖為其師陳翰講所作是中年筆其精妙處視米氏父子不知何如餘子區區不足道矣

又一紙幅寫宿霧晚烟欲泮復合出沒於有無之間超神入妙上自題絕句停策青林晚山寒雨濕衣野雲仍有

意相伴宿柴扉
金洞山茶絹畫潤金陵名族為都御史澤第其點綴之上
自具畫家軌範

王若水黃鸝折枝絹畫甚工惜絹色稍闇

盛子昭觀音絹畫松林枯槎老林森森出自是其家法面目略損動而神采自在

元盧謐鼓柅圖紙畫題其上丹青不願麒麟閣待詔不求金馬門一箇小舟歌款乃百年清興在乾坤乃盧謐為秉彝先生畫并題後賦詩者數十人今錄其七

湛湛巢湖雲濯濯金庭樹棠舟蕩秋風鼓柅復何去凌虛渺千里心神浩無際方當兵氣清觀此深幽趣為問坐者誰蒼髯濕烟霧

嚴陵臺下桐江路長日扁舟處處移姓字不須黃冒識機

心唯有白渥知落花春水如天上細雨斜風在釣絲我欲明年將一舸五湖相與逐鷗夷

信金

鼓柅將安適滄浪六月秋夢回誰是蝶機息自忘渥泥此風波際多君汗湯游緣塵無所繫天地一虛舟

湖深

關山塵滿舊驛秋深有釣舟便腹解衣蓬底坐盡將心事付沙洲

長山故

一髮中原望外山吳頭楚尾足盤桓世間到處風波險贏得高人倚櫂看

人梁趙簡

青林丹葉照晴波風送秋聲入櫂歌遊目靜觀天宇大蠅頭蝸角奈君何

東陽葉簡

身世都來不繫舟江湖何處是滄洲若為添我孤蓬下共駕秋風汗漫遊

金華范祖幹

說文凡國都郡縣姓氏皆從邑窮作窳庸作鄺朱用邾黎作邕倪作邾樊用邾屠作邾延作邾章作邾匡作邾萬

作邾奄作邾來作邾貝用邾渤作邾息作邾葛作邾婁作邾儀作邾燕作邾替作邾干作邾裴作邾荀作邾穰

用邾談用邾曾用邾許作邾費用邾祭作邾句作邾黨用邾召用邾沛用邾蒯作邾葵用邾歛用邾

女為陰象二女為效三女為姦日女為旻以陰掩陽之義妨娼婢嫖嫌婪媼威媼嫗嫗等字皆從女取陰私

之義若訓婦人處子則背矣

正楷偏旁謬誤如次從次與涎同益羨二字會其意如準
潔況冲決減淒涼澆泔泔瀆滅滅洩塗染染十八字皆
從水俗訛從之當依洪武正韻

門與闢同從𠂔斤會意闢閤闢闢闕七字皆從門俗
訛從門當宗說文玉篇

伐檀詩河水清且漣漪說文漣小波也漪語詞下章河水清且直漪淪漪皆訓語詞獨漣漪妄加水作漪廣韻傳會其說漣漪風動水成文也如其訓詁非小波而何小弁詩弁彼鸞斯說文鸞斯卑居也似鴉而小孔穎達疏此鳥曰鸞而云斯者語詞猶蓼彼蕭斯苑彼桺斯蠡斯羽之類辯證詳明通俗妄加鳥作鸞

冀音季北方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注自河東至河西從北諸異音覬睎望也說文欣幸也又覬覦窺視也後世豫訓窺視轉用幾俗妄用冀于義不通

誕音淡空言也虛誑之詞借發語詞生民詩誕彌厥月誕
誦乃也詩詰妄訓生也如下章誕寔之隘巷誕寔平
林誕寔之寒水誕皆訓生可乎後世徂訛謂生子曰誕
子慶壽賀生日華誕何所本源

冷音也氷釋也木華海賦陽氷不冶從父台上音金煬似
氷泮因借銷鎔也淮南子陶冶萬物董仲舒傳惟冶者
之所鑄凡金鎔赤白有光復借妖冶豔麗貌如碩人詩
膚如凝脂係詞冶額蒍姪荀子美麗妖冶

母音木說文母地在朝歌南七十里從土諸母入聲周記
武王伐紂戰于母野武成會于母野大明詩母野洋洋
楷混用牧

灘音雖水名在梁郡受汴入泗漢書灘水爲之不流左傳
至則洩灘潏矣唐張巡困守灘陽城從水諸灘音說文
未收楷混用雕謬音沮

綴音颯說文熈綴散之也借放寔書臨黃要服二百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綴蔡叔楷誤用蔡轉上聲叶韻俗別作撒

義楷訛作彌古從弓弗作弼弗者橋也敬之詩弼時任

肩論語彌胖召子欲往孟子入則無法家彌士俗權譏
用佛及拂

閏音潤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史記黃帝起消息正閏餘說
文從王居門會意取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之
義據說文閏字始于周代唐虞夏商無閏字乎然尚書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或曰史臣追述之詞凡遇閏
則曰又某月現鐘鼎文

稻先種後熟者種音鍾諺謂晚稻後種先熟者穆音六諺謂秬稻周禮司稼辨種穆之種七月詩黍稷種穆諺既謂種爲晚稻則穆爲先稻無疑矣俗妄作稻

本煩模反借馴也亂本絲紊反借治也楊用修集于丹鉛餘錄以爲奇聞說文六字皆有分別詳辯于左臭音休與嗅同以鼻搯氣也荀子嗅之而無嫌于鼻從自大會意借凡氣之總名音朽簾腥集謂之五嗅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嗅音醜腐氣也水潤下其氣煥曹植書海畔有逐煥之夫從支諸音音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天紀從手變上音俗詭作擾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則其音宜六擾從牛變音亂音鑿紊也煩擾也史記猶治亂繩古作變從彊下指交結之狀嗣音雄理效也平治也盤庚嗣越我家論語余有嗣臣十人從司圖會意現石鼓文及宰辟父敗隸楷用治洪楊二

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

鄧音陸國名史記周武王封皐陶之後于英六注偃姓地在壽州霍丘春秋文公五年楚人滅六宣公八年楚人滅舒蓼蓼音了愚見六與舒皆皐陶之後同宗之國楚先滅六後滅舒蓼如邾子國別封于邾號小邾子六蓼皆當用鄧小雅詩蓼蓼者莪蓼亦音六

聲音黃泮官曰蠻舍天子太學其水周環故曰璧壘諸侯泮宮水環其前形如半壁故曰瓊舍鮑德值修起費舍說文無費字當用瓊周伯琦妄用橫

屨其間者吳都賦屨屨鱗接俗不解義妄作

均礫音的礫明珠也上林賦明月珠子均礫江涓魏都賦丹藕凌波而均礫千宇文藻荷均礫俗借誤用的歷礫悚音烘速含淚恐懼見孟子吾不忍其礫悚說文礫食辛而礫也如多食椒薑芥蒜則辛辣泓然含淚悚入聲叶韻楷誤用敲悚

蝸蝸音罔兩說文蝸蝸山川之精物賈逵云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左使魃魃蝸蝸莫能逢之幽通賦恐蝸蝸之青泉從虫諧罔兩聲借因魃魃妄作題魃

蹢蹢音顛沛偃仆也猶坎坎坷蹢蹢也蕩詩蹢蹢之揭論語蹢蹢必于是楷用顛沛俗作偃仆

甝甝音蚩移甝甝盛酒器大者一稱小者五斗揚雄酒箴甝甝滑稽楷誤用鴟夷

鸛鸛音速霜鸛鸛白鳳說文五方神鳥東方發明西方蕭爽南方集明北方幽昌中央鳳皇楚詞大招曼鸛鸛只當用肅爽又良馬白色亦曰肅爽左傳唐成公有肅爽馬郭璞賦肅爽掀髦楷別作騶驪

抖擻音斗更精爽也諺謂勇敢曰抖擻唐王維詩抖擻辭貧里俗謂升合爲量小斗較爲量大當用斗簍

梳篦音疎敵理髮櫛櫛之稀者曰梳密者曰篦揚雄賦頭蓬不暇梳西都賦櫛比龍鱗當用疏比

俗楷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如髻音條小兒垂髻也髻音概毀齒也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髻髻

僮穉之時俗因訛誤作齟齬音從躡也踢也鞠音擣華耗也劉向別錄蹴鞠黃帝造以練武士俗因蹴妄作踰干與竿同竹挺也衛風詩籊籊竹竿從了一指事象因借義重別作竿故甲曆謂之干支借盾也與戰通又扞也犯也求也水涯也又姓氏輒上聲注箭莖也借別作奇輒去聲注木林也詩詰木勿生者為枝正出者為幹郎衡使朝廷者天下之積幹象別作幹借能事也疊卦幹父之疊借別作幹古文干輒注假借為十用而義精篆隸分別五字愈繁後世妄增俗字又篆隸之所罪者

長音場永也久遠也輒音掌注進也生育也又孟也輒去聲注餘賸也晉書平生無長物陸璣文賦故無取乎冗長俗誤用仗齊音臍平等也輒音沛叶韻載芟詩載穫齊齊玉環廟中齊齊借恭懇兒泮水詩齊齊多士楷誤用濟輒去聲與劑通

空音性虛也爾雅盡也輒上聲注通窳也攷工記函人視其鑽空而窺舜紀穿井為匿空旁出俗誤用孔輒去聲注缺乏也輒入聲修謂虛窳曰空窳或曰孔字切腳

類音類以事類祭天神音與類于上帝郊祀誌類祠太一從示諸類聲俗誤用類輒上聲叶韻周禮次王大類上帝論語季氏類于泰山音與旅俗別作旅北音悖違也增韻

事借用背借借敗走曰奔北過秦論追奔逐北輒入聲注朔方也今但讀作入聲不知本音悖

相音裏省視也古作篆訛作相借佐助也償導也輒平聲注共也因此知彼曰相識劉向傳更相汲引俗以平聲為本字反以去聲為輒注

何音賀負任也僭也玄鳥詩百祿是何左使弗克負何輒平聲注誰也增韻局也俗以平聲為本字去聲謬用荷放音紡效也廣韻學也禮罷有放而文也桓弓哲人矮兮吾將安放輒去聲注棄也增韻縱逸也隸楷以去聲為本字上聲別作倣

頃音餘敬又也淮南子天傾西北借謚法甄心動懼曰傾齊有頃王輒上聲注頃刻須臾也又田百畝曰頃楷以上聲為本字平聲反加人作傾

愠音溫怒也廣韻恚也輒入聲注憂也心有所鬱積也都人士我心愠結楷誤用鬱

槍音鎗拒也廣韻稍也上古刻竹木以作兵械故從木諸倉音俗作槍與鎗混輒去聲注逆也諺謂迎風挂帆為打槍又謂趨簷曰槍桶今但呼其聲不知用字輒注

一物數名蟋蟀一名蜻蛚又名寒蛩莎雞促織子一歲名烏喙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雄廣韻拘拘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卻老枝名地骨皮爾雅芙蓉其華芙蕖其莢蒹葭其根藎

蹂踐跡曰跣生革曰皮去毛曰革柔熟曰韋家犍曰犍牲體曰肉肥曰臄脂曰膏頸曰脰肩曰膊

毛音茅軟毫也細便曰毳更生整理曰毳絛毳曰毳長銳曰毫牛尾曰羴用以飾物曰毳拂毛曰毳毳屬曰毳

角音各獸角也橫大曰衡觸發曰觸長曰衡利曰觸曲曰肱上曲曰斛中曲曰肱上小下大曰肱其中骨曰肱低

曰觸有枝曰船船落曰解傾曰觥一仰一俛曰觥一仰曰觥不齊曰觥反戾曰觥

虎音濟山獸之君也方言楚謂之於戲爾雅淺毛者謂之戲貓有角者委虎白為彪黑為縹頭為虎行曰虎臥曰

虎聲曰唬關怒曰唬文曰彪殘害曰虐猛曰獸搜割

鹿音祿山獸相友者食則呼其類以夏至解角爾雅鹿牡麋化鹿其子麋其跡隨絕有力鼻百年為蒼五百年為

白千年為玄大者為麋為鹿其皮曰麗其行超遠曰麋麋音迷鹿之大者目上有眉以冬至解角爾雅麋牡麋化

麋其子麋其大者麋

牛音紐大畜也牡曰牝牝曰特鳴曰牟息聲曰犂黃白為犂白黑為犂黃體黑肩為特白質為犂白脊為特斑

駝如星為犂黃質虎文為駝長脊為犂其子曰犂無角曰犂二歲曰犂三歲曰犂四歲曰犂八歲曰犂芻養曰

犂其生曰犂角觸曰犂柔馴曰犂徐行曰犂臄滿曰犂

無子曰犂犂曰犂圈曰牢引曰牽司養曰牧樞衡曰特特曰犂祭祀曰牲色純曰犂體完曰犂

馬音麻上乘畜駿逸可愛大曰駟小曰驪高八尺為駟七尺為驪六尺為驪牡為驪為驪牝為驪青白

雜總黑質白面駝蒼白雜驪黃白雜駟黃白驪尾驪赤色為足白驪後左足白馬黑白雜駟黃白驪尾驪赤色為

驪形白雜駟紫質黑驪尾驪白額至肩驪白尻者驪深黑色驪淺黑色驪青黑色驪黑質白蹄驪赤黑色驪白

質黑驪尾驪白額曰駟廬黑質黃脊驪黃質黑家驪紫質白腹驪白質黑驪一曰白驪二曰白驪良材曰驪

純白為驪驪千里曰驪神馬驪驪野馬驪驪北狄良者

駟除純者駟駟曰駟系尾曰駟鳴曰駟曲脊曰駟駟駟駟二歲曰駟四歲曰駟八歲曰駟駟駟足曰駟駟駟首

曰駟乘曰駟跨曰駟上曰驪在駟中曰駟二馬曰駟三曰駟四曰駟奔走為驪馳直馳曰駟駟駟曰駟駟駟曰

駟踊躍曰駟低昂曰駟搖頭曰駟駟駟曰駟疾行曰駟駟駟徐行曰駟遲頓曰駟駟駟奔曰駟駟駟懼曰駟駟駟

衆多曰駟曰駟勇健曰駟柔順曰駟佇立曰駟負物曰駟載重曰駟駟駟曰駟駟御曰駟似馬長耳為駟其子

為駟駟父馬母為駟駟駟者名駟駟

豕音史猪有剛鬣者牡曰豕牝曰豕牝曰豕牝一說其鳴曰豕生三月曰豕六月曰豕三歲曰豕頭皮腴促曰豕

三毛叢居者猪大曰豮曰豮小曰豮曰豮頭曰豮內曰豮絳足曰豮圈曰豮覆蓋曰豮穀養曰豮息曰豮奔走曰豮縱逸曰豮獷齧爲豮野豮爲豮

羊音陽芻畜性柔好觸爾雅吳羊色白牡曰羴牝曰羴羴羊色黑牡曰羴牝曰羴羴曰羴其子羔生五月曰羴六月曰羴三歲曰羴小曰羴大曰羴肥曰羴瘦曰羴其血曰羴半曰羴野羊曰羴山羊曰羴同一羊也爾雅以黑白而分牡牝

犬音吠狗之縣蹠者長喙獠善獵短喙獨獠善吠短脰者獠黃質黑頭爲狂小曰狗大曰獠其高四尺牡曰狗牝曰其子尤多毛者獠惡毛曰獠相齧曰獠驚視曰與

暫出曰突暴出曰猝其鳴曰吠小吠曰微駭吠曰獠獠吠不止曰獠疾走曰獠曰候驚走曰獠逐禽曰獠所得曰獲過弗取曰獠狃健曰獠猛悍曰獠怯懦曰獠莊黠曰狡猾其怒曰獠其鬪曰獠猖狂曰獠無聲逐人曰默可習曰狎妄強曰獠其食曰獠張耳曰獠蹶曳曰跋頓仆曰獠南越犬名獠獠廣韻殷虞晉獠楚獠韓獠宋獠皆良犬也

夫卦九五羴陸夫夫稽攷羴訛作羴朱子注羴卽馬齒羴按說文羴音還山羊細角者羴山羊觸角形寬字諧其音易傳澤天夫澤爲兌兌爲羊見關朗易傳

剝卦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牀以辨朱子注辨牀幹也出

何故典稽攷牀乃戕字之訛按爾雅革中絕謂之辨

通鑑晉石崇以鐵如意擊折王愷珊瑚枝集覽不知如意

本源稽攷古以玉爲之卽玉璆天子晉璆方正於天下

也說文璆字注大圭長三尺抒上終揆首周制尺長八

寸如意長二尺四寸度與璆同如意首象靈芝義與終

揆首相合後以鐵爲之以避天子玉璆不敢薦越之義

隱逸者或以竹爲之今俗以銅則腥臭

日磳今人皆讀作密底耿克明言日字漢書原無別音當

如本字讀宋公庠言日字音彌畢切如今人讀未知始

於何時也

枘鑿枘儒稅切鑿音造如漕河之漕亦音造也枘鑿乃木

工之鑿枘本自相入但以方枘圓則不可耳史記孟子

列傳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今去方圓二字云枘

鑿不相入甚爲不通吾鄉一老儒以字學自負讀枘爲

柄鑿音作聞者但匿笑而已

世傳小說最害事如典則憲章錄中多未確泥窮鄉下邑

所傳聞異詞遽可信乎鄭公吾學編雷公大政紀尚已

二書未出之先通紀獨行人人耳目已久無識者多信

之其人性忌而寡學於高賢名碩往往輕肆誣譏業奉

旨毀板近有永昭二陵編年尤極誕妄此人爲推官貪

橫異常被耿先生劾去專作此爲報復計語語鑿空固

不能逃知者之見也王元美史乘考誤之作最爲審諦

欲倣其書一訂諸說之謬尚未暇耳

近庸劣無知之人取前人成書謬加增損以苟小利然往往托之名入最爲可惡金陵書坊十數年來有刻必歸家君曩見新安之墓石太山之銅碑往往皆然昔元白詩文流播人間市井小兒皆誦習之至雞林之客無不傳誦有一篇僞者其宰相必能辨之不知今亦有能辨此者否

焦氏說梔卷之七終

焦氏說梔

卷之七

焦氏說梔

說梔七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焦周撰周字茂孝上元人焦竑之子也萬厯庚子舉人其書皆刺取諸書中新穎之語及聞見所及可資談噱者襍載成編不分門類如元微之謫通州史無其事論吳越改元誤以歐陽修五代史與十國世家爲二書亦時有疎舛其稱說梔者取荀子說梔勿聽之義也

譚子雕蟲二卷附錄一卷

〔明〕譚貞默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四年嘉興譚氏承啓堂刻嘉興譚氏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譚子雕蟲二卷》提要

總目

譚子雕蟲卷之上一名小化書

稿李譚貞默增庵著 婿高伯鉅念祖原校

著作堂集之二

一段賦序

二段賦總起

三段黿鼉 壁蟾 螳蟴 蠨蛸 蠅虎

四段蠶 蛾 蠋

五段蟋蟀 沙雞

六段蝗 附 螻 螻蛄 蚯蚓

七段地鼈 附 負蝥 燈蛾 蜉蝣 鼠負

八段蟬

九段蜩螗

十段蝶 蠟

十一段胡蜂 蜜蜂

十二段蛺蝶

十三段蜻蛉 紅蜻蛉 附 蝙蝠

十四段螳螂

十五段龍雞 賊螂 附 鼠負

十六段螢 蠟

十七段蝻 蝻 蚱蜢 天牛 螻蛄

十八段蝻 蝻 附蝻 香百念 附蜈蚣

十九段刺毛 毛蟲 蓑衣蟲

廿一段蒼蠅 青蠅 麻蠅

廿二段蝻 白黑 蚤 壁蝻

廿三段蝻 九蟲 蠅 蠅

廿四段蠅 白蠅 飛蠅

譚子雕蟲總目

廿五段米蟲 四種

廿六段蝻 蝻 蚱蜢

廿七段田螺 螺 蚱蜢 香 附 蚱蜢 蚱蜢

廿八段蝻 蝻 附 蚱蜢 白 蚱蜢

廿九段蝻 蝻 蟻 蟻

三十段蝻 蝻 寫字蟲 子 蝻 蝻 水 蝻

三十一段蝻 蝻

三十二段蝻 蝻

三十三段竹蟲 青寧

三十四段賦總

三十五段賦總

三十六段賦總

三十七段賦總束

譚子雕蟲總目

三

嘉興譚埽庵祭酒 貞默 著述目錄

孟子編年畧一卷 經義考

四書見聖編一百卷 經義考 四庫存目作三 經見聖編一百八十卷

風隱集 詩話

韻史蒐銓三百卷 浙江通志

近代畫名家寶錄 嘉興府志

慈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錄述疏二卷 嘉興譚氏遺 書新刻本

譚子雕蟲二卷 青浦陳子龍安雅堂集中有序一 名小化書 四庫存目

埽庵集六卷 文瑞樓書目

譚埽庵書目

埽庵詩存一卷 橋李詩繫 光緒間嘉 興譚氏家譜附刻本

其間集 詩繫

駕社詩選一卷 嘉興縣志作四卷 嘉興府志 月凡六集李太 志是編爲明萬曆己未上元至六

僕日華序之

莊子列眉

離騷刮目 莊騷二種陳子龍 安雅堂集中有序

程墨火傳

韻學集成

橋李志 以上五種俱見 屠存智撰傳

右日譚志賢先生手自輯存按明季譚氏有研

山書同樂山書同爲埽庵祭酒讀書著書之處

當時自項氏天籟閣外亦頗傳重駕湖也清初

書禁綦嚴倉卒自燼以致遺墨無存志賢先生

篤彝倫重先澤二十年來所至留心搜輯曾梓

其先德築巖舟石左羽諸公遺著若干種彙爲

嘉興譚氏遺書近又得譚子雕蟲一卷其上卷

命 汝傳 鈔錄校讐既竣因請以祭酒著述目錄

冠諸卷端先生然之遂并錄焉己未夏五宜賓

譚埽庵書目

嬰汝僊謹識

譚子雕蟲序

昆蟲之用其來尙矣古之聖人考形以作書契察色以助采章皆有取焉當周之盛時輜軒之使極於車軌采覽異說姬公會義正名爰作爾雅昆蟲之醜亦載之詳矣然而一物殊稱微者滋甚秦晉宋衛命謂詭別揚子把翰齋油方言告成而後粲然以備士大夫適異方覽郊物告時令占霄孽遇物能名無愧多識而耕夫桑女與之誦風雅考經傳莫不欣喜有會所以瞻聞之士必旁通謠俗博觀名物孜孜綜錯於小學也譚子以沈博宏麗之才端居多暇寄情蠕動以審化機既省察於林澤復諮諏於士女又考證於典籍自黿龜至青靈凡六十有二種而同類者附見焉罔不著其形體挾其情態窮其變化推其肩族上極經義下至街談咸所網羅又每物賦之名曰雕蟲蓋自託乎小技資游意於大雅矣夫託象連類本出詩人寓言體物極於騷雅故嘒嘒寫玄蟬之音趨趨傳阜螽之狀蝸蟪刺政青蠅諭讒凡愉悼感激之懷皆造端於觸發比興所以獨長風流所以不墜也若

譚子雕蟲序

譚子雕蟲序

夫獨用成篇體同詠物則權與荀卿之賦蠶後世文人各有藻繪究圖一二瀏亮可觀未有旁搜曲貫悉揭聲容蚘語蜚鳴皆應金石如譚子者也姬公不遜多藝揚子乃崑壯夫其熟爲正論哉或曰譚子有所刺譏而將以蠻觸蛟鼉視一世之人則非子所知也青浦陳子龍撰閔刻足本安雅堂稿卷二

燧木革金攻殘敗撓其禍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其有能去蟲者有功於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讐也天地之於人也亦若是則已矣能薄削斯人者有功於天者也有功者受賞禍焉者受罰而何呼且怨乎而柳非之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假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信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有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而劉非之曰天

譚子雕蟲序

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植類曰牛動類曰蟲僦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民知餘難以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歐繇是而言天何煩乎人乎噫嘻三子皆有激之說相非而實相發其原本於子夏僦蟲莊子蟲天之道以俛仰譚子化書小化書之指歸則均乳水合也傳曰莊子者子夏之門人也然則韓子柳子劉子先後兩譚子悉莊子之門人也何以命之以僦

蟲天之道命之也

崇禎歲在壬午秋八月既望嘉禾髯進士譚埽

譚子雕蟲序

譚子雕蟲卷之上一名小化書

著

樵李譚貞默掃庵著 媚高佑記

小蟲賦并傳 上十七段



禾人賦禾蟲夏口賦夏蟲翹螻纖狼不踰分寸睹記
所觸方隅未周也稱文斯小取義或大雕蟲之技笑
至此乎子雲自目方言辭賦曰雕蟲而使之而小之
小乎方言辭賦將大乎太玄法言也伎乎方言辭賦
將道乎太玄法言也噫嘻吾鳥知夫太玄法言之非
巢蚊睫而遊獲天耶其爲伎也抑又眇末矣雖然壯

譚子雕蟲卷上

夫不爲雕蟲而姬公爲之經辭曰賦序

吳志云黃龍三年繇拳野稻成禾遂改繇拳爲禾
與縣赤烏五年因太子名和改禾興爲嘉興縣嗣
後代有更置嘉禾之名不改此周吳越之區音脫
漢會稽之澳敷也人蟲滋繁固其所已方言楊雄
志也而雄之言曰雕蟲小伎壯夫不爲爾雅周公
經也而昔人詩曰姬公大神聖爾雅詮蟲魚
羣物一蟲惟蟲能天羽毛鱗介倮屬同年埒豎長率
人無攝專蟲號混一正統大全家語載記爾雅方言

謂經不信自昧化權剽耳寓目欵曲周旋蟲蟲逼塞
化化綿延虛神氣血無黨無偏地水火風盜方盜圓
人居蟲國蟲竊人宜肆筵設白落潮草立賦總起

莊子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全人惡天郭象注蟲
能全天而不以天自居如全人有天之名而惡之
也家語子夏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
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
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
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大戴禮所載同景昇化書

譚子雕蟲卷上

曰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精精化嬰
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
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物物化化不間猶環之無
端又曰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螻蚋盜人
蟲生佛經地水火風曰四輪亦曰四大晉陽秋云
左思作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着筆札

相祖竈兮羅織儼經緯兮若思選結繩兮上古作網
罟兮是規身自縲而自績足爲紆而爲機締密而成
匹帛綌練而絡采恩挂簾裳而貽蕩幕草土而委塵

輿征旅而爲暴控河北與荆西縱橋梁之可越苦關隘之難馳坐孔方兄于蘭壁設奈何阱于塗茨阿堵是守錢之虜翻屯作慣訟之師客不招而何喜利攸往而馬如善健忘之无咎乞小巧以奚爲腹夢憂云脂婦胖容嘲曰侏儒亦有釣綰尾絆縲綬面馳生擒活搏就縛悲嘶慈假開于三面毒巧寄于一絲賤丈夫之韻斷伺物來而攘之遇大力之劫突固緘膝而安施俄圈套之破漏險膠漆之易離

壁虎 壁虎 壁虎 壁虎 壁虎

譚子雕蟲卷上

三

蜘蛛禾呼績蛛績象其績絲蛛義取珍珠象其圓形也字說謂設一面之網物觸而誅取知所誅之義非是其形銳頭目尖喙大腹兩鉗六足小者青大者綠或灰褐又大者黑斑或赤黃五色點對相錯深有文彩絲出於尾其絲右繞繞庭院簷壁間如箕飾空中懸布暑熱時絲如膠飴物著輒粘秋爽漸不復粘然止粘蚊蠅間粘小蜻蜒遇蜂黃衝突而去市語打破網圈嘲國人計敗也能據蜈蚣背而吸其髓蛛腹輒脹入水吐涎乃解不期俱

斃人被蜈蚣螫者以蛛就傷蛛自喜吸而愈其之致感如此尋常能螫人其溺者人生瘡其惡有極大多年者迎風不動云腹中有珠名定風珠爾雅云次出謂之蠃蠃蠃蠃郭璞注云江東呼蠃接

譚子雕蟲卷上

四

蠃網者名蠃蠃蠃赤斑者名絡新婦黃帝夢書云夢見蜘蛛憂懷妊婦論衡云七夕取其網置衣領中令人不忘亦云得巧抱朴子云以赤斑蜘蛛及七種水馬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可居水中塗蹠可步行水上語曰蜘蛛塗足不用橋梁○爾雅又云土蠃蠃郭注在地上布網者多在孔穴中絡幕稠密如綿或云即蠃蠃○爾雅又云草蠃蠃郭注絡幕草上者禾有之青翠而小如草包網止略蠃蠃○爾雅云蠃蠃在戶爾雅云蠃蠃長跼

郭注小鼯蟲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郭疏一名鼯蟲一名長脚陸機疏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爲網居之禾呼喜珠每單絲垂于空中當人頭則占云有喜上無喜下或收其絲而上或墜于地陸賈曰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爾雅又云王蛺蜴蛺蜴音迭入郭注卽蛺蝶似蠶在穴中有蓋鬼谷子謂之蛺母西陽雜俎云齋前雨後多顯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

譚子雕蟲卷上

五

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無隙可尋而蜂復食之秦中兒謠云顯當顯當牢守門蠅螭冠汝無處奔禾有之呼地績蛛○有形扁入足灰色貼壁作白幕乳卵其中身緣其外者禾呼壁蟬亦呼壁蟹酷似小蟹幕似錢呼爲壁錢北人名壁繭又有形圓而長灰色如豆者跳踊捕蠅尾常曳一絲捕得卽以絲縛之禾呼蠅虎古今注云一名蠅狐一名蠅皇一名蠅豹爾雅並不載○爾雅翼云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帝王世紀云湯出見羅者命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祝曰青蛛蝥作網今人學結吾取其犯命者晉文公綏張望俱有蜘蛛賦

若天帝女條桑先蠶伊始曰馬頭娘維西陵氏卯炒苗旣育戾風祛水曲植籬筐束嚮明幃載除載飼三眠三起夙夜愁饑婦亦勞止咄類馬而不奔斑似虎而無噬目蛺蜴而識龍精手嬋娟而憐處子神允協于花鼠星遠于天駟商絃絕而絲含蠅繭登而事喜始川浴而終盆纁卜三宮而御大禮羅敷罷採于城隅闌客薦香于筐篚三旬之蛺蜴蛺蜴音迭入郭注卽蛺蝶已異七日之蛾羅欲新及渾沌駁之未鑿入湯沐邑而轉輪引忽緇之縹緇歷凍溫以紛紜啟綜捆分纂組榮繡綴兮經綸皎綃冰兮失煖牧壓絮兮無文誰臨繭兮求簇難野繭兮收成禁魏原之害氣何八輩之愛珍善藏造化之巧無傷王政之仁並抽繹于眇軀別蠶口而蛛後彼羶酪之腥聞茲章華之被覆儼儼保而禮樂踵成嗟嗟而歎名立奏蛾善淫兮綴羽委立稿兮不壽豈艾假兮美男抑鸚鵡兮妖后揚蛾眉兮不

譚子雕蟲卷上

六

讓蠶狐媚兮中蠶蠅音蠅蠅兮桑野力自食兮無咎
人乍見兮毛起比金厄兮難售逝獨往兮淵宿恥偕
肥兮偕瘦娥視蠶兮兒孫蠶視蠅兮隣舊共食味兮
死生性遷換兮莫畜音換蠶 蛾 蠅

蠶未呼天蠶謂成敗衣食憑之關乎天命因有以
天虫作蚕字太平御覽板刻亦然此誤也蚕音腴
乃蚯蚓名不可以代蠶字其形扁唇高額短腹身
有九節前四小足後六大足尖尾矗立有烏色白
色斑色不見有眼市語呼肥人爲無眼蠶未俗清

譚子雕蟲卷上

七

明朝婦女以蠶卵貼于胸前煖則活出謂之護妙
以毛埽之古記所稱初拂曰蚝也既出以炭火煖
之謂之蠶炭畏鼠盜食家必畜猫謂之蠶猫樾戶
拒人往來謂之蠶月蠶事官府爲停兩造謂之放
蠶忙其時有雨謂之蠶車水能壞春熟其器大小
以竹爲之謂之蠶踏亦名蠶箔蠶僅餵葉必明溫
之室拭水濕痕而灑之必勻厚毋間斷遲薄稍饑
則謂之斷絲腸初眠曰出火頭眠與剪葉一眠後
與完葉三眠與連枝蓂葉其食葉如風雨聲口捲

立蠶是曰蠶食時昂首不食曰登蛻皮曰眠頭有
胎生驟長益多者曰長娘眠起食葉曰起娘又有
四眠曰大眠大眠後食葉愈亟至腹節間明徹無
葉色乃移置作繭處謂之上山山以稻草爲帚立
于闊燥之所取蠶置其頂太光則不作大闊則不
厚三日內使明闊兩番乃成繭將作繭時先自淨
去其腹積謂之登屎潮有兩蠶合作而大者謂之
唐公繭古記所稱同功繭也有中細者謂之束腰
繭小而堅者謂之石繭收成謂之採繭暴日中三

譚子雕蟲卷上

八

日謂之亮繭入鍋煮抽謂之動絲車精者爲絲粗
者爲綿其中所化蛹如軟囊有黃殼能屈申不死
不生謂之蠶女絲綿既窮則炙食之越六七日繭
不暴不燥則繭頂唾濕嘔破而出曰蠶娥色白翼
頻鼓扇體重不飛出繭即相覓交搆腹先有卵越
日解即遺卵紙上成行翼漸變花色似蝶終不能
飛或復蟬至枯槁乃已其卵易活出用灰醃置土
壁來春種也原蠶未呼二蠶另一種繼蠶而育食
桑重葉繭薄成繭即燥中蛹大半化爲蛆不可食

成蛾者十不一二蛆卽蠶子蠅乳于蠶背者也其病死不朽者曰白殭蠶蠶所蛻皮曰退有馬明退佛退等名其屎曰沙其紙曰連幽風云蠶月條桑爾雅云燥桑爾雅音由構爾棘爾藥爾音杭音爾又云蠅蛹又云螫羅邪疏蠅等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而異其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蠅卽今蠶食構葉棘葉藥葉者名雖由食蕭葉者名杭也蠅蛹卽蠶所變者一名蠅一名蛹螫羅卽蠶蛹所變者家語云食桑者有緒而螫孫炎正義云蠅是雄

譚子雕蟲卷上

九

蛹是雌羅是雄螫是雌本草圖經云卵亦曰蛻音卵出爲妙妙爲蠶蠶而蛹蛹而螫螫而卵卵而復妙說文云蠶名孕絲蟲亦名吐絲蟲山海經云宣山其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名曰帝女之桑易林云饑蠶作室緒多亂纏端不可得又云秋蠶不成冬種不生禮記祭義云大昕之朝君皮弁素幘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而食之歲旣畢矣世婦獻繭于夫人夫人副幃而受之及良

日夫人縹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月令云季春具曲植籩筐后妃親東嚮躬桑分繭稱絲受功以供郊廟之服春秋文耀鉤云商絃絕蠶舍絲古今輿服雜事云蠶始生后食之三灑而止又云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五絲爲緇十絲爲升二十絲爲絨四十絲爲紀八十絲爲總列女傳云魯敬姜曰持而不出入不絕者杼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荀子蠶賦云身女好而頭馬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老有父母而無牝牡冬伏

譚子雕蟲卷上

十

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螫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東方朔別傳云朔對武帝曰蠶喙咄咄類馬色斑斑類虎太玄云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淮南子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二十七日而化嵇叔夜云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卑雅云蠶陽物也食而不飲三十六日而化尸子云繭合而弗治則腐蠶而棄漢舊儀云蠶神曰花窠婦人禹氏公主雅翼云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一云

卽西陵氏周禮云馬質掌質馬禁原蠶原亦作蠶
再也廣志名夏蠶本草名晚蠶方言名魏蠶魏細
也淮南子云原蠶一載再登非不利也王法禁之
者爲其殘桑也蠶書云蠶爲龍精與馬同氣物不
能兩大禁原蠶惡傷馬也今以蠶擦馬齒馬不
復食其驗也唐書云武德中梁州野蠶成繭百姓
採用又云大曆中清源人韓景輝養冬蠶成繭詔
給復終身永嘉記云郡蠶自二月至十月有八輩
有蛭珍愛珍寒珍等名林邑記云南陽郡九真郡

譚子雕蟲卷上

主

蠶一歲皆八績左思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
貢八蠶之綿司馬徽別傳云人有臨蠶求徽旅者
徽便以與之自棄其蠶蛾先孕而後交其眉句曲
如畫衛風云螭首蛾眉非拂燈之蛾婦案爾雅螭
蛹一條上有蜚螭何三字郭注云未詳愚謂卽蠶
蛹之別名螭者鬼也蛹者草蛹也將螭何者將之
摘之則動而不死不生不知爲何物合蜚螭何螭
蛹五字乃盡蠶女之情狀晉閔鳴唐楊泉俱有蠶
賦○蠶永呼桑蟲大如指似蠶幽風云蜎蜎者蠶

燕在桑野爾雅云蛇烏蠋邢疏蛇一名烏蠋韓非
子曰蠋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
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蠋利之所在皆責育也埤
雅云蠋以桑自裹雅翼云蠶致養于人萬千爲族
蠋則獨行故比獨宿管子云龍欲小則化爲蠶蠋
埤案大雅云儻_音革金厄韓奕注金厄轡首金環
如蛇今婦人臂上金鐲亦卽烏蠋之象故曰蛇曰
鐲也○搜神記云高辛氏時有蜀女父被掠母誓
曰得父歸者妻以女馬聞躍去數日父乘馬歸馬

譚子雕蟲卷上

主

鳴不已母道其故父乃殺馬暴皮于庭皮忽起捲
女飛去掛于桑樹女化爲蠶食葉成繭後人塑女
像祈蠶號馬頭娘因尊養蠶婦曰蠶娘
及夫細雨晨校明月夜幅綿綌來涼布帛思煥髣髴
稠音鼓吹相屬唧唧砌除瞿瞿垣曲愁絲泉與麻縷
空二束之杼軸策懶婦之號寒比催耕于布穀游芳
草之王孫妻旅餐而野宿僮僕懷其不歸監兒援之
入屋漆身爲更名之豫讓綈袍是變姓之張祿旣也
缶盎是登飲食斯鞠髣參短簿喜怒踴躍闢場列幟

粹舉蹯蹯起率牟與單絞飽老拳而噉逐拍張而得
三公暗鳴而破鉅鹿或一鼓而陷堅或佯走而襲復
知蹶蹶以休休能戢武而不黷未略地而攻城非闕
骨而骸肉何相尋于仇讐遇狹路而死觸豈兩雄之
競霸抑雙雌之妬毒虎扁扁同鬚而磔音轄怒龍獨眼
而瞋服血蚤賞俘馘之功簫管奏凱旋之曲吟修更
以達旦唱四壁而和屬貧士失職而私自憐孤嫠卹
緯而嘯嘆數伊絡緯兮纏綿聲搖曳兮哽咽怳絨縷
兮驟絕復縷縷兮續牽縶縶之幾何襄織女于漢

譚子雕蟲卷上

七

躡石振支磯之響燈分巷績之然洪拉攏而併奏驚
機變之齋舉細呀呀而嘽緩宛柅麕女涉切之抃旋結
樊中之札札維當戶之茭茭弭婦人之淫佚導女子
之靜專疑嘯氏之趣速代閭師之鳩宣蟋蟀
蟋蟀永呼賺績卽促織之意又市語飽鳥綻脊似
謂其肥綻而黑澤也秋初生至涼乃鳴形大者寸
頭尾正方背平腹圓肉厚有青紫黃黑等色挺鬚
突眼或云無眼以鬚爲眼其突而白者是角濶頤
長牙牙亦有黑白紅黃等色張口露牙喜鬬善噬

兩翅甚薄而勁光彩熠燿如有鏘毛攢簇亦有中
腰金線如帶者其翼翹者呼琵琶尾尖硬如箭雙
插前四足短後二股長大有翎刺蹴踢跳躍皆用
之其股短者呼腿窮游手盛爲捕畜出色者市價
甚高因以博鬬金錢謂之秋興獨鬬曰瞎無鬚曰
盲量鬚乃合市語所謂鬚長弗鬬也一合爲閭二
合爲復閭敗走不復用者曰溜頭或傷創折股或
顛仆竟死或初敗旋勝或初勝終敗或仆傷許久
復甦卒能致勝敗者奔竄勝者必鼓翅奮鳴而逐

譚子雕蟲卷上

七

之其最雄者云是蜈蚣所化名百脚綻餘名號極
多如生蝦青蟹殼青茄皮紫銷金紫老白眞黑沙
黃紫黃之類並名品畜必覓雌配之雌者尾岐爲
三如曳三箭呼爲三母枝與蟋蟀同處謂之貼雌
三母枝不知鬬或有喫雄者名虎頭雌或爲雄所
喫則雄齒酸不復能鬬畜以圓瓦盆有蓋不通氣
徑五六寸許中爲宿窩如半月兩尖成方亦有蓋
徑二寸許雌雄並宿其中登蓋則鳴謂之呼雌亦
云瞎子子脹則病不能鬬或竟死瞎子市語曰鏹

子在蟋蟀尾有白如蠶卵者一粒呼三母枝而逐之以尾授之三母枝登蟋蟀背以尾接其子據子在蟋蟀尾三母枝登其背似蟋蟀為雌而俗呼三母枝為雌未可解也又為小瓦方池徑寸置水點食即名水食其盆勿燥勿濕水勿缺勿濁食每半粒精粲或以飽血蚊一點食勿遲勿早勿重除宿食壅糞穢忌諸香云織織謂之維受緯曰孚張絲曰柅行維之篋曰梭說文云練緝繭為絲也綜機縷也織績餘也字林云應機下所履周禮云閭師

譚子雕蟲卷上

五

掌民不績者不哀考工記云幌氏凍絲晉盧諶有蟋蟀賦

蔡翰何知職此勞動音蝗連類夷跡殊判匹婦蠶之為勸相而禦冬匹夫耕之何播虐而乖旱逞嘯聚以興戎肆鴟張而譁幻螟螣音特蟲蛰蛰隨獵亂診與魃緣妖從吏見茲冥枉而難知狼假貸而無厭敗節目而睽睽劇抵目而漫漶隨腦吸而隰有赤毛膏澤枯而原無青畔競石勒之為胡假梵天而鼓誕書罪罄竹擢惡靡算哀此子遺瞻印雲漢禱田祖之有神

乘炎火而焚竄蝨股善鳴種族汗漫公羊書災周南誦贊曰宜子孫豈貽歲思負蝨蝨斯苗裔莫辨同姓不爛通宗未傳去聲狄青非梁公之本支崇韜豈汾陽之籍貫彼蚱蜢與螻蛄鮮歲時之塗炭玉石之煥宜分鼠璞之名易賺戕稼浮于殺人刑書莫留疑案戶樞兮何避磨鐵兮何親人憎兮鬼狎畫伏兮夜騰宵穿墉而號鼠足盜火而為燐槩伎倆之陰詭總殫竭于五能非陽春之寡和譚下里之區人愧方牛之士德跡鹵莽而耕墾離凝同流食黍不敏螽蟴擬議蝨

譚子雕蟲卷上

六

蝗差等平反云何無傷碩穎怪哉草蟲身名胸臆嚶嚶載喚趨趨載警上下鳴思媾交風影利爪不生強筋亦泯體突滑而脂韋口嚙呢而諂隱近吮癰舐痔之流受甘言美嗜之疾梁丘據操竿之唯阿晉韓娥繞梁之曼引有情無心無心有省卒化百合以歸草何嫌阜蝨之非麋飛與走兮夫婦音與蝨兮牡牝比鳥鼠之同穴謫物理之難審音蝗蝨螻蛄蛭蟻蝗禾向無此物年八九十老翁亦云未見崇禎辛巳之異也是歲三夏赤旱蝗自江北蔽天而至一

集毒數十里初番食秧再至食苗秋復生小蝗食稻所至立盡鳴金饗神不能去也舊云頭上有王字故稱蝗驗之果似色亦黃如未所呼麻蚱而太胸有圓孔可貫索俗云有神號劉猛將司之欲來則貫之來欲去則貫之去其形方頭突目長角修股腹多子蝗未至前數年輒有無足小青蟲食苗葉又以絲纏裹眾葉使穗不得展呼爲鹽音噤壩因悟唐風王事靡盬不能蒞稷黍小雅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註鹽爲堅固非也說文鹽蟲通蟲能

譚子雕蟲卷上

七

害器敗穀者謂之鹽詩意云王事非如害稼之蟲而何使我不能蒞黍稷不遑養父母也左傳云晉侯夢楚子伏已而鹽其腦杜注鹽噤也鹽噤二字本此卽食苗心之螟蓋蝗之先也小雅大田篇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爾雅云食苗心螟食葉蟊通食節賊食根螽又云螽蟴郭注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螽蝗子未有翅者邢疏螽一名螽蟴李巡云螽冥其難知曰螟假貸無厭曰蟊貧狼曰賊稅取萬民財貨

曰螽淮南子云枉法令則生蟲螟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則生螟吏乞貸則生蟊吏抵冒民財則生螽捷爲文學云四種蟲皆蝗也月令云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秋行冬令介蟲敗穀列子云魚卵爲蟲陸機疏云螟似好蚘而頭不赤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毛詩義疏云螽長而細一名斷螽或云螽蟴蛄食苗根爲人患蔡邕云蝗螽也當爲災則生水處澤中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魚子化爲之陸佃埤雅云詩稱衆維魚矣

譚子雕蟲卷上

末

實維豐年謂春魚遺卵岸間明年水及岸則爲魚不則日暴成蝗故豐年夢魚酉陽雜俎云蝗腹下有梵字云從梵天來西域作木天壇法穰之春秋云宣十九年冬螽生國語云蟲舍蚺螽韻經云恠蝗爲螽音晉陽秋云石勒與蝗競取民禾時號胡蝗○螽斯斯螽負螽禾總無此種亦無此名惟有善鳴者呼麻蚱卽莎雞卽絡緯也又有善跳不鳴視麻蚱殊小在田禾中往來翼小不飛跳亦不遺者呼葛蟴亦呼蚱蟴色如葛與麻蚱兩者皆腹無

多子不害稼非北地之蟲也北地蟲類既多名亦各辨必有是蝗非蝗害稼不害稼之分凡注疏亦止云似蝗耳似蝗而不爲災歲時恆有者通得蟲名不可不析也周南云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召南云嘒嘒草蟲趯趯阜螽幽風云五月斯螽動股爾雅云鼠同螽蟻草螽負蟻植螽蟪蛄蟻蟻蟻土螽蟻蟻又云螽醜奮強醜將郭注皆北地土音難曉不錄邢疏阜螽一名蟻餘倣此螽蝗是一物醜類也螽蝗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螽

譚子雕蟲卷上

五

斯之類好以脚自摩將公羊傳云螽何以書記災也春秋佐助期云螽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飛方言云螽螽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蔡邕月令章句云螽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至夏乃出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穉陸機疏云螽斯蝗類長而青色黑斑長角長股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草蟲常羊也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騰皇螽亦蝗子埤雅云鼠螽今謂之蜉蝣示跳

示飛飛不能遠青色一母百子蘇氏云螽一生八十一子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螽一作蠧一作蚱○蚱蜢禾呼曲蟪形色如土條屈伸如蚱蜢居地中久雨而鳴則晴俗謂之啼亦謂之唱曲故呼曲蟪或文以嘉名曰蚱蜢小兒嬉于濕地者陰爲所呵則病腫市語稱呵卵胞物以石灰水及鹽湯解之爾雅云蚱蜢蟪螽蚤郭注卽蜚蠊也江東呼寒蚱邢疏蟪近引一名蟪螽蚤蟪家語云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月令云孟夏後五日蚱蜢出冬至日蚱蜢

譚子雕蟲卷上

三

結周書時訓解云立夏後五日蚱蜢不出變尊后冬至日蚱蜢不結君政不行河圖說徵云黃帝起大蚱見如虹考工記注云却行蟬屬蟬卽蚱志云引達于寅故從寅大戴禮云蚱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劉賓客嘉話云瓊州地名胸脰胸脰是蚱蜢也土多此蟲常至夏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鳴化書云蚱蜢化爲百台古今注云蚱蜢巴人謂之胸脰江東謂之歌女一名鳴砌一名蠶蚱一名蛻蟪一名蜜蟪夏

夜好鳴于草底老則白頭名土龍至冬化百合吳氏本草云蚯蚓一名白頸螻蛄一名附引張衡云圭蠲鳴則負蠡跳郭璞贊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于蠡蠡觸而感物乃無常雄卑雅云蟬無口蚓無筋蚓即草蟲鳴于上風蠡蠡鳴于下風而風化物類相感志云蚯蚓蠡蠡異類同穴爲雌雄蚯蚓鳴則蠡蠡跳躍五月五日伺其偶合收而佩之令人相愛婦案諸書皆謂蚯蚓即草蟲就其化百合歸草益信毛義未攷耳禾有蚯蚓而無

覃子能蟲卷上

三

蠡蠡不能據證蚓一作蠡。蠡蛄禾呼臭蠡蛄生糞土中穴土而居頭長似鼠有二短翅四長足吸風食土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不善飛健走能穿遠壤呼爲蠡蛄耕夜出撲燈則火或滅滅則人云見其足帶火而去爲鬼使取火作燐呼爲偷火蟲其惡而逐輒撲殺之夜鳴土中如蚯蚓市語蠡蛄叫曲蠡蛄謂其聲相混噉歌人之未善也又舊諺云蠡蛄叫得腸斷曲蠡乃得歌名謂鳴土中者乃蠡蛄非蚯蚓爲牀頭捉刀人言之也爾雅云螻

音天螻郭注螻蛄也邢疏螻一名天螻一名碩鼠即今之大螻蛄也爾雅又云螻蛄螻蛄郭注螻蛄螻蛄類夏小正云三月螻蛄鳴月令云立夏螻蛄鳴周書云立夏之日螻蛄不鳴水潦淫漫周禮注云螻蛄也此蟲甚臭故得螻名傳云腥螻而不可饗螻惡而不可親劉向別錄云黃帝土德時有大螻如牛方言云蛄者謂之壯略格螻蛄音謂之蛄蛄或謂之蟪蛄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蛄蛄螻古今注云螻蛄一名碩鼠一名梧鼠一名仙蛄一名

譚子離蟲卷上

三

石鼠魏風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荀子云梧鼠五技而窮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免人莊子云螻蛄不知春秋埤案碩鼠梧鼠螻蛄三名皆螻蛄別名或云蠡亦螻蛄今禾中螻蛄不害稼似非蠡豈魏地名碩鼠者固害稼耶李時珍本草云螻蛄同蟬名螻蛄同蛙名石鼠同碩鼠名梧鼠同飛生名名同物異也呂子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類從云磨鐵至蛄

何物蹢躅匪隨匪翫環介膏藥韃周旋負柱斯駕
服箱是牽過街歷塊申期不愆走循墻而無聲簸南
箕而翕舌神兵解之有術刀中斷而仍接偶燈蛾以
作緣締昏因于炎熱匹齊大而非偶嫁勾奴而遠越
造化小兒嬉戲土鼈仿拂蝨蠅背重而蹶力蘇復上
仆地終絕器浮則傾繫過必裂自量固難知止在決
赴燭者蛾愧稱明喆始繞鞭兮疾擊卒爛額兮焦頭
甘斷驅兮鼎鑊誓就光兮去幽迹標榜之耿烈禍白
馬與清流嘯超然而免評嘯不與以爲羞嘯亡命而

譚子雕蟲卷上

三

得脫嘯舉旅而見收攝玄黃兮水火角朋黨兮蜉蝣
蜉蝣兮出陰速化兮交溝介衣裳兮楚楚冠掘鬬兮
沐猴逐污瀦而波靡忽噉盡于豕糲彼狐狸與獼貉
鮮及待其首丘謝朝菌之晦朔沉蟪蛄之春秋悟陰
陽與水炭爭一息之浮漚亦有伊威厥生坎宮土紋
織身惴行黯慘蠶底無天盆揭暫覩社鼠是憑負竈
入奄穹窳日月癡處魅魘長虛室之生白樂修夜之
不陽息九泉兮厭厭早未死兮朽亡嫗婦寺兮宵單
蜉蝣兮不祥地鼈 負蟻 燈

蠶禾呼地鼈蟲形扁如鼈大者徑寸有甲無翅健
走小有臭氣好生鼠壤中及屋壁下小兒多捕以
負物爲戲刀割兩截仍置一處卽粘續能行如故
醫家取療挫折殊驗陸農師云蠶逢申日則過街
故名過街陶弘景云蠶一名土鼈狀似鼠婦而大
與燈蛾爲牝牡亦名地婢俗名簸箕蟲亦名蚬蚬
蟲爾雅不載。火蛾非蠶蛾禾呼撲燈蛾夜繞燈
火疾飛多燒墮油盞中及粘灼燭上而死雨後盛
多簞燈處陳積几案或于燈邊置盆水則悉投水

譚子雕蟲卷上

三

中陶弘景云蠶燭諸蟲至老各蛻大爲蝶小爲蛾
一名慕光符子云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文蛾
去暗赴燈而亡抱朴子云明膏舉則下有聚死之
蟲齊鮑昭有飛蛾賦中語云託身幽草下畢命君
子堂爾雅不載。蜉蝣禾混呼水蟲亦呼小水鼈
蟲生積雨後溝渠污水中長寸背色黃黑有光布
滿水面忽有忽亡曹風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
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毛義掘閱
未詳埤雅云掘上使閱管子所謂掘閱得玉者是

也麻衣深衣諸侯夕服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爾雅云蜉蝣渠略郭注似蜉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邢疏蜉蝣一名渠略家語云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夏小正云五月蜉蝣有股淮南子云蜉蝣三日而死王褒云蜉蝣出以陰陸機云蜉蝣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陸佃云蜉蝣朝生覆水上及暮隨死隨流有浮游之義

譚子雕蟲卷上

三

陶弘景云螭蠹所化一名黑青食穀爲災樊光謂之糞土蠹蠹說文渠略作蠹蠹音同晉傅咸有蜉蝣賦○鼠負禾混呼濕生蟲多在下濕處寶器底及坎中小者分許白色大者三四分許灰白色背有橫紋蹙起多足健走在暗則住見光則急竄必入暗乃已幽風云伊威在室爾雅云蟠鼠負又一條云蚺威委黍郭注鼠婦寶器底蟲蚺威舊說鼠婦別名然所未詳邢疏二條是一此蟲一名蟠一名鼠負一名蚺威一名委黍也負一作婦陸機云

在壁根下蟻底土中生似白魚陶弘景云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曰鼠負一名鼠姑或名鼠婦埤雅云食之令人善淫故名鼠婦俗名鼠粘謂粘鼠背也本草圖經云一名螻蛄一名地雞一名地鼠埤雅案爾雅明分兩條一曰蟠鼠負一曰蚺威委黍定了義也愚謂兩條中蟻蟲必居一于此室無人婦則出行一物情狀頗類伊威必蟻蟲也○爾雅云傳負蚺強斯郭注未詳又注卽強醜將非也柳宗

譚子雕蟲卷上

三

元有蟻蚺傳云蟻蚺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卒躡仆不能起人憐之或去其負苟能行持取如故又極力上高至墜地死埤案此傳柳州所親見而寓言乃所以爲強斯也與蟻一類地產性氣稍殊耳禾無附賦

若夫高寄蕭條蟬稱獨步抱影深林不巢不幕飾花冠而緩垂肅貂尾而翼輔表侍臣之姱修備五德而秉素遞解綬而遂初虞立朝之見如伴不食之貌姑澹吸風而飲露當長嘯之蘇門叶鼓吹之數部清商

今啟涼苑柳兮嘒音揚俄疎引兮中咽更沈嫋兮彌

長應期朗唱而妖言囁息當陽彈奏而權倖摧藏結

舌則寒蟬恥于巾幘音蟬內蟬音則沸蟬比于蜩音蟬

惟時語嘿以中節不形喜怒哀而守常豈出青林而賣

淫樂致籠戶牖而較短長况痾僂之巧掇更螳螂之

賊傷矢潔亢之可表叵禍機之易張喜僞委蛻而登

假音格下嘔糞土之蛭音蟬音蟬

蟬禾呼致颺漸引涼風之義也其聲似曰致颺致

颺因呼致颺叫亦呼其名曰蟬啼六月酷暑始有

譚子雕蟲卷上

三

聲七月聲最繁八月漸稀矣身約長寸餘青綠色

微紫方首廣額有冠兩翼濶大覆身多半平背如

削方木有六足以脅鳴聲大于身始終一調無輕

重低昂涼風稍緩炎日轉急惟飲風露溺而不糞

早者蛻去遺殼翅足具備如活晚者遇寒墜地不

能蛻其圻背而出必乘曉露見日則殼恐炙乾必

早爲計故曰金蟬蛻殼之計幽風云五月鳴蜩衛

風云螭首蛾眉小雅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大雅

云如蜩如螭爾雅云蜩蜋蜩螗蜩螗蜩螗蜩螗

蜩馬蜩蜩寒蜩蜩蜩蜩又云翥醜音蜩音蜩

蜩者五彩具蜩蜩者蜩俗呼爲胡蜩江南謂之蜩

蜩蜩如蜩而小茅蜩小蟬青色江東呼爲茅蜩

蜩中最大者曰馬蜩蜩寒蜩也似蜩而小青色蜩

蜩卽蜩音蜩也一名蜩蜩齊人呼蜩蜩者剖母

背而生邢疏此辨蜩大小及不同之名翥飛也醜

類也蜩屬皆剖折母背以爲孔罅而生夏小正云

四月鳴蜩虎懸五月蜩蜩鳴七月寒蜩鳴傳蜩小

蜩綠色易通卦驗云姤卜九候蜩始鳴不鳴國多

譚子雕蟲卷上

三

妖言周書時訓解云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

臣放逸立秋又十日寒蜩鳴不鳴人皆力爭說文

云蜩勝鳴也淮南子云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

蜩無口而鳴又云蜩飲而不食三十日而化易援

神契云蜩無力故不食方音云蜩音蜩齊謂之蜩

蜩楚謂之蜩蜩秦謂之蜩蜩自關而東謂之蜩音蜩

蜩或謂之蜩蜩或謂之蜩蜩西楚與秦通名也蜩

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蜩蜩陳鄭之間謂之蜩

秦晉之間謂之蜩海岱之間謂之蜩音蜩其小者謂

之螳或謂之蝻馬其小者謂之麥札舊有文者謂之螳其雌謂之疋大而黑者謂之螳黑而赤者謂之蝻蝻謂之茅蝻螳謂之寒蝻寒蝻瘡蝻也徐廣車服注云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也郭璞贊云蟲之清潔可貴惟蟬陸雲寒蟬賦序云蟬有五德頭上有綬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侯守常則其信也論衡云螳蟬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生兩翼不類螳蟬段柯古云蟬未脫時

譚子雕蟲卷上

走

名復育相傳蜉蝣所化韋翱見復育附朽樹根剖之腹中猶寶爛木化書云黃蟬化于腐菌蟬者變化相蟬也古今注云齊王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蟬故蟬名齊女作牛亨董仲舒問答云云說苑云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蟪蛄在其後李時珍本草云蟬名諸書所載混亂不一今為攷定夏月始鳴大而色黑者蚱蟬也又曰蝻曰馬蝻頭上有花冠者蟬也又曰蝻曰胡蟬具五色者蛄蟬也小而有文者曰螳曰麥蚱小而色青綠者曰茅蝻曰茅蟬

秋月鳴而色青紫者曰螳蛄曰蛸蟬曰蛸蟬曰螳蛄曰螳蛄小而色青赤者曰寒蟬曰寒蟬曰寒蟬曰蝻未得秋風則瘡不能鳴曰瘡蟬二三月鳴而小于寒蟬者曰蟬母雌蟬不鳴曰啞蟬蟬蛄曰螳亦曰蛸古人食蟬夜以火取曰耀蟬莊子所云痾僕丈人承蜩猶撮之也清異錄云唐時京師游手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人小兒爭買以籠懸窗戶間驗其聲之短長為勝負壻案楚辭云螳蛄鳴兮啾啾莊子云螳蛄不知春秋風土記云螳蛄鳴于朝寒蟬鳴于夕郭璞陶弘景皆以螳蛄為寒蟬寒蟬得冷風則鳴秋正其鳴時何云不知秋又何云螳蛄寒蟬鳴分朝夕也螳蛄當屬螳蛄非蟬漢曹大家魏曹植晉傅玄傳咸陸雲宋顏延之

譚子雕蟲卷上

手

陳褚玠並有蟬賦
彼蜉蝣兮牛後力推轂兮登樓徵奇貨兮可居挾黃金兮遠販御一唱兮一隨屹筋骨兮揮汗豈解鬪兮弄市南宜僚之丸抑苦饑兮逐公子韓嫣之彈朝見讀兮挂角編暮聞歌兮白石爛何樂此而忘疲宿轉

圖而鍛鍊結精思于疑始存煥白于靈現恩父母之
劬勞勤閔鞠而貽燕似屬人之生子遽取火而夜睡
尙羌胡之產雛音突醜準而音面暨夫復育背蟬
蟬蛻躬禪潔饑是甘穢飽無戀出幽遷喬爽吟退盼
初嫌不潔之蒙卒儼齋沐之薦周征西處之自新羊
大夫殖之善變易糴酪而沆瀣徙惟結而冠弁游太
清而愈上遠淤泥而屢換羊殖趙簡子之

蜣蜋禾呼水蠃蟲江北牛糞在大路江南牛糞在
田水之涯蜣蜋聚堆處也身甲黑而有光深目高

譚子雕蟲卷上

三

鼻扁頭有翅在甲下能飛不遠五六月間以土包
牛糞轉而成丸雄雌推置于坎中覆之而去數
日有小蜣蜋出蓋孕乳其中也子小而黃夜附母
腹翼下而飛見燈光輒至晝則小者自飛至夏俱
登木而蛻是爲蟬爾雅云蛭蜋蜣蜋郭注黑甲小
蟲噉糞土邢疏蛭蜋一名蜣蜋關尹子云蜣蜋轉
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蜣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
蟬彼蜣不思彼蜣奚白莊子云蛭蜋之智在于轉
丸丸成而中有蜣蜋者化書云蛭音蟬生于轉丸

抱朴子云玄蟬潔饑不羨蜣蜋穢飽古今注云一
名弄丸一名轉丸俗呼推車客一名黑牛兒一名
鐵甲將軍一名夜遊將軍廣雅云一名天杜一名
天柱鼻如羌胡亦名胡蜣蜋陶弘景云影目可出
塵沙塗肌可出箭簇衝波傳云蜣蜋無鼻而聞香
乃若穉蜂細要純雄奚卵爰負蜣蜋祝之類我七日
來復不異乎乳致柔爲嬰混氣爲母契玄牝之精誠
匪機智之可祖呂買孕兮製蠃牛吏通兮繼馬鄧兒
繫樹兮無後何子畫廬兮難假幻似續于嘔喻美式

譚子雕蟲卷上

三

穀之蜣蜋能知雄而守雌竟薪盡而傳火漢王褒傳
蜣蜋蜣蜋禾名細腰胡蜂形如蜂黑色腰嫋嫋一絲欲
斷憤于小竹管中採土作房或于壁縫器物邊自
作土房亦如管式最喜案頭筆不常用者輒爲房
格于管中作聲鳥鳥可聽曰類我者意之也兩蜂
雙往雙來每見其銜青蟲或蠅虎而進出入略不
畏人間一舉用其筆仍置故處亦無妨忌有聲時
不忍剖視既成子去乃破筆管視之則賦土爲格

于管之半格內有委殼存累累非一格外則兩蜂抱子處也小雅小宛篇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爾雅云果蠃蒲盧螟蛉桑蟲郭注果蠃卽細腰蟲也俗名爲蠃螟蛉俗謂之桑蠃亦名戎女邢疏果蠃一名蒲盧列子云純雄其名穉蜂莊子云細腰者化說文云細腰士蠃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方言云蠃小者趙燕之間謂之蠃螟或謂之螟音蛻蛻或謂之蠃蛻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陸機疏云螟蛉

譚子雕蟲卷上

畫

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或在草葉上果蠃土蟲也似蠶而小腰取小桑蟲附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謂祝之象我象我化書云蠃螟蛉負螟蛉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皆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又云嬰兒似乳母婢雅云蜾蠃好禁蜘蛛陶弘景云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爲窟謂捷土作房爾房如併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非

取青蟲教祝變爲己子也段成式說同陶又范處義云蜾蠃自有細卵如粟色白微黃寄小桑蟲之身以養之小桑蟲不死生在穴中久則蟲枯其卵日長乃有小蜾蠃穴竅而出如蠅子之寄蠶蛹而生蛆也李時珍云蜂往來必雙豈非雌雄陶氏說爲正鄭樵駁之云後人壞蜾蠃房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者是變與未變耳將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蛻形則非爲物所食明矣續古今注云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埽案一說當是舊說得

譚子雕蟲卷上

畫

風人之旨

范則有冠人惡其目營勦通百穿環堵仰屋野獷難馴辛螫肆毒比蠶瘡音垂芒醜蠶音不淑腹刺刃而莫拜音口鳴金而誰觸懸壺整于瓠音鈎瓠音抵柱堅于輪軸架樓臺而累層畫曲室而分屬翦茅茨以覆龜采漆汁而丹雘穩無風雨之飄搖稔有素封之旨蓄胡弋獵以爲生恥中華之臣服曾率西戎而集武舟亦助鄭人而尊趙繆棄天驕而狼性廬平逢而神族若乃遨遊村舍寢宿郊廬踰閭而語排闥而旋認居

停之熟主伴傭作之長年映簷日而狎野翁之曝背
避簷雨而效園丁之息肩遺翱翔于十里鮮迷失于
林間窮異花而必致信歸期而數躊躇雄風生于腦
後猛火出于鼻謂兼寡而益眾降而引緣生
殖繁而食無情操作均怨聲鼓排而錘
鍛力杵曰而砥胼疑執筆作豈謹燭而忘夜
眠忙賣漿家之竭蹶劇之轟聞畏盜而固置
篋之扁鐻憂貧而老田宅之榮牽甘髓腦兮靡厭嗜
谿壑兮難填操刀忽兮剖割春糧宿兮罄懸剩嚼蠟

譚子雕蟲卷上

毒

兮卒歲竟辛苦兮誰甜義敦簾陞之象禮篤籜屏之
宣戢捍禦于一主擁分封于再傳赴公廩而謀實挾
私藏而肯捐誅罰厲遵乎微令翕張定策乎中權應
期而兩衛必刻殉難而誓死不僞是表君臣之大體
庶慰履方而戴圓胡蜂

蜂禾有野胡蜂有家蜜蜂野胡蜂之大者呼爲鐵
蜚胡蜂胡象其聲也或云凡物黑色爲胡或云有
鬚爲胡或云野窠不服人如胡口不服中國故曰
胡此數胡者野蜂皆具之其形似牛虻長寸餘色

赤而黃亦微黑蠱蟻方頭勁喙目斜豎而凹深殊
可畏惡故云蜂自豺聲兩翼六足後二股長腹垂
而大尾有毒刺如刀鋒故名蜂人惹之則刺入肉
卽折不出不能再刺或云刺折蜂亦死或于房畔
惹一蜂則衆蜂皆聚而螫之市語犯衆怒者曰惹
胡蜂窠其房小者在籬屋間如拳色蒼黑大者在
叢木茂葉中如桶正圓上銳如傘蓋有蒂裹粘于
樹極堅下規如蓮房中隔孔六角而圓或云每孔
一蜂小者十四箇差大者二十一箇山中有大至

譚子雕蟲卷上

毒

三四斗許甚至圍丈者內隔六百二十六箇至一
千二百四十箇則禾中所無見其大者不過二三
百隔而已又云其裹粘房蒂是七姑木汁其蓋是
牛糞沫其隔是葉蔬與竹蛀山中有重重如樓臺
者禾無其地中作房從土孔出入者時有之諸種
山中人或割其蜜噉其子禾惟藥病者取其虛房
耳家蜜蜂禾中郭外村落人家養之伺春日分王
擁出如大土團着樹急以蜜籠罩取以帟烟薰入
籠收歸置木器中塗以少蜜閉一二日遂不復逸

或引他類而至或間有爲他類引去者收未全也其器少者七層多則九層十一層數取單紫口套疊如篋無底任上下往來不通風氣每套高六七寸方潤二尺許頂蓋用堅木蜂垂帶固于其間餘套俱空末套有底其旁向南一面板可啟閉埽除板上多爲小圓孔以任羣出羣入下爲土臺頓之置簷內近日處簷下爲竹窗承名梅花眼蔑簷蜂先從窠眼中入乃進板上小孔出板亦必繇簷眼聲聞闐然甚開板內無光蜂喜暗中作窠自上而

譚子雕蟲卷上

三

下彌滿四旁日漸滋長垂至下層則以帟烟薰蜂令上而以長刀連套割取下層計套可割三之一其器謂之蜜蜂筒其蜂色正黃體方差長腰腹相稱略似蠅蟬絕不類野蜂但目類耳身有黃絨毛尾亦有刺馴擾于人非甚怒之不螫也螫則失刺歸卽爲眾蜂螫死云其王法如此雄者尾銳雌者尾岐喜交交則黃退嗅花則以鬚代鼻採花則以股抱之或云得蘭蕙異花則背負歸而獻王不以股抱日出遊行十里能于南北東西窮四十里香

花之地而無迷失道路先後必同時往還飛必從風起處逆往順歸市語目趨勢者曰蜜蜂只揀旺風飛或云所採皆無毒之花先以股醢屎溺而厚粘之入筒頓放以翼鼓煽聲如炊沸輪次晝夜不輟謂之蒸花所合作者名蜜脾自上垂下如鼠人取其精者爲蜜蜜底煉凝水中者爲蠟蜜出家蜂者色白如肪曰杜蜜其市販來者色黃曰山蜜蠟色並黃白蠟非蜂蠟乃蟲蠟也蜜最甘蠟最淡故曰味如嚼蠟蜂必有王大于眾蜂而色青蒼腰有

譚子雕蟲卷上

素

金線眾裏不易見一日兩衙應潮王之所在眾蜂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王元之蜂記云蜂王無毒策之始營必造一臺大如桃李王居臺上生子于中王之子盡復爲王歲分其族而去其分也或鋪如扇或圓如罍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若失其王則眾潰而死其釀蜜如脾謂之蜜脾凡取其蜜不得多多則蜂饑而不蕃又不得少少則蜂惰而不作貪者恐其分而刺其王子不仁甚矣周頌云莫予弄蜂自求辛螫爾雅

云土蠶木蠶又云蠶醜蛩郭注大蠶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蠶啖其子卽馬蠶荆巴間呼爲蠶音木蠶似土蠶而小在樹上作房亦食其子蠶垂其腴也說文云蠶腹下腴也蜂好垂其腴以伏息山海經云平逢山有神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蠶蟲實惟蜂蜜之廬檀弓云范則冠而蟬有綏注范一作蠶蜂也或云范一作萬蜂動以萬計故以萬名因借爲萬億之萬援神契云蜂蠶垂芒關尹子云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

譚子雕蟲卷上

五

戰蟻置兵化書云蜂有君臣之禮抱朴子云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自然論云蜂無王而盡死東晉發蒙記云蠅生積灰蜂出蜘蛛楚辭云立蜂若壺方言云蜂燕趙之間謂之蠅蠅大者有蜜謂之壺蜂或呼笛師李時珍本草云土蜂名蜚零壺蜂名瓠瓢蜂瓠瓢苦瓠之名也大黃蜂名立瓠蜂蜜蜂名蠟蜂竹蜂名留師蜜蜂居曰臺里語蜂臺蟻樓野蜂窠曰百穿亦名露房拾遺記云武王伐紂夜濟河有大蜂如丹鳥集王舟明日梟紂因

名蜂舟後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蠶蠅之畏尾者旣柯古云蠶前曰蠶後曰蠶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過江不螫人禾無附見

爰有栩栩忘家飄蓬不繫飲香晨遊餐芳暮憩無父子之宗支況君臣之規制擬無懷葛天之民放標枝野鹿之志雜飛花而弄日驚紈扇而不忤靡雌雄之亂行音杭擇絢素而雙配冷風兮快哉片繒兮去來墨漬兮朱點黃道兮粉排掛帆兮立影墜葉兮尋苔少男名兮梁山伯好女字兮祝英臺連理枝兮同心帶

譚子雕蟲卷上

四

趁光華兮憐自媒鳳爲車而偕馭錦作裙而巧裁子被文章而遊冶靜妹賣顏色而徘徊青林兮無席傾城兮傾國勺藥兮贈謔桑間兮許匹春闈兮秋鸞相接兮何急老矣于思通滅其淫疾夢漆園而逍遙進華胥而踵息終醉溫柔之鄉不去黑甜之國喜謝客兮拂袖而無爭肯傲居兮採花而傭蜜蜂蛺蝶禾呼大者曰蝴蝶小者曰蛺蝶大而彩者曰梁山伯祝英臺東漢故事云男梁山伯女祝英臺幼同學梁不知其女也而祝已心許之後祝父母

欲嫁之他姓祝不從亦不言而病死既葬梁遊學歸過墓悲奠墓棺忽自開梁入從之俱化爲蝴蝶黃黑多斑大于眾蝶至今名之蝶形二翅甚大齧環如剪厚粉如絨綿緩輕薄小頭黑眼雙鬚飄逸當口復有一似鬚而差短能屈伸者此其以鬚代鼻且嗅花且交感者也身小而腹軟亦有粉腹下六足止則合鑒其翅于脊如張片帆兩翅爲一翅如人合掌兩手爲一手飛則扇揚欹側葉葉然可愛交則翅粉漸退其色多黑白青黃等小者無斑

譚子雕蟲卷上

三

大者有斑紋成圈點對如繪繡蠹蠋諸蟲老俱生圭角六七日背垢蛻爲蛾蝶其色各隨所化物爲謂鬚爲胡故名蝴蝶又麥濕朽則出小蛾翅有粉有斑畫飛又非火蠶莊子云烏足之根爲蠅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又云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任昉述異記云楚莊王宮女一旦化爲野蛾飛去古今注云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謂之撻木色白背青者是也其有大如蠅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

車生江南橘樹間搜神記云朽葦爲葦麥爲蠅蝶稻爲蛺蝶雅云菜蟲化蝶北戶錄云樹葉化蝶丹青野史云彩裙化蝶西陽雜俎云百合花化蝶劉魯封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等蛺古作蛺蝶古作蛺字通古樂府云蛺遊蛺遨戲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鸞接我首舊聞爾雅不載埽案爾雅螽蟴一條在蜺蛹與蛺之前遠不相涉郭注蠶螽非也蝶一名野螽說文大曰蝶小曰螽其名一也且羅者羅綺輕盈

譚子雕蟲卷上

三

之義非蝶不稱又北齊書魏收輕薄人號驚蛺蝶則蛺蝶固隨地所有隨人所見爾雅決不獨遺螽羅必蛺蝶也梁沈麟士有異蝶賦

林下水邊屏諸躑躅蛺蝶可來灯蛺蝶堪侶過花不問立竹自喜插空劇遊點波未已亭亭寄傲魚魚啣次不肯折腰安知搖尾當畫而羞最重異仙鼠之昏伺凌秋而噉玄露同潔蟬之遠志裁裁兮側注而廣弁肅肅兮紗裳而揚幟闐寂兮面壁而屬思期約兮倚欄而佇候悅名士之風流想可兒之深致近談笑

而旁若無人玩股掌而舉止無異狎來遊于海鷗遺
通跡于機事喜綠珠之掩映恥絳騶之蓬翬彼脫青
兮着緋如爲郎兮入賞豈熱官兮愛作俄乘傳兮棄
繻奈揶揄兮路鬼慮困蟻兮膠飴蜻蛉 蟬 紅蜻

蜻蜓禾呼星蛉身翠綠色大者長二寸許頭圓而
偉岸突目短項腹僅與頭等腰以下長于頭腹三
倍至尾修緋如一亭直勁挺全體如釘六足俱在
頸下腹前四翅殊大輕薄堅亮如膠紗常時敞開
止亦不翕近則聞其翅間蕭蕭作聲六七月水蟲

譚子雕蟲卷上

化生羣飛水際遇雨後輒多時釘止庭院牆壁樹
葉間半晌不動人近之亦不驚取而弄之亦自若
也時復銜尾而飛市語星蛉咬尾已食蚊蚋飲露
水其雌者腰間有碧色一遭有赤色者差小禾呼
紅蝗蛉因以號緋衣之不繇科目者爾雅云虹蛉
負勞郭注或曰卽蜻蛉也江東呼狐梨邢疏虹蛉
一名負勞方言云蜻蜓謂之卿蛉淮南人呼蜚蚺
亦曰蜚蚺也淮南子云水蠶爲蜚蚺音 蜚 蚺 務 註 蜻 蛉
造化權輿云水蠶化蜚蚺謂其色青葱也羅願雅

翼云水蠶化蜻蛉蜻蛉仍交于水上附物散卵復
爲水蠶說文名桑椹曰蠶注名曰宿陶弘景名諸
乘亦名蜻蛉亦名紗羊古今注云大而色青者曰
蜻蛉亦曰青亭小而黃者江東名胡黎一作胡離
鄱陽名江雞小而赤者曰赤卒曰絳騶絳騶者漢
制導卒之服也亦曰赤衣使者曰赤弁丈人大而
玄紺者曰紺蝶遼海名紺蠻亦曰紺幡田童幡曰
天雞海邊人食之謂青蝦所化埤雅云亭午則亭
故名蜻或作蜚廷亦直也東方朔別傳云朔射覆

譚子雕蟲卷上

曰馮翊馮翊六足四翼頭如珠尾正直呂覽云海
上之人有好蜻蛉者前後左右皆蜻終日玩之而
不去其父告之曰汝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
而蜻無至者矣國策云蜻蛉自以爲無患與人無
爭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而下爲螻蟻食也博
物志云五月五日埋蜻蛉頭于正中門可化青珠
古賦云塗青蚨而還錢埋蜻蛉而變珠○仙鼠卽
蝙蝠一名伏翼變化論云蝙蝠夜值庚申乃伏故
曰蝙蝠庚申燕避戊己蝙蝠形大附蜻蛉賦不詳

之蟲用文螳螂用武奮臂當轍瞋目拒斧拉爵甘糜
餘勇足買捍石不轉生駒矯步延頸兮鵠望翕翼兮
驚俯擁盾兮鴻門睨壁兮秦柱指髮兮衝冠投肉兮
怒虎歌猛士之守四方嘆拊髀而思牧頗強主爲之
迴輪氣士命曰斫父何前却而捕蟬怯郝形于鬼賊
遠曳腰而藏刃近委距而戢跡觸琴中之殺機導黃
雀之後襲象債帥之焚昧喪強志于弱骨畫攫金而
自蔽喜就溺而不識惑眾目之易遮恃隻手之可隔
致肺肝之盡見悉翳葉之故術螳

譚子雕蟲卷上

罌

螳螂禾呼尿出螳螂手握其股時溺出小有臭氣
可藥小兒之夜溺者其狀驢首如馬奮臂如斧橫
頭突目雙鬚特長頸長視身三之一腹闊視頸一
之五俗呼兩尖中鉅之物曰螳螂肚式前二股如
猿手長大有戟後四足差小亦長善緣而健以鬚
代鼻喜食人髮入口則吸如卷絲數莖立盡六月
入林捕蟬竦腰緩步必翳葉後或云術家取翳作
法可以隱形深秋乳子作房隨樹皆粘以桑枝上
者入藥卽螳蛸也房長寸許大如拇指其內重重

有隔每隔有子如蛆卵至芒種節後齊出音惟云
不過螳螂音其子蟬音蛸又一條云莫貊音蟬蛸
昨郭注螳螂蟬蛸別名螳螂有斧蟲江東呼爲石
蛸蟬蛸一名螳螂蟬蛸卵也邢疏不過一名螳螂
其卵蟬蛸一名螳蛸莫貊一名螳螂一名蟬卽不
過也又名齧肱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
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疣齊杞以東謂
之馬谷或謂之髡或謂之町或謂之芊芊齊充以
東謂之敷常別本髡一作髦町一作丁芊芊一作

譚子雕蟲卷上

罌

羊七疑有誤月令云仲夏螳螂生周書時訓解云
芒種之日螳螂生不生是謂陰息莊子云螳螂執
翳而捕蟬見得而忘其形又云螳螂怒其臂以當
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說文云螳螂一名斫父蔡
邕云螳螂殺蟲又豈在陳留有召邕者至門聞琴
而曰是有殺心去之旣而知客有鼓絃者見螳螂
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爲之一前一却惟恐其失
之也說苑云螳螂委身曲斧欲取蟬不知黃雀在
後晉書云桓玄嘗以一柳葉紿顧愷之曰此螳螂

捕蟬所翳葉也取以蔽身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
自蔽玄就而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珍其葉
淮南子云得螳螂捕蟬自郭葉可隱身楚人誤齊
葉入市取人物爲吏所縛陶弘景云螳螂俗名刀
螳一呼當郎究人謂之拒斧代人謂之天馬燕趙
謂之蝕虺今人病贅虺者捕此食之螳螂一名致
神一名夷冒一名野狐鼻涕吳氏本草云一名害
焦孫炎云螳螂亦一生百子如螽斯郭璞贊云螳
螂氣蟲搏斧奮臂當轍不廻句踐是避勇士致斃

譚子雕蟲卷上

聖

勵之以義抱朴子云晉文廻輪于勇蟲而壯士雲
赴句踐曲躬于怒蛙而戍卒輕死韓詩謂廻車者
爲齊莊淮南謂爲齊桓晉成公綏有螳螂賦
超距之屬神騰鬼越螳螂螳堂可將諸則部較旗鼓既
偃燈火噉嚙伏兵一起風雨踴躍刀斗失律入舍爲
盜增竈滅竈不若媚竈雞不司晨馬不服早掇匕箸
之輟憑竊湘沃之剩毫恐愷釜與郇厨難賞緣而入
妙有衆腥聞踴躍頡頏趨炎逐粒着脚奔忙鮑肆未
惡椒盤不芳朱輪陰穢諡曰賊郎穿帷箔兮醜牆茨

點簾簾兮敗登豆衣錦兮夜行掩鼻兮邈迨將三日
兮餘香尾胡爲兮遺臭合彊項兮死爭頭胡爲兮頻
叩豈口過兮逆施笑下風兮拜受豈面縛兮表降衷
搶地兮呼有乘昏暮兮乞憐驕施人兮白晝謂暗室
兮可欺慣出處兮由賢世說云郗公勸着脚
竈馬禾呼竈雞穴竈旁而居狀如促織稍大背削
而高六足跂長黃黑色翅短善跳不能飛應更乃
鳴西陽雜俎云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爾雅不載
○行夜不呼賊鄉市語謂臭穢之物爲賊東西故

譚子雕蟲卷上

聖

惡而名之形似蠶蛾而瘦腹背俱赤兩翅能飛亦
不甚遠喜燈火光輒夜行人觸之卽氣出甚臭其
屎尤臭本生草中八九月入人家壁間竈下聚至
千百凡器物着之無不嘔唾能入蜂匣中食蜜蜂
罄盡養蜂者尤忌之爾雅云蜚蠊蜚蠊郭注蜚卽負
盤臭蟲五行傳云蜚蠊臭惡南方淫氣所生陶弘
景云漢中人食之名石薑一名滑蟲又呼茶婆蟲
小兒呼蜚蠊蟲或呼氣蠶又諱稱香娘子羅願云
此物好以清旦食稻花日出則散田家早作撥拾

之不則臭惡燠處稻卽不蕃春秋所書有蜚不爲
災卽此亦稱厲蟲○斑蝥禾間有之呼撒音夏鼠
音蟲黑頭赤尾斑背尖喙有甲長三四分許人獲
之尾後惡氣射出臭不可聞亦呼斑猫俗言不吉
語則云踏殺撒鼠蟲李時珍本草云樹葉上甲蟲
春食芫花名芫青夏食葛花名葛上亭長亭長者
立衣赤幘也秋食豆花名斑蝥冬入地中名地膽
總名盤蝥蟲禾少不詳○叩頭蟲似斑蝥而黑色
其甲甚堅按其背則叩頭有聲時在几牖間感撥

譚子雕蟲卷上

三

自叩劉敬叔異苑云叩頭蟲形色如大黑豆咒令
叩頭又令吐血皆從所教殺之不祥佩之令人媚
愛晉傅咸有叩頭蟲賦以上二蟲爾雅俱不載

若夫炤乘颺光低回天路流映星河集輝珠樹點車
囊而黎吹綴隋宮而燈布爭爛火于明月不滯濕于
行露激煥風而電閃驚燎原之發性賺慕焰之從遊
羞白鳥而易捕苦晝短兮夜長聊秉燭兮虛步處靜
嘿而愈彰兮無市聲而昏鴛輟炎竈而續炊兮詎因
熱而爽度托禱成而著靈兮辟毒刃而都護豈陰火

之精熒兮通山澤而氣固洵如方術兮奏神奇寧戲
監子兮歌來暮宵行兮蠲蠲羽翼兮不傳溫處膏而
自煎幽含燐而假寤身欲見而趙趙尾小明而淤淙
望熠音燐燐之飛太空如燭龍之騰薄霧一隱一見兮
任寒灰之復燃有昭有晦兮究草木之同腐燐

螢禾中兒謠螢火蟲夜夜紅其身如一粒帶皮稻
米大者長二分許小者分扁頭突眼短鬚兩翅六
足背正平首尾齊等純黃色惟眼黑走疾而飛緩
絕無聲臭晝伏宵出腹下有光如熾炭乍燭乍焰

譚子雕蟲卷上

三

就燈月則光小而青入暗則光明大于身四五倍
近視一光白色可炤徑寸遠視羣光互閃似白似
紅似更大一螢可炤徑尺亦神光也生夏月濕熱
時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如蛹有微光數日變而
能飛一種如大蛆其光或在喉下或在尾後無翼
不飛亦不甚明幽風云熠燿宵行毛義熠燿燐也
燐螢火也爾雅云熒火卽炤郭注夜飛腹下有火
蟲形疏熒火一名卽炤呂氏月令云季春之月腐
草化爲螢明堂月令云腐草化蠲夏小正云八月

丹鳥羞白鳥傳丹鳥者丹良也白鳥者蚊蚋也羞者進也不盡食也周書時訓解云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不化爲螢穀實鮮落衍義云螢得大火之氣故光古今注云螢火一名輝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韻會云螢火名燐本草圖經云一名放光一名夜焰一名救火一名據火一名挾火飛者曰螢不飛者曰蠋亦曰螢蛆傳云螢戴火而寒埤雅云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曰宵行董氏云熠

譚子雕蟲卷上

聖

燿非螢自是一種蟲夜行地上如蠶喉下明晉陽秋云車胤家貧不常得油以練囊盛螢數十頭映讀隋書云煬帝幸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放之光遍巖谷淮南萬畢術云螢火却馬高誘注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見之鳴却不敢行神仙感應篇云務成子有螢火丸主辟疾病惡氣百鬼虎狼蛇虺蜂蜚諸毒及五兵盜賊凶害一名虎將丸又名武威丸相傳皇甫隆受之青牛道士傳魏武帝方今醫書中多有宋龐安常總病論稱其神埽案

東山篇町音腫他短切鹿場熠燿宵行朱注云熠燿

明不定貌宵行蟲名以宵行爲名而以熠燿爲狀

固非以鹿場句爲另義而不連下句亦非毛公義

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其義甚明確而孔疏以燐爲

鬼火而駁之亦非孔疏知燐乃鬼火而不知螢火

之青正同鬼火故名燐朱子疑末章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因謂總是比擬而不知倉庚羽黃而明螢

身正黃而明故卽以熠燿比之熠燿之爲飛螢名

信也其宵行當是地蟲有光者之名月令所謂蠋

譚子雕蟲卷上

聖

也董氏以熠燿卽宵行之名益誤要知東山詩燿

燿指飛螢宵行指蠋一句兼飛行二種二種並遊

舍傍隙地之上以見無人居之久也晉傳咸潘岳

梁蕭和唐駱賓王俱有螢火賦

木則有燧不能自活草則有螢不能燿發無情生明

有情漫滅生老病死音蠲蠲通蠲音蠲蠲蠲華滋而顏

好御芳實而肌妍領阿那以宜顧美潔哲而相鮮口

出走而死敗譜中構而隙穿似婦舌之惟索態妖蠱

而必捐鄭袖媚而三閭見放驪姬嬖而申生受顛覆

於郭結音屈以求申縱俛仰以自縊漸前步而故却
遂延頸而思軒擬布指之求尺就首尾而率然辛習
夢而忘郁苦茹荼而失甘慰眠食于一葉蛻洗髓而
翩翾仙有帛衣之化俗無絲索之纏配龍蛇之潛密
喻吏隱之智閑天水牛兮多力觸礪角兮匪石窮緣
木兮鞦韆安用喙兮三尺蠟面天兮背行偏舍脛兮
用脊經坎壈兮駛音旋誰捷足兮先得天牛 蟬蟻
蟬蟻蠹禾中總呼蠹蟲其小者呼蛀蟲在木中
者呼大蛀蟲生米腐朽處其蟲豐潔且白節長足

譚子雕蟲卷上

蠶

短口黑穿木如錐居柳樹桑樹者更白居橘樹者
綠色而大有角名橘牛居巢中者或白或黃或鮮
紅而纖小惟桃中者色兼紅白殊好木先蛀而蟲
生市語楊樹無蟲鑽天去衛風云領如蠹爾雅
云蠹蛄蛄又云蠹蟻蛄又云蠹桑蠹郭注蛄木中
蠹蟲蛄蟻雖通名為蛄所在異桑蠹即蛄蛄化書
云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蛄蟻符子云石生金木生
蠹七辨云蛄蟻之領阿那宜顧說文云古者謂從
中起謂之蛄謂陶弘景云似蠶而在木中食木者

為蛄雨後化為天牛似蠶而在樹上食葉者為蛄
似蛄而小屈而後申者為尺蠖似尺蠖而青小者
為螟蛉三蟲皆不能穴木至夏俱羽化為蛾蝶蛄
非毒蠹蟻非蟻蟻○尺蠖禾呼青蟲亦呼像梗蟲
似桑蟲而細行則首尾相就屈而後申老則以葉
自卷作繭與樹梗無辨漸蛻為蝶或以絲纏粘門
壁間蛻去遺薄衣如竹帛燈籠兩頭尖中橋起而
空已化蛾蝶去矣爾雅云蠶尺蠖郭注今蚬蛻音
邢疏蠶一名蚬蠶易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譚子雕蟲卷上

蠶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郭璞贊云嗟茲尺蠖體此屈
伸論配龍蛇見嘆聖人晏子春秋云尺蠖食黃即
身黃食蒼即身蒼方言云蟬蠹謂之蚬蠹又呼步
屈卑雅云漢志尺者隻也蠹義取諸尺蚬義取諸
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蠶之步是也齊鮑
昭有尺蠖賦○蟻蟻禾呼地蠹蟲形畧如蠶大者
如足拇指以背滾行乃速于用脚身肥而短節促
足有毛筋生積草中者外黑內黃生舊茅屋土中
者外白內黯爾雅云蟻音蟻蟻郭注在糞土中邢

疏蟻蟻一名蟻蟻莊子云鳥足之根爲蟻蟻淮南
子云以黍置溝成蟻蟻王充云蟻蟻化復育轉爲
蟬方言云蟻蟻謂之蟻自關而東謂之蟻蟻或
謂之蝻音蠟或謂之蝻音蠟或謂之蝻音蠟梁益之間謂之
蝻音蠟或謂之蝻音蠟或謂之蝻音蠟秦晉之間謂之蝻
或謂之天蝻四方異語而通者也陶弘景云蟻蟻
一名乳齊能催婦人乳一名蠟蟻一名地蠟吳普
本草云名應條三教珠英云葛成蟻蟻造化權輿
云蛇豸腹竄蟻蟻背行○天水牛禾呼天牛蝻蠹

譚子雕蟲卷上

美

所化大如蟬黑甲光如漆甲上有黃白點甲下有
短翅目前有兩黑角甚長前向如水牛角能動其
喙黑而扁如錐甚利似蜈蚣喙六足在腹上下緣
木飛騰不遠夏月穴孔藏樹中出則主雨爾雅云
蟻音蠟蟻桑郭注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蟻桑樹作
孔入其中江東呼爲鬻髮邢疏蟻一名鬻髮家語
云食木者多力而不治李時珍云天水牛角如八
字名八角兒亦有一角者名獨角仙蘇軾天水牛
詩云爲牛竟何益利吻穴空桑則天牛卽鬻髮也

埽案爾雅無所謂天牛者郭注似字當是卽字

譚子雕蟲卷上

美

譚子雕蟲卷之一一名小化書

著作堂集之一

樵李譚貞默埽庵著

媚高佑紀念祖原校

小蟲賦下二十段

惟足有無實分蟲豸

池爾切

或置若贅疣或累如編齒

添足終非百足奚以尊足者存若者誰使

赤菱著令甲而驅除班壺涿于狐蛾投禁石

彼弩氣而激礮此矢溺而濺汚諗射影之

等而陰符似捏風聞而遙輒駕

逞伎倆而易敗傳奕當胡咒而無虞理出爾而反爾

譚子雕蟲卷下

害影迫而影舒迅離從之敝帚發毼毼而焉如鈴蛩

趨香促節偃蹇漆晶瑩金縷繾綣圈則珮環緹

聲則簫管唧蛆音沮鮫鮫音陵馬軸纂纂具體而微比肩

見短甘帶則非所能吐舌而夫何敢母徇耳食謝過

不腆贅疣縮上文蟻蟻香百念附蜈蚣

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多莊子曰有尊足

者存使者其誰耶魯連子曰語稱百足之蟲三斷

不蹶持之者衆也或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雙禾呼礫其格切蛸音稍市語謂溺爲稍尿礫者突然

而溺之意亦深惡而坐以礫罪也狀如小蜈蚣色

青黑二鬚多足不堪數鬚足皆長于身連足可方

二三寸尾有叉岐能夾物溺射人影令人發瘡如

患癰匝繞腰毒不可療就地指畫其形取土塗瘡

輒愈周禮云赤菱氏除隙屋蛸蛸之屬注求而搜

之非也蜈蚣一名蛸蛸說文云蟲多足蟲陳藏器

云一名蜈蚣子喜伏毼毼之下造化權輿云短狐

射氣蛸蛸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爾雅

不載○鈴蛩禾呼香百念亦呼香百脚似小蜈蚣

譚子雕蟲卷下

身圓不濶尾禿無岐節節有細微文起黃紫黑間

色節中並有金線首尾一般多足長寸餘死則卷

曲如環不腐殼甚堅少肉行緩不啞人好脂油香

或入人耳以脂油引之卽出爾雅云蟻音衍入

耳郭注蚰蜒形疏此蟲像蜈蚣黃色細長呼爲吐

舌淮南子云葛蒲去蚤虱而來鈴蛩方言云蚰蜒

自關而東謂之蟻蜋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蜚蠊趙

魏之閒謂之蚰蛸北燕謂之蚰蛸江東人呼蛩鈴

皆今蚰蜒喜入耳者也○唧蛆卽蜈蚣一作吳公

禾呼百脚背黑綠色而光亮口足皆赤腹黃雙鬚
岐尾節節有足大者尺餘螫人驟痛亦易愈能制
蛇食蜥蜴畏蝦蟇蝮蛇蜘蛛爾雅云蒺藜蝨郭
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今不似蝗腹不大
無角則郭誤也廣雅云蝨蝨蜈蚣也關尹子云蝨
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蝨蛆莊子云蝨蛆甘帶又云
蛇音螭音注甘帶食蛇也蛇馬蛇多足憐無足也
馬蛇生山中百足節斷不死爾雅云蜈蚣音蜈蚣
郭注馬蜈蚣俗呼馬蜈蚣方云馬蜈蚣北燕謂之蛆

譚子雕蟲卷下

三

渠其大者謂之馬蚰陶弘景云馬蚰亦名飛蛇亦
無馬蛇其蜈蚣形大附香百念賦不詳○蜮南方
名鬼溪蟲亦名射工足角如弩含沙射人影成病
周禮云壺涿氏掌除狐蠹以枹土之鼓驅之禁石
投之爾雅不載亦無附見

云中藏之良惡比人面之不同抑面似而中判跡肖
平蠹之難窮進陽貨于道貌失子羽于駭容非秦鏡
之照膽必按劍于突逢彼多毛與多足疑多懼而多
凶僅小大之微辨像狸虎之殊蹤爾其芒刺在背針

蠶難近視蠶何辭擬蠟則佞刺客懷刺七首為政陶
人為陶造蠶可醞冷矢攢飛點予奮迅棘剛是號樓
連不令燕軻無獻圖之勇趙鋏少觸槐之信笑中藏
林甫之刀晏處養石崇之鳩擬蠶爾兮蒙茸遙陸離
兮綵映畏隙末兮必傷躬文人兮無行嘆我裳兮鼓
繡綠哀楚些兮愁譖亦越毛生蕤蕤有殷亂絲卷
曲短綆引申被褐若賤衣貉而溫處囊自薦脫賴無
聞闌坐起立見慣勿論彼毛希革實則析薪着箕
去笠零雨初晴止如舟子把棹稽程行如農夫襁褓

譚子雕蟲卷下

四

鋤耘刺毛毛蟲
蟲簀衣蟲

載禾呼刺毛多生梅柳桃榴樹上大小如蠶身面
背上並有五色斑毛如蠶爾其行軟緩人近之則
刺入有毛孔處入一毛孔則近肌毛孔皆栗暑月
初生極肥入秋則身瘦毛長飛墜襲人益勁利不
及測避被螫者以指面摘其腹腸塗之立解俗呼
人之懷奸不可近者曰莫惹刺毛欲老者口中吐
白汁作窠凝聚漸硬圓如雀卵大如巴豆其蟲以
蠶為繭在中成蛹如蠶之入繭也夏月羽化而出

作飛蛾放子葉間如蠶子復生刺毛蟲食樹葉略盡其囊在樹似螻蛄紫白斑爛似碑礪文可愛雀好啄之俗呼刺毛窠爾雅云蝱音毛蠹又一條云蝱音蝱音郭注蝱即載青州人呼載爲蝱蝱形疏蝱一名毛蠹一名蝱一名蝱蝱即載也楚辭云載緣兮我裳說文云毛載毒螫人陶弘景云蝱蝱名蝱蝱載刺字通一名棘剛子一名紅姑娘一名楊痢子其繭名雀兒飯蠶一名躁舍一名天漿子天漿石榴名榴樹上者人藥如螻蛄之必桑也別

譚子雕蟲卷下

五

錄名聶斯房○禾多毛蟲褐色長寸許不刺人更與籬壁間時墮几案口有絲埽案載蟲爾雅不應分兩條所云蝱蝱者必有房之載其云蝱毛蠹者必有絲之毛蟲能蠹物者畫然二物不可不辨○禾有簍衣蟲身粘細稻芒成殼酷有裁製形如棗核時粘立于壁間或時負殼徐徐而行整如毛羽殼中有繭甚級中身細白如米蛀蟲爾雅不載世鮮忘機之偶物多逐臭之羣寧懷奸而知避莫賤汚而取憎非故者幸勿故非親者幸勿親奈無因而

見暱願避揖而不能豈不聞未同之報報安見有不速之殷殷戴顏甲之三寸圖舖餒于沿門問姓名與色目輒通刺曰蒼蠅蠅扇緝翩營營罔極亂鷄有聲點壁無色偷寒送煖撓白變黑顧腹何盈包藏穢息背負多金居間行乞知進味退鑽窗抵隙爭攘相驚攙坐越席染指鼂鸞垂涎鷺炙寄蠶子于蠶身貪布寫于肘腋浸沮洳而肖形誰幹蠱而邁跡長子孫而濟醜分守廁而不出天何愛夫垢囊假短翅于樊棘戲演武于竿頭矜拳棍之熟習擬索綯以縛誰浹汙

譚子雕蟲卷下

六

頰而類拭魚驅兮愈來冰致兮整匿障面兮饕餮掩耳兮訛謔遠揮扇兮何處來杖門者兮莫聽入威難假于鷹頭夢不祥于集鼻附狗尾而易搖詎驥旄之敢藉生當昇之壁虎死安用此弔客志機縉上毛蟲刺毛前後多微此意蒼蠅青蠅麻蠅

蠅禾有三種小者呼蒼蠅大而斑色者呼麻蒼蠅青而綻者呼屎蒼蠅屎呼如汚去聲謠云蒼蠅不喫貴米飯崇禎壬午歲埽作此賦時米一斗值白鏹三錢有零而蒼蠅果絕少卽有亦不集飯顙上

此其驗也其形方頭短鬚喙長而岐垂而不銛砥物則引申數動不休如舌垂涎市語嚙者曰舌頭拖着地以此物比也二翼六足翼大于身平張不翕時復扇鼓足長喜交或交前或交後如絞繩狀或以後二足交于背翼之上如把搔狀或以前二足交于頭面之間如盥沐狀其交感時于空中相結負而飛不如蚊之久就食飛集爭奪相驚時投明帟窗半晌不知出鑽突殊苦其聲如自呼或云聲在鼻或云聲在翼亦善聽蒼而麻者聲雄壯

譚子雕蟲卷下

七

青者聲清眊小者頭黑身蒼雄者小腹雌者大腹大者首如火紅或麻斑或背負金色俱太腹麻斑者腹中皆小蛆青者腹中皆糞遺糞及蛆皆敗物飲食遇之卽不潔乃爲竹草等帚拂之聞帚聲輒知遁謂之蠅拂爲紗竹器罩物以避之謂之蠅罩性戀物不疾飛兒童時手接其青鉅者蟲立貫其尾于棘刺之端與以燈薪草寸許則竿頭輪舞不已謂之屎蒼蠅使棒以嗤武藝人夏出冬蟄喜暖惡寒生蛆灰中仍脫化爲蠅溺死得灰復活齊風

云匪鷄則鳴蒼蠅之聲小雅云營營青蠅止于樊又云止于棘爾雅云蠅醜扇郭注蠅類好搖翅淮南子云爛灰生蠅古人憎之方言云蠅齊東謂之羊韓子云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易林云青蠅嚙嗽以永膏腴又云腐肉所在青蠅集聚撓別黑白敗亂邦國陸佃云蠅遇水則側翅遠引張敞書云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于騏驥之旄則致千里光武與隗囂書語畧同王充云青蠅所污常在練素又云青蠅黠白壁西陽雜俎云首如

譚子雕蟲卷下

八

火者名景跡茅根所化廣五行記云魏何晏夢青蠅數十頭集鼻上驅之不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不可不思明年晏誅北史云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舊唐書云元稹以內宦得知制誥武儒衡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于此袁楚客規魏元忠云聞宦君側之人顰頭之蠅也虞翻云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宋歐陽修有憎蒼蠅賦蠶舊說

蠅于蠶身孔子既繭化而成蛆俗呼蠅子入土爲蠅埽親驗之果然蓋非初蠶所有乃二蠶繭中所出初蠶繭所出皆蛾二蠶繭十三爲蛾十七爲蛆凡蠅所孔子于蠶背者皆成蛆乃食蛾而出也爾雅云國貉蟲蠅郭注今呼蛹蟲爲蠅郭疏一名國貉一名蟲蠅埽案郭邢二語皆有疵註當云今呼蛹變蛆蟲者爲蠅疏當云一名國貉蟲一名蠅始得說文云蠅知聲蟲也廣雅云土蛹蠅蟲禮記云盼蠅凌空相如賦云盼蠅布寫注布寫盛作也較

譚子雕蟲卷下

九

獵賦云蠅習如神類從云帶蠅醒述李時珍云蛆行趨起故曰蛆或云沮洳則生故名凡物臭敗即成蛆醬醋皆有不必蠅生市語醬裡蛆醬裡死明利在害必歸也在廁者入藥名五穀蟲梁書云王琳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無數落地化爲蠕蠕而琳敗○另一種似黃黃色堅皮利喙啞噉狗血冬藏狗耳者曰狗蠅亦有附見

蟲飛蕩蕩與世同儂尿溺氣類虻蚋友朋畫胡爲兮來蠅夜胡爲兮來蚊通胡爲兮象繩蚊胡爲兮象

文負山笑力聚雷羞音豹脚牽衆寫喙吸深貽毒未熾彼創則紛母非血草名是黍民諸慮奚相密肌繼英義取乎爾詎必前聞古日中而爲市改槍攘于朝昏結襲覺而早遁鈍先聲而掌捫飽賤朱而成點鱗繡墨而留紋初歌行而蹉舞卒格鬪而殞身畏烽烟而遠竄狎燈火而焮焚戀踟躕于入幕警通夕而撓人揚子惡利而比小夫之貨殖方朔射覆而窮舍人之脫禪野馬塵埃吹息流寓藐茲有情口腹奔驚自食者安侵人則懼烏蚋刺衣輒馮而怒么麼敢爾剝

譚子雕蟲卷下

十

膚如故挈蟲蚤而同嗜若鵬鷃之相顧當蚊蠅上與醯雞或方幅而齒遇醯雞兮拍浮早營兮糟丘韻布兮康爛歌呼兮莫愁遇釀王與麴部暑上頓之醉侯俄絜餅而發覆豁天日之環周舞春風而磴雨蕩陰陽于一漚陋蟪蛄之瑣尾啜蠟焰之鬱攸同井甕兮我大俯蟻蝨兮非儔莊子云道在屎溺

蟲禾呼蚊子蚊音如門其大而斑者呼花蚊子更有長脚長喙頎然如鷩鷩者呼水蚊子最狠大抵蒼色細身圓頭喙利如針六足二翅或四翅輕颺

不扇集止不步每合疊如一翹在野中則飲露近人則覓嘔膚血腹時映紅如燈洩出復嘔諺語鮑去櫻桃重饑來柳葉輕是也出入善知孔隙幃幔中乘間輒到冬蟄夏出晝伏夜飛其聲遠揚夕則呼聚于簷外乃入室日夜市曉則呼聚于室中乃散匿暗處日朝市殊有準度俗指日暮則云蚊子做市矣指曉起則云蚊子尚未出市以爲程所謂聚蚊成雷者正其市聲也或曰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夕則誤蠅市在日中不在朝也其交感則雌

譚子雕蟲卷下

上

雄以足雙結于空中如懸亂髮一小髮盤旋宛轉而飛良久乃解性惡烟舊云以艾薰之則潰然艾不易得俗乃以鰻鱧等骨爲藥帛畏長三尺竟夕薰之貧人無帳每夕必市一裹耐其臭猶得安寢也閭巷間呼帳曰蚊厨因戲呼蚊藥之臭曰蚊厨香其有帳者夜或盜入扇驅不肯出則以燈草火取之曰燂蚊子謠云秋蚊多厲音如咽穀多亦驗夏小正傳云白鳥蚊蚋也說文云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揚子法言云或問貨殖曰蚊蓋蚊之取

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鵲冠子云一蛄嗜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東方朔外傳云郭舍人曰客從何來且歌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復脫禪陶弘景云蚊一名暑蟲一作素民一名豹脚生于木葉及爛灰中產子于水中爲子子蟲仍變爲蚊龜鼈畏之螢火蝙蝠食之煮鼈

譚子雕蟲卷下

上

入數枚卽易爛形如文字故曰蚊昏時出故曰蟲陳藏器云嶺南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蚊出塞北有蚊母草葉中有血蟲化爲蚊江東有蚊母鳥常吐蚊一二升爾雅所云鷗蟲母是也三種未皆無埤案爾雅釋鳥云鷗蟲母而釋蟲無蟲其釋蟲中有諸慮奚相密肌繼英一條郭邢注疏俱云未詳愚揣其義非蟲必蚊也兩者易慮而難防附肉而踵出諸慮奚相密肌繼英八字描畫蚊蟲之狀無親于此當以上條屬蚊下條屬蟲較切今未擅

着汗卽生曰汗虱市語虱多弗癢債多弗愁頭虱非悔滯之氣不生生者人賤惡之呼曰虱堆頭市語身虱不上頭截然一種抱朴子乃云頭虱黑着身而白身虱白着頭而黑其所漸然此誤也虱身扁六足俱在頸下後垂大腹形似琵琶俗譚呼琵琶蟲行必向北雌者中多子雄者多飲人血則透紅始繇氣化後乃遺卵出蟣相繼如英爾雅所云密肌繼英郭璞注稱未詳者必此也虱行極遲鈍陶弘景乃云入音迅蚋音昆蝨從夂從虫謂行迅

譚子雕蟲卷下

五

疾而昆繁今按虱昆則繁而行不疾亦誤也莊子云濡需者豕蝨一旦而與豕俱焦淮南子云湯沐具而蚤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韓非子云天下無道甲冑生蟣蝨又云應侯謂秦王曰王斷河內臨東陽邯鄲口中蝨也晉陽秋云王猛被緇袍詣桓溫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語林云顧和在車中覓蝨周侯過之指顧心問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蝨不輟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東觀漢書云馬援擊陽縣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

兒頭多蟣蝨而刺之蕩蕩然無所復依光武悅命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刺之符子云齊魯爭汶陽之田魯隱者周豐謂魯侯曰臣晝聞羣蝨之鬪而蝨父止之曰容口耳奚交戰爲君以七百里而爭數步之田不如一蝨之智阮籍云如蝨之處禪論衡云魚肉之蟲集地北行西陽雜俎云人將死蝨離身物各有蝨其形不同○蚤禾呼蚤虱亦呼狗蚤狀如狗也亦呼跂蚤跂音如格跳也亦呼跳蚤跳音如條正黑有光銳頭鉤喙削脊四足前二小

譚子雕蟲卷下

六

後二大主跳齧人血狼于虱雌者腹子綻如粟人得而噍抄音之大有聲生于塵地不埽則多鼠多處更多猫身亦多齋下彬有蚤虱賦序云諺言朝生暮孫說文作蚤或作蚘或作蠅○壁蝨禾呼臭蟲語稱寒叮木夏叮肉狀如藥中酸棗仁穴帳枕中居之夜出啞人血甚于蚤虱記載無攷

貌七尺之軀骸樹羣蟲之屯寨外蝨蠅兮馳驅內蟻虬音兮泳沫音通音界肌膜兮中處還齧蠶兮蟻蛄腑九種而分呀音膚于族而叢噉音眇殫離朱之明幽

結窮奇之怪感風雨之厲沴肖肺肝之機械假膾醢
之有靈肆魚肉而無賴蠮螋劇盜嘑氣燦精睨人必
死大仇若恩認賊作子養虎食身殺之不得安望長
生三尸祗患守在庚申方術少驗蟲知笑人人亡出
戶腐胆通蛆能魂鳥驚何怨螻蟻何親荀子云明明而
熊魂魂 伏蟲 虺蟲 白蟲 肉蟲 肝蟲
胃蟲 弱蟲 赤蟲 蟻蟲 蠅蟲
虬蛔蛭字通人腹中蟲形似蚯蚓蚘一作蛭一名
蜉形小于蟣身圓白有紅線在人皮肉間外有線
路以針取之出尚能走爾雅不載巢元方病源云

譚子雕蟲卷下

七

人腹有九蟲伏蟲長四分羣蟲之主虺蟲長五六
寸至一尺發則心腹作病口喜吐涎貫心則死白
蟲長一寸色白頭小生育轉多令人精氣損弱腰
脚疼長一尺亦能殺人肉蟲狀如爛杏令人煩悶
肺蟲狀如蠶令人咳嗽成癆殺人胃蟲狀如蝦蟇
令人嘔逆弱蟲又名萬蟲狀如爪瓣令人多唾赤
蟲狀如生肉動作腹鳴蟻蟲至微形如菜蟲居胸
腸中令人生癰疽疥癬痛癢痔瘻疔蠹齩齒諸病
諸蟲皆依腸胃間人臟腑氣實則不爲害虛則侵

蝕變生諸疾又有尸蟲與人俱生爲人大害狀如
大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三寸許有頭尾凡服
補藥必先去此蟲紫庭真人云九蟲之中六蟲傳
變爲癆瘵而胃虬寸白三蟲不傳其蟲傳變或如
嬰兒如鬼如蝦蟇如守宮如蜈蚣如螻蟻如蛇如
蠶如蝸如鼠如蝠如蝦如猪肝如血汁如亂髮亂
絲等狀凡蟲在腹上旬頭向上中旬向中下旬向
下服藥須月初四五日五更時道經云尸蟲卽三
尸鬼甲寅庚申日出遊道家有守庚申法不令復

譚子雕蟲卷下

八

歸化書云蠮螋者腸中之蟲也嘑我精氣燦我魂
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蠮螋死
而我長生埽案化書所指蠮螋卽道家所云三尸
蟲也

跂踦者蟻通蚘通蚘通細縷磨旋象日垤音封知雨夏與
陽居冬隨陰止寸壤下仞師之得水慕羶戴粒依門
傍戶處則聚落行則部伍羣隱交路接人步武聲聞
牛兮牀下夢南柯兮國中集輿臺兮僕隸列衙前兮
散從簇呼擁于孔道儼束帶而乘驄盛苞苴與竿牘

陳修補而都雍舉等身之勁鐵聚扛鼎以爭雄長
醴而遠徙負家具之忿忿倣桑孔矣箕歛倣起弱兮
陣攻物就攫兮必局頭可斷兮不降洪號健兒與能
吏縱殺奪以爲功吞舟之魚坐困于丈之隄隙衝況
添附于虎翼致摧撓于棟隆彼白徒之狼籍亦敗類
而莫容象威裳而扶服式堂陞于在公稟共主之刑
賞無僭濫而罔蒙齊物者曰道在螻蟻尊王者曰義
在蜂晉書云忿忿未暇草書
蠟白蟻飛蟻

螳不呼馬蟻象馬也市語凡衆多者必稱馬蟻其

譚子雕蟲卷下

五

大而腰有紅線者呼赤腰馬蟻因以譚呼卑隸謂
其青褶紅帶近似也小者分許大者二三分許黃
黑色兩鬚兩鉗方頭六足腰以上爲一節腰下腹
爲一節火居卵生其居有等其行有隊能知雨候
春出冬蟄壅土成堆甚細而燥俗呼馬蟻窠所謂
埕也取小蟲入穴輒壞埕窒穴以防其逸亦以窒
雨將陰則避濕上堆逢大雨輒漂失雨過亦不死
晴日持物列行徐徐有次第謂之馬蟻行盤將雨
持物急趨爭先謂之馬蟻擔箱擇地遷穴其行稍

緩謂之蟻搬 舉一物數至十百而多

擲或獨力或衆力舉不

馬蟻推磨從高而下復

之馬蟻提猴音吼平聲列隊而鬪

鮮始散謂之馬蟻擺陣 引

土填罅而渡謂之馬蟻

頭

則 疾市語呼疾趨者曰摘頭馬蟻越音棧其行

隨路不畏人踏踏亦不傷市語呼漫走者曰踏殺

馬蟻那其白而有翅者呼白馬蟻穴地而居蠹木

譚子雕蟲卷下

三

而食能使梁棟頓成朽腐更有黑大而飛鬣人者
呼飛馬蟻其白蟻性畏梓炭桐油聞竹雞叫則化
爲水易生易盡爾雅云蚍蜉大螳小者螳蟬灯螳
蟬飛螳其子蚍音遲郭注大螳俗呼爲馬蚍蜉齊人
呼螳爲蚍音養蟬赤駁蚍蜉蟬有翅蚍蟬卵方言云
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蚍音駮蟬梁益之間謂之立蚍
燕謂之蛾通蟬蟬其場謂之坻楚郢以南謂之埕音
風云鶴鳴于埕注埕蟻家也易林云蟻封戶穴大
雨將集傳云蟻封盤馬孟子云泰山之于丘埕趙

岐注埤蟻封也朔地高大有如冢者夏小正云十
二月立蚋通奔蟻入蟄也書云卿士邦君麻冕
蟻裘周禮云饋食之豆蜃蜃醢學記云蛾子時術
之注功必至也周髀云天疾如推磨日月如蟻行
磨上而遲管子云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行山
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
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得水關尹子云聖人師戰
蟻置兵莊子云道在螻蟻又云吞舟之魚蕩而失
水則螻蟻苦之韓非子云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

譚子雕蟲卷下

三

而潰符子云鼃冠山蟻戴粒逍遙一也五帝記云
鳥獸蟲蟻後漢書云鉅鹿張角賊皆着黃巾爲標
幟時人謂之蛾賊注蛾蟻也世說云殷仲堪父病
悸聞牀下蟻鬪如牛化書云螻蟻之有君也一舉
之宮與眾處之一塊之臺與眾臨之一粒之食與
眾蓄之一蟲之肉與眾師之一罪無疑與眾戮之
埤雅云蟻有君臣之義故字從義善鬪力舉等身
鐵鬪輒有行列隊伍酣戰不解古賦云扶服蛾伏
山海經云朱蟻其狀如蟻在崑崙之墟韻會云螳

蟻蛾字通蚍蜉一作螻蟻晉郭璞有蚍蜉賦○埤
案廣陵志地有淳于芬墓俗呼南柯太守墓其傳
與刻行小說同

紛洪鈞之鼓鑄誰躍冶而不受既塵垢之居先寧批
糠之處後彼菽蚘與麥蛾飲粗糲而猥陋羨蛄蝻與
強蟀擇白粲而獮狩力九鑿而入精坐燕享而消受
代田舍之主翁作膏粱之華胄鉅罄恥而遠去倉箱
熟而輻輳性慕富而遺貧身好肥而惡瘦或饑依而
飽颺或累粒而成繭雜糅擾于網蛛倒懸芴于縕蜺

譚子雕蟲卷下

三

音囊袋之後無聞紈袴之稱不掩入饋餽而同烹遇
簸揚而難免耗幾雀鼠之壯夥全蝗蝻之衍聞人食
兮人憂咏素餐兮有覩兀員兮趨趨臧獲兮噉噉音
游惰兮跼蹐剽劫兮踐蹠不稼兮不穡困壓兮莫展
效顰兮蛭蝨學步兮端蜺翼子揚甲烏甲娘米

禾中米蟲約有四種小飛如蠅蠅者呼翼子稍大
不能遠飛黑如跳蚤者呼揚甲亦呼揚子白哲如
蝥螬而細長二分許黑頭有鉗能叮人者呼米蛀
蟲米黃者蟲色如之老則吐絲纏米作繭俗呼蛀

聯爾黑甲如叩頭蟲而小者呼爲甲娘並從稻米
出耗米市語謂遊手坐食者曰米蛀蟲爾雅云蝓
強蚌米穀中小黑蠹蟲也江東謂之蜚音加建平人
呼爲蚌子○蜚非螺蜚之蜚禾中有小蟲青黑色
如尺蠖常以一絲自懸而化爾雅云蜚縊女郭注
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曰縊女說文謂蜚爲蝶是
也異苑云東郭姜旣乳雀杼之室杼殺其二子姜
亦自經俗傳化爲此蟲附賦不詳

譚子雕蟲卷下

三

食粟而已沒世不稱負志者疾爰走蝸有八脚音蝸在
角蟻觸而爭左右分袒旬日搆兵鉅定兮上國蚘蠃
兮主盟銜光兮行卷喝戾兮偏橫涎濡兮寡陋粘高
兮彈傾出廬兮占望首鼠兮無成負奢頗兮不到近
寵辱兮必驚財不多兮莫賈袖不長兮莫舞畫地作
餅兮不可啖綆短汲深兮徒自苦造物忌兮名易敗
處士盜兮虛何補庶幾野人之構舍名假標題而作
古亦有無骨之僂偏饒自肥之智忍唾面而自乾卑
息影而緩至巧宦善下托錫營脂厚于委積音悉角垂

延而無聲喪去甲而鮮肅布銀迹于澁垣以潤屋而
染漬克猛毒于冰消足不僵而寸幾豈上善之若水
氣至柔而剛制宜禽限之托胎下營室之星次蝸牛
蝸牛禾呼蜚蚘螺螭亦呼鬼螺螭生池澤草樹間
陰雨後驟多形如螺背負殼甚虛薄脆爛肉青殼
白映成青白色頭有四黑角行則頭出偏顧市語
目頑人曰歪戾頭本此遇驚則縮入居殼內半大
而圓者有尖如羊桃扁者背輦底平旋卷如檳榔
又尖長者如簔衣蟲小者總約半寸大者寸餘夏

譚子雕蟲卷下

三

熱畏日每自懸葉下及墻壁陰處亦多升高不止
涎枯自死留殼壁間不墜其光直如繩毆徑丈市
語嘲力小好勝而易罄竭者曰粘高頭音蝸爾雅云
蚘音蝸蠃音蝸移蚘郭注卽蝸牛也邢疏蚘一名蝸
蚘尙書大傳云鉅定螺鄭玄注鉅定譯名螺蝸牛
也山海經云清安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倮螺郭注
倮螺蝸牛陶弘景云蝸牛山蝸也形如瓜字有角
如牛亦名瓜牛出山中及人家頭形如蛞音蝸蝸但
背負殼耳古今注云蝸牛陵螺也野人爲圓舍如

其殼曰蝸舍李時珍云蝸牛亦名蝸牛一名土牛
兒一名土蝸一名黃犢其頭偏戾如蝸其形盤旋
如渦故有蝸渦二音別錄云蝸螺爛殼名鬼眼睛
莊子云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
右角者曰蠻氏爭地而戰伏尸數萬蓋寓言也古
語蝸頭肥利蝸角聲名黃山谷詩云蝸涎不滿殼
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爲粘壁枯○蛞蝓禾
呼蛞蝓取延游之義市語嫌緩步者曰蛞蝓延或
云着鹽少許則化成油故名有兩角無殼身肉止

譚子雕蟲卷下

五

一段甚肥生陰地垣下帶涎濕行着處有光書畫
屋壁窗牖所過皆成銀迹因而餽紙如蠶謂之蛞
蝓光深可厭惡庭畜龜能除之禾謠云蛞蝓延得
遲且自喫得肥蝸蝓夜夜飛只到兩片音辦皮亦
信天之解也其所行路蜈蚣過之輒節斷而死俗
遇蜈蚣則咒呼病蛞蝓便能禁蜈蚣不得動可擒
病蛞蝓者謂其懶行如病也他方呼香百念爲蛞
蝓禾亦呼馬蟻爲病蛞蝓謂三者緩行之象同耳
神農經云陵蠶一名附蝸陶弘景云蛞蝓無殼不

應有蝸名附蝸者角似蝸牛也入三十六禽限又
是四種角蟲之類營室星之精別錄名土蝸一名
托胎蟲一名鼻涕蟲埽案爾雅并作一條當是有
殼者曰蚶蠃無殼者曰蛞蝓郭邢注疏未悉

伊物硯硯異于鬼螺螺蠃三字通不粘高壁不逐聲波鉅
蛇渤穴纖蟻音泥窩纖鏽不發鍵戶莫過眉目混沌
瞌睡模糊公輸鋪首睨運斤柯負走則可盜啟誰何
子孫孳續纍纍繁多踟躕首尾慳惜膏腴閨閣是守
簪笄之徒鬢頂盤曲簷面偏頗馬刀修鉅瓦壘磊砢

譚子雕蟲卷下

五

玄黃錯雜音錯頰音上聲精音精施詭影商無齟齬函有琢磨戴
舟游泳負屋婆娑燕雀遷換蝸蝓誕化音獨陰偏毗
牝牡云無乘風雨兮介飛協晦朔兮肌瘠雷一鳴兮
舌橋金三絨兮口翕蟬方諸兮含漿佐封禪兮吐液
媚顏色兮咬脂持勝負兮死鵲誰樓臺兮氤氲孰珠
璣兮胎息節鉅器兮焉文注林杓兮匪質愧甲煎兮
穠芬難紫貝兮貿易伴曳尾于塗中脫營身于三窟
慮寓客之跋扈竊乾沒其肥澤嘆鵲巢而鳩居宛他
人之入室雖爲蚌而爲蠃叶象爰于火德豈內柔而

外則同蟹之靜吉螺蚌等皆小賦而大比田螺

螺禾多生水田中及溪湖岸側大者呼田螺小者

呼螺螺田螺殼青黃色旋文如鬚圓而有尖如羊

桃首有鱗甚堅尾纍纍多子無子者絕少或云出

殼生子不能復入輒死螺螺圓小如鉤栗殼厚亦

旋文磨亦堅惟食泥水難死泥入壁中數年猶活

又有細長而尖殼稜堅深吸其肉作香氣者呼香

螺出隣海中至禾尚活亦間有作臭氣者呼臭香

螺嘗齋對不得亦新話也凡螺咀吸者必斷殼尖

譚子雕蟲卷下

三

不則終不出市語螺螺裏肉不敲不出以嘲怪齋

人堤門沈石田遇阜役有乞書者畫螺螺數種與

之因題有千呼萬呼不肯出直待人來打窟音臂

之句以爲笑窟臂尻也爾雅云贏小者螺音郭注

螺大者如斗日南海中可爲杯王充云月毀于天

螺消于淵風俗通云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

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因效之設門戶今以螺

爲鋪首古遺制也幽冥錄云武帝幸瓠子河有老

翁從水底出獻紫螺帝問中何物東方朔曰是蛟

龍龍令人好顏色別錄云蝸螺一名螺螺螺衆多

也韻會云螺螺紫色有斑文橫稜當即香螺佛偈

云咄咄何爲睡螺螺蚌音蚌上聲蛤類一睡一千年不

聞佛名字○蚌禾呼水菜出溪湖中扁殼色青白

狹長兩頭尖小者徑寸大者徑尺或數尺中或有

珠較廣珠絕圓但不甚白不甚光初紅黃色後漸

黑暗難久俗呼河珠必生得之經煮則不堪市語

罵多言嘈雜者曰夾蚌抄上聲螺螺其如蚌而小者

名螺音稱長寸餘兩頭開生隣海中至禾尚活爾雅

譚子雕蟲卷下

三

云蚌含漿郭注蚌卽蜃也邪疏蚌一名含漿老產

珠者周禮謂之蛭物爾雅又云蛭音蛭音郭注今

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蠃形疏蛭一名蠃說文云

修爲蠃圓爲蠃新唐書云麟德中封禪用取明水

李敬真依法得蛤蚌中水四五升春秋後語云

啄蚌蚌挾其喙鵠曰今日不放明日不放必有死

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鵠兩不相舍

漁父并獲之市語鵠蚌相持漁翁得利蚌蚌蛭

四字通○蛭音禾呼蛭子殼扁而厚青黑色亦呼

青蜆如小蛤生溪湖中最多值賤春時戶資以食
鮮市語蜆子一聲豆腐喫驚謂道上喚賣蜆子時
多舍腐食蜆也其長者名馬刀蜆不堪食有白蜆
殼薄白如粉色生隣海中至禾尚活別錄云蜆能
候風雨以殼飛隋書云劉臻父顯嗜蜆呼爲扁螺
○蛤蜊音離生隣海中至禾尚活時有聲形圓而扁
白殼紫唇有黃黑斑點文者殼特厚曰花蛤蜊死
則口開活則暫閉卽閉市語目寡言語者曰噤口
蛤蜊月令云雀入大海爲蛤又云燕化爲蛤蜊雅

譚子離蟲卷下

圭

云蚌蛤陰陽北牡須雀鵠以化蚌之久者能生
珠專一于陰也又魁蛤禾呼蚌子隣海田中種之
曰蚌音田如小蛤而殼厚背上有溝文如瓦屋齒
如鋸兩合轉密至禾尚活爾雅云魁陸郭注狀如
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卽蚌也說文云老伏蜃
化爲魁陸名伏老一名復累一名蚌蜃嶺長錄名
瓦屋子亦名瓦蜃子南越志云凡蛤屬開口聞雷
鳴不復閉○海濱蚌蛤專產珠者曰蠟曰珠母左
思賦云蚌蛤胎珠與月盈虧注中秋無月珠不胎

賓戲云隋侯之珠藏于蚌蛤如蚌而小扁者曰石
決明大而左顧者曰牡蠣陶弘景云百歲鵬化爲
牡蠣如蛤而大者曰車螯爾雅云蜃音去小者玳瑁
邢疏蜃大蛤也玳瑁小蚌可飾佩刀月令云孟
冬之月雉入大海爲蜃大戴記云蜃者蒲盧也陶
弘景云蜃卽車螯能吐氣爲樓臺謂之蜃樓飛鳥
就之輒吸而下登州謂之海市其如蚌而大者曰
車渠爲益注酒滿一分不溢如蝸而小者曰貝漢
中至今用作錢貨交易爾雅云貝居陸賤音標在水

譚子離蟲卷下

圭

者蝸大者航音杭小者鱗音積立貝貽貝餘貽音池黃白
文餘泉白黃文蚬博而頰音蝸大而險音蝸小
而楸音施郭注其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航大貝如
車渠鱗細貝紫色貽黑色貝黃白文者黃爲質白
爲文點頰者中央廣兩頭銳險謂汚薄楸謂狹而
長說文云貝介蟲取其甲以飾器物古者貨貝周
有泉貝至秦始皇廢貝行錢漢嚴助有相貝經海螺
厠曰甲香可和諸香李義山詩沉香甲煎爲庭燎
鸚鵡螺有尖肉能離殼出食寄居蟲入之螺還則

蟲出肉爲魚食則殼浮有似蜘蛛似蟹者或負其殼而走以上海族皆禾中所無附賦不詳

有居皆寄得住卽家瑣瑣腹蟹水母眸蝦棲依寢食隨逐生涯郭索橫恣借穴據壑彭越短捷體性不賒起鉅澤而爲漁聚少年而行暴旣擁劒以稱孤終族夷而無唯誇興漢之鬪將辱猥介之名號豈望帝之啼魂抑長卿之寓兆姓同蜺兮非族恥通譜兮令狐身負甲兮非黃愧誦禱兮傳臚欲見火兮馳赴脛無毛兮畢逋欲輸芒兮狗約臂不奮兮擲揄欲噴沫兮

譚子雕蟲卷下

三

唾罵囁噉發兮胡盧欲隨潮兮撥棹蹠彳亍兮菰蒲欲投漆兮化水慮膠力之難蘇欲致鼠兮燬火虞臭味之未孚衷戈甲而無毒口雌黃而不波愧桀步之踵武蹇响喚于失途視螭蛙與蝦蟇見小巫于大巫庶矜多于錢筴傲足下之婢奴允醅醕于傾釀呼無腸之酒徒敢侈象于離火匹巨蟹之雄圖蝦別胎氏疑鱗疑介首着兜鍪躬揖拜藏腸腦丸懸卵腹帶挺矛奮戟張髯裂眦驚騁蹉跎世網胃壘豈戀朱衣赤族見賣

史記魯世家云蜺蜺如蜺
蜺蜺 蜺蜺 蜺蜺

蜺蜺滑禾呼彭越蟹類身小螯足無毛長二寸許色青白從隣海濱來鮮活仄走不停足俗謂漢將彭越所化越字或作蜺或作蜺或作蜺皆意造其更小長寸不活者名沙虎亦名沙狗又稍大長二三寸許者名金錢蟹其大者名蟹爾雅云蜺蜺一名蜺郭注卽蜺蜺也似蟹而小邢疏蜺一名蜺一名蜺埽案爾雅不載蟹而獨載蜺蜺小蟹且該以蜺蜺蜺三名如郭注之說恐不然據云小者蜺則蜺蜺卽大蟹也蜺乃蜺蜺小蟹卽今之轉音彭

譚子雕蟲卷下

三

越者是也易繫辭云離爲蟹荀子云蟹六跪而二敖非蛇蟬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太玄云蟹之郭索後蚶黃泉注多足不如無足也說文云蛤介合蟹介解神農本草云蟹性敗漆燒之致鼠注方術以蟹投漆中化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羣鼠畢至造化權輿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敖敖足折隨生傳嘉祐記云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螭蟬二撥棹三擁劍四彭蜺五竭朴六沙狗七望潮八倚望九

石蠅十蜂江十一蘆虎十二蟛蜞抱朴子云蟹名無腸公子廣雅云雄曰蝦蟇雌曰博帶蟹譜云蟹水蟲秋初如蟬脫殼故字從蟲解俗傳八月一日取稻芒兩枝長一二寸許東行輸送其長今捕蟹差早則有銜芒骨眼蝟腹蝟腦蟹足二螯八跪皆有毛利鉗如鉞尖爪橫行殼脆而堅有十二星點紅色雄者臍長雌者臍圓腹中之黃應月盈虧其性躁引聲噴沫至死乃已或言其散子後即自枯死霜前食物有毒霜後食稻無毒性走明見火則

譚子雕蟲卷下

三

馳赴漁者夜以火焰捕之或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八九月爲蟹浪日由水易拾蟹形大附蟛蜞賦不詳。蟛蜞似彭蜮差大不可食蔡謨初江見之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啖之幾死嘆曰譚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埽案爾雅白文及注並無蟛蜞之名狀亦無不可食之說且謨時郭注未有也何云讀爾雅不熟或是誤讀荀子而啖之記者漫以爾雅訛易荀子一字耶荀子有蟹六跪二螯之文而爾雅并未嘗有蟹字也述異記云司馬相

如沒後卓文君夢蟛蜞自稱長卿明日果見蟛蜞文君終身不食蟹。海中蟹類扁而大者曰蠍蚌一名蠍一名蟹後足濶亦名撥掉子隨潮退殼一退一長韻經云隨潮解甲兩螯如手無毛八月至強能與虎鬪虎不如也一螯大一螯小者名擁劍一名桀步大者鬪小者食其螯赤又名執火生隣海中至禾尙活禾呼黃甲其出海必纏以蘆俗以充饒美其稱曰黃甲傳臚。瑣瑁腹有小蟹爲瑣瑁出求食不至則餒死呼爲鰓奴又有海蟹如錢

譚子雕蟲卷下

三

腹下復有小蟹如榆莢者曰蟹奴非禾有附見。蟹本草注音霰禾俗字作蝦音作希加切亦呼宛轉宛轉二字俱作平聲呼寫其形也出溪湖約寸外色青礫鬚蠶前大小長短數對甚勁鉞鼻長倍于身鉞有芒刺如薔薇枝背多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好躍前二長股有鉗如蟹以捕食其腸屬腦其子在腹外在田泥中者相傳稻花化成最小者出水即死呼蠶白蝦自隣海來者色白呼白蝦埽案蝦節有鱗甲片段故字從段李時珍本草謂入湯紅

色如霞故曰蝦非也白蝦蠶白蝦等入湯亦不紅
又聞海中蝦長尺鬚可爲簪頭可爲盃嶺表錄云
海蝦有至一丈者爾雅云鰕大鰕郭注海鰕長二
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爲鰕婦案爾雅鰕卽
常鰕也其長丈者特目曰大鰕蓋一名鰕一名大
鰕非志大遺小志怪遺常也韻經云鰕古名胎鰕
又水母禾呼海蚌紅白間錯如布衲塊無目以海
蝦爲目在海有聲生隣海中非禾出附見

口可食兮不可語鼉鼉鼓兮多繁詞處田間兮橫議

譚子雕蟲卷下

五

出市肆分滑脂時蹶泥而休藝樂滅跼而持顧傲吁
蟹之向若擅一壑而支離子陽作伴于井底越子稽
首其怒眉辯布唇而枯舌吃艾艾而期期非灌夫之
罵坐何草野而倨侮非張儀之誑地何輕諾而易吐
慣更僕而譖說音厭爭喧于鷄鷺何如山水之清音
安用鼓吹之兩部縱拖紫而紆青誰給廩于宮庫縱
說旱而談潦誰叩占于筮數蝦蟇跋扈而懷歸思義
顧名于遐慕莊舄顯而吟越鍾儀囚而奏楚戀晝錦
于故鄉夙行露而忘苦蟾筋驚而肉緩質殯索而不

嫵供刻漏之承瀉合玉石于委土詎靈秘之多方迫
化人于立圃孰畫地而成川孰奔月而爲蠶孰掛玉
芝之角孰作丹書之祖孰吞光而不濡孰面縛而莫
擄孰反兵而辟敵孰孕金而爲母恥燕婉兮遽除笑
壤臂兮佞倖不躍兮不鳴庶黔驢兮技虎鼉蟾

鼉禾呼田鷄字通作蛙生水田中脊青綠色尖嘴
細腰前一足短後二足長善躍不躍則坐瞋目如
怒以脰鳴甚壯大其聲則曰蛙小其聲則曰蛤青

譚子雕蟲卷下

五

者曰青花田雞背上作黃路者曰金線田雞又有
似蛙而頭大身小黃色者呼爲吃多吃音格如口
吃之吃多謂其身小而聲壯大且蹇澁礪磕至日
暮乃煩多也文其名則曰蛙鼓或云身多疙呼吃
多爾雅云在水者鼃音臽郭注耿鼃也似青蛙大腹
一名土鴨本草云一名長股一名青雞一名坐魚
一名蛤魚一名水雞列子云蛙化爲蟹關尹子云
鼃食卿蛆音井子云句踐見怒鼃而軾之是歲人
有自到以頭獻者周禮云蠃氏掌去鼃鼃焚牡菊

以灰灑之牡菊無花菊也世說云孔稚珪門庭草
萊不翦春日蛙鳴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晉中州
記云惠帝爲太子在華林園聞蛙鳴曰此鳴者爲
官乎爲私乎若是官蛙可給廩先是有讖云蝦蟆
當貴天中記云月令所謂雀入大海爲蛤謂蛤魚
卽鼃也唐人詩云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謂以
聲之早晚大小卜豐歉○蝦蟆禾呼蛤把亦呼嘎
嘛嘎作平聲呼謂其聲大如應蟬謂其色斑也生
陂澤中背黃黑色黃者有深黑點黑者有黃點腹

譚子雕蟲卷下

五

下亦斑譚呼錦襖子前二脚長大後二腿短小有
尾一條望前竄接百蟲作呬呬聲舉動極急其腹
下有臍帶一條長五六分坐立處帶下有自然汁
出爾雅云螻音加蟊音加蟊郭注蚌類淮南子云蝦蟇
化鵲其子爲蝌蚪字說云蝦蟇懷土取置遐處一
夕募故土復還故名舊蝦蟇諺云一跳八尺兩跳
丈六從春至夏袒裸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西
陽雜俎云蝦蟇無腸李時珍本草云月令蝻蟴鳴
反舌無聲者皆指蝦蟇楚人呼爲丁子一名去甫

○蟾蜍大者禾呼癩獅小者禾呼癩獅蛤把癩謂
背多癩癩獅謂蹲踞如獅子也生人家下濕處銳
頭蟠腹促眉濁聲土形大者如盤小者如蓋身青
黑無斑點背上多癩磊行極遲緩不跳不善鳴眉
間有白汁取戴及蟬蛆則弩目汁自出射之戴在
高樹自下就食謂之蟾酥採藥者捋取其酥卽死
行坐時以足畫地却風云燕婉之求得此戚音施
韓詩外傳作音施或音秋音施施注音施戚施字通蟾
蜍也爾雅云音施或音音施蟾音施諸郭注似蝦

譚子雕蟲卷下

六

蟾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蛟邢疏音施一名蟾諸非
蝦蟆特相似耳說文云其聲管諸其皮音施其行
醜醜因名管諸自然論云蟾蜍吐生擲糞自口陶
弘景云蟾蜍或名蜺音施亦名苦蜺一名蚶蜍一名
癩蝦蟆其大者名田父能食蛇其矢名土橫柳能
已毒瘡其肪塗玉則軟刻削如蠟古記所謂能合
玉石者也三足者能黃金市中 蟾多僞爲三足
者陸機漏刻賦云伏陰蟲以承波吞恆流其如揖
孫綽銘云靈虬吐注陰蟲承瀉注陰蟲蟾蜍也抱

朴子云蟾蜍千歲頭上有角腹下有丹書八字名曰肉芝玄中記云蟾諸生角者食之壽千歲蚺蛇神書云五月五日取東行者反縛密室明旦視之自解又用法取其所吐物如早莢子有金光者謂之蟾寶吞之可越江湖法有傳者又云五月五日取丹書八字者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于身辟五兵遇射者弓矢皆還自向張衡云羿妻姮娥竊羿所得西王母不死藥吞之奔月中爲蟾蜍能蝕月河圖云蟾蜍去月天下大

譚子雕蟲卷下

美

亂淮南子云月照天下食于蟾諸傳玄詩蟾蜍食明月虹蜺薄朝日埽案爾雅蟄蟄在釋蟲龜龜蟾諸水龜在釋魚今可食者惟水龜則龜龜蟾諸似當與蟄蟄同在釋蟲不知何別齊下彬賦

文子文孫

跡淵源龍穗既藏

鸞鳳不

韋編竹策筆削討論

斯

北有斗樞極天根上應垣

宿下

唯事役不伸揚波兮振筆泐后

兮懸

踴躍拘捩兮弩鈞折釵兮擬股屋漏

兮下

他兮濡髮筆冢兮游魂典刑兮不還中郎

兮虎賁惟商鉅之馳河兮似書學之巨擘展指撥而

風橫兮引牽抹而雪斥蛞蝓蝸蠃之剽繚兮倒子

擲砂礮礮權輿之錯落兮墜點點于爪石斑

扳切兮奮指刻而刷畫集周籀與秦

飛白錯變體于瘦筋兮取妍姿于

兮理可注而可挹字孳乳以

會意于竊取兮快假借

蚪斗禾呼蝦蟇尿又呼田鷄屎尿方音作汚去聲

譚子雕蟲卷下

卑

生溪湖之濱蝦蟇青蛙之子也三月蛙蟄曳腸

于水際草上纏繆如索日見黑點漸生春水時鳴

以聒則蚪斗皆出頭圓腹大狀如小河豚魚青

黑色始出有尾無足稍大則足生尾脫仍爲蛙蟄

爾雅云蚪斗活東郭注蝦蟇子邢疏蚪斗一名活

東頭圓大而尾細古文似之山海經云鼃山湖海

水出焉東流于食水其中多活師郭注蚪斗也羅

願云蚪斗其狀如魚其尾如針并其首尾視之如

斗形韻經云斗一作蚪活東一作蛞蝓一名蛞

斗古今注云蝌斗名立魚一名懸針俗名水仙子
蝦蟇蟄聞雷則尾脫陶弘景云鶴影抱蝦蟇聲抱
其鳴謂之聒子陸農師云月大盡則先生前兩足
小盡則先生後兩足孔安國 尚書皆科斗文字
字源云庖犧作龍書炎帝作穗書蒼頡作鳥跡篆
少昊作鸞鳳書高陽作蝌斗書孔子時竹策皆蝌
斗鄭樵云蝦蟇之類俱不交合惟雌雄相對吐沫
成魚子遂爲科斗齊下彬有科斗賦中語有云科
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蓋嘲令史

譚子雕蟲卷下

望

詔事也○禾有呼寫字蟲者形如長足蜘蛛急走
水面縱橫如直畫列子云商虬馳河此卽虬也又
有呼倒跳蟲者形如釘針色黑生缸甕宿水中畏
人影倒頭聳腰上下拮屈不止一曲一直以腰爲
力甚健亦名釘倒蟲又名打拳蛆日久則蛻而爲
蚊又有赤色形如小虱者呼蟻蝦俗取餵金鯽又
有赤如小馬蟻從泥穴中立其身擺蕩不止見人
影則縮入泥穴多在人家所種荷花缸中未詳其
名陶弘景云井中小蛞蝓赤蟲名蛞蝓一名軒亦

名子下蟲悉此種○禾又有呼和尚蟲者黑甲紅
點如漆走几案間身正圓如髡頂大如半粒花赤
豆甲中有翅腹下八足本草所云砂礮子形如豆
一名瞋睡蟲者是也又有甲色赭黃上黑點整對
形如東瓜子二鬚六足卽爾雅所云蠃與父守瓜
郭注黃甲小蟲喜食瓜葉者是也○水蛭禾呼馬
蟻兩頭啞人俗謂之馬蟻扳因爲鍛鐵象其形以
聯物而名之色正黃着脛股卽入肉中產育爲害
三斷而成三物中之者可驚之令自出不得擊斷

譚子雕蟲卷下

望

亦名爛螟點以鹽則化爲水爾雅釋蟲云蛭蛭至
掌郭注未詳又釋魚云蛭蛭郭注今江東呼水中
蛭蟲入人肉者爲蟻埽案蛭惡蟲不得入魚類且
至掌之義于人人肉爲切當是至掌的爲水蛭郭
注不應詳于釋魚一條也本草別錄云水蛭名蟻
亦作蛟一名至掌一名馬蛭一名馬螟一名馬鼈
一名馬耆裴頠崇有論云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
胃而育以上五種俱附蝌斗賦不詳

易首六經蛭音蜴音亦大名蛭析陰陽蜴易化成義文

後起昆象先形日十二變身色無恆無恆之恆是震
是萌豈往役之巧避圖微服之屢更走跂跂而健矯
眎脉脉而通明龍無角而五色蛇有足而四騰橫行
何止七跡踏壁詎惟五尋魚構交而非類締溪面之
姻親力吸水而吐雹致雨集而雲蒸虔身禱而必驗
疾咒驅而有靈習禁方而知療羞庸醫之或承劑越
人之洞臍診倉公之折肱慣采藥而無毒解素問于
未留肯受丹砂之餌遠狗房術之徵國聞貴乎婦女
閨不司乎寺令官謝守宮之職家傳草澤之稱縱大

譚子離蟲卷下

聖

方之見笑擅巫醫之兩能蜥

蜥蜴禾呼四脚蛇身色青灰如有鱗閃變不定扁
頭長頸尖喙大眼小腰四足甚濶尾長等身甚脆
易斷日沒時登高簷牆壁緣止不動者久之實待
物而捕食俗稱四脚蛇乘涼時作蛤蛤聲當午則
深匿壁罅中避熱出時多在雨過或將大雨見人
則掉尾迅走小雅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爾雅云
蝮蜥蜴蜥蜴蜥蜴守宮也郭注轉相解以
別四名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蠺蠺

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蜥楚謂之蛇醫
或謂之蝮蜥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蠺蜥北燕謂之
祝蜥太玄云虺其肆矣注虺蜥蜴也說文云在草
澤曰蜥蜴蛇醫在壁曰守宮蠺蜥蜥蜴古作析易
易字篆文象形東方朔傳云朔對武帝曰以爲龍
又無角謂爲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若非守
宮卽蜥蜴春秋考異郵云土勝水故守宮食薶陸
機云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考工記注蝮蜥
胸鳴周官注馬融作胃鳴于寶作骨鳴韻會作注

譚子離蟲卷下

聖

鳴古今注云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
一曰玄蜥一曰綠蜥埤雅云蜥蜴能十二時變色
飲水吐雹如彈丸有陰陽析易之義周易之名取
諸此象義取象象義取象皆取諸物陶弘景云其
種有四形大純黃者爲蛇醫母亦名蛇舅形小尾
長見人不動者爲石龍子一名山龍子能于樹上
捕蟬形小而五色尾青碧可愛者爲蜥蜴並不螫
人一種緣籬壁形小色黑者爲蠺蜥云螫人至死
亦未聞中之者李時珍本草云有三種生巖間曰

石龍卽蜥蜴俗呼猪婆蛇亦名石蜴繁露注名泉龍似蛇有四足頭扁尾長形細長七八寸大者一二尺有細鱗金碧五色生草澤間者曰蛇醫又名蛇師蛇舅母蝶螺亦名水蜥蜴蛇有傷則銜草敷之又能入水與魚合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共浮水上台竟還草狀同石龍而頭大尾短形粗其色青黃亦有白斑者生屋壁間曰蜥蜴一名壁宮一名壁虎一名蠍虎卽守宮似蛇醫而短小灰褐色頸長身有細鱗長二三寸並不螫人善捕蠍蠅南

譚子雕蟲卷下

罌

罌有十二時蟲一名避役隨時變易或青或黃或褐或赤卽蜥蜴也博物志云以器養蜥蜴食以米砂七斤體盡赤椿萬杵點女人支體如赤痣不偶不落故曰守宮白玉蟾禱雨法云取蜥蜴九頭于缸中糝以絺麻暴之日令小兒九人各執楊柳枝擊缸外急驅不使住足咒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令雨滂沱放汝歸去可得雨

伎倆多門云何能徽載籍極博神影歸宿酒可千日不飲書難一日不讀甘病癖而癡淫耽膠口而張目

玄魚兮六書之頭白魚兮三冬之尼洵魚魚而雅雅母鹿鹿而逐逐蟬命義乎覃恩胸湛延而靜篤蛭取旨乎丙協尾甲乙而貫續非池中之物而奚羨于臨淵豈涸轍之濡而何求于緣木瞰姬孔之道園遯班馬之藝谷參翻譯于梵貝肆涉獵于丹錄帳中之秘可窺藜頭之焰時燭粗識半邊之難字善點破板之異錄寢處而口授無疑游泳而手研轉熟席折獄獄之角筭飽便便之腹效章句兮分疏傲弓楊帙兮綴屬始割裂兮逗穿究塗鴉兮反覆卿嬋之院兮三十

譚子雕蟲卷下

罌

乘小西之陽兮十萬軸晨咀夕鑽兮將映徹如琉璃借閱乞抄兮遂糜爛于露霖論痴符兮當數見之友朋剗廁氏兮結異姓之骨肉通丙七夕曝而枕角甄拋芸草辟而埋頭不服生被光澤之素鱗沒耀晶瑩于楮穀神仙之字習嘗脉望之髮未掬誓披帷而不出稔嗜古而逃俗允當行祕書之旌首立儒林傳之鵠

蟬音淫又音譚

形銳頭短鬚扁身初生青色老則身白背有粉鱗

尾兩岐酷似魚往來迅速以尾游泳不見有足正如魚在水中撥鬣掉尾而行不用足也其粉麟手觸則落碎之如銀可打紙箋芸草能辟之此魚雖蝕書籍易于乾化更有如米蛀蟲者作繭纏連惱人爾雅云蟬白魚郭注衣書中蟲一名蛎魚邢疏蟬一名白魚一名衣魚一名壁魚說文名蠨列子云朽瓜化魚化書云衣魚生于瓜子酉陽雜俎云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為衣魚何諷于書中得一髮長四寸捲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一方士

譚子雕蟲卷下

聖

云此名豚望乃衣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天可以墜星求丹又道書云壁魚入道經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吞之可致神仙唐張易之之子乃多書神仙字碎剪置瓶中冀食不得遂致心疾

鄧書兮燕說一傳兮眾咻齊諧兮孟浪虞初兮縹緲蝕葉兮禦木風影兮揣求魯魚兮亥豕聚訟兮較置蠹仙兮噴飯竹佛兮怪尤何敗粉之自活輒飲人而意投巧不論而可餽隱欲距而能鉤何青寧之載變

誕馬人而大稠比劫雨之軸澍造庶物于點漚藐不寧之久竹淋性命于靈儻質當之函可圻夜郎之節先淨治人蟲于寸管艷竹話于千秋白石孕啟王而焉乳空桑腹伊尹而誰收情聚而老楓可化氣分而朱草能剖叶平詭寓乎畢萬寥一宗乎蒙休竹蟲竹蟲禾呼竹粉本草名竹佛子亦名天厭子初生竹葉間如粉久便能動百十成簇形如蠶蒼灰色或云濕熱氣化或云蟲卵所化能敗竹淮南子萬畢術云竹蟲飲人自言其誠高誘註竹蟲三枚竹

譚子雕蟲卷下

聖

黃十枚和勻用一大豆許燒入酒中飲人勿大醉叩之必得其誠莊子曰種有幾得水則為鼈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烏陵烏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蟪蛄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于窠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撥鵲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猷齋內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斲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于機萬物皆出

于機皆入于機註幽塵垢初生也青蠅之衣青苔也陵舄車前草鬱棲糞壤也烏足草名乾餘骨未詳斯彌蟲名食醢卽蠅蠓願輅至腐蠹皆蟲之相生羊奚草名根如蕪青比連也不算久竹朽竹也青寧程皆蟲名馬齒莧人人參也或云程獬也延州人呼虎狸爲程尸子云越人呼豹爲程搜神記云秦孝公時馬生人史言長沙武陵蠻生于畜狗元始祖胎于狼鹿楊雄賦云質簞函人註質簞大竹中有似人者洞冥記云夜郎國有女子見水

譚子雕蟲卷下

聖

濱大竹三節中有兒聲剖之得男長有材武爲王化書曰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又曰世人皆知莧菹可以剖鼈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爲萬不謂不足聚而爲一不謂有餘嵩山志有啟母祠碑祠旁有大石云母既孕啟化爲石乃生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也呂氏春秋云伊尹母既孕溺死化爲空桑有莘氏得嬰兒于

空桑中養之是爲伊尹亦見列子

其爲瑾也寒不知水饑不知粒醉夢胚渾置死不得其爲啟也魘魅半舒欠申欲起地文衡機發踵而語其爲形也外骨擢羸內骨肥勻卻仄連紆殊態畸行其爲聲也啞注旁翼股胸錯鳴憂金桴革彈瑟吹笙其爲色也柳汁檀暈殷朱黝漆瑪瑙車環斑斕皜皜其爲情也飲食男女喜怒哀驚衝孔動瞋交頸掉膺

總賦

禮記曰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咸動

譚子雕蟲卷下

辛

仲秋之月蟄蟲蟄蟄戶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戶考工記曰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注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蟻屬仄行蟹屬連行蟻屬紆行蛇屬脰鳴鼃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胸鳴螻蛄屬

呼禽則禽莎雞丹鳥鼓翼啾音呼獸則獸水馬天牛啼角步驟呼草則草甲拆同葦骨立齋稿呼木則木

不置賦總

旋蟲蓋鐘久用多其紐如蠱蠱欲絕此蠱字何堪

取名又蠱字同文而音義不同匈奴谷蠱之蠱酈也谷音鹿蠱音離公輸般見蠱出頭之蠱螺也字通用左傳爲其不疾瘕蠱之蠱疥病也音裸與蠱測追蠱其五義而少伯則蠱測之蠱蜚蠊齊士師見孟子韻會云古蝮蠊從虫不從才蝮蠊從虫不從鬼歷巨虛也負蛰蛰者蠱狀如人而虎爪蚩尤黃帝時諸侯獸似龜曰蛇山鳥曰蜺蜺音同又獸似猴雨中自懸于樹以尾塞鼻亦曰蜺音宥又音遺又音曠衛風云陟彼阿丘言采其蠱注蠱貝母

譚子雕蟲卷下

蠱

也易云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盼蠱見前樂記云方以類聚鄭注行蟲有識故稱方韻會云蟲趨曰趨走曰奠賈誼新書云楚惠王食寒菹得蛭恐監食當死遂吞之結積夙疾頓愈唐書云歲蝗太宗取一枚吞之曰寧食吾之肺腸是歲蝗不爲災孝子傳云吳猛年七歲夏月伏父母牀下終不搖扇恐蚊去己而及父母後得仙道晉書云中書郎盛冲母王氏失明婢取蟻螬蒸食之冲知抱母慟哭母目卽開於陵仲子見孟子李義山詩云

莫遣韓馮爲蛺蝶等閒飛上越王臺前秦錄云符堅與王猛符融議赦悉屏左右堅自爲文有一大蒼蠅集筆端俄一小人衣青衣大呼于市曰官家大赦忽不見堅後知之歎曰其向蒼蠅乎抱朴子云穆王西征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蠱沙白起吳起事見物類相感志齊王后東郭姜事見前古今注云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蠱也又云河內人見人馬數千萬騎大如黍米從朝至暮人乃蚊蚋馬皆蟻也故

譚子雕蟲卷下

蠱

蚊曰黍民蟻曰立駒嶺表志云海南有獨脚蜂獨脚蟻獨脚嬰兒皆生于樹枝能動搖無聲不能脫去越數日輒枯死

噫吁嘻金蠶嫁兮何用青蚨去兮不從慮惡音惡蠱音蠱今難避愛鞠通兮罕逢去墜蟬之兩陷何憂休之蠱音蠱蠱蠅頭之利通爲書法之楷蠅曲之勢移當行草之工入末念酸少舞帳肉屏之媚蝶伊唔放散多隱蠱欽案之吟蛰巨靈擘而蠱測安奇徒損自然于矜咳腐鼠嚇而蠱翼不顧何煩咄咄以書空思影之相

生未已飛蟲之弋獲何窮噫吁嘻惟蟲能天惟蟲能
蟲鳥知天之非吾吾之非蟲又鳥知蟲之大小與雌
雄賦總

蔡條叢話云金蠶出蜀廣如蠶金色日食蜀錦四
寸能使人富然遺之極難卒入人腹嚙腸胃如尸
蟲必倍其所致乃去謂之嫁金蠶萬畢術云青蚨
還錢搜神記云南方有蟲名蚨蝓形大如蟬子着
草葉上如蠶種潛取其子則母飛來必知其處殺
其母塗錢以子塗貫錢去自還蠶毒蟲似蛇蠶行

譚子雕蟲卷下

李

蟲毒甚夢溪筆談云鞠通琴中蟲食蠶琴得此蟲
琴自和洞冥記云漢武時勒畢國獻細鳥大如蠅
狀如鸚鵡一名媚蝶宮人佩之者輒蒙愛幸諸種
非禾有附賦莊子云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蠱蟬
不得成心若懸于天地之間註兩陷謂利害墮蟬
休惕博雅云懞懞憂也埤雅云鶴影生蠱思生大
雅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賦成或曰君家仙翁
有化書此亦一化書也何雕蟲之云因傳稱小化
書

譚子雕蟲卷下終

譚子雕蟲附錄

小蟲賦成輒題其後

譚貞然

一往微詞烟月中統將齊物付鴻蒙繪描爾雅追風
雅鼓吹雕蟲笑俚蟲蠅脚絲拳傳土俗蛛絲銀漢錯
天工空除繫節多廢和蝶拍蛩簧調儘同

次韻題埽庵小蟲賦

王廷宰

眼光如日透塵中冷雋機鋒爲發蒙直以冰壺消毒
蠱欲將雷鼓震蟬蟲陡然鳴躍吹生氣宛爾鬚眉寫
化工風雅義深垂衮鉞方言侈博恐難同

譚子雕蟲附錄

一

庚辰秋七月白露日偶反小惡蟲十二種遂成而
賦之并寄埽庵同作既寫置笥中久而忘之未得
持示于埽庵更二年壬午而埽庵之小蟲賦始出
竊怪其事若有神契然引物連類大放厥詞博奧
精微義兼比興洪鐘鳴而佳音廢朱絃奏而野謳
輟予詩殆可覆瓿矣比埽庵有七言題所作賦後
要予屬和聊紀其概如是予前詩則四言也

附小惡蟲詩

蚤細而黠蔽膚如疹齟齬齧則不可忍湯沐何

需口嚼爲允 蠹魚連蟻芸窗逐逐我不讀以
厭汝腹神仙難遇乾碎簡牘 蛙乃銳頭管城是
穴禿我穎君紛紛罪肩秋陽暴之可除爾蟹 瓜
牛兩角游雨則出腥涎熒熒汚不可濯危乎升上
恐粘爾殼 蜘蛛張網黏飛而飽厥腹彭亨抽絲
微巧汝巧幾何打破便了 蚱蜢趨趨股長頭俯
羣遊田間勢如風雨官今捕蝗任汝草莽 蒼蠅
赤弁判無驅理嘔噁猶可或遺其矢投昇蜴虎營
營或已 花蚊利其嗜膚及骨虺虺其雷薨薨宵

譚子雕蟲附錄

熱豹脚縱橫吾掌已血 白蟻雜雜跡不可埽棟
橈之凶中空如蕞拉擺將崩汝則焉保 螳螂長
頸跂跂田蛭蟬腹清虛爲汝而裂載卻載前怒臂
可折 刺毛丰茸蠕蠕腊毒毛吹無影螫肌彌酷
嗟野鷹來嚇汝無骨 蝦蟇蟠腹一跳八尺亦哆
厥顧恣爾啖咋寸辨有鉅母吞月魄

社弟王廷宰頓首具草

譚子雕蟲跋

右譚子雕蟲二卷或稱雕蟲賦或稱小化書 新嘉遷
永九世祖埽庵公撰公諱貞默字梁生皈依憨山大
師又字福徵少曾三中副車以明天啟甲子登順天
鄉試賢書崇禎戊辰成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司業
兼祭酒事公以魁卓之才常思有所建樹而生當叔
季君子之路塞進不能有所施用遂發憤著書以寓
其志概所著有三經見聖編見四庫韻史蒐銓見通志
孟子編年見經義考及譚子雕蟲存目之屬凡數

譚子雕蟲跋

十百卷皆以無力受梓不傳於世僅見其名於諸家
目錄 新嘉刻先世遺書於譚氏一姓之撰述左有蒐
采頗有輯獲且廁身嘉郡及天津圖書館者有年雖
以謫陋不足語於學林而石室秘府之藏亦得以校
讐之餘從容紬繹然埽庵公之遺著不少概見僅得
雕蟲若干條於天啟間李君實所纂嘉興縣志之中
緬懷先人以廉潔之操文學不彰於後世未嘗不歎
息也嗣於陳臥子安雅堂集得雕蟲序一首而所言
與縣志不符縣志所載皆雜釋之文而陳序有每物

賦之之語兩不相應頗滋疑惑慮其日久散佚曾刻入嘉興譚氏遺書近日館中乃得棟亭舊藏鈔本著作堂集上下二卷審其體例卽譚子雕蟲而異其名其書於小蟲類爲之賦各賦之後自爲注釋縣志所載蓋卽其自注而刪其原賦因致陳序之疑非果有不合也爲之大喜逾望亟囑同館饒君頌生汝傳李君翰章文禱分鈔之以爲此卷卷首無卧子序末附自題七律一首王鹿柴和一首及小惡蟲詩四言十二首王君名廷宰字昆翁華亭人官沅江知縣有緯

譚子雕蟲跋

二

蕭齋集見明詩綜頗附於當時著作之林又每卷有曹棟亭及敷槎董齋收藏印棟亭曹寅字子清歷掌織造鹽政數十年藏書多秘本所刻棟亭五種精絕一時敷槎董齋名昌齡長白傳閣峯之子棟亭之甥官至學士亦富藏書曹氏物故多歸之李南澗琉璃廠書肆記言延慶堂劉氏夏間從內城買書數十部每部有曹棟亭印又有長白敷槎氏董齋昌齡圖書印孫淵如平津館鑒藏記亦言宋槧名臣碑傳集棟亭曹氏藏書有長白敷槎氏董齋昌齡圖書印皆與

此本正同蓋此本亦兩氏之秘笈也原裝襯紙分訂六册册之首尾畧有蛀損未敢妄補缺而鈔之並識其原委如左時在民國八年夏至日也嘉興譚新嘉志賢識於京師圖書館

譚子雕蟲跋

三

譚子雕蟲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譚貞默撰貞默有三經見聖編已著錄此書作
於崇禎壬午乃其著作堂集之一種所錄祇小蟲
賦一篇又名小化書其命意蓋取莊子惟蟲能蟲
惟蟲能天及家語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
二語因卽蟲喻人分爲三十七段每段自爲之註
亦和香方禽獸決錄之支流也

蘭葉筆存一卷

〔明〕釋本以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蘭葉筆存

無卷數》提要

蘭葉筆存

雲郡釋本以字以軒錦已

法藏書印

淳熙續帖第一黃庭內景經第二行景字

注所字一筆安和六府安胃字上下取十行所字

耳字轉末筆鈎詠字筆相應血字相中六緯之姓名名字

字不送連不死之道不字末筆斜師受二字重負擔二字用

庭字末筆志珠赤字下四點高根字出木旁高方負一寸處此中處

字下作飛帶雲字兩節壽字木勢包導木勢冥無下四位喘一字轉

丹開身末筆重明月筆意斜引側急心勢長消散二字有相月勢

眼目點鮮魚考色向左或勢橫桃下左右高終木點重鳳四字斜

守末筆屋左右二房右一筆匱內光真下筆頻右勢扉右一筆專

與勢遊堂勢斜府重頂一刃四點大邪牙一筆肺出一筆開兩斜

黃庭經蓋出左右各池清兩字六服相當約三點斜帶中開于三點虛

歲中作照四點向玉形轉點送勢氣中四點圓魂一筆冷第一點中族

呼吸

內景以拂掠為脉黃庭以點注為脉

褚臨蘭亭少靜遠唐人短於養神和字口中添筆

慎辭錄

吳郡釋本以字以辭論而已
別稱師說

范文正尺牘

與韓魏公云近永昇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
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脩
之永昇書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雖備却恐其文不傳
於後或有未盡乞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
可太高恐為人攻剽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又不可太高
一語妙今世文章不知此義
家書某再拜節推三哥持於天平墳頭立一碑誌請尋訪

祖宗文字及於老人電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代官告文
書并三哥自傳聞事不旋抄來或聞祖元是藍田人不
知記不

唐李紳告

淳熙續帖李紳告會昌二年二月十二日後載宋孝宗跋
云恭讀太祖皇帝實錄載偽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
至司空趙國公方知吳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李北使景
季北回得李紳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吳
昊欽誇詫其事結綵為樓置告於中朝服前導畫呼聲妓

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千疋
謝季札詳閱告文正吳所託之告也然自武宗連今三百
年苟人以忠諫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堅者可不勉
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復古殿書
淳熙續帖每卷後云淳熙
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聖
旨奉勅
上石

淳熙黃庭

清明後二日看淳熙續黃庭經黃庭以點為脈內景以拂
波為脈此定論黃庭第一行嘔字
行關字
波為脈此定論黃庭第一行嘔字
行關字
波為脈此定論黃庭第一行嘔字
行關字

根 上 加 一 點 服 月 中 二 點 赤 下 四 點 朱 右 也 五 行 受 上 作 三 行
理 字 王 旁 長 守 下 一 點 八 行 歸 小 羊 舊 法 老 中 一 樹 九 行 流 首 一 點
十 行 才 寸 內 一 點 一 行 明 細 朗 海 上 作 十 二 行 精 弟 一 點 十 三
行 立 上 一 點 十 四 行 棄 教 小 點 中 舍 十 五 行 開 左 高 下 天 重 如
太 上 高 十 六 六 丁 六 丁 二 字 相 續 十 行 神 中 中 華 當 十 六 女 左 華 十 七 行 開
左 右 偶 活 左 點 十 八 行 行 點 如 圓 府 上 一 點 潔 點 散 曠 左 作 然 然 然
廿 一 行 柔 偶 性 和 守 十 一 點 五 恬 懷 族 廿 二 行 無 散 行 廿 三
與 沉 定 廿 四 行 持 中 一 點 失 首 一 點 出 斜 廿 五 行 落 是 族 華 廿 六 行
中 二 點 采 無 流 華 廿 七 行 迷 排 點 言 重 廿 八 宮 呂 大 小 丹 兩 華 各
細 朗 采 無 流 華 廿 七 行 迷 排 點 言 重 廿 八 宮 呂 大 小 丹 兩 華 各

廿九歲 中三點 有 靜 世行長 側勢 三十一玉 法迫 白字 各二
 三十二行 異 左右 送 上散下 引 三十三行 氣 四點 真 中三點
 廿四行 實 下五 思 點 申 廿五行 食 中點 食 輕重 各異
 廿六氣 四點 相 點 各異 六 末 一 三十八 且 二 焦 道 各得 中細 點
 三十九 魂 首 點 開 鬼 下 鬼 左 中 下 短 上 短 四十行 近 左 一 轉 身 左 右 兩
 四十一 還 一 筆 括 白 高 下 中 上 短 四十行 近 左 一 轉 身 左 右 兩
 五根 右 勢 四十七 觀 點 四十八 管 上 開 門 右 無 四十九 萬 中 勢 四十
 將 左 作 勢 宮 左 高 五十 利 未 散 四 上 開 五十一 王 上 一 筆 尊 一 筆 向
 五十二 呼 吸 二 口 正 遠 近 五十三 脉 永 一 筆 不 得 右 勢 下

五五浴 短 谷 筆 被 第一 點 二 兩 畫 齊 五十六 善 左 勢 廿四 日 五 乙 五
 張九齡 告 淳 熙 情 帖 載

門下春秋之義尚重卿才王國克損莫先相位用增其命
 必正其名中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
 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
 同平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兼修國史
 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
 是百辟正議大夫撫按黃門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
 林甫衆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密載光而親賢稱首審能

群會所莅有手寧唯是日疇咨故以多年歷選國均繫賴
 邦禮克清宜命曰鼎臣置之廊廟擢卿可銀青光祿大夫
 守侍中學士勲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學
 士知院事脩國史勲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禮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勲如故王若施行不但老子韓
 非同傳也 開元中二年五月廿七日制可

樂天尺牘

居易頓首啓久違符采絕跡記問伏惟視履案集休祉尚
 賒申款切冀保理不宣居易狀上運使郎中閣下一日謹

空樂天曠達尺牘裁密乃爾

林逋

范文正寄贈餌蓮攀鶴頂歌雪扣琴身墨妙青囊秘丹靈
 綠髮新又云劇談來劍俠騰嘯駭山神此亦林君漢補傳

蕭灑桐廬郎

范文正有蕭灑桐廬郎十絕其五云蕭灑桐廬郎家竹
 隱泉令人思杜牧無霞不潺湲十云蕭灑桐廬郎嚴陵舊
 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又過方霞士舊隱云風雅
 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

書到速報郡齋即事云牛雨黃花秋賞健一江明月夜歸
還想見風槩

楊大年

文正作尹師魯河南集序云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
世學者刻辭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大年明道而不
能挽治文病負物議惜哉然歐陽文忠文雄矣石門識其
不通於理而不信易大傳何也文正他日為楊文公寫真
頌云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真我族躬端者我遊
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哲人吾不
知乎為之仙為之神

耿天臺

焦澹園云余弱冠為弟子員時耿師以督學至聞余資稍
近託文惺堂先生委曲接引之每過余只談舉業久之覺
無忤也漸以脩身立政教之無一言略及於道唐孟仁偶
問朝聞夕死之說先生詫曰吾曹滿身俗骨頭何敢遽言
聞道一時聞者悞然余至今思之猶為愧汗

張子韶

焦先生曰張子韶於性命極透徹其忠孝大節尤踔絕然

其幼年是何等志操方震學舍衣衾不備夜讀書每至達
旦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而受之即以
同舍之貧者嘗曰士震貧困正是用功時若不痛自節抑
則貪欲必生廣恥盡喪功夫安在子韶吾輩稱為宗匠然
亦當如此屬志不

趾尚

耿天臺少時一同學當冠先生約數友共行冠禮其人羞
縮先期業自加冠矣眾見之笑而止後與兄弟爭財因服
訟於官天臺謂曰昔趾行冠禮今顧不之耻耶晉紀論風
俗之衰在耻尚失所

法財

焦云此竇人、有之中庸說一費字正言終身用不盡終
古用不盡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焦說費字佳

蘋菜

少時見潘布衣先生家石刻画菜蘋云民不可有此色士
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後閱澹園集徐公九思全句容將下
車聞吏民以翁呼內自愧後園墾土鑿池畜養種植畫
菜於壁額曰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為我赤子不可令

有此色乃知出徐公

幕布

關尹子曰道雖席變事則驚行道雖紛紜事則幕布此與余所論本立道生之旨合晉人昧下一句宋人昧上一句

李習之

李習之作復性書以齋戒其心為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々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等言句近世士大夫所無習之二十九歲作此書自言志於道已四年

澹園易學

楊升菴經學疏失焦差勝然易筌尚是經生之習間有清言耳焦答樂禮部尺牘云疏解所見甚多兵革廢義言石澗易說與近日熊南沙象旨決錄皆不可不看李鼎祚集解李彥平義海撮要皆可備看觀焦太史此教言不敢謂之知易者也

尺牘

焦太史答丁以舒云尺牘在諸體為小而其用則大究觀來刻片語聞文義錯綜如團扇短屏居然有萬里之勢真

李營丘筆也

高尚書

容臺集題跋云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誌元末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也今日詣竹岡先塋宣三品贈誥念余仕路運迴未及馳恩曾祖父母展拜之次慙負高儒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為山水景似亦有同歸舟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

王對明

董太史云王對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旁又

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為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矩格之外若使對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為文敏所掩也

雲林画法

董云雲林画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難堵間物去之轉速乃絲絕似耳太史此等言句皆通文章之奧

惜畫

董跋云此余壬辰癸巳為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舍

宋太學借畫臨做之輩。所謂粉本用貯奚囊者。不下數十幅。遺散漸盡。止存此耳。自是畫頗多。臨摹反不及前。武帝既得相如平。耳。非復讀賦時庶幾遇之。意也。

著色袖珍卷

米敦文題瀟湘圖云。生平有著色袖珍卷。為翟伯壽所豪。牧盟於天而後歸之。

漁隱

董太史跋張志和畫漁翁夜傍西巖宿。詩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於烟波釣徒張志和。益賴

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為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莩間習知漁釣之趣。志和畫為逸品。

北苑

太史題董北苑瀟湘卷云。余以丙申持節吉藩行瀟湘道中。越明年得此北苑瀟湘圖。乃為重游湘江矣。今年復以較士湖南。秋日乘風積雨。初霽。因出此圖。印以真境。因知古人名不虛得。余為三游湘江矣。忽。已是十年事。良可與感。印以真境四字佳。

師法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圖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画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

慧琳

宋元嘉初。以慧琳典朝議。會稽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此辱法之甚也。

浙派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村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武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耳。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近代止戴進為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與品。浙人若浙派。日就漸滅。不當以甜斜俗賴者係之彼中也。

學北苑

太史云。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不相似。他人為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南北宗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
但其人非南北耳

洪谷子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自撰山水訣曰吳道子畫山水
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

各隨所見

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升明專畫蒼雲景宗時宋迪專畫
瀟湘各隨所見

張伯雨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

畫壽

黃大癡九十餘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
疾而逝殆畫中烟雲供養也

石頭城謠

宋昇明間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此
以石頭城三字為元聲憐來淵相和出頭死作生唱和出
城可死褚句中韻城字為太元知此悟古樂府音法

錢線

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錢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
太史云

盛子昭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
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閤然妻子頗笑之
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所言

鳳皇不如

禽言云得過且過鳳皇不如我得不相和為元兩過和我
聲妙

黃子久

黃子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譚雲間太
史云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出暖翠為
第一

龍門僧

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

水仙舊事

趙子固畫水仙欲與楊無咎梅花作敵子固南京人周草
窓廖瑩中極重其品曾判舟嚴陵灘下見新月出水大笑

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水仙出現也

明暗

玄宰太史與眉公論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鉤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妙語不可忽

力勝於韻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蓋迂翁妙實實不可學啓南力勝于韻故猶隔

法身

玄宰太史云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盡

吳永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微則般若解脫皆真矣余以為非是當云解脫得則法身般若皆得矣

梁肅

唐梁肅柳宗元俱雲霧於天台家言而未深明吾道惜哉

先師乙巳易名

先師乙巳秋自更名曰李振亦曰理損

達大師

達觀大師在雲間積慶方丈請玄宰太史為思大禪師大來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之雙

美離之兩傷道子於子有厚望耳

王新建

玄宰云陽明先生發為良知之說猶是宗門淺之談宗之者其闢之者俱未曾深研法要也

天啓間進璽

天啓四年秋河南撫臣程紹以傳國璽進其昌時官禮部左侍郎故事進奉必錄禮部因捧表副使張夢鯨先有夢榻網本得此藏之家以為慶璽重一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螭鈕高一寸八分進之日為十一月十三

東坡

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容僦僧寮以居而與子過自縛屋三間僅庇眠食海外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還券不果終其身無一椽

吳中山

吳中山有兩支一自大陽山起祖盡於天平金山皆為獸形其山石帶土一自穹窿起祖盡於上方皆為魚形其山土帶石

澄鑒寺

澄鑒寺在中泐唐船子和尚載月釣魚處也近陳仲醇脩葺之玄宰題其門曰蕙蔭蒼々白露為霜

王心齋

王心齋居泰州為賈人居傳主較然不欺人歸之如流水

楊少師

以楊少師然花帖筆意書仲宣登樓賦亦兼用陶隱居華陽帖欲一洗媚黠之習耳又云書家以險絕為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人眼目為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游仙日並習之二張俱董太史

米元章

米云以勢為主董太史云余病其欠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內典所謂無師智畫家謂之氣韻也

內景經

董太史云內景經全在筆墨畦迤之外其為六朝人得意書無疑今人作書只信筆為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空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顏上帖

雲間太史以顏上帖為米襄陽所摹

告墓

右軍去郡之後有告墓帖既避王述遂終不出然蘭亭黃庭皆在爾時始出米芾所謂右軍妙跡去郡方佳甚矣纓冠為墨池一索也知此可知書道無論心正亦須神曠耳

晉賢

宋高宗題曹娥碑云晉賢書曹娥碑

寶晉

米元章與李瑋博此謝公帖議十年不成後竟得之名所

居曰寶晉謂右軍破羌與謝公書耳

九宮

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

李北海

杜子美作八哀詩於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

十七帖

十七帖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卿故自名雲余極不解豐一卿作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有異產

林緯軋

太史言林緯軋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楊少師持近之

趙集賢

余意倣楊少師書山陽此論略得其破方為圓削繁為簡之意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亦教外之別傳也容臺跋

卷後

東坡作書必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先師每書竟必令潛寫填曰恐不知我者類損

孤禪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不則紙成堆筆成冢終成孤禪耳玄宰語

結構

太史頌跋云右趙文敏閑睨信筆所書錫山安氏刻於家余素不學趙書以其結構微有習氣至於用筆用墨所謂千古不可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

小園茶

蔡忠惠公進小園茶至為蘇文忠所識謂與錢思公進姚黃花同夫士氣然宋時君臣之間情意藹然猶見於此且君謨未嘗以貢茶干寵第點綴太平世界一段清事而已東坡書歐陽公滁州二記知其不肯書茶錄余以蘇法書之為公懺悔不則整龍詩句幾臨湯火有何罪過凡持論不大遠人情可也

米不足重

太史云今日偶讀山谷老人預跋隨意書數則其推挹東坡千古交誼想李伯時米元章皆叛公於述論元祐黨藉之日當時物論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

蘭亭刻石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石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本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谷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

雨後詩

山門口蕩未成穀數里外松先作清病起蘆花新雨色衡風難與撥輕帆

出師頌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未百餘年間妙蹟已絕
寧知今世有索靖書耶出師頌在拙李頌子京家故是甲
觀

陶隱居

昔人以瘞鶴為陶隱居書謂與華陽帖相類然華陽是半
更筆文氏誤標入停雲耳

懷仁真迹

董太史云懷仁真跡在余家一紀餘未嘗展觀今乃臨石

本政如漢元殺毛延壽

撥燈法

右軍有撥燈法傳晉唐諸名家所謂口訣乎授者南唐
李後主猶傳此法余於徐李海三藏碑悟筆意當於內擷
留筆取之正自免解人不可得

屋漏痕

顏魯公受筆法於張長史嘗有錐畫沙印泥之喻又謂
之屋漏痕然其碑帖嚴整蠶頭鼠尾即不無錐沙印泥屋
漏痕未之見也獨此碑落筆與放筆處和緩挺勁兼之臨

寫之際恍若有悟

平淡

玄宰云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處

夜雷雨

何須鑽青楓且復敲白石中一線飛岩電相與赤

染烟

雲烟那可分在淺與深漸深色漸近知是雜樹林

天真

書道悟得真字無法不備張東海詩不求工字不奇天

真爛熳是吾師無真不緩無緩不真玄宰每自標淡字真
則淡

隔韵四句

絲雨壓縹烟一更晚練舒画眉聲悄然四山春已徂

平淡

董太史云昔劉邵人物志以平淡為君德撰造之家有潛
行衆妙之中獨立萬物之表者淡是也

危樓

三月廿日作危樓兀雨難安白髮摧頽與一般及春未

去水雲退。稱我重來野計寬。松脂燕覺厨烟護。竹炭成留地燒。癡閑讀送窮文一過。不能隨例也非韓。

換葉

松筠耐霜綠。老葉倦而退。標新厭陳采。時至一榮悴。百年非修路。寓生天地內。溪鳥試晴飛。山雲谷行隊。

耳食

文章書畫於虛無中傳命。董太史書法無中立命者也。停雲所尚於有中立命者也。世人以玉價購停雲。而平視戲鴻堂帖。所謂耳食。

午晴

蒼鷹翅摩霄。志取在塵土。誦書金石聲。竭力致郭魯。画眉悅初晴。宛轉呼樵父。呼之何為爾。巖花開日午。

墨法

夜話及玄宰言筆法墨法。忽自得一意。蓋明暗二字乃墨法之樞要也。

偏習

李長若云。學教者慎勿偏習一門。諸部經文。總各深思。意趣大有一生學道為聞慧。不妙不廣。返誘真宗。

潭上意

東風蕩楊柳。浮雪冷春潭。輕舟忘所進。何必谿路諳。看山不看晚。坐失清影涵。採茶採朝露。重取性靈探。

採茶作

空山狎風露。蘊真辟群邪。所得一靈字。一摘一啜嗟。首夏會清和。草木各青華。草木信繁族。空靈能幾家。相期慎真賞。評言非易加。

竹浪詩念鴻不返也

蕪樵直塢歸。自言悟竹浪。尋名領空際。乍得意所向。風鋪

綠。參差聲至谷。清放路轉激。寒鳴沙。江在望。因之念秋。鴻游踪烟水上。

四月十七夜焙茶

點略近烟火。終于山水親。清夜盡浮質。寒峰生遠神。晚知書画益。心向此中浮。氣侯分深淺。孤懷誰共陳。

論茶

茶品定遠朗。許証差不浮。冷宜聽雨檻。開助看山舟。所遇合真賞。清暉自與酬。何須評丘壑。同調本難求。

原缺

山餘麥候寒柳花散輕雪晴沙惟鳥立安得有車轍
澗篠覆寒流蒼然隱絲竹嵐深谷自暗石壁如膏沐
層竹暗如漆了不埋樵語樵語隔春潭樵路窮何許

五月八日望鴻有作

白雲蕩長空盡日停妍不念望遠心勞暮江天江天路已
邈何況雲勢連高鴻乎知時放爾雲中還

雨中鴻未至

心懸帆葉愁千摺夢語槐根又一番背上囊無游記樣去
時忘了柳宗元

滴枯老淚也沾衣轉憶先師昔望歸先師有望棟花不為
惜子游詩相逢地趁著離人夾雨飛

帝青燈花

翡翠不合焰仍疑碧蓮灰兩堂燈柱小忽放帝青色甲寅
夏五月芒種八之日寗門呼石樵異事不能匿驚看未曾
有夜燈移數刻延光翠並深黛藥粉倒植平生山水願意
滿價不得昨復偃雞村礙眼雲如墨孤燈汝知我照影開
愁塞

自和菴韻

宗元記樣言聊戲真失家書紙數番秋去忘歸兼打錯門
風鈍榜又雙元
學易論年紙作衣笑知除法定知歸我家創定奇門例撞
倒無門只管飛

寄香谷在於鴻雪

寄聲賣菜船問汝碧蘆天身住惠崇畫貧居神鼎先山水
癖類我高譚清尚然錦綸三十卷寫就放人傳

江上鴻至

論歲同憂患經春又別離衲班吳雨在鞋樣綠蒲悲江路

迴腸曲梧牕野話宜燈花恣挑撥不是夢中時時鴻有
母喪

批把

梅子正黃時同心簇滿枝津寒承曉雨酸減入良醫莫以
金丸墮空令孔雀疑從來四絃器歷落大珠垂

晴望

深沉西嶺終留眼絳綠青桐似拂水趁好晴光補船漏棹
飛隨著鷺鷥飛

頤揚巨彥梅花小幅

昨歲上元夜扣門呼刺藤寒雲任堆路香雪自傳燈古骨

放渠硬此心相對澄宗風沿北宋書畫看餘能

六月初晚熱有作

濕雲閣雨一堆頑逼射斜陽少樹環耐掩水扉三十度隔
溪秋夢喚看山

積雨思

積雨漫溪堂青莎作蘋蓼風止隱微鱗澄影軒窓倒吳天
雙洞庭浩蕩開懷抱昔我館西湖喻之小蓬島石屏狎仙
潭珍禽啄花好輕舫剪菱絲冷碧天如埽舊那可追浮村
會憂濤小大既層分惟戚非同道一滄浪歌淵言古為

寶

紀大韶持戴錢塘画軸未示

法書貴沉痛古訓幸未淪浮氣不盡滌何能露天真軀川
圖一角裝妙集魚鱗紀子出清閨未示桐風晨展如聽落
葉點澹聲苦辛亦如霜鐘度泛響壁不申樹面吾曾轉山
骨無凡敏學道往尔尔紀子合知津無為赴群好高頑拔
風塵

蘭葉筆存

無卷數 兩江
總督探進本

明釋本以撰本以字以軒別號亦已又號師獄叟
蘇州人書中載天啟四年董其昌所記玉璽事則
猶在其後也又稱先師每書竟必令潛寫填語蓋
潛其本名矣是編首頁題為蘭葉筆存次頁又題
為慎辭錄所論淳熙私閣續帖於黃庭內景經點
畫形模辨析絲毫蓋卽姜夔蘭亭偏旁之意其餘
多談書畫亦偶及禪事所稱引者焦竑董其昌語
為多中後雜載詩二十餘首卽其自作大抵隨筆
論樂府音節穿鑿附會殊不足據餘皆明末山人
語耳

蒙泉雜言一卷

〔明〕岳正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蒙泉雜言

二卷》提要

蒙泉雜言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夫道縱爲經橫爲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

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或偏偏必

小小所以私也故君子之道正而大大而不能不公

百家之說偏而小小而不能不私守經以用緯者君

子之道也本經以致緯者百家之說也若夫二氏則

操緯以遡經夫操緯以遡經者逆也守經以用緯者

蒙泉雜言

一

蒙文

順也本經以致緯者曲也曲者不得不私逆者不得

不倍順者不得不公公私不兩立逆順不同科外百

家闢二氏勢也毋恠乎其然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爲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

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

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魂少陽也靜與物交而成夢魄少陰也動與物合而

爲崇意藏於脾而常靜感而後應應則出傳於肝是

爲魂傳而至於心則極矣極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故謂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動也動極必靜靜則入

而歸於肺。是名魄。歸而至於腎。則極矣。極則無所與知。無所與能。復藏於脾矣。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也。不能以遠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遠氣。而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醫者。死生寄焉。學者之心。主於愛。愛仁之用也。非仁之術乎。周其用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虛乎。巫者。鬼神交焉。學者之心。主於敬。敬禮之要也。非禮之方乎。

蒙泉雜言

二

盡其敬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偽乎。兵所以定暴亂也。學者之心。主於制。制義之施也。非義之技乎。當其施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詐乎。上所以決嫌疑也。學者之心。主於明。明智之體也。非智之數乎。通其明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妄乎。夫醫神農作之矣。巫周公官之矣。兵黃帝謀之矣。上伏義教之矣。謂之方。技術數者。非其流之罪乎。按磨道引服食。醫之流也。祭醮符籙呪詛。巫之流也。刑名縱橫遊俠。兵之流也。讖緯堪輿祿命。卜之流也。其流愈分。則其去道愈遠矣。首耳目口鼻舌外也。上也。兩手兩足外也。下也。心肝

脾肺腎內也。上也。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內也。下也。耳肺之表也。目肝之表也。鼻心之表也。口腎之表也。首脾之表也。五者天屬也。天輕清成象。親乎上。故所入者。亦輕而清。目之所入者。五色也。耳之所入者。五聲也。鼻之所入者。五氣也。口之所入者。五味也。而首無所入。以耳目口鼻之入。為入。猶脾無所專。兼統五臟而為臟者也。

竅陰也。其數十。而用者九。指陽也。其數十。其一無名。而附於中。陰陽各虛其一也。天數五。地數五。五十者。天地之數。虛其一者。道也。

蒙泉雜言

三

蒙泉友

星官之書。有曰三垣者也。有曰七政者也。有曰二十八宿者也。有曰衆星者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其曰太微者。朝廷之位也。其曰紫微者。宮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二十八宿者。四方諸侯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不曰帝者。天市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者。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

稟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業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統其民人以承天子者也。由是言之。紫微帝可謂尊矣。其勾陳中一點。又曰天皇帝。釋之者。謂其主御羣靈。執萬神。畜天一宮。豈容二帝哉。蓋紫微用事之帝也。天皇帝主宰之帝也。意作星野也者。其知道乎。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醫無閭尻也。大海。膀胱也。歸虛。尾閭也。崑崙兩足十指也。土肉也。石骨也。水泉血脈也。岳。臟也。瀆。腑也。罔阜。筋節也。澤。

蒙泉雜言

四 江即

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雨雪呵也。風吹虛也。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呼也。朝呼而夜吸也。晝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氣也。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尿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於舌。通於脾。故其氣香。

乾離艮巽。巽為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為陰之終。震巽者。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恒益。恒益虛亟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傳。恒。

益起意。意中。也。萬化之所由起也。

乾左旋。陽進交於陰也。坤右轉。陰進合於陽也。陰也。交萬化生也。

陽屬萬化。動者也。動者變。陰屬萬物。靜者也。靜者定。乾坤者。天地之體也。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陽生於陰。積而浮。上以成天體。陰生於陽。積而凝。下以成地。形。乾用離。坤用坎。坎離之間。動靜之機也。

乾為天。天之用火也。故離為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成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為地。地之用水也。故坎為水。水之出也。原於山。其入也。潛於澤。則艮與。

蒙泉雜言

五 江即

父。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天成形於上。地具體於下。形象也。故露光體質也。故藏精。精騰於上。得陽象而為神。光布於下。得陰質而為影。而日天之屬也。故露光。月地之屬也。故藏精。日得月精而神。月得日光而影。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母而用七。七乘七而四十九。太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太衍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極焉。五與五。天地對待之數也。天分地而上。地離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

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為大衍之數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陰含陽陰外而陽內有陰即有陽皇極經世自二而四以四為極蓋二舍一一分二二分四是一分而成陽施陰化易也陽分陰陰此而陽彼離陽則無陰太玄自三而九以九為極蓋二離一乘三三乘九是有施而無成非易也玄知數窮於九而不知用九之所以然不知用九之所以然者不知易者也玄不能必傳也宜哉

經世準易而作也潛虛準玄而作也準易者子承父

蒙泉雜言

六

蒙泉

也準玄者支斷統也

元亨利貞以為乾春夏秋冬以成歲四而五者也仁義禮智信以為德金木水火土以為行五而四者也四而五者舉四以成一五而四者主一以成四易之數四也非五也而潛虛起玄誤之矣

有體者之謂物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者之謂事為親為義為序為別為信是也所由者之謂道當親當義當序當別當信是也所得者之謂德能親能義能序能別能信是也

天下之事曰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常曰變曰吉曰凶

曰邪曰正曰虛曰實曰上曰下曰左曰右曰前曰後

曰內曰外曰小曰大曰長曰短曰厚曰薄曰多曰少

曰精曰粗曰淺曰深曰闊曰狹曰輕曰重曰尊曰卑

曰繁曰簡曰遠曰近曰肥曰瘦曰誠曰偽曰是曰非

曰利曰害曰往曰來曰屈曰伸曰純曰駁曰曲曰直

曰善曰惡曰妍曰醜曰得曰失曰逆曰順曰同曰異

曰彼曰此曰開曰闔曰呼曰吸曰張曰弛曰勝曰負

是故二氣盡之矣五數曰三曰二曰五曰四曰一五

方曰東曰南曰中曰西曰北五運曰丁壬曰丙辛曰

甲己曰乙庚曰戊癸五聲曰角曰羽曰宮曰商曰徵

蒙泉雜言

七

朱

五色曰青曰紅曰黃曰白曰黑五味曰酸曰苦曰甘

曰辛曰鹹五臭曰羶曰臭曰香曰腥曰臊五星曰歲

曰熒惑曰鎮曰太白曰辰五帝曰太皞曰炎帝曰黃

帝曰少皞曰顓頊五神曰勾芒曰祝融曰厚土曰蓐

收曰玄冥五性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五倫曰父

子曰長幼曰朋友曰君臣曰夫婦五事曰哲曰人曰

聖曰謀曰肅五體曰筋曰脉曰肉曰骨曰皮毛五官

曰目曰口曰形曰耳曰鼻五臟曰肝曰心曰脾曰肺

曰腎五液曰汗曰涎曰涕曰唾曰精五蟲曰鱗曰羽

曰倮曰毛曰介是故五行盡之矣

或問曰。管仲鮑叔孰優。管子曰。亦叔也已矣。曰。得桓公而佐之。率諸侯。一匡九有。仲尼歸仁。仲也。而叔則載籍蔑聞焉。雖其自稱。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有五。將安在其為優哉。意牙進。仲而齊。伯仲。庇三豎而齊亂。亂齊者。仲而伯。齊者。叔也。叔惡乎不仲優邪。浮屠氏學不立文字。文字學已非矣。不文字者。學於他學。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學近古。文字不傳。難以口舌授受。相悟以意。故釋言者曰。佛者覺也。宋有契嵩者出。既文字其學。又預人家國事。譬之戲劇。官府縱令逼真。畢竟優立。其後圓至者。祖之。李詡矜敖。力與儒鬪。甚至詆訾伊洛。假佛為飾。其諸扶已醜正。稍有識者。亦知非之。顧犯而不校。吾家家學。而猶喋喋者。好文字者。或駸化於鮑肆。則所憂也深矣。荆公不好東坡。表忠觀碑出。荆公取而玩之。或曰。公亦喜此人文字邪。公以酷似史記答之。又答所問。畢竟似史記諸侯王年表。此說恐好事者為之。予嘗以表忠觀碑。是柳州壽州孝門銘家子弟頗有父風耳。其視馬遷尚隔鄉曲。又以為似諸侯王年表。則千里矣。荆公必無此論。或曰。荆公不讀柳州書故耳。謝疊山非任耳者。集文章軌範。乃復舍孝門銘而取此碑。

又詳載前段。豈俗好風靡者邪。都不可曉矣。避虎以壑。避火以淵。知不免而覲其免也。避饑以盜。盜亦壑淵也。法家從而正其罪。悲哉。諛可惡。通惡也。在聖人則嚴而厚。書命納言而可見。在衆人則嚴而薄。詩詠巷伯而可知。鑿石食鼎。而鼎死。食蠶而蠶肥。鵲不觀天而知風。蛇不察地而知水。黃鳥食之。止妬。鯊魚食之。止驕。鷗居食之。不饑。酸餘食之。不醉。鮭魚食之。已任。人魚食之。已癡。氣閉而藏。橐蜚冬見而夏蟄。光生而顯。鴟鴞晝盲而夜察。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實湏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已。展季旣三黜。而非辜。靈均雖九死。而不悔。智不足以應變。而道不可與權。亦未可以言至也。孫龐以同學相仇。耳餘以同勢相害。陸趙以同官相傾。華子魚以嚴御內。陳元方兄弟。柔愛宜家。二門雍睦。兩得其執。

華王避難王似是而華似非而不識華之有終王和
若喪王似失而和似得而不識王之至性
既嗣宗族達之士也而司馬昭稱其慎則其放也豈
其放邪是可悲也

稽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於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
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於謝奕其仕也以忍性勝
難乎觀士矣

華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而務農不力者
無獲而荒華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
謗作

蒙泉雜言

十

書家以永字八法該諸字之法予謂八法本於四法
四法本於一法即太極分而為兩儀四象八卦六十
四卦之義故側者太極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弩者勒
之豎也側分而為趯勒分而為啄為策弩分而為掠
為磔弩從而勒衡策左而啄右掠倚而磔偃知此則
知筆矣

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當以天
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稱成書予年五十有二學書
未成不敢以遲鈍自棄每以才老自勉語曰物常聚
於所好事竟成於有志或將然乎

酉山雜俎與六帖皆載葡萄由張騫自大宛移植漢
宮按本草已具神農九種當塗煇火去騫未遠而魏
文之詔實稱中國名果不言西來是唐以前無此論
予嘗以為大宛之種必與中國者異故傳望取之段
白所載必有所據但失實耳比成酒泉屢嘗取乾之
名曰瓊瓊比中國者差小形圓而色正赤其味甘美
非中國者可敵則予所見庶或得之今此種處處有
之獨蒲坂者勝土人乾之以資貿易江南重之稱蕃
葡萄曰蕃云者豈承襲瓊瓊之乾歟姑識之以俟知
者

蒙泉雜言

十一

葉八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註疏曰一鳥一鼠
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為怪
誕不經不足信也予戊午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
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厓穴穴口有鼠狀如人
家常鼠但唇缺以兔蓬尾似鼯與鳥皆入彼此狎昵
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孔說蓋蔡說據理天下亦
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終

蒙泉雜言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上卷采撮陰陽五行之說率多穿鑿附會下卷隨筆記載如以書家永字八法爲合於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類亦多牽強

春寒閒記一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寒閒記

一卷》提要

春寒閒記 卷一

阮孝緒所居惟竹一叢孝緒字士宗段干木侍



惟司一味

阮孝緒字士宗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

阮孝緒字士宗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

阮孝緒字士宗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

阮孝緒字士宗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

阮孝緒字士宗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

醫藥聊以供薪粥有時不繼云

又丞相與繆太守書曰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

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為公私撓獨薛松

百詠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

門大不夜吠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則某受賜多

矣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尺每夏猶以為不

可居常類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

國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胸中無他念露

形扶扇投木足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

後西耳語未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楊慈湖曰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黃潛曰心不涸濁謂之清迹不彰顯謂之隱

白玉蟾隱山文云以清淨為道場以恬退為法

事以安樂為眷屬

陸平泉宴居曰課云以書史為園林以歌咏為

鼓吹以誦讀為菑蓄以記問為居迹積以前言

往行為師友以忠信篤敬為修持以作善降祥

為因果以樂天知命為西方

林艾軒曰世間為有榮辱毀譽所不到震為建

德之園

趙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東坡云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蟲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也

謝皋羽曰天地間雲嵐木石崇坻絕壑足以發

奇潛秀多人跡之不到故畸人靜者得與世

相忘而自樂其樂至貶食離累終日垢衣蓬首

獨甘心焉

阮孝緒所居以一廬床為精舍竹樹環繞

成芳隱友林山剝苧織布為短欄寬袖之衣著

以醅酒自稱隱士云

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先生楊雄

鐵硯四皓鹿角枕

又洪崖先生騎一白駒名積雪有詩云下調無

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為人傳

洪崖

中居蟠家貧傭為漆工絕迹于梁碣之間因樹

為屋

焦光仲避共遊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

冥花樹攪人離思

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時人號曰游俠處仕

沈麟士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

每履幾先幾一作先

劉孟節酷愛山水天資絕俗青之南有治原山

奇水清旁無人烟而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鄭

公鎮青為築室原上孟節寓居龍興僧舍之西

軒往二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
拍欄杆自咏詩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
欄干拍

○元德秀隱居陸渾山中不為墻垣局鑰嗜酒陶
然彈琴自娛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都盡賴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袁
世猶幸識元紫芝也元嘗為魯山令天下高其
行咸稱之曰元魯山

○邵堯夫有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無將無迎

無拘無忌

○趙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為業金章宗遣春水過
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
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
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勒非所願也
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
○崔唐臣閩人與蘓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三公
登第崔憮然罷舉其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出
循汴岸見一士織舟坐牕下蓋崔也亟就謁之

問其別後況味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
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
給雖云泛梗飄蓬差愈于應舉貢官時也二公
邀與歸不可但扣居坊所在明日各覩崔留刺
再訪則已行矣歸玩刺末有細書一絕句云集
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構
有酒少風波寧便為家

○劉下功查人築室後園不出者三十餘年徽宗
遣郡縣辟之對曰吾有嚴誓不出此門上知不

可奪賜號高尚先生嘗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
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吾無是四者豈不快馬

玄奘上高宗曰竊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
峯洞多奇舍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葉豐茂蘿薜
清虛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等二皆跨枕巖
壑繁華林泉佛事尊張房宇間遯實可皈依以
修禪觀而疏朝士尚解歸海巢許俗人猶知棲
箕玄奘出家為法剴滯寒中清風激人念之增

魏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粗羹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年二泚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茗寒酒冷賓主皆忘

○朱希真名敦儒居嘉禾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烟波間起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

室中懸琴箏阮咸之類簷間有珍禽藍岳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臥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陸放翁集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進以文行稱于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跡不一及城市年八十餘錢文僖惜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

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後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無亦諸君者夫夫甚慙願少留花下小酌于是以陶尊果蔽進惟演嘉其野逸為引泚不辭既而吏揖于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泚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如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

少加于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碩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輩登車茫然自失邨日語僚屬曰此真隱士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嘆息累日不止

○宗敬微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手

武攸緒則天姪也枯淡寡欲日以周易及老莊

書自娛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
晚年肌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
郎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相門前一桑語黎陽尉
孫幹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于時
偶不出耳孫問常日所為曰端坐又問頗觀書
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
論今已忘之併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
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

枵然一榻而已于時方有軍事孫及此不覺洒
然

雷次宗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
冠托廬山事釋和尚修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
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山居谷飲忽復十年
及今未老尚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已往
家務大小一一勿以見聞

○陸平泉語隱南禪師曰每常靜坐覺胸中自有
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今士夫大以紛華盛麗

為樂吾看來樂得不與利或問今當何處着力
先生曰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韓忠武王世忠歸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
士時乘小驃放浪西湖一日至香林園獲仲庚
方晏客王在造之盡醉而歸明日手書一詞以
遺之云冬日春山滿酒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
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貪忙不
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家風勸君識取主人翁
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
庇風雨聰明疆健閑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
文公同台楊獨不起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
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
形庶雖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
清風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顯達求霖二十年不可得
晚寓宛丘有一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語尚
書青州傅霖求見聞人報公曰傅先生天下

士昔何隱今何出露曰子將去矣來報子曰
詠知之矣但飲酒霖去未逾月而公薨

○尹師魯誄是之非不苟止不苟隨臨終以書
別范文正馳至已沐浴坐逝矣哭之慟乃張目
曰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復揖而逝

○呂希哲字原明以蔭入官退居宿州真揚間十
餘年宴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每日讀易
一爻不以毫髮事世人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
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

○清江陳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避世無悶
吳康齋雅敬重之陳白沙常以周易疑義質于
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扣龍潭老人白沙如其
言往謁之適龍潭雨中策笠黎田乃延之家與
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
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也

○金谿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
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
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食菜粥何名為

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
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
非清福而何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弘機開戶自處又
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之盛
以紙囊逐其疆而歸之常題于座隅曰夫人之
計將苟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于衆亦不可
人生實難唯在處中行道耳

○陶峴自置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

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
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
奏清商曲吳越之士號為水仙常慕謝康樂之
為人語遂曰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
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居布素之
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小也
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遲志平生亦其
小也乃移舟西塞山作七言律一首詩甚警其
句云崔駰楓葉夕陽動鷺立芦花秋水明

元中

家于
崑山

○山谷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

○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兩航雜錄
張克云逍遙前史縱橫萬古又云通夢交魂推
衿送袍

○丘靈鞠曰人居官額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
恨也

○伶官字子于路水人學無不通知音義屬文簡

率尚真朴無所矜式楊雄獨知之子于謝不與
交

○桓譚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不為
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樂簡易不修威儀而非
毀俗儒譚字君山

○鄭廣文自寫所製詩併画同為一卷封進國宗
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夫成一窮廣文耳乃
得天子為之賞鑒始知絕藝入神造物所不能
囚鎖也虔又極為子美所推重其人嗜酒樽散

蕭然可味

○賈誼曰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

○揚子雲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
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
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
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

○顏延之曰望古選集 望古人而遠与為侶也

○任昉曰閉戶自精開卷獨得

○鍾嶸曰楚臣去境漢妾辭宮寒客衣單嬌閨淚

盡凡斯種二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
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
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

于忠肅有一絕句云憶郎直憶到如今誰料思
深愁亦深刻木為雞啼不得元來有口却無心
風致如此又自嘆 云逢人只說還鄉好垂

老方知濟世難

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
曾來此郭定襄詩也郭又有句云但使海內歌

昇平僕在甘州貧亦樂

沈石田落花詩有云美人夫天遠無家別逐客
春深盡族行

平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恭詩石城

黑海平過疑燕墨祝融不度為焚書為字詩至

此始覺深雄出于武人手尤奇

覺未寬牖空寥落兩聲曉良遊怨過暮未事驚

紛擾為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此詩妙在畫

昌黎云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卓文君白頭吟取勢慷慨極有道氣

逆割蛟龍鱗順捋猛虎尾若將兩事較猶比干

人易陶九成耕錄

嘯云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更直更深更覺

湯義仍詠相如曰知音偶一時千載為欣上

有漢武皇下有卓文君又有句云一自蒯生流

涕後幾人曾讀報燕書俱善會古人心事

常獲州云開樽酒為偶默以道自詮又一與清

景遇每憶平生歡會州有句云有鉄皆成錯無

終始是琴

賤日寧殊眾貴來方悟稀偶詠西施遂道破千

古

○若只如今日何難致白頭賴見前賢說窮通不

自由此詩感慨和平妙在頓放

○沈約嘗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終未

能

○王伯厚云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

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

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

詩之為言承也情動于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官山

荆公謂少陵詩興元氣件

戴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

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山谷詩以草木文章發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

安樂宦山

李卓吾詠古諸作不唐不宋直中古人焦贛如

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醉將安歸當時豪氣
三千丈傾國名花贈玉妃荆卿原不識燕丹祇
為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惟擊筑蕭蕭易水至
今寒晉鄴合符果自疑揮鉞運臂有屠兒情知
不是信陵客勿須迎風一送之牧豕放歌滄海
邊舊川屢薦不稱賢孰知其主虛懷日即是公
孫拜相年李杜文章日月高有身如許厭嫌糟
由來造物難多取但得時名氣自豪他如世界
何窄方冊何寬讀書樂筆弄鋒鋷少指柔龍蛇

在宛然一書生可笑亦可愛自註谷口鄭子真
樓遲市門裏小樓延上客酒酣猶未已鄭樓四
顧堪愁絕連天一月雪恐抵張家灣難對貧交
說慰鄭子真夢中相見語依二忘却從前抱病
歸山大已隨風火散去書猶囑寄秋衣哭懷林
明日桑乾橫渡法西程又見海衡湘將到雲中
十卷楞嚴萬古心春風是處有知音即看湖上
花開日人自縱橫水自深石潭即事易感平生
洞難忘故舊書三春鴻雁影一夜子雲塵風雨

深杯後松對我初開函如可見是夢者非歟
入山得魚翁侯書有感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
隣古人聊自遣此語總非真問學多奇字觀書
少斷輪何時策杖屨共醉秣陵春同上故交來
昨日千動春風春宵燕集百歲人間易逢君
世上誰丘長孺生日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
秋懷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水吟秋懷人賤時爭
席神傷早閉門立春忽聽楓葉亂始訝葛衣輕
暮雨風雨三更夢雲山一卷書大智對兩冷眼

觀書易愁懷獨酌難至長知夜短人老畏冬殘
雪後百年今過半除夕豈堪吾不盡平生意相
逢有酒無歲去天將暮灯明興不孤故人來白
下為我話東吳除夕李士龍豆得吾字肝膽干
年在清光萬古草中秋月萬里家山月今宵擬
醉看一樽同見賞百罰不辭難旅髮疑霜重歸
心生夜寒中秋對月獨懷登樓誰獨倚得句老
還成虛白真堪托非花不用名初雪時逢重九
花應醉人至論心病亦蘇九日至極樂寺聞表

瑠璃道上日初西馬遠秋風萬木低僧舍不閑
後客去田家有酒為誰攜雞邊小雨催黃菊山
岫明星報曉鷄自有深公為伴侶何妨一笑過
前溪瑠璃寺年二歲二笑書奴生世無端同雲
女天下何人不讀書二奴却以讀書死臨終絕
皆峻朗清澹可歌可詠由其不沾二于詩故真
率如此

方沆紀事詩曰得一函三總聖修長牋尺牘是
千秋縱教天意歸秦焰不廢江河動地流万井

蕭條杼軸空尋常啟事日留中封狼當道憑誰

問妒殺江湖老秃翁

馬經綸答張又玄曰刎頸而死大是無賴鄉黨
自好者不為況卓吾先生乎先生之刎死蓋先
生藏身之法也先生不欲見憐于世人不欲
見知于道人以故頸下一刀為此掃迹滅名之
事令世人聞之笑且詬道人聞之駭且疑辱手
教有云證而忘二而用先生舉刀落處人參不
透神觀不破大威大力大智大慧大慈大悲正

所謂善用其證而忘之極也惟忘故藏惟藏故
人莫得而知之惟先生自知先生已耳且不刎
于初繫病苦之日而刎于病瘳之後又不刎于
事變初發

聖怒巨測之日而刎于羣喙盡歇事體漸平之
後此真不可思議其偶有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先生故用此見成頭巾語障
却天下萬世人眼睛具佛眼者可令此老瞞過
耶故今日刎死之事謂此老太無情識不為世

人留下榜樣則可若據其迹而比較之曰佛祖
如何頭陀如何所謂仁者自生分別此卓吾先
生所以藏之身固而特然獨貴于法門也歟馬
公又有與諸當道書論卓吾為人及其得罪之
由甚悉不具錄其與王憲葵儀郎曰弟豈宜入
都門者哉冒罪而入原以弟南詢卓老于楚之
黃蘗山中而躬親御之以北抵通州既以假館
授餐又復朝夕聚首觀劇戲規受益無窮夫延
之于三千里之外而棄之四十里之內義之所

不敢出也。平居有相處之雅，而有急輒掉臂不顧，情之所不能忍也。既深受其益，明知其賢矣。偶見指摘，遂首鼠其詞，以自引避。此天地之所不容，而聖賢在天之靈，所必殛無赦者也。弟非好事者，直是勢無所逃耳。嗟！病死潞河，是病死也。病死都門，豈病死乎？弟將何以為心乎？觀此書，則誠所先生氣骨肝腸凜然可想。

湯若士寄石楚陽云：有李百泉先生者，見其焚書畸人也，肯為求其書寄我，駘蕩否？答管東溟

曰：見以可上人之雄聽，以李百泉之傑尋其吐屬，如獲美劍。

人亦有言痴人前不可說夢，余戲下一語曰：痴人前只好說夢。

○讀陶靖節告子儼等疏與自祭文，悲篤蕭瑟，纏綿悽愴，是千古內第一深情。人若徒以曠達相賞，其不知陶全矣。

張嵒味與劉玄子談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當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

用卒遇之，若而素忽歛之，而巨測若趙文子之談笑于裒甲周條侯之安臥于攻壘，斯其亞矣。郭恕先逢人無貴賤，口稱猶。

寧使我負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負我。魏武此語，儘有權衡，儘自低回，似曾吃老孝者。若一味罵作奸雄，無賴便大冤屈。彼撫枕流涕慨然欲遺萬年臭者，想其情何等悲涼。孟德元子其揆一也。

裴晉公除夜追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

水土之氣，升為天。物理論

三月三日雨，日留客雨。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雜投之，曰：少死清飲。

湯者茶之司命。

○洛中董氏蓄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古，無人蹤，惟石嵯峨。

○王丞相云：人言我憤，後常思此憤。謝太傅云：我常自教兒二公于國家之際，深矣。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恋宮室德宗曰
窮相女子乃出之後因以流落劉賓客曰真窮
相女子余獨以為不然自是天地間有主性女
子所謂妾自庶人不樂君王也

李宏甫言鄙儒無識俗儒無實迂儒未死而臭
東坡嘗春夜行薪水過酒家飲醉乘月至一溪
橋上解鞍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蔥蘢不謂人世
也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遇新

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為期

石恪作葉媼嘗醋圖寒鼻撮口以明其酸

司馬子長南遊採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月日
埋之秦望山

○茶有九難陰採夜焙非造也嚼味臭香非別也
膏薪危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
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
興冬廢非飲也膩昂腥瓶非罍也此出陸羽茶
經桑苧翁茶董狐

○香之至美者真臘之又善者綠洋香中之
尤物也

謝希益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
狹多髯希益入其書室見寫真挂壁上題云伯
益之面大如兩指髯髭不仁侵擾手其間而不
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
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

司馬遷破環經傳自成一家

劉禹錫云九華山自是天地間一尤物山名九

子太白更名九華

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美慧善歌能變新聲明
皇嘗獨台李暮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
此洎漢陽之亂為一士人所得帶青避地廣陵
日夜憑欄于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
此許內人歌也乃登舟與許對泣久之後士人
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沒于風塵青本士人能唱
歌官至將軍
李林甫人目為肉腰刀
晉有羌人姚弋克庇園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事

嘗渴于酒羣輩呼為渴羌武帝授以朝歌守醵
額且為馬廐時賜美酒以樂餘年

任昉不治生產乃至居無宅世或訛其多乞貸
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
知我亦以叔則

孔稚圭曰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六國者以
法理為本

邢邵脫畧簡易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
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

下而共啖又天姿質素特安異同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
譽者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

傳

○王徽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

注詩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
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
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

于古之作者而無愧王伯厚

火宿于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
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于肝觸突干抵而
銳其神猖東而無當人之橫慙以取禍者肝使
之也金宿于肺矜訇而不屈聲而不能仰也其
神踈濶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
水宿于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嬌
妬脂膏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于脾磅礴而
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

人之重遲滯一作納以取福者脾使之也火氣

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
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

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

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于其所喜

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

是之謂善完子華子

劉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
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又務外游不知務內觀

九方皋與伯樂共擔經薪菜

○天下至理不為凝滯所隔則為聰明所亂

語曰勁莫若濟曲莫如漢

○楠森秀可喜枝葉若相避然謂之讓木

水事淮南子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茶事

皮日休詩序各補茶事十數
春事唐詩春事無多櫻笋未

樂天哭禹錫曰杯酒英雄

參寥子臨平道中詩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

蛭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東坡一見為鴈而刺諸石

○王深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少趨言動皆有

準綬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

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出克志

○蜂採百花置翅股間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

于王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

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志者莊子也屈原變國

風雅頌而為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為傳記皆前

未有比後可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張文潛云予自金陵月堂謁荷帝祠初出北門

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

城濠水或流或絕多鵲鵲白鷺迤邐傍山風物

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

烏衣園有宋張林柳梢青詞醺藉可喜燕里花

深鷺汀雲淡客夢江皋日三言歸淮山笑我塵

鎖征袍幾回把酒憑高闌干外魂飛暮濤只有

南園一番風雨過了櫻桃金陵舊事

○文彥博目文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

不到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仗聽之嘆曰秋稻已秀

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

人矣

○東坡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

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如意自謂世間樂

事無復踰此

○陶靖節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談者以為皆

其胸懷本趣也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
超端為我輩設

一春酷寒風又顛甚每飲酒教杯以敵之
薄醉小狂間命硯寫三兩條或意有所觸
亦綴一膚語錯雜不倫聊以表吾間而已
入夏以來更欲別有經營遂識而度之頗
結此局約三十一紙歲辛酉三月二十五
日燈下記德水

弟一作弟雅正甲辰九月一日在京師遊慈仁寺集
上買得此帙瑣綴前人說部中語亦有可
觀寓舍無書正如空谷跂音輒為心喜跋
云德水未知何人得毋德州盧氏子乎錢
唐城東厲鶚太鴻記

春寒閒記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末自跋稱辛酉三月二十五日
記署曰德水又有錢塘厲鶚跋謂是書頗有可觀
而疑德水為德州盧氏子蓋以盧世淮字德水也
案御史題名曰盧世淮山東德州左衛軍籍直隸
涑水人前明進士順治元年起福建道御史以病
乞歸其書多錄前人佳事雋語然頗推重李贄

棗林雜俎十二卷

〔明〕談遷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棗林雜俎

無卷數》提要

棗林雜俎序

膠東高弘圖撰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然喜或書至很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真也疎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鄭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秘領畧要妙何至觀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敗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後卷澄鮮筆飽墨瑩誠說林之發軔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或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輪也悲夫時崇禎甲申九月既望題於白門公署

舊本二卷高箱圖房後有原增定本傳三州之動不止羊曇山陽鄰笛之哀矣矩向秀哉因錄原序校汨識其末

題秦林雜俎

吾僻處孤廬，奔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兼少載籍，性忽
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私快，適穎紙未及，隨目日之內，不復全憶，間追
毫從事，所佚多矣，今特輯軒之下材，痴詮之餘嗜，也說部充棟，錯事見
采，事易蕪，采易鑿，舍其舊而新是圖，又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
浮浪，也竊深戒之，自數年來，提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
雖在難肋，猶為貴之矣，系以秦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
於杭者，四傳德祐末，避兵徙鹽官之秦林，今未四百祀，人並於德祐，吾
且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無從，侃以秦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
也。



秦林雜俎 智集

逸典

朱家巷

石農器

汪清木首

二豪遺齋

鉢券

齋官履具

內官勅封

社稷壇

本縣官師

後湖冊

錢爐

照略官

衛所遙轄

賀節

夜鈴

品官酒具

鳳陽興福宮

占籍

太廟銀葉

孔子像

信世子

課裁桑棗



疑像

保越錄

避諱

祭糧田

下操牌

戶帖

功臣廟

官銜

縣令並命

食鹽

屯田

吏卒支給

戶口婦女

詔勅筒

總兵體統

御史首道

瓜哇移丈

官儼

不禁服內生子

朔望行香

木鐸老人

昭示奸黨錄



江南牧馬
郊燈
國初抄劄法
鎮江輕祖
內庫
奉先殿舊新
武職貽封
同宗
宋濂
功狀榜里
恩榮宴釋文
建文皇帝遺跡
方孝孺辭稱先生
許觀考滿呈式
建文遺臣
茅大方
建文書法擬
脫驂治賄
崑山鄉舉
神印
佛郎機
史官侍班
兩京宮殿
賜宮媛家僮

沈萬三
征南將軍印
勳嫡
番經堂
神宮監
淨海
門禁
韓魏李公燈榜藏初
楊彙獻詩
經進集
丁玉銀鏡
建文皇帝并
雪菴和尚詩
高吳志謚
黃鉞裔
烏鎮九老會
神虎
世康生
永樂程錄
宮妃歸寧
西京官俸
留都官擁蓋
中使司
巡撫歲入京

大臣除伍
蜀師聲炮
典史進俸級
大宗伯不隸翰林
召尼沮駕
軍運
南京貢船
松江布
南京左侍郎
大臣貽贈革職官
兩宮三殿災
皇店
教職左遷
富春諡
楊循吉
御容藏殿
大司馬起復
御駟
朝邊
青田
李偉
少宰被杖
長昂射子
宸翰

不奪功臣宅
學憲兼民事
孝子孫庸王相
高鑒
景帝墳園
江南民運
上林苑
教官考績入京
浙東銀治
閣臣賜蟒服
皇莊
教諭李璧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省掾何麟
蔡鼎
勳位
鷹犬蟲蟻歲給
貢象尾
金甌再卜
宥隨駕監生
詰惠山神文
緬首詭貢
朱國祚
太廟羊角燈

傳戴煖耳
日本關白求封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取括子松
王文肅晚召
安南上書
荒慘
分黨
魏忠賢
辛脫黨籍
劉詔耿如杞互請
周維持
滕陽驛詩
陳明卿憊下獄
安南
王薄冤臨
登極天鳴
東宮不利
治進香內臣
徵盜
五經登第
南場關節
輔臣不給驛
御膳

裴儀
朝鮮上書
東宮冊婚
川扇
閣臣避道
戲賣
八品官貶封
熊廷弼王化貞
誤罹黨籍
火福尚書
孫尚書寒窗故人
鳳見
孫相國行邊
還羅貢表
三王之國
許志吉
戊辰首科
問難
逆紫
偽巡臺
館選
宸翰
陳啟新
內閣秉燭

堂饌折價
何相國市德
袁崇煥
萬仞宮牆
詞林題補
六曹章奏
內臣帶
泄旨罷相
祐聖觀開勅
生日移賀
貢士騎射
黃道周
詞林之壞
分票
講臣
御史改武
德府害金
謝秉謙
盧溝城
箕書
逆榜
蕪湖兵擾
禁金銀酒器
孝陵夜哭

移抄
烏程長洲之隙
鄭鄭
稅監
周延儒
磨碑
揭長安門
朱萬年
過周謀
鄭以偉
暖司新例
張春
館陶全城
熹宗實錄
堂婆
盧象升
周士樸
和杖
內臣兆蝗
悼靈王
左良玉
女慘
館課
先帝改謚

五

逸典

朱家巷

句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 本朝之先澤係焉今句容令楊儒卿勒石道上云疑冢平坡斥行不見邱壘人稱龍圖也嘉靖時邑人副都御史王時言其遺跡下南京禮部閹實侍郎崔銑視其地蕪僅標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土地廟石鹽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可實今廟樹俱墟意當時一大聚落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錢祥理玉疇能辨之 太祖不復見非無見也
句容朱家巷祖陵 太祖初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便運舟以地脈罷其役見焦澹園集

疑像

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中都太平鄉之孤村 太祖家舊趾今石農器存

保越錄

張士信保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云紅寇山陰祁彪佳有其書常熟錢謙益錄之改帝號非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姊二曹國長公主適李貞太原長公主適汪清清從征陳氏戰沒葬盱眙縣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饗堂柱帖帝乙聯婚故里思波流世澤鄱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勳為國捐軀于戴忠魂扶社稷相



鹽官談遷瑞木著

夫妻質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 戒菴漫筆載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年想國初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避御諱元章如六科原士之類戒菴誤矣

二家遺裔

沔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連居興國大右瑞昌界上族指蕃獍崇禎壬午 登鄉榜
張士誠遺裔為章丘李氏初敗時乳母攜幼子而逃冒李姓

祭糧田

盱眙楊王墳置酒埽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入欽賞三百餘石在滁州免徭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石招納投附至二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

石則會典失於湮改 盱眙縣志

鉄券

鉄券圖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侯式三高三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二券舊券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次年其文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載毘陵文忠事其語曰雲龍之喻在昔所稱造化兩間鬱為霖雨朕起草萊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爾守毘陵吳懷狡銳爾獨當之九天九地示戒巨測惟爾之固吾國也其闕越山陝盡入版圖爾惟多勩是用授爾列於通侯以克永世於戲

秉忠効力千載一會宣爾勤勞訓及子孫惟爾念之

下操牌

高皇后助 太祖叔業有碑視晴雨下操夜營裝蓋庭中聞雨聲即牌止操嘗驟雨急衣出付閣者令蓋藏內守備廳

齋宮寢具

南郊齋宮藏 太祖黃綾被紅布茵莞席蒲鶴 明制宿齋進銅人執牙簡書致齋日數於簡上以諭百官

戶帖式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部半印勘合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其後戶部尚書鄧德左侍郎程進試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各押名入本州縣正從官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刻本州縣押名細書帖不滿二尺偶閱密

三

縣志具戶帖式於左

一戶傳本七口開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原係包信縣人民男子三口成丁二口男身五十二歲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林徒一歲婦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歲小二口女荆奴十三歲事產南北山地二項

右戶帖付傳本收執准此

監國知府盧陵陳灌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詔行天下

內官初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地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王像皆是梳居上侯伯蟬冠簪纓列左右鳳陽開

國功臣廟常遇春廟像烏紗降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嚮餘祭北嚮

官衙

文臣官衙支俸勳戚官衙不支俸

本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法令嚴峻縣民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召文燧俱本縣人教官國初多郡縣辟舉不盡錄銓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領授

縣令並僉

永樂間泌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僉王翔王用陳錦並僉李貴趙倫並僉泌水縣志按國初六部尚書並僉其縣令僅見泌水志或他邑或他官

四

亦有之第掌故久佚矣

後湖冊

南京太平門外玄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冊鼠齒衣不啻冊每曝冊發其下多鼠伏死

食鹽

官吏食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人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二勺二抄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化二年定官十五口吏七口為率又永樂二年大口鈔十二貫小口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曰鹽米元宗交泰初淮南鹽場入於周遠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論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復問也

平涼府志曰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藉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鹽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而官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弘治以後雖計口收鈔惟王府及達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募或運支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於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往知其弊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冀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下所司嚴徵於民與奸軌之民各分其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 趙時春

浙鹽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故稱鹽鈔當時法嚴鈔貴盡丁得利後鈔法不行灶得鈔無所用煎鹽窮苦因利納銀告攀

五

水鄉灶戶水鄉灶戶初制募民為鹽准免一死故富民爭買灶籍實非灶也兩淮鹽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長蘆鹽凡近海俱鹽坑築灘如治畦鑄次而下其旁為大壑潮上則壑壑皆平潮退抱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投以石蓮立而不仆則水氣盡而鹵如鉛東北風至水上凝鹽如雪花兩則鹽減鹽粒大而甘 孫廷鑑

河東解鹽鹽池但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鹽井提舉司洪武間鹽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千六百零五萬九千三十斤永樂十八年雲南商人汪浩言上流蜀井課少水多遺官於永通等九井擁出鹽七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鹽上流通海擁出鹽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後提舉顏訥發之名曰理沒鹽二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出鹽七

萬四十六十六斤名曰添辦鹽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尋井開煎擁出鹽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斤名曰爭美鹽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頗復課新舊鹽井共一千二百八十八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鹽八引每引二百斤歲額鹽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三錢貼鹽倉一井大者汲以革囊小者竹筒每鹹水一斛可得鹽十五斤 四川通志

錢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二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五爐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曰金背錢或火薰其背使黑民間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錫不雜以鉛每文重一錢二分又車錠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鐵邊後科臣建議革去車錠止

六

用鑄到二座而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澁曰一條棍不異私鑄錢法遂壅

屯田

國初屯軍七操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半掣歲徵穀五十五石入屯倉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糧三石二斗為種穀後以米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憐屯耗令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

監國府志屯田正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人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四斗軍人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減徵米併給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

八石四斗併鎗者應旗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十六畝軍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平未併鎗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辦二石四斗併鎗後各糧六石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舊屯永樂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正租十二石給本軍餘糧十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志屯軍人百二十畝畝輸穀豆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實輸止五升為銀二分而已遠者每石折銀四錢又曰營田一項徵子粒糧六石按屯租贏縮不一因地制宜具見其略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千戶所屯田俱在池州

照略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二百戶十其聽訟設鎮撫一以上皆世襲其幕僚初設照略一員後革改吏目

吏卒支給

衛所每月指揮僉事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戶二石八斗百戶三石鎮撫二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八斗操備及諸雜差有妻者六斗否則四斗五升歲老者殘疾者三斗

衛所遙轄

鎮遠衛清浪衛偏橋衛五開衛銅鼓衛瞿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司遙領之如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置在河南蒲州守禦千戶所置於山西

撫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應天

戶口婦女

上海縣志戶口備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婦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

百八十一婦女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准則今昔醞餽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特錄之

賀節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嵩此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行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林退齋署南都察院疏請禮部履從之客座贊語

詔勅簡

外夷詔勅事竣使臣上其簡禮部轉繳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搖訖即曙數之未嘗闕一

總兵體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謁如舊禮近內地守令昧於掌故輒欲鈞禮違送取累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盃金盃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漆漆木器按太祖起民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為寒乞則所謂彬彬郁郁也正統三年品官房室除貪污罷斥者改折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學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

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為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為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為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兩沿宋制非也

鳳陽興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 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都攷史不載

瓜哇移文

瓜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占籍

民籍壯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崇禎丁丑科進士四川齒錄書儒籍同輩願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人蜀中習例也
天地壇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光祿寺酒戶陵戶廟戶園戶瓜戶菓戶米戶藕戶窰戶羊戶

九

官儻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御符直入應天戶中道儻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戶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致東谷贊言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 上不憚諭嚴嵩曰禮官得母言

乎嵩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臺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

禁氏間生子語乎嵩以其言對 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

年二月建太學自夫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九年始撤像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印縣朔望是時未燕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拾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緣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澄海縣志東陽王嘉忠著

湯信贈世子

信國公湯和世子鼎早卒贈信世子昇鍾山勸齋同於藩嫡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倖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役為泛役胥徒等賤

課裁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栽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考驗最係之令典史具成牘以備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不棗歲報如例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所黨妄言曰昭示奸黨錄藍玉之敗又理前案搜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為序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一匹三十

沈萬三

郊燈

征南將軍印

國初抄劄法

勳靖

軍法誅之沈德符野獲編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色亦免徵惟折馬價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一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

左順門內庫設木欄秤閱凡有事而出皆搜檢即完庫內臣亦然獨文

官不搜 邵文莊集

神宮監

神宮監不許畜犬萬厯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為東嶽訪知費千餘金

十一

方免參

奉先殿薦新

南京奉先殿薦新正月生菜十斤韭十斤薺十斤上元江寧辦雞子鴨
子各三百太常寺辦二月子鶩二十二隻外副鶩二隻兩縣辦五月芹七
斤薺蒿七斤薺菜十五斤兩縣辦三月笋十五斤山川壇辦鯉二十五
斤河泊所四月梅二十斤櫻桃十五斤杏十八斤園戶王瓜百三十枚
兩縣蠶踏三斤雉六隻兩縣五月桃十五斤李十五斤來禽十五斤園
戶茄二百五十枚兩縣嫩雞二十隻副雞八隻江寧夏至日李五十斤
太常寺六月蓮百六十枚甜瓜三十枚西瓜三十枚冬瓜十八枚兩縣
七月雪梨二十斤宣國芡實十斤園戶葡萄十二斤菱二十斤粟十二
斤江寧八月茭白二十斤池戶芋二十斤園戶薑二十斤藕三十枝縣
魚二十五斤河泊所粟米一斗糯米一斗山川壇粳米三斗江寧九月

香橙二十斤 園戶編十五斤 河油所栗子二十斤 小紅豆三斗 江鹽砂
糖一斤八兩 十月柑二十五斤 橘二十五斤 吳縣活兔六隻 溧水溧陽
山藥四十斤 句容蜜一斤 太常寺十一月甘蔗百

淨海

寧波金塘大榭台溫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周數百里舊有居民國初
因倭亂徙入內地

武職貽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 時生父已封許之
今世升必都督其崛起至恭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樞魏國公家奔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同宗

三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誥命有春我同宗之老實為若詰之英詞臣代言
恐未敢稱同宗或 上旨然耶野史謂 太祖嘗欲繫族元晦或或有
之

李韓公燈榜藏勅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寔世居徽郡祖 葬郡城東十里丞相少讀
書靈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板漫漶改刻焚之
燈隱今仍前刻丞相設駙馬都尉祺次子盛慶誦仙贊漢之龍關家藏
太祖手勅二稍明胡黨之冤謫滿二百十六年准復人伏闕 復還所
籍六萬金之半藏勅後質岩鎮方氏天啓初方氏夢丞相冠帶來索否
且見禍乃贖去亡何方氏火崇禎二年十世孫李世選投勅上奏下閣
臣韓云 高皇帝遺旨一道仍手書皇封之上勅賜勅臣皇親外甥李
盛慶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勅滿捧此

勅到京見主開折復忠臣功爵誼同依近世世不忘李徐劉勅臣保障
我為主收戡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
出給李盛慶收執欽此臣祖盛慶奉勅遂同乳媪襁負龍關相延八世
不知封中所言何事無敢輕棄今限已逾期臣父應寵年六十有七衰
殘進暮 臣嫡長代費云云下閣部勘閱大學士韓爌等言文書官賈宗
誼奉聖諭至閣云朕讀皇史宬尊藏御筆折對封面上亦有二三字相
似其寶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為不類所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
期來何延至今既曰李盛慶又曰李盛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揭
奏於是大學士韓爌等言臣詣皇極殿恭驗 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
進勅比對可疑不止一端 皇祖親筆行草皆花健有法而所進不然
即封面長字臣字爵字稍似亦未遍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
皇祖初年成勅諸帖諭敵國出自親裁詞意淵卓豈臨御二十三年之

西

後手書文義不類若此貶守龍關亦屬無據可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
春為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
奏可疑三也封面稱李盛慶封內又稱李盛李世選疏有福慶延慶盛
慶三名則或慶為一人明矣然考善長子駙馬都尉祺祺子二芳留守
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至芳子恆始停襲並無盛慶等名善長賜死
芳茂俱赦弗誅世選云祺同子福慶延慶亦因以死可疑四也封面誤
書胡惟庸為維庸李祺為奕棋之棋可疑五也洪武元年定尚寶司為
正五品舊制寶十七顆並無單用永昌二字可疑六也又善長自繼在
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春榜列功臣尤首善長而封內乃言二十
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出給則給勅乃在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矣云
云禮科給事中孫紹綬禮部尚書何如寵俱參其謬如寵曰臣所問世
選年二十歲任績溪九都龍關問何不依限來奏云父風疾入冬農上

年清明節祭旌德祖墳遇生員李仙品說起扶持營費同來入問封面寫成慶封內入李或是一足二云是一人問吾學編等書李善長子孫世次甚詳並無福慶延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察世選一村愚頗不知作偽而應對之間非推年幼不知則云不敢拆看但云凡事李仙品曉得云云兵科給事中宋鳴梧奏曰善長事詳載實錄尤莫詳於昭示奸黨錄善長被誅自縊今日止令致仕尋卒一謬也善長之子樹馬祺因於家建文初救守江浦靖難兵入投水自溺今云善長卒祺因卒二謬也有二子曰芳曰茂芳為留寧中衛指揮茂襲旗手衛鎮撫茂子恆停襲今云祺與二子福慶延慶同死止有宗孫或慶所謂或慶者善長之後也抑存義之後即善長自騎馬外有二子胡惟庸招中所稱四官人六官人及存義之子伸佑俱誅死所謂宗孫或慶者何人三謬也云云按茂生恆恆生城城生宜宜生篤世居聚賢門外竟論世選死

五

談遠曰李世選所上 高皇帝手勅生誣妄與漢書所上大行手詔同要豈作偽者或景帝大漸不及下尚書耳 高皇帝開天之事不可以拘格論御筆二三字僅似文義不甚類亦違道有之福慶延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如惟庸李祺之誤人人知之能偽必不誤誤處或聖怒特改其曰仲春月初一日給似趣善長死未即自決故至五月二十二日也 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而上公之爵非一紙即便存疑可也謂作偽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蟠桃頌 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璉書於核內藏於庫猶存
元翰林待制柳貫道傳宋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遺稿四秩宋手書細楷藏柳氏處

義門鄭楷撰宋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 上欲試先生以史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宋以議孔廟禮件旨謫非試史事也正不必諱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卒葬夔州蓮花峰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三日蜀惠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楊彝獻詩

餘姚楊彝宗彝洪武中任長泰主簿其子坐謫移家成貴州普安衛宗彝棄官伏闕獻詩曰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宦任承職功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九重恩莫辨月明千里泪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 上悅之擢吏部考功主事還其從成妻孥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 黔記

功狀榜里

六

晉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邱三縣丞以才廉召為禮部議制主事 太祖閱功狀大異之璽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王遵若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謹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 太祖聞其詩命盡進之解贈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恩榮宴釋父

邵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父謫戍請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命釋其父 楚記

丁玉銀錠

平羌將軍丁玉經略西番鑄銀錠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輕重不等番中號為丁大夫

建文皇帝遺蹟

郭子章曰吾學編離伏序叢記俱載 帝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題詩
壁間予入黔今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寨五里許有白雲庵
即 帝避難處也豈誤榮為永誤寨為庵耶庵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
深半之傳 帝所浚井中水恆雨不溢恆陽即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
雙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曰白
雲外窄中廣可坐可卧有臺可置燈人有隙通天光明內徹乃 帝修
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皆 帝手植前臨龍潛金
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高臨卑 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入嘗經宿
咸清衛為劉氏書玩墨堂御墨猶存劉即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內黔
為僻在黔羅榮為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以此嗟乎古今帝王出
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 帝使成祖無德昭之恨 英廟成親親之

七

仁亦千古一快 黔記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
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
華臨其一閨罷傍嚴磨懶敲笑看黃屋寄臺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
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袈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
有羣鴉早晚朝 石題金筑二首馮元成集

飄泊江河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
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
未休 斷絕紅塵法守宗清高不比世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莫教意
馬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月袈裟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個
知音了悟功 黔記

衡州有建文岩以 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岩坐故名有

碑記有奏草自稱匡僧瓊俊見吳人朱鷺建文書法擬萬曆戊子老僧
大悲來自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御山之半有庵曰龍隱中祠 建文帝云棲山四十
餘年始自田州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狀也

錢塘縣 大遮山東明寺 帝嘗隱此有遺影云 帝自寫今塑
其像髡髻面紫其遺影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徧覽此間停終日觀瀾坐梵偏近水魚遊千
頃碧長空鶯戾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華草木馨我遠來

山寂處誰言道有少微星歲次辛亥孟夏梅 書相傳建文帝題大書
道逸末一字未辨

帝嘗寓吳江史翰林仲彬家篆書小雅堂史孫女適嘉善池灣沈氏移
榜去懼禍錄其題識沈石田先生有登小雅堂哭史仲彬詩

六

建文皇帝葬

建文帝墓在西山間嘉靖十五年九月 聖駕嘗幸此 王在晉長
天下大法師之墓在北京黑龍潭二里劉佃帝京景物志

建文帝葬處距 景帝陵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駙馬都尉
畢永固請追諡稱皇帝 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乃止

蓋輔臣不知據此以對也 楊士聰玉堂書記

方孝孺辭稱先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書辭稱先生前輩虛受如此今學語兒哭梨航自稱
先生寧不顏汗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斲作釣金鱗請我師師友邀他上上賓風吹椒樹老雨洒
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逢莫厭貧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修撰許觀年三十三歲係直隸池州貴池縣在城氏籍由本縣儒學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讀書當年中應天鄉試為丁父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十月間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內禮部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聞祖母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內到部 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八月 日實歷俸三十七個月已是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內行過事蹟有無過名開坐須至呈者 一事蹟撰述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寫省倉等錄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理軍職貼黃註銷各衙門前件 一過名

元

無 本院學士劉三吾署考云修撰許觀發身科第擢居翰林器局疏通蒞事勤謹在位三年可謂稱職善京詞林志

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沒弟觀匪廣文解舍中得脫遺腹子 寄育外家郭氏郭自有子長而相詬謂爾侍中宗人是罪孽也訟於官即守閣之令仍黃姓後蒙紫解萬麻丁酉蜀人龔文選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侍中裔孫久之得二人各持世系上御史留其一曰此為真彼僞也縣官請其故曰身即侍中族裔往避難竄蜀改姓耳因奏立祠奉祀釋其姓龔龔二氏永成廢其裔於學宮觀夫人翁氏家高存多居郡城 貴池蔡生說吳人許觀字潤伯有高行不仕與侍中同時同名字見文徵明政江貫道畫卷

高興志謚

建文中太常寺右少卿兼學士高興志謚文忠 貢士沈祐秀永志周立初崔林集興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高興志革除之後不著建文職官而遜國記未之詳也俟更考之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由歲貢敦尚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末棄官歸永樂初詔錄舊臣榮辭不赴強至中途歎曰吾何顏復樹名仕藉乎遂赴水死

朱盛一名昇字士安洪武中

汀州同知調河間奉母就養時守

闕監署郡符未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由間道馳歸抱印抗節因械軍中永樂初謫戍良鄉十餘年備嘗艱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後赦歸以主簿起竟不就辭疾歸母已沒痛悼不已廬墓終身以上俱湯溪縣志先

子

華縣

仙居顧頌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 文皇帝即位召之不赴

棄官逃去為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飲泣微吟出牧携一竹筒

膝甚密暮歸即枕之卧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爾即問問不答至永樂

終盡赦死義家聞之歌曰騎牛緩緩過前阿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人

飢欲歸去幸何幸何幸何乃開筍出衣冠服之辭主人而歸詢其詳

乃頌也 仙居縣志

袁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為人易直善飲酣輒書

淵明五柳圖詩書罷擲筆悲吟繼以澺淚又嘗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起

題詩於壁悲吟達旦一江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為在此衣

趨掩其口商伴不顧而去後十餘年贊一矮婦死婦家 藜杖芒鞋白

布表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點 先帝御諱門前柳莫道飛花過石頭題

淵明五柳圖詩

宣德初有暉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黎嶺山河形勝今猶在官闕趨跡
事已非冀野風生雙虎闢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鵠指首無
緣見袞衣擊石猶懷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
萬州海雲庵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
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悲歌愧五蛇
以三供錢收摩國朝詩選

燕人南征真定知府全椒徐文晟貢士閉城不應後登極查理不孝官
戍興州中屯衛妻王氏擊登聞鼓訴冤得末減

黃鉞裔

常熟給事中黃鉞叔揚亡子弟之裔曰可仕亦絕有林姓是其嫡族詩
子洽說

茅大方

泰興茅大方謁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盧陵彭
與民拾遺攜李未達吉承制來撫魯齊兵民道勝過節謁祠敬賦一
詩以志瞻依之意云鄒國城東有舊祠見疏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
遺教子聖今為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
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詞今石刻首四字鑲去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
三遺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漏叔喻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監察御史
唐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並寓烏鎮孫孟吉字
兆禎烏鎮人革除時建文間太常寺博士時年八十五以上三人俱遜
荒行道者備華朝遺臣之闕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鷺白氏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初方赴召
恐觸忌遺金一鎰而別

神虎

燕王舉兵靖難大河之戰先一日忽有虎突御帳前諸將駭怖都督譚
淵一矢殛之王大喜謂異日戰必勝期日為盛庸所攻失利淵死之子
忠封新寧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白先生神虎傳

脫膠治賄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武卒上出內廐鞍馬賄之令有司治葬吳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致仕
衛輝知府義烏胡禧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夏英命無錫訓導瑞

主

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末書某序不稱頓首僚友知府黃弘同知洪庸
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故衛輝知府胡禧未
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勅

世康生

江陰鄧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儒學康生聽科貢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楊勒石
以垂後

崑山鄉舉

永樂甲午崑山起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劬王永和夏祖是
年皆中選而永和為名臣偶恒醉吟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錄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布政司時尚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母行書二人李榮見聞雜錄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朝議恐舊印復出易為奸改印文從谷曰慈溪

官妃歸寧

永樂二十年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入宮監陽侯陳德女受冊尋命歸寧父母資子甚厚

佛郎機

佛郎機鳥銃相傳得之蕃舶都督戚繼光少署登州衛印發地窖永樂時佛郎機年月鑄文可攷又庫有鳥銃

兩京官俸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奇折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常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右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列御座東稍南至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留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大司馬閔武及都督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騎御飛鶴袍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為公主命先為嘉興延平慶都三王府遣中使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闕人為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士人充條佐也

賜宮媛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蔣用文宮媛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手札三十道家僮二人文馬二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瑋徐琦戊籍監夏以使安南稱旨特除其軍籍後樞部為例

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二月丙辰奉府保安王志和請故陝西都指揮使陳懷宅為洛川縣主居第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安可遽奪其令陝西三司覆勘噫視郭汾陽舊宅入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即聲銃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銃總兵陳懷以聞上責輔導官謝還護衛三之一令熙洽極矣江南喪嫁銃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月八月命憲臣兼督民閭裁種桑粟先是守令提調諸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學舍

典史進俸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聰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級長清縣志攷先朝實錄優拔下吏類多匪獨何聰也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蒙為園人隸太僕馬死當償將之廣西市馬得息補其父景和代行是時庸賑財七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寧偕行者告官官為蒙葬已而生庸比壯詒及

輒哀三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聞故籍見狀銳意往乃徒步至南甯求不得遂披髮曳鞍窮歷山谷已得老嫗示葬處因發得骸刺血參泥之血輒沒入乃負歸葬城南旦子國盛墓如初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役嗣微薄未得旌胡松曰予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誣且言庸有友十數人既並死惟庸每歲伏臘必列其位躬奉觴上食泣如與對酒數行而後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豈其人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興衰為離合乎又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按御史蘇叢禮於孝子王相之廬相滁州衛人早喪父母實氏寡妾曲奉事得其歡母老畏寒相溫枕草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卧牀第取母足加腹煖後實盡落不能啜含哺哺之病遠矢簣上必自割滌其喪毀到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葬自起塚日奉飲食跪墓獻哭噫慨焉如弟及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未世俗

主

靡士或迷方輟簿認詞去道遠而故能操東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王目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達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以興矣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滁州志

大宗伯不由翰林

正統己巳禮部尚書錢塘楊盛嘉靖甲申禮部尚書遂寧席書萬應庚辰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皆起曹署著聲

高整

高整字企之嘉定人少孤其母改適乃從外舅氏遂冒其姓舅氏致太醫官居京師整因習醫補太醫久之直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書直諫上怒下詔獄榜三十明日踞午門五日復榜五十戌烏撒衛嘉靖初放還晉御醫復高姓自後朝士多新貴無知整者而整亦自晦匿不言先朝事守官垂四十年不調嘗考績尚書吳山展其牒矍然曰此即

武廟時徐鑒耶嗟何淹也久之調南京隆慶二年卒年八十三

呂尼沮駕

己巳上出紫荊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上怒叱捶之尼坐化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為御妹俗稱皇姑寺

景帝墳園

景帝墳園不稱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李夢陽集句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岩樓閣風

軍運

景泰前漕船無定制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客座贊語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分十總南京總各衛一十七百六十隻

主

江北總各衛二十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以上俱清江提舉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糧二十八萬石內折七萬石衛河提舉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〇四十六隻糧六十萬石嘉靖三十三年浙東西分二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糧四十萬石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糧二十五萬石內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

河南糧二十七萬石內折七萬石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以上俱各原衛所造

遼洋海船五百二十五隻衛河提舉司造

今額船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船正米三千三百石定

百石加耗九石八斗八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江南民運

北運白糙粳糯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領州縣佐一人副馬正月解
雖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計同軍船挽運

蘇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七萬六千〇五十七石

松江船九十四隻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石

常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

湖州船八十二隻糧萬千石

嘉興船百三十九隻糧六萬五千七百五十石

嘉湖專供光祿寺酒醋局浮費猶省弘治十年安吉知州舒城鄭昌

奏除安吉白糧

無錫縣供御上白米歲一千三百三十一石常用七百餘石

南京貢船

司禮監制帛二十損船五筆料船二內守備鮮梅把楊梅各四下扛

七

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監鮮筭四十五損船八鯽魚先後各

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內守備鮮橄欖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鮮筭十

二損船四木犀花十二損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損船六柑橘甘蔗五十

損船一尚膳監天鵝等物二十六損船三醃菜等物百有三罈船七

筭如上船三蜜煎櫻桃等物七十罈船四乾鮮魚等百三十盒船七紫

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罈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罈船四鷄鴨鵝等物

十五損船二司苑司等齊七十損船四薑棗芋苗等物八十損船五苗

薑百損船六鮮藕六十五損船五十樣果百四十損船六內府供應庫

香稻五十損船六苗薑等物百五十五損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損船五

御馬監百箱種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

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蕃育署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十五百二十頃

三十四畝然為八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雞五千五百四

十隻光祿寺取學生鶩一萬八千隻鴨八千隻雞五千隻雞二十隻

雞子十二萬○太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雁十二隻雞嫩雞各十三隻鴨

子二百四十雞子二百八十○本監歲進宮鵝六十五隻鴨黃七十五

隻雞黃五十隻大雌雞十五隻鶩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九千內府供

應鴨子三萬

嘉蔬署栽種地一百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十三萬七千五百八

十三斤入光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八百斤芥子七石八斗

良牧署收戶二千四百七十六家草場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十三畝

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犍牛八百三十三隻羊二千五百六

十九隻驢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一百五十

七隻

七隻兒豬六十六隻母豬千隻

光祿寺歲取學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豚豬二千口正旦

冬至節肉豬千口內府丁字庫歲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兩

太常寺薦新活兔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庭下府司職造緒黃大紅真紫等

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胥隸並緣為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

宗在東宮深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嘗聞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文綺十

匹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松江府志

松江細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四匹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

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四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百四十匹有奇

蘇初加八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教官九年秩滿考績例入京成弘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自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為禮部左侍郎十二年錢溥為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冶

浙東銀冶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金宣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金天順六年三萬四千八百八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五金五年減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金弘治二年止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一金見巡按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賜贈華職官

元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禁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上並予之天啓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言臣父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令雖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蟬服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閣臣蟬服

兩宮三殿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己巳六月南京宮殿災弘治戊午十月甲戌清寧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廟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其年月皆己酉午戌丙丁

皇莊

慈慶宮慈寧宮乾寧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五畝徵五

萬五千八百十四金煤窩七十座徵百七十金果樹六千餘株徵六十五金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宋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按張承仁欲徙郡學教諭李璧力爭之張曰吾徒府學非私之也何執為曰明臺為一浙主徙之無所不可璧官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所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為祖宗守祭器尚可為子孫乎張怒欲逐之璧曰官可棄身不可辱也去官而移石經非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可以奪乎乃止自璧去或移之郡學杭州府志

教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山高嵩以亡功降霍邱訓導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手

正德九年吾寧祝虛齋先生莘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奏薦地方人才長安縣劉璣高陵縣呂柟蘭州段文郭縣王九思藍屋縣王元凱商州南鐘華陰縣屈直畢昌府范鐘慶陽府王倫臣嘗相接其所議論現為皆非常才士子所共推尊軍民所共敬服是皆先帝與陛下作養簡拔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入奏薦賢才如同州儒學學正魏謚長安縣儒學訓導吳華渭南儒學訓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靖學既臨正行尤謹嚴前提學副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緒甚著長安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學教諭申得泰安縣儒學教諭江萬玉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德俱美卓立不羣米脂縣儒學教諭蘇文藍田縣儒學教諭劉萬祿出身雖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云按薦地方人才薦教職今係撫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先生遺集錄之以存錄羊

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
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幸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
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
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前籍

省豫何麟

武宗微行自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入上怒遣中官達山西守臣拒
門者撫按而下皆怖布政司吏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此易為耳
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與俱往即上怒麟一身不足卹也至京奏
曰陛下巡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與也臣不能
啟門恭迎鸞輿與臣罪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遠事巡遊且易服
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微至上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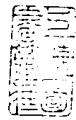
東門守臣卽憚拒而弗納光武以憚為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卽憚
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若卽憚而
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

沁水縣志

楊循吉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罷
遣歸忌者因以為伶人祇賢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貧不能糊口其赴召
也典衣為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筆其事於危言因而傳播天下
冤哉徐文貞云世廟初年欲起君謙聞其顯而止楊公實顯不以伶
人事也馮元成文集愚按正德十六年八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卽杖戚
賢等於午門戍邊安得從南巡薦循吉也又江盜徐子仁霖亦曰戚賢
所薦是年十二月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謬如此

蔡鼎



貴池蔡鼎正德辛巳進士應雲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訪黔國公
沐崑堂設椅自中坐左右列長枕侍坐撫按蔡不耐坐沐怒命懸其枕
竟立啜茗而去自嘉靖中撫按始均席

御容藏殿

嘉靖時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參序爵南京元會習儀靖遠伯王瑾協同
守備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孚詎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序如舊戒
責壽祥崇禎辛巳冬節南和伯方一元協同守備班安遠侯柳祚昌上
忿論監察御史詹士恆謂方領勳宜先之兩事適合又皆方氏祖孫惜
未引前案也

白衣山人詩見夢

三

薛應旂嘗夜夢白衣山人誦弔宋中丞純詩在墓山堂月色明烽煙照
見閩閩城徒薪自古無恩澤宿草於今有甲兵生死已隨朝露盡是非
猶逐夜烏鳴何年精衛能填海常使人間恨不平

大司馬起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尚書崇禎
丙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尚書

鷹犬蟲蟻藏給

嘉靖丙戌二月御史雷應龍疏曰內坊鷹犬歲給豬肉一萬六千五百
餘斤蟲蟻歲供菜豆葛林五千二百餘石費財損德命費其費罷之

御廋

世宗七駿玉麟飛白玉馴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
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赤電龍載月鳥五花駿彩麟文豹金麟絳此攢玉

驅玄雲駿驕雲馳五一馳

嘉宗烏雞來玉帶

思宗四駿太平輪玉龍媒吉良乘璿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選羅貢白象道覽使者以珠寶飾身置金盤中并獻象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徒獻空籠

嘲邊

嘉靖庚戌大將軍仇鸞縱僉答出塞書我亭障曰仇鸞免送崇禎丙子金人深入畿內粉書邊堡曰百官免送

金甌再卜

丙辰上密書內苑撰青詞諸臣之名貼金甌中手探得嚴訥李春芳遂拜相崇禎元年上卜相亦如之得來宗道楊景辰劉鴻訓周道登

李標錢龍錫

青由

嘉靖初即縣卒八月成白母九月散青由至十一月尋稅役青由之散恒至歲終萬厯來民間并不知青由矣

泉州志

隆慶黃光昇作泉州志載晉江知縣張文宿貪虐之跡而萬厯杭州志文宿以本貫陳善具述其美云晉江險惡難治今兩存之俟攷

省隨駕監生

萬厯初幸太學有監生派執壺者竟隨駕入宮被詰其人懼甚上諭令扶出

李偉

武清侯李偉微時業圯墁既貴函封圯刀慈聖太后嚴密外家或子

弟陳乞命進圯刀示之日當時藉此為活今極富貴猶患不足耶略簡王之國微行擅殺人太后命大璫封杖撻四十

詰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厯己卯主北閭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十名周應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恪祠於慧山談修作詰慧山神文未日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誤國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即試由常情以談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袁宋人也倪瓚元人也迄今享祀不絕彼西施莊以獻西施而作蕭莊以蕭侍郎而作通惠亭以錢仲仲而作震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少宰被杖

江陵籍產還太監張程同刑部侍郎邱樞等往追逮曾尚書省吾王少宰篆等曾角巾青衣王直因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朝時沈光祿思

孝戲陸少宰光祿曰君善為之不聞少宰杖乎

緬酋說貢

邊人有持平緬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遣申相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暹羅求貢特上金葉表上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真贋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為代奏也撫臣乃止後卒亡驗求其人則亡去久矣夷情未可輕議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為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房遙見二鹿彎弓送射之應弦而殞乃其二子遂稍戰

朱國祚

萬厯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公緋

服侍班

乙未修撰朱國祚為日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皇長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曰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老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修撰懋學賜御書謹言行明義理六字徑四寸道整有法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燭滅太常寺丞讀祝高聲索燭因製羊角小燈二持照

傳戴煖耳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傳戴煖耳故事十一月朔傳戴

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喪儀

仁聖皇太后之喪大宗伯范謙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布袍急出易衣以迎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畢而退暑衣冠皆白經帶不除二十七日後用三烏謂烏紗帽烏靴黑角帶也又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案有白紗帽白布袍布襪蒲鞋末年中宮之喪浙省詔至疑所服青白竟青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曆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謹稟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老翁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翁天高地厚之恩應當如此昨見四位閣下老翁禮部記老翁俱同老翁感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翁照依後開緣由

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德謹稟計開冊封初書印信并各項儀制務求老翁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禱
一日本原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關白自豐臣秀家以上五員乞封大都督獨行長加世西海道永求天朝治海藩籬且與朝鮮世世修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豐臣家康豐臣利家豐臣秀保豐臣秀俊豐臣氏鄉豐臣輝元平國寶豐臣隆景豐臣晴信豐臣義智以上十員乞封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豐臣玄以豐臣長吉豐臣正家豐臣正成豐臣全宗豐臣調信豐臣吉隆豐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卿以上十二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平山五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宅基藏西山久助吉田善吉下甲

奏

石衛門西川與郎松井久丈夫小昌久次大瀬少吉以上十五名勞苦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給賜督札付十五張並都督札付二十張臨時頒賞使日本大人臣僚俱各叨受天朝爵秩遵天朝命令

二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應轉無私仁育遐荒有同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波昔嘗受爵於先朝中乃自攜於聲教爾平秀吉能統其眾慕義承風始假道於朝鮮未能具達繼歸命於閣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上表章于屬藩為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允正使五軍營石副將署都督僉事楊方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印詔命凡爾國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安寧長為中國之藩維永奠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昭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 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宜獨又安中華將使薄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懷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於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乃爾將豐臣行義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為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遠聲教不肯為通輒爾爾爾以煩大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為爾轉奏而爾眾復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為善因勅原差游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眾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俞吉署都督俞事李宗誠為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俞事楊方亨為副使持節詔封爾平秀吉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導恩資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

主

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義信睦諸國附近夷眾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微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爾爾恭誠但我沿海將吏惟知戰守風傳出沒玉石難分故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讐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頂 金箱犀帶一條 常服履一套 大紅織金胸背麒麟員領一件 青襪履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件 七旒帽紗皮弁冠一頂 琉球金 玉圭一枝 紫 五章綳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服一件 素白中單一件 綠色素前後裳一件 綠色素蔽膝一件 金 綠色粒花錦綬一件 金 紅白素大帶

一圖 大紅素絲線為一雙 丹碧紅羅銷金火色袂四條 黑綠花二匹 深青素一匹 羅二匹 黑綠一匹 青素一匹 白磁綠布十匹
封日本國王平秀吉詔文 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薄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 皇祖誕育多方龜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場偶致唇舌占之隔當茲盛隆宜續彝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新於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之詔命於戲寬貢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介服固藩服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末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欽誠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朝鮮上書

夫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昖書奉天朝石太師閣下吾聞天朝之大恩封日本國王關白實太師之獨力擔當運籌日本豈不欲封不料海上風霾漸盛或風或雨或晴或陰入兼山水相衝舟不能渡但日本至釜山順水釜山至日本逆水一朝狂風大作浪過於天故此遲延月日吾已於四月十三日差陪臣哈金鎖二十餘卒探聽日本情形至二十日方回日本國王關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將清正詐如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有清正之倭分作一班已屯於釜山故行長正誠回奏關白言倭眾二班已渡止有一班迎接天使一同渡關白亦言天使一渡海後倭眾盡數撤歸不許遲緩有違其天使往但我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於正月十五日差行長來請沈惟敬過海講說禮義以迎天使往封其沈惟敬已至相馬島地方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關白入見沈惟敬渡海

又見天使入營故同行長將清正之倭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差飛彈回奏關白關白大惱將糧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國要地圖要穀種思也田積草故吾將穀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差陪臣永正賞至馬嶺地方清正見吾穀種又有地圖中島嶼有伏兵之處扼塞有養馬之場其金山至登萊乃深山大嶺虎穴之處兵不能進馬不能行止有一條小路長三百餘里有七十二灣工兵能進不能出故懼我不敢犯又聞天使於四月初三日夜逃出金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恭順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恤之心於日本金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我已遺書與關白天朝差冊使出金山一年有餘兩國如何不差使臣迎請關白亦答云但封我甚要只待風息館舍有備不日即迎請矣日本情形如此特差小卒尤禹費覽以便施行伏祈照鑒不宣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三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奏都察院勘札准本部題覆留守後衛所掌印百戶王守仁奏稱太叔祖王弼誥勅符券甲冑器仗金銀珍寶衣飾器皿各造文冊一本陝西庄田場廠文冊八十六本俱承奉錢保領回楚府寄庫奉旨這所奏事情差該部查明具奏欽此遵該本部看得守仁所奏事情伏候命下容臣等備行湖廣撫按官員差令長史司啟王根究原委王弼長女是否頑王元妃王倫男娼是否王妣撫養寄庫財寶果有若干合用典藉有無見在事在先王非像侵占無妨從實檢奏蓋聖主明見萬里自有審斷非臣等所敢輕議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又准本部咨為恭進家財成冊上徹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亦該留守王守仁同弟定遠侯嫡孫應襲王錦襲奏前事并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鳳字一千六百三十八號勘合損運回府開造略節總冊一樣三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陽

府收貯一本略應襲王昭日後襲爵收照以備查考數目奉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選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奏官王守仁即使前去會同該撫按官令長史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欽此欽遵備核到臣准此案照臣於閏八月二十日接得前報恐有疎虞不待部微到即會撫臣李得陽牌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晝夜嚴行防守出府員役搜檢放行不許夾帶一物及將紫關人犯郭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民不許窩隱受寄外於九月六日該司禮監太監孫舉錦衣衛指揮莊德福捧勅前來臣即會同太監孫舉指揮僉事莊德福巡撫李得陽督同司道等官左右布政陳洙石恭政陳璧副使張季思恭議丁繼嗣武昌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葉鳳翔等迎進楚府開讀畢將錦衣百戶鄭質曹管押奏發原奏百戶王守仁同王錦襲并令楚府長史董學禮龐尚竟帶同承奉郭倫等面啟楚王請合

四十

同冊籍對冊本王執出玉牒并諭本府原無頑王正祖昭王元配王氏係王弼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冊封為妃洪武三十年初五日薨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薨臣藍玉黨國除今王守仁奏稱弼男王倫於永樂十四年身故遺男王瑁挾資就祖姑妃撫養雖時祖妃已薨二十餘年誰為收養最後王氏子孫因無依來府先王閉念親戚相依是尚有子孫王子孝王國王國忠等在楚居住其王守仁錦襲不知何代人民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同冊籍本府自來並無承奉錢保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至長史司再三鞠審執稱二百年來並無知寄有前項金寶臣等又進王府啟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官邱壩並無庫藏王守仁所奏盡屬欺妄予現居東首書院引臣等齊進將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眼同將王守仁所奏原冊查對並無一物相同當即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

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啟王查收王諭本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愍王宮變予父恭王年才四歲叔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通山王英次與槐計奏欽依着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實止得銀十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兩五錢彼時並未盤有王珣寄頓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予父堯予在襁褓武岡王復攝前銀費用無存祖母愍王氏奏奉欽依道院查盤銀兩委係武岡王盤出今予長成自行取討卷案可查余自十歲受封武岡王堯長子英燭相繼物故前銀未得分毫且嘉靖年間至罷奏並未稱有前項金寶等件卷案現存其陝西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太祖高皇帝旨你征雲南河魯禿等處建大功特賜奉馬三十匹黃牛二千頭犂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西安州喇嘛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欽此即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

聖

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屢降勅書前十五道現存可証至萬曆九年奏經戶部議覆本府照舊管業並未奏有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總領明旨予宮所有已盡無遺如以余言欺誑余願帶同官眷避出外宮聽憑欽差并撫按會同進宮通行搜括等情并具揭送臣等本王隨出宮外聽搜臣等念未奉旨不敢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該臣等看得王守仁所奏冊內財物額數百萬率皆人世罕有奇寶今據所盤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舉數千似與所奏大相矛盾將以為隱匿則本王具請搜括英臣等代惟楚王皇上之親屬也素稱守禮奉法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盤其積資官眷驚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恪職不得不爾然於楚王國體亦大辱矣若再令避宮出搜括毋乃非皇上親睦之意乎況其兩經回祿一遭宮變相繼物珍迭更攝國即使盡力搜括王弼遺資諒

無可得之理而情迫勢窮萬有一意外之變所不忍言者則臣等不能任事罪固難逃而於國家體統所損非渺小矣伏讀明旨仰見聖心原為關念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令考之往牒與守仁所奏有大謬不然者如昭王元妃本薨於三十年也而曰永樂十四年本妃奏取王瑁撫養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不食死而除封也而云弼男王綸承襲於永樂十四年病故陝西庄田奉太祖高皇帝欽賜萬曆九年又經戶部題覆奉皇上明旨給與該府照舊管業也而日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總領此皆載之典籍昭然易見者尚敢虛捏王守仁錦囊果否王弼子孫猶未可知況於所奏財物又何足憑哉客臣等會議明白另奏外惟是楚王請避外宅搜括宮中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東宮冊婚

聖

辛丑 東宮金冊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金一千七百五十兩
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索珠至百二十二萬金翠十八萬有奇
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取括子松

萬曆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括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杭松江各撫按專委府佐武官總理採辦完日遣官押解帶園丁沿途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船裝載

川扇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鈎鈎彩畫面渾貼雕邊骨

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華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福祿扇十五柄七夕銀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開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蟲扇十五柄聚蕃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寶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碗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全釘鈐彩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為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十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晚召

四三

丁未復召太倉王相國錫爵王即家疏規時政判切言路蓋華亭陳繼儒代草者陳過示王吏部士驥吏部遂郵之言路諸公競謂其沮抑羣詆之太倉遂不赴

梁鵬

萬曆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鋪無當行望鄉耆訪聞相告吏怕沈案差怕索錢民怕健訟期于姓敏德還過陞戶部主事

閹臣避道

家宰平湖陸光祚富平孫丕揚俱不避閹臣與見忤張新建位遂討富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人不可解矣駙馬都尉楊春元並道福清貽鮑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為言不知今之禮部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典所言概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

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閹臣者耶若盡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即六卿長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閹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都文武大小並未見有逢過直突而過者即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人某失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獲載者天道也普仁恕者王道也何地非王土何人非王民臣本安南身非叛逆世受國制迨奉我主差往葛王省幕忽遇風作遍舟幾覆幸漂流至此臣等忻忻相告人得觀光上國矣正喜懼交接天兵四圍倭首受縛今縲繼我羈縻我以論我亦何以柔遠人也海魚思故淵飛鳥思故枝人情豈有不同者如皇帝以夷論我則概即非王之王土地也概蒼生莫非王之人民也我何獨外於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肉不相見也喪身異地不

四

亦憐乎乞 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惻隱俛示指南臣等不勝忻躍惶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戲直不一錢 上喜其颺轉賞千金羣閣豔之募製銀舟注酒帆舉機試巧絕費百金 上善之而向之戲車狎久生厭即賞進銀舟者其人大失望司禮太監田義柄篆當 上心嘗誇馬命義操筆而從既地勒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 上自操筆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饒

荒慘

萬曆丁巳戊午山東海饑人相食萊州市人肉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弟並無子來買妻或以姑嫂敗之夜宿兄得其姑以誠朴姑曰爾弟為我嫂金中妻其兄未信揭示炕下之首賊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携姑以

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皆饑棄子女售器具流浮塞路少婦不直千錢市餅餌袖之否則見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度不支質米因難以砒霜啖訖俱死

八品官赴封

八品官例不赴封萬麻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赴封其母有旨止予章服著為令

分黨

萬麻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發居講學立東林書院始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相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

四十五

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邵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郡人講學相善又江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專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臺省者天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石亦東林也江良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亦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躬秉權趨風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驚恐漢末標榜不足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向高於萬麻癸丑主禮閣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人功指日待入朝為封拜地福清入夢如之故入朝專名化貞及事敗同熊廷弼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少飲博無賴觸忿自閹猶為人行汲客某奇其貌資直東宮後相用客避去其姓名無傳焉萬麻時宮樣不恆給皇孫苦之諸閹戲曰陛下萬歲殿下亦萬歲吾輩侍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敬時進飲啖中其欲及上即位寵任倒柄勢焰薰灼外廷詬附實繁有徒煤孽中官則劉志選楊夢環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涪夫田吉許志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谷應選魏廣微之首附盧承欽之判黨籍潘汝楨之倡祠李永祚之進封其頌美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允厚四十疏周應秋三十九疏餘不勝數也

四十六

閩人某善占字忠賢呂之書有字對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問其故曰有字上半年天也下為日月君臣之象今月食日辛肩半天否則無天矣

人書因字某心知其謬詎曰國內辛賴斯人如無斯人國且空矣忠賢色喜某旋逝

誤羅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因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馬金陵陳應元以名氏同併罷

辛脫黨籍

天啟末陝西巡按莊祖謙遺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上疾甚意魏闕未可測疏不即上後忠賢敗免議潮廣巡撫應谿姚宗文亦遺奏差疏竟上預黨落職按漢實憲鮑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即當遺吏戶曹李即言實氏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勿與交通太守固違之即請自行遂所在遺留至扶風而憲就執陝西奏差暗與邵合矣

火逼尚書

總督倉場侍郎薛貞以草場救焚頌魏忠賢遠刑部尚書時稱火逼尚書在刑部誣揚州知府劉鐸死之崇禎初追論貞死於本堂建三上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失體

劉詔狀如杞互請

前鎮祠魏忠賢參政狀如杞不跪謁懼違求巡撫劉詔劾罷初非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劉遠以乾沒軍料下獄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亦來此如杞釋後應官巡撫大同己已勒兵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潰於良鄉被糾下獄詔入笑曰老先生何又來此

孫尚書寒窗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慎行持行清峻門生某來為巡臺留飯五盞巡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窗故人相見巡臺意客客坐埃之集求面已設殺乳指由此吾寒窗故人也

周維持

端熾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楹帖聖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人

鳳見

天啟二年禹州守莫報鳳凰見於大隗山高可七尺事聞受賀嘗問汝州人張彥清云是冬身其地則徵府太和王之莊南電鳥雀凌墜無竿訛以為鳳

滕陽驛詩

天啟初壽州御史方震儒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曉三日懷裏呱呱別乃翁若使長成能問父阿兄何北指悲風兩寅江陰御史李應昇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悵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武進郭嘉生復官備兵海上南還飯滕陽見壁間方氏新題宛然而仲達詩湮去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先憐

霜碑有客巡歷淚獨垂碧血已酬忠孝志紗籠猶見死生岐六歌兒女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豈為姓名甘鼎鑊千秋巡遠自心知又亡何鄉人和詩一行已遺淚為碑遺句何須粉壁垂好惡自從平旦合是非偏向偶曹岐生驚市虎魂猶碎死快騎鯨性不移輦上若留男子氣寸心應許夜臺知題壁何知峴首碑淚痕今日尚雙垂忠良各抱心猶石生死何妨路見岐明月有情窺戶入殘膏無燭帶燈移舊時遺筆無尋處化作風雷未可知辛未仲夏郭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懲此館詩存名去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留其人固可想見也續題曰不為孤忠寄口碑壁詩何幸數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玄黃判路歧客路似名驚易去人心如宦拙難移荒郊控馬重題句仗簡還留野乘知按亡何鄉人即武進張二無先生璋

孫相國行邊

孫愷陽相國永宗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熊經王巡撫棄師之罪謂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盡笑官私廬舍不顧其後也雖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慰下獄

周夢洲順昌周季侯宗建等下獄陳明卿慰之曰人生事業開戶第一開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慎勿挫過

進羅貢表

天啟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允中報懷遠驛進羅入貢金葉表曰暹羅國王森烈帕臘照采倫帕臘陸西啞辛贊鴉普埃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啟大明皇帝陛下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胥慶微臣經差使臣坤皮以具沙等捧貢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奉勅諭厚賜回還聞讀拜受恭誦聖躬祚社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

任權懌追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實

同一國之忠也茲當貢期循例修貢謹差正貢使臣即勒查輯副貢使

臣坤如離顏那搭邁低釐臣乃寶填朴里辦事臣乃納曉通事臣曹漢

等乘船一隻捧貢金葉表文裝載方物譯書用羅字五號勸合從廣東

省送詣閣下貢獻恭候萬福伏乞 聖鑒微表用伸臣子之職庶存懷

遠之義並祈往來不斷使獲懌懌永久事竣乞早遣使回歸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開進 皇帝上品龍涎香一斤

西洋遮那密段四端采色烏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藍地呀光雙面花

幔二條采色地柳條雙面幔二條采色花地烏文呀光雙面幔二條采

色柳紅暗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繡金綿氈帕二條象牙三百斤

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黃三百斤速香三百斤降香三百斤白豆

蔻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千斤進 皇后上品龍

涎香八兩西洋遮那密段二端采色紅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雙面暗

花幔二條采色金身花幔二條象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一百五

十斤藤黃速香降香白豆蔻大楓子烏木各一百五十斤

按暹羅萬曆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啟元年入貢

安南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曆四十五年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二百零

九兩銀盤十六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

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綿香八十株白色上絹二百匹犀角

十二座象牙十二枝隨從二十一員陪臣三員阮進用杜克敬阮自強

通事一員阮日仁行人四員黃文通范世和阮光啟阮世閔從人十三

名補貢方物並如前隨從二十一名陪臣三員陳瑞裴必勝阮賴通事

一員阮程行人四員黃茂才鄭棧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王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辭陵故事親王必肩土三擔培陵時瑞惠相嗣而

詔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王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妃及長子

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真審理嘉興沈德先入

其舟見座設青布褥內監云官中皆然凡袴皆布也親王亦如之並祖

制

主簿冤錄

天啟丙寅八月嚴州主簿 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為孝廉 某

居間瓜分並雜費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繼死杭城海會寺中猶

胸抱冤狀首列方伯康新民折兄百金事聞當道以礙方伯不行

許志吉

歙縣許志吉故相文穆國之孫歷大理寺 寺副時籍富人吳養春

家奉旨召買黃山遣工部主事召下問煩苛激變志吉自請往駐御臺

有司伏謁通判姜三極名叱之羅織巨室不避戚黨徹人切齒已事敗

即訊歙令葉高標繼之前為伏謁者志吉因服跪高標故下堂揖志吉

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朴人以為快竟論死初志吉被黃山之

命其夕文穆墓坊自倒

登極天鳴

思宗皇帝登極日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吳忠節麟徵云

成辰首科

崇禎戊辰之首科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翰林院簡討汪偉戶科都給

事中吳甘米河南道監察御史王章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俱甲申殉

難又兵部右侍郎劉之翰少詹事徐沂通政司使李夢辰翰林院編修

胡守恆行人楊于楷山東按察僉事保定推官李獻明遵化知縣徐澤

俱先後死事

東宮不利

帝王登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紂宋文帝之劬並凶終我朝 孝宗之有 武帝歲至復國及 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其天子不利

問難

上初即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之不復瑣瑣

治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德動偶語閣戶數日 皇兄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創祠稱頌贊導縣家宰長垣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沐給諫許譽卿摘家宰陰附忠賢罷其預議改命司寇喬允升時集成於閣部而

至

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蘇人無一玷者

微盜

壬申先是秦盜跳豫晉閭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肩文論時事其人關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奈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所謂異迄今思之果驗

偽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按臺私行在北關店杜龍家典史倪時俊逆之公館時開州同知喻傳顯署縣事求示勅印頗張皇失措因收訊則滑縣齊文舉也年二十一策蹇專習過者後奏上寘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文史廷實應貢庚子試南京五經題並作以違式取旨 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披特置第一免

會試授戶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字民以恩而待獨過嚴臨調漳州衛卒

崇禎甲戌會試龍溪顧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閣特奏上許其廷對第進士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卿舉在天啟甲子亦全經 推官山陰祁彪佳其之言於主司獲薦巡按御史

為特奏一時傳異後人效之崇禎丙子萬年揭重熙魁順天江西張燮 羅大猷己卯山東萊陽宋瑒癸未進士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

驥 丁丑南昌程元極五經乙榜求微顧茂猷例特拔不許庚辰宗貢朱統欽以五經義求破格亦不許

館選

甲戌龍庶吉士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七人乙科四人貢三人嘉善錢憲庵相國日自外吏入館止論足賦不問文

至

學月課庸拙謠字雜出矣

南場調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猷勅為程溫相國體仁 庇其鄉人若官左庶子丁進摘南場黃美中論本會闕模刀青山綠樹為關節輔臣委部科核所出尚書李康先苦搜覆上忤旨去荀子促詩問嫌子奢莫之嫌也嫫母刀父是之喜也入荀卿與春申君書復賦問妹子舍莫知媒分嫫母求之入甚喜之兮青山綠樹見宋元晦心學詩

宸翰

戊寅六月御書極帖賜揚州鹽曹太監楊顯名陌上免樽傾北斗樓前舞樂動南薰私第臺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旌旗公署每對用壘六顆遣官馳賜

己卯九月皇德輔揚嗣昌於文華殿賜坐 上手觴者三袖出詩賜之

鹽梅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達年召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啟新

淮南陳啟新故書佐嘗一舉武科頗諳繪事存燕善人端曹化淳等丙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省以後唯阿觀望准撫朱大典傍其門海內一人癸未宅憂或追論其陰事下法司啟新走免不知所終啟新嘗奉使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華示禁某地內云如此室礙難通矣啟新讀室礙為審礙及入京上言近京陵脈審戶穴傷引李所示為據李疏辨時大笑之

御膳

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東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寓直如元輔罷次輔當代必自有元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割室中畫蓋牖不北畫亦東燭故事午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入報報畢始發章奏

堂饌折價

輔臣會饌出光祿寺自宜與周相國延儒移庖始折價烏程移庖非甚雖細節以上偵之也

科抄

紅本下科發抄萬麻中疏多留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集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岡 告 次輔日直崇禎時泄之親故而上 嘗改擬則曰某

洪

某為之或 上自改也烏程志其狀語何曰貴役不宜引入禁地何諱之烏程曰貴役傳遞多矣自是少哉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湛持相國震孟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諳典故烏程輒改所票不以示也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謙抑如此初召對問陝督擬承噲何如嘉善錢相國曰承噲臣同年也在事勞苦此其所長若疑定或非其才 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因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姻福建石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宰 謝曰果用申青門老先生當稱治生蓋蘇松常鎮為下江長洲謝不敏既推中河南左轄未赴意觀齊撫太宰糾之中逮戍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資深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囑香山景旨用人何論南北 上責改擬會太宰引疾免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

告

先生高尚奈許霞城相結意蓋脅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鹿條耶因糾譽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宰察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參僅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擬存級 上不許烏程擬前籍晚坐會閣長洲斂然曰前籍未嘗不好其所崇某項錢程疏烏程勸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喝烏程異朝揭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前籍科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懲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為此蔑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 上怒並罷香山長洲

袁崇煥

袁崇煥備兵監遠值極相孫承宗於倫關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額捐三千金助彈文孫笑曰若然幸為磨重第不肯去後經略必喻使君 安性 而足下代其巡撫喻亦不久入足下經略矣未知迴

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詔復俱如孫所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於漢武
場較閱忽自起舞防牌中鐵

己巳四月崇煥還把總吳某子總陳某使連州以故遼人方君達來報
二十四日陰謀款索通賞且伴輸彼情約殺烏帥毛文龍許之又告饑
遂令都司蔣文舉開糶於高臺堡名賑熟夷也邊儲始竭尋用都司吳
先計擒單璫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沒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使女四人
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箇槍二馬 俱解京

鄭鄭

庶常武進鄭鄭大學士吳崇達之甥時天啟中建言蔑視其舅吳罷相
抵舍是日鄭傲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甚揭其短於烏程未發也文
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有故事萬曆己丑庶常蔣恬庵

奎

孟育終養及起家猶同後輩課館且欲外轉周礪齋汝礪謂以齒夙得
留今鄭庶常不得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言與蔣恬庵不同亡何嘉善
錢相國士升及唐總憲世濟各懇烏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曰
老先生不用鄭庶常彼善作文者烏程意沮會許譽卿事敗文起忿曰
一霞城敗行有繼霞城起者烏程聞之草揭示嘉善同僉名時紹川張
至發其直不之及嘉善曰既不能薦而又賣之人其謂我何烏程獨上
立下鄭獄論殊死烏程初無意陷鄭鄭勢由吳氏而大起歟之也

萬俟官牆

灘縣張四知相國里門題萬俟官牆時人嗤之

稅監

文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自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己文遂即呂大器
奏臣前止稅監今蒙採納閣臣見之謂選即賈譽長洲曰此好事何難

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赴南海陳子壯以 家居遠入京烏程異之烏
程雖陰狡練習朝典人不能給而 上苛嚴細故票擬改至再四不允
同列遲疑烏程徐曰或疏末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雖失填小日上
終不自明必聞臣察之

周廷儒

宜興入相時才輒午睡足徐起閱章奏應手票旨時閣臣善於啟事稱
武進宜興何如竟

吏部擬各官罰俸幾月兵工部擬各官文賞幾十幾兩俱閣臣填數烏
程獨不填聽 上裁定不市恩怨 上益任之

宜興先論罷以嘗言朝廷為義皇上人因力辯引去及再相或言 聖

奎

性嚴嚴宜興笑曰 上易與也何過慮為蓋宜興潛通官府得其開拔
故有義皇上人之說晚益贊貨文武大臣賜謚擬旨還與他謚嘗誇曰
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六曹章奏

六曹章奏係科臣職掌恭嚴近虛文塞責於大字多署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修天啟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
會稽錢象坤篆額令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頗
稱許魏氏

內臣帶

內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花金以至素銀
衣自斗牛飛魚以至各色異獸

問

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星好官昏夜者美

關袖中商

泄首罷相

已縣王相國應龍被論命未下道據閣指違疏辨上詰其緣於是中

書舍人劉天錫等以泄首伏罪相國坐免

宋萬年

萊州守宋萬年力拒叛兵不遵餘策以登撫謝璉主招降曹之出城遇

害是日婦生子人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佑聖觀開勅

庚辰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康李懋芳憂去願繼祖代鎮論其修年

坐速懇芳在道緩騎先候於杭州議開勅於藩司右轄黃鳴俊曰某臣

至

河南駕帖開自臬司重在前名也二司互執竟開讀佑聖觀

通周謀

是月仙居知縣通周謀以通賂長安事露被逮夜宿杭州菩提寺仰藥

死寒士切一第寄百里之命欲速化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壁婦孺長

隔亦足戒矣

生日移質

恩廟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適嫡母孝和貞皇后忌日也崇

禎元年萬壽節克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

戌十二月甲子立春故某命之辰作辛亥節氣

金史太宗歲本月七日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達以經術第不諳吏事舉擬開用古字往往失裁宜興時

規之終不解也臨稟於持數四塗易兼才之難如此當命改稟稟例

繳進誤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

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嗣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

山離合文出字也自為序又作隱語詩曰自笑此來懷口口從前一誤

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兩月灣又刻畫堂集畫堂者小兒

所吹不按腔調人刻杜吟杜之為言薄也

貢士騎射

己卯始命巡按御史同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驛司新例

轉運積輕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宴客則驛司辦具沿為故

事壬申轉運使楊湛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勅至日藩臬不往方伯

猶徂舊不下堂楊勉隨郡守之右關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

司己卯鄉試錄序列都轉運使右叅政張繼孟及太監崔璘至繼孟仍

矣

訕膝二司則否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修官及東宮講官或資俸在

其前後皆用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上數奏也最後推東宮講官又

不之及項煜楊廷麟俱相讓輔臣以道周所陳臣不如鄭鄮為解曰君

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廷麟折之曰孔子聖人也自謂辭命不

如宰予管仲賢人也自謂不如開方天下後世未聞孔子以此貶聖管

仲以此損賢云

丁丑華亭陳子龍出石中允黃先生門布素進謁先生曰僕本寒祚布

素宜也若世間常服羅綺改而布素又失常矣正不必也先生坐事放

歸子龍迎高郵舟中袖出五十金先生擲之曰吾窮官奈何驟污我包

長明記

黃先生送吳駸公祭酒之南京以本鄉添監生託之不言其名吳抵任聞石齋廷杖下獄因閱籍則監生徐仲吉果閩人也召問遣之北行遺二十金為囊餼仲吉竟自疏救併下獄拷供七人主使楊廷麟王維等幸不及吳祭酒

張春

庚子三月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出關陷寧遠中誤聞砲聲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亡何春從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吳氏年二十一自經官舍春槐其妻多矣蓋洪承疇之前茅也按宋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降契丹授戶部使繼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後遣使臣書張春風斯下矣

詞林之壞

五元

嘉善錢相國憲庵曰自宋坊局與政府相通間遺坊局等咨訪時務人才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輒趨臺省乘利窺問反攻中堂而與政府隔矣上者傲逐詩酒略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見士大夫朝房非上書求溫旨則代人懇敘多遺陳之事並無陳大議效奇策雖開平津之問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

詔勅體貴簡重冠冕天啟間悉敘門閥高職轉輪命廢矣倪鴻寶好吟麗競於雕蟲上覺斯專倣大語浮靡不切許石門輩儲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嘗讀之感額令刪改致忤大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矜慎不其甚乎

館陶全城

壬午北兵深入館陶令晉調元其姻孝廉某自關中來道被掠儀觀甚偉厲聲曰吾非庸庸者不令我見主帥乎如吾見也者會當立致相報

及見主帥曰我關西男子不與俗伍姻家館陶令以舌下之馬騾金帛隨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與昇至城下約停車客入說之入即助守曲盡方略蓋孝廉備懷足以昭敵也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顛首揆餘旁晚而已萬曆之季疏多留中福清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揆嘗問坐終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體乎天啟間事繁福清及蒲州韓爌間送次輔票一二宜興始分票計疏若干折以為常晨入夕出拮据不遑閱例不宿火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燃蠟更餘堂吏猶循故事高呼申時也錢塞庵詩深宮衡石程章奏綸閣推敲費論思子夜漏深纔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嘉宗實錄

纂修實錄各分層翰坊局彙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制定彙而上之

卒

嘉宗御歷七年論實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問閣閣臣亦不以為意嘉善錢相國嘗總裁二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相往復也至崇禎十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几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為口日講從御案旁數陳即自撰講章或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閣定中書舍人錄置御前往時講官第闡本義末規數言不繁引也崇禎時好衍時事輒千百言如豫章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講尚書

布昭聖武泛引國朝三大營

志烏程屢刪之不受忤去

錢塞庵曰講官致規不過循末今果贖連章烏程坐是與詞林不協予

所見講官文湛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真具選也姚孟嘗次之姜哉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粗許石門語尤

堂婆

太監張彝憲監戶工二部並座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任學巡按河南未擊賊自致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按楚起巡撫張觀之既改階即守節推通判始愧悔後遽廷自免

盧象升

己卯盧象升總督敗沒鎮增懼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實聞下校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枉盧總督雖死不憾

德府害金

己卯正月濟南破德王由極陷於得牡丹下害金壬午十二月兗州破魯王以死之得石榴下害金二即最薄刻秦焚襄福周蜀之富乎

周士樸

左

寇陷歸德執周尚書士樸責數之答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曰亦知舍人之估勢肆虐乎辭以不聞曰爾瘞金十三害何來不能答被磔

謝秉謙

華亭謝秉謙本起厠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婁岳戍寅還十二月北上會被論至齊河見連過濟南陷於朔騎同官校遇害蓋舍人施普所供也惡家楊尚能擊登聞鼓訴其逃匿下撫按輯之不得按濟南之變頗多連史提學副使錢塘翁鴻業易隸服而逃被執以表服繼緝謂職官也力諱之數日有蒼頭見其家中運木戒蒼頭勿言後不知所往其家伴發戍內戍歸家死於合推官平湖陸某亦逃弟某微知之往問揚州善慶庵僧德宗德宗越十二年當還迄無耗則委骸風露也

和杖

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和杖

遂遣金帛餌我遺脅從報級

左良玉

壬午十二月張獻忠再陷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走漢口居民竄盡貼王憲副揚基書求駐武昌會城就餉扼要士民疑懼王信之越江迎勞許也金沙洲侯派撥近之竟先期渡江軍城外肆劫王歸其孥至陽邏口被掠訴良玉大索得之一時駭亂人不自保賀相國逢聖訪良玉問此來奉旨乎曰否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謹顯陵而省會次之曰即上聞關卻我曰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曰駐省會幾何曰曰養銳待戰及正旦相國往叩不納排闥一見而去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勤王自九江安慶而下恣掠流言叛兵留京籍籍南樞熊明遇亦不辨第令都督孫必進以三千人往

左

至蕪湖知非寇也江寧令楊文驄以熊氏耳家求西征許題補職方郎文總即部街視師欲蕪湖令夏應虞誣膝不受縱兵劫掠時留京成嚴請明節聚寶門啟二十刻邊閉游人爭入蹂死四人蔣子文廟降神言此地亡恙果獲安

女慘

左良玉自武昌東應池州道剽土人奔避斤肉直銀二銀隻應二十錢墟市空竭所掠婦女二二三萬左偶聞之欲搜集部卒懼頃刻推婦女江中屍浮及於揚州良玉日踐虐人心憂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能約束其眾蓋有三懼懼流寇難滅懼部卒二心懼嚴旨不測

蘆溝城

崇禎戊寅二月城蘆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西應其兆甲申正月賊陷路安藩世子年十六逃外氏被執偽將同飯風吹

其衣見物所佩大金錢為大順永昌也

內臣兆蝗

予生不識蟠己卯六月三日太監崔觀數兩浙錢糧鹽法抵杭州蝗始見仰空點點人皆異之明年滿夏接吟盤時能浮河港

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上召箕仙立帝降書曰大數九氣運遷漢水河邊渭水河邊授秦入楚關幽燕寇過數番軍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長安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壁八燕地烈火焚燬秦川流寇不久即死紅眉又將發煙牛頭下走是荒年猛虎咬兔父母妻子相拋悶家家命運在天天上又問箕答云等閒不管開事從朝將相面前獨我寫得明白聖上只得耐煩

悼靈王

空

皇五子慈煩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上痛甚自禳於奉先殿已追封悼王謚曰靈

逆榜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祗服南都公宴列銀爵或欲徹之總憲張藐山先生曰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尚書高鉅齋深服其言

館課

甲申三月望寇且至是日庶常謂必罷課姑往候命首輔魏藻德以制不可廢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元旦受朝

甲申元旦受朝羣臣成禮而退上南向一拱前此未有也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藐山先生聞之歎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往鍾山佳氣鬱葱勃華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減色

先帝改謚

先是張藐山總憲同予私擬先帝尊謚予擬烈宗總憲喜之即擬烈宗敬皇帝以語高相國輩會曰烈宗斷不可易相國曰克典欽明文思獨思字未謚以謚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顧錫疇奏擬乾

空

東林雜俎 全集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不預內臣

卷數

監國儀注

史相國督師

亂階

鄭元勳

阮大鍼

馮可宗

陳克言

黃澍

劉聰憲宗周

朱統緒

周鍾

谷國珍

李沾

名叱冢宰

劉澤清娶同姓

中書一品林超

武英殿

女伎

修史



定策本末

御容儀注

勸進

紀元

項煜

常應俊

勅臣政危

郭維經

王肇基

從龍內臣

慈鑒

北使事宜

周鍾

吳議

王鐸

款案

張捷

趙體元

劉孔和戲言取禍

尚書史可法

避諱

御寶



選官

徐洪基

民謠

東宮

印報

皇陵鬼撲

戶圖

蜚書

楊文聰

路振飛

方國安

江寧謠

群忠備遺

大內石刻

王世忠

倪氏奪封

童氏

高傑

袁定

朝班遺詩

唐世濟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省象美

追薦疏

偽弘光帝

白門語錄

二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

署丞膠州高弘商因賊中脫歸秋末省其兄

相國備述前厄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 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國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滿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蹙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用人之要 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 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

鹽官談遷端本著



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 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為外用 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云 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 上手拆閱訖念皇遠選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 按侍班閣部等大僚例不坐而鴻臚所說本於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駕回宮各官乃散復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作非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士 東宮日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皆首章未竟 東宮沉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字字可玩因視兩講而笑以並於思也講官亦笑賜茶退

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或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木報

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 夜攻阜成門平則門并廣寧門彰義門西便門滿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 旨城堵尚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

丙午已刻賊入阜成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西華門或傳 聖駕昨出城夜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臣戎服可于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正陽門開遂沿前門弘高親見至則被矢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 已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則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偽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 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

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復應寫合僮婢長班錄訖皆馳對廳鈿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擊以與紅己酉 先帝后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柳棺殯之 先帝不幸時首露咽喉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 先后長椅昇出 先后衣并甚肅身微傷其裳縷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黝漆改殯焉 先帝冲冠龍袍玉帶添金靴 先后袍帶亦如之 定王騎驢來臨不敢哭而去次 東宮亦驢至青衣裹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

至李友處友據丘字衙衙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凶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而入出即去之

突且薄莫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見朝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招黃面關職名朝見蘭友如其言餘微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招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西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必押出各臣赴寓舖偽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王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即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經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誦誦誦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假合選即圍於錄上赴部聽銓注否且回各營奔仆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味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托生授注官面西向

三

宋企郊亦托生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勦滅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賊內臣加炮烙尤憎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贖完日釋之李友張葛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火再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人銀盃二又微之不應曰監死我

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求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感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始被拘伴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頗狂奈倒

隻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倡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啟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

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宇名其寵任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甚喜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東宮乘驃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泪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殺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初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偏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殺我君父奪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奸人挑掇幾喪

四

大事 先皇帝自盡非我偏也 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驃出

吳襄曰見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 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

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

之裏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 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 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 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

在三桂哭曰唯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裏首自成令 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亦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束入吳營下馬莊

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

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奉請入關 先皇帝疑馬以臣家口入京俾臣守關如成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為上策自成曰然

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耳我兵三十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願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即發物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關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朔刻三桂宴自成上坐 東宮左之三桂石以 東宮在竟坐地

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茄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即起抱

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

賊洶懼大潰追殺亡卒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上孫李肖字口述肖

三千人號還騎十七庵人一家丁二云經其十三年未有如此之賊者

人馬擁塞自相踏藉獨逃生言之極為恐怖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

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

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偽銜封署並滌

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廷鼎同鴻臚寺官八

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偏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

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

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某說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 太廟主早燬從此張氏居運入大內為焚其

丁亥卯刻賊出阜成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 李友家

有 部主事 自經吳橋之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

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焚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

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失其首張尚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

不失

李肖字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字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字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

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胡辰張總憲蕺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

維經米壽圖至高日農經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經齋值徐魏公弘基於

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經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

等俱集議監國首 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

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

衛輝恐北耗未確遂巡將總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馬服手

某匡出京夕砲聲遠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

道兵備命事桐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遶上經齋書乞遣部曹往

淮陽遙遣參贊還留若日在京師得奉之八三元平不致先往不復

艱貞先答勿恤其享於食有福筮留都得盡之上九不事王侯高苟其

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携印往 俾呂

侍郎署部揖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連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

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遠寓總憲署中復目之諸公曰

素服會清議堂謀討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介南備悉凶問諸公皇

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 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尚書舉

筆云 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

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闔 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

陽馬士英書來奉 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

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掣史右手掣高亦跪泣答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鳴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于酒色礙于眾疑不敢堅執實為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日事垂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福王舟近即列諸公名啟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雖陽與史尚書同偶值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等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還聞王

七

謁陵出朝陽門外萬眾伏候見王乘輦角巾半汗舊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為懷愍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真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諒之者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筵於食有福隱寓福藩平陵往復於時驗矣所古留都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內臣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先帝嘗密勅此兩人相泣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光史乘乎又勅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甲寅以武英殿所奉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二祖御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二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繡

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歷數

前聞記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歷數曰遇順則止高皇帝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偽大順而清曰順治不其應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枝整武英殿榜得一萬歷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墜地起而懸之仍鐫有聲初欲移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召侍郎委某作迫期登幅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八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設寶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鼓錦衣衛設儀仗尚寶司設寶案於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進至內殿候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王具冕服導駕官導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四拜禮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王繇中門出升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前引禮引班首官至王位前通贊唱跪指笏班首跪指笏承傳唱眾官皆跪百官跪捧寶官開蓋取寶跪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上言殿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尚寶卿受寶入蓋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行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

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駕與百官以次而退
儀注出主事吾盛吳本泰手吳年老拘會典不達時變如奉天殿嘉靖
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
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國與即真不同況無而為有乎
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 恭仁康定景皇帝監
國以邸王監國御奉天門在天順初 英宗復辟群臣始推御座居
前事歷歷如此儀曹失攷象宰張鏡山先生曰吾欲薦子為禮部司務
以襄一時之闕予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弘光紀年 上拜天探尋得弘光張鏡山先生曰光字上於
文為火清朝順治日清日治俱從水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言

史相國督師

九

鳳督馬士英挾迎鑾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入閣
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竟據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
請出鎮鎮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東士英有福藩不
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政憤終不相忘掣肘陰冀以勞動難
以遂移構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併臨史氏也

姜詹事善酒好卜夜胸臆洞達少諱忌告廟日諸公集內府詹事儀
出太監韓贊周爭趣之八成禮又明日最後至及 上監國張家宰疏
校卜 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廣
王鐸等姜雖並相 上意不懌尋引去蓋中官譏先生侍 先帝講筵
粗疎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
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 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
又周府保盛王 嘗陷賊脫歸相國才之欲推立焉大相國境人也

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詹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怪之蘇人攻
其從逆煜揭辨終誅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龍家或曰賊臣也
信馮氏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磨殺者手溺死之江橋一曰
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遁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輒馳徽聲罪姑蘇則首
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常熱則首時敏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
然家廉吉士寓金陵刃拒之得免噫衣冠汚逆三尺具在何煩色座之
紛拏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
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常應俊

十

福州從駕千戶常應俊本革上目不知書雄陽陷從 世子出亡有保
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放歸封裏衛伯祿
千石見高相國跪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
斌哈銘為此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偏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起宗勸守臣和解時共坐城
樓忤眾立刃死傑兵縱掠廣陵大費福祿庵僧德宗為時推重難民避
入雄髮坐尺地須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厲江西陳
給事 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銜與婦女人各四五十金積貲甚
夥

勳臣跋扈

誠意伯劉孔照環巧機辨見事風生 先帝召對泣陳文臣操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照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鍼又給事李沾鄰巷通好先是鎮遠候顧肇跡操江為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却錢謝日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鏡山因薄之南渡初張改家宰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鍼廢久觀環召計沮喉孔昭拉勳臣廷攻家宰先二日欽勳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欺專石文臣靈壁侯湯國祥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家宰四疏乞休 上雖知爾在首臣無能留也文臣時輕孔昭時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寧侯朱國弼及忻城並觀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鍼

阮大鍼

劉伯溫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上

桐城阮大鍼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史料都給事因投逆噤卷太常寺少卿坐黨廢避福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內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燬之大鍼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就語自示於諸紳中日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劉伯溫飲後常執錢侍即謙益附焉錢龍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鍼請見遺玉帶曰為若覓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情不為恥

郭維經

御史 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秉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驟難其代非淹之也郭意未暇中李給事沾之誘即劾家宰私且兼官月天啟末樊習章上又自悔免同官以謝家宰遂不辨未幾勳臣計家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最令署伯南渡遂領校為雄職素善結納園亭聲伎見稱於時乘間進其妹麗權寵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旨命閣臣具勅高相國基歸語予曰方爭阮員海今又爭內臣專制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馬韓象雲賢內侍也俾諭沮之以內臣日相制易耳耳相國深然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寓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曰若然吾當辭往尋奏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陳克言

故浙江布政司 參政貴陽陽師孔萬歷辛丑進士寧山陽庚戌降教授順天遼翰林侍詔侍 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馳馬士英甥壻也進

上

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陰陳克言錄乙榜亦嘗侍詔侍 恭王卷雲南右參政尚存疏乞恩例不許

從龍內臣

從龍諸閣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快志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廷勅馬士英責數其罪 上色動云黃澍言言有理顧高相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士英聽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璫勢始熾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 上始而憚中而疎末且厭之嘗盛暑擊毬三人交夏不休贊周疑立不動私居飲泣踰月或進玉燭臺至盡心好之瑄昇日至立報傳入而喜厭不恒始雖厚舊漸斥去索原直即市僧亦苦之蓋賈人去責專市僧也內臣韓玉粉皆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畫再接浹月以來時免朝八月選民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 慈鑒恩賜內臣金幣

獨淫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延臣無及者優人適意輒賜三四
十金九月間經筵宴廷臣不資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
臨御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
家恩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
堂指贊周也承芳跪謝得免上晨飲訖內臣又遞觴輒舉之不卻酣
淫弛縱十月未幾蹈漢成之諱旋幸母恙明年都市榜上供奉樂貽笑
四方英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勉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
初惟輔臣是任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連亡而黃河激
貴陽之禍竟以覆國

黃河

欽人黃河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於族走杭州通指
邸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渠轉粟河

三

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內
召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委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御史按
楚未及瓜遽入朝意觀開府借馬士英為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驟馬
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示人良玉手書挾重鎮劫之具廷攻也一言
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跪死謝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豪高相
國問予彼卓鄭也哉予曰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為人寬質庫小才貪
詐不足信也謝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謝派英尋免其官長禍
匿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領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稱兵犯關
蕩覆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擢髮難數而誰生偏階至今為梗宸衷

慈輿

恪恭仁壽皇太后鄭氏福恭王之元妃也於上為嫡母避寇閭關
河北上遣內使密迎之將至命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郊迎值於

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敕衣窄袖微見履內有尼旁侍蓋避難時奇侶
也命賜飯時御膳三有司供億饒數百簪夕宿儀真明日風利抵龍江
關設行帳京兆徵兩縣嫗嫗扶筆雖羣集亮用關人入大明中門上
迎於午門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
萬餘人自乘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真候騎繞百餘自一室舫
不數人

遣迎第一箋曰御名欽承大統馳念慈幃驚塵鼎沸賜刻刻以九迴瑞
露天開情遙遙而千里恭惟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閭教協數佐先
帝以咏關雎啟眇躬而美穆木服圖史之至誠屬國家之多艱鵲髮添
憂閱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輶傷烽燧之震隣近倫序之見推既宗社
之克紹寶璽榮廢爰致弘庥初羈勒之未寧有疎省問今尊養之有地
庶慰瞻依時遠近臣往迎遠境俛伸遐邇之望上憑泰稷之馨伏祈懋
展權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考隆恩均履載之規月啟先近雲容
副觀

西

遣迎第二箋曰御名孺慕依依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冉再實切慈於久
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忍之一日恭惟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
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心罔極雖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
休嘉時集於漢宮維川雖塗警蹕尚煩於天路伏祈敦時安養福壽就
涼本朝之宮慈盛宋家之殿保慶增觀鴻施之福茹圖燕喜之懽以
上俱手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侍衛司正千戶都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
河南城破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水上未得
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渡河北寄碁駕溝等處及於孟津起三
日至浦子那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達世子隨至懷慶甲申

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書堂黃金家尋乘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南門橋值賊傷存義旦至野水鎮已刻渡河至邢家苑灘十九日命存義北渡覓寓值賊二十四日入河南大盜李際遇方驛擾太妃潛於民舍又北渡入懷慶匿黃金家懼泄五月三日與伏李希補書堂孫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隱諭已即位也常應後遺舍人關守平見聖母於黃金家又恐泄還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月六日出城值賊又不果十四日乘衆出城宿孔村梁秀才莊十八日夜渡沁水乏舟倚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嘉等縣越三日書堂康永盛山東報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護行赴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進淮揚

五

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出至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召守陵兵自衛黔兵亦半迷所遇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備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逮近民聞風外匿安吉知州黃翌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擅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致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權於是翼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衙舍以停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閣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躬詣陪侍太后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偽

該遣日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上聞之夜出奔昧爽馬士英云太后来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跑侍御奇謨

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聖駕及見於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徵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偽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然無自至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免之智不得不藉母后會制道路傳牌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後聞馬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

劉總憲宗周

上會稽縣少卿汝恭貞士英不克皇母后太后太后士英無以應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先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賈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遷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並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懲實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辯不預貴場匿其奏先

十六

生前削籍故疏稱革莽臣入京不携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學增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閣臣事宜

一宣北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兩賞金兩蟒段花段宮絹匹

一給總兵吳三桂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兩

一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座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兩

以上各稿貴諸一官貴隨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先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臨北文武諸臣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搞三十金蝶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搞二十金蝶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搞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搞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驛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各搞三金
一驛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以上官兵驛夫共搞銀三十六百四十
金蝶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兵三萬
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緋段千匹又雜賞三萬金吏卒通費三萬金
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萊陽左懋
第同往初議泛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書接至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

七

懋第色不動入京而還中道留懋第館鴻臚寺懋第書壁室為明
鬼不為清臣兄懋泰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僕被縛不動及遇害北
人無不為流涕洪範憂蕭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逐寇之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給券券都人何
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駟方倡義導之出壘入燕三桂不啟封
連於揖政王明日揖政王召見南城責中朝不通好答曰南朝止聞吳
將軍起兵臣復未知貴國之緣故不及命揖政王色解論以速遣使采
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 夾坐席地各舉佩刀割牛
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詔券擲不一視遂携歸藏內閣木以聞

朱統鎮

貴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立异而新建
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鎮上章力抵新建至以新臺汚之

又株引史閣部張家宰呂侍郎等甚眾阮大鐵語人曰疏出小兒手其
不諱如此統鎮大言須還我都憲一席竟權 科給事中

周鍾

金壇周仲馭僑白下嘗忽阮大鐵甚銜之大鐵勢日起仲馭知且修怨
拉某踵其門請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構下法司仲馭嘗師張明汝而相
失明汝揭其短賄登科第官工部主事經察處疏攻太監張義憲云云
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進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幅如今日也懼
逮走句容捕之亟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園涕泣挽柵
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捷之二十人以為快已同光給事時亨
棄市

六

異議

相城雷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生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去寓白
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勤王略曰安危爭於呼吸社稷急在燃眉
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後家先國寧忘板蕩忠
臣之托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
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襦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筑斬蛟貪詐並使震
大義翼我 皇明轉危為安匪异人任建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

潞王座師姜應事曰廣北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逃淮安東馬士英
亦立 潞王也遺幕客某覘金陵及 福王即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
陳學士明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洲原蘭客當相
示後劉力攻諸臣异志背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中汗
竭解衣連沃 豆湯三四畝問所立膠東曰 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

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惟初生定遠令僕市烏帽謂我雖窮猶當
經叔吳候 駕龍江關諸臣指舟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
日同來撫劉誠意趙忻城張家宰提阮司馬大誠聯疏許忌議者膠
東解相印欲卜居安山謙益恐忤貴陽卻之且不祖送
雷演祥中時忘被逮下獄同編錄死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政勅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
於外宅求示勅稿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詩工翰墨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勸其輟咏笑曰
此即一詩目也張家宰再推詞林枝卜首善廢事次及鐸以 上舊也
連時對家宰曰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

九

家宰然之鐸將入朝家宰書規以勸東子弟家人母輒通賓客鐸過家
宰曰吾毋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始直閣通膠東新建貴陽
並引疾鐸乘擬順中紫如奪烏程仁 贈謚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
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外諱貴陽侮之法司奏大辟輟除其罪當作
奏謀書 皇下再被詰膠東資行焉以漸退職問其故曰人臣道不行
則去母候人鐸文也始 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俗言諸端亦求書
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任仕清歷禮
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贈尚書謚文正鐸手問杜子美集
嘗見其 冬溪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鎮靜早霞隨類影又一隨
字也九日藍田崔氏莊差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以帽犯冠
改作雪端午日賜衣謂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
句辭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吾乃牙音杜誤押此韻英遣興五首其一陶

潛避俗翁未必能遠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稿達生豈是足數蓋
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敬子不仕宋耳非挂懷真愚也

李沾

李廷是言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餘即金壇王重外之也頗
不憚監國初經曾止蕭士璋視嘉慶書史四人不論掌故張鏡山家宰
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即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倚居杭州沾謂重
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家宰曰僕起家三十年費多十二金間或倍
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練而地近亡倫王即若其人廉否僕自
有提衡雖吳朱之在不能潤也沾無所發怒因許李侍郎人器家宰推
沾操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
館居亡何快快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嘗喧囂也徐家宰廣求代推
通政有旨另擬蓋附費陽誠意及諸臣內侍其與援人借名善類采史

示

相國致膠東書乞食院云不敢失身他途也拜命都御史尋起左都御
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戴崎極宮孤昭代所獨

欽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麟奏為稽誣 先帝者憐之極歎聞聖明者
奸之威事關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驗明以存實錄事臣於
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康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
似耳鼎為馬昭倫之邪嚆將以顯倒成案獻媚 廷以為後日賣國之
地不獨欲為新甲執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社稷封疆臣何敢默然處此臣
請與 皇上先言欽事敕始我國家自有奴忠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大
啟二年穢福愆於王化貞之說俾違督臣熊廷弼節制而和與豫得功
為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大則表崇煥還喇嘛僧弔
老酋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迨 先帝初立意在滅奴召崇煥授

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伺

先帝不之許遂嗾關入脅款仍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慰勞夜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殿其後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疎甲士稍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費家遠西益相狎習邊將益約節士卒腹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至楊嗣昌為樞密廉得狀時北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款市間先帝命偵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臺與北通而急洪承疇挽其事因此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古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

主

憶督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先帝遂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偏詢諸輔獨陞對曰彼若果許款亦可恃議遂安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督者一點生與馬紹倫偕往義州議款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先帝知為所紿大恨而款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迷後舉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掃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擇使者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推牛釀酒張筵十六席燕北使北之酋長連網紀一美少年一麗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侍老慈命及慈至義州首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為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倫等抱頭匍匐歸恐後尚未見慈面令反飾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囁語即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

擬新甲罪亦非決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弗滿長安臺者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先帝概不達下忽於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金多黨巨萬從海道還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上使聖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御史臺陳昌慶廷劄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於都城聖廟天諸明神而讞之新甲口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異於是引失陷城塞律秋斬上時舊輔臣周廷儒為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不薄城不斬也先帝曰他邊疆即弗論憐等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廷儒語塞先帝尚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校臣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

主

失誤軍機者並斬律朝上于即奉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昭禍慘毒朕玩支解該國負恩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即會官處決欽此煌煌天語其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誅舊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疑新甲所為是人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為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意一至此也况先帝為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無不親裁輪扉大臣端端過慮宜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鉅謀者耳鼎視我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先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欺壓嚴疆饒有英略詢如此自宜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右石吾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偏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是之多也且恭皇帝之變皇上身嘗之痛也先帝言中所謂貽

禍慘毒專指親藩並 先帝痛恨之而 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而敢於黨 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
所謂欺罔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
政修德自強之實著而專以款敵為事益敵之伴款其愚我也收我邊
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繒講獻
納講割地講南北各分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為國也故前事者
後事之鑒也人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 先帝以昏庸無道敵
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孽為天下笑則使 先帝
抱不白之誣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極者搖鼓唇
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子讓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為之雪其
罪果錄其子孫孤 烈皇帝教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
所深慮也爰於文亡憲隆之日崖略一案始末附於實錄以告 皇上

主

若耳鼎構黨殺臣挽維銷骨臣不憾矣按 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
遣馬紹喻饒出金牌書奉旨講和 上聞而惡之楊士聰玉堂舊馬紹
諭四川人萬應壬子貢士云使至瀋陽宮闈鉅麗如京師迎稱天使延
設甚盛重臣之上般核俱金器甲申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揚之瓜州紹
諭並仕武康通數學萬應末云國喪集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矣
朱良才萬應壬子順天貢士前番投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
往瀋陽

名叱家宰

旨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家宰石麒麟貴陽有旨叱其名尋引云

張捷

藍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亦函時陽城張範山典銓二十
二日劾去禮部顧尚書錫時瑞屏得銓有墨聲徐家宰僅浹月丹陽起

少宰長其部銓政決裂惟狗權賄明年五月變作選人擁其與索債者
數輩船之入雞鳴寺以待竟自經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微時艱苦狀得贈一品
夫人改南來張循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
并託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並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衡袖之嬖歷任不棄從
軍鳳陽冒功繫銜猶早帽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累都督同知趨
走如輿臺朔望服蟒玉見仍侍側聞章奏云某某當若何間從之用兵
部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咸柄幾等貴陽

中書一品林超

主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貴陽在戌卜其復用因
冒武秩至都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濶躐萃於一身即
爛羊不异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子孔中孔和更叔事
澤清矣澤清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乎曰服甚第吾叔不作詩
尤善澤清微笑方於文武才深忿其語俾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
斬之所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為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
主事餘姚明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寓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自稱本朝
字據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勅又硃圈其句華亭已滿庚於汚陽
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頗峻相國刑問曰不必
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賞使某雖北人傾心南國云扣議可成至見
南事紛紛歎曰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女伎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微之遠境阮大鍼楊文純馮可宗輩各
購進大內嘗演戲麟閣傳奇劇末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官例承辛
戴金鳳以自別也上體冠頌一日覽童女二人厚戴門月表骸出若
千質弱姿雅委於塵露則馬士英望風導怒大鍼輩從之而靡耳噫南
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
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輟悟覆孟歎曰使孫陳二人得此

五

一句不當有銜壁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復可得抑誰為元宗乎
大鍼自負為君子文總自負為詞匠污行于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
噲伍不足論也上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
臺廢鹿之懼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賈錄許之遽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
史竟變作
禮部署事石侍郎管紹寧續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
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至泣下乃薦宣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
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略勢
分廣採集今進賢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指大厠其間仰望鼻息不過呈
翰吮墨等於門下牛馬走監藏身甕牖同腐草木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俱儀部吳
主事本泰董其成予告之曰寶式視舊或微有大小恐中狡賊計一時
難辨吳不以為然

選官

秋九月有選官之命急聞橫擾或母子自刎徐魏公宗女姪麗韓司禮
贊周以勛臣家例禁出之皇太后自於外守備廳擇六人未暇命再
選初各官能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褻視選七十人復及蘇杭吳中椒
擾太后侍女金年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上待如
妃禮明年阮大鍼入其宗女雖姝麗竟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某自獻
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駐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止王氏留京南都聽
里甲報名其母同女肩輿赴公署待閱杭州僉報後太守張印立自立

五

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旁揖疲於奔命上
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外家而貢院罷試矣

大內石刻

重修西宮得石刻曰木猴年青龍月紅日忽沉明月缺白頭王主人樓
雄赤頭蟲子香流血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擾平明騎馬入宮門
散坐皇極京城擾白虎啣刀砍李花蓋天一木宮槎枿牛宿三宮樞宰
輔君臣不顧徒傷嗟幸得三張天大口李花未白不長久金臺忽死金
陵生東南福主中原走南明翼已午火微未申莫安連江南黃花玉蕊
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離戎邊水火自然滅亥子窺京胡騎飛丑奴空
戰三十載還復賣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
朝失東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
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邊但知十一百敬他老

人頭似雪沐梁城中造宮閣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說木猴
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六年二月 日臣少師姚廣孝撰
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崇公官太子少師 文皇帝嘗呼少
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弼經略遼陽後濠得石刻曰木子久女天下裂八朱定力堅
於鉄三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濠濠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者牛並
出地海寶被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寶死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盡明年易代公雖不
幸勝于士燮之祝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關猛骨字羅少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傳奇見
元術即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大怒

民謠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上英即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上吳擒賊須擒王鐸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俱是畜

生

紅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糢糊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王汝少娶餘姚陳氏氏既登第娶王氏王氏奪封命
同邑丁庶子進以故却喉誠意伯劉孔昭計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適
除祭酒奏辨陳氏失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宜封陳所生女字王司
馬業浩子貽弼司馬揚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弟封封總妻王氏為側
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是同母夫人居非違歸者甲申末陳氏訴於
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東宮

倪元璐丁進俱天啟壬戌進士遂應常當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
好吟詩為人所哂 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璐曰 先帝
升遐日崩進自慚漸際

夫

欲南行可掣也因偕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 東宮也陰至孟箕所
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
侍款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徒聞廣間且行而孟
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送入至南京三山門內在某某之進衣袴內臣
後掠死 上以舊講臣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
遂下法司嚴鞠孟箕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
拷冤號慘毒不忍聽觀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中外聞其
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 東宮也其兩足骨每斷必雙不可偽
示法司希旨謂騎馬都尉王昌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末胄且非延慶長
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寬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過於天矣左良
玉揭救王子明史相國言甲申冬 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偽
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盛門或欲諱

之家幹不可以聞於揖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敝履令中官解之
或云真太子也輒坐死十一月廷鞠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
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見乎湖錢果核
真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
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冤相國
疑蘇氏即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
仲元站遊留都過金壇于鑒中甫先生王立子也為太監李承芳記室
鑒過元站時 東宮初至元站私叩之曰甚真始入京駐興善寺承
芳即往謁云真偽未辨不敢跪亦不敢坐 東宮曰既來此坐無碍遂
坐問居何宮曰興龍宮前後何景一一條答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
幾枝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
欲認我須某閣來時某閣還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 東宮甚真承芳

元

又罵馬士英渠謂不論真偽第垂死之耳明日元站還訪鑒盡變其說
云偽而非真蓋怵於禍也元站還里邑侯林奎子楚來訪問以前事子
楚曰甚真 東宮自金華被徵過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
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州推官葉諸說證之則王之
明似非戾園疑跡也錄王下留都三日即遣其北行亦以其真恐動搖
人心耳嗚呼司禮太監李承芳善制生座李萬福崇禎己卯夏復學東
禮監位籍貨周下
吳駿公曰 東宮詔令聰敏出閣時選宮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讀大
學首章十次 東宮從讀訖講官項水心讀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
上圖去數句又硃書片紙諭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官人自稱本官閣
臣二人侍班日習為常侍閣田 丘志忠入數人俱髻秀上讀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欲讀祿物有本末物讀互吾語之曰吾效北音甚易

然字有不可誤者欲猶可讀如物讀互誤甚矣 殺下他日臨政豈
可仍此俗音乎丘渠然之每講畢 東宮作字或做或繼甚有法今日
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違司禮上 辨視疏其偽

童氏

上始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娶妃三時訪 母后於中州不及宮春御史
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殆三旬坐詐冒下錦衣獄聞
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 陞
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手帕臺所手加也云云此書
不知幾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
宮中一席地緣甚理愁清漏唧怨足矣何至辱法吏之手揚衾櫛之羞
哉王之明聖諭曰枕席燕昵虎指童氏聖諭曰潛夫同卧起穢我絲綸
重玷國體大事論其真偽偽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污褻此三家村訟師

子

之所不為而出自明旨彼穢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殺童氏

即報

弘光昔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揖政王購得之大不
憚蓋山東監軍 方大猷密達之遂決策南牧

高傑

清湖高傑故邵盜號翻山鷄崇禎四年為我師馬科敗之崇信縣乞降
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為費傑伺闖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
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妻妾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
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覆不令入營即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碌
碌備數而已邢氏身為孫氏治饔及孫傳廷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
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

招下之在徐州附于鳳督馬士英初報部眾三千人及閱軍治萬人知
傑變邢氏贈金珠首飾二付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
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威黃得功劉良佐顧不及也劉澤清
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判傑死雒州

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水滸傳
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憚阮大誠聞之喜獨報者十全兩人同事弄情時
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第列侯也不卿之無以安
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入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兵變亟遣諭定國明非
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已旨下直罪定國遂導北兵覆滅按南宋
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瞿
與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羣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

主

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為調解
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道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
必選閱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自
下拜求出師蕩寇傑雖跋扈感動故卒泉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如堵凡
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徘徊直入皆哀經哭泣聲聞人挺之則
杳

哀定

華亭袁定少卿熾之子子甲申五月間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冉冉天
際值 先帝蓬垢痛哭至 高皇帝廟不納入至 建文帝廟叱咤而
出因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 高廟 先帝極言高傑之惡 高皇帝

曰明春正月不祿矣各散有冊疊案問守者曰此江南被兵冊也即魂
入於鼻而寤左右俱見之因歷歷言其狀包長明說

戶園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圍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
日或斜書雙曉起驚恐不知其自閏六月罹兵燹惟白圍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 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蹕賊中未會見前星開
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
到鼎台烈烈 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蓋感王之明事而作

畫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沉醉未醒全馮馬上胡搗幕府凱歌
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馬士英阮大誠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九德

主

崇基盡毀何勞東使西沾吏部尚書張捷
或書武英殿上閣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兇去耳一兀復亂中原
一主臥西宮四鎮雄兵迎北 二兇亂南國三朝要典打東林明日跡
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進
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船以左氏母被擒行敗英唐喜甚
大言于直盛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 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 寧青田助剿錢
盜量移江寧向嘗寓金陵真田園至是政暇輒過利豐賓從如市詩贈
自恣笑未蕪潮兵擾以熊司馬明遇年誼西征自效檄稱兵部職方司

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去無湖河之南原米露積無主請司馬
道收之張司農範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馳仍治
縣益誕放範山改南京石都御史草疏劾文馳遣堂吏榜其門毋視事
明年夏貴陽八相以甥督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僅此
順風當揚帆聽其所往居間薦賄惟日不足嘗召客淮園歌舞事
俄顧鄰人錢生曰貴卿金堂山可開墾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
堂尋監軍鎮江總兵鄭彩駐鎮江前導刀旗甚都明年五月拜巡撫石
會都御史一日邊南道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上夜聞報即出
奔追曉馬士英逃南國亡

周廷儒馬士英作聯

周廷儒字玉繩先賜王後賜繩繩繫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頭
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貫士英之皮遂作人羊之聯

路振飛

唐王 聿 先發為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違同知某候之
同知望高牆氣昇省問間而 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奈何 王亦泣
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 王敕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
飛購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關求全其家蓋
承疇子 在鄭芝龍所 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 上不能諱各
疑沮遂罷仙霞嶺黃鳴俊之守

屠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念難髮之令士民詢明日日上虞副將陳梧
適至梧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陳梧妾冒其名銜入官木人問梧計
安出曰惟爾等所為薦紳咸集虞給事廷陞首助餉徐太宰石麟曰此
大事非草草某不堪任因趨屠檢討象美象美即身任象美嘗赴 遊

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助餉相傳市人烏合眾心
紛擊卒卯故監軍 閩人劉復丁以善陳洪範通北兵懼泄夜走晉
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實云去項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
四百人癸巳輯各坊奸人得自收斬修怨者乘之矣徽人汪日升以義
兵來北門象美迎聞或言其適立被殺投北麗橋下象美先時勒淘人
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來聞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疏新事長
象美死明日北兵至甌新即遁尋為里人所害
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見甌刻福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叛一萬
塊事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 遷王 常勞巡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
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

剿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
應之盛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 魯王於台州西興
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嶺朱橋其屯朱橋則國安兄子
元振也號土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左
江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人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
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為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據之且西
接五雲天竺可倭敵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
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為然元科亦國安兄子戎旗營三總
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
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亦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卻越
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安數失
利敵規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幾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

橫山夜去營一里始覺亟據橋發砲風火迴激橋上所駐藥俱發敵乘勢奔橋騰過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敵登廟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遠發砲牆傾大呼馳入我兵潰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木獨木櫻猪嘴多羅黑耳根包羅貝勒字羅渡江荆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尚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封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慨折弓矢投刃者無算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後索羅見國安京命庭發背卒于延平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誤國又扶方國安為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朔首逝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思宗烈皇帝

三

暨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臣等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餘監一心報國空懸世道既傷陵夷與國為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通以何依泰山其頽對昊天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官府宿衛愆乏甲楯之仗飛樓櫓干城寶鮮蠶孤之超距即於次日聖帝登遐祖德弗俟乎考終宴駕匪安於正寢同馬而殉難者外而輔機勳戚內而國母妃嬪粉黛六宮盡洒鵲鴉之血春花萬樹俱挫戎馬之韁是役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蟲發哀草木變色慨自衣冠復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推一劍以答君自我黔黎直開九門而捐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奄老病危羸十七載之撫綏何以似魑魅窮冬索莫既已非內重非外重太阿未始倒持况乎無色荒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偏數而數偏天或其法誤人而人悞國當其寇荊襄而不問資資彼以餽糧入

函谷以無詞直固乘之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床以及膚與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以援海無庸手也脫逃便宜之策避狄去卻尚可及及美女倘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能歸號上皇竊愧臣等疏乏治安徒抱賈生之太息才慚良史敢效董氏之策書但得位木主以觀天顏惟有贖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爵之殷勤代鼓孝鐘宣八音之過客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容威帝京失守總總恭民已他離乎西北今夏天子蒙塵紛紛騎復充物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殷人心其如睽違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劬勞前知三戶可以亡秦吳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飛渡之長江特為天整後為後我迎之以草食靈漿后来其蘇授之以髮膚身體煙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

三

遑馬何暇吊舊遊之康鹿祇堪數新牧之牛羊會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事力環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腐屍供寒鴉以吐弁是乃外蛇闕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為國謀是宜卧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真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授首跡於竊賊之可疑殃及殞身豈其報瓦之不悛某等伏願軍持一夕際除四境之腥羶梵唱幾聲銷盡萬方之鋒鏑

禾城通濟庵普薦疏 經稱九橫書教六極苟非順命悉就短函茲者強弱一概殞身老幼同焉殉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之書命似懸絲不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沉骸類無定之河鬱鬱禾城善哭效杞梁之婦豈人人運臨於磨礪胡在在殃及乎池魚真無辜者偏受其辜乃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倉螳螂之臂亦惜然燕雀之堂遂致政長呼絕胆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慈孫與孝子

惡能讀禮於始終祇憐碧血化青燐時憶清明灼黃紙由是法席開無
遮之會泉臺送不速之賓大用金鏡剖汝瞑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
附贊悲龍寂滅反於真今也釋結解縛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
同業報中更酬債夫別報若得不怨不尤弗構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
碍脫銷劫外之愆以上俱嘉善智證庵僧正志撰

江寧謠

史冊流芳雖未滅歟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寧謠書
於烏龍潭者跡捕頗眾

偽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 平溪街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指揮于
克振司馬喻思恂率奉之偽者初過平溪同行二僧指謂土人曰此故
弘光皇帝也偽者伴叱二僧若輩輕言大悞我事土人益以為真高士

三

美聞之擁至其室推戴衆集遂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
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衣冠道 徐輝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
御朱門雖尾設危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為中宮貴
州巡撫都御史范驥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朱壽
圖巡道鄭達元以兵入殺上披帷揭所藏幅巾則額傷面傷口創及
於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獻忠也朱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
臣迎事 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元昌以遵義副總
兵隨行壽圖瓜代又同元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改識弘光
帝者及朝沅州偽者懼露掩左袂欲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
奉陛下偽者即釋袂日進火酒二升實調鉛於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
帽木板將辛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獻馬二千匹牽入行宮即總
督府也因縛偽者抗辨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

十九日薄暮大風雨政張獻忠陷楚日也本賊黨其父母尚在少亡賴
亡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偽者伏法

羣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關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參議咸寧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以上八咸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寧賈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芮城知縣咸寧劉芳聲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宣府 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 都御史三原焦源清延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微不受徵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曰自成童

夫

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故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老日不分畏天

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於兩間又題曰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

孝更無疑

前 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遠引亂定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鄒增光入山不應徵死

都司史 王從周罵賊 死

前河南布政司參政咸寧祝萬齡不污偽命被殺於平陽其子於宸諸

生也殉之

前按江右僉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 都御史鄧縣郝士膏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天啟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戶部州宋師襄

前 按察副使岐山梁廷廷

前 按察副使三原喬巍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天啟乙丑進士

以上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瀟投洪武門河下救出明日削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 皇帝雄經泣下明日題白味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入初不以為意亡何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蓋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崇禎癸未進士

无

丹陽貢士睦明承自經

丹陽荆本徹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瀆耀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炯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即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曰何事尚欲求

乎詰旦待馬不至召卒已自經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石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朝兩班文武盡

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子休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土人憐之築葬壁

下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授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髡與死

其心監死其身一時遷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

前石春坊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沂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功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

主不媿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處求

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願言從子握手九原 子完瀟鳳

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

又南冠無限河山泪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殺魄歸來

日靈旗空際看別雲間孤兒哭無泪山鬼日為隣古道麻衣客空堂白

髮親猶在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拜辭家恭入

憶昔結禱日正當環甲時門楣齊闔闔花燭夾旌旗問履談忠孝同袍

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客內門閣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年

黃鵠咏三載募我篇姬負文姬孝深為宅相憐大仇俱未報仗爾後生

賢寄前應女兄兼贈侯武功樂令竟如此玉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

是羽林兒月白勞人唱霜重殺魄悲英雄生死路却似壯遊時庚子

四十

中閨應有路兄弟竟齊遊野野時同時盡哀融一日收黃墟人已變清泪

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聞大鴻仲熊訃

解元長洲楊廷樞離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獄五日不死婦費氏

女觀蓮俱死廷樞五十三

如皋許 孟朴自刺臂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後被許到官罵兵備道

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為大大今竟同犬羊義不屈被殺遺詩曰一

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

婦朱氏聞來連持刃向逮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必辱我先殺汝等然

後自盡後竟死

揚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哭不

止絕粒死友人磨鐘玉私謚曰節烈

錢塘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威暑蚊蚋不侵

邑如生

錢塘諸生松江表

以父

任浙西右游擊寓籍蘭北兵入赴水

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侍問死之此發木進士後中書與開李存義也

金山衛指揮侯玉音倡義集挫敵八月二十日城陷力戰罵敵死史卒多殉之

休寧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澍帥眾八百餘人備悉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聲與歙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 殯之題赤壁金公極扶柩至蕪湖閩商某薄其棺改殯焉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

貢士戊子四月未縛至杭州縞衣襟裙間題咏

俱得市人聚觀求楷墨或與之即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我 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雠蜂起於荊豫之地政危誰當 神京飄忽云亡歎賊奴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蓬髮天朝人物頓化犬羊博望揮鞭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來時奮發雪恥恢復入見開府肅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鍼相危不赴為憲語同年包長明前廣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累及被殺其志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

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即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煜天啟辛酉經魁以福盛學正南平知縣陞任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日何以見爾祖於地下祖元州同知國柱

副總兵

翁之琪隨

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鹽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閏六月扼吭死手書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教養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圻宗社為墟雍雅文物淪為異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於萬一涕泗恒怙向異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書未畢六月晦日詩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去兄弟

四三

今父母依樂道遙分長不歸其一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抗城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醜 渡錢塘烈烈雖陽肯下場赤伏未興真帝子白衣歟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才貴屍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徐石麟號慶求原名文治永祿諸生萬應庚子斥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二十年青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婦顧氏沒歷官介潔廉起屢忤乙酉閏六月未即倡義尚書日事甚大非草草者僕僥不能任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六日城陷先一夕入城聞敗自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真寶殯以米困袖有詩扇蒼頭祖敏殉其旁先是六月末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尚書徐石麟頓首具勒王麾下

麒麟本東海神魚，藝園滯留，賴遇先朝僭僭九命，敬應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朝九鼎傾，遺宮及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誅鋤及之也。乃不即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使僉賁琬琰，爲錦繡於朽株，披衰章於爛壤，可謂新極弘遠矣。顧石麒麟幼，承庭廡，長多肺咳，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阜出山之日，謾言銷骨，至今痠痺不能起。匪朝伊夕，此麒麟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即抄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近觀摩，必藉老成，顧德麒麟，愚不知鈞論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爲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爲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繁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摩遠焉，然則清朝容一瞻瞻老人，卧病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

四三

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震雲雲受亦必有雲雲鮒背之老，教詩說禮據信而稿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寧，晉有淵明，宋有陳搏，皆有託而述，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麒麟之經，顧爾斯義，析大王鑒之，若必欲樂愛居以鐘鼓，強材得以就道，則石麒麟中枯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尺，何能以一刻之軀傷千金之義乎？使命再至，即有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蒙嶺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曰烈，令妻女就繼始自經。

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曰：連此數日死，稍存匡濟意。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石鏡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赴於寓園。

投水死

山陰諸生王毓著書，知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鼎湖，令王出走，蒙塵塗數天。瓦解，嘯張張，腥腥變土盡，胥污敵，盡惟願照舊，瞻召陵，共主嗟，今無嗚呼！一歌兮，歌正吁，昏昏天地何時極。其一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幾危來，貢策食紫，緋民離師，潰成空，靡乞哀，竇謁甘筆，誹斷頭，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飲，彼蒼浩浩，不可欺。其二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箱，二虞二賀，名齊揚，王母棺，離海沸，臨尋棺，七日美，卿漿，形容容，鵲鵲憂，且皇為此身，殉資志，亡蕭蕭，風木，滋，浪浪，欲彰父德，今無旁九原，亦應惡我，老留此髮，骨報幽，卿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瀟瀟，其三有母有母，矢靡他，堅操白節，馨

四四

椒荷蘋蘩，淑慎無時。夢成父諭，信心多保，孤鞠字惟憂，病自稱未亡。誓清和，和丸畫，我誨痴魔，婚嫁兩孤，髮未皓，忻然復命，歸幽寓，哀哀周極，空吟我母，師木，姓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泪染沙，泡其四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學長，方神州，陸沉，沉將安窮，徒懷報國憂，冲冲匪敢，踞石效釣翁，匪能，被髮為胡，戎青衣，忍辱盡三公，母懷耿耿，烈士風，汨羅江水為清，唾人在水中，同天，卧予今，赴海，奔鯨，鯨西風，度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通窮壽夭，如霜，單鳴呼！五歌兮，歌且肅，欣隨三閭，隨波老，其五自序云：斷髮無父，易往無君，衣裳由舊，猶望成旅之復興，冠履頓忘，豈甘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安能北面而臣魯仲連義不帝秦，盜赴東海而元，昔作六歌，今微為五，誠惡夫處士沽名，聊假此長吟，見志，願入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獨為君子應同恨，急看吾鞭訂水，滑卜年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盜為來髮鬼不作利頭人臨山衛諸生高朗孝廉高岱子也捐衣冠投海死三日屍浮尚手持其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戴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僭夫走小楮投化龍橋下死婦妾俱孟氏先溺

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輩河山已矣丹空照千秋莫沮潛

鄞楊氏最名一代 明之季文琦文瓚俱惜死文琦以乙酉八閩准貢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同弟文瓚走泰順文瓚於己卯計偕乙酉在閩奉命來紹興求共濟授官不拜疏乞慎名器十一月報命試貴州道御史僉言事丙戌春請餉戍浙者以十萬金時御

聖

史平湖陸清原住浙東至温州聞訊奏賑三千金亡何事蹟兄弟自泰順避于里丁亥臘月有盜盡俱遇害文琦婦沈氏文瓚婦張氏俱自經

慈谿沈復旋崇禎丁丑進士宰候官還里不辨髮被縛於樹死

定海華憂性嗜古雋蹟場屋乙酉貢太學閏六月佐義師丁亥四月坐陰事下獄而脫十二月入坐繫竟被殺夏官誦元結語曰人生不能即

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令於山谷謂何君子以儉德避難若試輕羽察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婦陸氏亦自經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楊遵藏於家

金華朱大典

東陽張國維

禮部主事臨川黃瑞伯於南京見總督洪承疇不值承疇問 弘光帝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

不事二姓承疇色沮又問如我者云何曰明公今日足報 先皇帝九壇之祭遂遇害蒼頭 竭其貲購主頭厚具衣冠殯之自市棺大書

黃公之僕某乃就繼

自經

福州趙恂工詩繪

丙戌 月

自經

候官曹學佺萬歷乙未進士

莆田黃中瑞

林說傳公主午魁鄉榜丙戌敵至逃山中餓死

林尊寶燕公主午魁鄉榜亦逃山中戌子秋敗死

周憲殿數大學士周文懿汝盤之子官水部戌子戰死上俱莆田

候官林空子楚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貧鉅跡不一至公

聖

府己卯繼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元彝令長樂募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郎中 葉向高塔 甚重之士午當北上度其困商於夏夏欲贈之三

百金夏曰子楚義不苟取公子北碩之善亦計偕若授館同赴脩具三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鹽令大得民和勢家敵肅乙酉

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 丙戌秋適家貧仍館翁氏戌子義旅脅塗如不應且燭翁氏不得已勉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

中矢死于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殿大學士膠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六月

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月愆德卒

孝廉 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愆建泰失行上掛政王書應敘建泰

本末削髮去

東莞蘇觀生起為碑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居夜自經
或言其富偵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

南海霍子衡故尚書韜之後歷太常寺少卿俾婦氏兩子婦一孫婦並
沉園中乃自溺家無遺育

一作東明寺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進山東嶗寺僧指庵曰丙戌 月 日有二十

二人皆偉幹髯貌冠巾入寺求三斗作飯蓋一升作乳香辛其金並
恭謹如禮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像像不拜見
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復之毋敢效也求浴裹衣未幾多蟻虱
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詰鳥雀無一失鎗仗重鎗度所飾荷皆百

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鉢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
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答以其北音知為北人也今安
所往彼涕隱隱承睫曰吾模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

聖

吳足賊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氏猶奪之氏耳吾不
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委蛇撥尊官徐
為所欲為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若空亦不應僧曰即出值官兵奈何曰
吾仗劍行數千里先伐所值何啻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
氏墓始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按視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寨
類之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迷天目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
湖州多守兵曰吾國欲遇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夾二人力收之目欲
逆火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亡恙憤然歎曰吾多殺敵
何益且吾所以求豈謂此鼠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昇哉若而人殆文
驚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愚錄羣忠始真其死事者以候論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
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何應瑞就繼其子救之僅

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楊維垣聞來與出亡榜云此事從古所

有以安人心因題御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

時語甥徐某曰我時上未填容補之引賜令二妾孔氏朱氏投井死冥

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柩有項引

二僕迨至秣陵關怨家擊死之吳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哀德甚安

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歲待月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

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事者有斬詞焉雖然人有定品

事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藐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難帙日兀坐枯想輒語予學問之
要嘗曰講學有講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先生言取簡悟不主故
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姜宮詹然及講學留都先生秘不一言予私

聖

錄之佚者半矣

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注脚孟子又學庸之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 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一天一地

之謂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輒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

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問

所格何物如忿懣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物有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

便非格無所忿懣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眾生俱從淫欲

云云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

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齊治均乎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

慎獨便是思誠 惡惡

臭好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即知也明明德即致知也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

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親愛畏敬哀矜憐憫賤惡俱八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是空空地位

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觀不聞工夫在睹聞上用觀聞工夫在不睹不聞上用

聖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之本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糧糴米雖多必以錢市

眼前景物尚且如此況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為億闔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

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

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執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質之鬼神而

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關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事不可為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即生生之謂易惟生生故日章小人是襲取不能生生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淡以其簡以其溫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唯一是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人無二心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知唯天下至誠說完人曰苟不固聰明睿知兩章須合看

平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大理想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知之靈氣生生不窮藏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原無忘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忘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道是相宗淡簡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即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無好醜便是

八識識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極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與夫子云云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硬硬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己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

皆是

庚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中人是也無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之水空空濛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河便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為真味人惟善為真性苦可使甘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老子只是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免進於賢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為堯用坤卦為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致候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至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來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為泰之始用一小人便為否之始可不慎歟

幹母之蠱不可貞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真說去如左師觸龍之說趙后便妙

大畜四爻自牖其邪五爻自積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亦在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摩八卦

相盪

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也甲為陽木乙為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即理也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著卦又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拘著著道

至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為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游魂為變

天地萬物鬼神倖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問人身脈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初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為漢祖之功臣王即為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為我太祖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此非對君

之體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略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志義當在郭令公之上今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聞有令主僅一虛王耳商氏盛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威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懾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心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意想之彼初旨又不爾也須通融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則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蕭伯玉士學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生平不喜譚宗釋雲

五

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後朱單留公案一則拈花微笑而已達摩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多事然古德本性真悟當下應機偶為指示即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因彼問及不得已借証今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大悞天下後世也此事自有商量并環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禘之說夫子答訖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說一貫門人問曾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揚飽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科第也今涉宦途刻刻與死為隣讀書直為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陷於死地不自知者更比諸生時要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數日此盆景若巧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設巧者煖衣飽食亦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即吾人視以為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某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哀了凡以大明律先喪服圖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侶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阿毀聲立起坐人間之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即入蒼避之鄉紳示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視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氏之事自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世宗皇帝好生是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臚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不善便墮此因然臚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令人味卻因果耳

五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財非我有不視為己物以世應世何費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喻伽文道本相須見分歧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於結綬遂迷因遂物令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死生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困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犬步步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煙霞即登及朋文字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尚有好醜兩途賢愚並舊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語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妄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生受

身如來說為可憐聞者宜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信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向上慈通良在吾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嶺幸飲茲水桐鷺絢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瞻言線若斯此祇垣真俗同歸人天作眼瞻依調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渡脫於百千萬劫闡提慳是罪波離檀施為先經云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便為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讀四旬偈於千劫萬劫永獲善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澄員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其拔速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人思韓退之力闢浮圖大都是非禍之粗至法王興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說亦僅窺游戲之跡止

至五

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歲舉良為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抄朔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楊時化曰此正所謂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勿視為一家可矣

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予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纔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耽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方乃

讀此而木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止於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乎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疏食飲水可幸無怨茶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勉強食之味如嚼蠟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美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饒有醴有饌有飲有脩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茗蓼檠膳之制噫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於涼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膾膾膾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醕醴醕也管韓諸書則豕豕魚膾膾膾膾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飴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栢菱棋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靜則讀易讀詩煩則檀弓短章愁而鬱則歌詩咏騷事隙則史鑑如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腴夏宜酪鰓秋宜棗栗冬宜餅餌也救其精乘

至六

其餘如魚去乙兔去尻羊冷毛而羝鳥臙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寶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佈以爪食雉羹麥食脯羹也靈文貝葉則參朮藟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法華華嚴飽焉殆若舂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予饑夫也必待珍錯而後飽則死久矣單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

科擧

貢額

癸未禮闈三改

爭狀元遺戔

南宮傳代蒙宥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庚辰齒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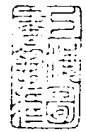
焚闈

庶吉士一年散館

鼎甲館課

解元占席

試規



明經

庶吉士四選

庶吉士再選

習譯監生

翰林院秀才

寬貢士三科

戒場

齒錄聘二氏

鄉錄論表各二

會試錄序

附學生

羅萬化

辦李廷機失中三元

楚試不用詞林

割卷倖售

劉選

巡撫監試

廷試策失塗注

管正傳

二甲御書

程策之誤

三甲進士刊策

鼎甲並相

劉珠

省試專遣

程策相同

韓收

鄉榜填誤

幣元

會試特點同官

首輔鄉人狀元

廢卷騰聲

丁丑鼎甲

馮士驊

南闈謠

主考宴

解元未娶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武生進士

重舉鄉榜

臚傳

六預鄉房

學宮祀顏子

補榜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唐伯逸

賈魯斥佛

周魯章袁立

徐樞

李秉夢迎駕詩

楊瑄

王存忠

楊循吉足論

周廷芳

邵寶絕巫

劉大夏格言

萬年厯

馮元聰

進士歸娶

宗室進士

進士同姓名

進士異任

原始

試錄稱臣

三氏學

廣文變例

進士

周壽誼人瑞

鄒傑復姓

遂宏言事

蔡新童婢

于謙

尹恂

王恕

楊守陳故宅

包德懷嫁故人女

陳恪冰清玉潔

潘頊

李東陽佑歌

陳察御史騎驢

王勳赫鬼

杜了翁言行

桑桂移風社

景陽孝感

鄭慶祛蝗

徐階論士

高拱知人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袁洪愈貧宦

沈思孝在戍

馮少墟規鄒南皋

李庭機鳩工

張臣感慟

唐文徵

顧憲成寡欲

鄭繼之

詹景鳳

葉向高講學

竇子偁

楊瀚

葛寅亮督學

朱國禎秀才氣

董其昌

魏庠廳旁塚

朱良有不受封

熊鳳文不踰選司

毛中丞里居

胡松抄書

王勅雲母

唐樞

張居正急才

姚弘謨迎母

余有丁家祭

戚繼光

申時行李庭機薄殯

李騰芳

王汝訓散貨

陳滄孝敝

衛一鳳辟狐

彭應參

許弘綱責子

吳道南

徐光啓

馮氏義僕

丁賓老不忘孔林

沈演四友二老

錢士升

陳組綬結客

張燁芳

柯起鳳不負丞

藝寶

論幼儒勅

顏子

偽書

王大令洛神賦

百家姓

大學本義稿

心史鉄函

道餘錄

周敘修宋史

張元楨

張東海自題像司空圖

李夢陽論文

江河伏流

王璜雲中歌

徐霖

兩京賦

張邦奇

王道書壁雜帖

國朝人物編

唐觀

陸夢龍

吳麟徵家訓

王朝堂死孝

宣尼遺筆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嵇康真蹟

雲麾將軍碑

蘇子瞻制義

朱文公集

宋濂

御史試豈芽菜賦

蕭陽約史

詩韻辨

楊守陳

李夢陽何景明

常倫逸詩

胡瓚

前李攀龍

兩皇明通紀

修誌

王慎中

夏惟訥

李于麟王元美手抄

三

四

李于麟聞史記

余翔

謝陞李漢書

無名氏詩

宋登春

陳于陞修史

喻應益

馮元成論文

陳植之

收書法

元書

鍾惺譚元春

蔣德璟日記

永和宮詞

失婢詩

續哀江南賦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穆文熙焚書

春雪詩

明雋

北雍刊史

爭詩

王穉登

周玄暉

中秘書

纂書

文替

洪範明義

爭妾詩

思陵長公主挽詩

廣孝錄

補繼骨行

東林雜俎 聖集

科擢

貢額

鹽官談遷編未著



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始詔行科舉直隸貢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貢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寡不拘額時直隸就試者百三十二人拔七十二人見考官宋濂鄉闈紀錄序鄉試錄曰小錄河南通志是年鄉榜孫卓劉中趙斗南黃敬張堂王誼辛亥鄉榜張唯王輝李端張琳
庚戌辛亥壬子癸丑連歲開科有未及會試遂錄用者 金華府志
洪武四年吳伯宗榜六年金鑄榜十八年丁顯榜紹興府志按六年不開榜存疑可也

洪武五年鄉舉六年是科狀元莫考一云未嘗殿試徑照會試名次選授方敬王寅方毅俱進士 興化府志

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詔貢士不拘額從實充貢

十八年乙丑科會元黃子澄狀元丁顯

衡州府志鄧偉奇才子安仁人乙丑會試第一 上親製廷試策問以丁顯第一偉奇次之俱授翰林修撰偉奇天姿秀異博洽穎敏善屬文尤長於詩第二甲 為編修吳文為檢討三甲楊靖為庶吉士寔琰為中書舍人或以陳安黃子澄為是科恐未深攷云

洪熙元年乙巳定南京八十人北京江西五十人浙江福建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四十人河南四川三十五人陝西山東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十人貴州附湖廣永樂九年辛卯雲南右開科時貴州未附宣德四年乙酉雲南貴州始合試增雲南五人共十一人貴州普安劉

瑄

宣德七年壬子雲貴共十五人雲南十人貴州五人

正統二年丁巳令貢士不拘額

正統五年庚申定順天仍八十人應天百人浙江福建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十人廣西三十八人雲南增三人貴州增二人共二十人

正統六年辛酉增順天二十人

正統十二年丁卯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共二十五人

景泰元年庚午詔貢士不拘額四年亦然

景泰七年丙子兩京各增三十五人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人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人定雲貴三十人雲南二十人貴州十人

二

成化四年戊子增雲南四人貴州六人共四十人

成化十年甲午增雲南五人共四十五人

弘治七年增雲南二人貴州三人明年乙卯解額共五十人

正德五年庚午增雲南三人貴州二人共五十五人

嘉靖十四年分定雲南舉四十八人貴州二十五人烏撒衛浦仲良第一

嘉靖十九年庚子增湖廣五人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增貴州五人

隆慶五年辛未增兩京各十五人

萬曆元年癸酉增雲南五人

萬曆三十二年甲午暫增順天二十人時選貢生增貴州共三十五人

萬曆四十年壬子增順天十人應天八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增兩京五人浙江七人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五人

天啓元年辛酉新增順天二十人應天十人餘省各二人是科山西宗生一人江西河南陝西宗生一人山東四氏學二人遼生一人不在正額

崇禎

明經

洪武九年貢諸生二十五歲以上

洪武十二年貢二十歲以上

洪武十四年貢諸生容貌端方者

三

洪武十七年貢歲貢年深成效者禮部試中式入太學需用

洪武二十一年限府歲貢縣三年一考貢

洪武二十五年府歲貢二人縣歲貢一人

永樂十二年貢楷書諸生

宣德八年貢諸生四十五歲以上

正統十二年貢諸生四十歲以上

天順七年貢四十五歲諸生者

嘉靖十年令天下歲貢五人選其一歲貢通學考選至十五年止

嘉靖十一年令郡縣各開貢二年仍考選

天啓元年鄉試乙榜廩生准貢
崇禎元年登極恩貢

乙亥通考各學廩生拔貢一人

己卯鄉試乙榜俱充貢不論增附

甲申各學恩貢一人

弘光元年命鄉試恩貢副榜各輸餉百五十金准貢

癸未禮闈三改

永樂癸未以靖難渡江會試改八月天順癸未貢院災改八月明年延

試崇禎癸未以邊患改八月會試九月廷試

庶吉士四選

永樂二年三月己酉選庶吉士楊相宋子環王訓王直泰政學徐安吾

紳彭汝器周忱劉子欽周文李寧張徹章朴歐陽俊盧翰梁任熊直王

道曹景暉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柴廣敬張宗璉田忠曾與賢洪鍾洪

順余學夔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昇嚴光祖余順段氏李貞江鉞

章敬倪維哲許瓊陳敬宗王仲壽李迪袁添祿李時勉楊聚並習文湯

流王英孫奉余鼎李永年袁通周遠鍾旭彭禮戴弘演並習書戶部辦

事進士當塗李衡以年少自請命改庶吉士同江寧楊寧習書

四月甲申進士沈升孫子良李昌祺羅汝敬徐敬蕭寬褚讓獨孤樂善

陳士啓陳綱董鑄劉子敬陳伯恭陳資善趙超齊劉綱尤儀劉登黃

揚俱改庶吉士修書

五月辛丑朔諸司辦事進士能書者曾慎觀駢吳惇添霄趙理趙致韓

庸史彬徐觀楚靜曹夢昌陳旭田增羅處富邢旭曾恕王宅葉貞陳興

俞禮趙澹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志義俞益曹陸楊儀尊諱原性為庶

吉士

六月命修書庶吉士獨孤樂善陳士啓蕭寬李昌祺羅汝敬沈升孫子
良褚讓吳惇觀駢陳旭韓庸葉貞趙理徐聆留院辦事餘三十四人取
選尚遠歸原籍舊京詞林志

爭狀元遺戍

永樂四年丙戌莆田林環進士第一同邑庶吉士陳實自負其才疏取
狀元不公上詔召詰之對曰臣百問百答遂命學士解縉撰百問策
一道縉擬以聖門七十二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為問
及記里鼓論上臨軒命林環陳實對試實對曰聖人之育才與王者
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逼
乃欲以轉否之責博望諸侯故古壇設科時則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
承光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教功之典激厲羣雄故雲臺紀績時則
有二十八將焉收桃李於門牆列名姓於廊廟天下後世稱君道師道

五

之極者有以夫今以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子貢與夫冉
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
私謁是戒持狷介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貧
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卨顏高者乎親賢以造君子領學而
為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脫庸俗以游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
鱣漆雕哆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泰離開之見道分
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虔或學君子或務自修環駢亦樂效孔忠
或道中庸或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右長之非罪冉子季之
四長固為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鄭單榮旂或以操者或以才名公哲哀
良孺原亢籍步叔乘或敬治己或惠及人其為聖門之傑出何如哉究
孝弟以體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石作蜀有若項馬期白并疆縣
成其人也志不降而行不渝俗畧細節而守不詭隨申張罕父壘牢左

之邦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厭窮達而守如常執若公夏首秋黑奈商顏之僕燕似秦非馬仁孝修而貌如愚處部變而志仁道執若高崇公堅定鄭國樊須焉避叛兄而能潔道善誘而德譽司馬村與顏子柳耳至於白茲容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明臣道謂非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問詩禮而喜得三公與與陳子禽耳至於顏會廉潔任不齊叔仲會却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與噫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為天下萬世之所崇祀者也復以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與夫斬將奪旗攻城畧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尤為特異者果為誰哉首建大策以光武為必可為鄧禹壯矣然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有危懼乎八戰八克以敵國為不足謀吳漢勇矣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衝千里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匹美矣憂國奉公善侍士卒

六

自古惟仁將能之而榮遵王霸克追焉耿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俊料敵如神每出而成克捷之勳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却彭萬修運奇掌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應亦符而擊五校矣乃撫劍抵掌志驅伊吾之北者藏官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斬王郎矣乃善治郭墨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諱也景丹傳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參帷幄之謀為功不同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於有德者也未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為社稷之翼衛者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冉黨大三人者將以為是則德業間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八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大四人者將以為非則并盡於堂一體崇

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方來故推思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名世之出母待王者觀聖賢者慎毋以七十二賢為絕德當如宋即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與夫崇祀之列觀雲堂者慎毋以二十八將為奇功當如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帝衷而得與乎畫圖之選者裁策上林環亦條答詳悉竟以廷爭違旨永成邊衛實赴衛亡何卒二子繼沒時勾補到衛輒死累及旁友嘉靖間始開免福州府志

又實諸生時上官謁文廟備實贊禮值大雨擬拜階上贊高唱曰拜下禮也上官勉下拜已升明倫堂命講大誥以難之贊曰此朝章當立聽上官竟不得坐

庶吉士再選

永樂四年三月癸丑選進士為庶吉士江殷胡啓先孫迪張叔豫李岳

七

潤陳孟潔張文選鄭復言曾春齡曹閻盧承黃獻及修書貢士朱紳復選進士黃安王資益黃信功黃所載鄭回趙主陳夢京羅仲深即輝吳文徐廷圭鄧成周煒陳寶謝霖楊復王淪樂時逢劉本黎為庶吉士

南宮傳代蒙宥

永樂十年二月庚午會試末場貢士張彥崎余彝立傳代策御史送禮部請鞠治皇太子令翰林官閱其文平常宥之復監竣後科

習譯監生

永樂

譯字監生許應舉會試卷末仍譯書數十字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天順以奔競革

庶吉士三選及貢士外官

宣德八年三月戊辰選進士尹昌黃瓚趙陳睿傳綱黃回祖入乙榜

貢士龍文章瑾李滄梁榮黃平陳詔田鈞李蒲王鑑朱金袁和林同崇
同恩張承翰陳康慶理相左黃興李泰王佐鄭觀胡如陽趙象蔣榮祖
命改進士為庶吉士乙亥賜詩

十一月甲辰尚書襄義楊士奇楊榮郭理胡濙選前科進士能文者徐
理賴世隆吳節李紹萬洪虞瑛潘洪王王陳金劉寶鄭建方熙何宣為
庶吉士學士王直教習

己酉諭行在吏部尚書郭選選外官有文學者明日奉引六十八人
楊士奇楊榮試之 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楨廖莊宋璉教諭黃純

徐維超訓導姜升改進士為庶吉士

庚辰齒錄

天順四年齒錄閣臣許彬子起刻兄越奎文閣典籍
進士仁和汪諧齒錄書父仲淵蓋極刑諱其名也

焚閣

天順癸未禮閣火貢士焚死百十人並賜進士諭祭吉水羅狀元
倫常款徐侍郎俱若有人提出之者餘杭葉御史和夢神告以哀辨
而入及潰危史卒謂辨者官紳也果救免

翰林院秀才

成化丙戌科榜眼休寧程敏政

丁未科進士眉州歐鈺

庶吉士一年散館

成化辛丑科庶吉士明年壬寅八月辛丑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
授編修吳希賢授檢討劉瀉改中書舍人張敷華等九人俱主事

寬貢士三科

弘治二年乙酉九月己卯貢士林潤以會試三黜故事禁入試請寬明

年特許一科

三年庚戌十二月甲戌地貢士三科不試之禁

鼎甲館課

弘治壬戌科選庶吉士併修撰康海編修孫清李廷相俱課書命學士
梁儲王華教習先是天順四年三月丙戌選庶吉士劉健等十五人并
修撰王一夔編修李永通鄭環命學士劉定之侍讀學士錢溥教習先
後鼎甲不課萬歷壬辰後選館概課鼎甲不出序

減場

正德甲子科四川解元周洪謨

丁卯科福建解元陳俊初場俱五義

爭解元占席

正德庚午科山西解額陳景謨第一沁水常倫次之方鹿鳴宴倫歷階

九

而升請與景謨角主司慰諭占席乃退明年辛未倫成進士授大理寺
評事以酣狂謫壽州判官仍故態扶於臺使棄官後服除起寧光州守
不赴已謁選騎出歸德舞雙刀陷淖中伏刃死年三十三子倫醉即
矢口成詞色妓孔留性敏記立破之絃索隻字不遺今澤潞間所傳樓
居子樂府得之孔留

齒錄聘二氏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賓仲原聘高氏太監劉瑾強以兄女字
之齒錄刊聘高氏劉氏大賓奔母喪道卒劉氏嫁關中士人坐瑾黨削
籍

試規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本州士子皆得入試 明朝先以監司
選擇之乃以入試景泰以後專委之提學憲臣

嘉靖初會場禮部條約許舉子帶洪武正韻一部去時不用虎天仰聖見重穀碧里雜存

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見詞林典故

鄉錄論表各二

嘉靖七年戊子科江西主試

羅 刑部主事屠應璠鄉試

錄刊論表各二篇名雖舉子仍分注羅撰屠撰

會試錄序不受門生

嘉靖己丑科會試錄後序霍韜撰略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賢才社稷之祿也聖主求才為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為功得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 聖天子不用為私用我百執事其致曰士繇我選為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鞠躬誓心下衛民生上

衛社稷圖報 聖天子為帝臣公臣毋德舉主偏曲河北以獲戾社稷

是爾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慎諸

正德甲戌科霍韜會元於座主不稱門生

萬曆乙未科史科都給事中

楊東明分考不受門生

三甲進士判策

嘉靖乙未科進士安陽郭樸第三甲出身 上善其策命鐫於一甲後

附學生

寧國府志嘉靖十五年知府李默著載附學生罷百人宣城八十人南陵涇太平各七十人寧國三十人旌德四十人又泗州志嘉靖初侯定訓著盱眙附學生僅三十人乃舉子弟可百人教之明年夏補諸生三十五人餘齊教如舊以兩地觀之往時附學生猶寥寥也

鼎甲並相

嘉靖壬戌科一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

萬曆丁未科一甲黃士俊張瑞圖施鳳來

丙辰科一甲錢士升林鉉賀逢聖以上俱入相壬戌固極盛而丁未諸公頗有遺議士升丁酉歲選太學久不售考選例當縣丞而止乙卯舉

北雍聯捷躋於政府

羅萬化

廷試策進呈必書法製整隆慶戊辰科閣臣進呈 上疑首卷有松於

二甲卷 得羅萬化真第一其卷書法多塗抹

劉珠董又莘

公安劉珠惟明嘉靖丁酉貢士困公車三十六年每下第輒投款友江陵張太岳詩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相府勛名青瑋少故人心事白頭多隆慶辛未科年六十六成進士珠上太岳書欲知座

主山為壽先看門生雪滿頭

萬曆乙丑科睢州董又莘時年七十歷南京大理寺卿年殆九十視復

無恙

館試斥落

正德十二年丁丑進士睢州劉淮考館試卷風吹過五鳳樓南御河邊尋得楊閣老將卷面批不謹二大字遂不取

冒籍

令甲嚴科場冒籍按宋科場嘗二年一開或四年三年一開天下舉人多就開封府寄應節孝先生曰二年一開不若使各路轉運司類試總一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

辦李廷機失中三元

李九我隆慶解元主考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賓轉館於歸崇重宗伯

家癸未李得會元中正當國宜以狀元予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瀛國祚第一李君居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正未可申乙也本國積弱惟小品按癸未廷試申文定以子用燧入試避讀卷則文肅所著殆未之改也九我賜弟後見秀水頗快快一日秀水疾九我過候坐榻推窗庭松蟠屈笑曰弟嘗夢歷此景或云功名在是今得之矣名次兄後非豫兆耶自是確洽無間

省試專遣

萬歷乙酉始遣京官主試各省舊主副俱教職由監試御史所聘藩司提調臬司監臨彌封謄錄受卷官皆有司例得閱墨卷有所議拔原內毋敢違也自朝臣專遣內簾始肅又巡按御史邵梅墩監試江西令內外簾並用殊卷

廷試不用詞林

萬歷甲午科禮部推湖廣主試翰林院繼美上除翰林竟點繼美另用工部主事莊懋華

程策相同

萬歷丁酉科洗馬鄒德溥擬南京主考其寓邸乃霍文炳故居寔金若干坎之為巡城御史況上進所劾免官因以所撰策一道貽南京河南主考俱故人也竟以雷同被給事中劉道亨糾之南京主考左庶子朱國祚石中允葉向高河南主考尚寶司卿蔣春芳戶部主事李長庚

割卷倖售

萬歷丙午科山陰監生鄭汝鐸舉順天第四人本僊游選貢馬顯忠卷割贖倖售事覺監試御史李楠順天府丞題請顯忠補額禮部謂無例且未策非其策而止

韓敬

歸安韓敬嘗師事宣城湯太史賓尹萬歷庚戌湯分考搜鄰房拔敬會元時方忌湯遂見攻者衆敬免官終身不達彼其才自足博一第惜以主司累也

劉暹

庚戌分考諭德趙師聖得會稽劉暹卷薦第一主司嫌其義過奇抑其第六趙固執不可遂冠乙榜謂來科必元遲終不第言及輒墮涕萬歷癸卯江浦趙體敬丙午長洲陳元素俱擬鄉解不果

鄉榜填改

萬歷壬子科四川第六名王應熊填周繼昌放榜後推官楊一鵬檢舉御史彭端吾以聞有旨改正繼昌走訴京不許主試兵部員外郎張應徽大理寺評事陳曰庭各罰俸二月先是戊子八月南場分考當塗知縣德清章嘉植填榜四十九名詩經荒字十號悞填春秋

三

荒字十號曹祖正榜出尋檢舉應天府尹張積等遂未進試錄奏上祖正除名嘉植奪俸五月詩經卷解部覆閱

巡撫監試

鄉場監試例巡按御史或偶闕如吾浙則改巡鹽御史萬歷乙卯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崔鳴代監試

黨元

萬歷丙辰會元吳江沈同和係情筆首義又湯賓尹舊刻也放榜日一蒼頭喜甚即曰吾家中一會元又多一會魁同邑觀榜者即拉問爾一家安得兩捷乎即詰責被掠微吐其情亡何事敗并革第六名趙鳴陽長安以嚴子戲曰斷公絕六

廷試策失塗註

萬歷己未科會元莊際昌廷試策偶悞筆以塗註不便進呈例任之果

第一其後論者謂膠勞不辨之狀元遂回籍讀書蓋忌方相國從哲借
許之也崇禎辛未狀元陳于泰策陽陽快易易傍眼吳偉業策唐之礦
騎驍快驥 上俱手改丁丑會元吳貞啟對策亦快筆同年包爾庚戲
之曰兄又不辨字狀元矣

會試特點同官

天啓壬戌科閣臣推何崇彥顧秉謙主禮閣 上點宗彥忽及朱國祚
非所推也顧以是不懌彥秀水有他故後秀水捐館擬謚文懿朱公子
爭之得謚文恪

管官紹寧

崇禎戊辰狀元閣擬武進莊應會 上閱卷不懌逸拔其次抽錄卷得
管紹寧策內誠字欠一 上問閣臣云何對曰聖意果可點畫何礙
上遂加一 負第三紹寧因號誠齋

十四

首輔鄉人狀元

辛未狀元宜興陳于泰為首輔周延儒表弟故事會之策另封有二錦
衣官問知太倉吳偉業也另封兵閣擬于泰偉業及夏曰瑚第一甲
上如之御前拆封首輔高聲曰第一甲第一名陳于泰常州府宜興縣
人不覺汗出浹背辛 上不問偉業謂周周曰以吾當國而拔宜興人
狀元天下其謂我何又語于泰曰事有不辨而自明有辨之而後明今
吾弟首臚雖辨之誰為明我者先是周買陳氏宗人宅毀其家廟陳氏
攻之實非有私也于泰信誼亦不執師弟禮

二甲御書

甲戌二甲第一名李昌系 上硃筆蓋鼎甲御書餘閣臣定之時首擬
武進陳組綬宜興吳國華次之 上不嫌嘉善錢相國搜卷得杞縣劉
理順條對詳瞻但多訛字 上手訂焉拔第一

廢卷騰聲

崇禎丙子南場分考尹明興聞廢卷麓中有聲即檢閱仍不錄其聲加
沸再檢再廢麓聲如初忽卷躍麓外尹異而拔之則無錫高世泰也見
世泰問其何德世泰無對同年包爾庚問之曰向不二色

程策之悞

崇禎丁丑會試程策有云世宗之時外有火師傳答之 內有節茂七
劉六劉七之寇大火師在成化時節茂七在正統末劉在正德中謀甚
丁丑鼎甲

崇禎丁丑廷試閣擬海寧陳之遴無錫高世泰廣昌劉大年前列常熟
趙士春吉水劉同升則二甲及讀之遴卷 上不一語讀大年卷色
忤讀同升卷云 陛下何負於諸臣哉諸臣員 陛下耳 上善之拔
第一次之遴士春二甲首世泰

十五

馮士驊

吳縣馮士驊善春秋屢困場屋貢禮部宜選司理崇禎乙亥或勸之應
北闈果豫薦丁丑有孝廉來候知其馮姓曰足下今年必第矣叩之曰
吾三年前寓此舍夢有人推我去云此馮進士寓所也足下適合之矣
果成進士

萬年曆

崇禎庚辰科 上嘗閱萬年曆相傳姜太公著唐李淳風注每朝各四
句 本朝未句 魏蘇困注魏氏蘇其困也 廷試後召對諸貢
士通州魏藻德敷奏稱占拔第一尋超拜相藻德初名 嘗有鬼自後
呼之曰藻德因改名

南闈謠

崇禎壬午應天榜官室七十餘人謠曰不要古文不要時文只要松文

不用孔子不用孟子但用公子是年相傳此榜後不復試士果然

馮元龍

癸未進士慈谿馮元龍被召對上曰天津巡撫於爾何人曰胞兄也又問五經中者爾何人曰臣胞弟

主考宴

兩京主考惟順天主考賜宴本府會試主考賜宴禮部

進士歸娶

洪武十八年乙丑科探花仁和花綸
永樂己丑科榜眼定遠苗表年十九
永樂乙未科探花閩縣陳景著年十八
正統乙丑科吳縣劉昌長寧周洪謨
正統戊辰科榜眼長洲陳鑑年三十四

六

平越黃紱懷安謝璠博野劉吉襄陵邢讓俱年長

景泰辛未科繁昌吳琛年二十七

成化丁未科狀元鉛山費宏年二十

弘治壬戌科海寧許元奎年三十信陽何景明年十九

弘治乙丑科榜眼會稽董玘年十九

正德戊辰科探花莆田戴大賓年二十丹徒唐鵬信陽戴冠弘農王言

正德丁丑科探花南海倫以訓年二十

嘉靖癸未科探花華亭徐階年二十一涇陽秦世顯錢塘孫繼曾

嘉靖丙戌科會元趙時春年二十

嘉靖己丑科荆門羅博晉江蔡允康梁懷仁歙縣程尚寧鄞縣陳東

嘉靖乙未科晉江周天佐渭南薛騰蛟浦城周鳳岐

嘉靖戊戌科南海馬拯盧夢陽興化陳應魁莆田林茂植興城杜拯濟

南張潛餘于李春芳

嘉靖癸丑科曲周揚一鶴峨眉首廷庚龍游陸璣

隆慶辛未科慈谿孫成名錢若魯高平劉虞慶

萬曆丁丑科平湖陳泰來

萬曆庚辰科南靖吳宗熹番禺謝興思

萬曆癸未科永春李開藻

萬曆己丑科定襄傅新德晉江林欽棟同安蔡復一漳浦吳宋

萬曆乙未科羅山劉尚朴江陵朱光祚臨晉荆養喬

萬曆戊戌科咸安王家瑞晉江林喬相進士歸娶容改某科

萬曆辛丑科象山史起龍

萬曆甲辰科南海李待問

萬曆庚戌科昆明傅宗龍東陽趙明欽

七

萬曆癸丑科狀元宜興周延儒

萬曆丙辰科德清蔡奕琛

萬曆己未科武昌彭祖壽

崇禎戊辰科宛平金鉉

崇禎辛未科榜眼太倉吳偉業

解元未娶

吉水解縉年十七

吳縣劉昌年十九

金州蔣冕年十五

南海馬拯年十七

定襄傅新德年十七

宗室進士

淳安商輅年二十

長寧周洪謨年二十六

慶陽李夢陽年十八

銅陵余毅中年十七

浙川金燧年十九

宗室卿舉始天啓辛酉科

宗室進士始天啓壬戌科 朱慎鑒

崇禎戊辰科新建朱統錦列輔國中尉選翰林庶吉士改中書舍人給假三年奏復館員應國子祭酒

甲戌科新建朱統鍾初名寶符候補國中尉

華陽朱奉鈞初名鈞皆庶宗未請名至是改登玉牒奉鈞候本國中尉

丁丑科新建朱統鎮輔國中尉

澤州朱允鵬輔國中尉

庚辰科祥符朱朝奎

癸未科南昌朱議汴原封輔國中尉

南昌朱統鎬

稷山朱鼎晏

陽城朱廷堉

兄弟同進士榜異姓

萬曆丁未科進士江甯徐鳳彩余大成同胞兄弟大成出繼外祖余氏

進士同姓名

永樂乙未科兩葉恕

宣德庚戌科兩王復

正統丙辰科兩李春葉景壽

正統戊辰科兩張瑄

正統辛未科兩楊瑄劉璋

天順丁丑科兩王道

成化丙戌科兩徐森

成化己丑科兩鄭宏

成化壬辰科兩洪漢

成化甲辰科兩王溥

弘治癸丑科兩曹瓊

弘治丙辰科兩王言

弘治壬戌科兩曹鐸

正德辛未科兩王璽

正德辛巳科兩王朝用

正德丁丑科三張淮

嘉靖丙戌科兩張守約

嘉靖壬辰科兩高節

嘉靖戊戌科兩章煥

嘉靖辛丑科兩陳善

嘉靖乙丑科兩陳王道王三錫李學詩

萬曆丁丑科兩楊起元

萬曆甲辰科兩張銓一大名人永樂

遠俱乙亥正月二十八日生科第子女皆同亦一奇也參政前守兗州

有登岱詩後姜士望使君重沁水勒詩於石不知其誤

崇禎丁丑科兩陸自巖

崇禎癸未科兩王曰俞

武生進士

工部尚書劉麟廣西按察副使楊成俱武生第進士

進士異任附鄉舉

松陽王景科進士

程宗官翰林編修

成增官

俱闈為內侍

成化壬辰科進士

黃謙官工部主事削籍善醫後除太醫院判

成化辛丑科進士

江寧梅純以定遠知縣免歸改襲孝陵衛指揮使歷

中都副留守

隆慶辛未科進士宋儒以貴州土官子貢籍定州選庶吉士改禮部主

事坐免襲麻哈州土同知

天啓乙丑進士安岳張任學以監察御史巡按河南求改武階討賊遂

改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河南總兵官

建文元年河南解元祥符張信以兵部右侍郎改錦衣衛指揮同知終

四川都指揮使

景泰元年山西貢士澤州侯爵以父璉征苗功襲錦衣衛正千戶

成化

貢士王宣龍武功左衛指揮僉事

弘治己酉福建貢士楊瑛以虹縣訓導襲汀州衛指揮同知

隆慶元年丁卯福建貢士蔡夢說襲龍岩所千戶

又閩縣林觀事

文皇於潛御累功至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嘉其為寶

命署禮部郎中奉使朝鮮

仁宗即位勅鎮陝西宣德初召還仍掌衛

事以金吾署文部尤奇

重舉鄉榜

洪武癸酉科吉水曾秩舉江西鎖榜同輩請之改名高乙酉又儒士登

科矢志不仕

永樂六年侯官鄭瑛以儒士薦應天癸未進士坐違例謫武當山督役

至十五年丁酉復薦湖廣

景泰四年順天解元盧陵羅崇嶽冒香河籍被革丙子復舉江西丁丑

進士歷兵部郎中

仁和汪諧歲籍順天舉景泰癸酉科被革還浙舉

成進士歷禮部侍郎

會稽陶大順歲籍順天舉嘉靖癸卯被革重舉浙江戊午科成進士歷

副都御史

萬曆乙酉科北榜餘姚胡正道自籍革辛卯改王國昌舉南榜官鄞縣

教諭

又洪武三年詔開科內云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任官

者不許應試而是年福建鄉榜閩縣陳信林文壽並元進士再中式信

之懷安學文壽長樂學建文元年福建鄉魁第二人莆田林泰元閩縣

知縣夫建文初扞詔容有之開國始事不應沮格殆不可曉

優免廩生

舊制廩生斥退者仍追廩米其苦之成化九年北京提學御史關禹錫

引考察斥官為比免追從之

莆田自洪武庚戌至嘉靖戊子凡五十二科鄉舉千一百一十八人甲榜

三百二十四人狀元二人探花四人會元一人解元二十五人宋時進

士九百七十餘人諸科特奏名凡六百四十餘人大魁五人宰輔六人

原始

鄉報急足始嘉靖 其昔舉子自備青袍後官給不知所自 選歷

科程墨始萬曆庚辰錢塘錢穀穀號豐稷唐貢官曲靖知府 會試房

刻始萬曆壬辰

臚傳

鼎甲臚傳說出長安左門京兆候迎謝恩畢宴臺上南向京兆北向席

特威用太常樂仍謝恩出京兆送歸私第茶別狀元同鄉宦京朝者例
邀京兆燕之榜眼探花不預故事御批一甲三人卷用上管筆拆卷在
中極殿左

庶吉士到院閣臣送入錦衣衛宴宴亦太常樂

程錄稱臣

鄉會試錄序皆稱臣外省則否以兩京筆下外省則考官所自序也萬
應初上摘此以問閣臣欲罪之江陵具言其故乃止後各省錄序俱
稱臣

六預鄉房

武昌教授陳觀子淵永樂丁酉應天分考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
福建調荊州又預考江西福建正統辛酉入分考應天凡六預鄉試

三氏學

國初立孔顏孟三氏學設教授司教授一學錄一學錄即孔氏裔為之
正統甲子始命宗生聽學使考入棘成化元年許三年貢太學

學宮祀顏子

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宗聖顏子之神與天下各學不同通志

廣文變例

天啓丁卯杭州府教授饒曰梧求計偕教授從九品例不會試曰梧謂
初受秩吏部給選現在也上官不能奪會試被劾去

崇禎癸未八月許應天府教授晉江何九雲會試俄登第

補榜

崇禎庚午浙榜仁和尚觀法字填補向未有也初潘生館尚氏冒姓
尚觀升補諸生是年同雋主考黃道周嫌其昆季以觀升改觀法觀升
走訴京師觀法除名先是隆慶庚午山陰諸葛一鳴讀書山中見人展

一讀云天榜也問以己名曰爾在下科一鳴求增入許焚檮幣虔謝果
秋捷謂前事誣不足信又計偕見前人曰若累我輩遺失一鳴不聽禮
闈懷挾被革事相去一甲子適相類觀升少年誕肆屢困有司遠憶悵
不自得以死

進士

進士不可太少不可過多太少則雄州剝邑不能充而無所彈壓過多
則不相貴戚而塞舉貢之路嘗見鄒孝如著議以為甲乙不甚相遠請
每歲鄉試計偕即奉廷對問擇其甚淺鮮無當者置之使仍就鄉試而
其存者即盡以甲次授之官庶幾用其銳銳之力不使疲精神於帖括
無用之技且使上不以資格待士而彰輝明士不以資格自負自泥而
驕怠不作又可以省公車數萬之費其論博矣然士子學有深淺才有
高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甲科之設所以廣厲鼓舞使天下之士精選

主

勉力而不能自己前人立此良有深意周禮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
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王者豈故為是繁縟哉重爵祿辨
秀才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王者豈故為是繁縟哉重爵祿辨
官才如不得已用入之道也士取其秀豈專盛銳哉今之諸生即秀士
也應舉者即進士也舉於鄉者即俊士也進士即升諸司馬者也進士
之名來自成周定自祖宗惡能廢諸盡請以復會試每房取正榜十
人再取乙榜二十人正榜合之一百八十人乙榜合之三百六十人正
榜則上親試而分三甲仍照選資乙榜則請以六十人任州以二百人
任縣以百人為博士長其京官則盡以陞任不以初除凡揀選就教等
項一切除去舉人五科不第皆不得再就試乙榜有不願就者錮之終
身此汰比之學如所議庶幾不甚扞格馮時可

先正流聞

宋濂攻苦

宋潛溪先生集有送東陽馬生序云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研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約既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填室立侍左右俛身傾耳或遇其叱咤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悅則又請當其從師員篋曳履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肢僵勁勝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煇若神人而已緼袍敝衣處其間無作色云云噫先生攻苦如此讀一過寸陰勤渠凜凜在目

周壽誼人瑞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昆山周壽誼居首年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按壽誼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其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人瑞卷士大夫題咏盈尺上海陸子淵先生深以編修使饒政其卷曰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為無罪惟元興最為事變嗟乎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復觀天日何其快也若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豈淺鮮哉且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都陽令嚮往未艾是能輔昆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則人不獨為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

唐伯逸

南昌監生唐伯逸洪武七年任仙居典史嘗謂取民財如取鷺鷥股上肉誠心愛民一塵不滓仙居縣志

鄒傑復姓

洪武九年六月科給事中鄒傑於東閣奏臣祖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元亂航海舉家溺於登州臣附餘板得活傭於登人鄒義時年十四養為子冒其姓今貢成均進用乞復姓孫氏許之諭毋忘鄒氏

賈魯斥佛

廣西宜山賈魯洪武辛卯貢士授崖州學正改瀘州性不喜浮圖訓子綱約輩皆儒業論以沒後當依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禍汝後魯卒子迫於姻黨召僧設齋事訖焚楮忽飛煙焚其室平樂府志

遂宏言事

錢塘遂宏弱冠時以郎諸生言時政得失上說之試秋柳賦稱旨賜歸後選貢終松江訓導錢塘縣志

周魯章養笠

新喻周魯章文瞻洪武末舉明經召為選部主事不就上賜養笠令歸教民稼穡因號明農隱逸臨江府志

蔡新童婢

崇德蔡新久為人配死新誓報奮擊之下獄十三年家童阿小年十五无髮稍識書額天求白主冤積麵作餌携之乞食至京擊登聞鼓歷十三疏始得白初阿小北去家僕婢二人謀逸婢攘臂曰主母焚焚恃吾二人若可去吾當終事之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紡半曝之侍風雨即孝女不啻也永樂癸卯新舉於鄉官臨淄令厚贖其婢年五十二崇德縣志

徐樞

松江徐樞叔拱太醫院判宣德元年省墓上聞其老詔出宮人陳氏偕內官陳福袁亨給事明年致仕後沒三人皆從葬

于謙

于少保有寄內弟書云薄俸五錢

地師某云少保祖墓當奇貴不可言少保即馳書其子令遷葬另一藏

侯遷葬訖啟視子見得書移葬如命始啓藏則述地師事也不半載遭

禍今書稿藏於家

李秉夢迎駕詩

土木之難李襄敏從征脫歸進戶部郎中夜夢作詩送楊鴻臚善迎駕

天恩寵渥作鹽梅迎復上呈出紫臺羣潛跡歸朔漠六龍回駕入

蓬萊明日以語同官次年八月而驗曹縣志

尹恂尹直兄

尹相國文和直作兄恂墓志銘云以靖州衛吏任順天湯山草蕩大使

廣東巡按司巡簡成化元年正月十六日禦死夫尹氏歷城人

主

吏職役必遠隸靖州又最下秩且戰沒不求卹先輩雖貴于戚屬無

私厚其戚屬亦無望其私如此今纔入科第戚屬借粟監例貢輒思承

倖京幕蓋以吏進矣故錄之以存古道

楊瑄

浙江按察使楊瑄豐城人成化中築海鹽捍海塘堅壯有碑不存邑人

仇俊卿曰昔呂梁碑磨泐可認者止三十六字人皆惜之想見為功而

楊公之勒一字無存感更為深自不能泯當知繫人心者不在碑之有

無萬歷乙亥食事晉江陳詔來修塘入楊公祠不損背像而坐亡何詔

口作公語曰我堂官也汝敢無禮我將殺汝尋疾作禱之始愈

志

王恕

王端毅家宰日有御史李興巡按關中酷刑殺人至三原斥公名而詈

之後罪人多罪當大辟入御史韓雍值點郊齋入部堂中道呼公名時
議輕薄當斥公奏與雖酷無私可免雍直而有才可超遷從之

王存忠

仙居王存忠成化丁未進士歷御史知府無錢市靴詩云分付兒

曹休指望好將芒履印蒼苔其清苦如此

楊文義故宅

楊文義故宅在鄞縣南二十里鏡川初未登仕至公兄弟俱顯接猶蓋

七人有野史獻詩曰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爵顯令祖先生方

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壟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

主

新第宅煙波暖棹聽絃歌公嗟賞不已謂史曰此詩誠吾家傳也當珍

藏以貽後人欲厚幣酬之史固辭而忝

楊備吉定論

楊南峰先生作子骨鞭屍論夜聞山中鬼哭曰晚可斷筆不可改

包德懷嫁友入女

蘭谿通判鄭瓊溫卿記卿先達包侍即德懷在京與同鄉胡主事文善

主事疾革往訣主事止一女以託侍即曰諾既主事與妻相繼沒於京

邸侍即抱歸其女囑其妻育之如己女後女長擇婿祝氏將嫁侍即居

與主事相去二十里其故宅猶在乃先令人以竹簞分隔其廳事為三

間已處左妻與女處石中設主事神位至日備祭告嫁事命女拜已侍

郎長號慟哭然後行聘遣嫁奩具皆備

周廷芳

蘭州周廷芳小泉字敬卒也一日讀大學有悟遂究五經篤信力行恭順侯吳請教其子對以往役則可往教則不可志節高峻言不空發呂涇野集

周鑑

周鑑字孔明麻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康循子不法鑑論之死遷雲南副使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考績入京行江中舟覆幸亡恙陞山東按察使致仕還鄉鄉人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並有推望邑令立耆老堂凡大事輒咨此三人也

陳恪冰清玉潔

歸安陳大理恪以方伯家居歲歉饑粥不終薦者謂冰清玉潔孝宗題此四字御屏

天

邵寶絕巫

無錫邵寶國賢知許州弘治癸丑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干丈水溢民爭攘之六月許州小趙鎮有巫言龍骨出土中誑言禍福邵以惑眾毀其骨督學江西携試牘歸家久而紙缺穴地瘞之

吳翰詞

吳翰詞字子修應山人嘉靖庚戌進士知棗陽縣清約節愛木附雉勢民愛之拜御史任事不避艱險按雲南風采卓然嘗定時嚴嵩勢張甚御史報命不勝賂翰詞遂乞告杜門結友性耿介方直一介不苟燕居整肅宗人亦不敢近舊居數椽比卒歛以敝緼今棗陽雲南皆有祠

潘垣

淮安潘中丞垣丁卯舉於鄉郡守趙公俊書聯取功名富貴獨對垣舅氏少司寇虛齋葉贊過而見之歎曰曉出門便教以功名富貴垣

聞教煉服

蔣信

蔣信字卿實武陵人諸生時貧甚即字嶠之令捧詔屬邑例得津贈信却之王守仁龍場之謫道武陵從學然自有所見不盡主其說貢南雍祭酒湛若水俾主諸生教事嘉靖戊子舉南榜主辰登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四川僉事貴州提學副使以征苗株檄即往湖北議兵餉不及辭御史謂擅離職削籍歸不問生產闢桃園精舍與郡中子弟講業其教人大抵主慎獨篤倫修行明理通世務在桃畧十八年年七十七卒臨終賦詩歸去桃畧十八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願借西風吹上天投筆而逝世稱道林先生所著粹言若干卷

劉大夏格言

劉尚書東山先生曰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

元

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其惜况官貨悖入者乎

李東陽佑歌

李西涯飲陳都憲德卿魯司業振之郡太常國賢崔郎中世興何郎中子元等酒半李曰國賢吳人振之楚人聞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詩數十首俾歌之陽春堂集

陳察御史騎驢

常熟陳察明遠任御史按蜀乘驢布按皆跨馬減其驕從按御史出巡舊騎馬後乘輿不知起於何時或成化後事漸有舉子王化大帽見按臺某某呵之問所起對曰即起於大人乘轎之年

魏庠廳旁塚

崑山魏庠子秀納資任光祿寺典簿其廳事旁有荒塚邑令郭楠造而問故對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予之直彼不以治生而棄骨於水火故

寓存之令歎曰杜氏之葬在西階古人之義也不意今日復逢於君咨嗟良久而去歸有光集

清史張守約

張守約字彥博岳州人嘉靖丙戌進士知華陽縣歷崇德還南評事寺正擢知淮安淮安素難治守約遣孥歸單携二蒼頭之任開園植蔬自奉儉約禁絕官市常俸貲之帑間出以賑困乏性嚴峻蓄家人少思二蒼頭日啖脫粟飯數合鷄衣拮据憤恚不得逸一日乘守約履刺殺之僚吏聞變急求視守約息僅屬瞑目語之故遂死儉所遺惟二敗簪篋中書數束敝裘敝襲而已衾褥帷帳綴浣汙裂靡堪御者二蒼頭竟伏法

朱良育不受封

吳縣朱良育積學不第膺歲貢子鴻漸進士官主事地封不受竟明

杜了翁言行

廬山老儒杜了翁 曰道在論語言忠信行篤敬求之四十年未有得或曰道豈言行盡耶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吾不願聞時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了翁不至

熊鳳文不跪選司

熊鳳文以 推官行取不跪選司太宰許進曰推官能不誦滕文選令為御史肯畏強禦乎竟拜御史

桑桂移風社

平涼桑桂成化 貢士官大名通判廉靜好古與同邑彭會趙天錫倡移風社序曰平涼山水秀拔人習淳朴業惟耕讀確有古風比年喪亂不古俗信浮屠誑惑於始死及七七日期年除喪飯僧道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云為死者減罪生天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判燒

春磨受無邊苦是以貧者弗獲慎終惟備神馬楮幣齋醮蔬果經資之費力不能逮則淺土經年蟲鼠穿富者忘哀作樂設經餽金飾備備器務為繁縟傾家破產迷惑不悟殊不知生合血氣知痛痒剪爪剔髮而灼刈之已不知苦死乃離形腐於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灰雖剝燒春磨將安施乎然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蓋以勸善懲惡耳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為君子而例視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何待親之薄耶縱使其親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智者所共知而愚夫滔滔奉信風靡無已桂等生長是邦讀聖賢書浩歎頹風思與易之相為立禮社名曰移風嗚呼風不可移也所可移者人心耳人心雖為頹俗所染而天理之在人心終有不能泯者能以吾心之天感彼之天則澆必轉淳邪可變正曾謂風不可移哉凡我同志敦崇禮誼毋懷彼此毋間嫌隙凡遇鄉鄰朋儕之喪務為天理開導法語匡直斷以朱

主

文公禮制為準想佛老尚哀感貧者喻以義富貴制以禮其間古今異宜斟酌輕重一求合乎中正匪勉戮力人心欣動舉知為美始而正一家之風終而正一國之風何患禮之不復古哉雖然士君子立身進則有功於君退則有功於民奚獨喪禮即患難相助疾病相扶道義相尚志行相勵過失相規使行業齊於古人芳聲耀乎當時而天下之風亦可移矣夫子勗哉

韓昌

韓昌洪洞人世醫昌精其術不計貲施藥先貧後富嘗見御者卧道中憐之診其脈傷寒為移燠室藥之汗愈乃行資以粥米洪武初避兵岳陽山中遇異人授以秘術遇疾不俟診視望之而決生死時稱神醫孫肅七歲誤吞針釘昌曰此兒不死毋憂也三年而出他日且生貴子後釘果從腸下出已生文官戶部尚書

毛中丞里居

陽信毛海隅先生思義以南京督儲都御史致仕呂涇野先生稱問公歸邑居乎曰然蒞屋數間對縣學呂曰久宦何尚蒞曰自官主事來俸餘一二十金歷三十年婚子四嫁女二又親喪久外未治室也呂曰公歸亦何樂曰予師張先生尚健友人董某姻家王某並尚在與割雞漉酒以煦餘生耳涇野集

景陽孝感

上元景司業伯時陽母陸太安人晚暨數年所至求醫卒得金針於京師復明昔庭萱倏大如杯初司業弟泣樹萱曰萱花母療三年不花至是花緒

胡松抄書

滁州胡柏泉太宰少貧無書時時借抄手輯名臣奏疏置枕曰經理天下在是矣

下在是矣

鄭慶祜蝗

嘉靖九年進士長樂鄭慶有章知滁州夏至滁及秧有蝗自西北來蔽天日丘陵墳衍麻沸所至禾黍輒殫民男婦奔競蔽野君簡勤敏吏民十數輩部分之令各詣蝗所打捕張幟縱金舉火開塹又嚴為禁防俾勿擾蝗為哀其冬下令國中曰蝗善滋之必遺種茲不拙害將何極其發子毋俾流毒於我茲土得亡算明年蝗果生息至菴編野復令畝捕如往年法加密諸庶人在官者悉罷遣如初僅留門子一人侍又下教曰有能捕蝗斗者官與穀五升石者與五斗以是人爭捕得蝗數百石蝗倍候種幾絕有秋當其時雖不能微怨謾而潛膏隱澤其被與要不對矣涇州志談遷曰崇禎辛巳嘉興亦募民捕蝗與穀克升合不給嘉靖丙午延津大蝗有司遣人捕之康生周官恐人不盡力乃自白於

人有能捕蝗一石者即與錢百文人爭捕之不自日以錢百千買蝗千石邑境蝗不為災延津縣志

王勅雲母

歷城王祭酒竹泉勅少得道術後督學河南試諸生見白雲出山急遣人十數里外視雲落處掘得白石如雪歸切片煮為腐甘美非常曰此雲母也

徐階論士

徐文貞公曰欲觀士大夫名節但不聯姻富室不接稚山人便是端莊之士馮元成集

林思承致仕

莆田林思承官淮安同知致仕所親止之曰公旦夕金紫矣思承曰心首知止一命有餘若其無窮三公不足

唐樞

歸安唐樞一菴先生論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重能字蓋人亦有施而不能者政不善也

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謂曰何謂也曰顏子持己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他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輩未須學不較須先學他犯字李樂見聞雜記

唐順之

唐荆川先生論易文有吉凶大象獨言吉此聖人示人直入聖道路也

高拱知人

高拱立相國署吏部日戊辰進士選秀水沈思孝等八人分令廣東俱日囑得之並歷侍郎其一中丞沈繼山先生說

張尚書學顏僉事昔賞捧入都相國一見喜曰今日得一督撫矣錢御
冷說

張居正急才

張太岳編修時本院公譙演千金傳奇至蕭何追信凝視久之同列以
專注譙之答曰君目將相遇合之難如此毋得草草蓋江陵意自有在
非同戲謔

山陰吳克環洲出高文襄之門以器識見重時輒咨訪呼為吳學究蓋
水許傳中智多星也俺答孽孫那吉初降文襄議同江陵以問克曰可
受之有喻於此如麵二石作一大饅頭須大金大龍文襄意遂決後文
襄罷江陵盡斥其黨獨克不廢或媚江陵刺及克江陵曰吾固老之但
難其代累遷少司馬而速把亥擾薊鎮江陵語冢宰為我致吳環洲能
出鎮乎克聞之曰某効塞上久犬馬猶暫息之相公猶未忘我耶江陵

得報曰否否此原環洲意可再質之冢宰告克克謝曰往疏雖及此第
薊鎮威繼光遠鎮李成梁兩大帥未易節制須尚書銜江陵曰不可第
往勿憂不尚書也克出鎮薊遼事定果進尚書終江陵克無纖芥之嫌
錢御冷相圍說

浙江缺督學選司以某人擬江陵弗肯選司却席請問曰其沁水劉

東星乎東星在浙藻鑒得名歷總河工部尚書張鏡山先生說

徐階李春芳陸樹聲

青浦慧日寺落成少師徐存齋階做東坡解帶事奉世廟所賜蟒衣
一襲付僧圖寶留鎮山門因賦一絕單衣露宿臺華悞僧宮袍傍帝
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萬歷丁酉大宗伯陸平泉相
年八十有九出衲衣一襲手書偈曰解組歸來萬歷捐盡將身世付安
禪披來戒衲澤無事不向歌姬為乞緣嘉靖丙午李文定春芳將入秋

聞宿旬容寺題壁年年山寺聽鳴鐘匹馬西風憶遠公他日定須留
玉帶題詩未可着紗籠及入相歸解玉帶留鎮

姚弘謨迎母

秀水姚少宰少孤母改適登第後迎養於家

袁洪愈貧宦

長洲袁安節清介絕俗雖善歌貧不屬餐每市蜆佐酒可竟斗許門生
嘗餉十金輒三分之袖其一乘月步贈窮交其貧多錄此訪王元美留
竟夕俄接家報中數元美問之方員進二十金見迫即代償之以盡其
懽後解南太宰薦元美自代元美起南少司馬嘗戲曰吾生平此二十
金用得着喻叔虞說

余有丁家祭

鄞縣余相國文敏父永麟幼穉時育於小江里余氏後鄉舉應蘇州通

主

判生文敏既貴當贈三代莫知所自出不得已贈永麟所後父憐憫父
鏗而命子孫家祭自蘇州公始禮因義起也

文敏少從宦蘇州慕崑山歸有光名將師之不果嘉靖乙丑文敏以編
修分闈拔有光第二

沈思孝在戍

萬歷丁丑沈比部純父劾江陵奪情戍神電衛游某山剝鮮見石刻翠
巖亭三大字旁題謫仙三百載此樂有誰傳鐫宋某年月日因推今日
正三百年也巡臺徐時可欲辱之示期閱武純父短後衣橫矛躍罵於
演武堂遂不至總督臨武劉堯誨檄高州同知劉石令以成見純父應
役中道止之環召時總督長樂陳瑞得報方嚔若失亟辟地責中軍曰
城內有謫臣何不我告亟通幣起居且致賀必求面純父行迫不往遣
蒼頭報謝賜茶中堂語次泣下姚叔祥說

戚繼光

戚少保鎮薊門駐三屯營最久經畫周詳有祠總兵尤繼先之任不拜祠除夕公庫災獨題梁入銀牌存牌重五兩題梁年月少保所記也繼先歎戚公神人刑牲以祭

馮少墟規鄒南皋

鄒南皋元標居鄉好言事操月旦長安馮少墟先生嘗戒之絕不與聞一事

申時行李廷機薄殯

吳縣申文定相國捐館屬其子太僕用懋曰先人殯並非川木勿貽我媿

晉江李文節相國捐館門人蔡太守善繼議用川木李夫人曰相公一生清節囑身後棺止直六兩不敢背其治命

李廷機鳩工

李文節宗伯時語李湘洲祭酒騰芳曰國家工役切莫先估計估計皆內相大臣為政彼但索已索故一倍至二三十倍吾不先估計且孟浪起工彼雖日有所需然不能計成數多少工止而彼散矣更無積聚錢俟彼分贖

趙大華

萊陽趙大華任鄆陵令邑民以不紡績大華勸諭夜行潛聽有紡績聲以良民勤紡四字識之次日呼至賞棉花五斤自此得紡之利及今承賴

李騰芳

李湘洲曰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為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惡薄予以為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沒則人思

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為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而使特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復算此所謂惇出惇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張巨感慟

麻城梅衡相中丞國棟筮仕固安總兵張巨過邑彼宿將逐虜棒槌崖殲數千人時繼其冒功公獨加敬張驚問答曰棒槌崖之捷從來未有我敬子以天下豪杰非以其官也張不覺大哭伏地歎曰某血戰一生天子不知大臣不錄今公獨知某雖即刻死公前不恨

王汝訓散貲

王侍郎弘陽本富室以父防盜晨夕不安勸散其貲於親故十去其五父得夜息侍即後益貧授徒里中自給室不能牖頃輪追照農具雜陳了無宦緒張鏡山先生說

唐文獻

上海唐抑所先生署翰林院象沈四明當國移檄承印報稱之雖四明不快然無以奪也內計時有所去留並未嘗請命錢御冷相國說唐諶文恪所謂易名之典仍犯其名何也宜如陳莊靖文例易之

陳滄孝政

滄安諸生陳滄父性嚴事之甚謹廬墓三載奉庶母如嫡撫庶弟孤姪晚歲手敝成孝字山陰王思任題孝敬堂

顧憲成寬欲

無錫顧涇陽先生少時讀養心莫善於寡欲反之寡欲莫善於養心最有味

衛一鳳辟狐

陽城衛桐陽大司馬前守青州有樂婦崇於狐聞鼓聲堂上曰尚書正

人也義不敢近

鄭繼之

襄陽鄭鳴峴太宰留意品鑒典銓時殆八旬於士流素履口誦不爽

彭應參

萬應甲午光山彭侍御接浙風裁峻厲不畏強禦烏程董尚書份

范祭酒應期並估勢扞綱繩其悍奴范至自經董嗾其婦吳氏訴於朝詔逮侍御後放歸

詹景鳳

詹中岳任南京吏部司務凡部曹謁總憲私第例趨左門惟銓即於儀門外延於別館詹謁右都御史海公瑞獨拱立直馳中道抵門躊躇而言曰敝曹統領縉紳關左右門以奔走人而奔走人左右門如體統何其後復徇海公事詹切責之

許弘綱責子

東陽許少薇總憲還里鄉人送柴問之云例也召責其子私權杖之

葉向高講學

葉臺山相國見鄉南皋先生論學曰公講孔孟子只講閻羅王鄒問其故曰不佞老矣填溝壑之日近苟有欺君悞國傷人害物招權納賄等事於閻羅王殿前勘對不過者皆不敢為鄉笑而是之

李九我相國 戒文筆福清欲效之李曰子效我殊難我何暇令人不敢強子面善無以謝其求也力不能兼可廢詩耳

吳道南

崇仁吳文定相國語嘉善錢太史士升曰若初入詞林須記三事不擬試目不受門生不出游魚保名節

賓子偁

賓子偁可揭按察兩浙剛毅敏決雖婦孺知其名遷右轄以御史沁水孫居相薦之時方指居相東林黨魁也歷官守法不附一廉如水賓自是縫議解官去不復出子偁萬應壬辰進士

徐光啟

華亭徐文定初以右春坊右贊善兼

道監察御史監單出倉卒特

授僕從不備自募人肩輿

楊瀚

陽城楊瀚神觀碩偉萬應 舉於鄉宰寧遠為盜數治尚嚴細道不拾遺調良鄉赤縣衝瘠其治如寧遠而稍馴之民犯博者視其衣給驛卒自題門帖曰門如市心如水一塵不染提得起放得下百事敢為奏最限乙榜量移南京大理寺 評事在時為右遠尋致仕素喜酒嘗飲邑令張文運張連浮大白歎曰令君可人

馮氏義僕

華亭馮御史恩次子 可家幹馮良託以筭鑰 可沒子大夏蕩廢棄其家依妻金陵十餘年不歸良每歲收田租易金即匿藏之不私一錢良久覓主歸以所積萬金還之大夏遂為富人後大夏沒諸藏金為他房瓜分良又不取一錢人稱其厚良子三皆諸生孫明珩天啟壬戌進士歷御史良原趙氏

葛寅亮督學

錢塘葛此瞻大理前督學湖廣每行部謁孔廟輒命諸生講書次第數十人默定優劣有講回之為人節聖人撒手是道賢人尚差一位位故拳拳服膺葛大賞之

丁賓老不忘孔林

嘉善丁清惠尚書年八十八崇禎庚午三月特北謁孔林償宿志

朱國禎秀才氣

丁清惠與烏程朱平涵相國善謂其居台鼎猶秀才氣象相國笑曰原
是秀才近來庶幾葉臺山無閣老氣

朱氏世攻革相國不殫產曰我何敢忘祖父攻革守藏時事乎

沈演四友二老

歸安沈何山尚書作四友二老圖身與王太守永光畢司徒三才李宗
伯騰芳曰四友與張總憲延登曰二老俱萬應壬辰榜崇禎初起家

董其昌

華亭董玄宰宗伯坐部堂上朝鮮貢使謂為異人夏給事子暘使琉球
歸求董書貽其來使

錢士升

嘉善錢塞菴相國先疏御冷日士大夫居鄉止宜杜門不聞一事若曰

欲作好事便開罪端蓋身非有私而因緣旁入安能預察而盡中其繁
耶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
亦拂己之性

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以上俱面說

陳組綬結客

武進陳伊菴官兵部

結壯士千餘人皆漁陽大俠時勞以金

帛及卒或欲收其客為列校客曰我等敬於義為陳君效死豈肯仰文
吏鼻息耶哭其喪而散

陸夢龍

餘姚陸參政夢龍好談兵先是黔中閩軍令七校各魚貫進身生貢院
門禁闢入初軍多更番遞應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稱四百人閱試

止五人立斬拱北先後汰萬人

張燁芳

山陰張燁芳曰人而無友不如仇仇亦足祛人眉宇間肅情氣按
燁芳居隣陳都諫爾翼都諫燁熾時大不能堪俄都諫以黨敗燁芳成
進士當演魏忠賢諸劇陳隔聽亦不能堪燁芳官給事中補翰林待詔
道臨清值北兵匿於道院發其裝得進賢冠徑入令諸人戴之俱不合
獨宜於張被殺贈太僕寺丞

吳麟徵家訓

海鹽吳忠節家訓曰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朵插在
人家聽非議莫恃策基牢莫恃打算備恨不鑿君雙眼睛留在家堂看
興廢

熟讀經書明晰義理兼通世務世亂方殷八股生活全然冷淡農桑根

里

本之計安穩着數無如此者詩酒聲技非今日事

柯起鳳不負丞

休寧縣丞柯起鳳四川

人以廉生磨存不卑其職才守自厲遇事

敢斷凜若神明臺司委決無虛日聲出令長上為各司理所嫉構之去
即人祖送傾市竟任不私一錢吏部尚書鄭三俊嘗追訟其事

王朝堂死孝

流寇陷太康諸生王朝堂以父中丞

樞見斫拊棺拒罵被殺棺得

全

藝實

諭幼儒勅

太祖高皇帝諭幼儒勅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卻乃咏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為基無雕椽斲棟五采圖標以青山為屏障此雖無益文尚有理其云白雲為藩籬此果虛即實即談還曰讀聖諭得作文真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字之間沿誑謬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輩效之則誕妄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宣聖遺筆著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

聖

在野草閑花滿地愁末書仲尼有章款此作偽者真東家丘耶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偽書卻之

海鹽秦駐山始呈碑

前賢灼灼復聖懸哉始呈承天越受帝命業超上古職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顧黃靈七代敬構商堂縱聖凝神將記百卷藹餘輝蜚聲萬禩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判史敬素立石海鹽縣志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久矣謂始皇滅鄭何也

偽書

毛漸偽三墳張昇偽元命苞孫定偽關尹子阮逸偽元經宋咸偽孔叢子徐靈府偽文子戴師愈偽麻衣子表康偽吳越春秋

明崑山王逢年偽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彝偽於陵子

稽康真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嵇叔夜手跡弟請田三十頃易之致訟御史命立寶書堂公貶之

王太令洛神賦

王子敬小楷洛神賦顧凱之畫其下藏內鄉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申避寇金陵張範山先生借觀

雲麾將軍碑

萬曆六年河南李陰宰宛平搆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麾將軍碑碑石蕪沒良卿驛舍裂為柱礎可辨字百八十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陰華貽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墓上

聖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使民為農民曰是食吾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吾之道也使民為城郭溝池曰是域吾之道也雖勞而不怨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來春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為之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為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共養勞費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稿

朱文公大學本義稿友人沈世洵嘗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慈谿謝象三賓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纔十金亡何人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世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鈇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凌晉井得鈇函重檣啟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鈇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卷今三百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晉井啟函也

聖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於世八明劉伯溫選定為文粹十卷門人方孝孺鄭濟等又選續文粹十卷皆孝孺與同門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丙戌歲錢謙益於內殿見之孝孺氏名皆用墨塗乙蓋遵革除舊禁也

道餘錄

姚少師廣孝別號逃虛子摘二程先生遺書二十八則朱子語錄二十一則逐條析其謬曰道餘錄吳縣行人張洪見即毀其書自謂所以報少師耳

御史試莖芽菜賦

蒙城陳嶸薦賢良方正考選莖芽菜賦嶸第一拜折江道御史終按察副使賦曰南國之賓客於上國與北都主人論辨時事翊日請

於主人曰子居上都俛視八隅日覽天下之奇物亦知天下之奇味乎主人曰唯唯客何言與天下之味形類萬殊燧人作脩庖人之初曰哉曰嚮曰奉曰芻八珍甲四海之美味極六合之腴腥唇舌之鼎熊掌駝峰之廚趙普擊吸之炙何曾鵝掌之殊烹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燕醅醢餘吳中之膾釣松江之鱸駕醺施夢雪蛆脰寂蒲羞鰾芥醬滌醢至若橙黃而螭蟬實荻綠而河豚涪黃雀入幕之子烏雞啄粟之雞加之椒桂益之以油酥當嘉賓之既集命細君而當壚巨觥淺酌豔曲吟唔調嚮滋味既美且都客曰子惟知葷腥之為味而不知清楚之嘉蔬也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採薇南山採薇祛堂堂北麓芹澗滑烹綠葵之嫩葉僂白薤之芳蕤補羸杞移繁蕪磨姑縷分於淮術波稜寸斷於蹲跂醃糟子薑之掌沫醢新笋之餘梭魚子苔脯乳蕪轉菌九涕山藥三炊漢家丘嫂之躑冰壺先生之藟至若錢塘之芡苕商山

四五

之紫芝大宛之首宿二蜀之雞枏揀擇加精調肺得宜香聞爽脆味適野眉當舉案之頃會稱腸之時飲此嘉品喜溢厥頤顧爾爾素之徒餓笑首陽之空饑視彼蔓菁何物蘿蔔奚為客曰子若徒知異之為美而不知近之為奇主人睦焉語塞拱手戲噫曰然則子所言美者請備言而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資於扶植金牙寸長味難雙輕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兒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蟄雖狂風疾雨不減其芳重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衆知而易識不勞乎椒桂之調不資乎芻蕘之汁數致而不窮數食而不厭雖以赫乎柱史之嚴每當宴之於齒牙薦矣憲臺之選亦嘗款之而深入當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康食至於滌清腸漱清臍助清吟益清職視彼主人所陳者奚相去倍徙而趨萬億也與主人聞而歎曰得非市之所嚮莖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美矣毋語近而遺遠獻富而樂貧

客曰子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之味適口者為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為貴彼之所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者恐為心累脫若致之弗克則役之於心役之於心則為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大者大者既失雖雖五鼎亦惟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醜語既客即揖謝于子而退

周敘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敘敘請刪修宋史以畢先志許之功敘曾大父以立元鰲溪書院山長上書修宋遼金三史推宋正統後功敘修宋元同上元陶元素未就卒

蕭陽抑史

蕭田周梁石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論議間有不合自謂蕭陽抑史

張元慎

張東白先生作文屬草每楷字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樊有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解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皆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遵令之制耳樂其寬耳試叩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於其間也噫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疎韻正坐不知七音之當解直據一古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即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

四六

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協固寬矣唐韻之贅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用正韻且不得辨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草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高明者亦不得錄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皆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況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諧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虧下虧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為失寧免笑乎

里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冬東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冬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真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聲哲不得哲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其來已遠沈持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像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草張東海只有元來一個真

司空圖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自登朝驟歷清顯榮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樾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為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

相推獎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為宰相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鎮貽溪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為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虞鄉人少好文采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知八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俸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應恩稽命黜條洛師於今十年方參綸閣此豈驟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

哭

形容五十三誰怜借勢越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為柳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尚書詔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哉贊成弑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絮為相巨僚多被放逐為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哀願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士非顯于貪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狗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柳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

中云道裝汀雀識春醉野人持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其尊嚴存誠非邀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

銘志之言多溢美予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李夢陽論文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得象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史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為漸洗為贅牙為剗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

哭

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木災也太羹之味豈摩口所嚙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及六臣注選千家注杜尚矣其以批點行世者蘇老泉之於孟子劉辰翁之於李杜為得其繁萬歷中晉江李贄所閱著藏書焚書等刻導煽輕誕末年吳興凌氏閔氏專刻硃批時雖紙貴災木何極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述即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曾何章法句法不類之類即易始伏義不知六畫奇耦其章法句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哀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味間有微文未加點璧近常熟錢牧齋選明詩論李何最微不啻輪攻矣雖非定論錄其公據

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鷲之才惘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為己任信陽何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興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歷以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詩也夷考其實乎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派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別標舉與會舒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盛唐必杜舍是無學焉牽率模擬剽賊於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括唐以前書紕繆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尊哀粗才笨伯應運而起確爾詞盟流傳偽種

五

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偽體如少陵者必以斯言為然其以是獲罪於世之君子則非吾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兩家堅壘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美厥倒前徒之戈俊逸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祖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後之立黃少息矣予獨怪仲默之論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為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為跌宕昭彰抑揚斐然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世運遷流風雅代變西京一不得不變為建安太康不得不變為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漢魏之髓流革孫許之風尚今必欲

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為鴻溝畫宋元為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舍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仲默所謂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為大言無當矯誣輕毀實為膏肓尤為篤論矣獻吉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諍語以正以後偽謬之學流為種智後生面目徧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謬論為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泰州儲平甫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僉事輯革除錄博採靖難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卒門人私謚貞文子

常倫逸詩

沁水常許事倫題楹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夫頗解狂大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圍大我欲絕粒栖雲巢字大如

至

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潯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雲中歌八首一日小王子打圍時自稱北狩產龍婆墩上老軍莫相信英皇元不納胡姬

胡瓚

彰德胡瓚嘗咏時苗還憤事任中如有子君欲付何人

汪詞

徐霖

武宗在臨清召江寧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衛鎮撫久益辛至呼其字子仁進必敝袍遂賜斗牛襲衣至南京嘗使過其家從容權燕四吏乃罷

前李攀龍

濟南李攀龍止白雲樓集偶友人處鴻爪集四帙云濟南李攀龍于麟

著亟讀之則常州 人官太僕 在正德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
之悞良不虛耶

兩京賦

訓導 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秦悅御史江甯余光貢士盛時泰南
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並作兩京賦光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
士時勉慈縣陳侍講敬宗並作北京賦教諭 磊鏡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嶺南梁億東莞陳建各著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作贈太監雲奇傳云奇洪武間以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
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日詭言其第井中醴泉涌出請 上臨觀
而選壯士衷甲伏屏帷間以俟奇知之將上變云 按此胡惟庸事文

奎

定宿學不宜悞或梓人之訛

修誌

林煙修福州府志人物有邪佞止宋人不及 國朝孝子割肝療親者
二人去之烈女如科甲例每行二人其斥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
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人已死矣
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後割之耶其哉其妄也又福清林
榮初則仁歲貢兵部尚書本朝列卿年表未載
平涼趙浚谷 時春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美惡備列藝文
僅記銘若干首無詩

王道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吾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
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及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

楊子雲與鄭子真嚴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
此三恨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
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為當然者然此又恨外之一
端也

王慎中

王遵巖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部主事李繼父也志述繼之言
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農本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塔於
陳城居也遂居於陳之東隅陳母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
吾父育於李而為之子稱李而姓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為李角
山翁而不知為楊也惟吾父始配陳某知之而繼室張氏謝氏與吾父
續亦不能知而續獨知之今將題名於阡作主於廟歲於所稱之姓先
生其謂之何云云夫大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為後也在禮記之矣李

奎

君雖欲徇翁之情其如禮何請志之曰楊角山處士之墓

先生作晉江潘翁墓志銘銘作長論又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江都葛澗子常好積書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數百卷人為列
傳甚悉年七十餘友人私謚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嘗秘一篋不以示人沒後啟視充管數十枚手
錄雜記百餘卷

唐觀

江陰貢士唐觀著延州筆記李肇鶚於民家屏障上斗參易之噫文人
遺業類觀者何限安得盡肇鶚其人刊以問世耶

李于麟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于麟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部舉就誦以記否為賞罰大泌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

李于麟聞史記

殷正甫士德有李于麟所聞史記於秦始皇本紀止園河魚大上人頭畜鳴八字沈應孝長水集

王元美讀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驥於貨郎擔中重價得今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副刻常熱錢牧齋乞於吏部者秘不示人辛卯九月書室災不存惜哉噫文人子孫如任坊李白許渾諸君子筆墨墨替無論矣有真表若吏部而遺簡灰滅他何望乎

余翔

莆田余翔宗漢嘉靖

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庭平決無停

垂

晉有羅氏寓宅轉展數姓至武氏洵井得齋牀四具加釘焉呈於縣公彷彿夢人以羅攄屍過其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七十自供父本牙僧正德間四客投店挾重貲父端午日斃殺之釘腦骨投井中羅子論辟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游興不減盧敖家人生產不問

穆文熙焚書

東明穆文熙小春憲副購書十餘萬卷疾篤盡舉所積焚之

謝陞季漢書

新安謝陞少連改陳壽三國志為季漢書予蜀正統魏吳世家按宋蕭常後漢書鄭雄飛續後漢書翁再蜀漢書元金華張樞陵川郝經明長洲吳尚儉並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鄞縣全天敘萬應 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元立成以春雪詩勿用六出如其言獲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路旁久寒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中無名氏作蘭溪吳孺子極受之謂深得古致

明雋

濮州李尚寶先芳選 國朝燕趙秦晉齊魯河洛淮揚藩獻之詩附以蜀曰明雋吳越荆楚不預焉東阿于文定公序曰自二南以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荆楚之騷賦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音之始以北先也 按李尚寶初善王元美後元美從于麟游改嚮移好故明雋之外吳越荆楚有以也然所選多靡豔舒曼

至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嶧山厭薄交游乃作一小戶非齋富不能入名曰狗洞縉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趙州強右仁集李伯承連山人濮上館於清平閣日啖狗脯飲白酒夜誦楞嚴經念伯承殷勤間與唱和援筆草就四座傾倒

北雍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十一史糜工部六萬金有奇李相洲集

陳于陞修史

南允陳文憲相國時修正史 列聖本紀皇后本紀建文景泰以實錄附載專紀有待郊祀廟祀典禮樂律天文歷法宗藩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賦役貨幣漕運河渠鹽法軍政兵制馬政刑法輿國九邊凡二十二志

揚徐滌陽三王傳 高祖之十七藩 成祖之二藩 仁宗英宗各四藩 憲宗之三藩 外戚 洪武之功臣諸臣建文諸臣永樂之功臣諸臣洪宣諸臣正統天順諸臣景泰諸臣成化諸臣弘治諸臣正德諸臣嘉靖諸臣隆慶諸臣又理學文苑循吏高逸孝節亂逆權倖方技四夷列傳類二十六

志初畢丁酉擬列傳六月三殿災輟業又南允前卒四明沈一貫殊不以為意非其始議也

西冷社

萬曆丙戌八月歙縣汪道昆鄞縣屠長卿隆輩集西湖之淨慈寺仁和卓明卿餘杭徐桂為地主倡西冷社

孫冕

孫冕字文中江西德化人歲貢正德間任北通州訓導善詩畫嘗和李

辛六

西涯春興詩八首今錄其二山館悠悠依峻坡別來應是兩年過鹿麋昔日游偏好風雨他鄉夢更多松下小軒開雨菊月中荒徑掩雲蘿歸來若待頭顱白其奈巖花笑客何一其竹垣向裏關新池徑曲門迂去每避鳥弄落花人未到魚吹新荷月先知天邊客夢何時醒江上歸舟此日移喚起巢由作賓主不知身在昔冕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隔江人唱後庭花武康吳允兆永嘉何元咎各爭為己句餘杭徐茂吳桂曰句未佳何爭焉

喻應益

新建喻叔虞憲副楓谷先生功子也咏滕王閣萬壽宮各四首
飛閣崇臺勝地留層巒遠水檻中收菱菱自綠王孫草歲歲空生帝子洲煙樹尚含羅綺怨風濤不散竟絃愁漂零莫礙登臨目門掩斜陽獨

倚樓其一芳洲草樹碧纖纖醉倚臨空意未厭山翠過江雲入戶春聲出谷鳥窺簷花憐綺陌飄歌扇柳近紅亭聽酒帘千古繁華流水盡獨留明月上珠簾其二梅風杏雨柳煙開滿眼芳菲祇自哀客子臨高曾作賦游人攬思獨登臺於今殿閣盤空起依舊雲山隔岸來不識王郎風送別誰言伯璵更憐才其三闕市煙塵黯未通蕭條旅泊散江風龍河蜿蜒滄波上雄傑參差晚照中昌邑舊城葭菼渡南唐廢址水煙空芳時士女應多恨還莫還歌大小東其四滕王閣

百疊青山磴道盤丹臺深鎖赤關千階前柏是當年樹雲裏家猶舊日壇漢祀祇今歸太祝宋皇曾此拜祠官無勞更表洲沙識湖落空江鉞柱寒其一九柏歲難偃翠苞亭亭十里辨煙梢雲深珠樹棲歸雀月滿霜潭泣老蛟風殿香浮爐影細星冠夜集珮聲交野人掃地齋心拜芳渚青蘋藉白茅其二玄功自昔滿鄉邦飛劍雲中氣尚雙三洞降霞飄

垂

羽蓋五溪瑤草映芝幢金丹雞犬歸仙島鉄鎖魚龍卧楚江里社年年誇禱賽九天時擁百靈降其三白裕青鞵稱短衫採芝幽澗荷長鑱乍瞻丹壑窺金穴細讀玄文叩石函天豁神皋開廣漠樹盤仙嶠出巉巖雲房玉磬松關月未到蓬山已隔凡其四萬壽宮

王樞登

萬曆癸丑元旦吳縣王百谷卧疾吟迎春詩一首即逝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曰古之文簡今之文繁古之碑碣志銘苟無關繫則不書如緩急親黨不過曰待以舉火數十字一二語耳今則連篇累牘曰某也婚某也葬數其事而稱之數其人而記之瑣瑣屑屑如甲乙簿何當哉憶予居常所為緩急人者一月或至數十事使他日子孫欲為予紀載則且至數十冊簿豈理也哉唐以來韓昌黎最為大家其志銘等文

具在寥寥僅一二百言耳然其時且以諛墓訛之至於今或一序數千言或一傳數萬言荊州先生所謂山河大地不能作架子識有味乎其感歎也是故君子之文寧損無益寧慎無濫寧拂人之子孫無違人之月旦

周玄暉

崑山周復俊子額南京太僕寺卿有館於木人淫之旁著淫林雜記淫林類記孫玄暉萬應丙戌進士嘗任御史左遷補電白令放歸著淫林續記始舉筆赤蛇墮研刊成怨家張氏增飾官掖一二事孽於縣令陳祖苞撫按奏上致宸怒逮下刑部獄卒人多寃之

陳植之

武林布衣陳植之雖業醫苦吟好學欽縣吳允德符摘其佳句如疎鐘四壁靜微雨一燈明移花春徑雨看竹午窗風繞舍田疇熟道村

矣

砧杵連王門字自好客舍缺空彈河朔追狂飲滄浪起浩歌因贈之詩曰昔賣名山藥女子識伯休孝先尋教授大有童蒙求箴箴在陋巷朝夕僅能謀上有白頭母嚙殺代庶饒下有黃頭兒擁絮視輕裘子身同鰥魚牧犢為好仇苟非真有道曷能堪此愁自我不相見十年幾再周時時辛舊業隱若對前修重違億甚母語無怨尤依然曳杖屣強歌仍自酬感贈不遇賦沈思莫一抽申之貧士咏庶接古人游異時高士傳真隱定見收

中秘書

晉江謝肇淅在杭為水部日福清葉相公直閣求閱秘府書潛隨入翻閱僅抄劉俊村集三十冊

收書法

南充陳元忠相國子性好儲書平湖沈幼真太史懋孝勸其據類書注

中所引証之書覺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記今書賈時時博求之無意中忽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馳人一託交游間如目搜羅期得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十部及家藏寄書京師勳戚家半失去

纂書

開國事畧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璧之龍飛紀畧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又為宋齊丘所據惜哉凡纂書有三化得之可也陰得者次之最下則竄竄

厄書

藏書佳事也閩省不數家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八萬卷燬於火義烏虞侍即守愚參政德輝父子樓藏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

矣

後蘭谿胡孝廉應麟賤直得之今亦佚盡太倉王元美書最富再傳而失開封中尉睦樛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甯祝侍即以燕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駉曾平湖馮孝廉茂遠常熟錢宗伯謙益諸家非流散則妬妬吳噫嚅帙函何預天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綢緞靈威丈人之秘牒玄夷使者之珍符壯卿環而儲二酉概如此厄天上司書吏地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蕩子嬰婢無復着手是或一道也

錢宗伯好儲書尤喜較訂廣蒐博引一編中粉墨丹青黃魯見錯書有所疑恨千里之外託人研攷其購藏甲於東南亂後撰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就越後日見爐火始作見朱衣者無數是非不得其平遂以榮感掃之隻字不留亦一異也

文替

正德中鄧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之人疾書不給

萬應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嘗晚喪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裾即揖讓進退動如禮

唐府輔國將軍字決五歲喪明從師書掌識文字日耳記千言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

華亭唐汝詢仲言五歲目盲父兄抱膝上授詩好聽授博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據該博著編蓬姑蔑等集雖使楊鶴莊其盡日耳字淹通捐俸刊其書常過常熟錢謙益所酒間誦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不遺一字留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之句云出於向秀賦猶志遠而疎呂志放而曠亦前人所未也

鍾惺譚元春

六

鍾譚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貴不壽不子

洪範明義

漳浦黃石齋道周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卷戊寅被謫即進呈云臣致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而在後咸福建極數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為農戎為武極為極之類皆伏晁之所不稽鄭孔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儒未免斂緒云

蔣德璟日記

晉江蔣八公相國性嗜書留心經濟有部即使掄關語之曰彼處馬豈頗多宜注意部即初不以為然至則果如其言所著日記

爭妾詩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宦敗沒妾金陵陳氏以色藝為門客王屋所聘貴

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貢士程奎詩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衣燕不在王家即謝家

山城曲

十七八正少二次明少年年少如春草草榮一霎然 易易武藏州四圍無山島月出惟青草月沒還青草 山城者日本也好事有譯其曲者見鄭以偉猶夷稿

永和宮詞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鬋固無雙蹴鞠輝綦履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蕭蕭君王宵旰無權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宴眠陳娥衛豔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 至尊皓齒不呈微索問蛾眉欲蹙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清燕房帷久絕珍奇薦勅使惟追陽羨茶

空

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製擅江南小閣爐煙沉水含和買瓊花新樣錦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鑲不妬溫成貴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懽笑同良娣奉使龍樓賈佩蘭往還偶失兩宮懽雖云拱嫔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緣縈小字書成印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憐含詞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惜傾城故劍還存敵體思手詔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傳進錢當筵便殺彈爭妓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輪奢霍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語笑談豪奪漸陵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冷落宮車替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憚侍人愁后促黃門召共游初勸官家伴不應玉車早到殿西頭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聞道君王警定陶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漫云王

母降離宮坐陽莫救蒼舒恨金鎖凋殘玉筋紅從此君王慘不樂農臺
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況驚少子傷離落貴妃瘦損坐匡床
驚啼眉掩洞房萱蕊湯溫水簾冷荔枝漿熟玉魚涼病不禁秋泪沾臆
徘徊自絕君王膝甘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啟便
房薤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諫筆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娥暗
頻賦庸知朝露非為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
痛蒼黃還向官家問主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蒙
華如轉轂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雨
椒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少當年董貴人碧
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尚識昭儀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壘
昭丘松檟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
槐

思陵長公主挽詩

空

貴主徽音美 前朝簡命光鴻名垂遠近哀誄著興亡記體皇枝貴承
休聖善祥母儀惟謹肅家法在矜莊上苑種桃李瑤池小鳳凰鸞章青
綉徒魚笏 縹囊沉煥薰爐細流蘇寶蓋香襖期陪掖水蒲館助條桑
綠綵芝蘭佩紅螭蓮葉瑋錫封需大國喚仗及迴廊受冊威儀定傳烽
羽徽忙司輿停齒簿掌瑞徽珩璫嫠宿明河澹微垣太白芒至尊憂咄
叱仁壽涕復復卿邑年方幼瓊華齒正芳艱難愁付託顛沛懼參商文
葆憐還戲勝衣泣未遑從容咨傳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拊床內人縫賜甲中旨票支糧使者填平朔將軍帶護羌軍無一矢救
足慰兩宮望盜賊狐篝火 關山蟻潰防逍遙師返境奔突寇披猖牙
森吹看折梯衝舞莫當妖氛纏象關殺氣滿陳倉天道真蒙昧君心傾
慨懷割慈全國體處變重宗漢曹子除華族家丞具丞裝粉須離禁闥

手為換衣裳社稷仇宜報君親遇勿忘遇人需退讓慎已舊行藏 國
母唐筭利宮娥掩袂傷他年標信史同日見 高皇元主甘從殉君王
入未央抽刀凌左闥申脰就干將噴血形圓地橫尸紫藥注絕吭魁又
咽咽睫倦微揚裏穉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
早隨諸妹生猶望二王股肱羞魏相肺腑恨周昌賦道仍函谷兵來豈
速康大軍勢面慟四海過音喪故國新原廟羣臣舊奉常賜主陳厭翟
題秦載輜輶隨偏賢妃塚山疑望子圖銜哀生父老主祭夫元良訣絕
均抔土飄零各異方衣冠贏得葬風雨鵲鵲行浩劫歸空壤浮生寄渺
茫玉真圖下髮甲伯勸承匡沅水餘竟女營邱止孟姜君臣今世代甥
舅即蒸嘗湯沐鄉亭秩家門殿省即淒涼脂粉隨零落綺羅箱宅枕平
津巷街通少府牆畫閣偕妯娒曉坐向姑嫜偶語追銅雀無聊問柏梁
豫游推插柳勝跡是孤裝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鴛鴦扇菜莢鸚鵡鵲大苞南膳廠奇卉

空

北花房暖閣蘆簾錦溫泉豈蕙湯雕新獅首炭甜食虎睛糖壯麗成焦
土榛蕪拱白楊農游鷄鵲觀甘沒闔鷄坊首灌心惆悵秦休志激昂崩
城身竟墮填海願難償命也知吳憾天乎數不臧累歎床簣語即寢寢
園傍半體先從父遺骸始見娘黃泉母子痛白骨弟兄殤夙昔銅鑪泣
諸陵石馬荒三年修符藻一飯真蒿却寒食重來路新阡宿草長溪田
延恭稼隴笛卧牛羊朽壤穿螺蟻驚沙起鵲鵲病樗眠廢社哀草折寒
塘列利皇姑寺馱經內道場侍鬟稱練 小像刻沉香玉座懸珠帳金
支渡法航少兒添畫燭保媼伴帷堂露澤丹楓冷星稀青鳥翔幡旌晨
隱隱鈴鉦夜鐃鐃鐃控雀攀龍馭駉麟謁帝閭靈妃歌縹渺神女笑徜徉
苦霧迷槐市雌霓纏建章歸鄰思五廟涉漢溪三湘柔福何慚來平陽
可佐唐虞潤瞻返日蒿里叶飛霜自古遣兵擾偏嗟擁樹傍魯元馳孔
亟羊季負倉黃漂泊悲臨海包含恥渠陽本朝端闔閭設制勝岩疆處

順敦恭儉時危值紀綱英聲起北海推操過東鄉新野墳松直招祇祠
柏蒼雜歌雖慘澹汗簡自輝煌謚號千秋定銘旌百檠彰秦肅吹斷續
楚挽哭滄浪

盧岐嶼

長泰盧岐嶼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為戶部郎與汪道昆同
舍有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岐嶼曰唐人謝賜口脂豆澤此
二物也宴席有糖獅象復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貌糖不許高大此
是矣

王九思謝榛表宗道

鄂縣王九思漢陂集自序曰余始為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
德涵獻吉導予習其易馬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
改正者尤易然亦獨余也惟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發之顧予頑
鈍不能免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竟亦無所得焉
是則可恨也

畜

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
罅隙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表宗道曰時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說為奇字異句安知非古
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好曰党稱慧曰誦稱跳曰跼稱取曰挺
予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証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
語從今字者多其時改為誰律為使格姦為姦姦厥田厥賦為其田其
賦不可勝紀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
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
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司馬不亦謬乎空同諸文尚多已
意紀事述情往往偏其真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因時制今却嫌時制

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為何鄉貫矣且
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

失婢詩

攜李陳詩教和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橈欲問誰似况流鶯上下燕
參差李商隱春樓不閉藏銀鎖韓偓長路多逢輕薄兒耿湋應為能歌
繫仙席鄭谷尺蠖幽恨在新詩步非煙今朝饒郭花容偏李涉別有傳
心事豈知白居易

廣孝錄

邑人周珽善書畫節晚輯廣孝錄若干卷弘光乙酉夏疾篤夢人
語以待廣孝錄成遂蘇亂時失其二卷後年卒

續哀江南賦

嘉興沈世涵作續哀江南賦有序

李五

粵以甲申之三月盜弄乾樞神器無主帝既醉於鈞天人或腥於鼉鼉
中興道銷窮於三擅厄運之極古今未有歌臺走麋鹿之跡過市盡斃
鉗之客晨看旅鴈辭玉塞而凝雲夜等銅仙望秋城而泣雨昔士衡入
洛之日仲宣登樓之年並在亂離咸有著述謝眺釣渚之賦思江海之
無波潘岳關中之詩時憫荆榛之載道雖復輦輪泥女步槐庭人感哀
之感同斯來軫誰非秦地空想桃花詎有商岩遙尋芝草冰魚未絕徒
懷挾之心整燕猶蘇不謝離梁之憶鏡鎖既沉木葉再落興言往吊
追賦斯篇日月如馳人間何世夷門日冷魏市成墟易水風悲秦苑龍
擊惟雪衣之委羽曾侍先皇若供奉之捐生堪羞朝士兼年累日悵切
南冠飲恨吞聲和修漢臘薄美秋滿柳箭春搖恐菊水無延歲之方桑
滄非可俟之晷夫霸孫啟祚尚揚赤壁之靈弱宋遺都猶報朱仙之捷
亦各控帶數州綱紀百載豈有蘆薈秋後竟浦浮江代馬胡鞭凌波瀾

水鳥孫千騎控淮水而鳴弦翟泉雙鶴指吳都而扇翼五陵冠鳥逸吳
華風萬里縷縷此焉戎俗二三俊人徒懷死衛乘輿之誠百萬義師克
少固我藩籬之具豈昔之龍盤虎踞者佳氣盡於此耶是知崖山執節
終靡信國之旗大海揚波必覆張侯之艇天意人事不禁臨風喟者
已世山雖辨色將遠謝乎樊籠爰居避風曾何情乎鐘鼓豈希黃絹
之題聊以斐曄之恆文博之枕流漱石竊有志焉子山之垂露涌泉陸
乎俊也賦曰臨江皋以四望兮氣紆結而懷憂伊天步之艱難兮神悅
悅而凝愁昔高后之作京兮實祚上於鍾丘控方塘之白水兮枕震澤
之清流封狼胥以為鎮兮琛沒羽而為州湛盧宵飛而吳定兮樓船朝
濟而漢謳數軍實於長洲之苑饗戎旅於武昌之樓黃旗雨轉紫蓋雲
浮剪桐珪以錫燕更奕葉而遷幽於樂都之麗康兮乃陪服於南留華
實偏野紅粟方舟引陂泉而滋灌注兮指翼軫而帶金牛鹿三百而無

李六

事今不識夫蛟函之與魯鑊雖有祿被之媒孽崔蒲之嘯聚不旋踵而
夷囚於是士女游冶族姓繁富王樹挺於王謝朱輪併於顧陸老成奕
世典型以續銘勒燕然旌懸月窟烽火息於滌陽兮貢葡萄與天馬時
既泰而將屯人娛安而忘苦家繁夏后之臺戶涉周王之圖鳥轉迭歌
花環雪舞風流清談而往名卿尹黨鉤而造禍武帳絕艸於龍豹文絃
罷奏於鄒魯腥鮑爛而是求兮白馬沉而何補既而燕履將使魚鼎日
沸間左有揭竿之呼嚴關無折柳之蔽天子方復瑞門而御平臺召
百官而延多士期弱草之凌勁風假乘螭以行淫雨請饗則終軍彈劍
則馬武出玉關而論兵晏蘭池而旁午空行袖於二東兮猶呼庚而未
止爾乃宮鳴之野雉星落天狐夏箭不能殫仙芝之靈秦鉄不能禁驪山
之徒彼小醜之馮陵固蔓延而滋多逞其鴟梟之性鼓其鯨鯢之毒野
煙炊斷白骨丘枯一二秉鈞握樞之佐方留賊以自固曾莫肯兮焦慮

而殷圖墨史熱其膏殘兵密於篋他毒吹熾豺牙橫厲黃巾大呼銅馬
如蟻戟已及於觀門羣工猶侯第而夜檣橋山之弓不歸茂陵之盤日
出草木為之飲血神人於焉憤涕江表藉司馬之靈奉神皇之徽值
天地之雖判畫江淮而宅鼎四海喁喁珠響當影咏南音之顧懷兮願
觀中興而昭淑景帝不悔亡淫荒是逞金鞭未收於傳舍鐵杖已投於
晏寢方採佳麗以寶椒宮構迎風以連結綺元宰無東山之望牧伯非
睢陽之擬第鼠首而蠅營矣恣恣莖莖而成水火地坼天崩鼓卧旗仆鬼
同謀於曹社帝醉錫以秦土翳上將之披猖各飛揚而政虐既主器之
沉淪乃不恥乎降北單于置酒而長圍截橫江而竟渡立馬於吳山之
巔射屢於蘇臺之游羨靖國之捐軀獨名存而禍酷爰有河橋魏將之
符關路田文之客拭玉張旃尋盟許國思坐觀於時變亮國仇而莫塞
青龍之艦未浮飛燕之舟喟魚甲之潛去聞雀唳而不得聞胃空

李七

懸浙鉤窺色日冉冉而虛逝兮思孝而弗釋亂寃心以為縲兮編愁
苦以為憶吳我運此厄辰兮刻著志之靡適掩柴簷之荒扉兮浮雲惜
而送日服縷縷而推結兮別無虬龍之與蟻蝓於是胡風曉白清笳夜
驚控弦洞庭之浦拔陣彭蠡之陰餘燼煙散
守無聞於壽春精衛銜石而遇矢文臨夜飛而觸兵晨時冠帶衣履之
俗莫不輪金錯於穹帳謝簪笄於龍庭遙瞻岫極目海陵荒臺月寂
古樹風平馳鳴春草駱汗芽菱書盡灰於秦劫劍已化於豐城若乃金
柯霞震瑞葉雲靡別豔姬於楚輕墜寶玦於城隅悲有雍門之瑟客無
報韓之錐玉笛碎而人往難表委而身廢遙朝露以同盡積為怨而難
舒至如李陵窮幕王行排牆弔影奪魄名隕心愴慙塵尾之刻玉羞鴈
足之裂纓求牽犬兮故里咏落月兮北梁華懷云覆金穴何常顧白日
以無色入修夜之不揚若大二京學士五柳游子脫畧公卿跌宕文史

驅狂馬而不前傷搖風之四起似輕絮之離絲類弱鱗之失水鬱青霞之奇志獨快抑而誰語況復君涉江波妾溯交湖望子吟而不返分放子去而煩多哀拍留聲於文姬新等寫恨於羅敷紫臺夢香江南草枯感別離之萬狀淒雨散而煙痕更有孤臣危涕烈士墜心屍懸馬革血洒乘塵霜張其志日貫其精厲勳節於歲寒守如石之筠貞慕拙下之避躅渺翩翩而結纓彼閨門之殉死實鐵中之錚鋒原金陵之始禍蓋蕭牆之內起上游懼楚甲之乘天塹遂胡馬之濟十五國之亡忽焉十六王之宗不祀漢老想司隸之儀南人望壽皇之址痛參秀於殷墟泣山河之異王朔弓月兮心胆寒朔刀凝雪兮骨肉涼 殤魂游於鳳凰之臺鬼火亂於瀟湘之渚蒼雲則七量合圍海潮則三日不至歎東舟之已膠何南風之不競雖復荆有七澤揚沮三江曾無淝水之捷屢效石頭之降河方堅而騎斷揖未擊而難荒冤霜暑落憤水秋長

天之所廢其何以昌昔天下之一家倚東南之藩蔽自付託之庸邪舉江淮而全棄信辭卿而哀賦分機入洛而榮著聊偃仰以娛憂兮觀江南之變態

補蠶骨行

吳京

至元初江浙平章阿魯只班子婦以亂死歸骨於其鄉西湖北山僧黃龍老人作蠶骨行事載印在聞臨安雜志中今其辭亡矣嘉善吳京補之留山中以貽好事者

彩珠天上墜華月掌上珍萬里陰山雪一枝瓊樹春陰山直北飛蓬逐海上迤東晴沙蹴烏孫公主慈玉門漢家明妃厭金屋麗人獨立穹廬地深閨長養梅表族名花寶帳白晝寒具香錦幕清夜燠長白山頭瑤草暉鴨綠江口蜻蜒飛闕氏妬得泣不得秦王求仙祠未歸朝辭名王聘莫卻翁侯婚膏髮明璫潤幄珠暗袖溫門庭設蘭妃壁戶塗椒亞屏

映于飛窓遙中連理蕭弄未離秦鵲填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波始翠羽金波夜復朝銀筵錦瑟曉連宵吳宮闔草吹香佩魏苑彈碁拂畫綃千金舞買青衣笑百琲歌微小史妖嬌歌盤舞罷不足握漿藏鉤戲相促填門車馬多貴臣綠鞵丹駟座上賓記與客語試公子罷就婦飲真天人盈盈天街北皎皎妓女津一朝歐陽秋風起十萬控紫電指將軍開府浙江頭大塔承恩官舍裏携家追迨入蕭關金僕如抽璧玉弓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驕暖青連環南國徵書棘西園宴賞開園中桃李闌春妍湖上清明放鵲天寶馬香過煙岫寺錦帆花出畫橋船歸來明月蓮花炬醉照華堂燕子箋夢中小小不知愁畫裏真真自起樓紅苴新聲翻感栗栗青琴素手劈篋篋塵塵女拂照骨威姬嫺橫波暗射嬌分鏡感翠爭馳泥古散長貞成陰綠樹好瑤階手種宜男草侍兒私語記紅潮入月停蕭賀房老玉杯金盤索即持綺閣珠屏不自

空

走水晶萬萼葡萄夜珥瑁梧桐橘柚時噴啼類怨重無聊鳳 熊走空相矯自茲卧起如翻水遂令服食同迴飢初就增城館未整政君翹水桃雪汁琉璃餅火棗霞漿琥珀盤西池王母叢仙書南岳夫人降鳳車何歲幾雲璈正香冥瀛海風冷冷聚窟香烟烟溫明秘器賜東園南方栢甲龍魚軒雪肪紫錦桃花洞玉匣珠襦青鳥幡青鳥青珠照青閨桃花桃浪吊桃箔鴻都道士訪太真上林神君見宛若南枝越鳥啼北風代馬嘶紅顏一旦化旅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丁朝煉形三官夜考魄玉棺啟視儼明妝丹唇含笑露幽芳芝焚蕙剪燐蘭新鶴馭飛駕鳳麟鎖子九宵煙磨尼五色露金膏百和拾空青錦疊千雙晨寶璐大招遙返塞北山選日發引江南路傾城鞞鞞盡貂蟬導馬獵獸盡鼓簫碧雲車兩神靈雨素奈花簪士女髻經梁復經梁渡梁復渡遼遼山空水厖平野屬帳毳廬扶驕馬已矣哉魂歸來雪嶺晨寄穴冰天夕築

臺風姨掩秋慟月姐涇纓衣服區承肌酪留梨薦乳酪珠琲酬送使繒
線資與臺黃金千百緡都護跨驄回

東林雜俎義集

形管

孝慈高皇后無子

宮人戴氏書

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

孝節烈皇后

妙錦皇姑

金濂出妻

項襄毅胡婦

女化男

葬婢再生

韓烈婦

陳氏遺荒詩



安妃姚氏

沈瓊蓮

端氏

孺人范氏

何夫人紫金掠

會稽范氏二女

婦人生鬚

貞女節婦解

張安人樞白花

秦昭奴

吳江張烈婦

命婦能詩

義使陳氏

難婦

忠順夫人書

志怪

鄧雲翁種牙方

牛康氏

蔡鼎

柳敬亭張南坦二傳

張雷王八十
萬歷末方士
薄子瑞

土司

七

雲南

空玄

佛蛇

阿育王舍利子

宋濂前生書華嚴經

觀音夢感經

寶金和尚

智慧菩薩

慈山和尚

密雲和尚

僧佛日送雲

像不惹塵

僧誑

神樂觀歲終

桃林老道人

張福

高古峯

道人火遁

苟道人

烟鑒

柄相末路

矯偽

匿喪

豪橫

貴州

阿羅漢

連摩石像

藏經

佛牙

僧娶妻室

達觀和尚

關頭陀

僧火香及史詩

祖師像

求復僧

張真人印劍

張三丰

道人題壁

馬自然求載通志

呂仙自序

麻城道士

天主教明教附

矜炫

貪暴

侵地

點猾

奢侈

偏僻

山逆

緯候

五行

子日

制日伐日

上巳

火節

市日

天門

風

雀餽

江南二十八景

男產

雞腹小兒

大明門黑氣

集異

名勝

石經山石經

二郎山石彈

陰陵山

天台山仙女

玉華山

織香

淫蕩

雄日

上戊上丁

立春

黃梅雨

中秋十六日

朔望行香

月

二雨辨

雷

日本小麻

人疴

飛席

鳳陽鼓樓

金富山末書

石鏡山

齊雲山善惡

仙居山蝌蚪篆

雲黃山

伏龍山
孔子山
咸山
東浮山
銅鼓山
飛來峯
六真洞
燕子巖
鷺公坡
四道三谷
仙人籬
永義鄉
蔬糧墩
憂懼石
棗陽石
天涯海角石
文石
鳳凰石
松化石
石木魚
石田
地鏡水影
甜土
里牛

玉泉山
太山
青山
羅浮山
金陵岡
回鷹峯
燕子洞
七盤坡
檀兒崖
大庾嶺
天花里
仁義鄉
沁雪石
中丞石
望夫石
雙魚石
僧化石
關索石
石箭
石樹
水晶營
五色土
田名
呂蘿村

佛蹟
城郭氣
劉炳文海舟紀程

佛光
古赤壁



孝慈高皇后無子

孝陵享殿 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 懿文皇太子
 泰慈王晉恭王次皇 妃 氏生楚王晉王代王郭王齊王谷王唐王
 加王潭王又次皇貴妃 氏生相王肅王韓王藩王人次皇貴人 氏
 生遼王又次皇美人 氏生寧王安王俱東列碩妃生 成祖文皇帝
 獨西列見南京太常寺志 孝陵闕人俱云 孝慈高皇后無子具如
 志中而王弇洲先生最博核其別集同姓諸王表自 懿文 成祖外
 泰慈王棟曾孫王桐周定王構俱母 高皇后楚昭王 俱母昭敬太克
 妃胡氏齊庶人構母定妃達氏潭王 俱達氏出趙王 妃 氏魯荒

王禮母監妃郭氏蜀獻王 格代簡王桂谷庶人 俱母惠妃郭氏湘獻
 王柏母順妃胡氏肅莊王 俱母 妃即氏遼簡王 俱母 妃韓氏慶靖
 王 俱母 妃余氏監敬王 俱母 妃楊氏岷莊王 俱母 妃周氏韓憲
 王 俱母 妃周氏藩簡王 俱母貴妃趙氏安惠王 俱母 妃 氏唐定
 王 俱母賢妃李氏郭靖王 俱母惠妃劉氏伊儒王 俱母麗妃葛氏吾學
 編諸書俱同抑未考南太常志即享殿配位出自宸斷相傳必有確據
 故志之不少諱而微與玉牒抵牾誠不知其解或曰宋史杜太后生
 王光濟太祖太宗泰王廷美愛王光贊而廷美傳云母陳國夫人耿氏
 非杜太后也鳩鵲之德均愛七子可以知 高皇后矣而 高皇后無
 子可諱他王母以諸書及太常寺之志較之多不合楚魯代郭齊谷唐
 俱潭九王同 母亦奇 高皇后遺像藏奉先殿脩 寸組雙鳳首殿
 大珠歲六月六日曝之

女官黃惟德南海人洪武廿年選入宮命為司寶初名阿妹永樂初賜
 今名信任益隆宣德七年乞骸南歸 皇太后命留及為詩賜之皇明
 列聖御製字傳烈宏謨冠于古重惟仁化本家却內廷百職需賢良咨
 爾惟德女中士自少從容知禮義一從應召入皇宮夙夜孜孜勤乃事
 昔時黑髮今如霜歲月悠悠老將至九重聖主天地仁欲使萬物同陽
 春體茲德意賜歸去乃心感激情忻忻嶺海遐邇千萬里潞河官棹春
 風裡賜衣官錦溢光輝親戚相迎入總喜喜爾富貴歸故鄉我心念爾
 恒不忘絲筆題詩意難盡目極天南去惟翔其姪女即大學士梁儲
 母也亦累贈至一品夫人同時有葉女官者番禺人少有淑質通列女
 傳洪武廿四年聞其孝敬選入宮擢為女官因召其父碧山弟祖道詣
 闕賜宴俱授錦衣衛鎮撫養以幣復其家又有王司琛者番禺人永樂
 二年選入宮為女官時年少權妃方見幸特推同輩之愛因辭曰臣妾

嫠婦也安敢充下陳哉 上重之從其意司琛有文學能詩益宋昭容
 之流而持操過之所作宮詞至今人猶傳誦
 洪武廿年詔選民間淑女入宮分司陳六尚番禹陳二妹字瑞貞仲裕
 女也貌端莊與馬入見使並六尚事陳善六書曉大義精女工續嫺皆
 師事之人稱為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為司琛賜歸省仍給祿養其家
 間範嚴肅人罕見其面有司候饋皆辭卻之 文皇即位以司琛熟知
 典故召復原職年四十以病終於官遣中使護喪歸葬
 永樂中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國
 王李芳遠所進權妃嫺粹善吹玉簫見幸永樂八年從征還至臨城
 臨恭獻芳遠驛送妃父永均至食光祿大夫祿尋遣歸正德中平賊賜
 有嘉白金米布權妃薨時後司琛王氏作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為旒
 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羣玉蕭索曉月明中並指權妃也

安妃姚氏

憲廟安妃姚氏嘉興人家貧習繅買市日無恃視嘗盥見甃水中有日月雲霞五色扇夾侍甚怪之應選入宮髮素種種不盈尺登舟過半望一夕髮長委地今地名曰八尺後進位安妃生壽王妃弟福圓拜錦衣衛指揮同知子錦孫承勳景蔭千戶嘉興府志分秀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姚思仁即姚妃後按宋陸游入蜀記過平望二十里曰八尺則前說殊謬且麗人之選法必應國主夷之髮其光可鑑安事種種為也

宮人戴氏書

戴氏湯溪人選侍坤益宮三見御弘治十年太監竊某家錄宮人手書寄問母弟安否離別思憶之情悽然滿紙今其書具存并有宮中小魚等物湯溪縣志

沈瓊蓮

三

弘治間女學士沈瓊蓮家瑩中烏程人寄兄詩陳明星斗夜珊碧玉鏡花容列女官風逸鳳凰天樂近雪殘鴉曉曉樓寒照儀引駕臨丹後尚履薰衣熱紫檀廟肅六宮懸象魏春風前殿想鳴鶯又宮詞十首

香霧濛濛翠窗青燈的的燦銀缸內人何處教吹管驚起庭前鴛一雙

倦把青絨繡紫紗閣針時復卜燈花明朝天后長生誕可有恩波偏及麼

並苑花封小字賦寄聲千里落雲帆一春從不尋芳去高聲香羅舊賜衫

天子龍樓暫見粧芙蓉團殿試羅裳水風涼好向西坐專把書經教小

曉臨鸞鏡整梳粧高髻新興一尺長花影鎖窗人下直開籠自放雪衣

張

明窗葉几淨爐薰閑閣仙書小篆文畫水簾垂春寂寂碧桃花映石榴

海東青放渡遼煙天上群鶯得自專粉翰鷹房高索價聖王廿載絕游

御柳青青燕子愁萬條齊水美春柔東風不與閒人贈誰去江南

尚儀引見近龍床御筆親題墨瀟香辛得唱名居第一沐恩歸瑞謝君

翠綠蟠袖紫羅襪偷把黃金小帶舒中使傳宣光祿宴內家學士作新

右沈氏董穀碧里雜存載其一云送弟溥入候為周氏吳興藝文補載

藝文八首

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

鄭貴妃父承忠貧甚以女許孝廉某為妾臨別悲慟孝廉聞之遣還不

責聘鄭感甚脫簪篋予孝廉失報已入宮大得幸念則事忘其名命小

璫售隻優於市索直若干無應者時孝廉計偕聞而往合其復妃泣告

於上非若人妾不及執巾櫛矣亡何孝廉謁選得善地應 鹽運使張道濬說貴妃生福王 帝 有如意之愛 上書其名於金盞偏妃

藏之約他日東宮之徵也辛丑十月 皇長子受冊東宮貴妃不待持

盒泣訴 上啓之書字皆鉤數曰此天也 錢塞庵相國說

瑞氏

天啓初選宮南都以於氏瑞氏應並入內偶嘆髮瑞氏一著於氏再著

嫌其 出之於氏尤妍麗

李節貞肅恭莊毅烈皇后周氏

周皇后父奎富京師奎徽時寄食為人苑庫元配生子繼繼丁氏生于某某及后復隆中宮以繼從長不許初信王選婚終安帝素雅得社服念其父貧賤資之初不意繼繼之詠也既信王入正大位后生東宮及是王貴妃田氏生永王瑋豐王貴妃地漸寵榮會端一日永和宮婢於金後鏡下候爾定王田氏居永和宮中宮弗喜也上官召貴妃妃側御與小婢昇之是日昇以官婢上問故曰小婢多恐肆無狀聞其實曰開坤盛宮小婢御官婢故遠之耳上邑勅即搜其處大得御具蓋官人各信其端所謂對兒也上緣怒立遣諸小婢司禮太監請少夏之如三歲下何小婢耳十八美姿制時傳中官命於外家事不值中宮因慙恨成疾恆血有老宮人謂曰田氏官中獨無對兒乎亦可搜也果大得御具上疑始釋都督田氏通開之

五

大慈懺貴妃上章引咎上意解令省警例開中門從旁出且以章示中宮示無嫌也其章出御史湖南劉與祥筆蓋弘選所為云貴妃有營本集英王于貴妃亮明春弘選遇其少女年十三見寵敬初封日經太監某言貴妃以道入非外道也乃止賜珠簾等有差亂後走天津味履猶存今為朝土某安

紫柏廣辰上因呈五子之變特命各御錄崇祀九天仙母廟

以上俱宮閤

孺人范氏

臨江府志范氏清江人博通經史漢武初召為女使授孺人為宮中婦師一日高皇問前代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漢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命錄進史諸德之凡降內制多范為范詔賜歸之於家

翁氏女師

晉江御史翁慶巡按四川不避權貴又勅往武當山獻玄武神眼珠賜一品服亡何坐累下獄慶無子長女詣闕上書請代仁孝皇后召入宮留之三月為宮中女師人以比擬榮

林淑園

莆田林淑園按察使林時之女時觀政刑部坐累下獄發北京營建淑園年七歲擊登聞鼓訴冤仁廟監國矜其幼飯之釋時從任成西到左臂和粥愈母疾長嫁而安左衛指揮使費銘年七十

妙錦皇姑

徐中山達第三女妙錦大皇帝欲娶為繼后女不可因不嫁人為尼嘗論革除事謂建文君當坐殿上以待燕王至苟不讓則死之何必自焚哉每語遜國事未嘗不痛哭也

立君

正一真人張氏母妻封立君

何夫人紫金掠

左軍左都督何文輝夫人豐氏嘗入內呼為媳婦賜紫金掠一个玉簪杯一隻玉掠髮釵一副至今為家寶紫金掠溫潤水蛇毒將此掠水解毒記文輝子儀衛指揮使

郭真順

郭真順潮陽人適周伯王明初官兵下嶺南指揮俞良輔征諸寨未下者伯王居溪頭寨真順速道上詩良輔曰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麟煙雲倏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草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水西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海濱十載不斷于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邊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帶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

金印平大羅龍丈人閣藩衙制方面朝以忠義訓明君宣威布德氏大
挽把策一雙龍能會諸寶在掛萬葉龍龍龍夜即千秋月去歲宣陽戎
宇時下車愛民如愛兒亞山蒼蒼空水望龍至今歌咏之故為前軍紀
勳噴天家自有麒麟下領為宣民歌太平磨磨動盡歸山石良婦之大
悅一暴得金

金襴出女

戶部尚書金襴妻董氏永樂七年妻兄董某嚴其在京時金襴其家鄉
後漢知搜得出官候英次斷妻家遺嫁

會稽范氏二女

會稽范氏二女居賀家湖正統七年生好讀書姊適江氏弟月而寡次
許傅氏傅氏二女并志剛業垣圖其室并田十畝後復有弟人年歸以
入石則閉戶相對引溝道田凡三十年共卜葬止水以遠產祠之今

遇者遺誠無得會稽縣志

項襄毅胡婦

項襄毅大司馬也初以判部員外郎從駕土木臨中洞馬與胡婦去
後而南走四盡食盡胡婦度不兩活乃解腹自毀項得八宜而後祀
婦家廟

婦人生類

弘治六年五月應山人張本華婦崔氏生鬚長三寸見寶錄
嘉靖金五青浦題題頭有婦人忽生鬚時縣差以事得其人從空聞
慶之以為男也夫妻無復得婦以歸邑市聚觀甚眾明年遂有信安
潘縣志

萬曆二十一年嘉興邑房手館華亭余塘宋氏其婿相繼長五六寸
二十餘年時年六十自三十三歲始生鬚拔去仍出至五十五歲而止

李平集

女化男

正德七年平涼府太平橋下女子高四姐就予故廬居化為男子生鬚
名高雷令六十餘有二子越時春平涼府志

崇禎戊辰華亭莫氏女化為男子遂儒服裹中庚午嘉興省用明見於
陳眉公座上既去眉公指之曰此即莫氏女變男者

貞女節婦解

靜靈州曹氏聘於王守仁未嫁而守仁死曹氏聞之慟哭不食遂繼死
趙中丞時春駁曰在家從父父與未嫁之夫胡死哉自經溝瀆耳作貞
女節婦解 未娶曰士未婦嫁曰女士綢繆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
未有夫婦也士莫屬女家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惟庶女及門內施
擊申之以父母之命姆奉登車士御輪馬先歸而待諸里門主則揖以

入其牢而食合卺而醢成婚禮焉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
陰陽交際之時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
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婚而行行不踰國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順正而
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士未迎父母
未命姆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親于律無服而強持服聞哀生予
情情生于禮此之何禮而于士何情也不備禮而行謂之奔奔奔婦則
逆義違親命則傷孝是宜為國大禁今取之而與節婦同論甚非禮也
故曰大不可

按凌谷先生持論太苛予傷曹氏之志語曰臨水可脫脂文不活特
錄其文以告淑媛母俾曹氏重枉也

葬婢再生

嘉靖初南元劉氏婢公女父娶之母妒臨葬推入之三年後葬母開穴

公女伏棺上不死出言與其父處如恒持若夢中無少苦

張安人恒白花

泉州張守化贈君婦陳安人卒棺之前和發白花重疊數朵高大可半尺香如蓮

韓烈婦

萬應庚寅五月癸亥德州縣承業婦王氏殉節初承業沒戊子五月其弟殉之七日不食姑強之食糜遂絕應茹每晨哭然香謂佛不絕應姑二載忽治葬留傷几上臥坐室左戒人無近俄口出火下坐色白如粉雲昇流玉筋良久火偏體金色焰至數丈光達十里而香火盡通帶如生所坐土結蓮花千朵亭閣撫按為立祠長門

秦昭奴

定遠合肥間有亭曰警道旅店之東房萬應末秦昭奴題詩二首序曰

妾本燕人幼依表兄李內官處撫育教訓頗習詩史年十八嫁為江南士人側室雖愛有所鍾而分制於嫡春燈秋月獨宿多愁長途旅館孤衾更慘夜深滴淚和墨成吟亦以寫斯幽怨云爾 逐日一程又一程風沙拂面鬢雲輕鴛鴦有伴非吾伴愁向孤衾數滴聲 其一日日長途馬上塵佳人薄命怨青春小星千古稱賢淑坐對寒衾淚滿巾 其二後書秦昭奴記時某年月日也跋曰昔王昭君適胡曹大家能文而寡妾文不逮曹而境未適胡而有夫無夫應人胡越危顛似之用取小字以識深愁復之文人君子倘憐而表章之君施惠不酬妾感且不獨昭奴又記燕人霖南榮集

陳氏遺荒詩

萬應戊子金陵廢婦陳氏作遺荒詩年來水旱作災屯疾疫家家盡掩門兒女莫嫌全食粥眼前不死亦天恩

吳江張烈婦

吳江諸生張士柏娶沙溪陳俊女士柏夫遺女三歲其兄士松利婦產以鄰人徐洪義子張程字之婦不聽乙亥十二月既朔群黨夜突八費婦往死拒之不肯士柏從孫女故適徐氏因迎于家越六日陳訴縣侯德清章日外日外杖其媒徐義以婦爭之強刑其指奉曲不受遂回婦謂在徐洪宅連夕無可白也已婦出獄忿甚丙子三月詠按臺不得理四月既朔訴縣臺於松江縣臺欲下吳江令婦計迫即自刎鄰人義之厝東禪寺旁道祭相望日外竟憂死徐洪等各伏罪

錢塘劉氏女

錢塘江許劉元輔女字諸生吳嘉諫未行年十九夜嘗度簾隣人張阿官故以賴聞聲依和又傾女貌夜躍上樓穴窺婦女大呼賊元輔驚起繫阿官髻之木及旦阿官兄子養忠知其故糾黨斬門且鳴金號于

十

眾曰元輔寔以女儀而人算之女聞之大志自經訟于郡守光山劉夢謙而阿官謀于訟師丁玉蘭賂元輔以女承汚則罪不死仰守疑之陰訪其女故潔得元輔和狀阿官論如律初嘉諫弟其女剃眉投盈水中不散謂處子也拊屍大恸而丁玉蘭忽自盡見女自博叩頭立死上虞倪尚書元瑞傳劉氏不言善蕭

命婦能詩

福清林鴻官應部郎中婦朱氏能詩嘗作詩勗鴻年十九卒鴻終身不娶

仁和陳德懿南康守敏政女適都御史李昂通達往典尤工詩詞有集四卷

當塗鄭養貞國子監丞

婦封孀人博學能詩有士齋集三卷子韶

弘治丙辰進士官編修

仁和楊文耀工部員外郎應鄉女為孫媳陳繼室能詩子鉅編修滿封夫人詩稿附文恪公集行世

武定楊烈婦

永樂初謀建文遺臣以妻女發教坊配象奴有一婦避時帝問赴武定橋河死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清風滿帝都或云此松江謝氏婦也

華亭王鳳嫺進士張本嘉妻本嘉知宜春卒官嚴辛自督撫其子女開舉於鄉為懷慶同知封瑞人有焚餘草雙燕遺音行世

上元倪岳家宰婦 氏有 集

翰林陳沂繼室馬間鄉能詩書法蘇長公善山水白描橫幅年近八旬不廢吟咏有芝居集

楚女曉蘭和新嘉驛女子詩二首驛舍題詩今尚存斷壁荒草鎖重門

土

多情況有千秋月夜夜牆頭照墨痕 碎壁泥味最可憐牆頭頭恨墨猶鮮妖魂欲問歸何處不化鴛鴦化杜鵑

鄞縣陳東官河南提學副使婦董氏少宰紀之女能詩凡后園稿成轉共評定今董氏詩不傳

吳江沈宜修字宛君副使沈琬之女工部郎中葉紹良妻生一女其仲季蕙細小驚並工文墨中庭之詠不減謝家嬌女之篇有適左氏二女並未字而天宜修亦世紹良妻所著曰午夢堂集行世

吳縣范允臨官福建參議婦徐媛字小淑工詩文有路緯集

三水文氏翔鳳之姊適葛 有君子亭詩賦三百餘首手鈔書六十卷少寡自誓作几騷九篇詞義典雅稱其鳳烈 文翔鳳婦武氏祖誠字

翔鳳稱其能詩有文式合刻武恭人沒繼鄧氏翔鳳齒論艾婚不翔鳳大書顯驚倒鳳於室中鄧氏能詩申戌翔鳳付風疾壬午春卒甲申鄧

氏事李自成今沒入范文程家

麻城王鍾龍御史鳳韶女適劉守蒙十一年守蒙天恩死事始誓不歸聞父疾篤欲見之不歸寧也少讀書過目輒誦老而詩益工年七十九目不見字猶使甥輩讀書坐側聽之李贊倡龍潭菴高談佛來風動四方鍾龍獨不往欲索才札酬答亦不許其春日詩桃花暮雨煙中閣燕子春風月下樓幽閣永夜燈前淚孤枕頻年夢裡愁秋月詩霜飛衾薄紅棉冷雲斂天高疎樹寒病起詩對鏡面黃如菜色看書目眩似花生

海鹽朱淑貞尚寶卿祚之女適周濟官光澤教諭幼聰穎博極群書年八十卒有靜庵集十卷

相城張秉文官山東布政使婦方孟式字如耀能詩庚辰濟南臨東文苑之孟式投池中以殉少讀書有婦德有絢蘭閣前後集八卷

鄞縣金文貞適王 子登進士官訓都御史封太淑人有蘭莊詩集

漳浦黃道周官禮部尚書婦 氏工文翰

朝邑屈安人適韓邦靖詩文唱和如良友邦靖早世安人後十四年而沒有女昇上書康海乞敘其母詩從之

女士

太倉薄少君庠生沈承妻承有雋才而天少君哭詩百首踰年值忘辰

醉酒一慟而絕

天台貢士裴致中妻潘氏號碧天道人有碧天稿其題桃源洞曰千年

老樹萬年山洞口仙娥自玉顏劉阮當時得見浪傳浮跡在人間其

一天接青山路萬重仙家洞口白雲通曉幾一夜溪頭雨流出桃花殘片紅其二

黃安人遂寧人尚書呵之女為修撰楊慎繼室慎戍滇南傳通經史工

筆札携之戍滇而後慎奔父喪安人留于蜀應家政閨門肅貌詩不多

作慎有詩答婦人別和三詞皆不及也

寄夫詩

雁詩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最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黃鶯兒詞

積雨釀春寒見紫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
運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
劉雪瓊山西臨縣人孝廉趙紹之妻有水雲居詩自署曰維石檻花居士

莆田黃幼藻字漢宮蘇州同知儀之女適林恭卿沈靜知禮舅沒竭力奉姑所居不蔽風雨近歲罕面年三十九所著有柳絮編

蘭溪舒大猷萬應

貢士婦陸靜專工小詞以脂筆書字落紅滿借

閩縣儒士鄭坦妻鄭鈴字德和坦卒到雙耳自誓詔旌其門萬應中嗣子雲編貴贈宜人有風教錄

山陰王素城能詩文善女紅適胡節節死於燕城誓無他志年四十一卒

陸卿子吳人尚寶卿師道之女適太倉趙宜光宜光棄家盧墓與卿子偕隱寒山卿子能詩文有雲卧閣考槃玄芝諸集

李至英錦衣千戶李英女父死弟承祖幼繼母焦氏有子謀奪廢毒殺承祖出其妹桂英而誣至英以奸指其送春別燕二詩為左論死至英奏辨世宗察其枉得釋

文侍

吳人陳寬孟賢侍姬曰梅花居士掌文墨

華亭王一鵬訓導善畫居柳上俱侍姬供筆墨

直閣尚書

張天縱有青衣 善書

金陵史忠癡翁侍姬何玉仙能書繪解音律號白雲道人
聞人周玉蕭武升方與妾與上議無紅灰件大師像歲七年還玉蕭玉蕭誓不去及事解詣闕遇國變人不得歸玉蕭感慕痛沒有詩一百三十首行世

如內

都督蕭如薰夫人楊氏才而妒無子不容納還如薰與長安張生善言及詞息悵然曰吾殆絕矣張曰將軍當置別館於此從之果得子補諸生娶婦楊夫人尚不知也

義妓陳氏

萬應乙卯楚據某狎姑蘇妓陳氏傾家媚之陳私留據身託疾他避

西

求里中豪貨據得據之而所携家頗饒毫不累據也歸楚後同據謁漢北道都陽湖同舟微人窺陳色藝問許據于金據以情告陳陳數日君裝薄果進其千金可耳俄千金其別據更登微人舟望據帆發漸不復見批膚嗟喟投水死明年據還渡湖中感陳設祭俄風晦舟沒

蘇州義姬

蘇州姬某乙酉國變語所善客以死事俱狎笑之中秋買棹召客泛太湖皎月空明鵲鷗首甚適忽顧影感歎置簾投深流處不及救

難婦

不盡雙蛾向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輝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霜其一日日牛車道路餘偏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鵲怨漢家其二驚傳縣吏點名頻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髡光也驕人後跋云吳中嘉婦趙雪華題在鄭城縣李家庄旗亭

壁間

官人廣陵張氏過崇德縣石門鎮題壁四首或云收河乞 身隨奴奴
從奴虜然聽胡笳聲可哀柔腸已似如針刺況值蕭蕭夜雨來 其一 深
閨日日 驚風怨被干戈出畫堂弱質那經離虎口可憐魂夢繞家鄉
其二 嬌鞋脫却換宮靴女易男妝寔可堪扶上玉鞍愁不穩泪痕空逐
馬蹄餘其三
枝已向別園栽其四

車騎轉轉野店來憐我故鄉生死別花

妾本虎林女也所逢不淑再罹干戈臘月甚寒挾之北上終日坐破車
中嗙嗙筋骨欲脫寒風慘烈塵沙眯目寒馬悲鳴淒其欲絕貞蔡陵車
中明妃馬上所不能彷彿者幾欲自經念妾本良家流落至此曾與魏
里曹生訂終身父子顧才士必不棄予死之無名何如忍以相待已復
念此乃又強食偶從將士閱省錄知曹郎已殉難旦夕公車至此悲謂

五

妾已死遂爾捐棄故乘暇寫此詩令知薄命妾猶然西湖月下心也
當妾與曹郎時六橋明月十里湖山澄波渺然萬籟蕭寂妾吹蕭怨悲
泣曹郎舉酒釀天日夕憂然當此以金屋長改顏謝曰無媒妁何以
先是曹郎嘗懷一扇妾甚愛其扇上詩為桐山方生名立成者作有云
蒼壁倚千尋空江自古今浪翻舟 合廟枕碧流深等句妾賞其壯涼
高逸是時曹郎即出其扇曰汝佳此人詩此人吾好友海內名士即以
為媒妁可乎妾拜受之至今數讀死不去袖中又聞此生亦登卿薦為
曹郎不及見此萬一桐山生寓目焉謂妾尚存亦不負當日以骨長公
待先生意也西湖薄妹宋娟和湘書 風動空江揚鼓催降旗飄颻鳳
城關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 其一 廣陌塵沙滿驚鴉北風
吹雨落鉛華可憐明月空篋引幾度窮廬伴暮笳 其二 奈風如蟻騎如
煙良夜知心盡閣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竿竿可恨是蒼天 其三 恩盛十

五破瓜初也作明妃別故盧誰散千金致五德壞黃旗下賸大妹 其四
南莊勝處妾常憶借問軒車早晚游美景難忘竹廊下好風爭余柳橋
頭其五 冰消見水多於地雪盡看山盡入樓若待春深始同賞鶯殘花
落卻堪愁其六 妾命如朔風飄然振落葉不入即離幃月逐沙塵陌妾
本良家兒留落平康劫十三工秦箏十五好筆墨樽前未解涕涔江州
習人謂素顏好妾謂多生孽武林遇曹郎心知不徒說怨爾天地崩遂
令山川別一為俗子焉再為干戈繼嗙嗙大車中塵土滿鬢髻又倚那
一半裘鐵肌冷如鐵盡則強歡笑夜則潛啜咽誰為文姬哀文姬猶近
闕誰為明妃怨猶得封馬鬣而我薄命人終當棄殍血所不即就死心
為曹郎結曹郎爾多情豈忘西湖月曹郎爾多智豈不諒我節曹郎爾
任俠思妻妾虎穴曹郎爾多交交豈無家僕媒妁扇上詩頗沛不忍微
恩死一相別悲酸難再說又聞桐山生風流當世傑爾既善曹郎何不

六

一救妾

丙戌秋金華陷婦某俘入杭州行營庚寅六月其夫跡之以五十金贖
不許還至百五十金終不許婦疑淚語其夫曰第藏其金天下多好婦
何我為其人蓋至二百金終不許婦乘間引刀自刎營卒怒割腹搗其
陰俄雷震死

新樂縣南關旅壁題曰妾本淮上弱質僻陋而無心戊子遭兵發滿之
狂丈夫以我北去壬辰復挾我南征過此偶遇之子盱衡之間情溢於
露氣幽於蘭鳴呼此誰氏之美也嗟余薄命感而賦此 北去南來空
自猜編愁為 幾時灰妾心最慕漢天子自將單于不敢來 逆次相
逢若有私目成那復畏人知胸中歷歷不然事可得對床說與伊

冬兒

良卿伎冬兒善南曲入外戚左都督田壯過家私過卒都督劉澤清購

得之以敬諸少四十餘人其最殊麗者登兒也甲申澤清欲傾二王存
否冬兒請自往田氏探之遂男飾而北知二王已絕逃南澤清鎮淮安
書佐某無罪殺之收其妻澤清降北虜相政王贈宮女三人皆當御者
澤清不辭而變之亡何內一人告變相政王錄其家及所奪書佐之婦
澤清供書佐有罪故殺之婦明其非罪且云澤清私居眉角巾謂事若
此不如反耳澤清誅冬兒下刑部尚書湯 營飲澤清所出酒故
識冬兒因曰爾非劉家人遂免籍更嫁吳駿公作臨淮老妓行臨淮將
軍擅開府不關身強闊歌舞白骨如何棄戰場青娥已自成灰土老大
猶存一伎師柘枝記得聞元譜曉轉輕便泪流尊前語出漂零苦妾
是劉家舊主謳冬兒小字唱梁州翻新水調教桃葉撥定鵲絃授莫愁
武安當日諺聲夜秋娘絕藝傾時世咸里迎歸金轎車後來轉入臨淮
第臨淮游俠起山東帳下銀箏小隊紅巧策射欄分畫的濃粧越伏簇

七

花叢縱若房老腰肢在若論軍容粉黛工羊侃侍兒能走馬李波小妹
解彎弓錦帶輕衫嬌結東城南拔薛貪馳逐忽聞金闕起黃塵殺氣奔
騰滿川陸探騎誰能來前門空閨千里追風足消息無憑訪兩宮兒家
出入金張屋請為將軍走故都一鞭夜渡黃河宿暗穿敵壘過侯家伎
堂仍訪調綠竹樣山裡將帶弓刀醉擁如花念奴曲倉卒逢人問二王
武安妻子相持哭薰天貴勢依椒房不為君王收骨肉翻身上馬過南
兵退駐淮陰正拔營寶劍幾曾求死士明珠還欲致傾城男兒作健郎
杯酒女子無愁出曼聲可憐西風怒吹折山陽樹將軍自撤沿淮戍不
惜黃金購海師西施一舸避崩濤急浪大於山張帆援柁無歸處重來
海口墜降幡全家北遷長淮去長淮一去幾時還誤作王侯卿第看收
者到門停泰伎蕭條西市數南冠老婦今年頭總白淒涼閱盡興亡跡
已見秋槐落故宮又看春草生南陌依然綠管對東風坐中尚識當時

客金谷田園化作塵綠珠子弟更無人相憐只有樓頭月長留聲聲欲
斷魂

秦良玉

山陰朱雙元總督雲貴川廣石砮宣撫司女土官秦良玉推度侃議俱
從俱美少年朱公子壽宜訪之酒間微諷良玉笑引曰宋山陰公主云
陛下復宮百數妾惟駙馬一人以答
良玉傳勒兵討逆天啓辛酉永寧宣撫司使奢崇明叛據重慶李遠良
玉求助良玉斬其使提兵進攻多斬獲

忠順夫人書

萬曆十九年七月六日欽封忠順夫人卽三娘子上經畧總督鄭洛書
曰蒙差通官 大友等賞書到帳分付我盡知之回舍之事我恨不能
即速登程奈因頭齒疲弱不能起身每想老大人宣大督鎮之日曾受

六

無窮恩典時刻思念惟天可表因洮河失事一節竇 酋反背 皇上
洪恩有員夫人擢舉將華夷大事一日有失幸蒙老大人枉駕河西多承
俯就其事乃不幸中之幸也今蒙老大人書諭由扁都經過悉恐羅漢
夷生事彼此壞名節本上會同吉囊由肅州邊外於川底行走已差人
稟知四月起身我思肅州邊外路途遙遠况老老人在彼多有勞苦患
要從鎮羌經過恥愧不敢開言如肯憐憫暗賜一音我自有意彼此
方便我目前西海之地因為失事致將我自愧未敢計些須之物今備
銀十兩萬望老大人神力轉買各色糧布八十匹茶葉八斗白綾汗
巾五十方綢砂二兩疏黃磁碗四兩砂碗十個涼扇十把書柬紙一百
張若肯賜發我世世不敢忘謹具此啟再拜又銀六兩買糧布十匹餘
銀買茶大廟堂鄭老先生大人臺下

彤管志餘

形管自宮關淑溪外無可述矣義使難婦非法也蓋傷其志聞其過早

豈足語風教哉更有流聞似不欲棄併附之以資溫暖

嘉興善射道山東遇女子單騎行劫接其矢反射之者三女子呼曰

君無相苦當下馬少有所語語曰吾聞人多矣顧事君奉其命某從之

擊歸作孟子湖暴客久之入燕不返沈天生比部嘗識其人

甲申九月友人趙昌齡出杭之湧金門至剡圍見題壁云芙蓉花發滿

隄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多從湖上過行人何不看芙蓉

金陵下荆璞同母富武林西湖上作西湖遇雨詩重雲負我買名湖博

得蒼煙八畫圖柳去六橋春色斷雨來三竺遠山無冷泉變換笙歌歇

人事淒涼風月孤我欲才情寄蘇小西冷珍重舊時張荆璞龍書咏第

其入不足道 寄情蘇小矣

志怪

元

萬應康寅山西隰州有氏婦居山中日汲澗水忽聞鳥呼曰山要開山

要開日呼耳婦不以為异一日飛集肩上而呼婦歸告其夫夫曰明

日若呼當應之曰開便了果呼果應山旋崩出藏經一部皆宋殘繕寫

者卷末書興國材興國院造紙墨如新聞諸有司散各名山楊李王大

同等朝五臺亦隨往捧誦而歸

魏文紳

沙縣魏文紳官知縣善待雨其術用大蝦蟆一隻作火字四十九道

之腹中立壇座之山上三日而雨至暴雨震電雨罷於座所失蝦蟆

在但不敢嘗試一日即龍破立壇二日夜大雷雨天明視之前池水自

涸魚無大小各剖為二文紳懼遂不復試

秦林雜俎 義集

鹽官談遺稿木著

技錄

石噴

東昌某宦牡丹下噴噴有聲坎之得物目焚焚不食而息曹縣石噴曰

此視肉古帝王葬中物噴氣見矣亡何某公卒克武守錢某毀埋城端

渭祠像臂流血駭之噴曰蝙蝠血也時仲冬搜得數斗曹縣志

鄧雲翁種牙方

嘉靖間閩縣鄧雲翁遇異人得種牙方患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漱木

藥湯諸牙立下以生鼠皮和藥搗爛依牙之序逐枚蘸鼠種於原孔

至死堅如少壯或老人牙脫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

張雷王八十

洋

沁水張雷操術甚秘嘗元夕同友觀燈揚州旦即還金署行求瓜濟渴

主人不出袖出碎紙俄犬兎相逐斷其蔓主人大悔則呼犬兎於袖瓜

蔓如初後遇蛇當便方兎禁蛇宛轉間瓜角俱出長十餘尺雷擊立死

特術不戒觸忌神物也

王八十善召鬼能再酒有侍客已未嘗沾也或夜致麗人如李夫人帳

中所見手之即滅沒所經爐蓋言逝者脫飾俱合友某求其術約泰三

日俄私肺方符咒被雷震裸灼雪中以及誤我幾譴死卒亡子沁水縣志

牟廉氏

內江牟廉氏少年抱异術不知所從授萬應康申正月投牒於巡按御

史黃腹吳之暉云明年辛酉九月蜀變方作方伯朱公能平之今聞其

入質萬壽乞留任待極以拯我西人其另揮寶捧 方伯朱公蓋右

出隆慶元也之緣故好數學年十四補諸生高等累舉不第從豫章術上海

年四十五聯第至是覺驟而昇之方伯當入賀見之嗾於愛州勉留之不得蓋未母於人明年八十便道兼壽也之嗾歟曰蜀人福福請後期朱曰今秋入賀因歸省明年正月進謁三月當看花錦城英之嗾許之瀕別以此賦是望明年春朱轉左轄赴蜀出黃股訪之嗾里第時之嗾按蜀竣過其里錢朱于如出康民所投嗾授之曰事甚并居至蜀當物色其人而朱未即信迨九月重慶之變孟道司劉養熙武辟華馳訪康民山中距內江邑三十里第舍三楹不受徵第曰有朱使君在何處成都百日之圍可堅守也及圍解又徵之辭曰年生不足今朝人凡警報叩叩報給朱進巡撫優憂去己己三月拜總督之命開府黔中康民先寄札云使君重游黔蜀誠地方之幸八月安會俱靖從此造福十年但乙丙年星正照燕都仲冬金人內入歲向白骨如麻天下漸擾又云燕京旺氣已盡戊寅入大劫倖他三十五年氏不聊生丙子十月又札云康民已心厭凡世遠遁深山不復再候明年丁丑八月使君剋度不佳當乞休縱野以保餘齡否則戊寅之春將返棧還真耳少師疾跡康民不知所往先是巡撫劉漢儒學使何閏中招康民署中補諸生康食日長臥語多不效乃放歸康民自稱入示子所著其機纂等書

萬歷末方士

孝感程善閣大司空註云萬歷末值方士京師言萬歷當四十七年泰昌一年天啟七年崇禎十八年甲申夏程始述於人第疑崇禎差一算明年五月弘光皇帝出奔甲午都人擁立王之明云故東宮也勅封中城獄神為王仍稱崇禎十八年事尤奇

蔡鼎

永春蔡鼎無能諸生也好易學著易蔡等書博通象緯來長安出入塞

上為大司馬幕府客然不能用也既久之乃南還其友人南雄推官泗州黃廷才于士午預廣東秋閣語同事羅定知州上海包爾庚曰閩人蔡鼎近言崇禎歷不十八年國運中絕其怪妄如此時並笑之明年癸未秋鼎海金華時金華令江陰徐調元合樂饗之演流沙傳奇見句踐青衣渡江鼎徐令慰籍曰戲耳先生世自苦鼎曰事即見之吳欲求青衣渡江可復得哉舉族北轅今日之涓殊不能禁徐令遂復以請鼎曰予燕中望氣三年氣且竭昨歲宿盧溝橋三夕諦觀天象竟無可為涓泣去之金陵有王者氣揚州鎮江多氛祲蘇常杭嘉等耳金華禍在不日恐千人不足珍也徐公私詫異之居止何東陽許都滅數千人明年燕災又明年吳災始追憶其言包長明說

薄子珏

吳人薄子珏性敏悟書不再閱能縱橫成文嘗意製木童令司啟閉奉

主

客盤應靈動如生其議北方屯田田不必開井但相土高下去沙五尺置乾草仍覆以土經日啟視其燥溼採水脈開池功省利倍屯政舉矣

空玄附天主教

佛蛇

釋迦佛真身在錫蘭山國

無量壽佛真身在廣西全州

吳康僧會真身在海鹽金粟山寺

梁番僧智樂三藏真身在韶州月華寺

唐長耳和尚真身在錢塘西山法相寺

湘潭縣湘山有唐僧真骸至今存土人祠禱輒應預備息園存稿

阿羅漢

真臘國天竺僧偽陳如句西域來主其國至其首姓斜科名質多思那

者日漸強盛嘉興嚴從簡珠域周咨錄曰杭州淨慈寺宏羅漢像五百

以偽陳如為首今觀陳如特夷狄之主耳但教人事佛實非所謂白晝

昇天降龍伏虎有諸佛靈異者也今乃崇奉香火以為尊神則其誕漢

可知矣

目連石塔

永年縣城

二十里目連村有寺一小石塔為目連和尚墓

阿育王舍利

鄞縣西五十里鄞山晉太康二年沙門慧遠感從地湧出阿育王塔其

狀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蓋盤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色

小鐘不盈三寸舍利縱於鐘下圓轉不定其光搖曳若即若離隨人隱

見繞塔四則俱是樓空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像神工聖蹟非人

力所及梁武帝造木塔籠之今名廣利寺萬曆丙子平湖陸家宰光祚

鹽官談遷瑞木著

瞻禮初見舍利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大如瓜最後大如車輪五色變

如光采射 泰和郭孔泰孔陵瞻禮舍利初視若黍米已如豆如

蓮子同觀者或見如新菱兩角垂懸懸如北珠或見如葡萄色或見

如桃瓣或見如金蓮花瑞相種種不一又秀水朱侍郎大啓禮拜見如

美苴許色變變如水晶喻項忽微紅色次早諦觀之無有也此光初好

僧竊舍利去今雖以珠無異

達摩石像

嵩縣少林寺達摩面壁處崑山鮑恭簡發督學河南以面壁石與影石

不同謂其妄命登封令侯泰鑿之今影石如故雖鑿不為損

玉石佛像

弘治間慶雲縣人掘地得玉石佛像二一北齊天保八年造一武平六

年造座上皆刻造佛文字併興造各人姓名自此齊至今幾二千餘年

而此像既沒復出物之隱見信有數存焉慶雲縣志

西

宣夏銅像

宣夏古靈州城東北鐵柱泉旁有窟人莫敢入景泰間李某同一僕焚

燈以入行二十步推開一石門有銅鑄佛像旁有二僧屍覆以錦衾其

面如生而金目之類環其左右悉取之將出風颯颯燈息門閉鼓鉦春

鳴李恐懼欲死盡棄諸物俄於旁窟而回明日集眾往掘之堅不

能入機械如洛陽也宣夏鎮志

宋濂前生書華嚴經

宋景濂先生生時母先夢僧云永明延壽子持血書華嚴經求借汝一

室以完願後先生至蘇州半塘之聖壽寺恍惚前寺得經於深井上則

前元聖壽寺僧善繼所書書法如趙魏公端楷不苟八十卷如一名僧

題跋今在杭州赤山埠西六通寺中見馮祭酒夢禎日記按宋慶曆八

年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州事公為政清慎一日游瑯琊山藏院輒使仰因物從吏助取梯掖陟梁得經函函有書寫楞伽經半披玩忽悟前身故僧也寫未竟逝乃為終竟書書法宛然不殊說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首倡倡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蘇東坡東坡序之仍為寫刻浮玉山龍游寺中

藏經

國初重刻不滅經板留大報恩寺四方僧家咸許摹傳見永樂十一年義烏王孫華陽教寺閣記今南京刊板藏禮部僧沒非厚費三四百金不能得北京刊板在內府非特賜則奏請餘不能得

藏經舊刻六百三十七函梓於永樂庚子正統庚申成萬歷初 慈聖皇太后續刻四十一函起華嚴玄談會玄記至第一希有大功德聖記普陀山志

觀音夢感經

仁孝慈懿誠明莊嚴配天齊聖文皇后嘗夢白衣大士口授數千言覺而記之自製序入大藏

佛牙

嘉定尚書徐太室學模集云守荊州見尋陵二聖寺佛牙形模詭異香氣襲人其詩尋陵佛牙如掌大妙香伴供彌陀座三水 文太青翔鳳集云見南京西天寺佛牙頗疑其非寶蓋如來佛四十二齒若生長二寸博寸許則面當如車輪矣此必異獸骨也予於南京天界寺見佛牙二寸博寸許瑩潤如菜玉而竊謂太青所論人有理至尋陵佛牙如掌則又大於西天天界二寺所供矣按佛國記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寸一牙在呵咤國一牙在天上一牙在海龍王宮一牙在乾陀國國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案才出大牙廣長各半寸意得其真今所

見修矣

寶金和尚

國初寶金和尚岩峰者留千佛袈裟衣一襲於紫時之普先寺云人衣之則免災難覆之則活嘉靖癸丑北 入寇披於馬上馳驟往來亦未見有驗 紫時縣志

和尚嘗上書求增建貳司大理寺卿李仕魯言天下學校尚未建儒風尚未振而先為異端樹赤幟非所以垂遠也忤旨乞歸譴死

僧娶妻室

鳳陽大龍興寺即皇覺寺一日於皇寺 太祖勅僧律一曰有妻室僧人除前輩老僧蓋因元末兵亂流移他方彼時皆有妻室今已年老毋論外其後進僧人有妻室者雖在長上輩比肩及在下諸人皆得凌辱亦無罪責令僧俱棄妻娶人無差累

即武汀州僧道皆娶妻寺僧數百推一人削髮露如民俗

雲南大理府山僧有妻子亦讀儒書

莆田林兆恩懋勵究心儒學兼通道釋學者稱三教先生嘗詣京欲上

章婚娶二氏弟子安溪黃本移書止之有曰即得行甚善顧此時諸闕

上書者皆黃縉符策者流吾師欲以婚娶二氏易天下不惟不足以明

三聖人之道適使疑夫子兆恩乃止

鐵塔

當陽縣玉泉寺鐵塔鐵鑊俱隋物

釋迦塔

應州治西佛宮寺遼清寧二年田和尚奉勅立有釋迦塔高三百六十尺圓半之六層八角上下皆巨木為之譬如樓閣玲瓏宏敞稱富內浮圖第一塔後大雄殿九間通一 汝梁

周氏豐潤人宣德間生幼不茹葷長從釋教誓不出戶年七十餘坐逝
隨吐火自焚得舍利數十粒其神向北而去人多見之

寶光寺泥九柏

懷慶府城東北四十里明月山高峻舒豁山皆古柏無他木云元泰定
丙申僧寶相創明月寺乃以泥九柏子持彈弓四 巖谷中令箭樹成
林障蔽天日者皆泥九柏也明月寺天順戊寅賜額曰寶光寺

智慧菩薩尼僧

四川古城

女生而不葷好誦經年十九或議婚輒面壁卧經旬
不起嘗絕粒食柏 咸化五年促其父母送至江村口白馬寺樓上自
焚結跏坐滅磨磨不朽神顯靈異鄉人遂炒沙菜其身裝塑成佛號智
慧菩薩梓人多事之最有靈驗 四川通志

黃明立菩薩

毛

臨汾泊左村寓洪晉女生崇禎三年二月生時母張氏夢鼓樂迎菩薩
至其家後嫁適王勳里人張問道俄感疾三年不痊因還母家疾如故
遂禮佛跌坐順治七年正月廿五日云得道八月望日云在神前考過
受西方佛封黃明立菩薩命作龕置空地西向廿八日午刻云火光菩
薩太陽真人俱來相助至期火光自七竅迸出焰高二丈餘有白蟻從
火內飛出翩翩直上觀者數千人忽聞空中樂聲異香三日不散初指
於村西立廟經始之日忽南壁上生柏樹數十株長二三寸許有跡在
焉

達觀和尚

達觀和尚真可宿吳江村庵中旦語主僧曰昨爾婦訴冤宜自省其僧
嘗少髮以竟死火疎奔命即禮懺訖出佛前朱几火之主僧如其言朱
几鍊以石得赤蛇則婦孽也嘗宿華亭徐氏所曉起語主人曰昨夕女

婢訴銀室之枉銀重十八兩三錢見在某室可獲按也因入其內指乳
母床頂上果得銀如其重吳中書說

和尚嘉善東門外景德寺時大悲閣圯卜算之未利云後自有入甲
辰五月錢相國士升明經時夢和尚為祝髮加僧帽出法華經示之依
卷赤光熒熒磨後猶未知所謂達觀也先癸卯冬師化去已相國父疾
迎醫于嘉興得嚴寺前偶憩經房問法華經幾卷曰七卷主僧出和尚
血書法華經頓悟前夢道念始知其冬手書法華經一帙及解相重修
大悲閣得知而自題像摹刻於石見記中又手書法華經一部相國自
說又曰邑人盛慈相問秋閨事師曰老鶴窠頭立應相不解曰待子來
萬應丙子登科

神祖手書金剛般若經汗漬欲易之命曹內官問和尚答謂曰御汗一
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大悅

天

慈山和尚

沙門德清 膠州旁山舊觀音庵地建海印寺德清初與內監張本善
本奉 太后懿旨齋藏經分散名山而寺無上名本達填海印寺與之
道士歐義蘭爭其地具奏下法司擬本以詐旨論死德清謫戍雷州寺
亦毀師嘗注老子至尺之道其猶張弓乎子思之未得乃借弓懸壁間
忽悟張弓與地對峙殆高而有餘稍下而不足祇歸無用及張而用之
則抑高舉下捐稍補稍上下均停可以令中天道全以動為用主施而
不主受也

關頭陀

萬應閣關頭陀不知何許人能分身現形一日至 菱湖鎮向小兒
乞火置掌中即燃并其身骨俱燼

密雲和尚

審雲和尚住鄞縣天童寺法席甚盛猿啗開公師歎曰葉當何不他食而必瓜之是及也明旦群猿卧瓜側不復啗

僧大香反史詩

周公正懼流言曰王莽虛恭下士時決使當年身不死要留忠偽與人知

僧佛日送雲

仁和塘棲鎮僧佛日住黃鶴山已隱西湖之十八澗開法雨泉披榛數十丈見石壁鑄佛日字胡太史仲胤嘉計偕登舟僧挈送之滿趾白雲啟則濛流晨于蓬櫬之間郁郁勃勃所謂祇可自怡不堪持贈又轉作一解

祖師像

國初禁中有祖師畫像八十八尊供牛首山之祖堂萬歷沙門達

元

觀以新安丁南羽摹之分送五臺峨嵋南嶽錢塘黃祠部

天竺寺嘉善錢相國臨之送景德寺

像不惹塵

弘光初游姑蘇之北寺有不惹塵觀音殿像設如新按酉陽雜俎柳下佛寺神像往往有鳥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言或有佛寺金剛鳥雀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辰王相相符也

求履僧

嘉興李孝廉士曾有僧募履命僧索之僧笑曰果履乎李未解僧問其衣何物曰緇僧笑曰羊質虎皮李色駭僧曰能從我游乎曰請俟異日因入取履僧不復見

僧旗

南都有僧安遠管前驅將捷之忽云打不得我建文皇帝的裔也欲

啟其案又云中有內府勅開不得遂下僧錄司其僧猶端坐抗語因送禮部都下喧傳各衙門會訊莫敢誰何內一人獨健解案則法華經一部也蓋犯道畏責作此詭語

臨川黃端伯司理杭州素佞佛禪禪雲集有僧漢人求開闢靈隱寺約某日回首須二面合瘕司理如其言遺隸守之岳期夜快刀欲逞隸亟縱去其隸予所識也

張真人印劍

廣信龍虎山正一真人張氏寶劍二玉劍一印四一白玉方鈕徑寸二挾幅朱文上帝舊書一銀方如玉世廟所賜一白玉雙螭紐徑寸四闊幅文如小玉方國初所賜一金紐如番蓮龜起雲雷篆今真人府燬器俱存

神樂觀歲給

南京神樂觀歲給乾魚萬斤鮮三千斤米三千石小麥千石黃豆二百石芝麻五十石舞生三百三十餘人歲支夏布三尺棉布一疋絹一疋綿半疋

張三丰

張三丰俗名字玄玄號三丰又號手蓬又呼遲遲仙閬縣人又云羊城人七歲能奕即無敵十歲習儒業失怙恃長入潘家華林遇至人偕棲三十年出山混俗歸闡補刑曹史閩人未知也未幾因劫獄連坐成貴州平越衛同解將及境師浴於河溺焉明日自水出袖各回文批帖解者探囊中原文已無矣始神之受重饒而別至平越千戶張信少敏慧善奕師往較焉稱國手一日幾局終宵抗衛因記之各就寢張夢老嫗汝甚當如是而後勝衣起不數着而師負兵師大笑曰驪山老母大是饒舌錄是人知其昇遠近播傳師將遠遊辭故人十餘家皆錢子

一日席皆有師人愈異焉別張信曰吾為葬若父命信取骨自負指岩窟齋曰汝勿懼往擲置之口中既入見石牛欲相啖畏而掛角出以告師曰大至封侯斯亦足矣復授鐵椎命往擊洞門石磴且曰擊不過一二椎至斷而已張力不勝擊至七方斷見金魚飛去歸曰之師曰惜哉汝八口止存若一人十年復位至封侯十二年間當會於武當言訖而去永崇靖難信以功封雁平侯至十二年果勅祭武當山見師山中石岩坎瓦釜形質憔悴破袖腐絨傾米飲為茶送一棗張不飲袖其棗而別下山視棗已長尺餘驚訝復上山尋師已逝矣追悔莫及師遺信平越高真觀今有禮斗亭浴池石碁局山中嘗有人聞聲咳嗽而振若谷俊移居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止郭子章略記

按他書云張三丰遠東鮑州人名君實一云實雞人

主

范達

范達河內人有奇骨讀書過目不忘成化間棄家從异人游遂為武當山提點邑人某至武當見達乘肩輿丰神飄逸自從數十人與達語移時聞其家事入悉以數年見達童顏猶昔行步如飛不得近後名其故居曰仙人村

桃林老道人

正德時 劉閻剿盜漢中牛山之燕子嶺草庵有老此印自稱元時人白首童顏問其年不記出度牒紙厚方七尺字如索蚓盤蛇篆書也對人臥坐又至桃林園潤曉草舍一道人年九十餘色不槁云採桃實自給左右言其素豐求餉明發稿二十人以金歸而復召此二人皆不知所往

潮蓮頭

潮蓮頭真縣人如意里潮德之遠祖也里界間喜聞就大溝上架木橋後出遊方外 明正德中有道人蓬頭至橋蓬云朝氏指其宅基故址且言村巷某處舊有確石橋二人許得之人且驚异居數日備於張駕家種田忽不見

道人題壁

嘉靖初吳江平望鎮珠勝寺有道人題壁我自蓬萊跨鶴歸山僧不遇意徘徊時人莫解菩提寺三十餘年化作灰後毀於倭

張福

張福者淮陰鹽徒也性悍恣不下人一日乘涼樹下有老僧同坐老僧忽舉手擊張一掌眾皆為僧危之謂此惡少奈何犯虎口哉張默然僧又擊一掌不應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慈矣僧曰爾來至一巷與僧對坐自語張曰若有得兵須歸富貴人有善根者為外護若妻子請

主

謝絕勿念也張歸舍其妻方與他少年淫構其人自床投地請死張曰若有緣也無恐不知若有室乎少年對曰未有張曰子請遂以為妻又呼其子與隣老木子者子之曰王女無來速我乃竟往投萬德庵鹿園萬問之曰若何能曰請為開者司出入萬因置之門萬本大家男婦嘗數百人出入無忌張日危坐於戶至晚必報主人今日某某出某某入有戲豫無禮 法者必告居三日萬氏門肅然無譁又數日萬知其意確可託也命為守書舍司金錢出納則錄兩無爽有不經者必裁節之一日萬自外歸見張坐其所坐處呼曰若朝敢踞我坐張起而對曰將單胡無平等心也萬坐坐覺坐席熱如火心异之又一日萬自外來則張履其床萬又呼曰若何乃爾則又曰主人何無平等心也萬坐床覺床如火坑大異之時有吏部郎過准得瘡疾甚危萬以語張張曰請為療之乃相與背坐吏部郎即覺背如火焚也旬日而瘡愈遂往京去一

日張請於萬曰小子修立有微效矣請一靜室求一姬為伴萬乃呼婢數十人使擇張曰是皆不堪請將軍所幸姬萬難之已度其人非酒色徒也何難一姬以妨人道竟與之張乃挈一姬入室鑿壁而進飲食居八月以姬還萬詢婢曰彼日與姬對坐相去函丈未嘗近也姬亦素好道平日閉戶焚香掃地而坐每以悟真篇問張張不答亦竟無一語也張自出關則請主人白布數丈金二兩又書字一紙藏之與銀布同置一箱請以某日開萬如其言居亡何詣萬前曰小子歸矣叩頭而出萬望之不得使人亟走之其行如飛不能及也至故所遇老僧處跌坐合掌而化萬乃開其所藏箱則上書曰小子以某日行請以布蔽以金制龕主人親封之萬乃歎惜恨失至人也居有頃前吏部郎自長安以請急歸來謁萬萬曰若知張福化乎吏部郎曰吾於濟上過之談笑竟日胡遽有此萬亟開龕則僅有布在其體不見矣萬諸僮皆見之淮徐

重

間萬本名將晚歲好玄每日靜坐守中張謂此有為法非無上道萬每叩其有別術不語但曰天下無有富貴神仙孰能兼三而存天下賢者以澤蒼生孰能兼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於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為對無是三者請勿語道少司馬許公乎遠亦識其入津津稱之曰世胡有此異人也 清時可二氏餘談

馬自然求職通志

鹽官馬相字自然世為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徇游方外至湖州醉墮雪溪經 而出衣不沾溼指溪水能令逆流唐大中十年 葬於其家東園明年東川奏劍南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 杭州發其塚止存竹杖令塚不存有石井在海鹽縣西北十二里云自然所鑿嘉靖戊午武進薛應旂督學兩浙修通志意廢仙釋不錄七月二十四日有神降其曰丹陽道人馬自然煩大夫幸毋舍我薛曰欲入志乎

曰然遂不敢置 杭州府志

高古峯

柳州東門高古峯 好道棄家游桂林蒼梧間簡率少文晚隱端州石室十年入廣州教人以死心孝廉李潔問上弦兌八下弦長八之功曰亦用之或詢以歲里曰多事生弘治庚申終天啟壬戌九月年百二十三歲

呂仙自序

萬應初葛守禮殷士德楊博王家屏諸大老會燕即齋肅求呂仙其書本唐之宗人名璣字伯玉配金氏生子四甘美豐茂年五十登第授縣不意有日月當空之禍凡我同宗觸之者減予甚恐棄四子携妻山下築於洞僅兩口故氏呂名若字洞賓後妻以號純陽子

道士火道

重

山陰王補學萬應乙未進士是春讀書京師西山夜對燭俄閃爍有聲見人自燭出可三四寸盤走几上尋盤坐則修一二尺如道家裝侍兒驚匿以何又盤走地上儼然人也語王曰毋畏避也且乞茗因共語雜鳴而別漸縮如初入於燭明日訪京師中貴云是日大內齋期或道人火道也王終南海令其甥朱若一說侍兒尚存

麻城道士

麻城道士 以道術著黃州守某憂子婦困辱布幣求療道士方家奕奕畢語使者曰爾第去亡恙第胎衣中還我一暮子使者反果產胎衣中暮子在焉 包令瑞說

清河异人

萬應七年十二月有異人經清河縣之唐家口坐而化偽傳 淫繁遠近喧動男女焚修者數千人夫為地方憂時令向日紅入朝明年

三月還任 衆已恭其屍而神之立廟日紅陽為祭文默酌植一枯竹
日屍誠神三日生吾竹仍為廟否則不廟也越三日竹尚枯乃毀而瘞
之謠言頓息然人竟不解其故或曰病也 清河縣志

苦道人

姑蘇荷道人不知其所自敝繼行乞歷寒暑如一冬月鑿冰而浴人咸
異之嫌其垢不欲近而就問多驗弘光二月坐逝鼻垂玉柱尺許時予
客蘇御值華亭朱尚書國威咸好養生家言云嘗就門道人誠異人
也

三五

袁林雜俎 義集

烟鑒

桐相末路

嘉靖戊申年大學士夏言臨禍貽惠副吳學愚賢塔各擇塔得汝門相
光矣愚難賴汝扶持累汝受驚苦多矣無以為報但我有志恢復河套
欲自盡犬馬之忠不虞至此今復何言今且死矣身後惟有平生奏疏
詩文諸稿望子為我編校成書諸序並年譜乞借雄筆以賴不朽諸稿
有文五春一經手亦已囑之矣我平生大節賢塔所知得禍之詳賢塔
所悉他日世有公論不能無望賢塔紀錄願留心千古之托也處
分家事別有遺囑賢塔亦與但望教導諸子姪輩各宜守分勿道我苦
處俾勿起爭端以召意外且以彰吾之過也遺言賢女安人我止有汝

三五

一人又不得一見而死千里遠來何以為情哀哉哀哉身後望汝歲時
墓上看看切勿今不知生死何如又不知去配所否今不能作書以已
死已去不可及也生離死別家散人亡可憐誠可憐哉勿復道勿復道
汝夫婦各要和睦世上事汝今知之囉索難得也 擲筆長逝勞形生
何為忘情死亦好游神入太虛相伴天地老吳春山東按察副使
萬應十二年故太師張居正子禮部主事敬修自縊遺詞

四月初三日即侍即至府初四日即差官提張敬修面審其中細微曲
折之情不及多言但其大主意在屈坐先公以二百萬家貲人要找板
承天夷陵本縣三家要坐曾確菴家寄銀十五萬兩坐王少方家寄銀
十萬兩坐傅 川家寄銀五萬兩他云依說便罷如不從則當奉天命
事其間恐嚇人之語令人膽破魂飛嗟嗟此三家者皆惡仇禍患與張



鹽官談遺稿木著

門同之以數十萬為寄何其愚哉或當事者處心蓄謀已定區區何能
分解而威勢所只得欺天枉人從之夫數十萬銀吾意三家縱恣亦
何能有如此之積天上飛來之禍何愛片言之重只得從之愚蓋
料三家斷不能完結此事吾日復何而見之區區微表不能自白恐後
世以敬修為何如人品今又以母子叔姪惡團聚一處有串通之弊乃
於五月一日出牌追令隔別不得相聚接語而母南子北夫東妻西
又懼會審之時嚴刑拷訊羅織錄後日事又大可慮者令幽囚倉屋
風雨蕭蕭青草鳴蛙無不助予之悲悼人非木石豈能堪此凌鏢告知
神明決一暎而萬世不視嗟嗟人豈不貪生畏死而敬修遭時如此度
日復決無生路孔子之聖也而死顏回之賢也而死况乎日於生死利
害審之熟矣今屈死黃泉勢不容已承家祀祖并奉祖母二母鍾衛則
有諸弟在予母表受辛苦予妻素賢明善持閨內有古烈婦風吾此舉

三

不能自保可憐我幼兒女皆六歲 稚子言至於此痛心酸鼻不能
終其說他如先公功罪與近遠濫誣事情則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
敬修不必言也獨空坐二百萬又欲生曾王傳三家三十萬欺天枉
人不得已託言片楷沒齒以代剖心此書各司道一日非肯為溝瀆之
行也五月十日寫完以期必遂而夢兆稍吉不果至十三日各欽差上
司會審叔姪俱嚴刑拷訊徇勢批他人以慮數十家板而合諸公意
即首肯之不合其意者叫另開來合則從不合則夾打令人魂落無生
氣嗟嗟此古今宇宙未有之情父母遺體生平眼不見刑具脆薄之軀
豈能勝之各位上司奉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喜可也何忍遽至
於此嗟嗟此數之莫可逃也既令板各家備臨時對理不驗何以見諸
公而且諸各板批亦多入皆平日所未聞者吾輩死豈能批他人以
解己之禍甚矣上之愚弄人也而人使吾叔姪輩自愚何忍何忍任

巡按活關 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殺人媚人以此之酷烈也
今不得已而死明心萬分出於不得已若十三日拷訊口詞錦里三
童子於之知之不必多言有便乞傳山西蒲州張相公說張門事已完
結矣無煩挂念領他輔佐 聖朝天子於億萬年也

談遷曰讀夏氏張氏二書令人悽然以泣方其異國之鈞 震錄氣
勢迴山嶽一朝失據步入西市諸子為因富貴安在哉今貴溪江陵之
論定矣功九而罪一敬修惜死亦知洪朝選劉臺之冤乎昔關將軍沒
後時在荊州玉泉山現靈有僧呵之曰顏良文丑頭安在敬修書成之
日洪劉之冤案結矣仰侍即擗齊人之有聲望者懸貶酷拷貽楚患數
年卒無子亦未嘗無天道焉

崇禎十六年五月 大學士周延儒被歸復見微知不利憂泣或請
解於中宮恩嘉定伯周歲十萬金或達之 中宮以駕久不至余何請

文

授指 東宮 東宮每晨謁至是啟曰近來久不見周先生何也 上
曰爾何自知先生曰父皇嘗稱周先生故知之 上曰此非好人今不
得稱先生 上心知其指尋賜死追贈錦衣衛 同法曹至私
印排闥而入相國被裹起裹絨巾家僮見耳目有異各驚匿求青衣未
得履校脫而衣之拜命飲泣求筆墨占白倉皇不覺使者促之掣筆就繼

狂誕

餘姚諸幾子相嘉靖乙未進士除兵部主事以簡抗忤時謫茶陵州同
知量移潮州通判轉即武同知竟蘭御下勤於勸學士胥悅愛素深
經學脫略自喜家居惟授徒自怡後客嚴陵大醉般礫裸游桐江龜啞
其陰以死

崑山王達年游京師為相國德懿宸輝掌記時飲於市達使四索因誼
之怒曰爾時文登第立文拜相乃牢籠天下士乎去之達年嘗偽撰漢

黃憲天祿關外史陸慶初逢年生事死

吳縣張獻翼幼於太學生能詩好游仕路聲伎慕古稱阮之習與友
人張孝資或紫衣挾使或跪乞市中或歌或哭獻翼贈孝資詩中分
義深相見心莫逆還往不送迎抗手不相揖荷鍾隨吾行疎糶並吾乞
中路饋吾漿携伎登吾席萬里聲漸高誰露歌甫畢子無我少雙我無
君罕匹獻翼每念故人及亡伎輒為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資 生祭
自為尸獻翼率子弟哀麻環哭上食設奠孝資享之期日行 哭禮設
伎樂哭罷痛飲日收泪自是幸以為常萬曆甲辰年七十餘携伎居荒
園中殺於盜沒後人皆惡而諱之

光

秦林雜俎 義集

鹽官談遷稿本著

候

五行

儀封王子衡起相曰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
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亦偶爾宗之即以當年為甲子歲
仲冬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日半夜為甲子時不知經歷幾千歲後人
乃以立行分配之此半塗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且大立
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為木明
日為火又明日為土為金為水乎何春止為木夏止為火秋止為金冬
止為水乎何土惟旺於四季而餘日土氣即絕滅乎 答何梓大論五行書
新都楊用修順曰今之易卜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己起勾陳

四十

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弊戊己同為土
豈其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己共起
勾陳而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
萬物始萬物之意于方為北又為朔于人身為腎有左右于卦為習坎
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玄黑於官為脩熙於四德為貞正而
固亦兩事也於太玄圖蒙直黃真以配四時而冬兼黃真且壬為陽水
以騰蛇之雄配癸為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誤千餘年矣
卜之不驗豈不繇此

東粵李灝曰久晴遇丙丁必雨久雨遇丙丁必晴而庚甲次之若遇丙
丁而不變是謂日月不換丙乃天地之病故病從丙也北方淫雨百姓
即請官吏祈禱仁政之先務也南方往往太遠八月有二易牌以節呂
氏春秋以方烈風多起於戌日而箕宿次之

雄日

甲子值單日為雄雙日為雌日中有樹似松名空青之食其葉者身為金光

子日

正月上旬無子日大臣不安位焦周說

上戌上丁

李夢陽曰郎社幸社稷上戌孔子上丁戌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戌當先戌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戌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戌從初十之丁則次戌非上戌也時無諱禮者竟廢不行

制日伐日

入山當以寅日及義日專日者大吉若制日伐日必凶靈寶經奇門書云假如甲子日子水生甲木下生上也為義乙丑日乙木克丑土上克下也為制戊辰日上下無犯為專庚午日午火克庚金下克上也為伐

聖

丁丑日丁火生丑土上生下也為實晉時拜官封爵用實日上任用義日五雜俎

立春

立春日邑首甲糧長二人夜半於縣治前畫地值草如耕種狀值人畜即止以卜歲多驗萬應中嘗失期候春田官呵之答曰諺有之不種田時吃白米歲果給

成化元年崇禎元年並元旦立春華亭陳繼儒眉公楹帖歲朝春百年

難遇 聖天子萬壽無疆

立春日望三素雲見修真八道秘言

上巳

三月己日始為上巳非三之日也

黃梅雨

周處風土記夏至前兩名黃梅雨杜工部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

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溼雲霧客難開竟日蛟龍音
盤渦與岸迴按玄宗幸蜀置成都府尹號為南京讀其詩梅與江浙不
異也今俗作微字

競渡

黃州俗五月十八日有龍舟之戲設屈原像及祇候俱運機捷服飾極
麗金簪玉道 嘗二三百艘土人舁舟送之江中順流至其灣土人先
泊舟掠以為常

火節

雲南六月二十五日入夜家家束松明為庭燎雜以草花高丈餘燃之
殺牲祭祖老少圍坐火下飲酒達旦自官署都邑以及鄉村田野無不
皆然謂之火把節又謂星回節相傳漢夷首阿南人為人所殺誓不從
賊以是日起火死國人之哀之因此會一云孔明是日擒孟獲夜入

聖

戴父老懽呼設庭燎迎之漢程記或云弔忠臣王禕非也

中秋十六日

四明中秋宴飲以十六日初宋相史彌遠官臨安還家度節阻風至是
夕始到遂沿為俗

九日

御袍重陽所服製為菊

大小清明

福建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為小清明八月為大清明侵墓者間小發毋
敢大發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
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

縣朔朝是時未幾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拾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由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東陽王嘉志澄海縣志

天門

鄒洗馬德薄疾篤幼孫方六七歲同二三女童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鶴背跨冠緋秉笏者兩翼金甲神挾侍方刀鶴脫欲下又旋轉再四頃刻入室不見僅白雲從庭左角自地及簷而去不旬日鄒逝

姑蘇沈文字雖優人而事母至孝嘗語予曰萬曆癸丑七月三日露坐中夜俄天門開流光晃耀朱几上磚爐歷歷在目亟呼母出視母命拜良久而隱

戊子九月二十五夜漏且盡天門開有火龍自東向西北又一龍相接

四三

掉尾落數小星

月

崇禎己巳十一月 日邑人洛塘周氏出葬夜分月中界畫如十字人皆見之

庚午七月六日有小星八月良久乃出自東而西去月二尺許竟不動

風

崇禎辛未六月庚戌臨賴有大風林氏杜氏等家產俱飄半空鋼鐵器碎盡瓦器獨全

庚辰七月天津巡撫李繼貞閱武帥旗不風而動明年三月亦然且作笙簫聲見邸報 石尤風李義山詩來風助石卸

二雨辨

無錫即文莊 二雨辨云雲興於山勃然滿盈既盈而降以雨若山雲

也謂之山雨雲興於海倏然瀾漫既翕而盛以雨者海雲也謂之潮雨海雲之雨來風以行雷鳴則止山雲之雨挾雷以動風吹則散此其大凡也海雨夏少而秋多山雨夏多而秋少亦各宜之易是為變而無雷吳天台王子春云 雨師每翳風師黃廉雷師豐隆

雀錫

餘杭徐司理茂吳桂卒之歲甘霖降於後園新安吳山人德符克曰恐是雀錫果應其兆

雷

嘉興吳太宰鵬家內樓雷震後凡金玉銅鐵之器俱一細孔如粟洞並轉塘徐氏有婢抱主人兒被震死雖兒亡恙後若干年亦場姑蘇人果雷襲其禱外衣毫不損也雷神亦善戲矣

萬曆戊辰六月二十日福建平和縣東廂外陳孫家有兒在輿中雷震

二

雷

具典而碎兒仆地活

天啟乙丑廣州濠拉里方氏婦張嬌居元夕觀燈俄黑犬隨歸二月夜忽電光燭一室婦携孩幼坐榻犬若懼甚依人時見數神若十四五歲童子無髮者環榻二三人欲前諭時忽捕犬去之

清朝辛卯四月九日蘇州張某雷焚其廩米如粉時米貴其索高價也

江南二十八景

華亭顧東江先生清云江南二十八景梨花滿放梅萼盛數茶笋初肥桃柳相媚枇杷摘金楊梅獻紫牡丹開色芍藥繁壯海棠曉睡露微晝青菱荷新發菱花初嘗尊醴正美林酒始釀榴花成雲參風如浪鱗魚薦鮮紫蟹滿膏橙黃橘綠蒲長葦茂菊園千名各園一色松花成餅桂子為蕋蘭蕙列庭水仙置席鸞啼春樹鶯映秋波陸平泉曰尚有二景菜花如繡橘米如玉馬元成集

日本小麻

弘光初有携日本小麻一紙來者並表字首題寬永二十一年及大將等字彼避齋何嘗奉正朔也

男產

嘉靖乙酉 農人孔方產兒候旬西報野記

萬曆丁巳正月二十八日奉化縣後陽村男子張一產兒並活亡恙張妻舒氏未姓同盧某負販或曰兒之孕盧為之也徐見可出墨亭集又大同中翰馬呈德婦萬麻癸卯孕庚戌免身凡姓六年子三歲能誦詩書見謝肇淞江五雜俎

人疴

崇禎庚辰吾友王介人^補至徐州立作人面如畫至於盈畝携歸見之又太行山桑柳並生人三四寸裸而黑揭燈上口噴噴有聲

聖王

雞腹小兒

嘉靖二十二年太倉州塗松鎮沈氏殺一雄雞剖腹得小兒五形皆具太倉州志

飛簾

嘉靖三十四年會稽有物方長如尺騰飛空中映日作金色數鷹隨逐之有因劉朝忠祝曰果祥也則墮已漸近果墮則縣令古文炳華席也官命讓之會稽縣志

大明門黑氣

崇禎己巳夏卜者周子陽語 賀中冷^{世壽}曰黑氣蒙大明門久矣非休徵也及十月遵化失陷烽火偏於都門

鳳陽鼓樓

壬午鳳陽鼓樓忽坍去成平地太守往驗坐良久俄晦冥聲如風雲樓

復政即縣志補記

集異

丁亥八月晦是夕天上歷歷有聲如潮十餘刻乃息又是月七日下午刻日旁見一星明日亦如之

十月松江黃浦鮑魚大上至妙極

嘉善東門民家雞翼生爪各邑多有之江陰獲雞足如鴨

戊子冬至前三日薄暮鳳凰自海鹽過海窺向西北而去萬鳥從之約二十里斜橋趙氏蒼頭見之

庚寅四月六日有斷龍墮蘇潯墅關見即報

九月十七日錢塘北高峯崩明日靈隱寺墜土得 僧 墓

十月朔午刻日食既望日嘉興東門外雨絮友人金嗣孫龍友舟行親值之夜月食

聖王

二十四日夜黑虹竟天起西南指東北若闊闊者三

辛卯五月二十三日大雨海鹽東門外漂一樹巨數十丈

七月宣渡府有并獸兩角驢面馬鬣豕蹄尾短僅三寸如鹿色黃自祖

闕墮於老龍灣躍岸即人驚逐越城而奔至湖西民家復逐之遂出西門

走二十里獲於高橋送即守轉至海道王爾祿觀者如堵皆莫知其名

或云山羊以冀似之數日死人啖其肉味頗鹿是日定海城獲一鹿亦

以進八月大星隕於海

名勝

石經山石經

順天府山縣西南五十里石經山峰巒秀拔故曰小西天隋大業間僧靜琬懼本教有難不能流通發願募工鑿石刊造一大藏經積於此山以備其後至唐貞觀初僅成大涅槃一部法師卒其後人逸刊造餘部歷遼金始完一大藏貯於岩洞者七地穴者二洞鑿以石門穴鎮於淳者自來兵燹不之及一疏志

硤石山

澤州城南三十五里硤石山高數丈頂平若砥礪橫十餘步相傳慧遠隱此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住空已而果然因名擲

筆臺

金窰山朱書

豐潤金窰山極險峻山腹石壁間宛如門扁而不可開上有朱書數行可辨識者惟巖有黃金人不見七字其書雖極力磨洗不滅人以爲金窰所在豐潤縣志

柳山

漢地理志柳山在東城下金地理志云柳山有柳山鎮即今城東代召鎮是也又水經云牛首水出堵山東經柳山即張晏所謂柳山在東城下者以今觀之東城之下不惟無水且無山矣然則三說何以云爾也嘗味水經之言謂柳山即爲柳山此說深爲有理蓋上高曰阜不爲阜地哉况山夷則水竭而柳山之下即有柳水亦漸漸乎其漸涸

也余觀浮柳縣有所謂浮邱山者今亦漸平爲地大抵皆邱山之類耳柳縣志

二郎山

遼東錦州城北三十里二郎山破石多如彈丸可入砲而輕督師孫承宗戲曰二郎神好用彈想其餘物

二郎神爲清源妙道真君即嘉州守趙煜斬蛟者也未詳何代何封稱爲二郎

倚陽山

林縣倚陽山桃花洞北齊高歡冬月被兵圍於此期以桃花開兵解已而桃花果開圍遂解後洞口桃花冬月盛開今不存林縣志

水神山

山西孟縣東北十里相傳昔周世宗女秉性貞烈不欲適人潛於是山

火山

樹下涕泣渴而思水扣地得泉自繼於樹柳人因立廟祀曰水神山
大原河曲縣西五里古稱火山軍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煙焰上發可熟食不生草

呂梁山

永靈州東北百里呂梁山俗名穀積山與交城接壤呂不韋曰龍門木關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石鏡山

宣國縣石鏡山有石如鏡足以鑑物黃巢寇宣國過此照見其狀如獼猴大怒積薪燔之石遂無光久乃漸復宣國府志按石鏡山不一吳地記臨安縣東五里石鏡山有石鏡徑二尺四寸甚清其見人形狀
陰陵山

陰陵山今全椒縣東南二十五里九關山云楚兵敗故東渡烏江經此與漢兵一日九關其山石尚有鏃跡有迷溝為田父紹處今三汊河有霸王廟所產艾草皆低頭為羽覆甲壓之云全椒縣志

齊雲山善惡

休寧縣齊雲山嘉靖中改稱山立立天太素宮曰善山惡山善山為君惡山為夫人分祭則災合祭則福

天台山仙女

天台二仙女宋景祐中明昭探葉見金橋跨水光華炫目有二女戲於水上始水仙洞府也

天台縣西七十里明岩若西有泉巖崖而下渙若垂箔寺僧亦用竹縵引之從高下墜號曰永宗

天台縣桃源山萬山人煙斷絕其中古桃樹年深化為精魅常迷人

哭

宋王介甫夜坐梅月照軒窗讀易忽有一妹容顏姝麗見介甫自言知易遂與相談論盡前妙理實能發人所未發介甫喜甚問得報司馬君實來訪介甫出迎至軒中彼妹即隱身不出及司馬出彼妹復來介甫怪而問之對云妾乃此梅花月之妖君實正人妾不敢相見介甫然

仙居山蝌蚪篆

仙居山縣西四十五里險絕難升上有石壁刻蝌蚪篆文晉義熙中周廷尉領御造飛梯以蠟模之莫識其義後守阮錄携眾往觀雲雨示日不見仙居縣志

雲黃山

義烏縣南二十里雲黃山傳大士護虎象化為石青白而紫有陶氏居山下嘗資給大士遂視之曰他日以飯石琢數珠瞻汝胃自茲授記惟此一氏家能之女已嫁則不能他人倣效石即穿裂義烏縣志傳翁

義烏縣亭里人因取魚食嵩頭陀曰試自照水乃見其光寶蓋即悟前

因因具關道場頭陀指山下雙椿樹曰此可以結庵苦行七年忽三佛

來自東方有金色自天而下集於其身從是身當出妙香聞空中聲倡

梁武帝召赴一次入重雲殿不拜徑登寶榻與帝問答詔還山號善惡

大士

玉華山

蘭谿玉華山庚寅七月忽裂二三里成潭入距十餘里曰橋下湖有巨魚如舟土人毒以已且不得

伏龍山

襄陽城西三十里伏龍山為隆中諸葛氏草廬也今有祠西八角皆井頗宏敞明襄蘭王莽處竟乏嗣人謂武侯之英爽可畏又南陽距城八里云八里岡亦曰隆中岡勢蜿蜒如帶高僅數丈亦有祠嘉定徐宗

五

伯學謀俱游之謂襄陽可據宛人不能據而有之蘇子瞻詩誰謂襄陽野生此萬乘師蓋指伏龍山云見宗伯集中

玉泉山

荊門州玉泉山有顯侯祠祠下方二十步皆黑土相傳侯嘗住兵作書遺其子平書罷以研汁擲地故至今土為之細其青龍刀並石罅中以手摩之輒動然後于夫之力不能舉也

孔子山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研石每雨輒有墨水流

又澤州南四十五里天井關石上孔子將入晉聞趙簡子殺寶鳴犢至此迴車轍跡尚存深尺許長百餘步後人因立廟道左

太山

沁水張大理五典度太山自山下至巔五千三百八十四步五尺為步紆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實十四里零八十餘步漢官儀云大山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皆妄也有太山道望記近馮生過太山云不甚高廣不知何以得名如此

太山上泰始皇立無字碑或曰碑或曰表望或曰待刻闕人謝在抗_摩親至其地云元君祠當公署中尚有斷碑二十九年疑即所刻石也其壁片石為祠記表望明矣五雜俎太山捨身崖在日觀峰下愚民往往捨身投崖遺冥福尚書何起鵠設垣牆示禁勒曰愛身臺

咸山

文登縣南百二十里咸山泰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赤予謂山石色赤者多若天台赤城黃州赤壁豈亦有

神驅而鞭之乎其造橋事客有之然亦不至望洋也五雜俎按咸山東召石山神人鞭石處見三齊略

青山

曹縣青山諸生却元嘗治園見瓦棺長六許高五尺朽骸風滅瓦刻字莫辨儀從夾侍大僅尺朱沙班剝意春秋曹先公遺葬却元於南京為予言

東浮山

山西平定州東浮山距城五十里即女皇氏補天處其煉石灶尚存石幾勝他產諸色石俱可燒明學士陸文裕_深過其地得遺跡問土人及學士大夫皆曰古跡實然歲上元夜家置一壺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炭夜煉之達旦_燈光上燭天為之赤至於今不廢是謂補天文裕語大宰喬莊靖_字曰女皇祭物宜前民用故制此以通昏黑

之變輔皇註之宜蓋曰補天之所不及耳_{崑山集}

崖山

太原縣東有崖山天旱土人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羅浮山

羅浮二山相合屬博羅縣取道增城則近其上多奇植并有松人許_臣置數年植之復生有竹葉符每竹止二符乃篆書仁字色白浣之不脫五色鳥特集人肩上虎不噬人有王野人園花實森茂春冬亡間遊人任摘持歸即迷道而園原無定在也又有僊樂風月靜夜每聞之道士擬製今冲虛觀所奏頗得其聲_李

銅鼓山

貴州威清衛西四十五里銅鼓山諸葛亮南征於此獲銅鼓故云土人

云山有洞藏武侯盔甲先代有可入處今石門榛蕪人或臨之蛇蜂交集不可入每值陰雨聞者如銅鼓鏗然作聲貴州通志

金陵岡

金陵岡在應天府龍灣相傳秦始皇埋金人於此碣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殆以此地氣盛誘人鑿之耳其愚黔首若此而亡秦者泗上亭長乎子嗟夫祖龍之愚_{應天府志}

飛來峯

錢塘靈隱山之飛來峰元僧楊道真伽徧鐫佛像明嘉靖_{太守}福清陳仕賢以楊及鄭僧間僧三石像斷其首瘞獄中獄吏實誤毀佛像也近來有續其首以佛故亦多事矣_{陳仕賢嘉靖主辰進士}

回雁峯

衡山回雁峯相傳雁不度衡陽然衡陽之南亦有雁但過此則漸稀耳

或曰峰勢如 鴈翼之回 衡陽府志

六真洞

山陽縣六真洞元真人印處機劉處玄談處端王處一都大通馬猛

燕子洞

貴州平越府有燕子洞紫燕子百為群潛藏於此冬不北御洞口二大其土疏而粘黑而肥土人用之糞田進洞口二里持炬至大洞源泉混混聲如鳴金有時響聲如擊鐸時有黑衣人乘霧出入豈燕之聚精耶

燕子岩

林縣燕子岩在炭場北秋冬燕子蟄其中 彰德府志

七盤坡

藍田縣東南有七盤坡古武關之地

五三

鷺公坡

番禺鷺公坡每風月夜集遠聽如鷺聲就近則無有 夢雲堂集

櫃兒崖

四川桐梓縣七疊溪之櫃兒崖崖門有櫃相傳具中器物皆具昔人嘗借用之後有失其寶甌者遂路隔不能達萬歷間劉挺引砲碎其一角次日復完 蝶庵存稿

石硤

潭源州南磁窑口石硤上有張君祥刻仇扇風葫蘆人過之雖暑熱即有風生

四道三谷

何景明雍大記予從入蜀漢道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鄠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機

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關南之險既攻取所從來固矣

長平坡

磁州城南三里長平坡廣袤八十里白起許坑趙人於此

大廣嶺

南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大廣嶺磅礴高聳南接南雄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立中路坦夷一日梅嶺以漢將梅鋗得名鋗從吳芮定百粵有功封臺侯臺嶺即梅嶺也後因銷將廣勝兄弟居守又名大廣嶺嶺下舊有驛宋邵守趙孟適書扁有女子題壁曰妾幼侍父仕英州司馬及歸聞大廣有梅嶺而乃無梅遂植三十本於道因題詩曰英江今

五五

日掌到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休買栽三十本清香留與雪中開宋鹽

官張九成 明 張孟奇俱補植數百本

仙人籬

貴州城北八十里高崖之上相傳昔有黃冠結屋其上今蘊尚存歷歲不腐

天花里

正德元年五月六日午刻鄧縣隱士廖德全家天花如雨飛滿庭中其形若米色若玉積深尺許七日始化即守鄭終名其鄉為天花里

永義鄉

嘉靖壬子廣東崑崙作亂平之設廣益縣有民馮世瑞幼欲立永義鄉居之

仁義鄉

繁昌縣唐南陵地開元中於南陵仁義鄉置石礫場因其地產百姓輸納

捲簾庄

諸城縣北四十五里捲簾庄在漢王山西南地周五六里雖深秋嚴冬亦不見霜諺云捲簾莊秋冬不下霜

蔬糧墩

全椒縣西南五十里蔬糧墩在蘆陂湖東舊傳吳伐楚吳糧盡伍子胥以土為墩覆米其上故今觀其形甚布星列約五十餘所亦奇觀也全椒縣志

蘇隄

蘇隄在清河縣西南三十里延袤千里自順德廣宗界東相傳蘇治水時築也清河縣志

至

博浪沙

博浪沙據史在陽武縣東南三里今在東門內開封城北亦曰博浪沙陽武縣志

紅土

宣府蔚州衛城東南三十里太白山多奇山其紅土為印色傳為周穆王乘八駿游此馬斃其血化為紅土蔚州志又貴溪縣龍虎山有五色土張真人以書符錄

河南新鄉縣東北近於衛河有紅土岡其地有雨水如血俗傳射血流漂杆於此

山都

汀州廊治初造大樹千餘其樹皆山都所居有三種下曰猪都中曰人都其高者為鳥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婦自為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鳥

都人首能言聞其聲不見其形人都或時見形當伐木時有術者周元大能高步為鷹術以左合赤索圍木而砍之樹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執而養之牛鑊內關書

鐵城

蔚州府洪武七年立甲於諸邊號曰鐵城周七里十三步高二丈五尺墻六尺址闊四丈柴口七百十有八門樓三各五間角樓四各三間俱高三層靖難時砲擊其一又回祿災其二後不復補昭臣節微天變也蔚州志

碗子城

澤州南九十里太行山絕頂今舊懷慶府河內縣群山迴環兩崖相夾中立小城隱若鐵甕經行者須扶策徒行即宋太祖肩石之處止繞開崖山衛指揮胡剛鑿石平險以免推車之患

至

沁雪石

趙子昂鵬波亭前有石二曰沁雪曰垂雲垂雲流落雲間已不可致沁雪石在常熱縣署中有鵝字或云沁雪子昂妻也錢侍御岱乘色候女疾瘵巫言石為祟出之得歸錢氏在徐上舍處

嘉興東門內范氏舞蛟石亦子昂鵝題今在金氏

憂懼石

永樂初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立石嘉善西塘鎮福源宮前限水止限下則懼過此則憂

中丞石

福建長樂縣十都有中丞石昔有為中丞者未過時過此誓曰不為中丞不過此石後果然故名閩書云長樂縣二十一都石上刊中丞二字唐潘獨坐南歸憩此里人饒之

東陽石

東陽縣石有青紅白黃其白者向北拱如遇朝廷採用先期鵲鵲集居民知必有大工東陽府志

撥刀石

當陽縣關羽祠有撥刀石傳武安屯軍祠下土方二十里黑如墨漬

望夫石

望夫石人稔知之肇慶府四會縣西二百里有新婦石天為商不歸久望遂化石宋林小山詩瘦骨瘦增立海眉綠苔曾是嫁時衣江郎古伴三衢客日斷天涯竟不歸

天涯海角石

成都有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興寺故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胸臆不能行至今人不敗踐履海角石在羅城內西北隅角高三尺以有廟

今不存

雙魚石

涪川江心積石入水千餘丈夏漲不復見冬春如梁可游深處鵲有雙魚見則年豐唐宋元題名甚眾四川通志

丈石

雲南點蒼山北麓石白質黑章賦若截肪琢為屏幃其最佳者蒼素分明山川遠近雲林曉暖若天生圖畫不脛而走四方好事者爭購之相傳李衛公平泉莊醒酒石即此也漢程記

僧化石

南甸州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為石後兵燹止存其首土人祀之

鳳凰石

癸巳詔採雲南鳳凰石百餘有花草鸞鶴形者然僅三四尺而止

關索石

貴州永益衛南二十里道旁關索石云關東南征惡此石嵌道以戈推擊之石破為二一留道旁一飛墮道旁因名落石今刀痕依然

清涼石

五臺山清涼石方九步相傳可容千萬人

松化石

博物志松本石氣石裂而受沙即產松松三千年更化為石太和伯陳萬言家有木假山乃先祖所得以其狀奇巧置於庭一旦化為石文理猶木形未幾長女被選母天下求名作記詩陸采覽勝記

石箭

福建同安縣石箭長二丈五尺周四尺七寸見存又文王射於豷有石

箭在同官縣文王山長二丈五尺圓四尺七寸見存

石木魚

南昌雙嶺下石木魚長二丈餘鑿六十八孔鑄古彌陀佛名

石樹

雲南普定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一為桃蕊幹紅花一為李青幹白

花

石鏡

輝縣西北七十里侯趙川之中湖寺有石鏡半規能照山河人物之影俗稱透靈碑今昏闇云昔有上官欲昇歸至盤山頂忽闇乃復送至寺

石田

貴州城南二十五里相傳有隱士習黃白冲舉之事甚篤忽有道士從假牛耕石田種玉隱士與之方耕治隱士妻來索牛道士怒遂舍之至

今石上耕治之跡宛然俗名鬼打耙

水晶營

盱眙縣東南十里外延垣百餘里以接山陽相傳隋煬帝陸地行舟之道今皆軍民雜處農莊於其間遠而望之霧霧霏霏水光凌濤如渤海停波而蓬嶼星列儼若帆檣往來艤泊每晨濛濛其景愈鮮陰雨迷茫尤多變幻所與皆知其名

地鏡水影

濟南東七十五里東平陵城西北有陰地數畝天色澄霽亦若雲陰迫視則無齊乘

齒城影

繁峙縣東一百里故福都周圍三里百有十步東南西三門其地多齒故名齒城俗傳朝霧雲霧中呈現樓櫓門內似有人焉見則多雨豐年

之兆人在西則見在東不見遠分明近則隱其東有齊城其隱見亦同今不復見蓋見則凶也

田目

區田

園田種蔬果

園田築土作園以繞田者

架田架猶筏也亦名葑田

田築土護田似園而小

梯田謂梯山以田

塗田低水處潮水沙泥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

雄田交趾謂腴土曰雄田

表田公用田樣田益夏新志載食貨有表田十項供總府進表之用公用田五項供官軍藥餌各衙門燭樣田四項供祭文廟之用餘同

響地

哀牢記云萊水出哀國西北石井岡傍有響地圖百步人馬上行轟轟有聲強之有火出今無聲

里牛

廣南府人謂里為牛地凡四十八牛世經堂集

芒蘿村

華亭馮元成行可游石湖至紫微村遇一野老年踰八十言此芒蘿村也西施生於此後有富人居此村曰何必尚備亡國女稱乎改為紫微其家歲植紫微耳石湖北有溪古名若耶溪吳亡後改姓朱溪世以浙東溪村名同此地因以西施為越所獻其實吳產也元成後問劉子

咸鳳子咸曰然嘗見楊君謙吳囊手鏡載其事

佛蹟

山西繁峙之五臺山清涼石浙東定海之落陀山盤陀石形模俱不甚廣登陟雖眾了無碍處任受人必不登牛馬跡

城郭氣

臨汝趙簡子墓上氣成樓臺

恩縣白馬營在縣西十五里相傳為唐時故鎮二三里外夏秋間晨望如城郭掩映林木蒨鬱日出即不見城約數次

汶上縣西南周三十里每秋水泛溢一望無際遠視村落煙波杳靄有城樓人馬之狀出於水上謂之水市關亭在南旺湖中水際時見煙雲樓臺之狀

靈壁縣沫溝湖天色晦暝之際陰陰有城郭狀

崔邱縣大業陵天晴日霽波中或見城郭之影
東阿縣挑城舖諸旁一邱高可數畝每陰雨後煙霧中隱隱有市井車
馬之形

嘉靖二十年景州城東八里舖平原廣闊每晨日出之時望見城郭巍
然樓櫓俱備日高而沒不知何祥古書云廣野之氣成城郭江湖之氣
成樓臺或者此與景州志

弘光元年正月十一日午刻河南蒙澤縣東南三十里郭村忽現大城
雉堞樓櫓畢具南北人共見而駭之總督張縉參以聞明天官書廣漠
之氣成城郭今河南范縣無人影誠廣漠之氣也

鉅鹿縣北十里許古鉅鹿之故址也今廢相傳侵晨霧露時城之規模
隱隱可見良久乃滅

海市

海市見於登萊然不獨登萊也凡濱海皆如之人不經值故無得而稱
焉海鹽周翁家澱浦西門外嘗曰萬卷中於蒨蘆山嶺劇忽海上現城
郭樓臺女牆內行人如織或負戴或荷蓋可二十刻類其一隅餘漸沒
浙江觀察中平張天機石平嘗行部海鹽登城樓望見海中有浮屠高
三十仞白雲滄滄從之初謂絕島所未有之奇也已而石塘閣沸人皆
走且呼曰海市矣海市矣未幾亦壁矗起梵城剝落若堵牆少間色變
白危樓數十間涌出其際窗櫺玲瓏金碧如畫忽蒼煙飛來複閣盡沒
而修竹萬叢松柏接榑層城睥睨橫亘并狀煙盡樓齊盡出頃還舊觀
乃有長橋出於水上隱隱歷歷車馬無聲樓船旗幟似有人隊介而立
其餘若鼎若鑪者幡蓋若盤盂杯棬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蓋不可勝
數而又倏忽盡矣石平為吳太史駿公述之見太史記中

嘉靖四年四月廿三日福孟州海中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峰巒

突兀上有草木人馬往來貿易閭城聚觀自午輪申乃沒蓋海市也
劉炳文海舟紀程

萬曆乙未浙帥劉炳文提督師從海道趨登州備倭四閱月始至紀云
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金鰲山高宗南渡避金處也歷老鼠嶼
山環門風道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磯牛頭聖堂兩門尤為險阻而五嶼
羊嶼皆山黃珠茶鹽兩山皆四面繞剝總莫紫泊艤遂空洋夜半颶發
船各渙散詰旦於靈門山聚合出金齒門因潮浮至若竿山復依南田
舉夜觸韭山船多破損收口五爪山修船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為藏
龍巖倭爾驚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巖捲水至半空而倒瀉船皆碎
毀幾為風齏出白馬礁遇入漢坑依險而泊由浪樞頭轉歷升羅嶼得
登普陀山傍倚金鉢孟儼然峙焉出此渡橫水洋入五爪湖移住廟于
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有大毒信宿而往面顏盡變且多患瘧

疾及下八山浪闊馬嶺李督舉皆沙石亂到其水有綠有黑有淡有
辛有苦有臭有清微見底微魚可數有淺灘如湖蛟龍鱗角類者皆為
颶風打出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嘴風息船泊山過
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鷹巢頭諸山再入西洋界則謂之落漆船凡擬入
十無一回乃乘颶西逐羊山上有聖姑礁盤礴巍巍克如裝砌許山臨
厥金山衛其柘林乍浦激浦延袤千餘里人皆控扼三吳者也復順流
而東七了諸港岐分錯雜室礙莫前崇明縣孤懸海外而大陰新安諸
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對三才沙傍通揚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
星港暨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轉而西行有三
槎大橫溪非予四口張方大橫港水長系極巷五港一望無山其川
山窪川流窪三寨窪狂瀾澎湃殊甚險剝水紋斑斕因疏虎班水僅得開
山無畧可泊至射陽湖之雲梯關宿焉適反風解纜自辰至申浪濤頗

波極日無際溺下三鼓得抵鷺山之灣問其程則餘五百里越明日朔
風舉帆踴躍碧虛蹀躞於黃混水號曰望洋依憑延真島此皆從來
人跡不到之鄉但見靈鰲老龜三五噴沫相逐大者方丈高厚六尺
背亂巒長目虎口就磯舒伏運遷於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巔四顧
廖廓惟東海所成甚通其夜三面受風避入杜林山因涉雲臺山古三
元修道上昇處也異日西北作雲東南吼風巨浪掀翻桅檣斷折凡三
日夜不知疾行幾千里驟湧牙呷風雖少半餘波尤湧東方既白逆崖
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二三日海
天一色並無巖嶼可以停舟野宿洋報如浮萍無定泊或堂山至拓溝
塔華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港補網壞船過東島依田橫島夜泊福山
島而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無穴洞悲鳴有聲異日至草島當去大嵩
三五十里風湮瀾漫海面愈賒僅有巨高島嶼簪島靈井山依傍海陽

全三

所距咫尺莫能躋焉夜將半挈入魚網上探水不過十餘丈乃莫耶島
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道至奉青島胡光山不半潮已達崆島覓
泉取水相望佛山灣沫渾渾宛如一掛珠簾頃刻抵清里去查山僅幾
里有古蹟路甚崎嶇附葛攀藤一步一蹶得造其絕頂焉其上復有
南天門巉岉秀拔凌接雲際東限一洞幽雅修潔昔王陽真人復煉於
此騎白鶴龍昇有雲光宮在焉傍多山茶名子心香襲襲人丹井碧泉
噴噴噴角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於馬大嘴見一巨魚橫於亂礁上
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闊無鱗令目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喘
烹可熬油煉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逾尋丈潮回日落携刺
數根而西遇颶風至宜津所戍卒蕭條煙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岩石參
差十數里乃西陽舍人之墓每作崇覆雨翻雲秋則遠去掠人田禾
春憂於此遷劫過船拔舵放舟越三百里遙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

玉柱近如噴雪飾粉俗呼為白蓮頭者是也其山脈綿亘暗藏水底各
通成山巒嶺幾百里皆雄崖劍峯萬里海濤銜注會集泰始皇造石橋
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內有成山衛出此險道
洩宵行至威清衛所開泊劉公泊其島尚有居址似舊有遼人在焉
不移時入大空島島多浮石即頑鈍砥礪浮水不沉轉入孟海州外洋
盤旋漢子嵩之裡若清泉寨奇山所又其行併逸過福山縣入龍山港
至猪拖島乃雲晴雨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曛凝耀磯嶼煙籠始若樓
臺錯列繼若城郭周圍俄而入馬縱橫又俄而旗幟掩映出沒無定變
換不常或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蛇產金沙少選
抵蓬萊關矣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計程七十里日浙江達直隸延袤
二千七百里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登萊
計二千四百里謝肇淛海圖略

金

古赤壁

古赤壁嘉魚縣北六七十里諸石礁峙即周瑜破曹處推暨時得遺鐵
沙礫開北岸烏林曹所戍守也懸岸繞額蘇子瞻署之曰赤壁其左就
湮僅見與弟字嘉靖辛亥華亭莫如忠登其上記曰長公於巉石與
弟云者固嘗偕子由來表亦壁所在章矣而賦作於黃州要以叩事高
言不害為情之所記俟好古者之自定也

物產

五方之產名山多金玉嶺表多璣翠玳瑁豫章多漆荆南多丹銀荊華

金治七一

銀片宋時產銀之監三治場天下八十四
銅山四百六十七宋銅場三十五

鐵山三千六百六十宋鐵務二十
宋錫場三十六

秦林雜俎 中集
名勝

黃河 運河 潮汐 王盜窮油記 呂梁洪 月湖 石槽水 粉水 龍潭 珠池 舜井 丹井 廟府井 鹽井 澹泉 膽泉 燕泉 喊泉 靈泉 營建 山陵 槐廳



九河 鹽池 南亂北亂 禹穴 鴈湖 醋溝 須水 鶴州水 清池 蘇池 聖井 柳翠井 火井 喜客泉 肥泉 婆婆泉 聖泉 釣突泉 溫泉 候氣室 明德堂

梅熟堂 來玉堂 厄臺 鵲臺 六相樓 四雨樓 鐵柱宮 白塔 龍門禹廟 御題祠山廟 長平驛 與言書院 魚骨橋 廣濟橋 萬安橋 楹帖 宋文貞公碑 木碑 顯頊塚 禹陵 齊桓公墓 陳仲子墓 青塚 高陵

六老堂 銅雀臺 主人臺 摩旗臺 瑞光樓 朝天宮 雙魚宮 鎮河塔 南岳廟 江神廟 鐵柱 冰殿 皇過此橋 倒流橋 仙橋 鐵牛碑 毛文龍碑 定霸城 鯨墓 關龍逢塚 雙娥堆 王翦墓 孫嵩墓 黃耳塚

二

郭璞墓 張寶墓 寶峯寺古墓 瀧陵阡 琴操塚 鐵棺 黃元菴墓 張王墓 鄭曉墓 器用 硯 仙針 鐘 圓花鐔 張三丰食器 貢金 銅冶 鐵獅 關將軍印 藤船 荒銀 祖母綠 緬鈴 榮植

太康瓦券 李太白墓 南漢劉氏塚 蘇文忠墓 方臘祖塋 劉刺史墓 蕉花女墓 孫一元墓 邵灣古墓 鐵塔鐵鑊 琴 鼓 碑座鑪 銅法馬 窖金 紫石英 銅獅 遺印 空青 琥珀 蓬萊閣石鏡

三

古木 竹 彭侯芋 荔枝 羅漢菜 地黃 舊薇露 文林郎 君子樹 血樹 塔松 陰陽柏 順棘 羅漢樹 金剛纂 孝陵海棠 婆樹木花 婆羅樹花 葡萄花 玉女花 延州紅 金蓮寶相花 轎頂花 素馨芙蓉

穀 長韭 甘藷 獨本葱 人參 佛手柑 大內瓜子 不灰木 木炭 鐵樹 格寶 紅苴樹 狼草 松羔 赤藤 指甲花 木蓮 唐婆鏡 滇茶 勞山白牡丹 海棠 紫金蓮 普舍樹 特產

四

廬山紫芝 菊譜 棉花 仙草 真仙洞草 俱那衛樹 虞美人草 通靈草 茶 經却草 頤動 獸異名 龍 蛇 飛魚 狼山魚 鱖魚 石花魚 蛙 蝗 金蠶 鳳尾 雞足山異鳥 朱鷺

菊寶 蘭 茅 不死草 觀音篋觀音燭 夢花草 羅漢齋 相連草相離草擬漢菜 金線煙 禽魚異名 五 鱗 石魚 五色魚 鮪魚 畫魚 鯽魚 玉蟾 螢輝 野蠶 碧雞 石燕 海鵬

白蝙蝠 鵲 沙雞 羅雀 桃拔 騰 鹿 羊 鼠 麟 馬

若此是名

南京圖書館藏

分隸大鹽池其鹽不勞人力因風而生原額三千二百餘引弘治九年
延綏盜夏三鎮輪招馬匹尋乃奏革正德初總制楊一清奏如河東運
司例每引收銀一錢五分增課五萬二千引

潮汐

招遠楊太史觀光日地之有潮即在人有天癸之說也潮之理每歲升
降於二二八為一歲寒暑之分每月升降於初八廿三為朔望之分
每日升降於朝夕朝夕為晦明之分八月潮生而天交於地二月潮生
而地交於天天交於地而秋冬閉胎息之象也地交於天而春夏啟長
養之象也天地男女一而已矣

崇禎戊辰潮溢吾鹽邑人望城外如火蓋陰火潛然之謂也

南亂北亂

平涼府沙崇川出崆峒山之後峽滙於崆峒之東麓曰南亂金佛峽水

循府川而東至龍音寺出與崆峒前後峽水而為涇過府城西北曰北
亂詩注曰亂截流橫渡也平涼府志

王崑窮涇記

涇州諸生王崑記曰涇水紀於禹貢廣韻涇音儒說文涇以水以內訓
曰兩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質其實雍豫二州有專名
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義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於渭
而東過洛涇是也蓋渭自鳥鼠而東迤涇出并頭而北來二水至高陵
而滙於河經龍門東至豫州洛由熊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水且
兩流合為一以故不曰涇渭而曰渭涇不曰河洛而曰河涇由是推之
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稱為涇也以義專名
者涇屬渭涇是也涇在華亭城東三里乃兩水合流其北源而出小隴
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而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與朝那

山前蓋山有古朝那王廟其西北有湫東去縣東三里而別稱為兩山
南源環王母山山巔有古王母宮東去四里別稱為儀山俗呼為回頭
山儀州實以是名也儀兩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兩水合而東流
名之曰涇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涇也涇滙為深潭潭名合水
水之北岸一臺高廣平夷荆榛瓦礫錯雜相傳為王廟也北陟兩山之
巔遙見東南隱隱峰巒侵入太虛隴州吳山也沿涇峽峽石三十里皆
斷崖推壁神禹疏鑿之跡也峽行十五里南坂有女神之廟偏曰抵涇
元君土人呼底茹娘娘涇讀為茹茹孺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涇北
受柴即水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即為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
心山南受武村水涇至是益大北有斷萬山自馬鋪嶺柴即而來南有
五馬山自石樁寺武村而至兩壁削立巉巖百仞東涇於中雪浪湍激
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諒屯兵扼吐蕃者也屯東為崇信川涇水益

大深不可涉行旅皆輟而濟又東三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崇信人曰涇
水遠北又東七十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屬於涇弘治戊午督學副憲
虎谷王公按涇州試諸生竣乃涉水登王母宮宮從行王公東眺曰北
流而濁者何水乎崑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對曰涇也公曰是
禹貢雍州舊涇之涇乎周職方其川涇涇乎昔公劉有涇鞠之即吾過
嶺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何名乎崑曰靈臺之達漢也公曰
朱子注蒨鞠之即曰靈地日廣也試且廣求之斯地有百泉乎崑曰去
華亭西北三十五里朝那山秋陰有泉百餘為涇源乃百泉也有涇源
乎崑曰亭口靈臺之西汧陽隴州之北華亭龍泉之東有廣原唐尉遲
敬德破突厥郭子儀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諒開美田千頃號曰良原
今為薄澗原公又曰此與吳山南北乎崑曰正相南北公曰必崑西去
百里外有兩水合流者可謂之涇矣若其窮之乎崑計華亭至涇程一

百三十五里果符公言還白之公曰朱子注詩言泗水出吳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名水窮源所流也今遂謂出隴州東入於涇今隴水乃所入渭去涇遠矣且將置導原於何地乎

趙中丞時春曰崑之論泗渭小水入大水是矣然達漢雖經流靈源出武村西南遠門川諸水合良原靈臺諸溪以入涇皆泗也

禹穴

松潘亦有禹穴禹生於此其水皆丹雘李徐道荆親見向予言之陳眉公太平清話

呂梁洪

萬曆癸卯鑿徐州呂梁洪得唐尉遲敬德所題名相傳孔子觀呂梁非其處

鴈湖

原州府城西北七十里鴈湖每秋冬有雙鴈游於其間為其罕有故名

月湖

宣夏衛月湖廣斥無水草遠望瑩然畢照俗呼稱古戰場也

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郭緣生述征記營寇城至醋溝凡十里

陰司溝

襄城縣北四十里賴橋鄭莊公見母處有隧道在焉俗呼陰司溝

八功德水

南京靈谷寺琵琶街側有池云八功德水余嘗過之則潤按八功德水見天竺國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噉八除病

皇后水

武安縣西八十里太行山中有池夏涼冬溫世傳宋太祖下河東將引皇后入晉陽后病瘡掬此水浴之遂愈至今稱皇后水武安縣志

冰柱水

宣府懷安衛城西南三十里虎窩山崖水出盛夏結為冰柱至隆冬反釋

蘆水

諸葛孔明五月渡蘆水即黑水非蘆州也其水色黑故曰蘆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縣今黎川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歷琶部三程至雋州十程至蘆水蘆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金沙江在滇蜀間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琵琶一作琵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愛陽河水

宣府愛陽河在炭山西北二十里本牧地深二尺餘下有頑水黑色者數尺水上有浮草性涼宜牧馬其地生黃花大如錢人馬蹂踐萎悴明日復生如新

石槽水

高陵縣清真觀在縣東南二十里吳村西魏文帝嘗過此有石槽圓方不及二尋水常盈以飲隨駕馬千餘匹不減涓滴文帝異之主觀者對曰臣有飲馬珠在內故水不竭頓首獻珠今石槽存

須水

榮陽須水須音會今寫作須讀作需訛

粉水

粉水源出房縣蕭何夫人於此漬粉鮮潔異常

鶴川水

雲南鶴慶刀劍取麗江之古宗鐵灌以鶴川利可割犀角之可以繞指龍潭

天啓丁卯立秋日天台石梁下龍潭忽涌金錢二枚各重一兩六錢面鑄太平通寶字攷縣志宋太宗鎮潭物也遂塔曰聖祥

清池

滄州清池凍冰結花四散離披有松竹牡丹車馬人形等異狀詩云雨木日甲皆仙立結冰花上盡離披出周府博平王錦囊清池中蓮蕊取之研如泥凡繪圖寫畫光焰勝金色以上滄州志

化瘰池

武安縣西柏林里有池周十八畝瘰者飲之可化

珠池

廉州府城東南八十里有平江青鸞楊梅池雷州有樂民池俱產珠

六

明時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通者三年一採俱碎小諸景有司願受詰責

嘉靖二年採珠至廿二年復採僅隔十年海北道僉事翁溥嚴立採法四閱月方才封用銀七十餘兩除織造螺筐起蓋儼房夫役俱役民不預造報者不下二十餘兩僅得珠四十餘而所得不償所費尚且碎小區不堪二十四年九月又採如前知府胡鰲建議謂前採納至今僅隔一年螺珠未生縱有一二生息俱係嫩小無珠恐復虛費又攷洪武廿九年詔採珠至永樂十四年始復採又至天順三年詔採珠弘治十五年復採正德九年詔採珠則以為頻數矣嘉靖五年詔採珠其年十二月大雨池水冰結樹木皆枯民多凍死螺筐夜有火光人皆異之九年又採十二三年連採此珠之所以少也正德九年採珠樂民池無珠

蘇池

眉州三蘇祠有二池過賓興連開並帝必有登科者

舜井

舜井在歷城山下綠床朱綬婦子牽挽數十步不止也深十五丈左圓右方或棄物於井則從西出

倒井

諸城縣北五十里城陽社井欹卧斜入如人攀倒而然泉甘冬夏不竭

聖井

邯鄲縣西北二十里聖井其水常溢遇旱取水祈禱有驗先期齋宿於廟次日詣城隍廟焚告詞又次日與眾步迎城隍如聖井廟拜訖全焚婦潔者七人各持新帚環井洗箕以箕揚水如飛雨狀仍各大聲云東海老龍七箇女刷子簸就下雨如是者數次始陶井時大伐鐘鼓眾伏

七

地號呼如哀如訴待新泉涌出取注瓶內仍徒步歸朝夕行香雨後送入井謝之即即縣志

丹井

四川德陽縣江干有許旌陽丹井江水撼射井屹然不崩歲旱江竭井溢如故郭子章蜀草

柳翠井

仁和縣翠亭山柳翠墓昔濟菴有柳翠井

廟府井

甘肅肅王府有井嘗酒秋子果熟以牲禱井泉溢煎果作紙味酸解渴化痰果盡復涸又酒泉含無鼠曹縣縣志中集

火井

臨邛縣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啟取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

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杜詩負鹽出井此浸女正指是井蜀井大都艱於得鹽而此井獨易

鹽井

蜀中鹽井始於李冰大都竹井井形大如竹僅可容竹也其鑿之甚艱其入之甚深其汲之甚苦水出山石澹上鹽下有鑿至五六丈而淡出百丈而鹽出鉄釘滑釘刮簡吞筒等器鐵器備不比晉齊燕取水成鹽之易也 四川通志

喜客泉

白容茅山喜客泉闊二丈深三四尺清冷見底客至拍手浩歎惟笑泉底噴沫如珠串啞啞向人浮出相戒默然無言泉亦沈靜

澹泉

海鹽尚胥橋北河中方丈許沸涌味淡蓋海眼也或繩探之莫測土人沈氏偶篙中之反躍一木為梁又縣城西天寧寺有澹泉鄭端簡澹泉本此

酒泉

東昌往平縣西北丁家園甘泉宜釀

肥泉

水經有肥泉如國地志有肥豐城其地在今東垣之境泉水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釋謂衛女思歸肥泉為自衛而來所渡水今此水當在那衛之間予往經是縣泉水又不多見也但觀其土壤沃饒優於鄰境肥之名其以是與 陳紫巖平府舊志

膽泉

鉛山縣西七里銅寶山有貌平坑石竅中膽泉流出浸鉄可銅又舊湖

卿去縣沿七十里清溝七十所取本地水積為池隨地開溝碎鉄鋪之浸紫色變銀則為銅又德興縣北銅山下一名銅泉浸鉄數日類朽木刮其屑銀銅

婆娑泉

福建上杭縣紫金山胆水池亦如之宋游經言胆水可浸鉄為銅者凡十一所古坑有水處曰胆水無水處曰膽土胆水可浸銅胆土可煎銅

燕泉

廣西慶遠府恩縣北五十里有水常隱不見遇行人渴飲婆娑則涌出飲足復竭 慶遠府志

聖泉

柳州城西有泉春燕來水盈秋燕去水平故何孟春尚書號燕泉

九

貴州城西五里泉出石罅灌為方池一日百盈百竭 貴州錄名百刻泉
郭中丞子章往觀倏盈倏竭偶而集井溢僕夫趣歸言百累成數也一統志稱聖泉長史劉汝楫記曰字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布釣突諸類泊陸羽所品次靡可饒指特堪界色味稍殊而無潮汐惟漳浦湖潮官潮泉鍾山應潮建州潮泉固亦消息有期而其地瀕海乃緣海為潮汝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潮泉章貢三潮安海眼樂平鳳游荆門蒙泉柳州潮泉吾鄉龍驤潮井去海懸絕似與聖泉為伍第彼潮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長別具一宗齋者則聖泉之靈且昇在別境蓋復有此乎

喊泉

武夷山喊泉當製貢茶太守博學大呼天子要茶泉即溢復呼太守要茶泉復溢否則涸按何喬遠聞書建安縣御泉一名鳳凰泉一名龍焙泉泉上供茶取此深僅二尺許有暗渠通溪泉日夜從渠出而舊志謂

咸之則出造畢則竭蓋神其說以表美矣

趵突泉

濟南府呂祖廟前趵突泉三穴並湧高數尺如隱雷蓋泉水下流也崇禎乙卯正月濟南陷泉勢亦減

靈泉

岐山縣東十五里周公廟東西有靈泉相傳世治則出世亂則竭其出必風雨數日唐太宗二年出賜名潤德後復竭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元至正十七年復出其後仍竭明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雷風又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

溫泉

泉貴甘冽至於溫昇矣又並泉也一溫一冷猶是泉也倏溫倏冷不異之異乎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或云神人所暖主療人疾後

十

周王褒溫泉銘云白磬上徹丹砂下流乃知溫泉必白磬丹砂硫黃三物之為根乃蒸為燄流耳明廣陵御史桑喬曰雷火所灼其氣亦硫黃以雲雷之中而亦有硫黃蓋極陽之氣也夫溫泉亦極陽所聚蘊隆如五行變化爰所不至蕭山之墟有涼駿焉可云其下有冷石耶愚深服其辨而溫冷變換又所未解政聖人之不論不議也概見一統志間有遺採偶景之似終未盡

北京

順天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湯洛山下有溫泉又東南三十八里湯山下有湯泉四時常溫浴之愈疾
遵化縣西北福泉寺山下寬平約半畝泉水沸出溫可浴
真定府平山縣西四十里溫泉
阜平縣西北八十里湯池俗傳昔有吳王經此欲浴池水忽熱王惡之

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兩泉一溫一冷

順德沙河縣西北七十里湯山下湯泉可愈疾

永平府撫寧縣東北七十里溫泉浴之愈疾望之熱氣氤氳

延慶州西北三十里佛峪山下有溫泉

保安州城南十五里溫泉

萬全都指揮使宣府城東六十里湯池山有溫泉愈疥癩人西南順聖廢縣東二里溫泉下流半里滲地

赤城堡龍門鎮宣府城東北四十里鄉赤城寺側山根湧出暴熱而流有一冷泉浴之愈疾

雲州堡寶濟鄉暖湯一處出泉凡七十二眼

南京

應天府上元縣東六十里湯山湯泉六穴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不灌

土

之愈鮮茂劉宋江夏王義恭銘曰秦都壯溫谷漢京麗湯泉炎德資遠液喧波起斯原 府城東北四十里水同一壑冷熱相半熱可論難中皆有魚魚交入輒死氏引熱水溉田一歲再熟 人府東南鴈門山上有溫泉可浴

江浦縣西三十里湯泉一名香泉其泉有二相去百餘步南唐韓熙載

記其泉能蠲除疾疹又溧水縣西南香泉同

盛州府巢縣東北十五里半湯山有二泉名半湯池一冷一熱合流其

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魚自令泉觸熱則迴

舒城縣西南七里湯泉冬夏常熱可以烹茶

英山縣東西皆有湯泉四時沸騰不竭

安慶府望江縣菩提寺北司馬龍井冬溫夏冷可以愈疾

皖公山上湯泉四時如湯可浴

徽州府歙縣西北百二十里黃山第四峰有泉沸如湯常湧丹砂浴之能愈風疾

和州北三十五里平疇湯泉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愈瘡疥太子泉即湯泉之一派昭明太子嘗浴此

含山縣永興院半湯泉

山西

太原府定襄縣東北二十里聖臯山有溫泉龍朔中嘗賜錦幡李治有碑記

遼州東八里溫泉冬寒熱氣上騰五六尺沁州南一里暖泉隆冬不水

孟縣北百二十里溫泉有三穴一穴出盤石中尤熱舊經云北齊濟南王有疾於此沐浴遂愈其水南注潯沁河一出縣東二十里名溫池泉

孝義縣西九十里高唐山之側溫泉靈液淡淡和氣如薰經嚴冬積雪不冰

大同府治東北火井南北七十步廣淺尺許深不見底炎熱上井常若雷震以草囊之則煙騰火發又東北去火五六尺湯井廣輪如火井熱勢亦同以草內之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為日井

靜樂縣東十五里北山下石縫中溫泉流入破河

蔚州府西三十里暖泉夏涼冬暖可資灌溉

奇嵐州城南山下溫泉其穴數十引為水磨

永寧州城西崖下溫泉湧出南流與川水合

宣鄉縣西南百里暖泉村其泉有氣又名牛尾泉西北流入黃河

五臺縣東南四十里有溫泉東流入清水

山東

兗州府曲阜縣南七里溫泉

沂州東北郯城縣西北俱有溫泉

青州府安丘縣西七十里溫泉

登州府城南七十里溫泉又棲霞縣艾山臨海州嵎山

福山縣西三里奇泉自石孔出味甘冬溫夏涼

招縣城東二泉並出一寒一溫

溫二泉並發

萊州即墨縣東四十里溫泉為墮輒爛旁有涼泉

遼東都指揮使司溫泉凡六都司城南五十里一城東南五十里柳

河一西南七十里鞍山一曹庄驛東十五里一盤遠衛東南二里一廣

寧前屯衛東北七十里

三

河南

河南府城南溫泉冬溫夏涼又新安溫池嵩縣俱有之

南陽府城北二十五里紫山有水冬夏常溫曰陽谷

裕州歷山七峯山各有泉冬暖

汝州西南六十里溫湯泉有九眼東南流注廣城澤可療疾唐武后嘗幸此有溫湯碑又有寒泉南流

汝寧府固始縣西南山中溫泉其熱如湯其色綠

商城縣南溫泉能已瘍疾

涉縣西北三十里溫泉今淤塞不存

陝西

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溫泉下乃驪也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

漢武加修飾唐時建溫泉宮

藍田縣西南四十里石門湯泉 武功縣太乙山有水沸湧如湯可療百疾

鳳翔府寶雞縣太白山有溫泉可治百病世傳清則疾愈濁則無驗平涼府北城之閭有溫泉即古柳河也深數尋溢出灌漑諸園圃冬暖不冰趙時春平涼府志曰平涼府為川者二十而巖為泉而冬不冰者以數百而冰者不與焉

鎮原縣鹽池東有泉冬溫又有泉可植蓮皆東入高平鄉隆德縣城東百步溫泉出石穴寒洩不冰葦草冬青下有廢蓮池園可二里

靈臺縣保山之陰溫冷泉半溫半冷浴之愈疾靜寧州城東五十里有暖泉冬沸東入城東三十里乾磧川有溫泉延安府治南泉有七眼味甘冬溫夏冷遇大寒流溢不凍其濟居人

甘泉縣南四十三里溫泉山下有溫泉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永昌衛城西南三十里暖泉二穴湧出四時常溫東北流入水磨川

宜夏靈州守禦所西南一百餘里山東滾泉自地湧出高丈許其沸如湯

宜夏靈州暖泉在鹽池西南

浙江

金華府東陽縣東南四十五里夏山上有池冬溫夏冷

台州府仙居縣東南二十里黃亦湖修廣皆數丈水四時如沸夏飲寒浸毛骨冬飲則如湯相傳宋時嘗有龍出沒云

桐廬縣北十五里神泉冬溫夏冷病者飲之或瘥祈禱多應

江西

南昌府廬州西黃龍山冷暖二泉同出相去數尺本新縣九仙山湯泉湧出道間一溫一沸

南康府建昌縣西八十里湯泉愈瘡疾

廬山主簿山在胡即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闊一丈湧出如湯沸冬日恒熱

建昌府新城縣東四十里溫泉有硫黃氣浴之愈瘡疥

撫州府臨川縣城西三十里溫泉中有伏石分為二流其陰水差寒其陽水常沸

吉安府龍泉縣湯泉凡三一縣西八里一新田院側一朱砂礧下

袁州府宜春縣城南三十里有溫泉泉有魚投以生卵即熱

贛州府溫泉凡九在信豐者一在寧都者二在安縣龍南者三皆溫如湯而寧都尤熱

圭

九江府德安縣三十里廬山下湯泉石池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稍溫浴之有硫黃氣

湖廣

武昌府蒲圻縣南五里湯泉冬夏常沸

襄陽府光化縣南五里溫水河舊有一泉其水溫暖今河尚存房縣東湯泉中有硃砂

德安府應城縣北六十里京山有溫泉淵靜如鑑聞人聲則湯沸發其熱可燂鷄又應城西五十里玉女泉其泉熱沸

隨州城西百二十里大洪山西北有暖水

蘄州城北百四十里泉沸如湯有硫黃氣

岳州府平江縣北九十里幕阜山有溫泉三穴

長沙府攸縣東六十里溫泉水冬溫夏涼又縣東百二十里有暖水石

泉宜冬浴

衡州府來陽縣平陽五都有二泉其水春夏溫秋冬滾沸

永州府零陵縣溫泉

常德府桃源縣西北百二十里湯泉又有冰泉人曰陰陽泉

柳州興寧縣東北五十里石牛山其巔有雁池冬月溫燠雁嘗食息其

中柳州城北二十里平地泉湧出如湯沐之愈疾

桂陽縣北三十里白芒溫泉冒風者浴之多愈

宜章縣東二十里溫泉池又縣西六十里有桃花湯其水冬夏常燠

四川

成都府新都縣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見白氣如煙

順慶府儀隴縣火井天寒焰從地出

敘州府富順縣火井

六

重慶府城西南百六十里溫湯峽泉自懸崖而下涌出四時騰沸如湯

合州東五里溫泉

夔州府開縣三潮溪冬熱夏涼又縣南溫井冬夏常溫

潼川州遂寧縣西二百里官館鎮之北伏龍山下火井地窪若池以火

引之有聲隱隱發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從水上水為之

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其衣裾也又邛崃西八

十里火井博物記云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投燭井中火即

滅絕不復燃

東川軍民府西南三十五里湯池水出石竇中熱如沸湯清徹如鑑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溫泉二曰宣番衛城東百四十里曰越雋衛城東

二十里四時溫燠可愈疾 都司北七十里熱水池四時常熱流入溪

河合瀘水接金沙江

福建

福州府城東崇賢里湯泉味甘而性和熱其硫黃氣謝肇淙五雜俎云

吾郡城內外溫泉共十五處

汀州府城東四十里湯泉

興化府莆田縣城西南大溪中湯泉有三穴如井熱甚溪時胡道人棄

丹於地水遂溫浴之多壽以上見一說志而莆田又錦江西桃源湯

池又上杭橋西北岸溫泉潮退可浴餘縣搜附於後

南安縣城山溫泉有四三熱一溫

德化縣湯巔湯泉出焉

永春縣湯泉二一在湯邊一在登瀛橋北

安溪縣湯泉六

大田縣湯坑湯熱可浴

七

沙縣熱水池其水夏冷冬溫

永安縣湯池六熱水口苦竹村池仕洋湯池溫湯池龍峯湯池

上杭縣溫泉二小拔湯

長汀縣南何田市湯泉周數十丈熱能熟生名無垢泉又一在縣南安

仁院石竇湧出可溉田

清流縣溫泉三池溪嵩口北原可以熟卵

連城縣溫泉

永定縣湯泉三大洲湯泉出地中下洋湯泉出石壁李田湯泉熱能熟

物旁有溫泉可以加之

龍溪縣溫泉舊西廂城址下

漳浦縣梁山南北兩麓各有溫泉

龍岩縣溫泉在塗潭社四時可浴一在小溪社熱氣尤盛

南靖縣溫泉四永豐里二歸德里一清寧里一

長泰縣湯泉二

平和縣溫泉二清寧里新安里

寧洋縣湯池

廣東

廣州府清遠縣東九十里湯泉有石如錢出泉熱可熟物

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湯泉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赤魚時見人不能獲又曲江縣西北四十里泉有三穴四時沸涌可以烹烹又樂昌縣東北四十里溫水冬夏常溫愈疾又乳源縣西北二里石穴中溫泉又靈岩山周山嶺溫泉二

瓊州府感恩縣北七里溫泉夏冷冬沸能愈風疥瘡氣

高州府溫泉三日府城北一百七十里曰信宜縣治南曰石城縣北五

十五里

廣西

柳州府來賓縣西北一百里雙泉冬溫夏涼

象州東三十里溫湯泉其水常熱可熟物

萬州城西溫泉

雲南

雲南府安寧州北十里湯池雲南溫泉非一此為甲邑碧如玉可鑑

臨安府治溫泉每春莫御人浴三日謂祛時疫又西北四十五里及建水石屏阿迷三州通海河西嶺峨蒙自四縣俱有之

鶴慶府城東南溫泉每歲三月浴之愈瘡

麗江軍民府通安州阿夫村有溫泉

廣西府彌勒州西十里阿欲部山下溫泉

蒙化府城南甸尾山下溫泉相傳蒙魃奴遇母病浴之愈

尋甸軍民府南五十里溫泉俗呼熱水塘

沅江軍民府城西北十五里溫玉泉石間迸出如湯

北勝州溫泉二曰州城枯木村曰州南沙田村

馬龍多即甸長官司北五十里徽崇山溫泉其熱如湯

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城東二十里哀牢山下有石狀如鼻二泉出馬一

溫一涼曰玉泉又城西二十里虎障山下溫泉

麗州宣撫司湯泉從石罅出為河熱甚

貴州

貴州普安州溫泉有二一在城東南八十里一在樂民千戶所西水溫可浴

水異名

九

芮水屋也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鞠詩芮沔之即既與鞠同九皋九折之澤也水隈曰濬隈重甌也水之夷上洒下似之許氏曰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蓄入之也水中高地曰坻水草交曰蘆水會曰衆一曰水外高有瘞埋之象

營建

山陵

孝陵應天府朝陽門外鍾山 懿文太子附葬於側世稱東陵 孝陵後有小阜曰大山萬歷間金壇于王立欲治葬以科臣論止空其穴後誠意伯劉孔昭葬其父蓋臣

孝陵宮殿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左淑妃李氏 妃 氏皇貴妃孫氏皇貴人 氏皇美人 氏右碩妃生成祖文皇帝 孝陵道中觀音閣後壁瑪瑙石高丈餘衡大有 尺光潤如玉出青龍山永樂間採置

長陵昌平州城北天壽山自紅門進御道凡二十餘里舊名東祚子山

永樂七年卜建一曰天壽世傳燕山寶氏舊居無據千峰萬壑交鎖周密差栽森翠後視高山數十重來跌斷明堂平闊羅城諸小阜尤密匝

附葬十六妃

獻陵在長陵右附葬四妃

景陵在長陵左附葬七妃

裕陵去昌平二十五里獻陵之西附葬十八妃

茂陵去昌平二十七里裕陵之西北附葬十四妃

泰陵在茂陵西無妃附

康陵去昌平三十五里泰陵之西九龍池環其前松園繞其左

永陵去昌平十八里長陵之東南規制巍嚴如長陵而巧麗過之俱裹陽白石兵部員即餘姚駱用卿所擇附葬妃三十嬪二十六

昭陵

定陵在 陵 大峪嶺徐尚書學謨議擇時通政叅議梁子琦等難之

為輔臣中時行王錫爵等所斥崇禎初尚書姚思仁督理多朽石盜無罪地脈哉吾盜陳以知以給事中巡工言壽宮五室中三間待駁四隅雖以鐵索各大銅缸注油左右室通門侍中宮及嗣帝所生母升附神廟閣專官自坐石室飲酒

慶陵

德陵石橋高不五尺長不五丈砌石無其費而耗二十餘萬金享殿寶域尤不賞且陵地窄甚僅當兩山之脈在永陵左沙相距不百步也蔣

德景云

德陵望日石梁中斷諸臣亟培土不敢以聞諸陵明有碑題 宗 皇帝之陵後思門內有碑俱無字閣以木柵

思陵在紅門西三里與諸陵隔河諸陵俱河北 思陵獨河南即故皇

貴妃田氏園也

侯氣室

順天府治有侯氣室每立春先期五日奏遣欽天監習占候者二人往設瑄寶灰如舊法占畢還奏

槐廳

全州蔣相國冕治第南門外巨槐一曰槐廳

明德堂

天下津宮俱明倫堂獨應天府學明德堂以宋文天祥手書故

梅熟堂

觀縣東北三十里大梅山護聖寺漢梅子真舊隱也寺有梅熟堂先是梅甚巨稱為梅龍孫權伐而三之一會稽高廟梅梁張僧繇所畫龍飛去者有梅核半可容粟一斗正德間盜失

六老堂

南康六老堂因五老峯祀宋守朱元晦曰六老

來玉堂

王元美弁山園中堂成適汪伯玉至名曰來玉堂字宰微之樓成適陳仲醇至曰來仲

瞭鷹臺

南海子方百六十里殿旁瞭鷹臺臺臨三海子渡以七十二橋

銅雀臺

曹瞞臺於鄴水與西門豹祠相近今水中隱隱三臺址蓋銅雀金鳳玉井云二臺久沉一臺址稍高

厄臺

陳州厄臺孔子絕糧處崇禎時流寇伴資諸生其上圍斬之又遺厄也

主

主人臺

頤川東二里岳廟前元末母旦彩雲騰覆明興太祖嘗幕其上天下大定雲散土人呼主人臺頤川志

鵲臺

崇禎甲戌湖廣松滋縣得石碣晉羊叔子所書鵲臺二字

摩旗臺

全椒縣西北四十里宋將焦光贊結寨於焦山上營壘皆石砌高數尺圍可六里許東有搖旗北有摩旗臺雨洗後嘗出甲葉鉢錄之類石窖中米麥至今猶不腐全椒縣志

梳妝臺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相傳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北京勿毀以垂鑒戒萬曆七年五月四日樓傾梁上金錢一百二十文云至元通寶

則樓板於元初非遼時物矣張居正雜著

六相樓

四川達縣本岩渠故地漢武庚辰進士柳州曹嗣宗丞達縣修六相樓祀唐李嶠劉晏元稹李適之韓滉宋張商英嗣宗終廣東按察僉事

瑞光樓

鄞縣南二十里樂社元末永嘉高則誠明避亂寓於沈氏樓作琵琶記夜按拍而歌蠟炬二枝相隔光忽交合遂名瑞光樓遺址存

四雨樓

姑蘇廣福山周天球治園有四雨樓桃梨海棠各栽一面謂海棠溼透胭脂雨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其石臨水對山曰珠簾暮捲西山雨

朝天宮

主

南京朝天宮古冶城也後殿黃垣據高垣之上太祖嘗更衣於此俗傳葬其下非

鐵柱宮

南昌鐵柱宮東南隅方丈營池作石欄鐵柱微露乃石耳非鉄也陸微山錄章漫抄

雙魚宮

錢塘洪侍郎瞻祖游江西玉皇山寺見石盆中金魚八枚游泳必雙異而問僧謂僅四頭因登席俯視果然平視又如前僧曰此名雙魚宮乃旌陽真人所遺仙跡遊覽志失載

白塔

四川白塔初宋安縣北六十里白塔寺路通盱眙有磚塔一座雷擊斃其末三層遺在泗州境伏虎山今存半塔創始雷擊俱不知其何年月

鎮河塔

涿州桑乾河中有塔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蝶自後河水不時泛溢涿州志

應州木塔

應州佛宮寺木塔四層六層八角高三十六丈遠清監三年田和尚奉勅募建塔後毀九間通一殿梁崇武元年四月八日塔頂佛燈連明三夜文皇帝北征幸其上題峻極神功後武廟巡應州題天下奇觀應州志

按佛法佛菩薩塔高三十三層辟支塔應十一層阿羅漢四層餘隨品級減之此八種塔並有露羅佛塔八重菩薩七重辟支六重四果五重三果四重二果三重初果二重輪上一重凡僧但焦葉火珠而已後世建塔不原佛制聖凡相濫訛謬至多

虞仲

太伯逃荆蠻自號句吳從歸百餘家立為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為仲雍傳三世至周章武王克殷大封同姓封周章子吳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列為流侯是為虞司馬貞曰夏墟在河東太陽縣據志書平陸即古太陽縣至唐開元始更名其廟為太伯明矣或者謂太伯以次而傳至周章是為南之吳虞仲始受周風於夏墟是為北之虞然則虞祖虞仲曷以廟太伯哉曰不然武王大封同姓周公子魯召公子燕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及神明之後封止一國一祖而受二封者惟于太伯見也武王之意以荆蠻吳夷其禮節不足事太伯而報其德再封于虞得處先聖王之舊邦且適中畿之地得用中國之典禮其於太伯之德庶幾乎報矣明初夏縣王翰平陸縣太伯廟記

茹女祠

平定州東九十里承天鎮俗傳茹女介之推妹也舊經云介山氏之廟唐武后幸河東道出祠下懼致風雨欲開道以避之狄仁傑曰一人行

幸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茹女之避遂止其役駐蹕祠下風停雨息

孟母故宅

榆次縣古城西南隅蓋孟子師人其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從鄉

蘭交

榆次縣東南四十里相傳蘭相如所居故里當秋深地無霜五穀登行人異之

姜女手跡

曲沃縣西南三十里侯馬鎮南河西堰中世傳姜女托堰哭夫手印于堰至今土雖屢傾遺蹟猶存

殘苦廟

介之推從重耳出亡追者甚急之推以其子林代死重耳入晉之推妻及林妻尋推聞焚死于綿山俱投井死鄉人即其地立廟祀之曰殘苦廟在曲沃西關外

瓜子纏

翼城縣東南五十里北陽阪下曰瓜子纏相傳老子食瓜處子落瓜成石瓜子其形宛然

大禹廟

龍門大禹廟俗傳食豕肉詣廟必風壁畫精工與岐山周公廟壁畫並稱

秦伯廟

平陸縣秦伯廟

南岳廟

南岳廟

衡州南岳廟古松百餘株銅香鼎甚巨不可圍抱銅鐘重九千斤有大祭則鐘聲先振

御題祠山廟

廣德州北五里橫山張真君廟 明初高皇帝南征過之題曰天下英靈第一山白雲為關石為關將軍幸得來瞻此暫解于戈動笑顏

江神廟

湖廣魚鎮江神廟有神木江夏賀相國逢聖歸楚木出於江蒼古挺拔鎖以鐵索

白起廟

武安縣西關白起廟正統間縣丞李昇以起殺降挾詐遂毀其廟

長平驛

山西高平縣古長平也耕人嘗得遺鏃如綠玉長平驛即元平章魯魯

王

宅堂三楹梁柱俱桑木甚巨賈氏裔猶存

煖舖

都御史葉成巡撫宣府於沿邊孔道設煖舖即唐人邊舖也

鐵柱

雲南大理府趙州東南九十里白崖城蒙氏建極十三年四月鑄鐵柱名曰建極入鑄笠覆於頂土人號天尊柱歲貼金其上祭之邀福

與言書院

去陳州百里曰互鄉介項城上蔡間今更曰潔己鄉立與言書院

冰廠

蘇州冰廠十有六清人始至問廠何為曰藏冰者謂伏兵也焚其五始悟

魚骨橋

海門縣禮安鄉以大魚骨作橋長丈八尺有奇元至正中潰入江萬厯戊戌隨沙漲起呂四場民獲之廖令 移建儒學前色黝黑有鉄釘痕毫無朽蠹 楊州府志

廣濟橋

潮州廣濟橋宣德間知府王源建歲權稅萬餘金

皇過此橋

崇德縣皇過此橋以宋高宗南渡過此故名見縣志萬厯橋北沈望雲伐竹得磚篆石刻宋高宗姑墓駙馬黃氏鹽官人始知為皇姑子橋

倒流橋

當陽縣北漳水上倒流橋相傳曹拯追劉先主張飛據橋大呼水為逆流魏人不敢迫 承天府志

萬安橋

王

泉州萬安橋俗呼洛陽橋長三百六十丈萬厯 丹陽姜志禮守泉州修萬安橋得石刻曰同節來修即公號也又鄞縣蔡錫永樂癸卯鄉試入曾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出守泉州欲修萬安橋發石刊曰石頭若開蔡公再來徵海神遣醉卒自投於海若有神等之者俄易書一醋字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事載錫家傳中今廟像皂服行人過焚草履一輛

仙橋

福州臺江大橋長百餘丈

雲南白崖川獨木橋十餘所木大如指長三尺或五六尺巖險不敢着足樵人捷足過之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望夜一易不知其因明日但見新製曰仙橋

楹帖

直也如弦縱道夫復何憾比而得獸雖邱陵亦奚以為領清

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克消大慾火榮亦忍平生不復於危機

徒有寸丹於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莊鵬

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嚴訥

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申時行

財不求贏政為子孫益過位嘗渝分當思齒角難康陸老祚

節義重邱山始不渝終不渝功名處流水龍不驚每不驚嘉靖三十二

年沈丘教諭山陰符鵬

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閑人養太和每仲

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中丞王璣

頭上青天一點浮雲淨盡庭前白日五更夜氣流行訓導楊傳芳子起

天無私地無私日月無私風不出雨不出寒暑不出沈思孝

得嘗自笑無音使誰知每以讚

凡事再思斯可矣與人三反何難焉都諫武安宋之韓

洋水樂鐵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頗為聖人之

祇未鴻禧

出入起居得罪天地時十常八九子臣弟友可對聖賢處百無二三吳

先生高梅日來

見故人而一笑自有餘懽念平生之百為亦無可恨李庭機

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使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鄭元傑

少作書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為廩祝粗知掃地焚香李費

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李騰芳

試看階前皆樹玉莫嫌腰下未橫金

天上圖書分冊府雲中鷄犬半仙家王思任

誤攻文字身空老起敗魚鹽計已遲陳元素

人前屋後日裡鷄鳴

每思於物有濟恒愧為人所容陳龍正

自拋官後睡常足不讀書來老更閑祝以融

質在能還雅卷成可讀書先存一府君

鐵牛碑

濟南府儒學內有碑高三尺刻曰鐵牛碑碑旁地露鐵錐不五寸就側

四掘終如故或曰鐵牛鎮七十二泉者

宋文貞公碑

沙河縣宋文貞公環碑斷沒土中正德丁丑縣令方思道治鐵二百斤

貫而續之今存不甚剝蝕

毛文龍碑

平遼總兵官左軍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天啟四年七月朝鮮立會忠

贊謀立紀明倫靖社功臣輔國榮祿大夫兼議政府左贊成判義禁府

知書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舉藝文館大提舉金邊漢通政

大夫行曹參議李瀟書崇政大夫行兵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金尚

容蒙嘉議大夫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平壤府尹巡察司

李尚奇立石文文不載銘曰噫噫往歲羯虜造孽我清邊鯨吞豕突

急莫之過壞聖土無堅全遼右壤獨難搶攘厥墟殫公時憤切忠膽激

烈鯨牙張拳獨立一叫揭義為號趨者爭先昌投昌倚俾賊顧忌以掣

以率謂我共濟克協大計竭首東偏復醜復鎮軍聲始振天討行焉出

入遼審形格勢禁罔或恣前倂縮頸不敗西還關防賴全瞻彼假島

洪濤森然處得其便洋洋安帖履坦不路就竟如天教以志義其歸如

市原累連連曰公父母開口望哺餘喘其綿匪公是任吾其左衽長城

屹然得人死力功章寵錫褒詔顯宣神旗豹尾以隆閭奇節制其專大業末了縣見其效四海望延吾言不夫有特史筆有貞凌煙撫實載石先最其績並其傳

興安縣岑山右魚峰之仙岩寺有創修木碑係天順七年其聲像模如古琴其文斑剝斷連亦如古銅琴文錢璫黃汝亨貞父云日中所未見

定霸城

保定有定霸城宋楊延朗所築金時以其碑他用獨其土存嘉靖中霖雨潰其西北得人骨數十具植立土中齟齬各戴兜鍪旁侍兵仗石刻云活築情工百戶徐瑾一行兵役見者悚然長安客語

軒轅陵

平陽太平縣東三十里上魯村東汾河內有石棺以鐵束之隱現不同世傳以為軒轅棺云

顯項塚

晉初烏程得顯項塚又衡山崩見顯項塚中有營邱圖九首鳩杖見顯真卿石柱記濮州東北相傳顯項建都於此有帝塚故名

縣墓

郊城縣東北七十里羽山即縣墓處有墓

禹陵

會稽城南數里禹陵寔石高可六尺形如權壓栗青色而澤有白脈隱起甚細如絲絡偶撼之則動而不可拔也今戊子夏毀於盜三千年神蹟頓失其重聞者惋惜

唐堯土階

唐堯土階故里在臨汾縣城南十里帝姓伊祁氏故里名伊村村築土堡宛然茅茨土階之頃唐堯氏陵在臨汾縣城東七十里部行里俗謂

之神林又謂之神陵高自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為平土深丈餘山後有河一道俗呼陶唐飲馬泉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相傳唐太宗征遼曾駐蹕此山因謁堯陵遂塑己像明嘉靖間知縣趙統重修陵東原祀丹朱西祀唐太宗統撒太宗像每歲祭丹朱祠官升堯諸臣之上竊嘗攷舜巡狩于湘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塗山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此陵為堯陵相傳自古無疑也然明初詔下訪歷代帝王陵墓山東東平州有以堯陵聞者至今載之祀典而在臨汾反遺何也豈昔之搜訪未至耶抑詔下之日而臨汾尚屬無耶

臨汾志

堯年十五封唐侯二十登帝位壽百十有八歲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陽城陽西北是為穀林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由此觀之城陽即今之平陽也濟水出王屋山

主

在平陽東南今之城陽晉尚屬平陽郡雖去平陽郡百餘里而臨汾東元村所出有澧泉至今相傳通濟源茲言大豈無據況濟多穴地伏流千載而上陵谷代遷焉知堯之時臨汾非源耶今堯陵在臨汾東南視王屋山實合古之城陽西北古曰穀林而今堯陵俗名為神林尤一驗也後人乃謂山東東平州濟水在焉而遂以堯陵名何耶

關龍逢塚

安邑東北三里有雙丘相傳夏大夫關龍逢塚土人云關雲長其後裔云

齊桓公墓

崇德縣新令臨留縣夢賈人緋服傳騶而至揖曰公行去邑當以東壁遺金贈公晨起解舍東廡圯坎其地增磬中空如下天狀掘石版曰齊桓公墓現制深廣石室若王者之居屍色如生器具皆黃金旁金山銀

山各一募取其山燈缸將滅為添油加築不三月罷官崇德縣志按史記桓公屍蟲出於戶安得云屍色如生也其厚蓋歟或有之

衛靈公墓

相傳衛輝府治後衛靈公墓古有紫金碑雷轟之又觀城縣東南四十二里高宛縣東北二十五里亦有墓

雙娥堆

蘇州承天寺門外雙娥堆為吳王夫差愛姬從孫武子學兵法為隊長笑而見殺此其墓也東北小池衝不過二丈長不過五丈乃錦帆涇故水偽吳張士誠所浴

李牧墓

平陽太平縣西五里孝子村趙將李牧墓其子李崇慮于墓側稱子墓

陳仲子墓

長清於陵仲子墓張令文龍命徹孔廟大墓一王孟及桑東享之

介林墓

介之推子林墓曲沃縣南三里河底村

王翦墓

王翦墓當平東四十里每六月朔望墓若海市狀城都依然車馬交錯關中冢墓記

鄭玄墓

臨晉縣三十里至今荆棘不生狐狸不穴

青塚

荆門州青塚土人哀昭君招魂而葬因名實在大同城西北五百里古豐州灘西六十里

孫嵩墓

安邱縣南四十里孫嵩墓元人于欽作齊乘高宿太虛宮夢趙先生入謁曰聞君修齊志懷有良友昇安邱其人節義高天下今世所無也請載之以勵衰俗欽覺而語梅仲昇以為卿人趙伯善共訪之伯善愕然及聞趙岐傳始悟為孫賓石也齊乘

嚴子陵墓

尉氏縣東二十里蔡堡有嚴子陵墓

司馬遷墓

韓城縣南二十里芝水之南西麓有漢太史令司馬子長之墓墓有古柏墓土嘗開土人柏根懸其棺因磚封焉子長自敘云五世皆葬高門今去芝水數里又西北五里姚莊村有蘇武墓墓柏俱南向

高陵

蘇州盤門外三里武烈皇帝所葬 碑曰高陵妻吳夫人子長沙桓王

三

三

策皆附焉元至正二十三年崑山盧熊公武與同郡沈徵君伯照父訪徵君因言予向曾過此聞父老言地屬沙湖金氏墓上有木如蚪龍然每陰雨若見物操舟蕩漾之狀人或逐之不見尋伐樹掘地得金船長二人許其怪遂息

黃耳塚

松江府治南七里普寧尼寺有晉陸機黃耳塚機入洛有快犬為傳家問後死人義之理此今殿西北隅有土隆起古木盤覆即其處也 明袁海叟詩麥養有恩終不肯交遊何事獨相欺

郭璞墓

唐乾符間衢州刺史李穀置塔龍山得二石長六尺許取置文會閣前宋淳化間即守慎知禮移植於此積土為峰歲久遂訛傳為郭璞墓有傳璞言五百年後太守為吾守墓紹聖中即守孫貢知非璞墓發之得

二石移置堂中宣和即守高至臨復移歸故處相傳峨嵋山正對府治不利於郡故置此石以壓之因培土為峯而名以小峨嵋田蕪傳

太康瓦券

萬曆元年會稽倪光簡家地中掘得杯及瓦券券曰大男楊紹從土中公買塚地一邱東極關澤西極黃藤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為証四時為伍太康元年九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氏有私約如律令玉茗堂集按今葬例買土立券古人已然矣

張賓墓

內邱縣南十三里趙張賓墓周圍皆鐵高三丈餘廣十餘畝石勒厚葬以報賓也

李太白墓

當塗李太白墓有祠葺如筆竹葉皆有金星

三四

寶華寺古墓

弘治癸丑春泰和羅鶴子應讀書城南寶華寺見司禮少監胡善治掘墳寺後山得古墓有墓志僅元和四年數字明白棺槨俱無惟脛骨尚存其長過今人十三古人多長大者後世氣薄故生物短小

南漢劉氏塚

廣州城東北亭洲有土穴耕人梁臺過之投石空空作聲乃納以雄鷄夜鳴知無恙於是發之數金人各重十五六斤正處金像二冕坐若帝后各五六十斤地若金每珠貝簪之鏡一光照白日硯一硯池玉魚游動他珍異亡筭先攜鏡歸先動隣舍急碎之鄰人覺而爭往遂開官蓋搜盡之內棺掘毀稍存骨齒墓碑隱隱可讀南漢劉氏塚也陳子壯集

龍陵肝

吉安永豐縣有龍陵肝即歐陽公葬祖父處國朝間忽失處落廣信永豐縣人怪之後又還吉安永豐縣時有謠曰吉永豐移廣永豐永豐二字適相同人民城郭依然是只少當年六一公

蘇文忠墓

知縣蘇文忠文定二公墓文忠卒常州嘗愛知之山移葬此後文定卒亦葬焉明萬曆甲申有盜發之縣令濟南張篤行加封樹焉去墓半里有廢塚石半露按之則文忠之曾孫婦亦掩之俄夢文忠遺青衣致謝問文忠公何在曰臨汝至彼可相見也後篤行以事至臨汝會得先生墨蹟一卷大異之恍悟前夢石識其事知縣志

蘇頌濱先生子進守婺州愛其山水因家焉葬頌濱衣冠於蘭溪之靈洞山進子簡侍郎簡子林今其家藏頌濱遺墨及四代吉身

琴操塚

三五

臨安縣玲瓏山琴操塚殘碣東坡居士書萬曆十七年被發

方臘祖塋

嚴州舊山前為獅象石方臘祖塋處後毀其石

鐵棺

秦興縣南華嚴寺有鐵棺長九尺二寸前後狹相傳宋建炎間時慶嘗遺其徒掘之中有物相觸鏗然聲以鐵椎擊數百不損鼓鐃落之不沒乃止揚州府志

劉刺史墓

義烏縣南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公墓隆慶戊辰長至日裔孫尚恭重修墓碑掘數尺見墳臺上有碑方尺許刻晦翁卜墓數云天聖戊辰葬此邱蔭十八紀出公侯子子孫孫垂不替繼繼武武永無休五百四十一年損十六七七歲裔孫修戊辰戊辰新一石重修重修千百秋秘

書即朱熹書刊石呂祖儉為之記記難具載其要云右數八句為卜劉公之墓天聖六年十月三日卜葬東平山先塋之原公諱家字有開裔出漢光武封太孫於烏傷國除因家縣治南遂為烏傷人連晉監公萬章始為王官唐曰珊者翰林學士南門劉氏非他族比公以文學選平昌刺史致仕曾孫輝燁同登乾道進士第游東萊晦菴二先生門故晦菴卜其祖墓之落有裔行家昌千載之久乎因識大略而納墳臺上以俟後日之驗云按天聖戊辰至隆慶戊辰年數良是而長至又恰戊辰仍孫劉公仕龍在宋贈武節侯修墓孫果十六七歲吁數亦奇矣

黃元菴墓

山東陽穀縣景德鎮有黃元菴墓其墓壘異土人患瘡毒插花於墓祭之即愈中河志

蕉花女墓

三六

長清蕉花女塚女最孝母疾思參時未登女向夢泣移時夢黃奉母得愈今塚旁夢先給田畔有御製碑上書孝經長清縣志

張王墓

福建興化縣丁溪草堰間有張王墓相傳張士誠父沿海氏寇咸以正月望前聚禱因而彼此搆鬪勝則一年大利即至死傷毋許告訐近有司嚴禁之稍戢

孫一元墓

孫大初墓上有挂歌堂李夢陽撰劉麟書

鄭曉墓

海鹽鄭尚書墓在白塍山先是尚書執法削籍其葬從庶人禮隆慶初復官贈諡終不改其舊予嘗拜墓下歎先輩素風也

仰灣古墓

壬辰春海鹽仰灣山祝氏宅後有積土坎之得古墓各磚刻曰永安六年歲在癸未九月十日造辟日造五官即中山義尉丹陽楊磚面俱有雲雷紋穴頗深廣左右有羨門予往訪之始徵古製

虛糧塚

新野縣東三里近衛河邊亂塚相連數十傳聞前代屯兵之所曰虛糧

三七

器用

研

王官谷西山有秦王研研大如礮盤無口下如尖底礮春秋秦敗晉師於王山谷時所遺者司馬圖記見呂東野涇野集

潁州東六十里古夷陵也舊志古列國之君印璽上傳夷陵縣掘地得傳作研堅潤潁州志

俞侍郎士吉奉使得研上篆永樂二年夢書海東瀛碇說格

古鐘磬

太原交城縣西南汾水上金大定中汾東山岸崩得古墓有鼎十餘鐘磬各數十鼎大者幾三尺凡十有二其中寶物猶存鐘小者僅五寸許

天

大至三尺凡十有二蓋音律之次後世之制以厚薄而此以大小其制皆周器非秦漢以後所作今器不存而墓址猶在

琴

高陵魏氏唐鄭公之後藏有遺琴後論失之呂涇野集

禮科公署有書室琴懸壁間係舊物手樂見聞雜記

正統末籍太監王振玉琴長三尺餘

四明沈嘉則對樓詩集云吳仲足攜族子德望所藏銅琴示我為賦銅琴篇九字蓋予平生耳目所未親也

青銅合體黃金相軫以白玉排雁行絲彈蜀錦啼鳳鳳誰其作者古帝王按圖攷識題大唐璽文雙鳳鳴玉方立宗協律精宮商豈當在御樂且康伊昔抱至置我牀青天拂面開錦囊白日倏忽相低昂翡翠焰燦琉璃光丹砂點漆流星芒纖指觸絃響嚶嚶蒼梧飛雲顏不揚見者黯

仙針

蒼梧縣人梁大用遇異人授以鐵針三枚并針灸書遂為名醫永樂中郡守羅觀訪其子孫得一針以進於朝

鐵塔鐵鐘

當陽縣玉泉寺鐵塔鐵鐘俱隋物青州城內寺三鐘大者受四十七石次受三十石有金受八石似甕而有耳寺原孟嘗君宅

金斧

臨潼縣南一里驪山綿亘而東五十里東有金斧山石罅中有金斧抵之則動取之不出

天

石杯

青田縣五色石杯巧工琢造成應上官不啻千百民甚苦之古人拔茶樹桑以茶且累民况石杯於器無益有一製必貽一害在司牧者念之耳

鐘

大名府譙樓鐘云魏太武帝物守潔則聲宏否則咽滯前守惡之棄置通衢且半裂樂譜雖任適早祭而懸之扣之不揚護不憚夢大眾詣於鐘所乃再扣之聲宏裂處尋平

正統中河決滎陽東昌水中大鐘二范縣令鄭鐸得其一款識永安四年

曹縣城門四各有鐘相傳鐘懸則大水遂寢之崇禎戊辰四月盧令柱礎不聽盡懸之果大水乃徹曹縣志

歐陽修歸田錄太常所用王朴編鐘皆不圓而側垂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圖其形而下垂扣之掩鬱而不揚今見南京神樂觀編鐘形不其圓

鼓

鄞縣東鄉金尚書忠故居石鼓二萬歷乙卯石中如蟲齧聲翻視之石多蝕搜得石蟹一螯足尚動觀者異之
成化初韓襄毅南征大藤峽賊斬峽之大藤中空斃其為鼓置參府前聲甚震立使某移於行臺扣之無聲歸即如故

圖花鐸

崇禎元年四月湖廣通山縣三都水衝出古銅鐘重十八斤周製也有圖花鐸三字聲極清遠

唐鏡

唐鏡背有字云花發無冬夏臨臺曉夜明見鄭以傳山上山稿

四十

辟塵鑑

錢塘縣西山龍井寺辟塵石鑪不知所自采近失去

張三丰食器

張三丰嘗居潁州迎祥觀遺像一食器一客斗許著貳肉不腐混元衣一久而如新好事者易其領輒敗冠一負古有摩雲態潁州志

天啟改元

魏元清僧蕭莊南詔嚴豐祐先已用之又太和舊志元至正戊戌紅巾徐壽輝陳友諒陷江西下吉安泰和稱天啟則天啟之號前代已四見矣

銅法馬

萬曆間泰和人掘地得法馬形如月鑿十字重四斤天啟三年造背鐫吉安路郭尚書子章致梁王琳立永嘉王蕭莊稱帝改元時不稱吉安

亦不稱路路自元始豈天啟間造法馬至元始續刻吉安路耶

貢金

楊升菴滇略曰語云金生麗水今麗江其地也其江曰金沙源出吐蕃經鐵橋寶山永盛北勝以達東川江游沙泛金熾雜之貧民淘而鍛焉日僅分文售蜀賈轉諸四方其稅屬之土府漢不得有也朝廷歲貢滇賦金五千其直可四分皆蜀賈有力者先期受直於官而走回遠哀入之間有逃且死者累及姻族析楊崇崇至於黔坐瘴稿十死一生又不具論也

窖金

雲南銀礦共六十有三置場委官歲納二萬緡然脈有盛衰課隨盈縮
薊州獨樂寺額相傳李太白書萬曆間重修得窖金上覆以錢石刻唐安祿山物並入官

聖

銅冶

海內銅山四百六十唐鑄於陝宣撫信銅冶九十六宋鑄於諸路銅冶百三十有六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千萬貫

紫石英

諸暨縣東五十里烏帶山產紫石英嘉靖中縣令黎秀命父老凡上官來取者皆引至他所使無得因呈曰合浦之珠以吏貪而徙暨產石英乃自本職到任數採無得此不職之效也採者以息久之遂迷其處紹興府志

鐵獅

滄州鐵獅周世宗北征契丹駐此地有罪人善治輸金鑄獅鎮城贖罪高一丈七尺長一丈六尺夜被州人挂去尾腹鐵至今缺之

銅獅

雲南都司公署前大銅御二極瑩淨無點斑

關將軍印

景泰中安州二田夫得古金印曰壽亭侯印知州楊集上於朝南官集
弘治間都憲河間張汝器開漕河於揚州得古印四一壽亭侯印
一鎮江府御前住劄都統制印一鄂州堯內觀察使印一都巡檢使之
印皆蟠螭細制作古雅程篁墩政過淮陰汝器質之曰韓世忠嘗為
鎮江府御前住劄都統制岳飛嘗為堯內觀察使都巡檢使亦宋官
萬曆末高程沈相國淮得漢壽亭侯玉印印中空可貫紐下刻關羽之
印玉質蒼古捨西湖孤山廟中嘗見之
宋徽宗崇寧五年徽宗鑄龜魚篆作壘方四寸有奇蟠紐方壘上員下
方名鎮國寶

天啟四年九月四日磁州東八里臨漳縣務本村漳河北岸田夫邢某

聖

見岸崩得玉壘以呈河北道張夢鯨重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一寸二
分蟠紐高一寸八分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是壘與至元所獻不同豈
徽宗十四壘之一乎又熊神所獻陝西壘亦同

木牛

成化二十一年戶部左侍郎隆慶李衍總督陝西邊備兼理荒政發原
賑錢作木牛取牛耕之未耕易製為五曰坐犂曰推犂曰擡犂一抗活
曰肩犂可山耕可水耕可陸耕或用二人多則三人多者自舉少者自
合一曰可耕三四畝作木牛圖布之

遺卵

永樂間應州掘地得金城縣印應州本漢館陰縣後改名金城縣今儒
學舊縣治也

天順七年

得行軍萬戶之印

成化六年蘭陽縣得宣差副總兵之印尚書戶部即中之印背鑄天興
六年行宮禮部造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得銅印三百於壞垣俱元物詔毀之

正德末銅城府得勒金長官司印篆文八畫

嘉靖二十年廣平府推官王冕日督民於清河縣浚城濠得古印六篆
可識者二日都將領印曰達魯花赤之印上之巡撫藏於庫

隆慶三年六月豐潤縣掘得玉田縣稅課使印

萬曆二十八年隆慶州永寧縣人築牆得古印為金左丞完顏綱物網

與元人戰於緡山敗績失之見金史

崇禎甲戌南昌得統軍元帥之印謂太祖物推官李嗣宗以太祖
初稱統軍石副元帥見皇明通紀非也予按龍鳳年丙申三月我克

集慶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二公並至南昌必其所遺

戊寅三月十四日滋陽縣浚井得管軍萬戶府銅印旁鑄中書禮部造

龍鳳五年六月又薊州得古印

己卯十一月甲戌固安縣發井得鎮遠軍節度使銅印背刻宣和四年

十一月少府監鑄

藤船

南夷船俱縛以藤用松膠和漆塗之永安州歲辦松膠若干張

空青

空青是黃石子大如拳諦視之膚裡沉沉有青色匠氏以金剛錐錐之

滴翠水如漿平湖沈長水太史見之

荒銀

南夷中多用荒銀

琥珀

萬曆甲午詔雲南布政司取琥珀二百斤一時騷然永昌府帑舊貯二十餘斤以上供搜括數年竟不能充而止民破家亡竿

祖母綠

孕婦吞祖母綠易產仍出自兒手山陰白洋朱氏驗之

青鳳子

青鳳子狀如鶯石色甚青瑩婦人佩之能令好顏色新安楊不棄侍之水濱中易以千金內為禁中寶重

蓬萊閣石鏡

登州蓬萊閣石鏡遇形畢照崇禎壬申孔有德兵亂經火稍晦近聞復明

緬鈴

緬鈴相傳鵬精也鵬性淫毒一出諸北悉避去遇蠻婦輒啄而來合土人東草衣絡衣簪花其上鵬鵲之不置精溢水上採之裹以重金大僅如豆嵌之於勢以御婦人得氣愈動然夷不外售夷取之始得滇人偽者以作羨慕形裹而搖之亦躍但彼不搖自鳴耳須程記

棗林雜俎 中集

榮植

古木

通都交區巨材連抱匠石積斲其下十不專一豁谷味深隴畝晨阮木雖專其年民無得而稱焉亦未始幸也今採之往牒據其見存者或病以漏萬園所不免矣

北京

京師皇城內西苑之高玄殿古檜一松四並金時值嘉靖中封松指揮使其俸米專飯旅貧

皇城西顯靈宮之靈官祠古柏二雷披一技折而不殊二百年忽忽焉國子監古松並元許衡植

京師外城天壇扣榆錢凡榆春錢天壇榆之錢以秋

聖

山川壇偃松以風拔橫枝距地不三尺楷以木人通行其下

內城成國公朱氏園石堂古槐云四五百年物身大於屋半間頂嵯峨

若山

極樂寺剎牙松數株斑剝若鱗大可七八圍

萬壽寺松高數丈大合抱

外城大慈仁寺報國寺姓松二其石尤奇幹數尺枝橫數丈

外城左安門外韋公寺西府海棠二樹高二尋遊人最盛寺南觀音閣

巔婆一枝高五六丈花時鮮冶

京城西北十里靈通觀古柏一徑大十圍

京城外二十里承恩寺戒壇松二古穆天矯過報國寺

大功德寺古木數十章半朽腐大可七八圍

鹽官談邊孺木著

石經山石壁古柏一長尺有咫根無寸土萬歷初 上過之御書靈根古柏

盧師山清涼寺隋仁壽中盧師自江南來居崖下崖上一柏產石面長尺不凋榮是盧手植

西山妙高峯下法雲寺銀杏二大數十圍

香山鮑家寺有松十株皆數百圍

壽安山卧佛寺古婆羅樹二根盡出纍纍露筋石抱三人有餘

仰山隆恩寺松一

潭柘山京城西北八十里潭柘寺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則潭柘最

古矣今枯柘長不能丈其枝晚發後凋者也枯柘而不朽

昌平州天壽山古柏相傳實為鈞家物樹中枵可布三四席今稱實家

槐按禹鈞周之諫議大夫也故居在薊州城東而此槐係之實氏莊或

四六

其餘裔耶

薊州西北盤山東崖古松一

平谷城東延祥觀柏不知所自始元至正丁亥真人丘長春至盤山過

觀中見枯柏曰憐惜憐惜去後柏仍葉茂至今焉觀東北十五里漁子

山世傳軒轅氏陵或曰軒轅臺

房山縣北馬鞍山松二其枝覆十餘丈

涿州西南十五里樓桑村漢昭烈帝故居道右大桑高十丈曾蔭如樓

其蔭百畝其椹為珍饈秦側古廟唐乾宣五年立並列關羽張飛像先

主王者服張飛亦承人城西五里有張氏洗馬潭樓桑村南三里鄭亭

鄭道元故居也

靈椿寺椿其影每日中天雖日月東西略不移動

文安縣城東靈集寺後古槐並峙云漢人所植

保定縣柏塘有古柏數圍倒植河中如橋旅渡迄今名柏木橋

任邱縣北三十五里冀州城又東北三里偏鵲處有古樹數株

孟津縣北三十里曹氏莊藥王廟前大麻子樹不知植於何時嘉靖七

年居民伐樹掘地下得石刻云迦南大麻子下斬廉剛剛廉頗子也樹

自戰國時已有之矣

行唐縣西北三十五里柏山古柏大數十圍柏上鐵環相傳實建德緣

以繫馬者

鷄澤縣儒學一槐有兩枝末合為一幹或以為連理

清河縣龍王廟左右古槐枝幹曲卷下垂至地若龍爪狀人謂之龍爪

樹宋太祖嘗避暑其下解衣覆上其性遠下生有惡少輩利其財而伐

之斧斤方加而疾作遂止傷痕赤津津淋復漸生根葉繼生成樹無復

龍形矣今堂與樹尚存

四七

開州 古桑園可十丈云三代物

陽和衛有武宗手植桃

遼東廣寧衛舊坐閭山有北鎮廟柏甚古

萬全都指揮使司龍門衛城西十里大松山有古松永樂中駐蹕其下

南京

皇城西華門外舊丞相府有五穀樹一株兼五種為五穀豐歉之徵其

年麥熟則樹發麥芽黍熟則生黍葉五穀皆然

魏國公徐氏西園括子松元時物

永慶寺即鐵塔寺古梅唐時物

鍾山西徐達墓有松一旁結大毬如瓜最奇絕

石灰山百法寺法堂前有奇樹

弘濟寺府東北四十五里婆羅樹二永樂中太監鄭和攜自海外

牛首山弘覺寺文杏一唐懶融大師手植園可二丈經火猶活山東北鄭太監墓紅荳樹

祈澤山祈澤寺攝山棲霞寺各文杏二六朝時物俱數人合抱

溧水縣東南三十三里仙杏山其顛有杏林及仙人跡

句容縣茅山有許旌陽手植杏

荊州閭門外三里半塘寺銀杏大五抱新安潘之恒曰龍樹

陽山晉柏一幹如龍鱗大四圍

光福山山茶一圍可六尺

銅井山顧氏園寶珠山茶一可合抱 司徒廟古柏二又 文杏

其一圍三人

洞庭山角菴山茶一蔭蔽餘四季秀發云角里先生手植又黃家堡古桂

哭

常熟縣虞山致道觀七星檜梁天監中張道裕道裕十二代孫手植今存其三其雷威劈者尤詭異餘皆後人補植

華亭縣北二十五里余山五代朱承進墓有垂絲柏一株甚巨

復造馬閣樟公何在取數中藥丸一瘞根下樟復榮葉俱顯數痕始悟

呂仙也

亭林鎮縣東南三十五里陳侍即顧野王故居墨池旁古松云野王手植

鍾賈山壽安寺陳氏墓垂絲檜二徑餘四尺崇鬱壯茂蓋數百年物

上海縣西北十里靜安寺陳朝植雙檜於殿前宋政和間媚臣朱勳圖以進徽宗欲攜之暴風雷忽碎其一今殿右尚存元成廷珪詩香骨自來生左紐苦心未忍棄前朝

明心寺縣西南六十里古檜二宋元豐間植

江陰縣西三十里申浦季扎墓有巨樹三人合抱產果曰鷄距子以形似名也止此一本及揚州 寺一本餘天下所無

宜興縣保安寺垂柏連數抱而中剖

玉女潭縣南三十五里古檜一株根柯鬱蟠碣磈如石唐獨孤及詩日思瓊指此

善卷寺縣西南五十里古檜蕭梁物

鎮江府城西南七里招隱山招隱寺銀杏樹圍五人云齊梁物

丹陽東北三十五里經山寺銀杏圍七人相傳晉時植半枯半堅遺子

所生小株從中挺出亦已盈斗

揚州府城隍廟銀杏一當門圍四尺

興化縣未塔寺黃梅初治毀賈人以木筏載梅植殿旁胡僧坐其下忽

不見殿前梅日盛偶一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俱衰

哭

亦各驗雀啄則有蟲鼠之耗

通州治西為靜海廢縣之遺址有文杏數章大可四圍

淮安海州大海中大松相傳三代時物其狀奇異

休寧縣西四十里白嶽山宜宮古松一直香爐峰又石門一楠其大數

圍

崑山縣廣教寺柏黃藥禪師所植寺有异行僧樹即開異花數色

銅陵縣五松山舊有松一本五枝蒼鱗老幹

蕪湖縣儒學柏宋宣宗時植

滁州琅琊山城南十里 歐陽文忠祠西一梅云文忠手植又琅琊寺

批銀杏大數十圍高十丈豐山滁州城西南五里太僕寺公署雙柏大

十圍高數丈

全椒縣西北四十八里龍脰山有脰如龍形因名之
蕭縣東南六十五里天門寺有天然花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
實皆熟次日遂空

山西

太原縣西北晉源神廟有古柏秦皮黛綠云千年物

代州城西四十里斷影樹漢文帝當迎立時猶豫不決遂日游移即於
樹下日過樹影不移今樹已朽而其地建白楊廟即此樹也

夏縣城南二十里柏塔山古柏千株有一柏琦瑰岳獨大於眾稱曰柏
母如意里戒定寺古柏一其身五圍根盤八圍上九枝俱似龍形中
空處生一槐大兩圍枝屈曲如蛇盤旋於柏枝九龍之上

五臺縣五臺山之圓通寺去三珠泉百步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幹上
七枝復合為一垂葉四下

五

代州東北五十里墓側有古柏五十餘株名却都柏

趙城縣東八里綢皇陵在侯村松柏園二丈餘者百餘株綢皇廟前古
柏喬偉內一株於幹上寄生一木大如臂俗呼為時節樹柏貫四時彼
獨隨時發謝觀者奇之

倚氏縣城東北二里仁壽寺大柏四株都御史何臬序扁曰萬古凌霜
稷山縣東北十五里高渠村古柏一大七圍陰翳許有力者每欲取之
輒有龍蛇雷雨之變

蒲州東南三十里首陽山伯夷叔齊墓古柏二其一大二十圍高二丈
餘次殺三之幹上交相倚

聞喜縣儒學相傳為商桐宮地古柏十數株其大連抱其枝扶疎多癭
其葉細而稠大異凡柏

霍州東南三十里霍山中鎮神廟古松數株高數丈枝東向槎枒詭怪

如青幢鐵幹

沁水縣東九十里礪山大雲寺白松三圍二丈 明評事常倫題壁宿
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僧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殺前長松
十圍大我欲絕粒棲雲巢此詩不見集中

大同左衛立帝宮老榆盤踞日熱日茂根無所繫挺生於大鉄爐之上
相傳為神榆

汾州府治西仙槐樹久朽如剝舟金皇統中有异人出貨藥投樹復活
因號仙槐

大同渾源州恒山之紫芝峪古榆數千章其最大者名雙離樹相傳張
果老所繫榆也

蔚州北三十里蜚狐口兩山分張皆北向石絕無膚有青松高不數尺
產其骨

全

應州城南小石寺古龍松合抱平頂色極蒼翠相傳异僧手植蓋唐宋
時物又城東南文殊寺有古松霜皮蒼翠枝幹如龍

嵐縣北四十里雙松山上有雙松 平定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古松松
下巨石盤踞數丈

靈石縣東三十五里綿山介子推與母隱此文公縱火焚之不出同母
抱樹而死其樹名黃節惟此山獨有大小俱半榮半枯後人即其地立

廟祀之天旱禱雨多應宋神宗封為潔惠侯近林人家清明節三日不
敢舉火廟中有牡丹數本枝幹碩大不知何時所種每開時花皆紅色

惟白花一朵開無定處土人密識其枝明歲即易他本人以為神不敢
輕折春時花開四方觀者不遠數百里

山東

長清縣東南九十里方山靈岩寺古柏漢時物三人圍之不盡

泰安州北五里泰山御帳坪北一松奇詭元方煥題曰處士松宋真宗駐蹕亭松二秦始皇避風雨其下封五大夫者也生石隙中不其天幹膚龍鱗是千年上物東嶽廟文杏一園三人中空木枯枝葉蔽蒂廟左漢柏五漢武帝時植四皆連理其一甚巨延禧觀唐槐一大如文杏亦中空半枯

新泰縣門內靈槐元省縣入萊蕪而枯後三十年復綠槐榮

曲阜縣西北八里孔子墓孔子手植檜在廟門北高五丈餘圍又有三尺晉懷帝元嘉三年枯歷三百九十年隋恭帝義寧元年復榮歷五十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又枯歷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漸盡歷八十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芽於東廡頽址間明洪武二年已凡九十二年高三丈餘圍四尺弘治己未被焚令直幹合生不朽不摧子貢手植楷高四丈五尺圍一丈令

至

枯株莖中樹千數皆異種相傳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不生前棘縣東一十里防山顏子墓石楠二丈可三四十圍每家子生樹生一穉冢子沒樹枯一幹

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孤桐夏禹時物久枯萬歷戊子其左生株王

思任過之尚其半崇禎丁丑磨鐘玉過之無存或以桐芽數十莖之

縣門外孟子廟古檜三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

曹縣定清寺有枯桐一僧伐之止存朽根萬歷辛卯有道人手持木尺

禮佛趺坐根上曰此樹由我而生索水噴水僧不顧也夜半道人歌曰

木有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人不識

真可惜上天下地游北極翻身跨起雲間鶴明吟飛過蓬萊側明旦起

失道人所在越三日發明逾月枝葉扶疎圍五六尺許遂成茂樹

陽穀縣西北四十里孟母廟大槐四宋元祐時植

恩縣西北五十里四女祠漢應亭傳清家富無子生女四誓終養同植一槐今槐存不甚大或後人補植

臨淄縣西北二十里鄒亭古槐十株高五尺許相傳宋太祖微時過此嘗掛袍其上曰矮槐

黃縣東南二十里萊山寺西北有古木唐初物

棲霞縣濱都觀枯松柏相傳每百年長一枝

即墨縣東南六十里勞山上清宮文杏二凸處可隱二人

河南

鄆陵縣西十五里甘羅墓七棗環植皆合抱

延津縣

石婆東唐尉遲敬德造東嶽廟殿後酸棗樹一株合抱高數丈歲久不榮挺並特立旁產一株甚茂云敬德繫馬掛策其上按延津古酸棗縣也宋時改延津家宰李戴有記

至

密縣東五里天寶宮白松世傳黃帝三女九歲俱辭家學道後十七年

歸省一夕同逝合葬於此明年冢上生松一株三幹幹白如雪大四十

圍高八九丈層理崇澤拾文隨起或曰民間女學道不成入仙去葬白松

下縣東北二十里修德觀古檜殺白松十之一偃蓋左碑銅文

新鄭縣廛山鄭子產祠前古柏一陳根之上多生稚葉青青可愛

滎陽縣東七里槐一奇甚世傳漢高祖為王時繫馬於此金趙秉文詩

滎陽縣東千古槐人言曾見漢朝來不知幾覺南柯夢直到如今喚不

回

襄城縣南五里首山西巔有樹一株名金花樹俗呼遊樹大可十圍枝

葉穗斜數十里外可望及之崇禎庚辰枯死或以此樹謂一縣之盛衰

戊子於舊根旁復生二株又縣北二十里徐君墓有樹相傳季子掛劍

處曰靈樹

林縣城隍廟銀杏樹圍二丈高七丈老幹扶疎翠葉繁密縣西二十里
婆羅樹其蔭及畝今樹毀跡存 西寶岩黃華寺古槐陰數畝 覺仁
院獅子峰其下漏天岩有异木折幹倒植野人曰交加木 爭秀峰西
慈明院偃松二

磁州黃花谷內仙母塚大樹九後漢仙人王津葬母於此
輝縣西北七里蘇州山百泉書院古白楊十四株大可蔽牛殆數百年
物

縣東二里道旁連理樹兩椿同根一雄一雌下有雙塚微露其磚未知
葬者何人 西北七十里侯趙川之平羅社為蘭相如墓有古銀杏樹
一株

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北天門古松十數
偃師縣達磨菴三花樹以凌霄藤附檜而生 六祖手植柏

方丈寺古槐高十丈圍三丈宋文彥博詩五品封槐今尚存第未知封
何日也 縣西北比干墓有木大三圍中空身根半存上枝茂盛剖心
之生氣猶在

登封縣北十里松山中嶽神廟門內古柏殆二百 絕頂止三丈圍六
人石刻漢武帝封大將軍次園可四人封次將軍又次可三圍俱怪偉
明喬宇曰意天下之木殆未有甲于二者長宏道曰漢武至今千七百
年柏在當時已受封殆殿周間耶

新安縣西二十里王喬洞洞石皆土所成具木葉之形洞上二木化石
而復生枝葉與凡木類云昔仙人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
輝縣城北十里溝古姚期莊也山上一黃棟像手植千餘年柯葉茂盛
人損之輒則傷畜重則傷人
新野縣北二十里張門村黑麓廟前有古楊數株俱大數圍採青者伐

樹血出遂止跡存

華山華陰神廟門內老柏合抱無枝葉亦無膚僅枯幹二丈餘吉水李
日宣勒石曰青牛老樹謂老子西來繫牛處也又北三丈許老柏空腹
有烏啣槐實墮其中生槐幹且合抱而柏朽裂半存嘉靖間州守某以
鐵索合槐柏束之相傳張飛立馬看槐處見於壁刻

陝西

藍田縣終南山老子紫雲樓下繫牛柏柏下石牛卧焉又南四五里說
經臺古柏一俗說樹死老子針之活

咸陽縣北十五里周公墓模木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

鄠縣南八里淨土樹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憩此覆其履土中出此樹三
月開如桃花八月結實狀如小棗殼中皆黃土

華州南少華山蒼雲嶺古松五號五將軍今四株圍數人高數丈

至

成縣東柯谷唐杜甫經佐居此所居後為寺有樹稱子美樹

涇州王母廟前有古木數株不膚而滑莫知其名

空同山中峰寺北半里古松六

靈臺縣至足寺左離山唐牛僧孺別墅有銀杏連抱數圍根結二畝

鄜州北開元寺有白松奇古 明張著詩葉墮銀釵細花飛香粉乾山

門煙雨裡渾作玉龍看

安定縣南六十里神木山古樹千株樵採不敢入人以為神又縣七十
里高柏山有古柏

中部縣北黃帝橋陵多古木

神木縣西十五里楊家城內神松二

涼州衛東三百里松山上多古松

莊浪衛東百二十里大松山山多大松又東百里小松山

浙江

錢塘縣西山上天竺寺長生僧舍梅二並合抱西溪永興寺大綠葉梅二

海鹽縣東北四十里洛塘故廟銀杏一圓三人唐許遠手植華而不實枝向西北

臨安縣西五十里天目山斷崖塔院大杉一又華蓋松高七丈中峰大師悟道處西南中峰塔院大杉一本二幹化城寺側一松根在崖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俯視如蒼陰可三畝牧童戲其上不動觀音崖檀樹長丈餘懸崖外懸三十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座僧云積雨輒應餘杭縣西南十八里大滌山洞霄宮大杉二相傳唐昭宗景福二年閏丘先生以孟攜自天台者圍二丈高三十餘丈葉雖凋減枝盤空徑山寺門古松可蔭十畝又木蘭一並奇古

至六

於潛縣南四十里牧嶺古松盤錯奇怪有兄弟各欲訟於有司夜憩其下質明相顧而悔各息因名木長官

昌化縣西北六十里千頃山龍湫西一婆羅樹初夏花開香聞數里

嘉興縣東三十六里圓通寺銀杏二唐時物

海鹽縣城南永祚寺銀杏二數百年矣天將雨輒出雲雨霽雲復歸又

歸安縣東震澤普濟寺古柏數千年物能為神

長興縣東南大雄寺陳高祖故宅也梁天監中手植檜今中裂為四枝垂蔭半庭堅如金石鐵佛寺有六朝銀杏樹

湖州天聖寺六檜云齊梁物再補

海鹽縣西南十八里秦駐山廟前臘松一斬而復生不由栽種

德清縣西南天寶橋西左顧亭孔愉放鹿處二大枯木可千年挺立不朽

吉安州鳳亭鄉岳武穆將壇一橡樹大數圍莫敢犯

紹興府天衣寺有舞松一株相傳為晉人手植

高橋有古樹一本五大幹側卧橋側

項里項羽所避處有廟古樹圍二人

秦望山府城東南四十里古松一

雲門山寺城南三十里盤古社木大數圍晉唐間物

曹娥江府城東南七十里曹娥廟古檜二又山茶樹千年外止如拱把之半根奇峰折取一花者其手自懸於樹因勒石示戒

餘姚縣九里宋石將軍廟樟樹可數抱岳林寺古柏

南二十里桃花嶺下有大桃樹約數圍

新昌縣南南明山月峽古松唐人植

天台縣桑州驛古樟圍十人

天台山萬壽寺古松十二各百圍相傳

至七

羅漢所植羅漢嶺古檜十餘大數圍歇脚寺牡丹二本高大許每

枝五百餘花華頂峯石罅有木瓜花時一蛇盤其上至落實供大士乃

去號為護聖資福寺怪松大數圍高不過四五尺枝葉翔舞於水

面舞狀類鳳根盤龍萬應葵已年摧于漢水天台山菩提樹相傳

西天梵修遺種花葉如柿結子為珠十百中必一二顆如羅漢佛頭云

他所處無也楓樹嶺上古楓高二十餘丈大可數十圍其中空可容

數百人

永嘉縣象浦驛古樟圍十人石羊山穴中枯木狀如石羊色如黛諸

平陽縣西南昆山絕頂二古木冬夏常青

建德縣橋山相傳絕頂有羅浮橘一株熟時風墜得者云仙山橘

相廬縣東五十里嚴陵釣臺崖上香木一株高丈餘圍三寸許歲長一寸

太監黃敬採買江浙一日欲犯之不能得

蘭谿縣

古柏

明太祖嘗駐師其下 黃誼大溪古檀一其大合抱高十數丈歲春夏漢漲始發葉如漲後不葉必復大水

真覺寺後智者大師必上松不下數百年偃蹇如虬龍

東陽縣南六十里淮石山道旁有石可容數十人旁有連理木其大百拱

浦江縣東明山之梅花泉有老梅如龍橫蹲泉上

開化縣

銀杏一巨甚其實從幹上墜處剖出云胎生銀杏

取其旁幹接他木仍實於枝

麗水縣南十里白雲山震陽廟古樟靈根千年不榮不稿柯萌時出殿外

雲和縣大杉嘗經圍之合十九丈徑六丈四尺遠望百里外

江西

矣

南昌府孚應廟古槐唐崔隱士手植 胡聖觀二松相去五尺合為一

幹名為義松

西山咸通寺古婆羅樹其下毗樓三楹曰枯木樓 許旌陽手植桂

建昌縣北五里冷水觀寺松一名挂劍松相傳許遊挂劍於此甚怪屈

宋寶慶初知縣曹幽亭其側曰千歲靈根 縣治南壽樟初邑人李左

司公慙仕於朝宋高宗嘗問樟公安否對曰枝葉婆娑四時常青頃安

世作壽樟亭記

鉛山縣北十里鷺湖山唐義公道場手植羅漢松

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廬山白鶴觀大松徑丈餘 山西大林寺寶樹

二一如蓋一如塔蔥鬱異常

德安縣崑崙山元陽觀牡丹根枝連抱云玉仙所遺

彭澤縣南陶狄二賢祠有山茶大盈抱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

分種之竟無一活 縣南四十里仲芳湖上狄梁公廟有柏八株不肖

相傳公被誣滅死貶彭澤令囚三人值除夕許還家五日就獄其喻期

者一妻母一風阻事聞天后昇而釋囚因率男女五百人祠之柏八章

相傳因劈餘枝所生

建昌府城西南十里麻姑山殿後七星杉圍二三丈高切雲漢橫列七

株故名

撫州府城東北清遠鎮禪居東山有壽樟一幹圍三尋

清江縣署古松五

安福縣東三十里福聖院唐仙女吳彩鸞來游手植二樹曰羅漢柏歲

花實 縣西百里神楓形如神面目歲旱封以泥則雨

高安縣署有偃松 城西南四十五里集仙觀古柏三許真君遊手植

有丹井

亮

萍鄉縣檀樹五畧以六十縷貨之將伐一夕生龍麟遂收 縣治南寶

積寺羅漢松黃山谷手植

萬載縣 六里慈化寺普養道場也倒栽松圍可三人根皆在上枝幹

下垂枯枝如鉄風霜不摧青翠欲滴

墨潭下陂有六樹同根各四五圍離立可置二席

湖廣

武昌城西黃鶴山仙素亭多叢有一樹半榮半枯云古仙所植

漢陽城東北大別山太平興國寺有柏俗傳禹治水時所植其根盤曲

直至柏泉寺井下因名今柏根尚存

襄陽城南七里硯山有晉柏其柯幹如鉄石

均州南百二十里太嶽太和山古杉大十圍者至成林 柳梅相傳真

武神折梅枝寄柳樹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開果實竟如其言今樹

存

華容縣觀音寺王蘭樹高二丈餘遠望如玉山

荆門州靈鷲山祖師洞深數里有樹數株葉如冬青實如紅柿可愛名

曰仙果觀音崖婆羅樹大二十餘尺太陽山寺婆羅樹一東嶽觀

銀杏二大各數抱嘉靖三十五年伐其一

巴東縣署萊公柏冠準為令時手植三株

岳州西南洞庭湖君山上崇勝寺古銀杏大可數圍腹中半焦僧云此

秦始皇火樹

衡山縣西二里靖居石有羅漢果樹西三十里衡山絕頂有千年松

鄧縣康樂鄉神農氏陵有二杉一榮一枯大數圍高不能測根節如鐵

石乃異人所植莫敢剪伐又龍爪樟亦大數十圍

武陵縣德山寺古桂二各大十數圍

卒

宜遠縣南六十里九疑山舜廟北煉丹觀蕭韶祀林兩峯間有松穿石

白而生枝柯拳曲如伏龍狀又沙樹十二其大七八圍次五圍縣官某

嘗錄其小者大風雷死三人

沅陽城北紫陽觀有三色檜宋徽宗嘗賜金牌曰圓通神靈老柏張來

詩亭亭古柏不知年天寶以前者舊傳

柳州城北柳江口曹王墓山其巔有石若鼎在大石罅中歲久石合兩

耳出石外有柏樹生貫石耳中

桂東縣東五十里萬王城內富桃李訖啖之味甚甘而不可攜或收藏

之必失歸路

四川

四川布政司公署故漢先主遺宮柏二百本堂前古桂一圍四人花時

日掃數斛城都城內西南江濱廟有六樹傳自隋唐高十餘丈圍約

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幹巔上生枝葉若棕櫚狀膚龍鱗而葉鳳尾

實大於棗歲仲冬有司祭而始採諸葛武侯廟古柏圍四尺唐末漸枯

不致伐宋乾德五年丁卯五月枯柯復榮

灌縣西二十六里灌口山有古樹圍八九丈上有寄生木亦大數圍云

秦物土人稱紫柏縣西南五十里青城山天師果似栗而小獨牙可

治風學相傳張道陵手植七十株在上清宮牡丹高十丈歲周一甲始

花

彭縣玄妙觀桂二四時清陰覆地十餘丈西浦國監觀大楠木蔭車數

百仙人蓬君手植

羅江縣吳氏墓有柏圍數十尺中空外曲若蒼龍狀枯而復榮

蒼溪縣東南三十五里雲臺山有大柏中空可坐數人亭其側曰魁柏

劍州西八十五里延福寺有巨木一雙羊色白時來其下近則香

空

廣元縣北張道陵祠有伏兔井道陵植杖井旁今為喬木

梓潼縣北十五里七曲山文昌祠二晉柏大幾三抱

富順縣甘氏園木黃葛依石而生才條忽拱

永州縣有松化為石今尚有斷節及根

銅梁縣南五十三里巴嶽山木連樹高五六丈葉如檉楠花如菡萏出

山則不植

重慶城東北二百八十里溪上有古木盤屈如交龍曰交龍

涪州荔枝灘荔枝十八株猶唐所進楊妃者今存其三圍可四人

夔州府治東白帝城之西有木如桂高三丈相傳公孫述樓柱所之出

血枯而不朽

眉州治西南三蘇祠古榆一相傳蘇老泉故居所手植至榮茂文廟

紫荊二宋時植

嘉定州治東九頂山冠峯下大楠三株其麓清音亭異柏四曰葉細如剪刀偏反如片曰垂絲如柳曰蠟刺如毛 洗墨池松四偃蓋如車輪 海棠有香其本合抱

我眉縣楠木 石楠文杏各六數圍高十丈餘又山半有老僧樹初枯而中空有僧坐化其內樹復活

大邑縣西八十里鳳皇山有紫柏十圍根盤巨石上號騎鯨柏

邛州有變色木芙蓉花先白次陳次緋次紫文官花園有之

合江縣南五里榕山上有天符葉如荔枝長而有紋如蟲蝕篆不知何木或以為劉真人仙蹟

納溪縣楠木洞二楠大不盈數寸高丈餘葉亦扶疎雖千年如弱植

江安縣三清觀松二高十數丈

黎州安撫司廳東桱一高九丈圍九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相傳唐僧

空

三藏游西域徑此植桱枝處云他日州治在此果如之 城東十里龍池祠內枯桱三株如龍形觸之則風雨暴至

福建

福建布政司後堂有大樹合榕梓纏生鬱然于雲曰嘉樹堂

福州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上有椿一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其葉三年結子如紅豆曰仙椿

閩縣東十里東山之松鳴有松宋初物錢昱題松身曰景致福神仙心

幽道亦立僧閣出來世松老不知年

侯官縣雞籠山西為鳳岡並種荔枝大者十圍高三十丈皆閩王王審知所植 城北百八十里雪峰山臘月池旁有古杉閩王王審知與雪

峯大師手植皆數十圍又雪峯道場有朽樹藏樓三楹曰枯木樓

羅源縣山路旁石岩下覆古樹虬枝蒼蔚其上石刻蘇舜元才翁所賞

樹名

永福縣東北 里方廣若徐君壇古杉高與名齊仙人福州徐登東

陽趙君炳龍街君炳倒植花林莊登埋棋于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枝其

旁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

晉江縣城北雪山宋時泉州治在其麓宋韓國華為守生崎於此生時

治前榕樹老花如拳枝今樹尚在又城東鸛鵲山承天寺塔植榕樹

絕無矢污榕根盤鬱無復侵出石關外者

南安縣西九日山延福寺有無名木宋時木也而莫識其名王十朋詩

一木蒼然老更奇肯將名與世人知我來不具知名眼深愧平生未學

詩 福泉山有徐道菴菴前橡木合抱紹興三年水出其中或以瘧病

永春縣樂山東臺有橘一本橘實隨人取實神歸即變蛇頭人號東臺

仙橘

空

泉州城中承天寺菩提樹一本大十餘圍高數十丈

建寧行都司元平章陳友定舊署多大樟皆十數人合抱一樹中空可

坐五六人槎牙下垂儼如岩洞不知為樹也 城南三里開元寺要路

松二

建陽縣西北七十里雲谷道中有數松詭異石碣曰戰龍松朱晦翁書

崇安縣國家令趙抃手植梅邑人碑之銘曰召有棠棠有柏清獻梅碑

以石

浦城縣

村中銀杏一株世傳仙人擲樹枝於上其葉垂下生每果

熟樹墮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果差小味則相同

尤溪縣西南百七十里分枝嶺界泉之德化上有大樹南北分向分縣

境 歸化縣羅漢寺有樹名羅漢結子如嬰兒

莆田縣福平山鳳山寺前有大木乃甘棠赤椹椹三木合為一幹蓋其初為食二樹之實遠天一樹中若寄生然久之合為一樹矣輪囷蔽虧參漢達于東西不見

仙遊縣楓亭驛荔枝樹六株皆多天味最甘 大旗山石瀨有一樹婆娑如椹國有大故樹輒先悴人名知國樹

漳州鎮海衛榕樹幹大如一間屋蔭三十餘丈 翠屏山之麓有大小二洞洞口桃二株不根土壤對峙石壁上高不及三尺歲結碧桃數十顆

光澤會仙岩石斗岬上有朱桃熟時即墮人莫能得

平和縣三平山樟樹云唐義中禪師初入山卓錫而立化而為樟今尚存

福安州龍泉巷榕樹其中可盤坐五六人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

五

廣東

廣東城內光孝寺菩提樹梁天監元年梵僧智藥三藏自西天竺移植今圍數抱高十餘丈經冬不凋葉之筋脈細緻如絹廣人每用此為燈為花

南雄府城東三里三松臺其地隆然高阜上有松三株蒼翠如蓋

潮州府治東金城山韓文公植一木今不識其名但稱韓土人視其花之疎密以卜登科多少去祠十餘步種之輒免有題文公祠云韓公有情空谷暖鱖魚無種海潭清是也

廣西

桂林府南門榕樹一唐總管李靖所植歲久根蟠分而為二

貴縣城內陸續井 乾和中刺史劉傳古植橘一株

慶遠府城北山大岩唐仙人陸禹臣嘗手植桃榴於左各一又淨瓶植

榕樹凡二十四葉至今不凋

橫州馴象衛殿指揮園鉄樹高三四尺幹葉紫黑葉小類石楠周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累月不凋嗅之草氣 王濟日詢堂手現

雲南

雲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太華山寺山茶八株高四五丈香聞前古椿園二大蒼幹入雲千餘年物府城南昆明池山茶

安寧州西岸曹溪寺曇花一樹相傳自西域來扶疎百尺綠紫白花移藥他種終不復活 溫泉側有無名樹僅四五尺蟠根石崖四時不凋亦不長楊用修有瑞草蟠千年之語今距用修百年矣形質如故不知其何木也

江川縣北二十里雙龍鄉有古樹不知其名春茁葉自南則早自北則雨自東自西則風雨時未泰登四圍並發則饑饉旱勞驗之不爽亦不

五

知防於何代也

太和縣上關和山之麓有樹高七八丈葉如桂花白色每葉十二瓣應月數週開加一相傳仙種更無別本土人因其地名之曰和山花

白崖川 菩提樹高四丈

臨安府 荔枝二樹並合抱

武定府城西五里獅山上小池旁羅漢松一大數十圍霜柯鉄幹世所罕見

金齒衛城東北八十五里瀾滄江其南三十里有萬箭樹段氏時蒲蠻出沒經此過者射其樹以厭勝之至今猶然高丈餘鐵如喙刺

貴州

貴州金雞驛東十餘里松樹山山石如臺高數千餘人上五松自漢以來至今不改柯 馮元成集

談遠曰余輯古木在今者據地志及文士紀咏耳秦蜀閩粵滇黔中地多深阻歷代採木輒致異材而徵文攷獻自恨寒儉誠為寸朽貽笑鄧林也

穀

秬稻宋大中祥符五年求之占城分給江淮間者耐旱熟

江西建昌府產銀珠米宋時太守沈造嘗獻

金華香杭梁開平中赤松壇道士周獻赤松澗西杭米於錢武肅

王曰此實仙種三秋穗重香濃止五十區風則野狸逐之雀則蒼鷹逐

之王客遠張思敬往視果然遂賜紫衣錢帛明初沿宋制歲貢香米

三十石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擇園淨者用黃絹袋盛貯封護進呈今

後同秋糧送納不須歲貢勞民自此遂絕金華府志

平涼番麥一曰西天麥苗葉如蒿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實實如

突

塔如桐子大生節間花垂絳絨在塔末長五六寸三月種八月收平涼府志

襄城縣土產芒大麥米大麥亦可釀酒漢書揚州有桃花米即今泰州

紅也為下品

米豆雷州府思靈島出枝葉似柳花如烏豆一種之後數年生實淮南

子豆之美者有米豆

四川山峽產雷南稗一曰鷹爪稗以形似名亦播種畦植與五穀爭植

東南所無也

竹

杭州餘杭縣之洞霄宮竹葉採之或不露骨云無骨者

嚴州越王竹聞人聲則縮入沙中

延平府劍津西山有朱竹數頃按朱竹世未之聞元時宋仲溫在試院

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嘗畫懸

崖朱竹揚廉夫題曰洞得珊瑚枝踟躕躑躅實當谷明年錦櫺兒春風生面

目蓋畫中朱竹不謂實有之也

鄱陽人言山中產異竹高十餘丈其徑盈尺截而為筩往往得泉甚甘

山人亦多壽考陶安學士集

袁州華鄉縣羅霄山晉葛洪修煉處壇生二竹風動如掃人謂之掃壇

竹又岳州平江縣幕阜山一名天岳山上有仙壇瑞竹同本并幹隨風

掃地名為掃壇竹

均州西南蘆山孤竹三莖歷三年一笋生一笋甫成則一竹枯代謝不

已

茶陵州真仙洞有竹節長一尋徑數尺名曰雲英

廣州增城縣東南二十三里猊山產婆羅竹園三四尺性至堅土人取

以為弓

突

衡州衡山萬年竹

惠州羅浮山有巨竹十圍節長二丈曰龍蔥竹

平樂府平樂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

有竹斜節如

龍鱗山園中間有之不多得

長韭

浙江象山縣東南百餘里大海中韭山產大韭偏地為然

四川巴梅峒長官司南八里昔有人遺韭種山頂韭長丈許四時茂盛

民多食之

彭侯芽

福建連城縣蓮峰山產彭侯芽葉大如盤冬夏不枯過年子落崖下人

難取取以亦不能熟舊傳彭侯所種

甘藷

甘藷俗名紅山藥也徐立庵相國曰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種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諸麻坡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種多植畧通閩廣之境俗名番藷其地生形員而長味甚甘山藷為劣蓋中土諸書所言諸者皆山藷也今番藷地傳生枝葉極盛若於高仰沙土深耕厚壅大旱則汲水灌之無患不熟閩廣人賴以救饑其利甚大農政全書

朱諸產呂宋國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親食之萬歷中閩人移莖以歸種之數日即榮瘠齒沙園皆可值真之加大泉人資以充饑何鏡山先生壽遠有番藷頌

荔枝

弘治壬戌沈石田有白勃顧氏種荔枝成樹詩云常熟顧氏自閩中移

矣

荔枝數本經歲遂活石田使折枝驗之翠葉凡凡然不敢信也以示閩人良是因作新荔枝篇

按吳地荔枝難種往聞吾西湖馬太僕三才墓含有荔枝樹垂實為俗子伐去偶見沈詩後人獨不為繼美耶

龍眼荔枝二種廣東止於韶州至南雄則無福建止於福州至延平則無大都近海之郡則生不近海不生閩俗女子將嫁男家先一年送荔枝紅

獨本葱

馬湖府產獨本葱宋真宗罷獻

羅漢菜

南昌西山羅漢菜因靈觀尊者自西域持至葉如豆苗蕪州三角山亦出雜以葷即無味

人參

遼陽東二百餘里山深林密不見天日產人參採者以夏五月入裘三日糧搜之最難或徑迷斃人

萬曆中遼東李都督如松嘗饒某侍郎一本重十六斤形似小兒海鹽姚叔祥記

地黃

懷慶地黃蓋藉濟水灌畦而肥也不知密縣東北一帶旅生實繁當時懷人用青蚨買去每斤值五六文耳計其所獲敵饒千金而饒

琪樹

琪樹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綠二年碧三年紅纒條上確錯相間產天台桐柏宮石橋等處

佛手柑

矣

佛手柑一名飛瓊鈕潘母孫瓊與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瓊

薔薇露

薔薇露出大西洋國花如牡丹花露晶瑩芬芳襲人澤體膩髮經年不減

大內瓜子

大內多異物歲一閱視出之於廷有瓜子長五六寸闊稱之不知何地所產其瓜當大於屋此古來史冊所未聞也表貴妃父祐記玉堂書記

文林郎

濟南文林郎果本草云出渤海如李如林擒其樹自河中浮來得之者為文林郎故云

不灰木

檀子經野火燒死根不灰色白類龍骨諸城縣志

萬應己丑春諸城東鄉人言廬山東麓崖塌出龍肉又曰龍骨無數邑人驚愕後識者曰不及木也其長莫竟滿澗皆是色白而軟非木也可以燃燈類於龍骨故詭傳耳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廬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檀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所謂不灰之木也

君子樹

君子樹似松曹爽樹之於階廣志

木威

廣西宜州木威似栟櫚葉間有寶槌生似橄欖廣東益號為烏欖也貴間謂波斯橄欖其葉兩廣人用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香油也

血樹

血樹似芭蕉葉如血根幹紫黑色高者七八尺惟雲南臨安有之

生

塔松

峨眉山塔松狀似杉葉而圓細亦不見高重重偃蹇如浮屠山頂尤多

椿實

鉅野縣郊外紅樹一枝蓋椿實也與餘者不同楊士聰詩椿木實香可嗽

陰陽柏

海鹽橫山崔孝廉培元家鑾事前二柏殆百年專左花石實予聞而待過之真奇種也按陳繼儒太平清話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陶陶種之永懷寺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石實石花則左實

紅豆樹

南京牛首山東北鄭太監墓有紅豆樹

順棘

長清縣豐濟鎮北古城棘刺皆順而不鉤世傳宋藝祖微行過此長清志

猿草

山海經曰大魏之山其陰多鈇美玉青里草焉其狀如菁而毛青花而白實其名曰猿服之不夭可以已腹病今亦存其名耳併美玉青里皆焉有也寧縣志

松羔

秦地松樹彌望山中尤多其小者曰松羔以木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楊士聰玉堂書記

金剛纂

天目山金剛纂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觸其枝曳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劉其末以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安吉州志

生

雲南大侯州產金剛纂其色青狀如刺桐性最毒

赤藤

赤藤產緬甸未已可為杖

孝陵海棠

孝陵海棠獨結實外香中酸

指甲花

指甲花五六月開花細而黃類木犀中多須的香亦絕似葉染指甲其紅過於鳳仙稽含南方草木狀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海日南堂手鏡

婆樹木花

婆樹木葉似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三四月盛開備紅紫白諸色叢葉並蒂大可尺許出四川峨眉山

木蓮

義眉山木蓮四季歲裝若續

旱金蓮五臺山出瓣如池蓮較小一圓而色如真金挺生墮地相傳是文殊勝蹟也

婆羅樹花

天台山婆羅樹花一名鶴翎出華頂峯以多經風霜樹不高大樹數十枝枝千餘頭頭六七葉經冬不凋花如芍藥香如茉莉唐天寶初安西道進婆羅樹

唐婆鏡

唐婆鏡一名羞天花一名倒垂蓮本草所謂鬼白也其花背日與蜀葵相反

蒼蘭花

牛首山鄭太監墓有蒼蘭花

三

滇茶

御史鄧鍊論滇茶十德色之黠而不妖一也樹之壽經二三百年者猶如新植二也枝幹高疎有四五丈者大可合抱三也膚紋蒼潤黠若古雲氣蟠壘四也枝條勁糾狀似座尾龍形可愛五也培根欲攪給困離奇可渴而几可藉而枕六也豐葉森沉叢茂七也性耐霜雪四序常青有松柏之操八也次第開放近月方謝每朵自開至落可歷旬餘九也所入瓶中水養之十餘日顏色不變半含者亦能自開十也

昆明池山茶見吳人葛一龍四憶詩

玉女花

沁水縣韓王村玉女祠有樹每歲再花春赤秋黃人不之識張大理五典載之縣志大理長孫郁督道濟遂名曰玉女花蓋今人耳目短隘或他處有是花具其名未可知也曹縣青山之上神祠縣志云樹古不知

其名都秀才元謂南人過之云樸也夫樸為下材猶隔於淺識况其他乎孔林之楷子貢所植即吾鄉黃棟嫩葉可茹俗名茶娘也予年五旬因過丹陽摘芽同舟人語及有省否則終其身不知楷為何木矣

勞山白牡丹

膠州勞山明霞洞宮白牡丹一本非近時物豪家巨氏移去而巨氏敗有白衣人見夢於道士曰我今來矣果舊坎復築至今存巨氏之種委高相國記

延安府膚施縣南四十里牡丹山曰花原山多牡丹樵者以為薪入縣西牡丹川牡丹特盛又宜川縣東二十五里牡丹原

沈萬三牡丹

南京都察院河南道署中牡丹單紅為國初沈萬三物

延州紅

三

延州杜甫川西三十里曰花原頭其山高五里二十里千餘年來上入種牡丹幾徧至折為薪故名花原牡丹譜所謂延州紅也

海棠

大足縣古昌州也海棠獨香故又名棠國唐有大足年號郡邑以年號名者種種如仁壽崇慶之類郭子華蜀草

金蓮寶相花

南京鷄籠山五顯廟金蓮寶相花一曰優鉢羅花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實如鬼蓮蓮去衣其核中則金色佛一尊

紫金蓮

登鄧縣嵩山法王寺紫金蓮開中秋一月云神光說法時從地湧出移他處即穠

幡頂花

施州普舍樹四時開百種花惟草氏子教歌舞其下花乃自落

素馨茉莉

陸賈南行記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風土而變謂素馨茉莉也

特產

閩中紅茉莉蜀中紫繡球楚中紅梨花燕中黃石榴天台黃海棠白海棠紫白紫微碧桂花白玫瑰洛陽黃芍藥皆特產地無益都方物畧記有赤鷄芋止言可歲不言其花予里佃人偶種得花開以日中花成條若簇小粟香如蓮色如百合亦若葵而稍淡先有臺如荷包之花綻而臺破見鄭以律詩中

袁石公盛稱湘湖蓴菜美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採去以湘湖水浸之蓴菜經宿則愈肥凡泉水湖皆可浸不必湘湖也今人但知湘湖之

五

蓴又因石公言謂非湘湖浸不佳皆耳食者耳見李流芳集中有蓴菜歌

廬山紫芝

晁无咎鷄肋集舊說廬山有紫芝田百畝人莫得見偶於閣樓賢林中步二日各得一枝正枝如玉云云噫紫芝可植所少晁无咎其人耳

木灰

木灰汲縣爾雅曰櫟木灰也衛人所賦木灰即此

芍藥

溱陽芍藥芽代茗飲曰瓊芽先朝進御見黃潛集中

不出宮菊

宋徽宗養菊有小朵銀色者不令分種於外禁中名曰不出宮菊譜所謂御愛菊也

菊實

蘇弘之荊川記穰縣芳菊被崖水極甘美菊莖短施太太尉胡廣恒汲飲此水又收其菊實傳植京師種今內鄉縣是實

菊譜

趙俊谷先生時春菊譜序曰菊之為華冬培根春藝苗孟夏分植而迄夏再取其肆入植之終夏而止至秋大盛伐其條肆以培其花近秋而大成初冬大發其美既欲其久存或苦覆之幕之蓋終一歲之勤焉其名著於月令餐於靈均紀於本草於南陽陶潛羅之杜甫叢馬幽人騷客率發詠至宋人譜之而大備色之殊者或如墨或紫及尋丈色品繁阜宜照及圃中者宜原野下者蔓行邱陵皆華而不實其植以根枝蔭之根成而暢乃見晚其白面內苞作筒外解單者香甘宜醇酒御風養老壽本草杜甫詩所謂甘菊也聞以伏日而色紫紺

五

結子即種而不根茲世號六月菊今吾郡及雁門西河高山多有之菊之贊也華之不植而灌樹者或萬數僅如大小錢但可瞻越不足稱也受培植而藝工者子其身保其葉翹然上生其端有微葉乃參之而又子其枝保其葉翹然扶搖其端有微葉又參其巨芽而伐其細苞參三以應陽九亦菊性也幸以微葉冒端者為微否即聲糾蟄者必審於此故花大及二寸餘小者猶當十錢參三之而不可過者或至再倍身洪大者如大小指可枚單者猶二三八高辛及人有眉菊之最盛者也黃必熟薄而函數均平之既以三五日陽地以涼澆陰地以溫澆溫泉洪河之波澆最良良獸之腥尤宜澆路之陳油宜糞分植而木根茲宜陰或蓋冒之樹蔭之澆以葉舒為微季既澆之或以壺水如針孔者雨之俟可肆宜移諸陽皆上品也其下者亦居陰寒冬除其霜霰或曰此北方平原法也寔其夫陽上品花或瘠南方炎洲有雪乃開或至中冬大

抵霜凌霜耐寒亦京中和之氣焉糞生米汁飯生蟲腦腐六畜之殘毒
工動作之疏率能收菊於法當除

黃中央土正色菊本黃上品大黃菊正黃金鶴頂黃赤心二品赤金
盤黃赤玉繡球黃黃鶴毛御愛黃銀十中品火煉黃銀佛面黃千
葉蜂窩黃一名金荔枝一名萬卷書銀十中品大金錢銀十中品金
枝嬌下品銀赤南方火正色絳紅紫以淺深別也非如服之開色也
上品絳紅袍正紫紅鸞毛海東紅紫紫作茄花中品狀元紅一日舊
朝服初服晚下品金眼回黃黃銀十中品白西方金正色凡色白者皆觀
而香菊為甚皆可釀酒入藥上品平白雙幅黃青心白粉色得人之正
色青且慶者也上品銀鶴頂白銀荔枝紅作淺深別也
品玉蘭及小粉息慶美人雙幅銀十中品八月菊千葉八月峰窩粉中
李六

蘭

蘭有紫黃碧三種又四川露中山產赤蘭曰冬蟬黃蘭曰玉蟬紫蘭曰
金蟬

宋末鄭所南畫蘭不根土曰今日此土非我有也雖憤語而天台山產
風蘭鹿角蘭俱不土而活

宋政和五年正月密州產蘭滿漫山谷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
十花層疊高大餘五色咸備金縣志

蘭有蒲蘭鵝蘭各種保定縣志

棉花

潁州志紅棉花青棉花俱開產

高貢兗州祇貢練鴈織文揚州祇貢鳥夷亦服鴈織員註謂兗地
宜桑織文者綿綺之屬亦服今木棉而織員為木棉之精好者曰桑綿

曰木棉雖克與揚之鳥夷作貢彰矣古之所謂綿者絲綿也古之所謂
布者桑布也故唐人稅法每丁歲輸絹或綾絕共二大端三兩輸布者
麻三斤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夫之貢惟絲與綿非桑布則貢布麻大以
綿而繫之絹以布而繫之麻則綿為絲綿為布為桑布也明兵元學士
王磐序農桑撮要之書云木綿種於陝右輟耕錄云閩廣多種木棉紬
績為布蓋木綿出於南夷西域宋元間始傳閩廣關陝至明時乃盛

茅

苞茅出沅江一莖三脊

瀘州青茅州可為筆

河南新鄉縣魯包村仙茅世傳西域僧所獻唐明皇服之有驗至今江
南人呼婆羅參

嚴州釣臺地止生白茅無他產即瑛詩乾坤留節氣草木顯清風

三七

仙草

雲南蒙自縣有仙草葉圓枝細其葉乾之一二年醃以泉井或氣呵之
復鮮茂如故

不死草

柳州產草俗呼不死草狀如茅高一二尺食之令人多壽若月置盤
筵中蠅蚊不近物亦不速腐戰國策楚人獻不死之藥即此

真仙洞草

茶陵州真仙洞洞深十里許有草一本枝高三十丈狀如芭蕉

觀音菰觀音燭

延平尤溪縣之雙峰山生昇草二種一如婦女束髮名觀音菰一如
樺燭可灌油照夜名觀音燭

俱那衛樹

俱那衛樹高七八尺枝脆葉狹而長花紅根似玉簪花而小曾師建閣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闡提茉莉俱那衛皆出西域咸傳聞中北地雖植莫能活也

夢花草

綏寧縣產夢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叢條如絨有時昔得夢而遠忘者紐之即寤見一統志嘉興邑公刻先生汝揖令綏寧嘗訪之土人不知也

虞美人草

四川雅州和夷蠻生虞美人草歌曲其草自舞

羅漢繚

衡山天掌峯生草兩莖相纏垂頭如繚俗名羅漢繚

通靈草

夫

成化時邑人孫漳守海州斷藤峽有草名大藥治金創撲損神效徑人珍之孫歸移種而委私治十年三月忽生後國孫曰思之二十年不圖復見名通靈草今不傳或有之無知其名者

相連草相離草癡漢藥

貴州清浪衛山間產相連草苗婦於高山長歌連日歌淫心蕩有草飛來入懷置衣袂間令人相思欲死相離草投飲食中令夫婦參商又草名癡漢藥淫婦以食其夫如醉夢絕無妬心徐尚書良彥隨風錄

茶

國家歲貢宜興縣芽茶百斤內二斤上南京禮部

六安州芽茶三百斤

廣德州芽茶七十五斤

建平縣芽茶二十五斤

浙江長興縣芽茶三十五斤細南京茶出顧渚即芥茶也近時僧大方製法剪去尖末號大方茶按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茶長洲縣生洞庭山者與金時蘄州味同近年山僧尤善治製謂之水月茶以益為名也頗為吳人貴之

嵯縣芽茶十八斤

會稽縣芽茶三十斤

永嘉縣芽茶十斤

樂清縣茶十斤

臨安縣茶二十斤

富陽縣茶二十斤

慈谿縣茶二百六十斤縣西南六十里宋寶祐間丞相史嵩之治墓建開壽普光禪寺其山頗產茶穀師范文虎因置茶局進貢元明皆仍

夫

之

麗水縣芽茶二十斤

金華縣茶二十二斤

龍游等縣芽茶二十斤

臨海等縣芽茶一十五斤

建德縣芽茶五斤

淳安縣茶五斤

遂安壽昌三縣各茶五斤

桐廬縣茶二斤

分水縣茶一斤

江西南昌府芽茶七十五斤

南康府芽茶二十五斤

贛州府芽茶十一斤
 袁州府茶十八斤
 臨江府茶四十七斤
 九江府茶百二十斤
 瑞州府茶三十斤
 建昌府茶二十三斤
 撫州府茶二十四斤
 吉安府茶十八斤
 廣信府茶二十二斤
 饒州府茶二十七斤
 南安府南康縣茶十斤
 湖廣武昌府芽茶六十斤
 岳州府湘陰縣茶六十斤
 寶慶府邵陽縣茶二十斤
 武崗州茶二十四斤
 新化縣茶十八斤
 長沙府安化縣芽茶二十二斤
 益陽縣茶二十斤
 益陽縣茶二十斤
 福建建寧府建安縣芽茶千三百六十斤內探春三十一斤先春六百四十三斤次春六百六十二斤紫芽二百二十七斤薦新二百零一斤
 按何喬遠閩書建安縣鳳凰山之麓曰北苑所焙茶最知名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次日雨前火前為寒食前雨前謂穀雨也鳳凰山旁曰壑源曰沙溪皆產茶之地而壑源為冠

十

崇安縣茶九百四十一斤內探春三十三斤先春三百八十斤次春百五十斤薦新四百二十八斤
 計天下貢茶共四千二十二斤而建寧茶品為上宋元時所貢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 明初以重勞民罷造龍團惟採其芽以進
 自貢茶外產茶之地各處不一頗多名品如吳縣之虎邱鐵壩之龍井最著政南宋蘇州茶額六千五百斤元無額明納錢三百十九萬三千有奇惟吳縣長洲有之
 成化三年奏准南京供用庫歲用芽茶坐派池州府二千斤徽州府三千斤葉茶徽州府二千斤蘇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徐州二百斤廣德州三百斤南京戶部志
 四川茶園十株取一微茶三兩茶四十斤易番人馬一季支忠以茶五十餘萬斤易馬一萬三千五百十八匹今茶課本色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九斤係石泉建始長寧等縣并建昌天全烏蒙鎮雄永寧九姓土司辦納
 陝西茶課今五萬一千三百八十四斤係興安紫陽石泉漢陰西鄉城辦
 陸羽茶經曰杭州下蘇州又下建州未詳郭子章曰今三州名甲宇宙豈山川清淑之氣當竟陵時未出為茶也耶
 宋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於武夷遂與北苑並稱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 明朝不貢閩茶即貢亦備宮中浣濯藏蓋之需貢使數資金抵京買而納之即間有採辦皆延平產非武夷也 是乎人呼製茶者曰製整新茶下崇
 金鑲煙

金線煙出海外番國曰淡也菰流入閩粵名金線煙性燥有毒能殺入
天啟二年貴州道梗借徑廣西始移其種葉似菰長莖採而乾之勿批
如線今藝及江南北崇禎十六年勅禁私販至論死而不能革也

經劫草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丈一本千枝一枝萬葉百年而開一花已
開不謝陰卷晴舒名曰經劫草 茶陵州志

棗林雜俎 中集

鹽官談遷撰木著

頤動

獸異名

獸之異名者曰金利能吐金曰龜能化虎曰彪白虎也一名素威曰
雄黑虎也曰蛟蛟似狸長百尋曰象與其背可坐曰獬豸似獬豸曰飛
遠天上神獸也曰屬焉能知生死飲其血則見血曰獬豸音如斯木曰
山獬其行如風見則大風曰獬豸狀如羊一角一目曰吉量文馬乘之
壽千歲曰踠踠曰屏逢皆左右有首曰鸛蒼異犬也曰鸛帆者快馬名
曰飛燕馬也張平狗亦名飛燕曰鸛者一角羊也能觸罪人曰倉光
水獸也一身九頭善覆舟曰破鏡惡逆獸曰不來狸也曰叩叩距虛比
肩獸也曰花鸛王鐸卑脚犬也曰天鹿即天祿純靈之獸曰月端日行

全

萬八千里曉四夷語曰餘幽隱獸也能避災害曰離斯散宜賂生豺馬
也曰茶首兩頭鹿也曰瞿摩帝牛也曰驪駟詎虛類曰蒙貴狀如獬而
小善捕鼠曰贊者出大秦國似狗多力獬惡曰如頓水獸也曰白渠踠
輸山子皆駿馬名山子又名五明又名叱撥曰野子即騰行也

禽魚異名

鳥之異名者曰畢方能銜火作災曰鵩鷃鷃難也曰鵩玉似鴨而大曰
鵩鷃似鵩而脚高皆辟火災曰庸栗是也曰焦明似鳳曰帝江天神
鳥也能歌舞曰鈎星衣毛為鵩脫毛為衣能收小兒魂魄曰鵩鷃者出
基山如雞三首六目六足三翼食之無卧曰瞿如白首三足人而曰索
鵩者冬見夏蛰服之不畏雷曰鵩鷃者出小侯之山食之不腥曰鵩
者出女儿山雄名運日雌名陰諸曰鵩鷃也曰鵩鷃也曰鵩鷃也曰鵩鷃
子規也曰須臾鷃也膏中螢刀曰春鉏鷃也曰鵩鷃如鵩一名鵩鷃一

名要辨人射之則銜矢射人曰希有崑崙大鳥也曰澤國楚鳩也曰鳩
希即鳩也曰晨風鷗也曰博勞鷗也曰鷗也又名伯趙曰商羊而鷗也
曰鷗鷗比翼鳥也曰謝豹杜宇也曰訓狐怪鳥也曰鷗河澤鳥相視而
主曰阿盤堆鷗山鳥也明皇取其聲為曲又作鷗鷗堆曰迦陵頻伽妙
聲鳥也曰借婆羅也曰秦吉了能言鳥也曰鷗鷗出條支國高七八解
人言曰乾華鷗鷗也曰鷗鳥燕也曰鷗山鳥也曰鷗鷗水鳥也曰鷗鷗
即青鳥也曰批煩即鷗鷗也惟明鳥曰鷗鷗九頭鳥也曰鷗鷗鳥雙肥
即韓憑夫婦所化曰救金鳥鷗鷗明所獻吐金骨如粟鑄之可為器也
曰冠冕石首魚所化水族之異名者曰鷗鷗狀如科斗曰鷗鷗有橫骨
如鼻前所擊無不中斷曰鷗魚如便而雌常負雄行曰鷗似蝦益人顏
色曰鷗魚如圓盤口在腹下曰三坡似蛙蛤曰蚌江似蟹而小曰蛟
小蛟也曰蛟蛟腹中有蟹曰水母有智識無耳目曰龍鯉一角陸君曰
文鯉狀如雀銚曰蛟蛟大龜也曰吉甬龍卵也龍生二卵一為吉甬其
胎治聲曰地甲龜也一名神生曰茫麻紫色螺也曰活師即科斗也曰
仲明鮪魚也曰蟻刀魚也曰魁陸蚶也曰人魚鮫魚也其骨可為蠟
曰水唐如小兒鱗甲如鯢鯢好在蹟上自曝曰元緒神龜名曰彭越海
中小蟹也曰終鉢者子陽魚也曰鰐比目魚也曰鰐鯢即鳥鰐魚也
曰鰐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產輒以頭衝其腹曰印鰐魚即東坡詩
通印子魚也曰鰐鰐揚州魚也又名解喻曰沈虎虎頭魚也曰潛虎虎
頭魚也曰奔鱗一名洞鱗所化曰白髮魚出滇池曰妾怪魚也出博
白曰鰐如鰐而十翼捕之可以禦火曰燕魚出福州曰鰐鰐也曰
百足亦蟹也長九尺四翼為膠謂之鰐鰐出善苑國曰黃鰐即鰐魚
夜有光如燭雖為災不滅曰雷鰐魚也一名忽雷能化為虎曰鰐鰐
傍海大魚其鰐甚毒曰鰐鰐如龜入海捕者祭之則出焉時可釋矣

龍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因牛好音鳴吻好吞朝風好臉龍此好殺有龍好
文控軒好訟獲貌好坐霸下好負人博物志憲章好因餐餐好水蛟蛟
好腥蛟蛟好風雨蛟蛟好文采金貌好煙椒園好開口切蛟蛟好立陰蛟
魚好火金吾不睡皆龍種也
嘉靖初海門縣牛渚潭產龍無數傍崖近水處皆龍窟窟舟過其下亦不
傷人偶黃龍起揚氏射之中一目黃龍遂以揚氏舟扶真山巔迄無害
餘數十舟覆沒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誣以射陽湖水患奏開月河試築紀功方類
地祇舉事二龍戲水上鱗角畢露眾懼而廢時大雨繞四野獨不及工
所成稱其異以上揚州府志
南昌熊太僕 以此部即獄獄永平大雨三日雨中若列千萬炬自

金

西北至海及魯有太木三十長十丈遺永平城下土人曰龍王採木數
十年一見

諸城縣海邊人家有室女及笄者夏雨以手掬簷溜後右手拇甲內若
有紅線寸許作盤屈之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而恐之曰得非
龍乎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窗外忽震雷辟自從窗間起有龍出拇
甲中騰空而去但甲分裂餘亡恙

沁水張忠烈銓以御史巡視隴右茶馬其地巨魚半露人鬻食之明日
入半露仍鬻之曰露日鬻旬餘大雷雨龍上昇而鬻食之家俱漂沒也
烈子道壽說

陽城縣劉村劉氏夏雨既坐拇指掣動頃之破膚而出長三四寸騰雲
頓長數十丈指微痛不覺張鏡山先生說

義眉山前為龍穴游人至僧鉢盛之如蜥蜴尹仲曰此下方地醫何龍

也僧指示首爪特異僧含有錫昔有候汲入釜中頃刻電火大作其時
諸僧所不知所為老僧曰得毋煮龍子乎亟發釜出之立竄
伏牛山泉游人祈龍現形可三四寸鱗角蜷蜷盛鉢中云佛受記以上
臨海王恒叔游記

曹縣苗家寺佛像指出龍財三寸餘數尺首向佛歛忽透窗數十百丈
赤光閃指今佛指痕存曹縣郭開宗說

平湖徐在中以工部郎中分司張秋張真人舟過侍兒清麗徐時誌之
真人曰先生可自重此某地龍也不信命進盤水侍兒忽入之即雷雨
萬卷已即行人謝然使琉球航海颶風作大雷雨有龍三掛於舟上見
其頭角一長年曰此宋朝墨書急快起書免朝示之即速

崇禎丙子沁水曲底村山崩露龍骨首如五斗蓋角長三四尺齒廣寸
許爪甚長人多拾之藏於家

六

龍三停九似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三停角似鹿首似駝眼似甲
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龍涎香出蘇門答剌國其國西有龍涎嶼峙南巫里洋之中即龍交戲
其上遺涎焉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百九十二枚
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偏示京師不得
下諸藩司採買廣東購每斤千二百金僅得十一兩進內驗不同姑存
之亟取真者廣東鐵因馬那別的地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山夷
人繼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真不價尋
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十七兩三錢五分次年進內驗是真許留
用自後夷船聞上供稍稍挾束定價每兩售百金龍涎之為用也入香
合和能收斂腦膚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焚之翠煙裊空不散或言
涎沫有三品曰泛水曰滲沙曰魚食泛水則輕泛水面善水者伺龍出

隨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氣滲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砂磧惟泛水者
可入香用又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者春夏間或開花落
海大魚食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啣入久即漲悶昂頭向石上吐沫
乾枯可用惟真者不佳

蟻

爾雅蟻者大蛇也蟻無角無足龍則具角足今蟻蟻俱龍非禮見弘治
元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邊鑄奏禁

蛇

京師西山潭柘寺有青蛇二歲四月八日僧孟示大眾施錢手摩之祈
免死

梧州火山有蛇廟佛爐上蛇時纏之大小不等少則百餘多至四五百
枚盜賊不服予蛇然之是盜則嚙否則絕不傷人

七

天啟初福清葉相國向高應石道淮陰苦清口潤禱于金龍大王廟或
作神語此地為張將軍當問之若外河吾當護送夜果水漲連清口是
日蛇附於柁薄暮升柁樓忽不見相國勒記廟中

崇禎 大旱其縣有三蛇金背白腹長三四尺餘有司設酒穀祭之

一蛇躍上臺案吸酒盡須臾不見 陳眉公集

蛇蛇出崑崙閩人聲即自寸斷人伺其斷鉗取之須寸各昇處待風乾
入藥若少頃無人聲寸寸動躍仍續而蛇也主治色勞以驚疑畏胆惟
此可續命本草方書不載 玉鏡新傳

石魚

蘇東坡曰倦游錄云龍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鰕鮒之
形鱗鬣皆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久土
凝為石遂留形跡耶

萊陽聚溪出魚鳥石云魚於沙中久之化石丈大青集

飛魚

國初杜侍郎實考正云有人航海得飛魚於黑水之陽其長二寸兩兩鬣各廣長寸餘張為兩翅海風發作從波毒飛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飛意者爰居海鳥亦此類與莊周所謂鵬化為鵬者荒誕也

五色魚

隴州魚龍水潭深不測產五色魚俗以為靈莫敢採捕

狼山魚

崇禎元年八月十三日狼山兵人俞崇布曾於港夕得魚可三尺巨首細尾體其重投箸箸中忽太息曰我游自海上乃受制乎崇駭之即移歸漸縮作鮪三其尾崇懼擲殺之

鮪魚

矣

雲南百夷中有小孟貢江產鮪魚食之日御百婦故夷性極淫貴賤俱有數妻山中又有學鮪餌一刀圭終身斷絕人道土人以飼牝馬不官也謹程記

鯨魚

四川通志榮經縣生鯨魚狀如鯢有四足大首長尾聲如嬰兒緣木弗墜

通州鱖魚

通州人舊原六魁梧家伙人也以布衣獻鱖魚百尾時用法嚴或阻之原六咲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上召問之曰魚羹何如對曰臣未進不敢嘗也上大悅命賜酒食仍還其一曰勞汝勞汝其復歲進至九十九尾著為令

畫魚

重慶府龍門山寺吳道玄畫魚藍觀音池魚五色類藍中物相傳從失之魚水頓竭既復即如初陳周鼎存稿

石花魚

保德黃河之鯉肥美甲天下產處僅三十里以食石花而肥曰石花魚

銀魚

寶坻縣銀魚每歲霜降銀魚自海汴流而上縣設六廠各漁戶百七十人每歲中官下廠督捕進貢七次

鯽魚

南京中貴惟胡惟庸政府每歲於玄武湖中勅賜打魚三日名鯽魚滁州城濠產鯽歲貢一千四百尾以元日冬至分進留都南京後湖濠洲河並產鯽

西寧衛西五百餘里青海方數百里有魚皆黑點一名卑末羌海漢

矣

蛙

未王莽諷卑末羌獻西海地置郡即此

我眉山天樂池中有蛙游人鼓掌則一鳴群蛙次第相和將終則一蛙大鳴羣蛙頓止宛然一部鼓吹

玉蟾

楊城李瑛從宦葭州署後園見白蟬甚大如瑩玉呼家眾視之已失所在

蝗

蝗腹下有梵字自初利天梵天來西域作天壇禳之西陽雜俎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述異記

玉蟾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矣地之異耶冷使

然耶李夢陽集

金蚕

無錫鄒迪光金蚕說畧曰金蚕閩中有之形似蚕色黃其說不見於諸書閩人云蚕所在有金鳥或過而拾其金蚕必與俱之家若不令與俱輒營營然緣足而上撲之復起旋撲旋起延及身手膠手掣足噴耳窒鼻兩目眦眦煩無色澤四肢百骸倘恍若失而死迫矣即不與俱而還其金亦由首企踵適然下地而不然者果死矣既已之家必倍其金以嫁於道路乃出否則不出也而所居家日殺一人亡論親疎怨德爾之必死死必其日所首爾者其毒蓋寓於蠶食飲食間故閩人有不知而偶拾其金以歸及已知而苦無金倍送者或雖知且有金而性貪以忍者往往育是蚕云夢陽集

蠶蟲北海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延綏臨洮俱有閩字從虫謂

金蚕也

野蚕

夢溪筆談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繭史記作金繭爾雅曰檿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繭其初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繭以之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爾雅曰檿桑繭蠶由檿繭棘爾雅曰檿繭今萊陽之山繭繭蓋檿繭也枚乘七發野蚕之繭以為絰殆所謂檿繭而韌堅者與文太清文集

永樂時山東進野蚕繭製衾薦之太廟即臣稱賀今東齊山谷有之與家繭等蚕月抗種出蟻蠕蠕然即散置棚樹上棚樹初生時倚倚不昇柔桑聽其眠食盡即收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為之彌山徧谷一望皆蚕其蚕壯大亦生而習野處風日雨中不為罷然或傷水浸畏雀啄野人飼蚕必架蘆林下手長竿逐樹按行為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糞

也與家蚕相復也其穰者歲三收春夏秋為繭大者二寸非黃非白色類土淺則黃壤深則赤墳墳如果麻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雞雞殼也蚕食樹名榲食榲名榲食榲名榲食榲之小者作蠶堅如石大者如指在深谷巖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遇之收曰山繭繭不加染黯而有章敵不易色宋王禹稱小畜集云野蚕自成繭綠密為山繭此物產何許某夷員海州一端重數斤裁染為裘表云云讀是詩則知宋時未始珍也且曰裁染不幾于漆方竹杖乎

鳳尾

正德中武陵陳洪謨守漳州之三年海上田者見大鳥飛過遺羽一于水涯長七八尺五采炫煥象以為鳳尾來獻命藏庫中後鎮閣來取答以焚棄陳洪謨字宗禹弘治丙辰進士兵部左侍郎所著高吾詩集

碧雞

歙縣許文穆相國國孝康時讀書宣城石山寺偶見二青鳥飛鳴移時乃去僧曰碧雞也傳聞唐時李翰林自蜀中攜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卷示之許作碧雞篇綴其後

雞足山異鳥

賓川州雞足山有金雞泉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一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

石燕

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即風雨唐詩石燕拂雲晴亦雨是也謝鴻云何在卿中山寺為學見高岩上石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記之石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石即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真能飛也五雜俎

朱鷄

密縣志紅鵠大如舒鴈羽白而竊朱脣最濁食魚巢樹疑漢朱鷄此也

海鵠

正德末有鳥黑色大如象舒翅如船蓬飛入長安門內大樹上啖人鷄如拾蛆蟲然數月方去人以為海鵠也

石鷄

萬曆庚子七月山東任城縣浚河於石中剖得二小鵠大如拳能行動一老工曰三十年前曾得一

白蝙蝠

李太白集荊州玉泉山多乳窟中有白蝙蝠飲乳水而長生其大如鷄

鵠

萬曆庚寅夏巨謀入朝偶見苑中五色鵠昇之有詩
山東泰安州甘露寺林鵠受記每六月朔去臘月朔來巢

全

遼陽多鵠嘗于百盤空列仙傳所云遼陽鵠不虛也

淮安海州產鵠于海濱葦葦之區捕者深入必折葦記徑或得其卵蒸置故處七蒸七伏因剖為杯注酒氣形而上如鵠

鵠

鵠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不涸鵠取磐石同卵以助煖氣

鵠

弋陽汪少宰傳當赴中官席飯僅半鵠香滑而骨異于常產問所出則蜀中藏進其末生于鵠鵠每尾止取二粒放去來時仍可取也

鵠

萬曆三年乙亥黃克悔北征道出九江同知洪樂卿告曰元年癸酉正月二十五日中使自西域取二鵠鵠一紅一白毛羽鮮麗蓋人所未觀者自言踰蜀始得之至楚而穆皇已賓天矣有詩紀感

沙雞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鷄鵠毛色淺黃足五指有細鱗如雞紋名曰沙鷄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雞

沙雞西北邊鳥也騎數擾沙雞無止冬月薄莫群飛過都如風斯陣

後飛止江北食禾稼鳳陽守臣奏并鳥崇禎七年陳子湛南宮集

壬申沙雞入京每來則邊警蓋古突厥雀也丙子八宣府舉朝本間

上從宮中傳諭本兵始知其事楊士聰王堂等記按唐高宗甘露元年

秋鳴鵠群飛入塞人呼鳴鵠突厥雀南飛戎馬必至已而泥孰自反至

春群飛出塞多墮靈武間死視之無首後泥孰自亡噫以古準今昭若

左契矣

綠蓉采雞

諸暨有貨藥毒人者問於卿煖卿曰汝欲其急死乎曰然曰亟死禍將

全

及身不若緩之使其人不知可自免也其人善之乃易綠蓉與之約有

數月始應至期入問曰汝欲其必死乎抑尚可解也曰吾昔有甚怒今

稍解矣日前與者綠蓉也不能殺人殆緩爾怒耳其人悔謝而去是年

母雞花第三日羽毛變五采頭距易狀偏邑人來觀曰鳳雛也恐非地方

利夜繼之長山上錢德洪有綠蓉采雞傳

雞

雞昏鳴俗所昇也崇德曹廣遠思崇禎庚辰登第其家雞昏鳴詰朝捷

至元氏長慶集云元和十五年奉宣令採同州雙雞五聯各重四斤

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十年採得一聯

雞耳昨自日之內併獲兩聯斤兩輕重悉符詔旨今同州雖無聞止稱

鴉

泰和雞萊陽雞

廣東無鴉又四川龍安府鴉至四月終有鳥群啄之鴉俱匿影華亭也
長明寺羅定所說

羅雀

桐城左遺直先生萬曆庚子離館里許有白雀巢園飛集環數百雀江
南老人指示土人曰此魏科之應左即登鄉榜飛去丁未會榜人來巢
傍發又飛去後官中丞歸被逮公子往宿壽州居停誇言羅有白雀視
之左翅有黑點仍庚子丁未巢館園者問其羅日曰三月二十九日即
中丞被逮日也為嗟嘆購之隨身至宿州壽公館未發中丞問狀曰
白雀為羅令也大隸其毛羽為虞人所損附歸善飼侯其滿縱之中丞
父甚愛護七月二十四夜忽遇貓害中丞父慘然知為指揮鎮撫山聞
果二十四日也

抵說

衛輝府沿前石獸曰抵說說文云此獸其性忠直

桃拔

西域諸國鳥有獸桃拔一云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
者或為辟邪安息有大鳥爵其頸似鷹身蹄似索駝色蒼翠頭高八九
尺張翅丈餘食大麥曾以大鳥卵獻漢即此鳥卵也條枝亦有大鳥卵
如甕大月氏出一峯崇駝謂脊上有一峯也

毘耶

瓊州臨高縣西市毘耶山有獸似犬里人呼為毘耶

裴休

我眉山有獸送客呼以裴休則應

騰軒

廣東肇慶府西北十五里騰軒嶺以產騰軒故名騰軒沐猴類頭正方

貌類人髮長尺餘常覆面設有晚輒搖頭以兩手披之一名騰軒

獅

天順中西番獻獅子道允獻其皮錦衣衛指揮僉事喜信使其人上書
求通使開西域

西苑獅日食一羊西域胡人主之白布纏首帶衣綠文正三品料

鹿

南京靈谷寺 太祖手書第一禪林鹿百十為群其懸銅牌者國初所
畜

犬

雲南縣南二十里山木山寺有木犬貴客至木犬自吠

俗說犬永獨產不利爾雅犬生三稜二獅一獅豕生三豕一豕一豕
璞注猪生子豕多故別其少者之名又致富奇書犬生一子其家三年

全五

內大發

羊

山西羊有八角至四月六角為常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六角

白兔

虎鹿兔皆年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 萬歷中有船商自暹羅携
白兔歸蘭售四百金每季而育其種日蕃蓋另一類生即白色崇禎中
浙直偏有之直三四金

鼠

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大脚於頭上
跳舞善鳴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
取譬焉 密縣開陽山周圍三里產香鼠惟經人行之路則抱蒿草棘

技而死或樵牧者偶遇之亦不能多得 黃花鎮禮泉邑如貂毛淺冬聚榛實於穴作岐穴貯之多至三斗其榛實皆美好倍常山氓多採取之鼠失榛實壯皆窄胆樹枝懸死若繼鎮將閱之雖傷其不能止

麟

麟爾雅釋麋身牛尾馬蹄一角春秋所獲麟也大應一角牛尾即漢武郊雍所獲麟也不角者麒麟宋仁宗嘉祐二年交趾所進二麒麟牛身象耳狗足魚麟所食草木皆中國無有

豪彘

山海經華山西七百里曰高山出豪彘今平涼美高山六盤是也豪彘狀如彘毛似刺蝟而大可以為簪黑上白下甚美弩之能射物以自衛嘉靖以前多有 平涼府志

馬

卷六

平涼苑馬寺主監七苑馬政 開城苑荒熟地三萬六千四百七十頃四十三畝縱一百二十里橫八十里碑標二十九樹額軍七百人原馬并駒二千六百三十八匹

廣靈苑荒熟地二萬五千八百八十頃五十三畝縱五十里橫一百里碑標十五樹額軍五百人原馬并駒千二百五十六匹

黑水苑荒熟地萬一千六百二十七頃九十六畝軍民地相交碑標十五樹額軍二百七十六人原馬并駒一千四百匹

安定苑

七百匹

清平苑荒熟地二萬五千九百一十頃三十一畝縱七十里橫四十里碑標二十二樹額軍五百四十二人原馬并駒二千四百七十四匹

萬安苑

武安苑荒熟地二千九百五十七頃四十三畝額軍四百四十六人原

馬并駒千九百四十九匹
長樂監轄廣靈開城黑水安定四苑靈武監轄清平萬安武安三苑共

卷

東林雜俎 和集

幽冥

羅者洞

靈濟昭烈王廟

聖女祠

漢壽亭侯

白眉神

諸葛武侯廟

晏公

宋相公廟

東華洞仙

神樹

貞婦著靈

曾銑

王秋

屍蹶

蕭觀察

延安地飯

楊鐸

輪迴所

朱大綖

沈招遠

神燈

徐銘



文昌

碧霞元君

玄武神

雷廟

李衛公廟

岳武穆廟

蕭公廟

利濟侯

宮亭神

雪冤紀神碑

劉兆元

楊繼盛

土地陰譴

周如砥

陳夢璣

王立穀

沈堦鳥鳴

葦舟

婁東冥判

張耀采

郟城神誑

豐縣逃鬼



蔣國華

朱之椅

張生

說鬼錄

松潘尺骸

妖異

藏經志怪

金龍邵氏

毛女

舟葉

琵琶亭怪

妖履

立志充

素娥詩

徐氏妖

宋氏鳥巢

瘞孩復甦

鵲啣兒馬

象山妖異

叢贊

沐英

李文忠

翰林官

御槍

顧鏡

郭基

歌鬼

城隍神

魯汶

龍女

潼關老人

龍眼怪

關揚

贛榆妖

魯府童子

魚妖

浮提國

豕言

鷄子中魚

天書

陽武泣聲

徐達

替身出家

良卿帶

多學

從征日記
鎮海衛指揮
狀元母
經筵
聲鐘
蒲壽庚子孫
葉好文留犢
勅主簿
奮客
黃麟題聯
胭脂匠
外道留勅
偽夏陵宮
安南試錄
北狩
董樸
陸氏占產
應聲病
武宗微行
新城王氏
易刻
祠廣文
文飾
總督體統

僧道不衣綾羅
張泌
御史乘驛
審錄
學魁
綠幘
徐呆廝
喪麻
學錄直講
六鰲縣誤
南京不打五更
崖山紀功石刻
庫碣
後書官
王趙
楊守陳金坡稿
端宏名宦
先輩書刺
朱氏書問
字說
張孟賢
十老會
稿市
雲南三天子

三

香稅
朝議
薩琦變俗
古醋
杜進
陳祠模像
相國父不祀鄉賢
胡信神助
李宗道
三通鄖陽
威端明同鄰
慶成王百子誤
故官優免
總兵捷知縣
張烈
金傑棄官
孫思聰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田千秋葬像
汀人善舟
王希周自刎
汪在前
錢若賡
立梅道婆婦

北新關稅
行人司藏書
觀場儒士
酒
陳紫峰論學
劣考稱師
方太古
詹傑
藏金變石
王恩民棄妖書
曾氏譜
張大宰遯弟
嚴世蕃養子
駱文盛
張二郎辭官賞
張承
東洋行縣
十友
海鹽煙火
販海
吳承恩報仇
丁賓
梁國瑞
高儀尊師

四

陸樹聲

劉臺

禁殺牛

王國光

元輔家幹

周天球

續吳都文粹

嚴訥

王述古笏記

柳州象裔

林兆恩

朱中丞誤奏反詩

梅衡湘論友

趙御史論囚

蕭如薰杜文煥

王元美先生

無賴妄奏

雙乳

許會元稿

趙文懿基銘

虎入城

冥衣

楊李詩人

許令典

汪陵票簿

湯顯祖

申其學

姚弘謨迎事生母

海瑞

邵虎菴

吳稼澄

楊春元

陸平泉論風俗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祝世祿

馮少墟會約

五

朱氏世祠主司

郭達

盜俠

曇陽子

有司重聽

徐大相論楚綬

梅花詩百首

張九德

偶然詠

榜豐縣

卑稱

陳心得

臂紋

趙南星

陳長祚

括銅

銀錢分定

名刺

書法

產異

沈淮

朱國祚

董應舉屯田

樊良樞

魏忠賢

余煌

郭之琮

閻揭

周圭

陸完學

綸命

起居注

何吾騶

虞山俊輩

傅冠

戎備

印綬放花

魏廣微

汪文言

黃遵素

佞佛殊報

通家子記

茅筆

朱國盛朱積逸誚

熊廷弼

毛文龍

顧秉謙

箕仙

黃汝亨

天鑒錄

孫承宗

先帝儉德

田弘遇

周道登

張鼎

錢謙益

程國祥

李長庚

楊嗣昌

作文法

六

心竅
孫傳庭
阮正中陰德
科第陰德
熊開元
兵疫
佛災
武磨詩
劉宗周不捐俸
借冕脫囚
收生婦
范允臨書屏
陳美發
王介人還妾
三區方畧
陸澄源判黨
娶娼
鄭芝龍
追封母后菩薩
錢弊
訓儲
李陵樹
陳際泰
王漢

周廷儒再召
曹文衡
白楹園石
吳培昌
董象恒
蝗蟲秀才
弔沈何山詩
考陵碑石
市瘡
南內盜
清豐義士
梁州杰
陸員外贈妾
江南邊聲
馬玉
薦賄
巡臺私從
誦經滅蝗
癸未選館
降級
閱武
後湖
凌駟
丹銀

七

金箱
吳之俊五議
趙庚
朱積離魂
傭養
誕日疏
人瑞
夢卜
排調
同庚

時敏
顧錫疇
獨足鳥
修心
逸詩
嘲錢牧齋
私謚
硃墨預兆
前定

八

幽冥

東岳

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岳屬木為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昧者不之察遂謂人死魂魄歸東岳岳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

文昌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昌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其矣至以蜀梓潼神為文昌化身又可笑也五雜俎梓潼神清河張戶老之子名亞字儒美周復七十三代世為大夫未嘗

酷民虐吏西晉末丁未歲二月三日生載化書廟在劍州梓潼縣梓潼縣有善卷祠一日慈子民歲上雷村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公取去

三官

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見於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於蜀之鶴鳴山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為三一焚於山上謂達於天官一焚於山下謂達於地官一沈於水中謂達於水官其祝日以正月之望為上元節祝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祝地官十月之朔為下元節祝水官後妄人撰為三官經謂陸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天官一地官一水官

羅者洞

枝江縣西南羅者洞即春秋羅子再遷之地居民罔知託以神怪楚紀

鹽官談遠瑞木著



靈濟昭烈王廟

廣德州城西橫山有祠山廟神吳興張渤也一云武陵龍陽人生西漢末游苦害之間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功半道於橫山人祝之夫入李氏廟在州東二里曰昭祀廟

象山縣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爐立而附於人曰吾姓莊名穆祠山昭烈大帝也當廟食此山以福斯民眾驚訝教諭梁宗明率眾立廟祀之今日莊穆廟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異如此

崇善王陳頊

錢塘皋亭山下為半山祠崇善王會稽陳頊晉時使卜斷臂不屈卜壯而歸之歷仕四州食邑會稽皋亭山有女弟避寇山洞不欲乞食絕粒死屢有靈顯或曰碧霞元君碑云弘治時遣使祭之穆宗禱祠茲山

文明夫人

天台山東壁嶺車文明夫人廟周顯德二年建神本婦人靈嘗見怪配以文明龍王遂釋

瘧使司

瘧鬼姓彭兄弟三人游於廣漢之野古帝王裔也凡運劣者遇之輒病病時直呼其名即止今大原郭守詢呼之有驗作瘧使司記

輪迴所

天啓己丑沁水故縣蕭味道疫死再日甦云冥司誤攝司日輪迴所其嫂變黃牛其腸白債何騰蛟殺八斗尋搜沒何氏產積數月斃售皮得穀八斗

碧霞元君

漢明帝時西王孫盛國奉符縣善士石某妻金氏於中化元年甲子四

月十八日子時生名玉葉貌端而性頑三歲解人倫七歲開法禮西王母十四歲感母教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修道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本山焉李諤瑤地記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衣羽修奉香火以迎西崑崙嶽是考之則玉女必黃帝遣七女中之修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於山高誨玉女考

嶽頂玉女池側故有玉女神像泉源壅塞宋真宗東封泉忽涌激故祀之焉端臨通考又稱史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圯石像休至唐童泐盡女淪於地至宋真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於池內一石人浮出水而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祠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

聖女祠

林縣東南三十里下洹村聖女祠相傳高歡之女母嘗患病於此母亡其女三人願殉其葬天彰其德以為洹水神每災害禱之輒應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陶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陶貞白與楊許諸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朱公安游太和三山記太和山巔真君殿殿可三許俱銅質沃以黃金棟柱門屏題額並具其像與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

漢壽亭侯

江東刻關廟會文五十篇候靈批評為序論文以抽發性靈為主陳明卿無夢園集

歸安昆山關侯廟潘少保印江李別建門額曰武安王廟殿額曰漢壽

亭侯關公廟旁署羽書出驚筆又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

海鹽吳尚書中偉先任貴州學使公署前有侯祠以其障而徙之加闕覆焉已吳生堂上有銀甲三人直入不為動俄子婦癩疾死弟無如尚書何也沈太學世泊說云尚書面語者

崇禎丙子二月朔流寇攻桐城卜於關廟不利禱神衣斫其右臂及攻城所者死焉賊完像懺罪

壬午十一月十九日夜淄川翰林侍講孫之澥夢神禦北兵及兵至知縣史能仁巡南門父老言神像汗如雨事聞於朝

癸未正月朔河西務關廟僧夢神禦敵久馬生蟻虱求整創驗之良然吾鹽南門內關廟扁木了英雄出驚筆

丁亥正月三日仁和臨半鎮戊主廟東大橋之關廟久矣是日小卒忽

四

作神語責數其罪戾主佈謝請修廟小卒素不知書至是手疏里人名驟建揭旗以募或書國號即裂之但書神號而已戊主因避他舍其事予友人目觀

周凱

東甌周凱吳晉間人時橫陽永嘉安固三邑地皆斥鹵凱開導三江悉注於海因射箭退潮而沒氏為立廟曰仁濟廟至今有司歲祭

雷廟

予友姚榮夫為高州幕官高去雷陽三百餘里自言親至其地見所謂雷公者為予言甚詳云其地雷聲特異雖時小殷屋瓦皆震如近在簷宇間者若迅雷必連擊數人雷之神曰陳文玉有廟其威犯者必死廟門建二高標每欲發聲或享祭時必有紅白二鳥飛集標上怒氣勃然無不沮喪廟中人云廟後山有所窟也皆藏土中出則行天其言如此

蔡夫曰一日郊行忽數夫昇一物至狀類豚體有斑點文間之曰此所謂雷公也俗謂之土猪兒昇將何之曰往瘞之耳董殺雷公傳致雷廟在雷州城西南八里陳大建二年州氏陳氏亡子家畜其犬九耳每獵卜其耳動多少為所獲數一日九耳皆動既而獵得一卵圍尺餘捧歸舍忽震雷劈開得一兒兩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及長名陳文玉登第為本州刺史沒後神靈大著州人祀之自五代至國朝皆加封祈禱無不應其名雷州自唐貞觀元年或曰城南十里許有寧雷水州因以名

白眉神

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針綫刺神面禱之甚謹謂撒帕着人面則或溺不復他去白眉神即古洪涯先生也花鎖志

李衛公廟

五

安吉州李衛公德裕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廟中隕石云歲豐之兆熙寧甲寅嘉定己卯元泰定己丑三月乙巳明成化辛丑八月甲辰俱隕石殿像無一隕安吉州志

諸葛武侯廟

洛川縣諸葛武侯廟規制闕麗相傳宋曹武惠彬過之以偏霸徽其廟闕下石不可去刻云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武惠神之下拜恭嘗加度石置龕中并祀武惠入田者得獲瓦修尺有一寸五分博四寸形如常反獨兩層中空枕之值更輒鳴怪而碎之內篆孔明行軍枕字徑寸高平馮吏部養志時宰洛川藏氏之半

岳武穆廟

山陰王方伯嘗過湯陰勒詩岳祠中意寓微諷還里以示郡守蕭良久之鄰人某被冥攝見籍注方伯毀謗先賢蕭良詩証奪壽亡子孫墨

書其他善事朱書也鄰人驚晤走語方伯果然乃改前詩馳刻湯陰之祠雖壽終亡子白洋朱氏說

嘉靖初錢璽死後魂游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宸濠宴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笑問在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王文祿庭間述略

晏公廟

晏真人名北海宋元祐時晏坊人牧牛至旗面山遇二仙奕石上待閑良久各授桃食之後羽化鄉人立真源堂奉焉凡蝗蝻水旱祈之有應歸化縣志

臨江府清江縣北三十里清江鎮晏成仔宋初為文錦堂局長因疾歸登舟即尸解人以為神立廟祀之有靈異於江湖國朝封平浪侯按兩晏公令即縣多祀晏公或清江晏氏耶

六

蕭公廟

新淦縣北四十里大洋洲人蕭伯軒宋咸淳間死為神立廟元朝以其子祥叔合祀本朝遣官諭祭永樂中其孫天任卒屢著靈異亦祀於此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臨江府志

泰和蕭蘭芳歿鄉人奉為小神永樂中喬孫大任復以神顯咬白石一拳坐逝遺骸木桶中置廟東廡江湖榜人崇之太監鄭和西洋奉神命封平浪侯煙霞小說夫英佑侯一人耳名籍互異如此曷從而訂之質叔何以臺駘問賈生當有其人敬識於末

宋相公廟

富陽縣紅山宋相公廟宋靈宗時尚書兼官修道成淳二年成神今其後人皆習懷厭之術

利濟侯

金元七前元長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專拯墊溺之患年四十五上
死輒著靈異其地曰金家庄陸果覽勝記載一曰有二子症天因願
沒身為神救危症七月七日起周涇河死願國初封金元七總管萬
應初封專究症司

東華洞仙

東華洞主人郭維貞固始入宋李隱莆田之壺公山不仕元杜門學道
因辭焉其家奉一仙曰郭東華極靈後莆田周吉崇禎庚辰進士授懷
寧今在兵充斥仙為書符錄卻之問後福書云此人乃岳武中宮第七
子降凡日後有封侯之職是仙能書畫

宮亭神

宮亭神甚靈有碑名如願客有所求叩如願即獲又能於湖心分風使
上下各得順風故劉剛詩云回艤乘派水舉棹逐分風

神樹

正統二年六月乙亥雲南晉寧州學正楊茂上言城外塔墩有大樹願
怪異居人祈禱輒應因號塔墩聖母目曰神樹永樂中火風折其樹軍
人陳福海鋸以為板內有神像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
祀加封號上以淫祀非禮也其止弗聽實錄

雪冤紀異

祭酒汪偉曰南臺侍御辛亭沈霽子公正德戊寅秋七月奉命按視屯
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手訟牒隨而訴者幾輩君點數而目識
之既而失其一詰諸左右左右謾應曰蓋講而散者也至縣坐行臺訴
者入沈見三人焉隨宜處分之末一人蓬首跣足衣敝甚乃道中所見
而復失者君問之若何許人應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曰有冤也
有牒乎曰無有沈叱之使起因忽不見急索之弗獲然其時亦君獨見

之而與之言左右莫見也君知為妖大駭雨汗嘔痢交作縣令孫賢入
問疾君語之故因詢之曰縣中得無有冤乎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為
其景原景昭所害及其子計兒事適敗露殆非是耶意景下有小祥
字半為羊耳君疾隨亦良已遂竟其獄則小羊者景祥乳名也豈不大
異事哉

貞婦著靈

正德丁丑歲黃巖結訟者夜泊清風嶺下內數人妄議貞婦因誦詩詞
以資諺謔即時風雨暴作舟覆而死續有竊冒者遂有奇禍見蔡潮重
修清風祠記

百老屯

正德十三年車駕出居庸關駐蹕有白鬚翁百人迎駕近則無所見因
名屯曰百老

劉兆元

上海劉兆元任懷慶推官臥疾見女子旁侍以家婢令取茗恍惚不見
遂引告卒於家嘉靖事

曾銳

江都曾石塘銳諸生時構文苦思賞步入叢塚間見岸鬼語河鬼曰若
何時得脫曰明旦某傭代我矣石塘明旦候之果某傭將浣足阻之夜
聞鬼語曰本得代奈曾砍頭誤我

楊繼盛

嘉靖戊午四月三般災人見楊椒山青巾鶴服雙眸炯炯馮午門西角
檻若指揮撲滅狀喻時方隱

王秋英

嘉靖甲子福清諸生韓夢雲瘞石湖山遺骸夜麗人至云王秋英字澹

容楚人元末從父官值寇擾崖死感德相就輟數日一至多吟詠明年寒食祭墓取出見同歸生子萬歷癸巳以像盡泣別

土神陰譴

吾鹽石井村某怙訟寓杭城十三營巷醉而渡土神祠前已悔而禮謝及訟勝賽飲而酣謂神費我羨一札於鹽當訴汝城隍廟蓋戲也夜夢神曰汝自棄自穢於我何預即訴之城隍可也汝狂悖闢公行撻汝二十矣明發懼不出晚巷見輩上人傳呼過者避入酒肆所懸牌通觸之墮輩上怒之連酒家候及某撻二十則通關世教也

屍蹤

洛川縣某死戚屬夜侍各假寐屍忽蹶起偏吸諸人口其一驚走掩尸屍追出格於戶相抵詰旦人集嘆以犬血屍始撲不決月受吸者相繼沒高平李養志吏部說吏部督見語

九

海鹽袁花鎮祝俊卿父沒宗戚方酌奠屍忽躍起諸人趨日俱死父尚在孝廉未近脩說

周如砥

即墨周礪齋祭酒少讀書東郭精舍舊有崇公獨宿不懼夜忽一編衣少艾立燈下久之不去叩以功名如券且期末年一見及卒之前歲往往遙見之

蕭觀察

江右蕭 任浙江按察使亡子而斃其應嗣者有戚友來候經三衛其故嗣求附行雖知其鬼不能卻也因入杭之官舍出曰大門見拒乞指錢若干許之見其隱鼓中亡何蕭下世嘉興沈德先主事記其名

陳夢璇

關人陳夢璇官粵東江隘來舟候觸篙工踣懇陳氏悍奴違推溺之行

里許暗空忽晦有神如雷公狀立舟上責奴曰爾宿愆深矣嘗一事善得延喘今枉弱人難進也掉岸上灼死舟人大怖神又諭以無恙且曰茲池許某善人也可訪之遂寢夢璇如其言訪許某

延安地飯

萬曆壬辰修延安府城坎地多孟飯人啖之亡恙

王立穀

萬曆戊午新塗令臨海王立穀入觀十月十八日宿荻港二青衣夜攜至帝所冕旒正坐旁席二人侍衛猛悍主坐曰爾兩辰八月命盡今猶齋戒力也爾何違之示以簿詳注年月至丙辰八月而空即下獄在坐者起請勘其破戒後事階兩巨麓俱縣贖并平日戲筆在焉各驕氣青黑白赤不一吏簡聚之先青黑次白白聚而青黑色漸縮次聚赤則青色隱黑色寢微主座視赤者所刻金剛般若若好生編及社倉卷也餘不

十

盡見主座曰當損明延年獵使扶目而寤聞鷄鳴家人守視不能舉目即乞休持誦歲 日愈王自有記 立穀丙午貢士

楊鐸

嘉興楊鐸始萬曆丙午榜命廷議也登庚戌進士任吉安司理在遠免歸癸丑卧疾夢冥召懇以對門易鐸代與隸許之亡何易鐸死始大師購其喪而火之亡何易氏妻呼市中謂我易鐸也為楊氏借臨今返魂無歸所矣奈何楊聞之度不免命斃鐸以殯

沈曙鳥鳴

海鹽沈某貧亡賴聽野鳥咽鳴各效之皓首人因以侑酒有戲買琴之姑蘇偶鳴於錢店中富子遣僮市錢久不至訶之曰肆主聽人禽鳴故遲我我非遲也富人問所為禽鳴者述其狀亟召試之入悅留家監所有空舍素多鬼以寢之明旦未起家監扶戶入沈某猶解也日夜若白

衣人謂盡以遺物相付家監大賊坎室中窖金俱謁沈某及富人女名蓋富人亡子止一女遂以婿沈

華舟

崇禎乙亥予館海鹽嶺山張氏其邑寓李洪宇先年莫超嶺山中道有舟鼓幟而來求附載登之行里許心動亟登岸因足抵其舟半覆疑之遂他宿或曰此安得舟也旦往視登處則巫者縛草為舟列鼓幟半覆者也李迄今亡恙李人云賊曹李恃勇亡賴嘗於西鹽倉擊私鹽者始而角已舟漸縮如鴨異之抱歸時婦暴卒移刻而與問之云我登舟為惡少年所戮幸奪免也

朱大綏

崇禎庚午李水心司理嗣京預闈闈比舍即同年郭夢言於二十一夜同聞戶外哭聲宛抑嗚嗚不能出諸口明日搜朱大綏卷其表有鬼

土

哭非無因之語驚為異事李自有記

婁東冥判

太倉徐坤素齋講崇禎癸酉六月二日夢攝冥府事百日每夕鞠問九月二十日事竣刊有婁東冥判

沈招遠

癸酉仁和沈招遠桐鄉錢汝邁並麟經出金華令項人龍之門招遠力簿寄徑錢氏遂抑二佳卷於乙榜其一忿死而招遠疾時若對簿狀寤而走錢氏曰事發矣弟向詔兄實千金附進今被陰譴兄坐累斥弟與項師不可活也明年果並沒汝邁以他事除名

張耀采

乙亥正月望日參政張耀采卒於刑部獄中甲戌是日吏部考功員外郎弓省矩自縊適滿歲耀采目見之

神燈

己卯正月二十二夜神燈見海鹽郭店鎮可二十刻

郟城神誑

辛巳山東旱蝗郟城有神降曰七月二十二日水至八月望寇至及七月果水溢人因信寇至扶挈南走宿遷迨八月亡恙

徐銘

華亭徐銘進士徐銘經之兄辛巳疾殁且殯忽聞日曰異哉有陽必有陰云遂魁人問其故曰吾至冥司見來牒為公勾事後計開有罪犯人七名首陸彥章張侍即籍次開應死平人百十名身預焉名上書聖門弟子凡諸生皆然人各著某入子或者某入弟防悞攝也未名唐鉉亦華亭人時游關中從卒欲往卒主吏曰客死最重此人當殁於家監侯之耳主吏冠服如驛宰狀銘未幾下世唐鉉聞之不

土

敢歸越還里果卒已長明說

豐縣逃鬼

壬午北兵陷豐縣有二人被創狂奔或叩之曰城破以訴城隍神問神安在曰逃沛縣時沛縣堅守

卽鄭鬼

崇禎五年流賊犯卽鄭殺童祀神後竟鬼宵啼路鮮行人或曰生畏賊死猶是也以賊嚇之可止後復啼眾大譁曰賊至矣自是寂然謠云鬼怕惡人豈其然歟

蔣國華

江陰蔣國華花塘里人性樸質先是天啓丙寅年二十六夢青衣童子引謁城隍神及岳相東平王隨詣東嶽廟地皆青碧至今庚寅三月十八日經蔣家橋見大父呼之赴冥司攝事急歸浴而卧土神促程鬼卒

披上馬躍而醒亡何仍往經大城坊曰幽冥橋渡橋入東門曰善慶關福德門至東岳都相東平王府曰都察司入揖至岳廟即內寅所見者殿左右七十二司造冊所曰監錄司冊有六曰善惡曰生死曰殺傷曰無端曰荒蕪曰瘟疫冊各四帙每司造冊吏十二人總管十二人因朝帝令覆冊分詣各司國華領左箱第十三憲察司天下郡縣城隍神俱金幘頭候門冥官仍進賢冠青錦袍冊書順治七年國華派冊訖因謁閻羅天子命判官檢閱華壽尚二十一年閻羅則宋韓魏公琦也辭出童子送之登舟及岸而醒二十日早又見大父促冊期二十七日入冥如期二十八日則荒蕪瘟疫無端三冊竣江陰城隍神蔡泰縣重困不堪疫帝不許又限生死善惡殺傷三冊五月十一日竣至二十九日復甦五月朔又入冥印疫單在東平王處名氏下詳疫狀印訖下城隍神三日復甦

三

顧曠

邑諸生顧曠住橫徑河丙戌九月館陳氏午倦憩攝入冥司閱籍乃唐謝小娥身後也其籍青函鈐印詳載履歷近蹟十五歲不注續原名義年二十二時觸吳氏子錢增歲一明年諱女子某私事增福一歲又明年收穫重其衡減歲一其增減類如此凡不徑意之事悉載焉籍以語人其詳予別有記

臨江府志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為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攜家附舟過蕭灘二里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且附魚舟而出行乞於市後為鹽商李員外家傭奴娥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盜乃李也心銜之俟生日舉家酣醉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為尼乃建寺告之即報恩寺是也相國李紳有傳

朱之椅

東里朱之椅同予補諸生膺貢訓導海鹽丁亥十月辛戌子十月降箕云以八事見錄天曹成小神問休咎多奇中今其家立祠

郭基

金陵郭基無壞性慙真崇禎戊寅應試旬容有檄以玉兔山司瘟廟關都總公代之辭不往檄者求暫允徐往可也試訖還家語家人治後事而沒是夕廟之鐘鼓有聲不夢羽士塑其像

張生

仁和張生父立有家學好壯壯丹亭西樓夢等劇館橋司鎮尹師東家嘗外醉歸聽擊竹聲啓之見豔女携燈相狎將曙珍贈而別生有詩半庭新月青燈外一種私情翠幙中記其實也後攷之蓋越女停柩其所贈皆殉具

歌鬼

四

嘉興某生月下清歌忽復有和者同調契洽延之家飲仍歌如初夜分而寢鷄鳴其人即去不及別又扣門詰之曰我實非人也亂後如我輩甚多今後毋宵行放歌或妨他輩耳

庚寅六月或微傷於嘉興城晚舟行二十里抵舍座客四集演劇數闕優覺寒色有識上客故編修屠象美給事李毓新諸公者俱前沒賊之亟振金鼓則四無居人乃故相呂文懿公墓厄驚三四頭尚縣香上

說鬼錄

張真人家有說鬼錄

豐沛鬼

丁酉夏秋間豐沛蕭場多鬼衣冠雜途中或相問答語即引去迷死間有戒途

黑龍潭神

張秋鎮北黑龍潭其水深綠有工人三夜聞呼聲云某宅修偶門先付銀五錢可即往乘月行有二人先候之及潭側謂吾當挾汝勿碍也正挾時墮潭中覺衣履不濡宮室偉麗引入後堂修輯掖門有老人深目長鬚布帽綠衣出問之各勞一金凡半月畢工又資千錢遣前二人送天明行人見三人卧沙上語其家各挾歸

城隍神

南京城隍神孫策北京城隍神于謙杭州城隍神周新

松潘尺骸

蕭山來憲副云松潘浚城隍得人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

代以下皆具

藏塔

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嶠山嶽而有塔則嶽可以謂之

主

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太山耳元黃潛

子路

成化間河內縣學居民於文廟櫺星門內及先師殿前牧日聚其中忽見一人頤而黑手持木器怒而責之即入殿中隨視乃十哲中子路也後其人竟疾不起舊有碑記今剝落不可讀而斷碣尚存夫以聖賢受侑之地為愚民畜產之場誠不得宜其罪然子路乃顯靈而朴之意當時剛毅之氣歷千百世未歇而亦以見鬼神之英爽不可衰也夫敬而遠聖人訓之矣河內縣志

太原高自卑太學嘉靖十四年知咸縣嘗丁祭齋宿夜夢仲夫子持戟

入廟受享臨祭忽聞一主覆於龕高曰此必仲夫子主也視之果然一時咸驚

蔡元定

建陽縣象岩山蔡季通誦書處堂曰顯慶紹興辛巳季通於堂中推演

子孫世數未有數終輪與猶有代御史尹仁為政虛之句成化丙申巡按戶仁入閩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元定也至建陽訪蔡家諸見顯慶堂推演詩不覺悚然即捐俸為建傳心堂晉江蔡元偉曰周子出則知數學者即免夫朱子出則知數學者西山

山西諸生某丁酉臨闈其僕病生初場出病僕曰主人且捷我在場相

周旋也生未信病僕言疾舍事果不妄次場亦知之生曰果捷某人有女吾當以配若病僕曰我隸也彼則溫室何能誦之生曰果捷吾力能

得之爾何虞焉至末場出病僕曰主人除名矣蓋望日天神考驗臨謂主人設心惡已更他人名也果驗

藏經志怪

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蔡

六

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入蔡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入蔡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見之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鼓候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于載木其中有象名曰賈誼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利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必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挑七刺之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嚙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火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香以其名呼

之使人宜承教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
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盜野狀如輜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
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文 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又故白之精名曰忘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
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
人長五尺五采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
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淵水出流千載不絕其精名
曰善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輝所戰之精名曰寶
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之精名慶
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
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核棘天羽以鴉羽羽之狼鬼化為
飄風脫履捉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因而無手足以

七

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慶狀如鼓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
有兒披髮走物忌之名曰溝以其名呼之則元咎又百歲狼化為人女
曰智女狀如美女告道旁告夫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人夫娶其妻經
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迷走去又故淵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
持鏡呼之知魂則去

魯汶

金徽魯汶督年讀書於學宮東廡夜有美妹喚開門波用劍斬妹近松
樹下後發藏視之乃斃狐也後復膺貢任萬年主簿勛強扶弱卓有政績
全徽縣志

金龍印氏

嘉靖初野胎縣石壩集印氏嘗有妖竊窺水每伺之不得一日晨起見
中雷火光輝燁欲騰而上主人以田器擊之墮然墜地有聲視之金龍

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裹而瘞之精神畢出之赤金也其
身尾俱銅錢其家今富 野胎縣志

龍女

海鹽許村南五里龍王塘初有女汲於河得浮卵吞之因娠仍生卵棄
之化為龍去復時候其母留龍鬚為筆遇早以筆書符授龍王潭中其
符浮於臨平山之巔立雨後令君取其筆遂絕響

毛女

袁州萍鄉縣東五里毛仙山昔有人過此山逢一人偏體有毛言詞異
常後不復見宋朱晦翁嘗問驛吏云狐魁所為遂題詩云人言毛女住
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卻有郵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潼關老人

潼關兵巡道制願宏壯後牆叢篁茂密嘗有老人深衣博帶出與人交

六

語人不為異嘉靖中南充王南岷廷 任其地一日呼入書室語以備
既出見人若非精靈必係神怪知我未來事乎答曰公名位在某架第
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之乃遷署潼水西以
其地為察院其年洪水堂宇漂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果總憲朱
明虹

舟葉

廣西宋君佐署當陽縣學云沙洋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
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
應毀瓦畫墁與之角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
無如之何月餘不知所往承天府志

龍眼怪

秀水屠憲副叔方孝廉時見二髑髏流內室侍女皆怖屠躍起執之為

龍眼核署用明說

琵琶亭怪

嘉興沈昭明德宿九江之琵琶亭午月浸空同輩五六十人有眇丈夫振衣露臂偏印諸人之面惟不及孝廉明經沈手拒之覺腥滑次夜裹刀以待越再宿刀中其臂血流奔岸亡何面印諸人皆瘡

關揚

大同公館相傳有崇使客多屬外舍縣令關揚不信夜列卒熱炬迨夜分素婦步月階下關叱曰果寃乎哉宜訴我婦忽自空入臨衣領緣間簇針如蠅炬頓滅僅焚一蠟婦遂巡欲前遽麾之即隱關就寢席為針刺屋拂如故起移床而壁間紙動揭之則複壁也關引刀秉炬而人有物相撲刀舉炬熄旦見白狐死壁下

妖復

九

桐鄉麗嚴廟津讀書召上深衣獨坐有麗人扣戶入之詰所自云宅舊嚴疑其崇凝坐至漏盡始去明日告歸抵舍夜夢麗人貼以弓復果得之枕上雙燭紅灼嘗出之示客

贛倫妖

吳興朱司理淮安署贛倫縣事暑夜命僮摩足俄若針刺視之非僮也少婦也伴任之且摩且寐刺漸深醒又僮也仍寐且刺驚起又老婦也朱命燭之刺刺甚見老婦入壁破其壁老婦立自如朱折几撞之相格鬪稍倦妖倚牆而立朱舉椅抵妖於牆不可脫僮刃之背白髮如幾蓋狐孽也

丘志充

山西懷來道右布政諸城丘志充公署有樓多崇閉久矣丘特登之積塵累寸其妖冠進賢服金緋凡六七人或排衙鼓吹或宴樂如此不一

嘗聞丘稱都臺其墨淡留數日字滅丘計迫縱射之妖拍案笑接其矢乃縱獵犬發銃斃斃數十人冠緋者預焉妖雖絕而丘以通賄營開府事池下詔獄棄市

魯府童子

崇禎癸酉夏日魯世子以派忽見一童南髻藍衣朱履行日中者不見影世子急尾之忽岐為二相盼即失之邑人吳大行本泰使魯府有詩

素娥詩

長安鎮人某讀書臨平山中晝值歌伎作歌伎琵琶詩吟誦不已俄編麗叩門詢之曰素娥留坐數其佳詠某婉謝求和素娥朗吟曰歌側雲鬟尚帶羞聲聲猶唱八甘州歌來無力眉常斂彈到傷心指半柔腸斷花前綠續怨魂銷月下夢陪愁惹人無賴輕歸去今夜誰能伴錦綸某戲請伴笑許之拉往其處室具俱白宿數夕送之曰如念我可時至也

干

某自此詩思日進秘不示人趙昌齡說

魚妖

湖州烏鎮董威故尚書份之裔蒼頭某頗饒庚寅夏有物空中求飲食連則見禍懼而享之見黑氣如雲飲啗甚壯屢索不已某以告戚戚亂後好養生家言讓以羽士俄擲磚石詬怒而洞庭山隱士施亮生有道行召治之雖遁而不絕某訴之城隍神詬怒如故威言於烏程令劉璽璽清執最有聲遂齋沐告城隍曰陰陽各有所司何得縱妖擾民妖月餘來云我求食無大罪今城隍釋我矣爾其奈我乎威因檢道藏有日凡妖魅為符咒所不及治者製桃弓柳箭伺其至射之如其法始絕蓋太湖魚妖也

徐氏妖

邑諸生徐仁振故太守伯微子家西鄉庚寅七月朔步庭除拾書曰歲

在戊子仲秋月中秋夜予坐書齋見月缺紗窗玩賞無已幾無何不覺困憊為睡魔纏擾夢至徐似翁家直入新樓下見其室燦爛徘徊久之少選主人出敘論握手揖我與坐主人東坐予西向坐相與道賓主之誼其權主人因言曰予宅非凡地下有玉鯉魚金鱗而赤尾其泉直通大海予先君以為善卜居於此予聞主人言方且驚且異且信且疑俄而地裂有魚出焉化為黃龍而去是時予駭甚始信其言之不誣忽聞戶外喧然猛然而至詢之則諸公子射也予亦起入人叢視決勝負但見諸兒操弓挽矢其仲子連發十矢合式者三焉旁有鳴鑼者七聲緩三聲亟於是諸賓客親鄰觀者蓋如堵云權笑倍常予亦驚覺已月轉中庭矣特予自思之予之與似翁素無相識且不通姓氏無故而遇我以寤寐豈其後予與似翁終非陌路而姑於今日天作之合耶抑予之後有與者而姑借似翁示顯應耶否則似翁家之事無關於予予何故

主

而得此南柯一夢也予亦不詢其事之有無姑記以為後日之驗應思發矢之人似翁太守號也仁振以呈太守謂黃龍句慮禍燬之弟誼振手錄焉是月十三日誼振卒或龍飛去十矢三中其兆云而妖記特奇從太守壻吳 寄示者

浮提國

海外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游行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人同樂欲返國刻頃可萬里萬歷間葉侍御按江西有司言市上一群狂客善黃白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賞之過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暮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俱無有請大索侍御不許召至前果能江石土語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舉之案上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錄字如殷若語覽畢則字飛額獻此二者侍御卻而遣之明日遂不復見 平潮沈長水先生集

宋氏烏巢

蘭溪山何宋氏烏巢於樟其鳴似云何相傳樹應越州有男子探巢得千金謂越州者紹興也因賣紹興投逆旅解裝飯於市且縱步忘逆旅

主

姓氏夫其處僅腰微賞而返則烏啼如初仍探之得大鏹五十金上有字此金贈與送金人男子又持往紹興隔年餘矣值舊逆旅出其故案男子曰此天以賜若吾自有五十金也備道其事締好致富

承言

仁和橋目鎮村人畜豕將召屠令妻飼其餘豕忽聞人語聲察之一作微人音一作蕭山音一作松江音妻驚卻告其夫夫走聽果然其家亦亡恙

瘞孩復甦

澤州原天順八歲被市人毆死訟官驗瘞數日有狼呌出仍活

鷄子中魚

嘉興項氏家剖鷄子中有魚躍於地忽不見

鷄脚兕馬 此非異事中有與實鳥能演劇而寸步不移我目觀也較脚兕馬勝一籌矣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巡三百五十三丁每丁帶耗費月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厘司官樊某母丁加一兄馬重三錢一分八厘上官不問萬歷六年新安汪雲秀來提舉如前例忽一鵲啣兒馬飛去復置一馬又啣去雲秀懼而欲裁之條吏不可因循半載事發抵罪

天書

崇禎丙子西安縣市人土氏忽雷雨申偶觸產室雷雨遂露階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似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將不能去頃之自滅

象山妖異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有妖崇六人一老嫗四為媳一為女至邑之梁氏托宿舉家俱無所見惟一幼子婦見而近之相與敘禮延入內室問答朗朗有聲供茶畢婦啓曰尊客宅居何處老嫗答曰家居不遠世與宅

主

上為舊戚今歲各當遣女翁往嘉蘇買物家乏主持來相倚婦唯唯備告於姑姑疑婦為祟所惑具牲醴饗之老嫗等怒責之曰事急依人吾非鬼崇為禍者何以生物食我令婦熱而進之盤盂盡空夜邀婦同宿無異生人如此者半月餘始去既而人詰其婦云老嫗雖老而容儀修潔不凡其婦女數人則世間所絕見者竟不知其為何怪云

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紅鷹將葉明家十歲兒自東門攫至元字號觀風亭上其父急禱趙元帥奔追獲歸及詢其故兒荷趙元帥鉢蘭擊鷹始得活

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縣城中妙華堂忽有異人胸背各懸一鏡手執紅棍肩負紅袱兒童爭視之遂化青煙而去以上俱象山縣志

陽武泣聲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縣西北門外白晝無人聞有如悲泣狀凡三

日時云鬼哭是歲河溢其旁屬壇衝漂朽棺枯骨不計其數陽武縣志

雷神書

萬曆十五年六月獲嘉幸豐里人王好仁妻師氏抱兒乳哺忽雷震死所有僅及骸骨輒消盡兒亡恙也皮有雷神書二行鄉人莫識

蕞贅

沐英

沐英祖籍饒州樂平縣李姓先墓在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沐春乞遣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八月進封春黔國公不許擅離

蘭谿金訓導云沐英祖徽州績溪人專肄舟楫吳伯地帥失路求

渡因問其淪落狀聞之留於家春初雪地師偶步奇其地歸問沐氏曰此族人某山也若得之易易耳吾屋三間彼欲之索直三百金故不果如舊屋則山歸我矣於是成券果得山且為擇葬囑曰行當有大福願

雷

不發也尋爭渡覽人戍定遠

徐達

徐中山祖墓在豐城同曹水南向曰二八居士墓

中山王墓在鐘山不封土云細竹下即是像白皆而厚面目不甚雄偉

李文忠

李岐陽墓規制遜於中山石馬一存其左蔓草間尚未畢工

替身出家

本朝自太子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故元遺俗也野獲編

翰林官

翰林敘銜在官下元時即然他官品在官上詞林稱閣臣堂翁老先生閣臣不論首次俱授掌院不授翰林學士班會都御史上出道雙棍值

政府不避講讀學士班令都御史下祭酒上日講官軟靴短衣於洪對
展書官短衣跪御案而大司禮立案左先展書以衆高展書官不便也

良卿帶

京官俱繡服惟行人司在京青素角帶出至良卿易補服銀帶號良卿
帶

御槍

高皇帝御槍二藏南京午門樓上大者幾盈握修可丈六尺小者修殺
四之一圍殺亦如之蓋馬稍也

多學

平涼華亭縣多學洪武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其子孫改爲党氏

從征日記

巢縣俞通初以親軍宿衛出入行間終聖昌衛指揮使世襲年六十

五

二著從征日記四卷藏於家未刻述國初事異於常聞山陰朱熹元備
兵隴右得錄本今佚

僧道不衣綾羅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校尉賴謙見神樂觀道士陳丑道衣青絁絲襖子
在街上執之以僧道止許穿絁絹不許穿綾羅也有旨以神樂觀樂舞
生釋之予兩匹官絹壓驚

鎮海衛指揮

常遇春幕客上官專掌書記遇春薨上思及上官氏召其二子入
分姓上授鎮海衛指揮官授山西衛指揮

又常遇春紅旗千總薛從征陳友諒以三百人受圍上高望救出
之薛首已墮猶執紅旗不休上拍其背曰好兒子甚苦始休常遇許
子浴說

蒲壽庚子孫

太祖禁泉人蒲壽庚子孫世不得齒於士蓋罪其先世導元傾宋也宋
端宗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張世傑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
將海舟以從壽庚閉城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帝遂如潮
州

綠幘

蔡邕獨斷云漢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着青繡綠幘按明
制綠幘最賤繫教坊人所戴或董偃本賣珠兒從其賤也

葉好文留犢

洪武五年山西葉好文任交河令召行爲時第一升知定州初以一牛
駕車抵任後產一犢比去任留犢與民

徐呆廝

五

洪武間指揮徐呆廝出兵河套地名梧桐樹一日午間有大星墜於河
中火發延岸上營中軍有傷者後徐氏父子以事被誅果徐氏獨應之
也抑別有所應而不知耶

勅主簿

洪武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勅聞喜縣主簿祁伯詳曰縣屬府州於民
爲切近必得上循國法下悉民情長於撫字者以任佐貳之職祁伯祥
今授將仕郎平陽府解州聞喜縣主簿爾高恪盡乃心使政平訟理民
安物阜斯爲稱職矣爾其懋哉

喪麻

喪服用麻布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貴棉布
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也

畚客

盤瓠之餘錯處於度漳潮之間以盤藍雷為姓汀人呼為簪藍簪藍藍簪汀人稱之曰畚客

學錄直講

國初上幸太學學錄象山應元徵進講大學乎天下章賜錦衣白金

黃麟題聯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相傳解學士題殿門者非也洪武中莆田黃麟伯厚以文學薦對大廷稱旨賜第一人授翰林應奉冬至祀園丘御制門聯云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麟伴狂陽仆之上怒麟奏曰此陳後主自天朝效之不既羞乎上曰爾使易之麟口占曰乾坤一統歸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上稱善

六黎縣候

俞憲登科考弘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黎縣人按漳浦縣

主

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轄陸鰲立鐘銅山三千戶所則縣字候也又海寧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嘗銅瀨縣丞今銅瀨縣無考

胭脂匠

宋元末胭脂匠其法黃蠟火化注水中澄數次絕無渣滓方用遠近無能造者日貨十數金後為僕人傳方始廣有焉安陽張氏風範

南京不打五更

宋時大內五更絕柳詵偏作謂之蝦蟆更以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明初南京不打五更云太祖嘗夢人求還地許之五更頭遂達其刻

外道留勅

往時布按二司如提學備兵屯鹽分守分巡俱不繳勅得傳其子孫近例事竣始繳見郭子章蜀草

崖山紀功石刻

元張弘範崖山紀功石刻題減宋年月明廣州守關縣林洋改刻曰宋太傅樞密院使張世傑死節於此成化中廣東提學僉事晉江趙珏詩思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不勝悲鐫功勒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偽夏陵宮

宣夏貢南山之東數家紫雲然即偽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制度倣鞏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物

賀崖山崖壁險峭延垣五百餘里有顏寺百餘并夏人故宮遺址自來為居人畝獵樵牧之場弘治八年始禁之以上俱宣夏縣志

宣夏鎮人城宋景德間趙德明內附遷興州即今城也周十八里高三丈六尺池深二丈廣十丈城樓六角樓四壯麗雄偉可容千人章州在

天

靈州所城南四十里靈山城西二十里

庫唱

延安宜川縣西北川南為漢北為蕃蕃通漢人以香火為庫唱

邢冕

新野邢冕洪武初進士除江寧主簿廟志清苦婦張氏躬執杵爨太祖微行至其宅親見翌日朝召冕出班加賞因開其軍伍

乘馬石

北人門外俱列乘馬石戰國策趙武靈王云踐石以上者今同

尺

周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職案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

知縣本貫

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仙居縣志洪武四年已

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時法全嚴峻繼先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其教職任本貴頗多不載

獲嘉麥秋

獲嘉縣麥秋時男子樵麥中野以網包盛之母論鄉城婦女及鄰境老幼幸尾樵者復競拾遺穗多獲者至斗計莫禁也獨從網包中探云謂之抱包即甚少立見許語此大有古風蓋詩人所謂寡婦之利者此也

實錄

高廟實錄一百八十 卷諸臣列傳特詳

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載諸臣字里科甲轉歷如由狀略見其為文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

漕艘

无

相傳國初漕艘 太祖命焚其一秤得鉄釘若干按宋許元初為發運判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得稱盤故可以為奸一日元至紅場命搜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蘇松田額

蘇州各屬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五分三厘秋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一合七勺松江各屬田土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二畝三分八厘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藩陽三使日本

浦城藩陽三使日本永樂中以行人出使日本回獻德化書永樂大典成陞禮部郎中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還陞江西叅政落職洪熙初起

南兵部主事宣德間復除鴻臚少卿復使日本

張泌

永樂初光祿寺卿潁州張泌最被寵遇清江彭銘以畫名上命繪泌像開面方具亟命取視之賞其首似首肯至再令其家藏有賜像并角端圖潁州志

狀元母

馬鐸母卓氏李驥嫡母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

御史乘驛

舊制御史陸路止乘驛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兵科給事中朱純言巡按邊方或遇警與總兵鎮守等官會議不免遲悞乞予馬匹以便其行從之

經筵

凡天子初御經筵例閣臣二員進講並大學首章或易或尚書之首條

三

審錄

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墓輒畫壁寫像南向法司堂官隅侍御史與曹郎引囚聽訊以為榮觀

聲鐘

本朝 帝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

學魁

凡儒學教書魁字虛陵縣學明倫堂前刻宋文天祥所書魁字方廣丈餘

安南試錄

安南試錄四場制義論策詩賦

展書官

程伊川先生論經筵第三劄子貼黃竊聞講官在御案坐以手指書所

以不坐欲乞遣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按 本朝經筵日講俱有展書官又司禮監內臣持牙籤指講處

北狩

大同曹安家有巨几一座 英守北狩還時所御也 昇此至陽和總兵曹安易以與留几於家

王越

濬城威寧伯王越父邑掾也年七八歲值縣丁祭罷免者因覓免免逸時越稱神童縣官責以詩天口曰我今放汝上廣寒星弟遺跡到人間懸懸寄與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

勤縣署中丞大山子本峻作中丞年譜某月日訪故威寧伯王越於山中即日遁去夫宸毅訃聞遣餘姚王伯安治葬今日蟬脫羽化雖未及赤松視韓擒虎之為閻羅多矣聞襄毅薨後或遇之於大山後其孫往

三

太山迹之晚遇老人指曰此去不遠從燈竿下往可也望燈竭蹶良久夜半抵家矣則向之老人蓋即襄毅也

萬曆中醒神翁詭王越又天啓初方士詭羅洪先燕齊怪誕之習豈足信乎崇禎時術者某游燕齊有壯色捧茗甌者子也反白首謂不好道易或伺之則白首者父耳

董朴

麻城董損齋朴少魯鈍日不能數行鄰人惜之語其父曰即君不慧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父忿之命工畫牧豎於座右苦志力學比長而慧登成化甲辰進士終江西布政司 叅政

楊志陳金坡稿

勤縣楊文懿守陳金坡稿中無錫華孺人墓表 誌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之行備兵蓋節以一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之書題與為

傳者皆如之獨予不能從蓋節以一惠者周人之謚法也在體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是也魯莊公誅縣黃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謚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況婦人乎婦人從人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謚而況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婦人而節以一惠過矣宜予之不從也

陸氏占產

鄞人張瑄總督漕運時嘗疾卧郵舍語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里中陸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立園宅所餘惟嘉樹一本陸氏曉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聞誘之不出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

張文定環碧堂集

三

瑞岩名宦

嘗登瑞岩救巡按兩浙其大父官故浙左轄諸生議舉名宦杭州守龔志德曰此厚道也顧其孫將以巡方至而吾儕舉之如公論何行僕去後國之及去竟履杭州府志

崇禎丁丑閩縣陳瑄守嘉興其大父日休以貢士司諭海寧在萬曆初事遠聲香諸生追祠之名宦此與瑞岩名宦事正類時無要守見古今人相去多矣又天啟中潘汝楨撫浙潘筌令瑞安及瑞安令來謁問吾舊祠何如令出不意強對曰小民感佩廟貌日虔出語人曰舊祠不知在何所今惟有重初耳

應聲病

弘治間杭人裴師召頗有文行一日腹語事頗驗師召和之數月不出遇山東山人言其實其人曰白病此求死道見異即值之忽值一草腹

語之勿食吾竟吞之物即洞下而愈遂覓草得之南高峰將食果腹止之食刺許腹雷鳴下大蟲如矢狀如蛇疾良已杭州府志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樞用小藍煎水飲之即吐其蟲金陵噴事

先輩書刺

弘治間邑人祝慶齋年以主事佐治吳淞水利華亭侍郎顧清來刺云辱與顧清拜單刺博二寸縱四寸字大如指微黃有花影入虛積寄人書亦黃折柬式如前面有花紋二事並目觀入嘉靖間許給事相卿寄弟書直名十弟相卿

武宗微行

應天金明府應祥家長干里武宗南巡值迎春日微行見其家大樹集烏突入而彈之諸臣皆微服以從

三

朱氏書問

寶應朱氏家乘有書問錄載正嘉間友人所遺凌鑑射陂兩先生書稱號連牘不作零東如楊一清自名石涼病叟一清拜升之先生道契蓋先輩也景前溪司成竟稱賜顧顧首凌溪先生年大執事今薦紳通問名判尺牘外又有駢啓萬歷末駢啓外又小啓其詞略簡凡三副措一全簡浮飾之極士大夫專覓人供應如百函並發劉穆之直當疲死何暇理他務耶

新城王氏

山東新城王氏先自有王叟與其極力田稍自給有貧措大夜盜其廩扼其吭而燭之故某聲長也憐之曰勉旃勉旃吾夫婦終不暴君之短因出黃梁與之人無知也

新城王氏上世祖鰥居一日天大晦冥良久既霽於塵空中得一好女

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過風欣然飄墜遂為夫婦今王氏百年
科名貴盛無比謝肇淞五雜俎

金史有國子學齋長予少時猶見廣文呼康生曰齋長

字說

嘉靖前諸公文集多有某人字說蓋猶行冠禮也故以字重其後雖淵
儒碩學見之字說者寥寥古道凌夷亦其一端

原潔

昨城原潔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以羨餘還所司忌
者以藥瘡其音因致仕疏布以終

林齊民

汝陽林齊民弱冠時母病篤命娶婦入門而母卒齊民哀毀逾禮葬殯
於墓服闋始合宅鄉里稱之成化丙午鄉薦教諭漳浦以身率人墮頓

三

榆如縣

密箴

晉江蔡清密箴欲為一世經綸事止熟數篇緊要書 格天之功興於
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虎枕銘

江西左布政使岳池馮馴正德二年進士嘗任興化知府作虎枕銘太
守抵方壺適多警虎三日兩搜首鼠狗足評乎太守徵其方之將請裁
牒作枕而寢其辭銘曰非爾體吾何枕非爾體吾何寢起視海公吾安
吾朕

余禕令箴

鄱陽余禕正德

貢士任清流知縣陞建寧府同知尋卒清流人立

去思碑於東門其作令箴曰先王制爵子男同位羸秦變法縣邑是設
千室其民百里其地上應天星下分王治孔門稱 路勇求藝漢室傳
賢循良豈弟卓彼先覺猶或難之抑余何人而忝職斯坐堂鳴琴盛德
無為德既不足勞瘁奚辭片言折獄至明所推明既不逮詳慎是宜撫
字之實惻怛至誠赫赫洋洋得非虛聲

薛天華左戒右箴

廣東右布政使晉江薛天華作左戒曰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
不瀆毋預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外內不擾毋徇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
行不差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已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交則
戚党不棄而善堂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操不爽而口過息毋
逐慾嗜好以務養神則和悅不伐而天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
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攸人以見直而鬼責

三

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怨己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妬嫉雋能以
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欣美汰靡以務養當則不競
侈以露俗而有由禮之漸 右箴曰過暴上思以禮諄之則不可犯臨
頑民思以仁憐之則不為仇御群小思以嚴遠之則不起侮曉列屬思
以正率之則不傷威察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掩之則忠不失厚庶民有
議思修靜而密弭之則微不悞惡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為懼則動公
益至叨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為心則舉職益謹怨者人所易愠思精白
以任之則廷有分謗之士難者人所易避思 質以徇之則朝有仗義
之臣即有 喜思畏義以制之則無佚實之賞設有暴怒思觀理以忘
之則無溢法之罰

易刻

伏羲氏八卦象各三畫三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命名作彖周

公作文孔子十翼說敘雜家傳象傳繫詞文言也宋末元晦始定今易
文次象象次文文言次乾坤分上下篇終繫詞說敘雜傳國初易刻
今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成化奉化教諭成矩單刻本義今遵之

張孟元

安陽張孟元天順乙卯貢士終南京職方郎中孟賢還里徒行訪人不
敢乘馬云城中冠帶乘馬者自廉使賈公迎憑始副使馬公卿勸乃翁
乘輜曰宜步行不取人恥張氏風範

祠廣文

廣文例不祠而崔後渠詠詞有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云陳子名燧蒲
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著講義曰勵士師聖賢仰其求脩之間凡
四年還教國子云云

十老會

三

弘治初夏邑有十老會參政金融副使楊德知縣劉恭朱鑑劉銓縣丞
劉安教諭閔賢義官朱理醫官王濬官徐銘威母會奕棋彈琴賦詩
時形圖繪夏邑縣志

女師

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唱妓自劉長史更仰心警效之漸漸因能士大
夫不能止近時容尤勝於妓不能辨焉風俗之衰也安陽張氏風範

搞市

北邊搞貢胡茶一片直六金布一匹直四金織紵直三十金
太僕市馬專給京軍互市馬給邊凡官市皆官驛足必私買

總督體統

藩憲見巡撫都御史有常儀自韓雍總督兩廣極威重三司官至庭跪
伏謁唐珣繼之仍其禮左布政龍溪林同曰公昔為福州府守且長揖

上官况方伯即亦長揖不揖以事挫之不為動

雲南三天子

雲南人謂沐國公中天子撫臺東天子按臺西天子以公署相次也王
人尊其上司多稱天子或呈守令云天子爺子歲爺差習如此昔田州
岑猛播州楊應龍上官輒責其帝制亦拘於漢法未諳其俗也華亭包
爾庚守羅定有投牒云千歲爺杖而遣之

香稅

泰安州泰山碧霞元君祠均州太和山真武祠俱官徵香稅給諸司俸
涿州娘娘廟亦有稅

北新關稅

宋黃震東發志提幹趙宗英墓云淳祐九年秋予始居行都北新關稅
田君穆騷人也云云觀此今杭州城北新關稅雖始成化時南宋亦有

夫

之矣

武廟賜詩

武廟南巡至鎮江幸楊一清第作七言絕句見車駕三幸錄又王九思
作利部左侍郎咸寧張驚墓志云戊辰三月廷試進士允讀卷官是時
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又御制寫懷回文諸詩

朝儀

外吏入覲春正月天子郊祀畢赴自日御奉天門視朝諸司殆奏事
方岳守令等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俛伏待罪刑部尚書率左右侍郎上
御街北跪讀彈文繼而科道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人北面跪讀大意
言方岳守令等若弗能事事宜寬之法以示懲勸天子咸口出德音
特宥之以免圖後效於是各頓首謝呼萬歲出翔日早具公服謝午門
外然後復吏部以黜陟上聞聞

御史出差以都察院題定命下之日必兩人並聽傳制云東邊的起去蓋國初臺班聽特主今雖題定猶徇其例外官候吏部注選考科堂吏呼曰進士官打躬舉人官不許打躬於是乙榜聞之深自色沮此例或起嘉靖間意以前科貢錄吏並用何軒輊乃爾又吏部直房有坐機止坐甲榜如一榜群集一甲榜至並起避不且班役呵之矣

行人司藏書

翰林院國子監雖藏書俱不及行人司以行人出使例攜書歸各輸公署

薩琦變俗

閩縣侍郎薩琦廷主上世色目人至侍郎喪葬遵朱文公禮變其俗

觀場儒士

嘉隆前學使臨場大考諸生又大考儒士錄之入闈不售得附學其不

光

願者棄去故人稱觀場儒士萬歷猶大考儒士然鮮中業者復大考儒士絕矣

古醋

延平府城東北報國寺五代唐時建初開山僧嘗留醋一缶經數百年色味不變

酒

桑落酒秦人訛桑為喪改稱秦酒徐宗伯學謨曰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喪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何稱者而今桑酒之名為備者誰哉痛乎人情蓋習軟媚世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何於他事哉可發一喙海隅集瓊州入醴酒不用麴藥有木曰嚴樹搗其皮葉浸以清水以攪釀和之或取石榴葉花和釀醴之數日成酒能醉人

杜進

嘉靖初臨穎杜進任九江通判於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曰修短豈彼尸之哉越十四日疾卒見崔復渠墓志中

陳紫峰論學

晉江陳紫峰先生樂字思獻蔡文莊高弟也官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歸養母起歷貴州江西提學僉事並不赴四方從學甚眾其言曰道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自吾人所見則有高深大小顯微遠近精粗常變之殊此所以有難知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苟能一日豁然則剛風上搏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鬼神屈伸往來不為微草木榮悴開落不為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為遠致慎乎閭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為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為粗周公誅兄不為不弟石碣殺子不為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為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為得罪於夷齊陸山之主靜不為枯寂朱晦翁之分析不為破碎周濂溪尊受太極於二程不為私學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各教蓋太極渾然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緣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各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

陳祠小像

丹陽東陳少陽先生祠東鉄鑄汪伯彥黃潛善赤體跪庭下長可三四尺泥塑減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為南戶部郎舟泊祠下登堂瞻拜畢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廢膝平生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外頭拉頑石石為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字希雍在焉咸駭異之

劣考稱師

洪侍郎朝選督學四川真大憲譚啓芳等啓登嘉靖壬戌進士知晉江縣至則修弟子禮甚恭後巡撫勞堪誣執朝選按察司獄啓時正爲副使歎曰吾師被搆吾不能救而尚仕哉即解組歸

相國父不祀鄉賢

晉江王遵巖先生作同安楊憲副逢春墓志銘云在崑山邑有故相嘗欲奉其父祀於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按故相則顧文康鼎臣也位極鼎軸鄉議難徇今半輪崛起輒靡然趨之萬歷中錢塘機戶傅時冒錦衣百戶其先人某祀鄉賢時敗逆奪崇禎中吾寧吳中彦先以布衣納貲武英殿中書舍人其大父璧改贈御史亦祀鄉賢中彦敗逆奪二贈君雖未叢垢然晉宗之祭政自宜慎

方太古

聖

王陽明先生過錢塘山人蘭溪方太古享之脫粟流菰明日陽明報如山人方曰野人爲野人固當公徹侯而野具得毋非情耶陽明爲笑謝

胡億神助

蘭溪胡副使億性惡殺生嘉靖省試寓潘氏園群蟻數十萬聚於室童子欲火之胡不忍徙於他所暨入棘三書義至乙夜而就蟻叢嚴華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搆四經義思忽全涌如泉注蟻亦絕不見遂高薦主司謂公四經義殆神助也

唐傑

休寧唐傑松山年八十二傷未疾晨有黃冠叩門曰吾欲游白岳顧一見而翁傑見之則曰吾有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盂水置案出縣中末少許內之水忽涌熱凡百餘沸而藥自出爲二姑格桐子顛搏之堅於石復盪之曰扁家廟七日而發也贈以一緡錢二襲衣

不受出中門忽不見滿七日啓局則異香襲鼻水半耗矣將服之疑其非常復局之復十餘日疾大發更啓藥失矣

季宗道

常熟西門內虞山言子游墓或云嘉靖時明府季宗道瘞鵲以子游土人不可無抔土故飾之

言子游塔申詳同子游子仕衛以上俱許子洽說

藏金變石

諸暨駱增鋤山中得大鑑可五十餘金鑑有字方長計見四人奔詣曰非爾物也問所歸曰汝兄物也時兄對腹急呼授之兄亦枕卧明晨兄弟謀獲於神視金色漸變如石其字如鮮以示市人猶大鑑也

三過鄖陽

泰州徐蕃孫女適沈良才徐沈並鄖陽巡撫從大父從父從夫凡三至

聖

鄖陽父嵩湖江按察副使都御史

王恩民集妖書

雲南臨安王得民買雉城外庭鑿魚池三尺許起石版有小方塘四周敷甃一小几几上燈一書小冊開視兵書也未載探賊引魂二方得民試之殊效其引魂方於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夜即至於女子則得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諸生恩民借閭閻之愚民戊辰進士位中丞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戚端明同鄉

廣東揭陽戚尚書端明起宅鄰人質成辭曰吾先世舊鄰一旦舍我去何所稱兄弟乎

曾氏譜

嘉靖初山東曾氏合譜江西過杭州宿仁和嚴氏疾卒嚴氏得其譜

改冒曾今立先賢曾子祠

慶成王百子悞

晉府慶成王鍾鑑子四十四長子奇頊襲封外一早大二廢庶人餘四十八封鎮國將軍女四十九人孫百六十三人曾孫五百十八人見玉牒王元美皇明盛事述云慶成王百子悞也鍾鑑謚溫穆獻徵錄悞端順王奇頊

張太宰遜弟

仁和張元洲其弟濂先發解登第嘗赴人席時輩群向濂揖元洲笑曰舍弟年長又元洲婦初怒其以斥場屋未免室謫元洲走靈隱寺僧舍倦卧一榻時僧新沒方接散無費故其徒暫出而元洲不知也須臾鬼入視非此人乃張天官耳

故宦優免

華亭顧文僊宗伯讀曰卿先輩任公免之沒未葬里長編其子弘為養馬夫教授張公以白太守上虞葉公冕葉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徭故官子孫一例優免

嚴世蕃養子

嚴世蕃分宜相高之螟蛉子見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

總兵捷知縣

嘉靖丁酉梁震為陝西總兵之平涼迎劉都督知縣王謝素廉能謁惟長揖震筮之二十諸學生關與震辯震縱僥倖擢之各毀髮敗面

平涼府志

駱文盛

嘉靖辛丑編修武康駱文盛分考禮閣其從兄孝廉錦以屢用公車欲編修免入庶得應試編修不聽錦引避志甚尋卒於家勉其子力學安知後人不詞林也錦孫從字萬厯乙未進士歷南京禮部尚書

張烈

華亭張烈官都水主事微時作三字銘不能詐盜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悖於德不能諂盜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盜守之以廉唯其然故無愧於天

張二郎辭官賞

上海張二郎勇慧善泗水嘉靖末太守方廉募之債倭斬級賞銀寄庫支酒食事平錄功世百戶賜官妓並辭不受行乞宿岳廟後撫吳召予庫金仍辭以乞終

上海縣志

尤奇

金傑棄官

嘉靖戊午江寧金蘭溪金傑由貢生性恬澹持正不事鞭撻裁省供應致忤上官任半載一夕謁上官授吏以印竟去不知所適家人號泣倉皇而歸後聞隱九華山學仙

江寧縣志

張承

安陽張承伊嗣教諭南宮善詩與盧柟謝榛善所著石湖集柟嘗題四溟書舍云石湖詩如蒼山老人奇丰峻骨四溟詩如金園沼婦離贈錦張承曰丁巳余教諭魏縣盧仲木寫詩余告以詞畫俱弱戊午與謝子獻寫詩予訝其詞畫更弱嗚呼豈知二兆為死之兆前言為仲木之絕筆也哉

孫思聰

嘉靖四十五年春甘露項城縣典史孫思聰宅槐樹甘香殊常未幾思聰卒於官

東洋行縣

福建東洋行縣在寧德縣十五都嘉靖辛酉倭難作東洋民乘亂忍掠

以其地僻民頑設一縣縣令林時若申建行縣於周墩分主簿一員駐札其處賦稅就其徵收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朝鮮史史曹恭判尹根壽子同同子進士昭至京云小邦極慕王元美汪伯玉集即童子皆能授讀隨有詩懷兩先生云大海雄文迴紫淵齊盟狎主有新安平山空抱投鞭願懷望南雲不可攀

十友

武康編修駱文盛兩溪書款山寺十友蒼髯翁松抱節若竹冰雪主人梅晚香居士菊懷素子水仙碧萊道人蕭蕭秋江逸客太史月露主人梧桐幽芳處士蘭雲華仙蓮嘉善錢寒蒼相國士升傳十友茶醒友鷗閑友雪潔友菊貞友石介友松高友蘭芳友香清友竹葉友其一蓮花淨友蒲團禪友塵尾談友拄杖老友青槐舊友紙帳夢友孤鴻遠

友落日西友寒蟬吟友楓葉紅友其二

田千秋葬像

蒲州田千秋好學善學劍嘗鑄銅像鵠己名氏葬之語人曰使千百年以後人得之即神仙也

海鹽煙火

海鹽人善製庭燎元夕特盛吾縣硤石西山廣福寺有宋碑勒名曰監海鹽縣激浦鎮兼煙火公事某夫庭燎細事耳見於帶銜亦見前代綜彙處

汀人善舟

汀州九龍灘險激舟人世居灘上習水性也精其業舟人入難倒倩最能者為護護一舟下反護其次者世業亦數姓又僅數人誓不外傳也

販海

閩粵人頗販海今延及浙直自太倉崇明出洋載淡水人日給六點泊島亦可汲或末易泊抵日本對馬島或早彌島將至舟聲三炮島人出迎登貨於即主延款一日聽島主定直華人多雜居者亦好花木書籍

王希周自刎

嘉靖辛酉和平知縣聞縣王希周蒞事三月有東甯張德傑所寓人已行通判王佳以縱盜迫德傑死日以東甯人數盜欲屠之希周不忍夜勒開門發兵希周度不能止拔劍自刎佳乃已

吳承恩報仇

吳江吳邦棟大司寇詔登公山之幼子以諸兄聯第意營秋試為怨家所計少年惶急飲酖死邦棟仲子承恩壯而憤其事誓必報陰結力人某刺殺之人無知者數年後力人以婦語婦呼曰爾不當以吳王孫殺某氏乎隣人詢於官承恩下獄論後得釋雖事不以正其志足矜也

汪在前

歙縣汪在前父炎丞平湖特太守徐下之獄在前以諸生視案鏡日伏謁求解不為禮是年丁卯在前舉南國成長成進士仕嘉興司理其去案鏡時未隔歲也太守郊迎素好貨至是飲潔士民傳誦為一時之奇士固不易及相哉徐敗官去在前遶南京刑部主事而止蓋兩相構云

丁賓

嘉善丁清惠賓嘉靖甲子鄉試隆慶辛未進士名稍後鄉同年吏大綸先登第性矜倨至丁所見進士偏曰四十名外不成進士答曰尚有下第諸公筮令句容父戒之曰汝此行紗帽人說好我不信吏申說好我不信即青衫說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說好我乃信耳治句容六年入觀謁江陵師相於朝房師相曰聞吏讀甚著答曰更三年尤好師相

曰迂聞吏部因不考選江陵見單曰白容不當遺選御史

錢若廣

鄞縣錢若廣太守初鄉舉家人烹鷄失其首及聯捷烹鷄立候人失之時以為異自臨江守下獄論死家人召其判曰君要出付天笑果天啓初釋

梁邦瑞

駙馬都尉梁邦瑞尚 穆宗永寧安公主素患嘔血選時潛然血下司禮鴻保受賄禮部尚書徐學謨阿其意俾病夫進選臨公主婚居見通政司右叅議梁子琦疏中

丘樞遣子婦

隆慶辛未進士諸城丘侍郎樞之子早夭嫁其婦華亭陸給事樹德聞及駭之侍郎曰噫柏舟之咏錄於聖人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岳間氣

可概望之人人乎

高儀尊師

錢塘高儀文端相國父業染兒時戲汚染藉手錄不遺吾寧未辟臣適見之曷以力學因受業焉喻冠範科終身事師甚謹有蒼頭至朱氏稍恣時歸臣教諭金壇卒矣文端方大宗伯遺書教諭子痛自刻責

陸樹聲

華亭陸平泉先生以侍郎予告南還值孝廉舟競前其僮曰我相公官不止此陸徐呼其僮入舟諭曰相公他日不為我官但我前日曾經為相公

江陵票簿

萬曆初江陵張文忠票簿歲積餘寸許皆極簡切嘉善錢塞巷史官時特景錄之復入相頗得其力

劉臺

臨川湯顯祖甲申見遼北驛寺詩多感故侍御劉臺附題其後江陵罷事侍即出冠蓋悲傷并一時為問遼陽履踐日幾人曾作送行詩

湯顯祖

湯義仍舉隆慶庚午鄉試以文著鄉人姜 寧宣城萬曆丙子義仍過訪宿 寺識梅鼎祚禹金得交沈孝廉懋學嘗同謀寺中有楚客角巾葛衣通候問里氏曰江陵張某令相國父行也疑之然不敢忤留飲且贖焉客辭曰二孝廉入京相國期一晤意頗懇切至期並寓燕前客果來勸謁相國各未決客曰第訪我相國自併後規之耳沈獨往而退客又至語沈曰相國善足下文謂福薄耳招義仍終不往尋沈偕而官對第進士第一義仍下第然深服江陵之知人能下士為語常熟許子洽云

禁殺牛

萬曆初巡城御史楊四知禁殺牛榜宣武門外多同庚世業萬眾故崇總憲至令收榜乃定夫禁殺牛未為非也群習難改故善治者貴因勢而利導毋弗眾以就功 又彬州獵人雖竊一鷄必抵命嘉靖末某官欲改行漢法獵人立表倡變太守南安陳學伊撤仍其俗乃靖

申其學

日照申其學由明經令睢寧呈開府李世達築城未得決亡何開府經其縣城且半就驚其何自對曰不費官亦不煩官開府詰之曰令來時邑故多沮如茭稿也而務閑無事與廝徒飽食坐卧令惜日課之樵久之茭稿山積無所用用之陶得甃以巨萬計度為城有餘獨少友與工食今賣茭及甃就矣開府太息助米千石再週之樓櫓具備事在萬曆癸未

王國光

萬曆壬辰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陽城王國光里居有娶婦李氏或勸國光娶之未行時國光年高亦不介意會有他故氏自刎陽城令故囑國光謂其偏脅死實非也巡按喬璧呈疏聞削國光籍所樹石坊俱糊名不敢露北人遵令如此南人雖削籍門額坊表如故也錢塘太常少卿陳三謨以江陵黨削籍又坐殺人罪城旦其賜一品服坊則吏科都給事中時也至今存

姚弘謨迎事生母

秀水姚少宰弘謨繼文嘉靖癸丑進士父訓導卒官卅更適依祖母劉氏至成立登第後迎母歸養克盡孝道人方之范希文

元輔家幹

張居正奴游守禮

四元

申時行奴宋九原京衛經歷不曾仕一日叩貽封

海瑞

海忠介巡撫江南華亭徐文貞歷家居子僕積橫訟牒山積謀於耳筆並不稱意崑山某年十九最後至見各案俱不視第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文貞聞而善之詢其策對曰相公柄國久頌假尺一之書走長安故人足矣勿與此曹子角勝也即如其言致書馮保又斷給事嘉興戴鳳翔等劾罷中丞徐氏之訟熄操縱既熟其後凡異彼者俱以孔方撓之烏程董氏亦然

周天球

長洲周公瑕先生師事文太史徵明設像中堂歲祀之萬曆乙未九月辛年八十二無子

邵虎菴

錢塘邵山人虎菴善吟繪讀書山中有隱操即承新建喻楓谷均欲見之不得怒奪其山虎菴治照詩老作閒民不負租不濠不澗路應迂叩門雙騎傳呼急一片紅塵山已無按楓谷拉聲藝苑傾慕繼衣而事同伐木所以鑿坏喻垣之寥寥也

續吳都文萃

宋季洞庭山鄭虎臣選吳都文萃積四卷虎臣即殺賈似道者萬曆時吳郡錢穀續吳都文萃凡二十卷未付梓今佚不存

吳稼登

孝豐吳稼登翁曾父維嶽巡撫貴州世稱詩書訪仁和沈工部伯含朝煥有解帶對山人之句噉之因謁選授南京光祿寺典簿還雲南州判官晚號玄蓋山人易簪日命服山人之服如故官非其志也

嚴訥

辛

常熟嚴文靖相國家居有老儒候之調相國曰先生自視與孔子何如相國駭避老儒曰非謂道德也第論名位相國曰宣尼僅魯司寇僕亦冒多矣老儒又曰老先生何如周公相國益駭避老儒曰當周公初造又值流言不如老先生作太平宰相又曰老先生何如伏羲氏相國駭不能答老儒曰今日某卜祈伏羲氏聞相國召舍之而來真過之矣相國大笑

楊春元

駙馬都尉楊春元固安人尚崇昌長公主極有家範貴而能孝富而能禮每召客親視鼎俎子光夔錦衣衛帶侍在都督光皋光旦俱錦衣都指揮使並讀書禮有父風父卒於京哀毀不勝扶輿歸葬徒步百餘里廬墓母喪七日不食衣不解帶者三月竟羸瘠而亡

王述古笏記

禹州王述古萬卷已丑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作笏記示歸德沈相國鯉
欲於祝壽日對仗宣讀以免曠稅然後起歸德不可今述古作奏自上
述古難之鄭縣相國沈一貫改作揭進不報

陸平泉論風格

崇邑許繼齋新侍即前守松江問風俗於陸宗伯平原宗伯曰無風
俗許詩之宗伯曰公倡於上為風吾儕效於下為俗天下豈有風俗

彬州象齋

萬應初貴池蔡太守彬州古有鼻簪處林木箭射犯即見崇守歲祭問
之士人云某姓為象夫人之後衣冠未替侑祀祇役稱姑祖陵數十年
荒裔猶叨外感

耿楚侗馮慕園講學

或問耿楚侗先生定向以天命之性先生方欲擬解其人口意公自言
至

其性耳先生為之愕然馮慕園先生雖京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
馮公何無講座下曰此人渾身是講

林光恩

莆田林光恩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從者雲集博極羣書著三教會編
若干卷老得心疾顛狂逾年乃死今金陵有祠二蓋其徒崇奉之也
光恩嘗師作小仙

祝世祿

江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令有馬指揮家牆壞見舊金甚富相傳故
宋賈似道遺園也宅衡三丈長十丈深若干事聞於官永尉等爭往
無功獨不至後按臺傷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仕獨為从
談述曰吾因祝無功事而有感於近日也崇禎壬午冬有賈船私販日
本携人參值十萬金登吾陵海岸將赴嘉興土人利之告邑令劉憲模

往捕之盡收其案囚私販者數人不以聞上官賈人訴各臺憲模報數
先後多寡不一又分奏饋上官如司理宋璜即百二十斤實不能半而
初時捕役者乾沒不與焉其賈多晉人陽城張藐山先生時以大司農
政總憲或求先生東浙撫董象恒為諸賈地先生不可曰利至十萬金
勢必上聞無益也吾不敢預點墨已而撫按果奏上憲模免官前予在
坐觀聆之先生歎服其遠見政與祝無功事同

朱中丞候奏反詩

朱鴻謨開府吳中時關白多警太倉王士禪等群習弓矢或計其反搜
捕手札君實有心追李布蓮門無計作朱家為左據鴻謨奏上事下兵
部兵部
作反案出坊本示之尚書釋然
伍袁萃告尚書石星曰此拜月亭傳奇中語何得

馮少墟會約

至

萬應丁酉十二月長安馮少墟先生蘭中會約云冠婚喪祭當以會典
家禮為主至於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垂倡之士大夫於每年正月
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公所拜一拜再二拜以見相答已會
中散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不得已
事不可不到一彼此往拜正用單帖後輩於前輩用折柬前輩用單柬
答後輩速過前輩下車立道左候過方登車一彼此往拜務相見不可
概以不在辭如談久隨便出一餅一果不必設桌一彼此稱呼或字或
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

梅衡湘論友

公安袁小修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麻城梅中丞衡湘國
相寄書曰貴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
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於此處求友願靈官古柏婆娑委地作此

龍形東便門外赤子花如錦帳可容二十餘人晉湯巷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高水高道士趙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倖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贈

朱氏世祀主司

漸水朱康侯 進士大父方伯珍

正全州李 總裁衡州知府德清蔡汝楠監臨御史績溪胡 谷

丑成進士房考吏部主事秦和楊 主考大學士華亭徐階侍講學士

高安教 康侯兄知府長期嘉靖甲子鄉舉房考承天推官絳州縣

總裁憲副汲縣潘 監臨御史長垣徐 萬應甲戌成進士房考兵部

主事崑山陳 主考大學士全州呂調陽侍講學士尚書王 從兄

萬應壬午鄉舉房考武昌推官長洲褚 總裁按察使事上海王 監

臨御史常熟錢岱康侯舉萬應己酉房考行人漸水郭 主考左諭德

卷三

龍溪蔣 右諭德河津趙

庚戌成進士房考洗馬渭南南 主考

侍講學士宣化蕭雲舉侍郎王國並世祀於家

趙御史論因

萬應壬辰進士趙蓋卷

以庶常改御史嘗論因有集卒以微遠代死

先一日獲四刑部不及聞御史臨決問同年李騰芳云何李曰當疏明

其事候旨庶不枉不欺竟阻於同事殺禁卒亡何御史死

郭達

齊縣郭達伯羽萬應丙子貢士歷官真定同知幼聘姚氏偶夫明歲選

婚達指天誓曰我不娶彼何歸遂完娶生子六

蕭如薰杜文煥

萬應時蕭如薰杜文煥並西陸名將有集行世聊紀其一

新秋呈雪色寒草正丰茸杞樹珊瑚果蘭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乘障

息狼蜂坐之舒壽來天威下九重蕭如薰秋征

朔方才喜澤胡塵又見邊聲急震鄰雜虜橫行如烈火諸軍堅壁似雲屯
也饒冠義切臨違命臨刃心雄止受身獨捷三師先報陣保全驍場報
楓宸杜文煥定西捷詩

盜俠

沁水竇生以父尉遷安往候遂還出天津值盜割笑見疑問薄之生曰
還安尉安能厚耶今且何以歸也盜感悟引還家貽百二十金贈小黃
職令道警出示之自是畏途示賊彼悍少曰自大元所來乎生得返里
其兄游河南語此事於逆旅老人老人曰後輩草草何足道因叩之老
人曰少作此伎倆今變種種矣無足問也隨問客能射乎客引強弓而
且赤老人拓弓如輕綿射飛鳥命中客駭服老人曰平昔更我柳挺
各二尺置樹端發鏑矢必中裂入立木寸餘矢押木平過人不朴老人
投弓而歎休矣日薄西山可奈何客今後如道警第述某名氏猶及免
也

卷四

雲楊子

王文肅家幹曰五日七通啟敢任並致厚賞文肅女字徐少參廷傑子
未行子天時王家有白狐出沒作廢語雲篆或靜室枯坐諸真駢降非
無因也文肅迂而神之侈言其事聞於 兩宮俄而狐隱不復出雲經
遂絕母未夫人計窮而王七之塾為紹興某生竊捐千金以女歸之某
歸後軍門驟修其案且女容止不凡隣人挑之不可或脅以無端女吐
實曰我太倉王相國女也聞於朱夫人相國族父孝廉號 兼吾其人
強忍自任朱夫人即召其女置孝廉家而通書相國亡何相國報命第
聞孝廉室內泣聲俄寂如也又累月紹興某生來同至者五人亦延款
亡何並不見其出則孝廉意也王元美作墨陽太師傳倣唐人南岳魏

夫人傳四明樓燈指其安郵縣署係部陸上城隍神祖之後雲陽子祠位雷擊燬

王世貞

王元美先生每夙興燭下盤桓輒閱諸行狀隨草一志傳人歲一詩出報謁肩輿頗微旁列書供覽所坐書室設大五四隨事禮記分授之經月一理夜客四人當侍飲有某別號性恇懦嘗投簪求題云伎所贈者先生即日鬱陶思君爾其捷趣類此

王同伯士驥先生之長子也先生與王文肅非同宗特異洽嘗共讀恬澹觀中兩家子弟比於雁行萬曆壬午同伯解額第一成進士文肅子辰玉衡嘗過之值其內擢不即出意不快會選庶常文肅當國謂卿卿素不以詞林重同伯遂不預雖文肅無所私實辰玉意也故同伯怨望即文肅還里伺其起居輒示東林諸公絀於群口矣

五五

司汝霖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江陵司汝霖本汶上張林子數歲失母江陵司鐘督運遇汶上與林善乞為子年二十二登隆慶戊辰進士歷文選郎中太常卿鐘再受封後復姓改名汝濟卒年五十三遺書曰開府非半條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

文在茲

萬曆陝西初場督學 閱諸生試卷揭何龍圖第一文在茲呈七義謂文宗誤矣必我也者非龍圖也督學深然之果在茲第一乙榜首龍圖次舉龍圖人第一

無賴妄奏

萬曆 丹徒張昱奏其叔占收第一祖宗高宗駙馬塔瑪物又第二祖蔡京丞相女姪物并發吳慶封漢子家寶物萬萬湯顯祖若士詩天帝

恢諧一字間宣和遺事莫紛紛獨滿千載推埋客不到延陵季子墳按金史宣宗興定三年十月癸未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箱議察霍定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還賞擬相封殖祇供後人官帑又供後人註墨何不將六州鐵鑄其身於銅山金穴間耶

有司重聽

嘉興推官 段鏐重聽巡臺嘗問幾令即曰外郎二十四人滿堂笑之無錫知縣謁學使學使曰鹽臺於貴縣有說答曰已喻明日赴視問其故保鹽臺為硯臺也尋免官

雙乳

嘉善錢士晉守大名有諸生兄弟四人貌各相似問之同乳二人生正月二人生臘月俱歲內記其髮偏全

徐大相論魯嫂

五五

萬曆 吏部郎徐大相先以國子助教論稅監魯嫂不報後內閣進珥異若干列几上上欲受之適中宮至問所自中宮曰國子先生論人當不差奈何受之上即麾出中宮去旋受之

許會元稿

同安許獅子遜辛丑南宮第一先是下第南還道匱桐鄉祈昆陽值之贖五金子遜貽制義三百首內食不厭精全稿所應試錄之拔高等食康又易義售姑蘇酒家六飯後冠禮闈梓人購得之

梅花詩百首

屠儀部隆長慶求友人侍兒令即席賦梅花詩百首長卿援筆立成因歸之

長卿桃達不羈先因宋西宮家狎飲罷官常游西湖泊舟西陵橋詞客滿座語及前事忽曰宋夫人真絕色也眾為之匿笑又曰吾一夜可度

男女十人歛縣吳德符先時在座為予言之

趙文懿墓銘

崑山顧天堦開雅志蘭溪趙相國志皋墓簡峭嚴潔大有古法不似說墓之習銘曰公初徵昂時宜勇也公晚委蛇道宜漸也公學至佳魏科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焉顯靈沒永寧也

張九德

萬歷己酉松江守張九德同知楊勳俱盜波人張守嘗出郡治門見治前大書一酉字畢滿一場賊而返楊問其故以實答並不辭其故後四十年乙酉松江陷

虎入城

萬歷丙辰七月晦虎夜入杭州錢塘門旦逐之踰城出不能復得陽初先生與曰虎反爪為虐虎入城主酷吏肆威

偶然詠

韓求仲太史敬嘗入內問妾今日何衣緋曰偶然何更換一書曰偶然兩言可念姚叔祥士麟遂賦一絕袖裡紅綃裏一編偶然應答語新鮮若教更問即何似嫁得即來亦偶然

冥衣

嘉興通判某北人也嘗過市見紙神等問之曰冥衣也心怪之邑邑成疾傳吏卒取冥衣來隸卒以呼名醫也召劉異峰通判曰焚了時以為笑

榜豐縣

孝豐縣令其詳孝家母榜示曰豐縣又福建龍巖縣北四十里孝山縣官始至則祭之謂孝山名或莫乃入知縣黃廷圭改曰壽山自是不祭而皆無恙

楊李詩人

萬歷間楊李詩人頗盛姚叔祥起備書丘遂本天寧寺僧空梵也遂於岳氏走補嘉善諸生仍被斥以詩游薦紳間陳無功本與卿守勉侍史積資官泉州府經歷沈藻明德本吳氏舍人並能詩不諱其所出明德家設恩主思我吳公之神位每遇人輒自稱名毀東岸 本村農車水手一鵲紙書陳眉公過問則後漢書也因勉之成名

卑稱

府衛州縣佐貳首領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萬歷間濟南歲貢生王之翰選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遠感心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改也竟死趙州選貢宋弘葉選州同知上疏表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為大人奉旨下部准通行弘葉見巡撫遂稱老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頓患病死見家宰趙南星疏中

許令典

邑人許太守同生令典萬歷丁未進士嘗從官淮安教授壬子分考四川畢出游見都人婚車餘從白衣冠問其故曰孔明卒時蜀人俱服素遠者遂以為俗不之更也曰孔明孝

太守往廟灣周氏適新進生盛服儼儼許膝下從者指為太守也許叱曰此處安得有太守或問其故曰我不代伊父母教他

陳心得

萬歷己未冬十一月崇德知縣陳心得解舍失火延燒軍器庫傷於火藥卒今立祠

臂紋

秀水陳居一太史萬言嘗欠神左臂隱隱有文旋膚理若動出文中起寸許長過之乃玉筋篆一進字即以朱塗其文用指印倒篆數紙鈎畫

宛然哺而稍平見太史自記

印綬放花

鄧縣董侍郎光宏筮仕 進食案上印綬忽開放如清蓮花良久始合尋右邊凡三枚花至侍郎

趙南星

趙儋鶴太宰以葉相國孫 上書言事對人曰葉臺山有孫魏見泉無兒時魏儋儋來訪辭之魏曰我即人可輕家亦可輕乎亡何魏因失廟祀見攻

魏廣微

魏廣微父允貞以清直名廣微雖世學經術疏略同鳥程朱文肅國積在閩河南上玉璽擬聖諭一道各具草魏云人君得天下易得玉璽難文肅諷其改魏曰某得意在此末年媚權之旨駢四僂六多元城平湖

亮

二公筆黃立極施履米

陳長祚

長樂陳尚書長祚以葉相國之師致八座相國辭印綬其引送東曰雖年迫懸車而少子求落致欲少慰之辟如驢馬非不顧息無奈人鞭其後耳

汪大言

歙縣汪文言以侍兒事縣令施天峻見辛克庫吏蝕帑事敗逃入京久之賣時太監王晏安時直東宮因善中書舍人嘉善魏太中侈附羽翼自云本武生大中轉振垣於諸公前詔為異人客託訪隨委隨應蓋上交冠蓋下接胥吏故於投合益巧而借援正類感慨以發舒其意車馬如市苞苴日進轉應星回大書中書善傳樞大中初魁而吏科都給事中關原許既大誠同縣在光斗恐其反覆仍計出之改用大中召致陳

括銅

天啓初太僕寺少卿徐卿伯括南都廢銅四十七萬餘斤輸北京二十九萬八千餘斤留鑄錢俱大內各官銅窰銅溝等物

黃尊素

餘姚黃御史白菴微時有友人承某懸館致之夕嘗酣歌令君曹谷間之問於丞丞言其實命戒之後勿復爾黃酣歌自如丞去聯捷已曹進御史黨逆魏敗名

銀錢分定

建德鐵工某欲往池州過七井山其上曠寂忽見白金無萬數作四堆某熟視駭異叩首曰雖神貺如隻力何且迫暮先袖二鏹行十餘里宿封舍告之約其取晨往俱壘土也袖金入池州尋罄矣嘉興李同知芳家梅溪里貲甲邑中偶門外遺一錢者頗穢物心疑之

六

俄行者拾去遂問則一惡錢也同知歎以我之富一惡錢亦不可妄得另易之以示儆人

天啓初海鹽橫山張氏蒼頭楊隨龍春日鋤麥坎座金若干俱利楊隨龍名其主微之不應被榜自經訟及主人大挫其產亦累死以阿堵物主僕俱斃故知管監揮鋤不顧者有以也

倭佛殊報

硤石鎮番者渡海禮普陀洛迦山同舟客某雖積虔以眩疾不徹筆累數卜於神不許浸尋六旬決志元旦卜之利至是登舟謂風疾備脯少許俄觸風長年偏詰諸客其人無以應奈何以我故貽患諸君乎但乞登岸從之時抵暮荒山榛莽分必死良久見山上有燈意人跡窮其所往值途人告之故遂入謂我舟便挈抵普陀迅帆乘風味爽告泊禮佛下山而前舟方至賊問踪則積虔所祐番者能記客姓名

天啓丙寅太倉王氏航普院且至風覆之盡溺

崇禎 正月大風雪寒甚斷舟香客或餓凍死

丁丑 月杭州天竺山香舍夜火吾縣斜橋 氏旅宿以論其門焚死

名刺

詞林以兩雍為外任祭酒通判司業稱賓第還詞林不復稱賓

給事謁內閣投刺晚學生答稱知生御史稱職名答稱友生萬歷末葉

向高入相並答知生崇禎末左都御史李邦華奏改御史投刺如給事

蓋聞之黃澍云奉旨不知果否

平湖趙無聲先生 雜錄 侍教辨曰世俗士大夫投刺書名但繫京秩即

止稱侍不用教字於是有以銅臭掛名京銜而目不識一丁者公然效

尤以豪於鄉里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予謂不然侍以分言臣於君則侍

子孫於祖父伯叔則付子弟於師則侍其在交游惟於達尊稱侍則可

空

平等交何侍為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窮荒工醫苟有一言合

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人亦將折節請益而以區區腐鼠遂謂天下無

可受教見解亦何陋也此例想起於陸萬間吾宗約之兄云鄭汝泉先

生官銓部時通判吾相稱侍教生不稱答以非至戚也先生去今未遠

要見爾時古道尚存今同省皆稱眷眷未足又益以通家而獨斷一教

字蓋驕浮日熾古道蕩然矣此不當責之諸銅臭咎在吾黨忘復古者

請達眾獨持之何如

通家子記

萬歷乙亥留都部曹諸人極一時盛且修先輩故事易子而課句為一

會各因所至考其最優而摩厲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子為謙年十六

勞謙變七歲兵部則興業何鐵橋公子右雍復鹿曹詞山子應徵應名

名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雍及召於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慎年十

歲武進史嵩門子志實少樹二年而吏部涇陽雖涇收錄獻瑞亦七歲
矣又狀元俞邦樸年十八羽林前衛李承忠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
客之子也 駱問禮萬一樓集

書法

即鄧淳曹娥碑真蹟今在太倉王文肅家包長明說

陳叔度與曹能始論書曰有友工書尚未絕俗奈何曰筆未拙耳拙則

不俗

嘉興助教李曙農原中曰凡人書法濃筆多天淡筆多壽

茅筆

陳白沙先生自製筆作大小書傳於世人莫能效之

產異

萬應丁未吳縣石湖陳某妻吳氏產夜叉白魚後又過期不產一日請

空

治平寺僧誦經祈佑忽產一胞剖之一銅法馬也重十兩銀萬應二十

六年置

徐州吳瑞妻初生子應五十四日忽嘔三角物數十滌之乃銀二錢四

件五六日連嘔數斗合之得大錢七十五皆有年號

朱國威朱積逸請

天啓時工部郎中華亭朱國威黨逆魏應加尚書銜魏氏敗國威除名

鄉人朱積因宿怨同陳子龍輩上書判之輒稱逆黨積登崇禎祭未榜

選庶吉士從李自成逃歸國威請為順黨題檄曰寬着肚皮包世界撐

開眼孔看時人

沈淮

烏程沈文定相國而司業時魏忠賢以事至重其才幹厚禮之且為於

同年巡撫 贈遺過望忠賢感之天啓初相 糾紛事中忠世楊

以太學門生來謁勞問人沈光一縉三日終不為通世楊志首攻文定去

熊廷弼

輔臣丁紹斌馮銓上私刻像遼東傳因殺熊芝岡丁卒時見熊家命又王化貞同熊臨訊在道輒賄市人頌王嘗熊

朱國祚

王司寇紀論沈淮前籍初朱文恪擬旨未許上自改重時旨出人多文恪修怨司寇曰秀水長者不至是乃烏程構我耳

毛文龍

天啓丙寅六月金人遺毛文龍書曰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其將亡也必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天默護祐動而成功南朝運終死數未盡天使喪亡將軍豈能救之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

李三

韓信陳平棄楚而歸漢劉整召文煥棄宋而歸元此皆默識天時擇主而事名垂後世自古天生帝王不念仇隙祇論功德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殺而相之遂成霸業敬德太宗之仇也不殺而將之以有天下今將軍縱竭力辦事君臣皆迷反受禍患南朝氣運已盡時勢已盡悔之不及文龍不報

董應舉屯田

董應舉奉屯田之命給帑金若干亟於成事出價買田業主包租並去任即廢蓋應舉可久今本熟田何以承賴錢相國家卷說

顧秉謙

顧相國宴魏忠賢窮珍極異竟奇錯四十盤令吏四十人頂獻上紅餚書某味出某地又自撰其護曰本宜認子但不用我自贊免命二子白頤台砥稱孫立勞二百金專忠賢文自稱通家晚生二子稱門孫祝

樊良樞

天啓丁卯四月浙江學使南昌樊良樞自還杭州登江岸失印三日或得之司前名獅口中尋出試衢州投効去

箕仙

天啓二年五月杞縣趙太守房復海百泉書院有客召箕云誰陰侯也以遼事判曰好將國事與君籌將士無心欲解謀幸得天心猶未泯還看英武定神州又問又判云云其自咏曰當年初構未央愁日月無光水倒流敢謂漢恩原自薄已令楚客作浮囚青山不掩英雄骨白日難銷天地憂我欲為君論往昔青衫溼透淚還流

戊子山陰白洋朱氏以亂召箕問避地之所在卿乎曰不可在城乎曰不可然則城鄉間乎又不可歷問其故曰不在劫中人無可無不可

魏忠賢

李

太監魏忠賢籍沒後崇禎二年七月晦吏科給事中李選知巡視內庫同各官估諸物抵文武官俸有花梨木烏木雕花彩黑彩漆黑漆螺甸各項大椅二十五上有龍文鳳彩萬壽等字問之內監云神宗皇帝寶座道賢家籍出又諸臣上壽錦幛崔呈秀祝壽文二篇顧秉謙壽六十壽文一篇張瑞圖慶壽序一篇黃立極慶壽序一篇馮銓祝上壽上公俚言百韻沈惟賢生祠記一首張宏德祝壽詩一篇馮銓詩曰德聚乾坤秀身依日月光惟山寬截業藏海大江洋甲代名方大於功姓自昌藏靈生伯甫苗裔出高陽文武人稱傑經綸世侍匡器含高九摺胸富甲兵強偉略高伊呂雄才生管商粉榆超漢苑運會際軒唐已識天顏喜還知夢賚良椒宸心贊切禁苑姓名彰玉佩趨長樂金貂傳未央袍分仙仗彩袖惹御爐香疏附明離照周旋互震陽前星初熠燿幻海已泮泮羽翼喬山手鷹揚渭水祥龍飛時放蜚鸞運蓬博千博

望真師友承華賴賢良風雲應契合魚水恰相當輔導歸仁術謀得
智囊鼎湖舟再起玉儿命重揚亮舞當我世晨慶佐吾皇瑞圖星宿合
金鑾斗山昂晚日通丹陛春風滿玉堂儒臣開竹簡元老展青箱短尾
雲彩扇鸞鶴簪列行同占卿月皎共仰客星芒刻表尊公望惟傳父子
房謀猷規聖學紀法震乾綱大有時方泰中興眾所宗英才初景拔宵
小或顛狂舊筆希鳴鳳盈廷起沸蜩玄黃將易色同異各胥戕不有風
雷震幾令宇宙荒爛龍開朗耀魑魅息披猖天舊存耆耋維新洗肺腸
闕門等上聖重治法前王黔首沾膏潤穹玄賜福履包鴻儀頌洛寶璽
見臨漳部奏清河瑞家藏樓畝糧天人同叶應中外體安廉文石學天
柱靈鷲駕海梁純忠扶社稷壯志掃機槍時下修刑政軍興只獲程雁
門無承牧維堞固金湯扶續從天府投膠自上方法律師諳略略駭
鷗張九載通逃寇一朝思啟疆日書連上苑烽煙遠長揚更有機關巧

空五

番來輩數存趙蛇生肘腋明越馬蕭牆究計潛相應巢心未可量公車
頻碩盡黼座獨彷徨非得宗臣力焉能薄海康運籌先祖且決勝溫疆
場太伯隨旌指昆吾早劍鉞有奸皆鼠營無賊不踰險麟閣分彪炳雲
臺共激昂有功必上賞 德宜償昨土 家業分茅在帝鄉山河延
奕葉闔閭盡冠裳與漢推平虜平升寶破走雁夷朱升服脫化諸桑
九峯威靈赫三朝典盛衰梯航歸玉帛瞻視肅嚴師顧茅茅茨地益容
荆棘 經營勞勞勞傳節備周祥桐梓共挺楠棟楠在棟梁子來仍勿
亟農事更無妨宸極瑞象晃中天起閭閻百靈咸受職萬國盡趨瞻
龍蟠去斯于虎拜禮嘉誠高且廣大國閭姬姜帶礪中盟誓義義吳
壁瑋上公崇特進七廟儼蒸嘗玉綸褒 渥離弓碩什煌尊席先後意
史冊萬年芳畏墨多尸祝江濱偏葉崇永恩宏甲第開宴沃春醴嘉瑞
生芝圖輕裘解鵲鳩攝版頁孟月晴旭送餘涼譯國餘玄崔瑗池下彩

鳳上台輝煌煌南極映蒼蒼鼎熟珍羞味 傾沅澧紫大官頌御饗
響振幽篁雅樂登歌曉和聲像占鐘琬筵青玉紫丹餌紫瓊霜王母蟠
桃日安期大棗麻添籌勸海客托戟列朝郎壯志千秋樹英特五福幸
群情勸九錫獨生引雙黃元宰無窮壽朝家有道長嗟予才朽落念我
學 涼檣散原無用榆粉徒自捨明公垂顧盼溝斷被青黃知己稱奇
邁從躬竊憐惶有懷惟錄結消渴欲膏肓虛負雲天義安能廢食違卿
環思莫報結草德難忘齋沐通魚雁虔誠戒管篋願言千祀壽長進九
霞觴

黃汝亨

杭州西湖立魏忠賢祠賜名永思浙撫潘汝楨倡之祠始成即人黃忠
副汝亨臥疾不可起魏氏敗有奏汝亨以入祠懇論被詔尋念元則流
聞悞之耳

空六

中書舍人新安吳懷賢慕客程於古偶閱邸報塗抹蒼頭忌懷賢計於
東廠捕下獄懷賢承之掠免崇禎初贈 始禍不自棄受預具榮人事
真不可測

余煌

會稽余太史煌事親篤孝既顯貴父幼美自期進取不拜封介俄歲試
下等太史適家居令赴學使代朴勉如命宗戚中阻改令少子往自是
謝達掖受章服之榮

天璽錄

錦衣 胡岐山太監明良輔從子也寓京口往來吳越刺探陰事德
清蔡夷琛以置海鹽中書吳忠彥家嘉興岳和聲虞廷陞合謀作天璽
錄謂東林枉做小人不贏東林得為君子列名分注凡五百七十八人
目三日夜書成託浙撫後繼把總 密致之逆賢以把總其寄腹人也

五千金託岐山壽崔星秀謀薦起中序

郭之琮

蒲州郭之琮萬曆甲辰進士歷宣大總督常述夙生輪迴之苦本蜀人讀書山中撥爐灰得二十五金蓋老僧所藏致微死書生亦沒謂作馬其主富人即老僧也被騎箱脅逼鞭笞後轉生某氏出胎方浴自喜為男子舒手連聲曰好其家怪之立溺死又生郭家念前死九歲不言偶讀一壽文父駭問因詳其故自是夙諸經史居官記前因勸人惜馬

孫承宗

先帝好修飾言貌孫惟陽相國嘗面論兵餉云肚子裏飽可戰上曰何其粗也問引疾溫旨宣諭曰好出來了

閻揭

閻揭萬歷前不數進事關重命元輔秘啟多所嘉納先帝時屢演視為故事不復經意

先帝儉德

午日例賜諸臣蜀扇崇禎時廢之

侍漏向懸內臣直房供飯例酬一饌上禁之俱露坐松林下賜大臣上樽發之或江南白酒蓋中宮蘇人故多吳釀

周歲

嘉定伯周歲樓諸子粗鄙雖貪恣大不如田氏嘗飲吳媛公太史太史問官中其光曰有之少時某姬來命出拜之某姬遂仆地今想之或不足當其拜耳

田弘遇

左都督田弘遇故博徒亡賴走淮安納中軍官為御史房可壯所撻免

歸天津多養女御史吳阿衡巡城時細其女云貴妃女弟阿衡坐事

下獄論死因田氏力得釋楊嗣昌本兵迎合田氏推阿衡邊才也總督蒯遜飲酒好婦女戎備弛廢嗣昌言其不可阿衡疏解有云臣繼妻即皇貴妃之胞妹也又云臣陽痿不舉云云給事中葛樞糾其借援宮掖語極穢褻亡何敵入鵲子嶺是日總鎮太監鄧希詔從辰阿衡及諸帥各往賀不及備甫宴萬騎踰嶺矣阿衡起坐率裨將出禦勢莫可遏走一村堡被圍數十重越二日而陷其家在嶺亡恙必遇疾勢驕橫遣請朝貴權出嘉定周氏上辛巳來江南過金陵收子女珍異亡算故太學吳興茅元儀妾楊宛本吳娼也善琴書弘遇至茅氏求出見即脅以歸壬午道臨清幾陷敵潛免八月貴妃薨稍缺職明年奏進其少女年十四有殊色從楊宛學琴曲不再授先帝納之數日不朝弘遇善誘致富人闢葉子接坐決勝左右陰為地富人心嘔手搏竟大員至數

突

千金弘遇立置馬廐下貢進不少侍凡傾數十家金陵太學某侯與其術一日盤產五千畝亡何弘遇卒明年長安陷田氏逃民間今為貴家妾

陸完學

大司馬陸完學協理戎政再蔭錦衣時太監曹化淳提督或問其方略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鵝專事唯諾竟得善去費縣張四知代之却錢請教曰有四字相贈行所無事耳費縣初不以為然已悉如其言所批牘輒曰照行一日語吳媛公太史曰行所無事費縣陸翁見教甚得力吳曰國之大事在我何云行所無事費縣無以對未幾內閣

周道登

吳江周相國性本強不好矜飾一日侍朝默笑先帝見之詰其故不

對亦不謝既出華亭錢相國尤之曰已笑矣奈何 上自此更疎謝
僅祭一壇予半筭典禮雖薄猶同官幹護之

綸命

百官賜封告勅屬詞臣贈官告勅屬中翰崇祿初贈高攀龍謫命許士
乘擅撰被免

凡京營河漕撫按鎮巡等勅書俱累朝成稿不易一字或當增改經閣
臣題尤始得命長山劉相國鴻訓以惠安伯張慶霖提督京營勅書增
增數字下獄戍代州

張鼎

華亭侍郎張侗初鼎學行著稱夫人陸氏頗嫗婢侍即苦之沙門達觀
有道術侍即以夙命問令持咒 虔誦半載當自悟也至期恍覺
前生德伎某登第負之轉生陸氏

起居注

上初命史官紀注後召對漸任喜怒應未可示後罷之 日講六人專
司起居已執政多奉容諭不欲外聞仍起居注

錢謙益

常熟張漢儒本縣簿佐史也陳侍即必謙筮仕初入幕後忤意榜曰革
退張漢儒不許復入漢儒恥之已隣人失雞詈及漢儒以隣生為體給
事式相也漢儒通刺自白體不納曰陳氏逐客何判為漢儒志甚入京
欲許必謙會邑人陳履以家累逃京師怨錢侍即謙益述其語漢儒
曰陳益我無大瑕隙宜先及牧齋也又詔師單良臣常上牧齋六字訣
曰謙益和溫脅張疑曹謂司札太監曹化淳也和溫指馬程相國曹張
指漢儒良臣隨自泄於履謙之子履謙因改為激溫脅朱朱蓋撫寧侯
國弼也撫寧方恭烏程即上揭化淳化淳大懼不欲居款遂盡發烏程

怒收齋事而下漢儒履謙並武舉王番立柳苑番坐本陶氏後歸錢氏
納價又折之恨極訴京師

何吾驄

香山何象岡相國以未腰至不加意錢崇卷曰毋妨雖未腰玉人視之
同為閣老何辱主之異

嶺南臣宦何太宰熊祥黃宗伯士俊何相國吾驄陳侍郎子壯並鉅富
於桑梓不甚稱也香山專販海侍即至屬盜御史李雲鴻按劾子壯朝
議不悅例轉雲鴻

程國祥

程國祥清望素著入相後頗迎 上意啟其項省始搜民間房稅

虞山後輩

常熟楊子常 初以太倉張采張溥謁錢牧齋時同社薄其文已采登

七十

第溥又出宜興周相國牧齋及因之通相國

李長庚

李夢白太宰朝罷例捐閣臣時方更選法太宰述近意倪鴻寶云云溫
相國體仁曰此事老先生自主與倪鴻寶無涉

傅冠

崇禎戊寅六月劉宇亮傅冠直內閣是日直經筵傳數陳劄冊進退詳
雅 上退入暖閣諸臣尚位竢傳 上方酌定枚卜諸臣及出門知傅
等大拜

楊嗣昌

武陵相國本兵時丁丑觀政進士二十六人各受以楊襄毅傳集示方
略嘗曰今日盜賊須十面埋伏法職之否則我東馳西驚徒圍走見困
而欲增兵先議 餉必加派彈一二二年之力庶可為平逆士歛縣洪天

擢曰老先生策甚善雖民力有限果一二年蕩平有何不可若猶未也民力坐困將若之何本兵色動大不憚

平島劉興教兵潰上中夜召本兵問計對曰毛文龍遠制建州有名無實文龍死留島兵無益不如撤之今未撤而潰於我非有損也明日本兵以語朝中

給依編修楊廷麟論謂昌肅臣非奸臣嗣昌大恨之謂存猶可也乃庸我乎出廷麟兵部主事監軍諱

戒備

戊寅烽火徹於京師大司馬登城見羣騎驅難民二三百人繞城而走命開門發兵擒之將獻俘訊之則胡婦也職方即笑曰且未獻俘

待吾輩用過始吐氣

工曹總械日不給忽命召狗麓一千時有言獵犬畏驚登城司役不

主

虞掩襲從之宋以羅江狗為笑世故未嘗三也

中府僉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出奏火器不可不備上志

曰朕未嘗問及爾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博其歷試草曰因緣簿游塗所著曰山水志俱就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仍游南游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忽崇禎

冬諭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游於朝房

九一笑曰此盛德事可謂瑞冬王疏遂東王答曰此亦九死一生時人張汝懋其門生也過其家聞鞭扑聲張曰命奴市鴨子云主人不在鴨子安得有主人王笑曰箕子為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上夢有一人書有字以語內臣或曰此大有之祥儀會極門上疎言陛下夢後諸臣某又某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益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云云上怒甚下兵科郭跡其人不得入下錦衣衛帥駭養性跡之不得霍達曰此即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軒轅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墻其間蘇州城塗以石灰以是言備徒供噓者一噓

張次仲

張元站曰今人沽名釣譽聲金與帛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或一事之悞一言之出往往流傳於後反或不磨所以人貴自立耳

元站論樂之實手舞足蹈如伍員鞭尸黃香扇枕老萊子戲采皆是此

主

意

心數

庚辰山西大饑人相食剖心其數多寡不等或無數或五六其三數為多心大小各異

周廷儒再召

宜興再召都督杜文煥日章趨其家告曰相國聞命例疏辭而今事亟矣庭朝文訖勢不兩顧其願係在松山之師稍有蹉跌大事去矣相國疏辭即宜附奏奏撤師松山回守關門蓄力併銳猶可支也若待相國入朝而圖之度紆程三四月則松山險矣關門豈能獨禦哉上待相國厚言之必聽幸速為計宜與漫應之殊不致意及入朝東師果潰而九塞之精銳盡矣都督以語吳駿公深用追歎日章博通經史二氏善五七言律

吳駿公太史嘗請事宜與如兵食河漕等當若何宜與但曰有督撫等任之並無他語滑縣魏炳乘井研陳演接朝士並曲謹未嘗涉時事井研即瑣語輒左右顧始發實皆寒暄酬應語也

孫傳庭

中丞孫傳庭勤王獨不召見自疑懼託耳噴求免上不許陰令撫按道府偵之各稱其蹟先是通易州所部兵頗道橫辱學正之弟適按臣委學正伺報於是學正報某日接某人與某人非蹟者按臣以定聞下傳庭獄撫道府諸臣俱落職

曹文衡

劉遠總督曹文衡前職樹坊於里忤縣官手搏其面縣官大怒杖之二十下獄

阮正中陰德

丙子海鹽訓導 阮正中恬潔自勵署桐鄉縣事三月積千金為吳給事麟徵所重得宰壽昌決歲殆四十金意觀溫州同知時巡臺金壇鄧鉞出壽昌購置某之門以八百金壽昌購置某鄧鉞許之尋卒未及薦正中嘗候購置某某謂其索負若無措正中曰某非求償者應入人介意特相慰藉事之不諧命也願勿再及某官原乙榜窮老止一孫命出叩謝俄巡臺來又某門生泣告其事巡臺曰此足徵壽昌矣特疏薦徵拜科給事中正中辭巡臺巡臺曰公隱德非人所及始知某官之力也又餉以三百金不受

白樞園石

聊城進士白樞園於臨清筆二石致自章丘頗幽麗悅州謝大宰陞求之不與謝方典銓補樞盧氏令被寇死濟寧楊士聰詩與寄煙柳祖適意禍胎花向香歸魂

科第陰德

隨州程鐸崇禎戊辰進士授惠州推官庚午分考閩閩撤棘語門人曰吾輩讀書雖藉文字而積德尤為之本予記公車時舟泊一渚是夕北岸某家失火有婦孺奔投水予呼僮救之入舟恐僮輩有他意坐守徹夜解衣衣之凌晨歸其家而行是婦見疑於夫謂俸生遂之適懷妊不能明也還母家後舉子岐嶷可愛少即補諸生雋鄉榜戊辰同儕閩初場稿畢拍案叫絕俄燭蕊燼其角自度不中格未勝負步於號房見臨坐老孝廉枯坐舉稿投之記其名乃程鐸也鐸因奏名成進士少年來訪懇問素履漫以前事應之少年泣拜曰公負長者吾母常誦此事無路訪覓今借以七葉報於願足矣乃迷母見逐之故其荒始白故知陰德灼灼不爽也備敘願末以為門人訓

鄧縣即仲勝己卯館袁化祝氏赴秋闈寓婦意挑之仲勝不應侍女問

吳培昌

饒若餌據却之或婦自至避不接且戒祝氏童勿以語人仲勝竟登榜華亭吳培昌宰仁和贖貨時歲饑借完漕貨富民五萬金半私其案營舊五千金內召還里即被牙齧謂西臺直撥之耳兄事偶李吳昌時同舟而北志意驕溢笑未四月河南道御史吳復中同嘉興曹容給事中長沙廖國遠松江楊枝起平湖馬嘉植等集松棚下復中曰將來誰人站臺吳公等何不糾之問其人曰吳仁和也各言其贖貨以隣近未便糾國遠又他對時侍御史大興竄承勳以堂考次等當調國遠遂復中從吏之復中遂語承勳曰君授職來曾被考乎曰前被考未實授復中曰君能論吳培昌則臺瑞生色矣承勳唯唯云渠事未詳枝起落請任之枝起例事狀落繕疏以承勳名上得旨下培昌撫按勘理培昌道德州見報駭懼亟反昌時怒言路謂此非逐培昌乃逐我也康程入京偵

其事陰代宜與揭言路喜中人往往不識面借端如吳培事亦承勳何曾稔之實枝起落等嘴使陛下試召問則立破矣 上尋召府部大臣對說手勅召承勳承勳不知所出 上曰爾糾吳培昌能誦其奏乎承勳惘然 上曰即未全誦事可悉也承勳勉敘一二 上曰奏不自出當指其實承勳服而退各貢回奏承勳起枝起落商之承勳回奏培昌稔跡甚著臣謹當糾第路遠未詳訪之枝起落非有他也 上曰不問枝起落亦回奏不問而昌時憾三人甚托給事中常熟時敏伺三人起居三人謂敏同上傾心告之且求為昌時地不知敏賣三人於昌時也會推孫晉大同巡撫昌時敏宜與揭國遠等有私國遠枝起下獄容謂官聽勳而三人尚乞援昌時其見賣久矣

熊開元

嘉魚熊開元萊陽姜球言事下錦衣獄容告欲令都督駱養性死之養

七五

性私語同鄉廖國遠國遠阻之母殺言官行疏救之兵明日疏上果獲其獄月餘國遠與同官曹良直飲酒語及之良直曰駱受容告安得少泄不佞且以聞國遠初不為意良直果疏上留中養性聞劾大恐凡欲自裁已絕無托一日 上手書詔勅武尉并及都督駱養性蓋大恐射得三矢賜養性不敢受奏臣服罪久矣因述前事上不問始自安

董象恒

雲間董中丞象恒撫浙有緩靜之德坐累被逮甲申三月許因納贖重購浙省在京者疏救既輸金旨未下輒出獄又浙人焚香迎於司寇門其人爭金相詰東微伺得之欲以聞董即夜潛入獄

兵疫

癸未夏秋間畿內大疫營兵半空大司馬以餉匱竟不補至誤國

蝗蟲秀才

庚辰辛巳間山東大蝗許收蝗五十石補諸生時呼蝗蟲秀才

佛災

庚辰二月十九日杭州錢塘門昭慶寺火銅像燂盡東廡伽藍三像土偶如故屋雖燬神製無一損豈佛之靈不及伽藍耶始有不可解者初萬歷間賜大藏經嘉興尚書岳石帆元聲見經鐵零落奉入嘉興金明寺求善手整之得不燬

弔沈何山詩

秀水朱侍郎大啟弔烏程沈尚書演尚書亡子客至不具賓禮感賦一絕術士俱傳不死方臨期一着費商量無生無死原無用其向留城學子房

武塘詩

嘉善進士徐遠員錢相國子錢因責進逐致相國書附以詩得好休時

七六

便好休蘆花滿地燕飛秋黃鸝唱晚日西落幾見門前水倒流相國返其書題曰馮君滿用一帆風波復推波滿眼中莫笑寒嚴無暖氣春

孝陵碑石

辛巳 孝陵重立神烈山碑石戶部給石價四千金石出宜興山中實七百金

劉宗周不捐俸

劉念臺先生工部侍郎時烏程倡百官捐俸助馬先生獨否曰朝廷以此養廉不宜自薄

市廛

烏程朱文肅相國國植同年會事朱汝器雅相厚非族也文肅薨少子中書舍人紳利汝器子謙之金許廕敘而紳以劾郎守朱大受疏六上

大受發其私又文肅祖墓在長興守者未圖彬盜卒本見罪冒族父名
許紳市陰下紳刑部獄紀紳嘗買伎偷焚煙以觀歸

借屍脫因

崇禎五年高平典史張悅因婦許氏借弓婦冤為許氏陰匿於官
舍狹滿還富平隸人發其事逮張至抵死

南內盜

辛巳十二月南京大內西宮火以盜利其銅火之

壬午四月盜秘色甕器五百件

收生婦

庚辰九月癸未收生婦王氏孫男李化龍王化姪錢天祐俱着與官帶
總旗兵部知道

清豐義士

壬午北兵陷清豐執知縣馬中驥諸生某力救之非令君也乃歌者中
驥果以歌免某被殺

范允臨書并

姑蘇泰議沈長倩允臨幼子與徐太史勿齋所議姻或惡長倩以徐館
選必絕婚得之長倩拈古事書屏曰長慶中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
為狀元嫌其與賀拔甚往還密令親知致意敏中躍出悲以實告曰一
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絕至交相與盡醉起聞之曰我此祇得致中今
當更取賀拔甚矣

梁州杰

梁州杰故嘉善丁清惠公寶奴產子朱姓仿塾補諸生以點滑許王除
名出亡遇山西梁某父事之挈歸冒氏藉登辛未進士歷咸陽曹縣令
好貨謫死揚州州杰初第刻稿督腹北面而朝之其文有曰謹具田間

大老奉申天子親家時以為笑

陳美餐

上虞陳木生太史居海虞選賈怨閭里壬午家大疫止一幼孫召除姚
醫者史繼燭史至門若神鞭其背謂彼黠橫不當療也因扑地而蘇幼
孫瘍絕

陸員外贈要東

嘉興梅溪里李明藏無子平湖陸員外嗣端源贈以無姪求曰北地
佳人盈盈甫笄東方才士翼翼有類割我下陳侍卿中慙意柳之長條
初折梅溪之遠黛方新紅拂善相李郎庶幾俊服黃衫俠客霍文詢是
奇緣拜姑婢身乍分明教姊妹心休見別家豈同於換馬喜或燒於乘
龍曉發崇舟只合漫歌河畔柳夕開油壁想應懽懽見畫中人陳媛咏舊
宮詩我不更逢山下杜老賦新婚別君其倦問水濱

夫

芹以充合卷願言種玉用慰推雲

王介人還妾

乙酉九月梅溪里王御買妾張氏蓋難婦也明年丙戌夏還其故室作
端庭芳詞題帕贈之八月冰衾三春香袖客遊多員職肩一魂自守掩
抑待歸期私惜閱情半枕宵征肅星影相宜幾酒柔聲附耳片刻情即
陪窺窗今未幾旋傷遠次對眼看離念堂前去燕故堂重棲珍重紅
樓小帕沾餘香檀氣難聞新詞與能將好夢寄我數行啼

江南邊聲

癸未春夜飲張巍山先生留署中聞行歌者數曰此邊聲也乃在江南
乎今思其言即早有斜川之料

三區方略

南昌黎博菴元寬督學兩浙癸酉七月大考諸生策問三區方略多不

能對蓋吾浙恭將四各分一區日浙西曰靈紹曰金衢曰溫台時浙東
范海盜

馬玉

燕伎馮玉擅美百里山陰余狀元煌欲娶之偶朱錦衣席上伯飲歌昆
琶記中滿城中許多公與侯何須美狀元余意頗阻

陸澄源刺黨

山陰都諫陳爾翼黨逆魏除名於錢塘西河候陸員外澄源問近況云
有甥女陳曰君遂作公公矣員外漫聲唱曰公公一日發九五福自天
來大此劉瑾傳奇語陳慚而去

薦脩

崇禎末士大夫苞苴輒千百金苦於貴重專黃金美珠人參異幣時都
門嚴邏而徑實愈廣於末大計錦衣衛南鎮撫司命書山陰朱壽宜為

先

卿戚寄進累美餘八千金世事可知矣

都諫娶娼

雲間許都諫譽卿娶王修微常熟錢侍郎諫益娶柳如是並落籍草堂
禮同正嫡先進家範末之或聞

巡臺私從

巡按向獨身赴任 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馬食不為食遠規漸盡惟
單行如故崇禎丁丑邑人葛微奇按廣東攜一庖人弘光初沂州彭遇
庭按浙至携全家

鄭芝龍

鄭芝龍少壯賴走日本小名鳳姐年二十一從李旦還閩航海行劫嘯
聚頗眾同輩二十餘人莫適為長各約投敵於海不沒者為領袖芝龍
投敵不沒眾因推戴常值艤舟履及風息舟之貨俱在按宋福州鄭廣

以海寇搜職對郡察吟日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
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嘆不謂今鄭氏萬倍於廣也

誦經滅蝗

本兵楊嗣昌請誦法華經滅蝗

追封母石菩薩

崇禎十三年追封 孝元貞皇后曰智上菩薩 孝純皇太后劉氏曰
顯仁九蓮菩薩

癸未選館

癸未九月望廷試貢士傳臆訖以守令闕人命進士職觀政一月閣臣
請館選奉 高皇帝位於閣中示其無私非制也嘉善沈滋預選儀易
魏學濂

魏學濂主千舉南榜樹旗於門額孝廉之名義絕忠節之家聲和印曰

八十

一門忠孝

海鹽陳梁弔子一詩扁舟弔子一無言意黯然手持一端葛為致阿母
前子一曾遇我貽我絕命篇 竟置不讀一讀汨浦泉初念死即死轉
念誰能堅責人莫太苛子一亦優焉不如子一者高車何軒軒
華亭李雲弔子一詩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泰新論何
曾早月旦家評總世仇

錢樊

崇禎時錢法日壤薄小如蠶服行葉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塞塞入相携
戶部夾鐐錢若干錠上之為烏程所阻

癸未冬錢法侍郎

請禁諸臣奏昌天啟錢止行崇禎錢而崇禎錢
少一時苦之都市常曰拿崇禎來或應曰崇禎能有幾日識者知其非
祥

降級

崇禎中外官降級甚多仍陞速如故帶降字惟守令必開復得轉咸歎淹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降九級書奏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降三級又降三級入降三級臣某松江知府方岳員歷十四年歷降三十級夫御史七品降九級即守四品降三十級幾無容地而猶衣豸橫金也章服不足榮功令不足畏矣六朝時降罰白衣領職豈謂是乎

訓儲

先帝好學不輟其訓儲亦然一日官中有慶暫假語聞臣曰東宮又荒疏四五日矣見忠節麟徽家誠要語

閱武

先帝力能開動弓外解弓弩多駁回所頒行間皆不能用造甲每利矢

全

陷之駭回於是甲或厚一分有餘過重難堪玉堂書記

孝陵樹

崇禎十年修孝陵凡樹萬有二千九百五十七株刪枯樹五百八十六株

後湖

崇禎四年修後湖冊庫柱刊匠人名氏十年不壞始免議

陳際泰

臨川陳大士深於經術盡日可草制義三十首選貢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年六十五猶善酒御內辛已送金谿蔡相國之喪卒於家

撫州人因大士之教生徒立業俱尚迅敏辛巳嘉定侯廣安視學江右正考儒童訖仍大收限試七義稍欠則加杖有差他郡少者數人

多或數十人惟撫州九百餘人惠其衆特簡七日日月星辰日盪盪蛟龍曰鳥獸魚鼈曰干戈威揚曰麻練絲絮曰江淮河漢曰梓匠輪輿其錄四十人以額實不勝收也其減責者僅二人

凌駟

李建泰王錫宸丙子壬午南畿試時各省卷磨勘各有停單建泰等計必不免遂自語禮部以凌駟奏其停科其年二十二嗣稍長命下調除名停其三科駟不能還訴建泰生雖不敏奈何以駟塞責也建泰語阻許館之殆百金且任其完復庚辰不復至壬午收籍癸未成進士建泰出師上問督幕者誰也舉駟任兵部職方主事建泰為順賊所執傳其貌知李姓拜稱皇叔開深殿中賊去清人入大內開殿得建泰仍相之與涿州不合引去而建泰之督師也山西為裨將幾被慘憾之至是誣告建泰通叛逮入京鞠之不實坐誅建泰得宥駟事弘光朝拜

全

御史巡按河南至歸德度不支夜自經

王漢

澤縣王漢丁丑進士嘗與同年包長明訪陳大士云先兄已無辜恐身亦不良死大士曰曹操赤壁之戰足下且為荀文若何也王應其元

丹銀

沁水張都督道濬好方術謂丹客俱約人偶平陽人傳方試之並驗都督欲授余余不應又有小方日得一環吳興茅止生謂請其法遂償作之謂余不妄作者傳之日佐薪水可也余辭曰寒士命厄正惟是半菽不充慈養無措若日享一環則腹且果然豈上天見困之意哉嘗見稗官家言吳人某好丹偶遇道士方某試作黃白珠驗特宴之方士某覽舉著願脫此事往往多陰譴僕雖長饑不願聞也

金箔

宋杭人周承祚私鑄金為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徒配
轉運使陳亮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
著為令田汝成

按秦漢以前饒陽多黃金江左後白金盛行宋人謂黃金之耗在於佛
像大佛像固足耗而今日之耗莫大於屏幃榜署箋箋器飾之類歲耗
不可勝計如金陵蘇杭製扇遍天下其廢金箔何限恐佛像不足當其
十一也推此一端律以宋事庶乎有警

時敏

初餘杭大滬山洞中有異人寓焉不知其年月云吳人也嘗出遊值筆
費為吳中故人相詰舊云能見訪入洞初點暗勿自阻即得達吳當有
以少報久之筆工尋山洞如其言深入則然天開見其人坐石牀延接
甚至謂子貧或外人託問未來事可知給朝夕也於是往來馬常熟

全

項某

時敏子某亦記筆工致問云功名歷歷第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
師敏成進士除海鹽令對所差諸生若輩游宦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
在京師因述前指敏補安陽又謂固始已娶婦妻擁貲數十萬居鄉時
寇警招之入城令捐助先後不資寇寇極極入城被難因居其家已
遣部主事給事吳昌時求項考選官對上臨門手注御史出語人
曰猶謂子某人所著則宜與察揭改兵科給事中甲申正月調金華
守上書自明又得留尋從賊除已縣令御史蘇京除四川防禦使敏即
修謁賊歸短後衣長跪已道歸其相如告鄭慶曰天寶十三年逆臣
借亂當得偽官領守忠節時開元三十年也後安祿山反虔陽賊者水
部郎中慶念其言稱疾求攝事平虔賊死賊台州司庫天寶十三年
與今之甲申三月同日二子獨不能預避之耶亦何貴於前知日戶亡論
敏且外遷適當其幸至上書乞留豈非溺於津要附宜與未足轉於附

賊矣

吳之俊五議

南渡初 諸生吳之俊上史相國五議

漕糧兩石而運一石今湖廣山西順流而下浙直一水之便俱數日可
達京倉漕糧在湖廣今楚鎮撫對支在徐泗淮揚與淮鎮撫對支在
九江安慶與江西對支某地鎮撫在某地對支或對支隔近盈餘即解
京倉在昔水耗緣遠運維難京倉存積數年故有鼠雀朽腐之額今糧
本年支銷所存京倉幾何過夏加一耗之足矣對支可無耗也浙直兌
例每缸正米三百三十石凡百加九石八斗十斛三共一缸月糧四十
金行糧十六金每石蘆席車脚茶果常例之費二錢有餘而湖廣江西
耗有加六加七之異使費倍之歲缸小修三年大修五年大修又外帶
六十石每石水脚一錢五分耗米加一之五更無他費則今日四省運

金

糧京倉遠近軍便較之運糧可以類推也

白糧三石而運一石獨蘇松嘉湖五府有之共二十萬十七石例耗米
三斗春辦二斗六升本色四斗折色四斗折銀二兩嘉湖水脚每石六
錢雜項之費不與焉今奉旨明年改折二年正額外即餘米十萬有零
以佐軍興

九邊已絕開中來年南京概給新引兩淮仍五錢六分兩浙每引四錢
浙鹽計四十萬引准鹽正浮額八十餘萬引除湖廣河南殘破少行約
三四十萬引每引又庫價二錢三分准浙可得四五十萬補正供之不
足

松江細布三匹而致一匹今官寺不過數百人所需幾何官布亦便細
布十有餘萬編解戶諒助貼價折可十萬

大派改造 祖制十年一派係浙直福建十八府並廣德州供織上用

如金花緞大紅錦每匹至二十餘金又鋪墊一兩九錢共計十八萬匹又細造六千匹如虎豹緞每匹七金鋪墊一兩二錢 皇上登極例有只孫團花亦應動支二十餘萬更有龍袍妃服綾紗黃白絹並鋪墊等項共三百萬之額或動支於四司料價或動太倉料價或出正信額辦不一而足再如天啟間題加遼餉七百六十萬勦練二餉浙直廣福江西五省亦約一百四五十萬而阿馬折價河工見存典稅雜稅金花及十庫茶蠟顏料藥材諒酌上供猶可變通二百餘萬東南財賦現在千萬有餘而漕米幾三百萬不與也

顧錫嘯

崑山顧宗伯瑞屏乙酉九月父被難航海至溫州入閩隆武朝加太子太師仍禮部尚書命聯絡浙直士籍十一月復至溫州因募兵之餉欲徵魚稅巡撫盧若騰總兵丹陽賀君竟爭魚稅成隙而君竟部下嚴諸

金

生致諸生洵宗伯遂疏恭慶賀兩公而戊三月宗伯復命宿江心寺君竟夜遣人殺之

趙庚

吳江趙庚字煥之崇禎甲戌進士隆武時文選主事遭亂視髮為僧遠游天台習禪學毫不顧家者二年子遣候或言其子應省試曰此多事已卿舉曰又多事終無所囑時吳江某村廟流言武當真武之神携節焉香火驟盛改創神宇其僧積鏹數萬趙氏子孝廉清利之許於巡臺秦世積謂有張角之尊事下蘇州同知 或走天臺邀庚還成其子庚不得已同二僧來過平望值風舟覆救出庚俄坐遊陸焉時記

獨足鳥

新安陳文遠崇禎中遊於山陝間西北有鳥大如鳩獨足千百為群每集處不自日中流冠冠就為吾家鳥時墮地食之味腴又嘗見空中飛

銀大小不一相擊撞有聲人以石中之亦墮地餘不知所往

朱積離魂

華亭朱積以庶常迷南常疾甚魂冉冉自榻出升屋上若前列雙燭身東向即燭東身西向即燭西竟日魂徐下入所寢之東南隅見身隔於榻並榻卧者不知為何人也如是三日忽欲還借卧者渡焉時扶掖甚苦久之魂登榻並卧又不相屬小間同年某移飲榻次約明年燈夕偕游答之曰我願甚但未知彼許我否同年駭別魂離二十七日始合體而愈因歷歷為包長明述之

修志

范石湖吳郡志成欲刻時有求附其事於籍而弗得者詳曰是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改辨亦弗敢刻以書藏諸學官見汴人趙汝談序中崇祿初梅盛教諭平湖趙無聲 維泉以修我縣志見忌濱行吏予曰不佞故

金

以痴癡為不知者所詬厲不意世間亦復有知不佞者亦更有知不佞之知兄者德不孤必有隣信矣

備養

有賈江北者募二傭背其裝先各與一金嘗于飯旅舍忽失二傭意其遁出傭養示舍主舍主曰無妨彼非傭也本兄弟俱諸生也俄至問之值母生日資力金為壽上一觴耳惜失其名氏 周公貞記

逸詩

丙戌六月七日攜李屠用明走幽橋村值木鐸老人挂 太祖高皇帝聖諭牌因攜語道側雪涕而別似毘陵人舟泊有兒鼓柁用明詩紀之不載

學使李際期試金華諸生或題牘曰滿州衣帽滿州頭滿面威風滿面羞滿眼于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

誕日疏

戊子正月嘉善錢相國誕日釋衍門正志修齋疏曰竊以久莫久於無量壽聖謬上古之椿永莫永於一那好納須彌於芥蓋謂仁者必靜靜則有常吉士多求求止於道若夫善頌善禱總屬虛譽之事不為不崩亦是過情之願斯尚不可贊諸正人君子之前又曷敢昭告大覺世尊者耶但願身雖幻有借假可以修真時雖駛流不遷即是常住仲尼之欲無大過猶須假我數年顏子之殆其原幾政在不遠三月況乎黑業多而白業少尤宜更事懺摩人心危而道心微頗用克勤到孰謂延齡非道德之基而攝生非薄德之地也茲者歲添一算乃宜喜宜懼交關事且百歲覺為人為己之相間人則慶卿老而慕國老我則憂未解天下之倒懸人或慶爵尊而暨齒尊我則憂難慰蒼生之缺望略地刻責便墮自寬財失思離迷憐昏弱由是希良馬之視鞭影直爾長驅

全

效野牛之去尾牙猛然大奮爾落日之方可想會且形就而神和觀河見之不殊何妨年變而月化伏願自今已後寒威微骨梅花識天地之心和氣滿懷穀種播聖神之德已用諸河之水不消口吸西江既睹夜半之星何候身藏北斗試看春風澹蕩象牙點點雲雷華秋水澄清珊瑚枝枝海波月

人瑞

歸化縣晏景生洪武壬戌年百有二歲
合州楊小彭年百三十歲喻尚書時有詩
永康徐伯敦嘉靖戊午百有三歲郡守李問其故曰無他第寡欲耳
莆田林貢生宣德丁未年嘉靖己丑年百有五歲朱永崇吳大猷陳居峻各年百歲
義烏陳世泰萬曆戊寅年百有六歲或題其門壽域天開眼見六朝盛

事老人星現躬逢百歲中秋

長樂郎摩俊國者生外治癸亥年一百歲老七子五難祖

慈谿劉伯祥嘉靖辛酉鄉舉隆慶辛未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年百有八歲

尉氏趙崇年百有二歲

密縣樊福年百有十四歲

丹陽劉伯淵嘉靖戊戌八月生戊午鄉薦己未登第知海澄憂去起補臨川又憂去歷升加湘陰寧陽餘杭屢難屢任不滿十月以生母沈氏告終養崇禎十年伯淵百歲兵部侍郎王業浩以聞命補近縣滿歲即褒封於是搜英山縣知縣三月即貶封

餘姚杜一年百三十八歲尚為人賃香萬歷有司存恤

崇禎三年四月應事黃士峻言親齡望百求省特許之仍令有司

兌

存問

崇禎丁丑休寧孫元新年一百三歲見陳眉公像贊

丁丑五月進士鄒明臣言其祖必信嘉靖戊戌生今百歲令下節旌禮

私諡

泰和蕭尚仁洪武中以賢良召卒門人私諡貞固先生

宣城貢信之一名悅世稱南湖先生私諡貞恪

湯縣胡榮希華居家孝友門人私諡文莊先生

浦江鄭有堂代兄瀕死私諡貞義處士又鄭淵仲誼徵君私諡貞孝處士

崑山殷奎孝章咸陽教諭私諡文懿先生

東陽馬濂原清官山東按察副使鄉人私諡孝廉先生

宣城陳迪禮部尚書殉難鄉人私諡靖獻先生

瑞安章敬尸部侍郎殉難宣德中劉球作傳私謚忠貞

鄭縣王賓用賓舉文學授休寧訓導太祖試鐘山雨霽及峯鶴二賦

命供奉翰林以教授卒門人私謚貞恭先生

義烏王徐有學行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金華劉履坦之洪武中私謚貞恭先生

崑山龔翔大章以金川門卒避靖難去之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黃巖應宗祥尚履諸生也好學工詩文門人私謚文貞

吉水解縉私謚文毅見胡儼祭文中

仙游鄭熙孔昭正統間以監生令安遠韓巡撫雅稱廉官第一卒鄉人

私謚清介

蘭州段堅可久景泰甲戌進士南陽知府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門人

私謚文毅

光

華亭張瑞仲圭黃縣訓導子貴贈尚書學者私謚貞孝先生

無錫秦旭景陽父嘗讀論語君子以敬曰此萬金良藥也行已接物一

以為準及卒友人李舜民等私謚貞敬先生

海鹽祝萃成化甲辰進士廣東左叅政門人私謚大憲先生

福寧劉鐸為振成化中歲貢生訓導仙居歸養母喪葬如禮有履來渠

及卒學正閔鵠私謚曰貞孝

福寧盛仕春仁仲弘治中訓導泗州耽書至忘食逾貫百氏有失則悔

字以自艾年八十一鄉人私謚文抑先生

閩縣何廷議南安府同知鄉人私謚夷穆

閩縣鄭餘慶定海知縣卒官定海人私謚曰恭孝

泰和王剪九達文瑞公直五世孫少游王文成之門嘉靖中教諭莆田本

師說而不遺格物卒官門人私謚貞穆先生

高要崇德子修早出陳白沙之門廉介有氣節舉於鄉知沙縣諭氏十

事隣士就教延禮之廣諸生額卒官士民聚哭私謚古廉先生

海寧衛指揮使王佐私謚康毅見徐成謚議

金華陸震汝亨正德進士兵部郎中諫南巡杖卒門人私謚忠定

先生

華亭何震汝元官教諭嘉靖中有祠之私謚先生

華亭馮海性至孝母浦氏疾累月每夜籲斗求身代母獲瘥而海以瘁

卒里人私謚苦孝先生

吳縣杜瓊用嘉篇孝純德有司屢薦輒辭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淵孝先

生

吉安曹嶼東石正德戊辰進士官建昌知府門人私謚文節

江都葛澗以諸生編國朝人物若干卷私謚正學先生

光

慶陽李夢陽卒門人私謚文毅先生

南陽王鴻漸

進士官四川按察使私謚貞惠

山陰汪應軫子宿

進士官江西按察僉事私謚清憲先生

村氏左國瓊正德丙子貢士有文行門人私謚貞孝

鄆陵陳友諒歲貢庠貢麻哈州知州門人私謚簡定先生

無錫王問子裕嘉靖戊戌進士官廣東按察僉事退居湖上翰墨自娛門

人私謚文靜先生

漢陽張緒文倫嘉靖進士官南京吏部員外郎家居講學友人私謚

介肅先生

瑞州胡用賓其位門人私謚誠行先生以子維霖貴贈浙江按察使

慈谿顧顯應雷嘉靖丙辰進士官行太僕卿人私謚正道先生

海鹽徐州德安才識超卓所著匡章論均田議華山移賦私謚顯發先

生 王來子長力學性剛早卒私謚貞敗先生 王夫保集
海鹽吳昂德翼官 左布政使私謚文憲先生

徐憲忠官奉化知縣王文美私謚曰貞憲

銅梁李 號柏山府貢任奉新縣丞好讀書友人張佳微私謚恭懿

慶雲楊粹夫歲貢任玉田訓導卒官門人私謚靖節慶雲縣志

高郭黃秉石福府左長史 恭王甚禮之父可大 推官恭王私謚順

德先生 南城鄧元錫 貢士薦授翰林院待詔門人私謚文鏡先生

陽城張慎言萬歷庚戌進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私謚端懿

嘉善錢士升萬歷丙辰進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私謚文貞

朝錢牧齋

或題虎邱生公石上寄贈大宗伯錢牧齋盛京榮歸之作入雜紛紛意

正濃筆離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

全

沉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庭邊柳撥亂春風問阿儂

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

林

夢卜

國初龍溪林弼元凱元至正進士授御幕洪武二年徵修元史舊名唐

臣以國禁改出知豐城誣逮次湖口夢木人口眼俱動意恐不免後御

筆休問休於字為木人而問字草書如動像剗終登州知府

黃巖林侍郎一編任江西布政中元日晝寢夢享婦人祭覺所享尚在

喉間並里舍歷歷在目命隸跡訪果其坊老婦祭夫也問祭品及先忌

長以服具如夢中忌辰即公生日也

弘治中 趙曉計偕夢得詩風光在閨中謂必登第竟乙榜授閩中教

諭

餘杭李春芳通經力學夢廷對第一願自貢克用秋闈明年丁未狀元
興化李春芳也同名氏

蘭谿趙志高久淦公車偶夢唐狀元汝楫程探花文德來訪俱卿即先

達也福笑其老孝康要親隆慶丁卯北上邑令錢諸孝廉獨趙不速明

年戊辰榜眼及第

嘉善丁賓夢諸拜程明道先生後宰句容入上元公署拜折等祠果如

夢中又隆慶辛未成進士初過濟鹽榜人慙慙加等云彼夢人呼我迎

工部驚寤無所見已夢烏帽者登舟其公乎果歷南京工部尚書

福清葉相國向高少時禱於石竹山夢人語之曰事君能致其身不省

所謂再求明示遂再語曰腰繫是白玉帶

仁和鍾化氏父夢其官至洛陽橋初令惠安修洛陽橋得舊碣曰維新

即公字也意應之後開府河南卒

全

上海夏華萬歷辛卯秋試舉夢人令裹銀五分出東門值某色衣者

陰投之求捷景華雖不以為然姑戲之所裹銀紙書姓名求捷果值某

色衣者投其袖中彼不知也其人晚解衣得銀云云亦笑而置之其人

適書榜主司折卷云夏景華未定也其人還書上遂不易又陽城李食

蒙丁酉山西登榜亦暑同俱戲為之非有意也

萬歷癸卯漳州陳 夢福州林汝椿榜三十一名已次之初場連席因

告之汝椿果雋陳不錄丙午登薦俱三十一

汝水張銓計偕時夢判事歷大馬司而止既司理保定夢官舍曰爾是

亭設座三為揚貞肅繼宗許忠節遠揖公曰虛一以待然煩他日今少

有疑事相煩耳出案牘判畢目送於門曰後會有期醒而記有鬼訴人

殺之判曰鬼殺人殺鬼足相當矣擢御史以屯馬按漢中修諸葛武

侯祠未及勒石公子道濟夢武侯求紀以告公撰記財半稿未就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子夏居夢社友王仁同捷以仁入棟而非其才丙午張登榜值報者王仁因悟前夢庚戌廷試夢有隣君子里桃花客魂我三家村裡人之句果第三甲出身御史時忤權戚肅州夢紅梨花為歸期崇禎初賜環道河東兵使錢之演紅梨花傳奇不覺連歎

上虞周夢尹中丞微時禱仙姑洞夢贈絕句三年到此絕無功我待桃花滿院紅佳罷不堪收拾去一齊分付與東風後令承新署壁前令刊所作

嘉興高斗光夢捷報其名方自幸報者又云非也君乃道素當在後因改名道素已未進士同榜嘉祥高斗光

平湖徐在中禱於少保祠夢少保語以關聖同官後守廣州逮入京五月十三日集市相傳關侯誕辰也

嘉興張駿徵夢入宮闕如王者則閻羅天子也出見作禮求師其子辭

奎

母老不聽乃以公子治春秋非我習也召吏按籍始責攝者慰服徵出甲戌成進士

肥城書佐刁守宗夢閻羅王取八十人寫七省輪迴冊分黃黑總數十

萬人八旬而畢送萊州請中丞從治四月二十日已刻蒞任守宗以鹽往城門千人部校三四十人惟闕正將旗鼓軍容甚盛導馬八匹入公

署見中丞於內室凡列二書劔一研一中丞報書治裝飲羹並湯即徵鹽都之任各神郊迎三十里進臺投冊守宗以語人不信四月十六日

午刻中丞中飽卒

蒲州韓承宣筮仕應城邀其姻王表一往表一夢韓印其衣領及濟南臨韓以人雜果印其衣領逃歸

沁水王廷謙崇禎庚辰進士初夢蔥花置席又同故僕王斗語不以為意及登榜鴻臚寺報名見左如蘭王斗生次之始悟

鄧縣包文煒崇禎庚午初場偶倦夢章獻神曰文雖佳以咬牛炙投文廁中矣懇救許遲三科壬午始捷以遺才第一領試牘為風颺去無可跡欲另騰卷方過他所有老嫗從樹上拾之嫗夢神語此貴人物也完好如故

沁水孫如玉秀才夢壬午天榜首陰隲科三人德行科四人才用科也田科各若干人詳著素履倉卒間止記第四人韓姓又榜暴戾恣睢若干人貪淫無度若干人詳著如前或硃筆書脩字如玉列貪淫中驚寤是科第四人韓濟寧陳孟脩家闢將軍廟側崇禎時回子數十人謀毀其廟厚布夢屋孟脩獨不受謀復之被詬辱不自覺痛旬餘體平夢周倉曰與爾二羊皮及起傷目始瞭嗣後孟脩弟卧廟旁聞將軍語周倉曰爾獨勿我將像諸因亡何諸因以他事闕死乙酉清人開科孟脩夢周倉促試果聯捷

孟

嘉善陳舒癸未歲夢神付七題而身所衣衣冠非所制也清朝己丑南宮七藝俱出宿構

萬曆夏六月戊午予赴都試道宿舟中夢入大朝帝臨殿東宮皇

孫以次左立問安邊之策或請南還予方欲爭之俄飛塵蔽天云京城陷頃刻潰散不知所向曉以語同人各笑其妄甲申聞受追憶前夢雖

草野不足道未始無驗也

殊夢預兆

東陽趙明欽萬曆乙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歸娶乙卯主試貴州還途聞鄰婦哀慟且跡之其夫故諸生忌日也下世年月日正趙生期怪問其所遺書出其稿即趙聯捷之試墨

廣德毛應試崇禎庚午登科歸拜舅氏變沒見懸梁遺稿欲與朱墨不異便應試易名簡辛未進士

夷堅志溫凌葉文鳳登進士官天台薄遇生日於邸舍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婦啼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其所業曰葉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無訛因拜姬為生之母奉之別所今再見於趙氏云

排調

平湖某輸粟納監且買姬或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榜掛名時

豐吏部南陽坊游妓館題曰虫二謂風月無邊也

余同麓文敏過蘇申瑞泉文定家留飲設魚羹戲曰這魚有丁文敏笑而頷之已侍兒趣別余曰且住待申時行各隱其名以戲也

吳瀛海禮嘉沈大若一中同年相善瀛海還沈觀燈沈指鯉燈曰此鯉雖佳恐非瀛海中物俄沈求去吳引滿勸曰水酒不堪大嚼再進一鍾

平湖沈某積少所狎童補功曹唐長沙衛經歷沈歷蘇州守陸員外

謝端改唐詩嘲之鶴驚雲危宮樣散春風一曲度為娘師公見慣渾閑

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海鹽吳少白刊詩一帙序曰先君號少白既不能文又不能詩曷足少哉予之少也非少先君之白也乃少太白之白也云云蘇州值雪玉皇昨夜買私鹽故把鷄毛細細旋今日虎邱山上望一个蘇州通煙煎

題虎胡他胡他又胡他兩眼銅鈴怕殺他一

裝人有縣丞行四十秀才行二十七子行三十六聘啟云四十縣丞非廿七秀才之所敢仰二八嬌娥正三六新郎之所宜求

平湖令劉士璣以匠訴冤不之直被斧傷指邑紳候問曰政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萬曆壬辰狀元侯官溫正春由龍谿教諭或增四喜詩曰十年久旱逢

甘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

嘉興朱仲義嘲尼詩不惜風流世所傳一生隨處覓姻緣超昇已出平

康巷解尼還登波若禪師按本魚移此日歌翻虎鳳想當年一心未絕

紅樓夢春夜猶思醉管絃

海寧陳某楹帖三十步聊算以居一二件足耕而食或改之曰三分錢

聊曰生財一二要足稱好色

太學某訪伎通刺眷侍教生伎報刺眷侍教旦

予及王介人有招飲者視其刺則王介臣也僕誤投之介人賦一絕句

君是鬚鬚我面麻姓名舉止不曾賒西家受東家醉只為當年一字

差

海鹽朱同知學忠

進士題天寧寺僧舍曰存通堂或請其義笑曰

賊充轉音也

烏程沈聖岐萬曆

進士游狹邪間題香美堂及人問所出曰千人

日个个美

笑

讀杜工部詩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此君亦有外癡為之一笑

人有咏杜詩子璋髑髏血模糊之句而愈瘡者乃子美有三年猶病瘡

一鬼不消亡之句豈其詩不自靈乎鄭以偉杜吟

鍾伯敬詩挑花少人事吳門朱曉曰李花終日忙乎譚友夏詩秋聲半

夜真朱曉又曰甲夜乙夜秋聲尚微乎

前定

龍潭某某販參遠東寓撫順城萬曆戊午四月臨發待治一金壺逆旅

知建州當有變趣之南隣酒錢醉甚宿馬路旦城陷南隣客俱殺本即

獨全而藥某以宿南隣不免矣蓋建州之謀預定北即以大駟頗迫之

也

乙酉閏六月北兵破嘉興大殺掠縫人吳某居城隍廟前同三人夜伏

子 113-472

神座下見侍像選簿唱名某入破某殺至吳某云殺於黃得駭甚贊明
兵入迎謂來者非黃偉乎首兵曰我非也次日黃偉因報吳問何以知
我告之故歎曰我徐州人於爾或宿業若甘心焉冤報何時已乎即神
前解之拜稱兄弟而去

山陰范明隆貴州副總兵罷歸值鼎革張存仁鎮浙以明隆父任遼東
都司同明隆讀書丙戌下浙東聘至論舊不異時昔令通謁巡撫蕭起
元方殺南將忽記明隆亦浙東人立召新之明隆實非南將又忘為存
仁故人也存仁大慟贈三百金使不因存仁夙好何至誤罹其禍哉
澈浦所百戶王雲達遭亂同婦應叔乳自活弟某亡賴以百戶名官
浙東浙東敗張存仁按名捕百戶斬於市婦氏怨記營卒我不從自
經其弟尚存

同庚

全

永康程京兆正誼義烏虞御史懷忠同嘉靖庚子九月四日子時生同
隆慶辛未進士同司李內召懷忠入西臺忤時宰出守袁州仍請潛山
邑邑死正誼以刑曹歷大京兆年八十

萬應葵丑會元宜興周廷儒天啓乙丑會元無錫華琪芳崇禎戊辰會
元嘉善曹勳俱生萬應月日其時地小異先後冠南宮亦奇

內承運庫

正德三年雒州劉淮以孝廉入太學歷事兵部時同年詹伯齡亦歷事
內承運庫述庫中有象牙二長三丈重七百餘斤蝦鬚二圓如鵝卵長
三丈東方朔桃核半枚大如人掌麟皮一大小珊瑚樹八九枚次日余
同詹進觀之果然麟皮已蛀闊可七八尺桃核中鑄東方朔桃核五大
金字劉淮間見錄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正德四年元日候朝辰時上還未出時有朝鮮日本安南三國同陪
臣候朝其一人書地作字云花迎佩劍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又一
人書云日色曉臨仙掌動香煙欲傳衣龍浮余同劉宗敬觀之良久宗
敬曰此夷人寫早朝詩有意笑中國嵩祝之晚也象惺然劉淮

南曲

海鹽腔始元澈浦提舉楊氏

崑山腔始邑人魏良甫

失

國權自序凡例

亦左氏曰：明興垂三百載治駁駁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遜言之木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峻倚之秘閣即薦紳先生不得一日剝園泰以來史臣有專職亦有兼述故其官與業交相勸也。明之史臣夥矣大抵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譽而前後有所編摩俱奉一人其官如聚偶其議如聚舍非正三公而增八座者不得更如樞焉且。明初史館布衣亦尚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事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儒即公車之集或才如班固未始以概進也噫明之於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倫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足應者。神宗時陳文憲銳意於史而史竟為有雖文憲不克從事脫幸而史恐不堪為唐六朝後何論雁行也計其時卿卿新都雲杜二三君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搜浮之用又焉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秘而為

完

釀成泌陽之險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福收也而史史之權不有所敬則有所避蓋宿事足革除事已蕩為飄風冷塵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脫然則洗者十一耳。永陵議禮至於今甲可乙否聚訟之舌故而猶新此將何以表之也。定慶寶錄告成俄而在事諸臣半削籍是則投繯謝世以國家忠厚鴻龐昌言無忌諱而于職上屬刑餘波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柱杖耳目言之誣淑之短亦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命諸臣為晉史始創綴而不過於一永叔為五代史則若為新唐書則不甚著天下事咸於獨而散於同此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簡疏為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抑抑欲史而隱忍以沒入其初皆不踐水明之虛雲杜寄徑非久遂老薄書錢穀間史才難得亦難失當亡或任爾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

摧謝規避嚼以身為射的哉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遂欲振筆輒自慙怒臂不敢稱述問諸家編年於謠語膚兒者妄有所損益閱數載哀然成帙不遂友棄舉而為之銘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諒哉雖然塵飯塗羹戲之云爾持以質大君子之門方士龍狗之不若何况乎綿蕞也

天啟丙寅三月朔談遷書於叢林之客膝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愴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識於後 遷又跋

義例

橫木水上曰權漢主帝權商稅今以權史義無所短長也事辭道法句權而字衡之大抵盛潔毋靡盛潔毋根寔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雌黃之口尤其慎毋不致恣臆於百讀之下

百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絕任夫質不免困毋即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漚乙渭左軒右枉若事鮮全瑜人寡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採否則間微一二毋或輕狗

國初治宋元之習文多弱蔓弘正間漸尚氣格而敘事之文猶故也章奏最繁最蕪下讀輒不易竟故十汰其九錄年報月簿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日沛公日漢王據實以書後人或概從帝疏頗乖其素令特如本稱庶明復歷

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偽漢偽吳偽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泰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李陵詔勅不諱為元氏而諸家輒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奸之有繫於國者及閣部院則書餘不盡述諸王勳戚文武三品以上亮卒例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敕文儀注節取之不全錄至諸書考証諸人評薦採其確數者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鶴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為六物察之知為鷗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限石於宋五謂見有限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為宋而數之為五蓋先有觀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真聖人化工之筆宋初穆修張景銳志古文嘗侍朝東華門適奔馬踐黃犬宛因各紀其事穆曰馬逸有黃犬追蹄而蹶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人拙張較甚而漏犬之色則麟筆豈易擬哉噫象鉞遠矣穆修張景銳在季孟之間

直

天啟辛酉值內艱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彙至卷百丁亥八月盜賊其匿附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恒借人書綴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遠走百里之外偏考群籍歸本於寶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揭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亮汗塵又若干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榻之矣 江左遺民談遠瑞木識

附錄喻叔虞國權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設官秩不逮於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犧象也迨雲不待合而兩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我消夏天乃與泰以廢古書籍則火孰敢播筆而治丹鉛腹誅則誅孰敢張口而談國事漢興

初尚模圓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吞他國之志然亦必指當時裨官說家之言以為根本孫盛以材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失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畧如緣關焉鹽官設瑞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迷靡不兼收勒為一編曰國權予偶游海上受而卒業觀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開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傷矣洵一代之鴻業也夫以木橫水曰權若

直

瑞木之所採輯鉅纖畢修久近並錄誠哉權而取之諸家無遺言矣瑞木以帖葉之暇而效為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明而學曉故能成其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亂訓誥則言治而亦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質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 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千古即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 明也宜瑞木國權足以兼尚書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瑞木得載筆而升木天以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編且獻而藏之金匱石室問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益撰

附錄黃梨洲談君墓表

君諱氏名遠字瑞木海鹽縣人初為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遺者

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秦陵之盛焦泌陽人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官逆金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遜荒皇歲烈燭國滅而史亦隨滅善天心痛於是法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即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推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復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宜遠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為奇士願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

一百三

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回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辭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著殘書數本談基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覆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衍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承予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談遠字仲木一字觀若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實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歷後尤詳號為國樞中年燬於火乃復沉思強記覆閱舊書論之故老墨枯筆禿錢不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為當仲木獨以為非有答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闕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謚法大小行乃傳公旦暨師望筆制自聖賢相古后皇涉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欽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臨文率拘牽唐以代易世宋以真易立其文雖或疎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即昨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畧全備遠奉迎使事兄禮周愆及乎裕陵返黃離位南編初非因免城奪門言何編梁瑤策始建張樞母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趙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謠說十五家秉禮恐不然盈建以為是橫

議臣談遠

高

本傳見海鹽縣志

談處士遷字瑞木性好博宗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諸列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臣也而於革除多失實焦泌陽壬人也而於正士加厚疵徒狗愛憎耳豈有定論乎於是訂正年譜成一家言崇禎壬午間受知陽城張公慎言膠州高公弘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為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諮於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諳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忍以國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已勸寺交煽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誤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於麻澧之廬丙戌會盜起剽掠藏稿盡失甲午會婺州總河中丞朱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謁隱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慎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城數百里遠處士徒步往哭

夏

張冢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游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所著素林集十二卷又論二卷北游錄八卷西游錄二卷素林雜俎十二卷素林外原六卷海昌外志八卷

許公故廟碑記

邑人談遷撰

翳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難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畢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近反莽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莽洛塘南意其時焉最崇封廟藻修潔宜惟是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縣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哀不廟貌其間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易勒申胥之祠額易說於是漆燈木減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邊直樗里悲哉乎後之人晚耽焉猿鵲寸尺宜能追獎忠魂仰妥貞魂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故廟而佚之跡若下鬼今於叢祠名實俱喪盼蠻亡間僅附公於石沿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遠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往蹟幸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三六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於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廟成於文龍許氏不敗忘德第以湘雅陽非立廟本意

東林雜俎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談遷撰遷有海昌外志已著錄是書分類記載

凡十二門曰科牘曰藝簣曰名勝曰器用曰榮植

曰頤動曰幽冥曰叢贅曰彤管曰空元曰炯鑒曰

緯候多紀明代軼事而語多支蔓其名勝一門雜

引志乘及里巷齊東之語漫無考證藝簣亦多疎

舛其餘大抵冗瑣少緒亦不分卷疑雜錄未成之

本也

讀書偶然錄十二卷

〔明〕程正揆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雍正程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偶然錄十二卷》提要

讀書偶然錄序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道且有盡乎哉凡其機緘之所感通端倪之所流露言詞文字之所發揮大抵皆偶然耳以偶然者見當然氣也而理矣以偶然者見本然情也而性矣以偶然者見確然隕然象也而儀儀也而極矣因其偶然而執以為偶然者偶然也因其偶然而悟以為非偶然者亦偶然也 青溪程公先得此意以讀古人之書本乎經泰乎傳貫串乎史百家蓋所見無非道者而忽而述之忽而棄之忽而証之忽而讚誦之忽而刺譏之忽而引伸觸類之振天下之聾而使之聞啟天下之瞶而使之見砥天下之愚頑而使之深長思浩浩乎津津乎莫窺所始而莫測所終乎而 公顧于是錄曰吾偶然也執以為偶然者聽之悟以為非偶然者亦聽之何以帙偶然而帙何以刊偶然而刊既散且失矣何以復偶然而復余不敏不足以探至道從 公之文孫赤浦大恭借觀焉偶然而序時

康熙六十一年歲次壬寅秋八月上澣之吉

欽定四庫全書
山東等處地方官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鐵嶺後學李樹德集撰

讀書錄卷之一

楚孝感程正揆端伯父墓

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荆公詩云
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瀾陵尉
薄于德矣東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說誅瀾
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
之如仇幾至于死幸武帝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遂
令阮籍輩熟醉為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
意者

樂府記大言小言詩錄昭明辭而不書始于宋玉何
也豈誤耶有說耶

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是時天下初定
君臣俱欲無為酒杯善詭理亦有之高宗雖不君然
亦溺祭事機當時諸王鬪雞王勃在沛王府戲為文
檄英王帝見之大怒曰此殆文鬪之漸即日竄勃以
太宗之賢杯酒一時之樂何足為後世戒及其弊也
中宗時羣臣曰天下無事欲與羣臣共樂于是迫波

艷辭秋冶之舞作于文字之臣而綱紀蕩然矣創業之難也一觴一詠足以肇亂況其甚焉者哉

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為是賦則蘇公未暇知其入耶將廣平困于窮阨于躓然後為是文耶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曷能自異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琴貴妃別號花藥夫人意花

藥書為藥

卷之一

不是擬其色似花藥之翾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于琳說文檄一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揮以羽爾雅木無枝為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尅書帛于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衆榮作露

布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

布起于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彌封惟

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為馬超作伐

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

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

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之義當取于此與

范堯夫謫居永州閑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

則問寒暄而已僮掃榻莫枕于是揖客解帶對卧良

久鼻息如雷寢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

讀書為藥

卷之一

而去可謂善處謫者矣

僧伽龍朔中游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

答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

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凝

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為真真癡絕也僧贊寧以其

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

康居國人便呼為康僧會詳何國在葉東北乃碎葉

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王荊公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

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聚樂食盡棄之而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膏兒作息乃可耳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得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作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支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可稱荔支佳話

讀書集

卷之一

四

翟公撰祭儀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非是當以鬼宿度河爲候其意出于洞微志返魂香事是捨三代聖人之說取不根之言可乎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草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視若冤家故曰讐書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佛不能得了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出于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旨則原于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于詩自不可掩榮木之奄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云羲黃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

讀書集

卷之一

五

使之淳淵明之智足以及此豈玄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指達至如淵明能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况西山公乎然榮木貧士方之逝川簞瓢幾于可以牽合之論真知淵明不必視此若夫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瞻睠王室實有乃祖長沙公之心惜其力不得爲而止此則西山發微之論非獨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耻事二姓之驗而已淵明詩有謂其詞彩精拔斯言得之而後山顧謂其切于事情而失之不文後山體裁

既變音節也殊將自外于淵明者非耶然于康節又何以評之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瞋身不達聲利甚于穿骨不脫俗氣甚于瘡楊敬仲先生曰士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進道居家以無事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理到之言也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尚未

讀書偶錄

卷之一

六

啟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罕知故記之按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異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記其自書故謂押字蓋沿襲此耳唐宋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于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孫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

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駟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真索隱曰按文有上字當作畢星余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下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為畢星甚曉然馬駟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一語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余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謂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

讀書偶錄

卷之一

七

隱所言亦未為得聯句實起漢栢梁臺非始于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

主者稱臣蓋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于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賢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號者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為卿自唐以來惟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稱謂矣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
燒即張子房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傳其一則晉之
黃初平常牧羊忽見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
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為赤曰赤松子即叱石為羊
者事見葛洪神仙傳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
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
為松蓋松陌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
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
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
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考之
過也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為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云
書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
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也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
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長安有貧者
為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

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董
腐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也忍是敵
灾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
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
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劉知幾曰兩曜日星麗于天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
無常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必欲刊之國史施於
何代不可也史記書有大官讀者竟忘其悞班固天
文志非漢事而編入漢書已乖越矣且如熒惑退舍
宋公延齡中台告拆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集
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
濛濛色著青蒼丹雘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
既不預于人事乃編之于策書又曰天文有志何不
為人形志乎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有二說鄭衍以五行相勝為義
劉向則以相生為義漢魏共尊劉說

老子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全是黃帝之言今
在五千文內則老氏所著書恐非專已出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稽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為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于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偉直又甚于退之也

常士人來吾聞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

讀書集

卷之十一

十

阮龍無耳而聽兢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神覺觸此自根塵中來誰復在根塵外若言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為受者若言在外我既無內云誰為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當此一段事無令冷地有人看見

封禪依古郊祀柴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

又益一癡心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繇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為虛耗之世需爵鬻爵罪而需爵鬻爵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耐金而耐金不效也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

讀書集

卷之十一

士

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後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繇之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翫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為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意而賞賜帛百餘萬疋金錢巨

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繇此即平準之效也或曰
是又以天子而同于負販矣以天子而同于負販不
猶愈于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乎且告繇之禍可以
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
興利之事而救告繇之禍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
其道不得不出于此然則史遂無譏乎曰惡得無譏
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為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
變史益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
于平準之故也

讀書記

卷之一

七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
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其妖黠動人全在一
段廢立正論似不從姬妾口中出而機鋒險毒在數
將兵百姓附之二語陵逼之形隱然言外為後來弑
代暗伏一案及置藥胙中之計得行驪姬又泣曰太
子何忍也史遷兩泣字寫出情形千載如生若只如
戚夫人日夜涕泣欲立其子則庸且淺矣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識量如此雖欲不
以大臣許之不可也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

入相何蓋棺後一腔公忠被參托出告千古古人真
相知處即在不相能之中如此

讀書偶然錄卷之一

讀書記

卷之一

七

讀書偶然錄卷之二

楚孝感程正揆端伯父纂

文帝于南粵王尉佗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口氣
佗上書有僭疆處然蠻夷酋長面目畢露臣主夷夏
之分自不可強梁武帝老矣侯景一見氣奪况英雄
全盛之主乎

相如檄蜀雖近于為主飾非然其言實有體事勢至
此不得不然其失在通西南夷而不在乎檄蜀以長
卿才情作文士本妙而耻以文士自了遂有通西南

讀書偶然錄

卷之二

一

夷一節欲實其慕蘭相如公案未免蛇足此文士談
功業之流弊也

舊聞宮漏有六更鼓不知何代而歸田詩話載汪水
雲叙亡宋事有黠亂傳籌殺六更之句豹隱紀談載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已六更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註引
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據此則
奔月者又不止一嫦娥矣吾不知月何事而為遁逃
數也

社詩尚想東方朔詭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
皆以為誤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
日也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

北嶽舜祀于山西渾源州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
者始于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及北嶽所在故誌
有恒山飛來之說今京師在燕恒山在境內而顧南
行以祀北嶽非禮也然舜巡狩所祀北嶽見在渾源
州彼人猶知奉祀而顧往曲陽縣祭禮乎余因思之
信如譙所言則亦唐失河北神不饗而飛至曲陽也

讀書偶然錄

卷之二

二

借曰神在唐宋已飛來則在今日亦必欲歸飛矣
燕丹傳王謂軻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
召姬人鼓瑟瑟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
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于是奮袖超屏風
走然則秦王之免姬人力也乃賜復無且金而不及
姬人何耶

人各有好惡于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
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
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

以道作詆孟黃次攸作評孟若酸醜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本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持區區之文以求識賞于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鄭夾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于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貞教體清淨在音聞我唐初蕭銑據荆襄敗後李清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于農素習戰鬥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耳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烟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規其所養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于花月之間耳杜稷蒼生曾不繫其心替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日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詩人沒頭腦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于不免觀其獄中

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畧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渡江以來詩禍始絕

漢官名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廷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

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即罷者耶

王楙曰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不知先有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見淮南子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有伍子胥微時蓋嘗從繫綿女子乞食見吳越春秋

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于昆吾之鼎獨周公繪像于明堂之牖期

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于是爲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始于周矣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元主孝恭碑乃作載武閣豈凌烟先名載武耶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載武閣

史公會粹衆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醫號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叙漢初專據陸賈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旣殊事理益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畧蓋不盡無也

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都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詞云橫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潭而漁見子雲答客難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學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總倚牀今日妾
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
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
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
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
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詔君詞多矣惟白樂天云
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
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
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
讀書偶集卷之六 李太白 七
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于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
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
餓垂翅青冥殘杯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
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
于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寔良有以也魏鶴山云
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樂小宛之爲臣
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柏
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過者也而責已重
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

也東坡存黃在惠在僊不惠不僊患其傷于太豪便
久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之類
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意諫行而跡隱
豈是故爲詆訐許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
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
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超者非
以一去爲難也
世人不思曠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爲托緇黃誦經
持呪或謂伊扶或謂樓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
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
幡身半作腳挂在空中驚鳥雀行住坐卧思量著只
好把與窮漢做襖著達哉斯言
伊呂之後孔孟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
箇字孟子十二箇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
法累千萬言大段是暗昧
千字文題云勅員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

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于此

晉語人兒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大將軍墓墜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孫綽與庾亮牋皆曰可人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隋書王曹傳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曹不在上即令馳召之及曹見上謂曰公與人登高

未若就朕也

賜宴極歡

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

嘗考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

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爲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

蔬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以稻爲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爲吉饌是五穀以稻

爲貴

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絲竹管絃爲病夫蘭氣清不當

于春時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

故可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人不在選中者尚多何特此叙耶

左傳執冰而踞杜預以冰爲箭筒初疑其不然及觀詩大叔于田抑釋棚忌註棚冰所以覆矢也弓師古釋文棚音冰所以覆矢也馬氏云積員蓋也今韻畧註云箭房之蓋棚通作冰知預之說爲有據也

粟馬秣馬也西漢匈奴傳云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註云以粟秣馬蓋用詩鴛鴦篇采馬在廐摧之秣

之注秣粟也用粟字已奇注又云無事則委之以筮

有事乃予之以穀若筮馬穀馬尤奇

史傳載居相位妍醜之稱如漢袁盎呼申屠嘉曰愚

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曰車丞相張蒼贊曰名

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晉謝安曰

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俱曰真宰相

唐盧懷慎曰伴食宰相蘇環蘇頲贊曰再世爲賢宰

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癡宰相李沆曰聖相丁

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蔡確曰

三旨丞相吁人爵之崇莫若東軸淑慝之行皆得而議焉不可不謹也

古人自以公稱者獨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晉諸葛恢曰黑頭公宋沈慶之羣蠻號曰蒼頭公梁張瑄曰百六十公齊何戢曰小斯楮公後魏于栗碑曰黑稍公古弼曰筆頭公北齊許惲曰長鬣公齊崔日謙曰白髮公後周魏賈帝呼曰逍遙公唐李德裕稱牛僧孺曰大牢公

若翁號則漢田蚡罵竇嬰曰一秃翁北齊武成帝小

字曰島翁唐盧從愿帝稱曰多田翁竇華人號曰聶

嚚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曰樊川翁黃魯直自號涪翁張師雄人嘲之曰蜜翁

即如晉桓冲小字曰買得郎人稱吳周瑜曰周郎晉

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

曰潘郎檀郎宋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敫曰江郎劉顯

父曰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袁聿

修曰清郎後周獨孤信曰獨孤郎隋滕穆王曰楊郎

宇文鼎曰宇文王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

元結曰漫郎錢起曰錢郎陳元報曰十郎蕭悅曰蕭郎劉禹錫自稱劉郎五季閻王王審知曰白馬三郎

乃皆郎稱也

如晉王敦曰可兒司馬曰犬子唐白居易姪曰羅兒龜兒皆是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癩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小兒西蜀譙周曰長兒晉王稱呼襄逸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鐵小兒營曰聖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勣曰僕羅兒李信曰牧牛兒乃皆兒稱也

以童得名則漢終軍曰終童後漢杜安晉潘岳唐李百藥俱曰奇童齊鬱林王曰顛童

以奴得名晉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

潘岳曰檀奴後漢古弼帝稱曰齊奴孫騰曰僧奴皆

小字也晉陸機人罵曰貉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宋

廢帝稱父武帝曰麟奴後漢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

顏杲卿罵安祿山曰牧牛羯奴梅聖俞呼謝師直曰

錦衣奴

古稱知囊有五史記秦檜里子號知囊漢龜錯以辨
號知囊東漢魯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知囊晉
宣帝舉兵廢曹奐桓範出赴奐宣帝曰知囊往矣杜
預亦號知囊

古稱八達有四魏曹奐傳李勝明帝時人曰勝堂有
四窓八達各有王名又諸葛誕八人號八達晉光逸
與胡毋輔之謝鯤畢卓等八人裸袒酣飲謂八達晉
宣帝兄弟八人俱以達為字時號八達

古稱萬石有五漢石奮號萬石君馮楊宣帝時為弘

讀書偶然錄

卷之二

三

農太守八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秦彭與羣從
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
高宗時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
西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漢號其母曰萬
石嚴姬

讀書偶然錄卷之二

讀書偶然錄卷之三

楚孝感程正揆端伯父纂

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芰
曾皙嗜羊棗公儀休嗜魚王莽嗜鰻魚王右軍嗜牛
心宋明帝嗜蜜漬鯁鮓齊宣帝嗜起麭餅鴨雁高帝
嗜肉膾陳後主嗜驢肉齊蕭頴胃散白肉膾至三斗
後魏辛紹先嗜牛肝唐陸鴻漸嗜茶魏明帝好槌鑿
聲若劉邕嗜瘡痂朱榮嗜啖醉人其最異者也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

讀書偶然錄

卷之三

一

贊為陸九

唐書載陸餘慶與趙正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
之問畢御名郭襲微司馬子微釋懷一為方外十文
正固襲微名跡不甚顯審言之問輩皆一時文士傑
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多則多
事然亦何可盡絕誠使有審言之問之徒賦詩論文
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夕相與從容
于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時士
多暴貴驟顯其禍敗誅死亦不旋踵獨餘慶官太子

唐事雖不甚顯訖無咎悔觀其所處若此世間憂患其孰能累之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物應變開闢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為崇之權誦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思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于裴垺尚以恩為怨况牛僧孺李宗閔輩實相與為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下唯不爭長不

卷之三

一

爭功則無事不可為而房杜嘗履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已謀資杜如晦之斷為謀不知彼既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豈特不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自古亂亡之極未有乏絕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士兩途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賊攘奪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而進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

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便鬱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關南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業者君臣皆早死爾天固以是開有宋之運歟唐自懿傳後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變宜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事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得在此者也賢能之無有尚何足怪哉

杜子美詩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顥免與孤何顥

卷之三

後漢人見黨錮傳益義俠者與詩不類意當作周顥周何字相近世說周顥奉佛有意操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當貴功名焉足圖則此意當在顥也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駢九錫雖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于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

因緣模倣不已司空圖作客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柏梁臺灰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于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世之鴟吻是也

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為淳厚杜工部于蘇端薛復進聞薛華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又云坐中薛華善醉歌醉歌自作風格老一篇之中直呼三人之

讀書偶集

卷之三

名想見當世士人一經老杜品題即有聲價故當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為耻也

嘗言異哉盧杞之為人也不獨愧見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盧氏唐甲族也而懷慎一派為盛懷慎以清德相玄宗號為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奕奕罵祿山彼害在忠義傳奕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姦臣傳杞生元輔元輔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異亦附忠義傳故曰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

韓退之土宰相書云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二選于吏

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僕當惟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知禮部貢舉退之是時及第八年四月贄拜相而退之以宰相門生連三年試于吏部而不得何也十年十二月贄罷為太子賓客十一年退之于正月二月三月連上三書于賈耽輩不亦踈乎祇取辱耳可以為戒

胡長于騎射其所以取勝獨以馬耳故胡人有兩馬此古法也北征詩云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

讀書偶集

卷之三

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追兵五千人馳馬一萬匹是知一胡人兩馬也中國若不修馬政豈能勝之蓋用兵之法弓馬必有副詩云交韞之弓畏毀折也與兩馬同意

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于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疎想見大抵色色如此吾意宦官如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且天下之事有大于死者乎凡可以

救死者無不爲也若當時只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
今乃以死逼人而疎畧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
信矣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
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
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
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

讀書稿卷三

卷之三

六

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
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荆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
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
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詩鳥飛不盡暮天
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
登遠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游人眼界開
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
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
拔而立意精確舒王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

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
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
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
一笑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
不知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
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之確論獨李
元膺曰余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舒公何從
見其妙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古之人

讀書稿卷三

卷之三

七

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蓋其寓也謝公平生喜見
惠連夢中得之蓋當論其情意不當泥其句也如謝
東山喜見羊曇羊叔子喜見鄒湛王述喜見坦之皆
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狀特無詩句耳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
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醪醑詩曰露濕
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
若出類而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
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杜子美詞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
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
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
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殊不知
此畫深譏肅宗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
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既
是先帝之馬帝當軫愛焉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
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

衛青少為平陽公主馮前奴後貴顯公主擇配無踰

卷之三

八

青者卒歸之北齊後宮一裙之費至直萬疋周滅其
國后妃以賣燭為業南唐劉承勳窮奢極侈蓄妓樂
數千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數十萬服飾稱之歸
京乞食凍餒死軍卒楊杲宗為丁晉公禁第丁貶海
上朝廷以第賜杲宗劉美善銀金後貴顯賜上方器
視刻工名多美所造嗚呼世事翻覆往往如此惟德
行文章照耀今古彼富貴者猶蟬蛻醯雞豈止空言
徒苦民耳

梁冀不顧清河王赫明德屬親而立蠡吳侯以為富

貴可長保然族冀者桓帝也郭崇韜知莊宗之嬖劉
氏請立為后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為自安之計
至深至厚然殺崇韜者劉氏也故君子守道德之正
而禍福之變豈思慮所能及哉

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却老尚書蕭宰易恨為幸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
德為風日斜奏罷長楊賦半山易為奏賦長楊罷白
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韓子蒼易為堂深
宮冷晁無咎試交趾進象表云備法駕之前陳周益
公易陳為驅古詞云春歸也只消戴一乃茶麝字文
元質易戴為更皆一字師也

卷之三

九

肘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
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早弱得陽九
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
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
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
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于一五代亂離
百六之數三此皆得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

得百六之數七咸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
一太甲雍已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
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享國五十九年得
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
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
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
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
之分繼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為福應然宣懿僖昭之
再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天祐
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
于梁遂以此為禍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
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于南巢商紂亡于牧
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達之此
其故何也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
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
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
語多清曼皆禮義之罪人也

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為之作
蜀道難按孟郊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晉
謁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數數四時乃天寶初也
此時白已作蜀道難嚴武為劍南乃在至德以後肅
宗時年代甚遲蓋小說所記各得于一時見聞本末
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
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皆唐書誤也
唐明皇欲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
又河北皆陷顏真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
人夫許大一箇顏真卿自不知姓名顏杲卿忠義貫
日月後其子不免饑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
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司馬溫公考異云張萬歲堂國馬唐統紀曰萬歲三
代典郡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為萬歲張
氏諱也按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
長矣然則為馬歲為齒有自來矣豈為張氏諱哉
陶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俗惑于惜
生故極陳形影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

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贈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
自竭形累于養而欲飲影役于名而求善皆惜生之
弊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遐齡具所以辨
養之累曰立善常所忻誰當謂我譽所以解名之役
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遐齡與無譽不知飲酒
而壽為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可汲汲而從之乎似未
能盡了也是以極其知不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
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謂之神之自然耳此釋
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資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

讀書偶錄

卷之三

七

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更進一關則其言豈止如
斯而已乎

唐以前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
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六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
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筠後又
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為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
德光四表者此體頗新巧古詩之工初不在韻上蓋
欲自出奇後遂為格乃知史于諸文士中獨言筠善
叶強韻以此

讀書偶然錄卷之二

讀書偶錄

卷之三

七

讀書偶錄卷之四

楚孝威程正揆端伯父墓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云云斯言信美然我以其言事本末考之統乃徒有是言耳潘岳閑居賦之類實未嘗自爲之也既從荀彧舉得尚書郎輒不復辭則前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後遂參曹操軍事不知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標何求乎史又言統每論說

讀書偶錄

卷之四

一

古今及時俗行事當發憤歎息遂著昌言尤非所宜退不能踐前言以安田里進又不擇所言以輕犯事故兩未見其有得統死年纔四十一幸其早耳不然恐未必能逃禍正事之禍當時謂之狂生信有以取之范曄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生遂築以爲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既得于清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武帝得人爲盛所許杜稷臣級黜一人而已黜不死霍光之事當使黜爲之使黜爲之其大節不異于光

文理故勝之耳然漢雖不能究黜之用而莊助言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黜一知已也武帝許黜杜稷臣黜一知已也大將軍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黜一知已也淮南王反憚黜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又黜一知已也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既明下筆自不犯手然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經匈奴爲其所留亡入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

讀書偶錄

卷之四

二

始不過爲塞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愚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并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忘之矣

愬諸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于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屋壞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向皆爲中郎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淆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猶

其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為止此則讓邪並無所忌
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讓邪
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
漢之禍者不外于此中間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
目終始循環于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夏寒日青無
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
班彪作王命論非獨擁戴漢室正以警僭偽者止殺
衰時化得一人便是二人省得一事便是一事救得
一分便是百分全副菩薩心腸所謂以文字為功行
者也

卷之四

三

霍諝奏記梁商訟其舅宋光之寃出之于獄此義人
也時年十五為之更難不知諝所以能為此者正以
其年十五耳十五以後可惡可避者甚多能為此舉
者或難其人矣故世上勇于義者非涉世太深之人
所能為也

周鄭交質自宜有後來射王中肩事此何等世界而
左氏猶以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段迂語評
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忍出諸口哉

桓四年三伐鄭鄭伯禦之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
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天子同于一將
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王莽女為平帝后帝崩莽不能強之下嫁漢兵燒未
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赴火自死非特莽愧其女
劉歆孔光之徒亦愧矣羊琇女惠風為愍懷太子妃
劉曜陷洛陽以賜其將喬厲仗劍大罵而死王夷甫
諸人不愧乎劉禪降魏見蜀伎不悲有此間樂不思
蜀之語孔明之子瞻孫尚戰死張飛之孫遵趙雲次
子廣亦戰死北平王湛哭于昭烈廟先殺妻子乃自
殺魏以蜀宮人賜將士李昭儀不辱自殺禪不特愧
于將士亦且愧于婦人矣

卷之四

四

春秋婦人有謚晉之聲子敬嬴魯之哀聲穆諸姜齊
宋兩共姬此國君夫人之得謚者穆伯之妻敬姜此
大夫妻之得謚者鄭武姜秦穆姬晉懷嬴衛之宣莊
二姜宋威許穆魯悼此因國君之謚而名之者魯人
哀此姜謂之哀姜此私謚也謚以表德婦人以三從
為德夫之德即其德故禮從夫謚是以辭典言焉

登降之事則二妃所觀之型可見周誥著文武之烈則太姒所嗣之音可傳也

原憲居貧子貢連騎結駟過之謂憲曰夫子何病也憲曰無財謂之貧道不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此語政鍼子貢殖貨之膏肓

秦下逐客之令李斯在逐中若不上書乞留終身布衣及其見留致位宰相父子俱戮政坐一書之故蓋斯因倉鼠與感見逐上書則其志在利祿也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忍失利祿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

讀書集

卷之四

五

故不免于大戮誠可以爲貪利祿者之戒

賈生獲罪于漢投文汨羅以弔屈原皮日休不用于唐投文沅湘以悼賈誼賈之見譏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賈之投閑長沙洩其忠憤可悲已柳宗元特叔文輩爲冰山設爲天對投文弔湘有二子之才無三閭之忠寧不發屈賈之笑

退之送窮文自謂怪怪奇奇毛穎傳雖稍怪然筆力已不及不知者以怪辭爲工疊字爲巧字理舛謬不暇顧則諉之曰自我作古又飾之曰周誥殷盤詰屈

聲牙其實學力未充筆下澁滯僅足以誑聾瞶老泉先生曰風行水上渙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惟退之得之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又一姓見死于婦人之手亦異矣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授月俸至不能給遂弊衣

讀書集

卷之四

六

破履作丐者持絃琴俾閑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裘衲于歌姬院捧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跡不同也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聯句或云起于栢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中路蓋

泥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爲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到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認事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

蘇子卿

七

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塞雪啖糗蹈血出背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菴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項王有吞轂漬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歎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于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嫂自若羽翼已成則歎戲不知乃知尤物移

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儉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蔽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于衽席杯觴之間而謂訓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書曰若作和羹爾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

宋書

八

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機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畧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爲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叙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會懸清淵之鈔鰭吾謂

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
欲不但適一已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漁
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
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
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
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
言耳宜其發于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
曰與其譽堯而後樂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
九

天下不能易自是雖堯桀無與辨處毀譽者如是
亦足矣余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
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于
名實者故激而爲是言耳

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
明去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前輩
論賈島送炭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蓋雖微事苟出
其情終與模寫倣倣率而成者異也今或內實躁
忿而故爲閑肆之言內實柔懦而強作雄健之語雖

用盡力使人讀之終無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
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
知子美者方至德大曆之間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
罹其禍者然乘閒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子美閒
難間關盡室遠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饑寒轉徙巴
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
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
與淵明一出處之趣也

裴林得道于黃藥山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
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
也李翱復性書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
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
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
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
可行于天下所以紛紛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
退之答孟簡書論大槩以爲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爲事物侵亂胸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
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翱復性書

時達甚益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樂山也然求于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翱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于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微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墜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能儒也是名干戈而求不鬪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之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于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之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翱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

其學之所同也

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讀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廢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棄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之悞也

晉人貴竹林七賢初若欲避世達禍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全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于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才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爲人而設也惟叔夜似真不屈于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爲宗室所

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主角如管幼安則
庶幾矣阮籍不肯為東平相而為晉文帝從事中郎
後卒為公卿作勸進表若論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顏
延之不論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也

讀書偶然錄卷之四

讀書偶然錄卷之四

十三

讀書偶然錄卷之五

楚孝威程正揆端伯父墓

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
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
有甚于生者

梁史劉疑之為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
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所著履麟
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予之隣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
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
不當如疑之也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
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猶
糞土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土有
時而不幸

阮籍見張華鶴鵲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
自全于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
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
求全之過失鶴鵲之本意

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仇簡然作衛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實誼何等人也而謂之愛幸于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

古之史出于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為一列傳蓋五人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然其意在于矯厚葬也胡建為軍正丞不上請而斬御史然其意在于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于去佞臣也梅福以疎遠小臣而言及于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于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叙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許禹福逾注云遠也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裏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敞近于中耳此其所以為一列傳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

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今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意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予慕子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嚙鄰人效之皆棄而走蓋美人之容或笑或嚙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為宜而莊子以嚙為美也若嚙公則嚙固增醜狀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吾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為道人也

古今言天者多矣皆無所考據獨一說簡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

淵明之為縣令蓋為貧爾非為酒也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蓋欲得公田之利以為三徑閑居之資用爾非謂旋創田園也舊本云公田之利過足為潤後人以其好酒遂有公田種秫之說且仲秋至冬在官

八十餘日此非種秫時也故凡本傳所載與歸去來辭序不同者當以序爲正

鄭希仲云允仕宦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二謂爲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墮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晉紀瞻舉秀才陸機之策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

泉而無寒火然今溫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縣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閬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

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感沸湯浪注安能長魚鱉僅可煇狐兔瞻暮詩云誰然丹黃

燄爨此玉池水蓋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

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又

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

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燄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火寒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腐草化而爲螢光可照物非寒火乎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觸膝其意蓋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于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

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或不擇賢愚欲微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

然則武帝有見于封國無見于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

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

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于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

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論用荆公詩漢業

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後
道方圖雍齒封則此史論用詩也又有劉潛夫詩云
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
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坡翁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
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華表稱賀赫然
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膽塗于白刃筋骨絕
于飢餓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
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

讀書偶錄

卷五

本

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清涼水冷却秦
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
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
飲以清涼之水寧無所喜項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
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花寂寂臺名思子草
茫茫尚無人世圖圖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于林
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于京
師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
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

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挾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
笑也錢舜選詩云項羽天姿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
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
之論云羽之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
亞父獨不當試曉之耶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
又一商鞅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吏報曰大祝方寢李
爲絕句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
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謁華州李相不

讀書偶錄

卷五

十

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
拋書袋裡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
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
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
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
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隱士趙逸述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
王者十六君目覩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
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皆言一足僞后笑曰但使

冊書安用察其偽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辭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國史凡幾脩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脩詩云紀載從來易失真紛紛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變屈入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

太尉韋儔為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矣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敗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時語其子之言也惟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耻之吁二子聞此言可以瞑目矣

王右軍諫殷浩北伐書事理通暢由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畧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脫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未知其經濟然則孰謂翰墨人了不曉事耶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乃自

不疑所以前輩汲汲于求正也杜工部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以此觀之乃知子蒼尚未能自信故匍匐焉求信于人所謂津吏過關者必非曾過關者也若二老胸中何曾有如此關事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而文曾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慶後得曾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為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

文定公迪皆一時名望子孫亦相繼達官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文獻通考載馬異五十八事獨不及玄宗舞馬何也馬之為妖莫甚于此

永叔作五代史宦者傳論因有張承業賢閹也恐小人因而藉口人主因而傾心故通篇極論宦者之禍此良史材也

歐陽脩唐書同時梅聖俞有唐載二十六卷孫甫有

唐史記七十五卷必有異同今不得見矣

管夷吾謚敬而後不稱其謚史記亦畧之夫人臣功名如夷吾可矣今謚不重敬謬也

司馬遷叙謚法歸之周公然周公所身事者成王也王之崩去公薨未幾而議謚曰成成者謚法所不載也是足信乎

唐玄宗子睿宗哀冊稱哀子今于父稱孤于母稱哀亦後人之分別也

谷永匡衡文章經術俱深即所言災異涉于影摠然

卷之五

十

自是漢儒習氣獨以阿舍王氏同為小人然我以二人中亦自有優劣如匡衡阿石顯而排陳湯谷永與劉向則論救之均為小人亦尚分微壤也

真德秀曰賈山至言純臣防微之論也其末復開宴遊一路則非謂陳善閉邪者矣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細按至言願少衰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一成萬世之基業然後惟陛下所幸耳此正抑揚以諫止射獵何曾開宴遊一路哉甚矣漢儒遭宋儒而窮也如揚雄董仲舒輩以談

理著既為考亭輩排擊以攘其名如山以忠諫著者又為西山輩所貶抑何不幸也嗟乎有聖人出未知孰不幸也

前某官前進士有之矣李伯起封事稱淵聖為前皇帝千古一創可笑亦可慨也

醫書中有天地國脉曰氣趙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

朱紫陽答陳同父書奉告老兄早暮相攬撥留取閒漢在山裏交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卷之六

十一

韋應物歐陽脩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瑯琊山則曰鳴驕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遊石子澗則曰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山遊如是乃不犯李義山松間吟道也

偉道學仙人試以白髮一莖懸十萬觔巨石鼠鬣髮垂垂欲絕使偉道卧其下了無怖色蓋二十年我輩居官途何以異于是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比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畧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歎蓋

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
又如古柏行黛色秦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
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此如晉人我我如千丈松之
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
之理余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
之可笑其愚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
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為工不知此八字已

先見于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體月支擁

書

卷五

五

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為祖豫州墓志曰或
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
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
書腦日逐體月支即楊子雲腦募沙體余吾意宋武
帝詔亦曰南腦勁月西體剛戎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
體創見歐公前此宋閩余謂前輩為文必有所祖又觀
錢公輔作越州并義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
辨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

人則太子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
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
杆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于周易雜卦一篇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湊
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
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實字得花鏡初開恐是妖此
一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秋
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
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為也

詩

卷五

五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義氣妙
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
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
宜深戒

人有穎慧似由于學問似不由于學問者如介葛盧
解獸語公冶長及侯瑾字子瑜並解鳥語李南解馬
語詹何聞牛鳴知牛黑白沈僧昭聽南山虎嘯云國
有邊事當選人丁荀勗食飯而知炊者之為勞薪乃
故車軸脚也符朗食雞而知其棲之恒半露

讀書偶然錄卷之五

卷之五

五

讀書偶然錄卷之六

楚孝感程正揆端伯父纂

夜漏五五遞爲二十五唐李邕詩云二十五聲秋點
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
掖及州縣吏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
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今猶沿之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呵叱之意
亦過矣

陳所敏云鵲鵲能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啄木遇

卷之六

六

靈穴能以嘴畫字成符靈魚自出鴉有隱巢故鴉鳥
莫能見燕踞泥常避戍已故巢不傾鶴有長水石能
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踞艾
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
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陸儼山云登山涉水之間專事賦詩則反礙真樂紫
石林記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
首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

郊家徐待其起就筆硯賦詩已成乃敢復常大是爲
詩所苦大抵江山旣勝風日又佳從以良朋韻士便
當極躋攀眺望之興罷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遇歷
歷在目前後發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愜而無累矣
伏羲氏畫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座地五
十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
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
倪雲林之潔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塊偶逸之氣者也

讀書偶錄

卷之六

五

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
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
奴宦賈之事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詣於豪
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爲文人者僅可稱乎
才子

焚椒錄中所載詩詞雖淫靡不足道如解却四角夜
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
薄命人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焚焚若消妾

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微庸此等皆有唐人遺意
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也

昔嘗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
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曰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
但虞傷缺爾夫李泰和之文章書翰固足以過人用
之不已乃嬰林甫之禍盧之爲人固不足取但其所
言適中泰和之病豈非剛則折銳則挫乎夫用壯固
不可矣而又虛壯安得而不觸藩哉然則剛強之事

讀書偶錄

卷之六

五

有道者戒之

歐陽公好集古而廣長睿以爲考校非其所長然長
睿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樓玫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
尚多舛訛始知學無盡學人亦無盡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雖然
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
有琴者在

史記序篇多用四言韻語班史因之范史無序篇故
每篇論斷之外別有四言贊小司馬作史記索隱乃

倣范史而補其贊不亦贅哉

古史家九閨門醜惡之事人所羞稱而厭聞者莫不備著如左傳載衛宣公齊襄公等事史記漢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皆是蓋使人知為不善于幽闇之中而不能掩萬世之直筆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刪詩墻有茨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存而不削而楊龜山所謂載衛為狄所滅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識此意下至金史猶備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腥穢雜揉草書于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亦是一病至于紀傳表

卷之六

四

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論斷蓋曰著其事而俟後世之公論耳此為能脫因襲之弊可為後世修史之法

汲冢周書甚駁雜恐非先秦書意東漢魏晉間詭士所作反勦禮記史記羣書以文之文義古雅者僅有蔡公解等一二篇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

本亦可謂之草

劉惔既為安樂公而侍宴喜笑無蜀妓之感司馬昭哂其無情李煜既為違命侯而詞章悽惋有故國之思馬令識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與不思何往而不招諂古人所以貴死杜稷也

孫叔通為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為漢儒宗孔穎達為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為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也而世儒宗焉此二代之所以無真儒也

卷之六

五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不罪桑之餓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斬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龜獨斬子公而因之遇弑者遠矣中山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大哉

盜跖以孔子為偽蘇軾以程頤為奸李侗以董道為忠田承嗣以安史為聖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古有之矣跖侗承嗣不足道而軾亦為之君子之不仁

悲夫

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恠之徒尚莫適于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

軒轅崩葬著于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見于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歿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亶其然乎

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呂氏書說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于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

洪範六極云六曰弱注虺劣也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

以不能為善多是不能立志為善主于剛柔惡之原主于弱

季隗曰我二十五年久矣傳廿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

生十七年得士五人昭十三年絳縣老人之年按古者論

齒皆稱年如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為齒

無疑于是昭公十九年矣亦齒也

宣十七年齊頃公惟婦人使觀魯晉衛曹使者云

范武子召文子曰云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牙乎注

牙解也襄十六年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云辨

有牙魯無鳩亦好對

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雷

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

雨取其說書于伊尹古像之後

慙慙子曰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子之徒也吾讀孟

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辨周善辨

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辨則失真死則不靈失真不

靈賢者之大疵也

皇甫湜鶴處雞羣賦同李陵之入胡滿目異類似屈

原之在楚衆人皆醉慘澹無色低徊不平每戒比之
匪人常耻獨爲君子

白樂天六帖爲應科舉而設故醜類不廣梁昭明文
選亦咸爲詞賦棟料朱子云文選是文章之極表者
而東坡亦詳言之矣

唐孫虔立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
每問蜀中故蹟云爲欲廣異聞大抵聞見新異古今
第一樂

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叙酒中之樂甚至由是歸之
子美亦好飲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面
耶

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
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
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白樂天
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
每如此蓋造化之功不容兼取既欲爲官又欲爲仙
安有是理耶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

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楊終曰詩
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注逸詩曰祈招之情愔式招德音引逸詩者如此豈
錯贅書曰毋爲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
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
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
父假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任所用師古注此
周書者本尚書

引逸書者如此

皇甫嵩作醉鄉記然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
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醗者
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
爲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
庾亮所謂清者爲聖濁者爲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
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醪清者
聖明濁者頑騃余謂酒之清者爲聖可也若與濁者
爲賢何哉當爲頑愚魏人庾亮與夫醉鄉日月其說
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爲善也魏畧以白酒爲賢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品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驚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所謂不曾近富家兒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窓賦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駢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酒俄臨訝盟津之捧寒度開儻許疑山谷之九封

讀書偶然錄卷之六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

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

讀書偶然錄卷之六

讀書偶然錄卷之七

楚孝感程正揆端伯父墓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亦某人族又明日亦某人族而欲望杜稷之久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于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為其子友珪所殺友珪復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莊宗李存勗于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繼信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為郭從謙所殺繼信烈既立是為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石敬瑭

讀書偶然錄卷之七

一

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自高祖石敬瑭于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為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于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知遠次年正月丁丑逝世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祖郭威于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為世宗雖能于五年六年間取秦隴淮右復三關然亦果于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于宋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為梁為唐為晉為漢為周國命凡五革陳洪進初

與張漢恩為留後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恩為留後而已為副使漢恩老且悞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為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壽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為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歎曰陳氏五侯之報今于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為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文顯皆為諸州刺史是為五侯一如行雲之言吁可畏亦可法矣

黃荃少居家多質貨名畫尤善翎毛常養鷹鷂寫其神俊養養既多供飼有缺不免掘鼠以給其後子孫有棄業而事田獵者有捕鼠而鬻于市者蓋習以為常遂至如此又有好遊妓館而子孫遂至荒淫耽于奕碁而子孫遂至賭博亦習使然也大抵為人父兄

不可不正身齊家使子弟知有所法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福之優劣矣

昔北齊封陽休之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為王使林達及陶隱居之徒當必為休之取矣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楊雄

甘泉羽獵司馬相如等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

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

理可裨于政事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開國承

家之言真覺文人無處着脚矣雕蟲小技良然

王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

書薦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為儀衛使扈

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

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未知文正

公汗下否

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或以步為涉誤也蓋

南謂水津為步言步之所及故有冒步即漁者施

蜀者有船步即人渡船處然今亦謂之步

魏野有詩名寇萊公每加前席野獻萊公生日詩云

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萊公七月十四日生故

也又有贈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而其

詩傳播漠北故真宗末年嘗有北使詣關詢于譯者

曰卿個是無地起樓臺的宰相時萊公方居散地真

宗即召還授以北門管鑰山人之言亦有關將相如此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

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亂為

香以擾為馴以嫌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

萌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

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

雞豚出于埭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于雲

霄而條鐵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

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

者全其本心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

當之也唐明皇同日裴宋璟張說源乾曜帝賦三傑
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環
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遊會稽度浙江憫然謂子

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曾

然之歎于咸陽矣曹操英雄遂定海內身為漢

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

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于漠北唐太宗

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于并州宣宗之

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長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

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

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

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

直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屨于其間側所謂不二法

門不傳之妙故聰發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

勝道哉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

坐祀于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于堂居
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黹乃
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
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
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于
禮于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案史記所書少孔子四十四
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
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

讀書集

卷之七

不

也

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
十二年而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
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
勝火于是乎有償然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
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為大而闇不若
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于
大者必闇于小月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
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

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
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
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為然蓋發言中理出人
意表云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
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
明闇也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
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
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
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讀書集

卷之七

七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王
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
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
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耳說甚淺且不解
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
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
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

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本草著糯米爲稻米累朝釋畧數千言無一字言堪爲酒正如白氏六帖錄禽遺大鵬也

新唐書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姦臣亦多矣所載者才九人可盡信乎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余以爲微之之作過白樂天之歌白止于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其詞有云上皇正

讀書集

卷之七

八

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杆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
焚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食二六店舍無烟宮樹
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
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
許然燭又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遠
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舞錄續李暮簫笛傍官場
偷得新翻數般曲又云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
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嬖車闔風明年十
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云祿山以天寶十四

載反于瀛陽陷東京則幸連昌時乃十三載也巡幸

而諸弟諸姨悉扈從百司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

帝歲幸華清時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

每爲諸王所邀致方寒食火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

已聲聞于外遣中官傳呼追覓念奴特叫然燭于街

衢呼叫于外皆不可以訓既終夕喧樂黎明六飛又

復西去王者慎動當如是乎此詩深識其荒淫無度

也是歲帝年七十一而太真年二十六矣然考之本

紀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豈史逸耶微之去天寶不

讀書集

卷之七

九

達必無鑒空而云也李暮簫笛字玉簫子屬鳥協切
指按于笛而云屬此字之妙也

李文叔常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

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

志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鉛黛曳綳

紵施帷幄徘徊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

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啟齒而

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莊馬短鬣大腹服干

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

不如騷擾之馬方且脫轡逸駕騷擾顧影俄而縱轡
一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胼
薄版口倦呼叱毫舉縷結自以為工不可復加而僅足
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
為之趨走而境內晏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
邑百乘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蒿之下詩書禮記鏘
鏘常欲鳴于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
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去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
少敬其主之容心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又

卷之七

七

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
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
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于辭令亦甚橫
自漢後十年唯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
橫者近得眉山黃魯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
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眾人不得
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卿有疾其妻憐其年老
闇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遂收送詔獄自効論者

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
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余觀稗官
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
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又讀五國故事云偽閔王
王延慶為長夜之飲因醉屢殺大臣以銀葉作杯柔
弱為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真杯唯盡乃
已蓋取此義也

卷之七

七

司馬相如歸蜀臨叩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
相如稱病使者謝言及卓氏為其相如又稱病不往
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索錢之會爾而
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謬蜀父老云以諷天子
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于勸矣諂諛之意死而
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崔融為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
也驗農皇而罕記良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
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簾映昔邪
成式以昔邪為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
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蔡條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
在蜀作閬詩乃云樓籬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
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
余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無聊雖清
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飯未嘗忘
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為隣其悶甚矣
故對青山青山間對白水白水間平時可愛樂之物
皆寓之為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覽斥
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為工也

卷之七

三

後漢徐穉孺子傳云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儉禮遜所居服其德屢辟公所不起時陳蕃為豫章
太守以禮請為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
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收之及陳蕃傳不書此事却
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
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
收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而司馬溫公通鑑亦
祇書徐穉事不及周故周璆之名益不顯細考之蓋
陳蕃能尊賢敬士為豫章太守則下徐穉之榻為樂

安太守則下周璆之榻范曄不能發明之耳

讀書偶然錄卷之七

卷之七

三

讀書偶然錄卷之八

楚孝感程正揆端伯父集

王荊公父名蓋故其所著字說無蓋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

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維語歐

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閣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

讀書偶然錄

卷之八

一

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于平山堂為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賦此句何哉

詩正義曰絡緯鳴蟬婦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已

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憐絡緯

啼時無婦驚其妙于用事如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帶不能禦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臥室吁亦何益哉

嚴陽尊者嘗問趙州不將一物來時如何州云放下

着曰既不將一物來放下箇什麼州云放不下時却

將取去余讀莊子記南榮越見老子贏糧七日七夜

至老子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曰唯老子曰子

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

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

吾答因失吾問吾謂此言與趙州正冥合夫謂不將

一物來已將一物來矣南榮越不知有何事至贏糧

七日七夜無乃太氣急生宜老子之厭其人多也莊

讀書偶然錄

卷之八

一

周寓言無實然亦善為戲矣之人也命之曰南榮越

夫南矣又榮焉走而侈者失與之俱而方自楚來其

挾何止三人乎老氏所告曼衍不可捕詰然彼所謂

忘吾答而失吾問者疑亦有惘然而得于中者也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

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

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

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

矣然以與監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於

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

班史于節義事率多疏畧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畧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于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于是盡誅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于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于匈奴中此事見于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當昭

讀史集傳 卷之八

三

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一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寧成傳末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末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

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達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并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蓋亦知所處矣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

讀史集傳 卷之八

四

議曹教臣也倪寬爲廷尉湯作奏即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爲美龔遂可也湯或爲之知當時人物猶爲近古

蕭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于不得已也趙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

祿山芽蘖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官官熏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于秦故凡荆軻親屬皆賔迹隱沒不見于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

讀書傳

卷之八

五

亡高漸離變姓名匿于宋子正此意也

史謂鄧通無他技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于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賞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昔人以陸羽飲茶比于后稷樹穀及觀韓翃茶云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昔人愛客纔有分茶則知開創之茶已一千五百串矣若云在古茶熟未普則比時賜已一千五百串矣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無致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遞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于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讀書傳

卷之八

六

東流之意余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于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用之耳八少游詞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為媒黷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于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

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于樂
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
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于潘佑勸君
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今稱先生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為禮者叔孫通與諸
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
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
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

卷之八

十

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並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
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言先祖為
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為人乎何忍使我
當此亂世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王謀
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習騎射始見
如此又宋劉炫謂左氏左師展以公乘馬而歸此騎
馬之漸余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
六國時始單騎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顓
始也顓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戒否隨而改之如
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于齊民要
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餌桓玄嘗盛具法書
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
浣玄不憚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卷之八

十

東坡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
自以為至矣然尚不如至人之入鳥不亂行入獸不
亂羣者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此亦自以為至矣
然又不如菩薩向異類中行化度設法者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磬眼中金屑也直到不夢
見周公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
始是貧耳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
子歸休之命乃寢而終吳與弼亦云夢見孔子議者
謂其墮落魔境乃知孔子吾表非是真裏正到大休
歇處矣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以愚人而造至人甚
難以至人而還造愚人亦甚不易也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為主漢高帝
為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許
多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演為更始所
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做
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武文章也今人喜怒哀樂不
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

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今余謂即善謔二
字亦可抹殺去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
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未
能抹去戲謔者得一畏友束之足矣

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
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于酒色張貴
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
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
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言取殺
身之禍人情可恃乎哉

章子厚嘗延太學生在門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
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子厚大怒曰

何敢對我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足其人哀鳴
乃得釋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命作粥呵
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于地昭復進
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余
觀佛氏所呵者人我山驕慢幢故王生結轡黃石進
履古之至人皆有深意如郭林宗陶鑄少年正所謂
以嗔作佛事者若章丞相便是風墮羅刹鬼國耳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
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
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
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勿用曹利用在簾前每
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
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
俱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范睢蔡澤者僥倖之尤耳若澤詭說睢而代之相無
分工寸謀于秦而遷于二子皆稱其羈旅入秦既踵
取卿相垂功于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厄其能激乎遷
之繆如此非所謂退處士而進姦雄者歟

衛青一奴虜也然貴為大將軍日見尊寵汲黯與之抗禮不拜而青愈賢之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過黯加于平日公孫弘號為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陰欲擠之死地曾一奴虜之不若也哀哉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于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于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章

讀書集卷八

卷八

七

四上辭免益力日六十三而致仕抑有所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為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為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矣東坡作二公贊于司馬則稱其忠誠而畧言功于公則曰廉頑趙懦孰知其功蓋溫公之功著在當世者顯顯在人矣俟于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為用故稱其功亦顯微闡幽之意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于酷吏傳班孟堅漢書真之列傳蓋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並著勲業于宣

帝朝皆麟閣功臣故為立傳然固于安世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于杜周傳贊則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既因張杜子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東史筆者或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厚情分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紀載之公也

洪景廬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諸呂陳湯誅鄧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

讀書集卷八

卷八

七

却符堅慕容垂挫桓溫更萬歲破罕厥李靖滅吐谷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寇準決澶淵之策皆有大功于社稷率為諸人所甚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魯直創見不知唐詩此體甚多張枯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貴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干林竹

作漁竿皆此句法

傅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不知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檀華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知是劫灰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老聃者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于武帝

讀書偶然錄卷之八

讀書偶然錄卷之九

楚孝感程正揆端伯父墓

洞神部云天皇氏姓望名獲字子潤地皇氏姓岳名鏗字子元人皇氏姓愷名胡洮字文生其說甚妄洞神部晉人作譌稱上清紫微元君書

荀子稱仲尼子弓學者不知子弓何人或云即仲尼也或云朱張字子弓皆非按漢書儒林傳江東野人字子弓嘗受易于魯之橋庇荀子師也荀子所稱子弓蓋指野人耳

晉文公臣介子推即介推也一作介之推琴操作介子綏仙傳云介子推姓巫名光謬說苑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靈言也或別是一人

范仲淹父名墉爲縣僚遺書記見富弼撰范文正公墓志而通鑑大范公范仲淹之父誤矣雍謚忠獻非仲淹父也

事有同姓相類者如沈痾事前有約後有昭曷曷塵之播前有棠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度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寄怨詩妻之實前有方後

有酒吊客驢鳴之王前有樂後有濟

吞珠治吏韓詩外傳以為五員國策以為張丑弓影

致疾風俗通以為杜宣晉書以為樂廣之客抱甕出

灌莊子以為漢陰丈人說苑以為五丈夫化不孝子

仇覽傳以為蒲亭長於陳元謝丞書以為陽遂亭長

於羊元桃梗語上偶戰國策以為蘇秦于李兌史記

以為蘇代于孟嘗君殺鄒析者左傳以為駟歛荀子

劉向並以爲子產不入勝母之里尸子以為孔子准

南子鹽鐵論並以爲曾子齒剛舌柔說苑以為常縱

告老子孔叢子以為老萊子告子思烹藏教子韓非

以為曾子韓嬰以為孟母射石沒羽新序以為熊渠

口覽論衡並以爲養由基漢書西京雜記並以爲李

廣獻不死之藥戰國策以為荆王類說以為慈王漢

武內傳以為武帝獻所寵而無鵠國策以為蔡無澤

世說以為淳于髡休王生之言以對君得琴水衡都

尉漢書以為宣帝于渤海太守史記褚先生以為武

帝于北海太守三年不蜚不鳴之語史記楚世家以

爲伍舉說莊王而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王

吳人自稱曰僕陳后主喜稱僕隋煬帝亦自稱僕曹
操稱瞞唐明皇亦自稱阿瞞

唐書懿宗時諸道進白者白者二字他書未見益唐
時閭人之稱即今所謂寧身人也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墾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魚
則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蛟

蜃外養蠶登殿則龜魚鷹則鼠雖我可爲萬物觀此
則人之生也已何獨物矣何疑于其死乎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亮以天下讓許由事揚
雄亦云誇大者爲之愛日抄樓賜叔云從來人以莊

周盡是富一日却不曾深考如亮讓許由依舊是有此
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

容四岳觀之則亮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
耳左傳云夫許大岳之後杜註讓先四岳則大岳非

由乎左氏外傳齊許呂有大姜解謂四國皆姜姓
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高士傳亮召許由爲九州長豈

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許由家即
不疑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于六藝何止由亮楊

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芻薇逃山而死夫夷齊采薇言者多矣采芻以為衣則未之聞也

本草注載伯夷叔齊采薇武王使人掘首陽山之薇遂餓而死此恐亦未然夷齊叩馬太公嘗稱為義人食薇首陽武王何不能容而令人掘之是逼之死也何以爲武王

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

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夏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極寒中受苦而不知劇暑中酷虐又如故錄出之以警世之當太平無事偷衣甘食而猶萌不足之念者

人知蕭何識韓信而不知先有滕公嬰漢書信傳信爲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遙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

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于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顧高祖信之不知何耳又滕公真長者先薦韓信後又薦李布可謂賢矣

漢成帝將立趙婕妤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辛慶忌等上書諫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于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

讀書傳錄

卷五

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入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憐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眈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譏之亦俗見耳

李陵詩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威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鷹爭獨行

之傷才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注瓶中焉辨
沿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按馬遷謂陵敗亦
足暴于天下觀其詩其志誠可悲矣詩載修文御覽
晉世士人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莊學而王
坦之作廢莊論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裴之
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
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天寶末畢炕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
書附于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垌銘而炕之

讀書錄

卷之九

六

名不書于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
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
通鑑亦失書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鯀之罪足以死舜狗天
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怒而終治水之功以蓋
父之讐魏王褒稽紹其父死于非命褒之父儀為司
馬昭安東司馬因語言受害褒終身不西向而坐紹
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諧之于昭昭方謀篡魏忌之以
故及誅紹乃仕于晉武之世至為惠帝重節而死紹

之事親視王褒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
不足道也此洪容齋之論也余謂紹之失不在死惠
之日而在事晉之日既仕為臣無不死之義矣以此
責紹紹乃心服

六朝人才輩數為冠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
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
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
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容獨不與焉容亦豪傑之
士哉

讀書錄

卷之九

七

朱子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
來此論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
檜不克而死亦本文公遺意近有人曰今之岳廟鑄
賊檜像縛于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于檜上持刀斫
檜庶為得之并識其語于此

漢霍光廢賀立宣帝相楊敞而下不敢異議而嚴延
年獨劾之呂東萊謂伯夷之後一再見者東晉海西
既廢簡文登祚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簫角御史中
丞王恬劾奏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數曰此兒乃

敢彈我若恬非嚴延年之後一再見者乎而恬之舉又難于延年矣

長城秦始皇趙武靈王所築史子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所作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殺水死與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曼卿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

讀書偶錄

卷之九

不

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于秦趙既河清弗竣而杞于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人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鳴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寒色苦再號杞梁骨入土疲魂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戰國策秦昭王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

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鐵錐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用修曰連環之制玉人之巧者為之兩環互相貫為一得其關鍵解之為二又合而為一今有此器以銅為之謂之九連環閨婦兒童以為玩具而著書者云以鐵錐破之若如此則一愚夫婦能之何以稱多智而服強秦哉愚謂玉環之制必非銅環之比果即此器秦何足以難君王后君王后亦何為偏不羣臣而不知解耶縱使可解然不若鐵錐之碎英武奮發使人有畏服不敢侮

讀書偶錄

卷之九

不

氣象此正愚夫婦之所不及者也史齊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是之亂絲無甚難理而文宣抽刀一斬自是英雄手段若如楊說則文宣之智不如博陵華山矣史載唐太宗有駿馬名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時則天在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曰始則箠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撾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婦人多智有膽畧者大率如此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帳至老未嘗

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
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藝文類聚有秦嘉妻徐淑與嘉兩書玉臺新詠與嘉
詩皆麗則可頌又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
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
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

王伯厚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
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
歌神來燕享永壽厥福無有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

讀書偶集

卷之九

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
周房中之遺聲按禮樂志唐山夫人高祖姬唐山姓
也婦人能作詩歌且又為祠祀樂章非聖風弄月之
比其後則戚夫人暮春歌烏孫公主悲愁歌文君白
頭吟明妃怨詩皆聞夫人風而興起者夫人之前惟
虞夏一歌垓下數語而已

莊子註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
長尺二寸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戴嶺
南鶴巢鶴髮翁亦縮如嬰孺可謂極小之至矣

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
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瓦盆盛酒與傾
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
金鞍駿馬同一遊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知
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唐人有小詞門外獨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階
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也醉
猶勝獨睡時今人男女有情者必稱冤家至于因緣
則每稱惡因緣陶學士郵亭詞是也冤家字意其來
亦久如開睚詩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傳曰怨偶曰仇
君子好匹而借怨偶為義意可見已筆之以發一策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扣之
號為簇酒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
曰飲衣

宋寧宗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
蓋傳記闕也用修曰緯書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
管以一天下之音命金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
曰充樂又令垂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若

讀書偶集

卷之九

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鳥明金提軒轅氏之風
后力牧亦緯書也

女媧氏繼伏羲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為古聖女伏羲
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人名女媧猶國名女
貞又如左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
謂馮婦果皆婦人乎

出而為山人者李泌是也不出而為侯者王方也
漢王玄隱于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
為名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妻約身常

讀書錄卷之九

牽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烟蘿又有
人而自號為侯者种明逸放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
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鄭均字仲
虞東平任城人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
議郎告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
終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
征討大事輒先以諮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
中宰相王膺王除尚書僕射素有脚疾嘗還家卧江
夏王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願以物外自許端任

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首周
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素樸也遂見優
容後以白衣領職令抓滿綯之子及第遷右拾遺書
時謂之白衣宰相

讀書偶然錄卷之九

讀書錄卷之九

讀書偶然錄卷之十

楚孝感程正發端伯父墓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達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虞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

讀書偶然錄

卷之十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則先仕宦而後為僧者蓋始于峻也

楊用修曰昔聞彭祖壽八百不無疑焉後于張懷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官實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于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二十歲矣于先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于白樂天集見李元奭百二十六歲為耆英會于蜀志見涪陵熊定百三十歲

猶以易教授然則彭祖之壽非誣矣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為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名之為燒尾堂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湊復舊官中宗皆令與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

漢時科目人知有甲科乙科而不知又有丙科儒林傳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

讀書偶然錄

卷之十

掌故景即丙字

今人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留齊其母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小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頭燕頤何尚之真猿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為物之精者如杜預蛇精郭璞蠃精蕭宗為僧耳龍祿山為猪龍天地之間入最貴乃為異物之精又以形貌聲音似鳥獸為貴何也至于比德則以麟鳳龍虎麒麟為說

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周
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
易之法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有四今獨周易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王重
易六爻爲六十四卦然不知夏商之易已知之矣左
氏所載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婦之後將
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
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
伯姬之繇曰車脫其輹火焚其旗冠張之孤姪其從
姑秦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一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
納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鄆陵之戰晉侯筮曰南
國蹇射其元王中厥日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
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
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
姓盈宋姓子蓋言盈與羸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
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
焉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卜皆不可得其說故杜

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
時占者或取于蓍或取于氣或取于時日王相以成
其占若盡附會于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爲通論然
亦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事不
始于太宗後漢鍾離意南宋傅翹後魏張華原隋王
伽皆然史書之以爲美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道民曾作
柴桑令也白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
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
回注柴桑令劉道民是也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
後帶援壻然後趙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
餓死人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
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是細腰多
細腰事或謂靈王或謂莊王或謂襄王何祖孫所好
之同耶抑一人而記者誤耶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

無雙白頭深目長肚大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
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于是拂
拭短褐見宣王宣王納之爲后宿瘤女者齊東郭採
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孤逐女者其
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
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于鄉者
不忠五逐于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
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其人必有異者遂見
與之語而悅之按齊楚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者也乃

讀書偶錄

卷之十

五

楚三王皆好細腰而齊三王皆以醜女爲后大有逕
庭何耶且宣王自稱好色閔襄又不宣若者而當時
猶能如此豈不異哉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
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至海上從漚鳥遊漚
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取
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
覽精喻篇云海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遊蜻
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

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玩之明
日之海上蜻無至者此二說如出一手

白樂天稱醉吟先生自爲醉吟先生墓表郭祥正稱
醉吟先生亦自爲醉吟先生傳醉之一字是表何德
耶彼作醉鄉記醉翁亭記固有所寄而然而又有稱
醉士醉叟醉髯醉仙醉尹醉聖以自名于世終其身
者真可笑也

讀書偶錄

卷之十一

六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
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爲令
乎驢鳴本無可悅耳王濛好孫子荆驢鳴張南渠亦
好驢鳴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
驢鳴以悅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
臣皆不可曉

古者以牛服車書聲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竇子野
曰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曰牛稼穡之資
宋景又謂是不原漢始耕牛之意然關尹子云耕夫
習牛則墾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名牛者多字耕孔
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按山海經稷之

孫叔均始作牛耕又讀老子書天下有道都走馬以
養河上公曰養者養田也張平子東都賦都走馬以
養車朱子謂載養車也養車亦為田用然則古人治
田且用馬矣牛豈待超過而後用乎

洞庭春水綠于雲日月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
過不知原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汎舟以
木蘭為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
之乃李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亦載
此詩陸龜蒙于蘇守張搏座上賦木蘭堂詩未知孰

朱子

七

是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
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者曰雞未肥
去月字是已字酒未熟去火字是酉字後果以己酉
日擒元濟用修曰宋人有學雞鼠獄智之雞碑之句
正用此事

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似男似女周
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頗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

不貴虬乃托以相如作遠大重于世論衡云楊子雲
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並肩故賤其言

也若生周世則為金匱矣晉書曹志植之子也武帝
問六代論是卿先王作耶志曰先王有手所作自錄
案錄無此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問作以先王文高名
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已有此卿既
證明可無復疑世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
譏訾思意不甚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
名未重于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

朱子

本

見之嗟歎遂為作序于是先相訾者莫不歛衽述讚
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
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
令作碑于此重之夫文章定價本自明白而時世耳
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蘊內晦雖出而未試者
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

衛武公和年九十五猶欲國人儆戒作抑戒以自儆
謂之睿聖乃衛世家載其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釐
侯死以其賂賂士襲攻太子恭伯于墓上恭伯入堂

侯自殺衛人因立和為衛侯殺兄代立豈奢聖之事太史公採雜說而記之不暇計其真偽也

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將妻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日妾一死而已與其貳醮生離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哉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此與左傳所記不同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亦有所本按

卷十一

九

考工記爰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爰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後人榆莢稱錢為似錢耳然亦有本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化為金錢見酉陽雜俎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擔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臺臺富

人修佛廟成之白石積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

古人為屨屨至階必脫惟著屨而入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劍屨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屨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屨而去納結也言納屨則在外明矣是脫屨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舄化鳧先至是脫舄而入者也

馮鑑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

卷十一

十

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絕筆于獲麟又尚書中侯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又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恬始用兔毫耳殊不知莊子有砥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筆竹豈可砥耶况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為筆也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亦非為謂兔毛竹管也則人豈可謂兔毫筆乎恬耶此由說

文泰謂之筆一字以誤之耳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已見于前漢亦非始于倫但二人取造精工于前世則有之謂始于二人則不可也

荀子大畧篇流丸止于甌臯流言止于智者注甌臯皆器也揚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營為甌臯謂地之均坎如甌臯也漢舊儀顯項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瘞鬼一居江水為瘞鬼一居若水為瘞鬼一居人宮室區區濕史書為小兒濕與甌通蓋傾側窠下之地邊塞之地有甌脫亦取窠下之義

元人詠曹操疑冢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之鉄鉞也劉子曰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冢間哉好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柳榆矣

魏天寶以後重史事謂容止醞藉為潦倒宋武帝舉行止以劉穆之為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士耶而後

世以潦倒為不偶之辭誤矣

胡桃之券令雞夜鳴甌瓦之契投晨自止以胡桃東南枝擘之書券字記置之于雞栖下則夜鳴不止以故甌瓦書契字置于牆上如聞晨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也

羣毛止風孤槌息潦取黑犬皮青白毛鷄左翼剪燒之搖鷄即生風揚犬即風止也三寒婦七孤兒令各持研朱槌孤兒仰天號哭婦面地哭即雨止有大驗王伯厚曰陸機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難陸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多識也然爾雅不識蕪荻字書不見栴檀學者耻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荀子云蘭槐之根為芷蘭首是兩物又云蟹六跪而二螯蟹實八足不應言六跪荀卿楚人蘭芷蟹皆楚地所有著書者既借物以為喻當能辨物之形性不知何以致誤如此

讀書偶然錄卷之十

詩書偶然錄卷之十一

楚孝感程正揆端伯父纂

羣書註疏解說多有奇語如鄭氏月令註引汜勝之書曰土上冒概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潤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茲物歸中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鷄音亦羽去魯侯之咎又如周官大祝註董仲舒救日食說曰炤炤大明灑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

讀書記

卷十一

十

夏侯太初辨樂論神農有網罟之歌伏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今名存而文亡矣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

漢高祖手勅太子云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燕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自為人大事也今定汝為嗣見殷芸小說然其文不古

莊子言黃帝見大隗于具茨之山然黃帝訪道不止一具茨也又謁城耆見天真皇人問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乃授以玉

佩金璫妙文詳龍蹻經見抱朴子書又見寧封於青城見玉匱寶封告帝天真皇人在城者山因投龍蹻等書見青城記

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韓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家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何孟之多招謗耶

讀書記

卷十一

十一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侍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此與子路請禱事相類今莊子無此文蓋逸篇也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則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孔子自言夢見周公今乃云兼夢文王此呂氏之臆說也孔墨並稱起于戰國之世其流及于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馮衍顯志賦臯陶釣于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注引

呂氏春秋舜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垂綸之日而已相
知矣人知太公之興以釣而未知臯陶之興亦以釣
也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
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多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
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
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一沐
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讀書百篇惟墨子
言之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
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
之呂氏春秋涓水大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屍
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
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
人更買者然後知鄧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
也

班史古今人物表如傳道者曾子乃列于顏閔仲弓
之下首伯者齊桓居于四公之次魯隱列于下下而

葛伯及于下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
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于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
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
夔后變也居變于上下出后變于下上韋豕韋也置
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恤
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具垂是一謚而離之且
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以著人表名義率矣

升菴云楔有春秋楔論語浴乎沂王右軍蘭亭修
楔此春秋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
蟆吐瀉庚辛之域雞積魯都賦素秋至天漢指隅
人胥板襪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楔也余
觀西京雜記載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
邊盥濯食蓬餌以被妖邪三月土已張樂于流水然
則漢宮中正月亦有修楔事春蓋兩楔也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考地理
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
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
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

次之以充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火之以揚荆火
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
于梁雍所謂義倫攸叙者此也與蘇之汨陳五行相
去遠矣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
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
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
藻績之絲杜詩衣冠迷過趙藻績憶遊睢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妃居之郭璞註曰天帝之
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而河圖玉

版以為帝堯女秦博士亦以堯女舜妃應對始皇之
問列女傳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按九歌湘君湘
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
安得謂之堯女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
也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
靈達鑒通無方尚能為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
不能自免于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

名乃朱說也後請于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
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伯趙乘舟偶
效于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為切當今集
中不載

何子容曰陶淵明四八日後記云書籍所載及故老
所傳善惡聞于世者盡于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
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
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靖節達士
亦有意身後名乎夫古人行事見簡冊間不能舉其
姓名者不可勝數季札之所見張溫之所遇彼自耻
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有禁不肯相語
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邂逅失之孟獻之友三
人秦廷之諫者二十七人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
韓生鄧先輩豈不皆可惜哉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違為容又云余髮曲局薄言歸
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達嫌防
微至于如此杜陵新婚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
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惟

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 一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岷山之上 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三妃廟事具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于如此

李若谷為長杜今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即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未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齋鹽風味甚長

父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晏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滯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滯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會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于人無求于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起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發一笑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有文者宜畧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于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
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
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
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
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秦太
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于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
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于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
以是而怨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
殺受未嘗分其罪于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
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
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
明甚于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
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怨之詩悲哀急迫
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于南巢蓋亦
聽其自進于一方而終耳未至如此黃鉞斬紂之甚
也故夏人之痛不知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
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

恩之所流者豈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
縫于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
慚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
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
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
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
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
太公之為湯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
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
而以名節勵世二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
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
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告
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
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
見過餘達矣餘卒斃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
福流于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微

其雲衣欲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

房類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

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楊誠齋云人皆有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于不

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于野人晉重耳之所以

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

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此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

曰讀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繞一曲讀

書謂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于胸中則錮滯有我

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

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

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知何益

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

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

讀書偶然錄卷之十一

讀書偶然錄卷之十二

楚孝感程正揆端伯父墓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第伯封

禪記儀為第一其體勢雄渾莊雅碎語如畫不可及

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

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

單薄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莒弘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

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預注云今泰

誓無此語按泰誓中篇實有之但離心離德改為亦

有離德耳預豈偶忘之耶

朋黨人皆用之淮南子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

邪注云道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為衢尊又絕未

用晁無咎和東坡梅詩云一篇尚可三致意聽人酌

去如衢尊蓋用此也

盧懷慎好儉家無金石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

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

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為宰相俸廩非不足不以富貴

寵祿為淫侈足矣何至於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為少引於內必不至風雨侵坐懷慎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為奸偽此事蓋出鄭處晦明皇雜事史臣妄信之耳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稼後漢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與速速方穀為對又彼徂隳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夫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禁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為明字也

優孟非優也蓋古之義俠為於友者也其於孫叔敖不在振其子之貧而在表其相楚之功與其康於身死之後其歌與羊舌之泣異事同情異情同義然叔敖本知其賢屬其子見之居然曰吾死友也豈以優待之哉知人哉叔敖也

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刻於馭吏非刻於馭民也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舉寫俗吏情形

洞見至隱極平恕之念極精察之言不精察固不能行其平恕也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至幸宣室齊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真作用也

司馬遷違眾冒嫌而救李陵人情所難其誼可取而其語近駭遷此時只合咎漢救之不至耳即上亦曾悔陵無救以此為言機自相入不宜盛稱陵為國士為名將豈有國士名將而降虜者且業已降虜猶謂其將欲得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悖乎

居亂世身自儉約散財結客亦自為身家計耳然周人之貧不若使人自致富擇賢者而與之不若兼眾人而養之如王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情者耻不至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於人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非理得之怒而還饋用世人一段深心妙用不必居位有權一家一鄉一國隨處可施不露其迹如此

田屠嘉以蹶張武夫為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
為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
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如此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稱其經脈藥石之藝蘇軾稱秦
觀於王安石亦稱精於醫藥古人最尚此故以形之
歎賞然二公皆不以此名世賢者固未可盡也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
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
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

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入目初無補于實
用後世之文似之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
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
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
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
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究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豈
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
興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
末年忽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耳此論却甚確當矣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
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
來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
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
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皆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
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洛圖書與
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
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如令
以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
幾於無傳矣

杜詩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
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
此亦可哀矣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謂空尚主之何
況於實以為見著也漢儒之謬如此可發千載之一

笑

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梁任昉有文章緣起一卷著秦漢以來文章名目之始按論之名起於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乃以至褒四子講德論為始誤矣

余讀何蕃傳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著著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賞疑六館之士如

書傳

卷十

朱

此其衆豈能守節義者獨蕃一人而已乎至讀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云僕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厥敗葉而刊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聞訟者有陵傲長上而許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異者無幾耳乃知當時太學風俗不美如此其欲從泚無疑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為程顥滴東坡為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

原缺

讀書偶然錄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程正揆撰正揆字端伯孝感人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尚寶司卿入

國朝授光祿寺丞官至工部侍郎是編乃其讀書劄記議論考證兼而有之閒出新意而頗不免踳駁如以武王上祭於畢為畢星引蘇竟傳為證未免牽合論聯句詩二條一以為始於柏梁一以為起於式微一書之中自相矛盾又解杜甫丹青引據先帝天馬玉花驄句以為至尊含笑圍僕惆悵乃深譏肅宗不軫羹牆之意而斥舊說之非則不考明肅代三朝受終年月而臆為穿鑿尤固於說詩矣

見聞記憶錄五卷

〔清〕余國楨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見聞記憶

錄五卷》提要

見聞記憶錄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

岳父劬菴先生所著也前

乃嗣孫授梓比之班氏遺彤傳之子固亦

令范家舊硯詒厥孫喬敬誦全編率成五

絕

記文

壁有殘經冢有書芸香竹素千年餘濟南

并書

遺叟傳家乘不使秦灰飽蠹魚

記人

鄒魯宗風高恭岱韓彭事業壽喬松可憐

烏盡弓殘後尚有孤兒海上封

記物

幾年石鼓出西京林檎何須手自經堪笑

痴心兒女子甕前送目瓦留情

記異

壽夭貴賤不同胎夢幻輪迴懋費猜蒙叟
鄉知蝴蝶意堯夫早識杜鵑來

雜記

靖節汪公不可攀唐時張許迹椒山武陵
空負峨嵋約一死何如馬革還

子婿章振華百拜題

詩一



見聞記憶叙

語云一事不知儒者以爲恥顧天地之大古今之遙
吾知亦何易盡無亦耳目者神明之牖多聞多見先
聖所以自次於知乎予亂而受書卽耽思格致之義
寢食幾廢苦村塾如覓誰爲發吾覆者稍長負笈遊
殫精漁獵而無如荒吾殖者又種種也蚤竊時譽日
以八比酖竭戰荒一家世艱水田寄俯仰於筆鋤荒
二且也匡桓外侮沈淪內崇脩脩翹翹之不遑荒三
因此三荒盛年駒逝蔬屬甫離滄桑忽改矣晚育三

雛曉焉詆牘不覺吾耄之已及也亟思研研提誨而
生平卷帙盡佚兵火偶舉所憶惘恍都如夢境然而
童之所識壯之所閱與年俱深正如盲不忘視聾不
遺音徵什一於千百猶有耿耿此心者濡毫記之庶
幾吾手不負吾心吾心手不負吾耳目焉爾若曰神
而明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劬庵老人自識於田研齋

見聞記憶錄 目次

卷之一 記文

書黃山谷宜州祠堂記後

遂詹氏東原續譜叙

東原詹氏族譜記略

閩詹氏家藏文公真蹟

書詹狀元御賜詩後

卷之二 記人

聖裔替盛

見聞記憶錄 目次

顏子後裔

曾子後裔

孟子後裔

韓信有後 附

卷之三 記物

周宣王石鼓

未央宮銅雀瓦

孔林

手植樹

卓文君薨

發古瘞錢

劉伯溫留藏

右壁仙蹟

卷之四 記異

宦壽記異

耆壽雜記

賦形之異

昭烈陵異

見聞記憶錄 目次

康節胎異

匠遇異僧

化書行世

遂山民八大王始末

兩小兒投胎

畫夢入胎

堵公嶽降

緇白二比丘

門生托生

開場鬼

殺牛冥訟

舟夢

公車夢 附

卷之五 雜記

汪老師佚事

癸酉南園師恩

陸行人降神錄 白梅

閩叅戎降乩事

楊椒山免梁阨 附先君跋

目錄終

見開記憶錄卷之一

嚴陵余國禎瑞人甫著

男中恬編輯

孫彥揆校字

書黃山谷宜州祠堂記後

宜州今為叙州府附郭稱宜賓縣

山谷貶宜州其守羈之小南門之戌樓越歲而卒州人即其地祠焉後守韓璧瑞士也為從夷塏地而擴大之張于湖為題額張敬夫為書閣而屬楊誠齋為之記其文倪仰感慨足以興起百世云

歲在辛巳予令叙之金川有黃生某謁予郡即乃山谷先生奉祠孫也持先生年譜十四卷見貺予敦禮

東園記憶錄

卷之十

之而附一姓以薦先生危坐讀譜迨是記且快且憤不禁掩卷三嘆也其事其人其文皆足以傳而蜀誌藝文兩集俱不載乃知幽芬軼藻湮銷金石者多多矣今無論先生不死即前後守祥麟窮奇須眉皆盡出篇中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尚友君子應作何選寄也喪亂廿載偶從殘帙間得此譜覆讀之如再晤先生為淒然者移時回思叙即辦昔日真同夢幻唐衢曉聲政復不堪令峽猿聞耳庚子季夏識

遯詹氏東原續譜叙

予束髮讀書雅慕古賢豪間見一軼事輒感慨留連不已自嗟管窺未全胸次忉忉若壘稍長負笈質疑汎覽竊砭砭研覈其夙殫既壯走四方間遇耆宿必稽其鄉之往昔始末及後裔之興替或過其邑至祠墓間必停車捫斷碑詢居人徵其遺徽蓋垂老不忘夙習云何爲生同隅邑蹟卓先朝若有宋世族詹氏者不爲一表彰毋乃大闕事歟此予晚交國鼎氏閱其遺譜而重有感也詹氏之從南陽而遯也則自

見開記憶錄

卷之十

上

唐末睦刺史至蘭公始也由公而上溯得姓於周宣王之子詹侯文四十世矣譜甚詳著而似可無贅也公之子四仲曰承禮公叔曰承福公因五季時避睦兵衝相與覓遂之東西原各卜宅焉東爲十六都遂安原福公居之西爲十五都新安禮公居之各歷四五世而孫枝並繁散居十餘處科第亦一時俱興起東原尤稱絕盛其間名儒烈士忠義勲名接踵相望仕則兩府科則廷魁世濟則同胞五第一榜數英蓋幾二百年與宋代相終始焉迨後兵燹頻仍

星徙至明永樂丁酉浙關猶東西並倚一人其功餘之未盡乎胡更三百年來浸爾式微西原之世已渺渺難覈即東原譜系雖詳而現存支裔亦止儀之公一派耳嗟乎自承福及至公纔六世也觀其建二老祠既中已云子孫且千人此後繩蠶又當何若而今昔頓殊不亦重可慨也哉雖然天地四時猶有消息盛衰之數自昔嘆之猶幸藏譜尚存使深心吊古之士得考先達諸賢文行功名以暨生卒墓墟蓋十猶足徵六七焉於予仰止素心抑何厚愜歟國鼎氏

見開記憶錄

卷之十

上

繩樞韋素乎可謂克承其家不墜先烈者矣已又肅請曰斯譜纂後五紀於茲吾宗不競懼其以殘缺供鼠辱也重邀巨筆爲一訂而續藏焉祖靈實式憑之予嘉其志乃爲之正訛綴佚取其事與文之最可傳者俾另錄成帙以冠於續系之卷首庶幾前休如揭百世重光濟濟代興之期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又爲揭出數款用識予嚮往之忱且以慰國鼎氏懃懃孝思爾

東原詹氏族譜記略

一著望 按譜自承福公始遷東原厥後復分徙其寓於邑者則家孫瑞公也嗣後則城鄉郊郭莽莽矣舊譜止題詹氏者合東西兩原也今所譜者惟東原內之一派必以東原升之庶不混大宗所自耳

一表世 傳云五世而斬蓋遺澤恒理也而俗所遠溯所自出亦以恥其流之不長耳詹之初自北而南也其追譜姓始宜然也迨燁燁有宋時詹氏已鬼然東南矣何必迂論不可知之世哉續譜者應斷自睦刺史至蘭公始

見南記電錄

卷之十

四

一閱閱 江左之尚門第古世卿之遺也科目漸重俗何能以白屋驕人哉詹氏之炎炎宋世也有鄉貢有特奏有三舍十科恩任列職幾二百人他且俱略卽正科賜第者郡邑古志所載班如也得十七人焉爲林哲宗元符三年至大聲俱徽宗崇寧二年之綱 公著俱大大方政和五年千之 大和 天秩俱政和八年檉俱宣和六年和六高宗紹興十二年儀之紹興二年駮俱孝宗乾道二年炎光宗紹寧七年仁澤寧宗嘉泰二年諸公也駮登狀元矣其中林至檉檉以及武科名厚者所謂同胞五桂而檉檉

又同榜也餘若聲和千百儀傲亦各同胞焉豈難利名殊事乎歷仕則至公直秘閣參督府儀之公以銓貳行經略大方公樞府兼學士參知爵皆開國食邑焉宦階之盛又奚以加諸十七人內登達者大方年十五鄉舉大和十九登第觀成者百之十餘舉始第

一名德 語云牆高者基厚世族之光匪第榮名而已也不朽者三如詹氏殆其全之語學則安公教授一鄉至公講業垂老儀之公紫陽至交猶存手劄阜民公象山高弟合祀文公其姪元善公授官提幹名

見南記電錄

卷之十

五

著大全語節則良臣公以邑尉白首殉官檉公以教授青年盡節以義則林公兄弟五人五十餘年不折爰以才則至公權州事而誓死捍敵張魏公辟掌機宜密參帷幄大和公筮仕而以民兵戢江盜過里則唱義討方臘奉檄平倪寇皆未易才也他若文名奕奕遺編煌煌如淵公勘公蒙公炎公輩又難更僕矣一盛事 凡高門極盛之際事發出於意外者類有冥佑焉非人所能爲也如詹氏初盛時叅公大節公皆以宦歸優游詩酒數十年壽並九十有三奇矣其

後阜民公之子上舍好德公壽九十餘郡禮之爲賓
飲千餘人之席首亦希遷也宣和七年林公兄弟五
人千之公兄弟二人從兄弟也同日起京補除縣尹
張公枬餞之爲致語以艷其事讀其遺稿不亦榮施
乎至若宋孝宗御賜狀元詩勒本聯翁南軒兩先生
手啟儀之公真蹟迄今猶存亦世閥之僅事焉爾

一稽疑 盛衰恒理也詹氏昔日之盛極矣自宋理

度後漸弱焉說者以爲散於宋元間之兵火然耶石

耶第據譜考之則餘人且弟論即其取顯者惟樞密

見聞記憶錄

卷之十

木

下云移居建德之赤山其曾孫元輔因宦又居紹興
洪武初猶有仕者移書會譜所具詳也然非于南先
生之派矣至若大和公則自其孫拙公後變以不振
斬於明月庵之一支僅十一世耳龍圖書三子而未
名併秘閣一派後俱無載焉且舉龍圖之生平宦蹟
卒塋皆無隻字可考豈一時並殄耶可三嘆也今所
存諸裔盡吏部之孫鑑公出紹微之公耆之派也嘗
明初尚彬彬多賢如通府伯仲諸公書香亦世傳至
萬曆中又似積慶之理有不爽者然自後亦少嗣微

矣語云極盛者難乎繼其然乎姑志其疑以俟代
與者之博訪而親會之

一辨訛 凡事久則多訛訛者不白併真者亦疑此

之不可不辨也吾遂之酷信地理蓋由詹氏之客嶺

萊山耳按譜乃知有大訛焉詹二老之居遂在五季

時觀宋吏部所撰祠記叙其兄弟分原相宅互相推

美折木枝挿黃村道旁以榮枯卜廢興越歲而挿枝

鬱然久且十圍矣則二老豈恒人哉厥後四世皆塋

大吉地今世所指名者也兩原小陽宅亦各遷四五

見聞記憶錄

卷之十

七

處此必得曾楊之秘以陰貽其後者至五世而東西
兩支浸浸並熾東原尤盛六世孫林公於哲宗元符
時始中進士正科而科第鵲起如雷轟雲蔚五六十
年稱盛絕焉賴萊山乃紹興十年鄉貢士居官數載
棄而學道娛情山水與儀之公交好遂館於瀛山書
院其在院中所著披砂揀金集則孝宗乾道二年也
計其初交詹氏亦只在紹興之末其去五季時蓋二
百十餘歲矣何云詹氏祖塋爲萊山所下耶儀之公
同時諸詹前後一二世之坐應多其所卜而紹興後

科第反寥寥僅一駱公哀然大魁而考其先三世皆
未有名墓也况一傳卽殞則其非萊山之福力審矣
其所遺識記眞僞參半且多贅彼祖塚之辭蓋寄懷
景慕焉爾後人何爲刻舟守株貿貿無已乎况覈諸
詹各墓徧遂六鄉無一境遺者且旁及建淳矣殆一
時勢力所至或因萊山爲之饒舌也古云吉地神司
雖萊山其如之何細按詹氏前後盛衰之跡夫亦可
以洞然矣

見聞記憶錄

卷之十

入

係抄本此乃東坡全集所載尺牘中與程正輔提刑
之第二十四首也好事者偶因提刑二字適符至公
官銜遂作此狡獪不知始自何年訛謬相承竟以入
之邑乘可駭也夫子瞻卒於徽宗登極辛巳夏越三
年而大觀癸未科至公始登第又三十餘年始官提
刑無稽至此不畏識者胡盧耶子瞻雖文名冠世其
視朱張兩先生何啻日傍之彗奈何以塗鴉贗跡濶
之且詹氏昔年之重亦何必假此愚之所以不能無
辨也

予家譜中載宋時有姓公者世傳名賢也其
東京舅館教授詹府兩門人皆登第惜其姓名耳
明宜德時家柱史灝公之子時公又塔於通府公
可云累世通家矣因次其譜並識之

閱詹氏家藏文公眞蹟紀異

朱晦翁與詹虛舟先生讀書邑之瀛山曾留半畝方
塘之咏當年麗澤之雅如覲也今閱其手書眞蹟微
論交情婉摯就中商榷格致一段猶見晰疑深心垂
老不謾焉五百餘歲墨寶如新蓋凡物之至者必有
神以憑之而况名賢精神所特鍾乎其屢經兵燹歸
然無恙往不具論卽予所覩記二事足異焉當崇禎
見聞記憶錄 卷之十 本

季年邑顯宦第四郎者氣豪俠假是卷閱之歲餘無
歸意詹裔國鼎氏糾族輩所以求之者百計罔効至
甲申五月丐其狎客一言忽擲還之越日而宦室負
芻之禍作百堵與藏悉燼焉詹氏乃大驚異自是緘
益加恣不意辛丑秋有以卷聞郡侯者檄縣以徵雷
霆之勢號號岌岌矣國鼎則負鎖搏穎哀籲當事以
佚於兵火告而其事遂徐徐寢謂非兩先生在天之
靈所陰牖眞相能然歟以是知天未喪斯其啟佑後
人者未艾也愚幸生梓里仰止遺徽捧玩之次竊嘆

拜賜無文第爲質紀其異以示渠世世子孫俾知守之維艱毋忘此戒心焉爾

書詹狀元御賜詩後

宋室敦文治重科名廷魁賜詩蓋太宗雄舉也至孝宗而時孔棘矣盛典猶然顧更留意折衝唱第後二日御殿引多士戎服賜箭較射多命中者上大悅更宴之此則自淳熙乙未吾邑詹晉卿先生榜始也其一時主臣慶會之榮光概可想見其御題御寶摹勒鐫本詹氏猶世守之歷覽者贊咏名筆如林洵煌煌見聞記憶錄 卷之十一

鉅觀欽然而詹氏當年之盛匪第以巍科積勞已也忠義理學之儒功名孝友之士蓋項背相望焉閱今五百餘歲矣雖地靈偶歇代興之期夫豈其遠哉敬書以爲之券

見聞記憶錄卷之二

聖裔替盛

按譜族初不甚衍伯魚後十餘世壽亦無登七十者至孔光始有之迨趙宋乃見及耄耄者矣仕宦則世世不絕封爵紹嘉公始於漢成帝歷代更號不一學術勲德史冊代相望而科名極盛莫如唐僖昭時振極同胞纏綿從兄弟皆尚書致孫也十年間並狀元及第其甲科明經及第者同時又九人而他父子兄弟賜第復疊七古未有也經五季之亂而驟衰族有見聞記憶錄 卷之十一

孔末之後強暴思竄其爵戕聖胤幾盡僅遺孤仁玉未十齡賴義士負之叩關周高祖爲殲末族命玉襲封孔氏尊爲中興祖崇大其家於林世祔中塲於述聖云從此支裔日蕃或徙他省在南最著則浙之衢溫江南之建德也而曲阜本籍明末已踰三萬人矣愚謂消息之數天地不免孔林之秦伐手櫓之金甌與孔末之難皆百六會也而配天無極固至德必然之恒理耳

顏子後裔

復聖嫡系三十八世仕宦皆無間其最著則漢之
南齊之見遠連孫爲北齊之推推孫爲唐師古也旁
支坊譜不多載故無攷至四十三世曰君佐君雅佐
六傳生子六次岐執政宋徽宗朝建炎間此支盡南
徙散居而君雅一支世居陋巷及明成化中五十八
世孫議遂襲博士世職反爲大宗主祀矣

曾子後裔

宗聖三子元申華皆賢而申華之胤譜皆不載論世
者俛焉元之系十五世名據者恥臣新莽南避豫章

見開記意錄

卷之十

七

廬陵郡之吉陽鄉卽今吉安府永豐縣之睦坡也至
三十八世稔與駢兩支又各遷焉稔五世遷新坡是
爲龍潭之祖駢子遷本塘歷五十九世曰粹質則襲
爵之祖也初曾氏自據南徙而北裔遂家寂故曲阜
惟孔顏孟三氏學而博士世爵亦不及曾明正德時
山東僉事錢宏訪得曾裔一人於嘉祥深山中未聞
於朝復設嘉靖十二年詔江右貢龍潭嫡派得諸生
嵩克兄弟俱不樂北行而質粹願應詔遂以襲爵自
是家於嘉祥而曲阜學亦改四氏矣予少曾聞一書

見開記意錄

卷之十

七

文嗣爵之運冥冥然殆非偶也已

孟子後裔

按充志云孟子生罃字仲子而三遷志則云仲子生
罃爲第三世也應從之罃之孫舒爲漢雲中守舒
孫昭昭生但但生卿卿喜皆大儒服職自後文武
仕世世不絕難盡記其最著者蜀漢之光魏之康
之宗三代分仕顯名甚奇在晉有嘉在唐有浩然及
其孫郊均畸人也自宋孔道輔守充薦其四十五世
孫寧爲鄒縣簿而歷朝開舉授職不一至明景泰二

年始定博士世職以五十六世孫希文襲焉

韓信有後 附

廣南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侯客有匿其三歲兒者心揣蕭相國素侯知己往探其意語及侯慘禍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泣淫淫下客乃微露其狀相國驚曰若能藏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乃密書屬之南越王佗曰此淮陰侯兒也其善視之佗因養以爲子長而封之海壩賜姓韋蓋用韓之半也今猶世官其地有卿侯遺書尉佗賜詔皆鑄之見聞記憶錄 卷之十 四

鼎器云此蜀孝廉張立羽集中所載也夫漢負淮陰乃千古一大恨事尤若茲則呂氏當文帝初已無噍類卽劉氏安樂公後其不血食亦久矣而淮陰海上尺土迄今存誰謂天道冥哉獨惜其客名姓無聞比之嬰杵則有幸有不幸耳

愚按三代後惟漢祚最永蓋除秦之暴功德獨隆也然相與助勦者張韓蕭賈之烈爲多留侯之後有道陵當漢之季業以治鬼世其祚矣茲觀韋土官軼事則淮陰之食報未爲不厚也當塗高應藏

代漢固平陽七十餘戰之勦乎齊梁二蕭接踵與

劉室相禪鄭侯之勲又烏容殺沒耶於是益信舜五臣之相繼而主此理之斷斷不可誣者豈儒猶或以世遠疑之何其匪不盈忝歟

見聞記憶錄卷二 終

見聞記憶錄

卷之十

五

見聞記憶錄卷之三

周宜王石鼓

石鼓有十周宜王之獵碣也史籍篆跡猶存至唐時
臥在陳倉野中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廟某時移置燕
都予庚辰謁廟釋褐目視其碣布於儀門內之右銅
根植地石色青而黝形大如二斗覆釜稍銳其上高
不滿二尺周圍鑄陽文隆起剝落參差內二鼓則全
剝焉憶少時閱刻本其字殘闕較此正同且從來淪
見遷徙與以鼓刻碣之由推疑甚悉今藏書皆軼徒
見聞記憶錄 卷之三 十

紫寤想爾

未央銅雀瓦

昔人謂未央宮瓦可做祝蓋言其土剛而工細極也
好事者遂做製瓦硯色深黑而潤若端石長尺餘闊
三之二厚寸五六分鑿池瓦之背而腹隸陽文二行
云漢六年冬鄧侯蕭何監造富順有熊公師且者癖
古奇才也沒後厥胤爲公授經某韋廉所轅幾殆予
按法一大伸之沘入觀熊生送予抵瀘二百里袖公
督學關中日所攜一硯爲贖以當鬱林石誼不忍拒

雖識爲展製然甚發墨有光殊爲可用丙戌春失於
土寇今猶愴恍若夢也人又有言銅雀臺瓦亦可硯
此似不然富順之東三十里有祖孫宗伯李公長春
別墅予往瀘憇焉見其中門照牆上高甃一綠色琉
璃瓦體方尺許光色如可鑑標云銅雀臺瓦雖眞質
不必辯然規質必相踵恐琉璃無濡墨之理也

孔林

嘗疑始皇侮聖塚事爲稗家之誣辛卯夏於衛城李
庚生道臺席間會曲阜年家孔君尚節聚晤數日詢

見聞記憶錄

卷之三

二

先聖往蹟因出譜圖指示甚悉云嘗發塚時見石記
遂止忽土中逸出一白兔衆軍逐之遶右坡而上倏
不見回視塚則土滿如故矣兔所踐處便成一溝今
呼爲白兔溝也然所掘乃是虛塚其眞者在後阜百
餘步柳上建石屋三楹原湮以積土至漢武帝時因
雷雨開見此等神工莫知其自或以爲述聖所營或
以爲端木獨居時所造皆臆說耳林地亘五十里奇
木蒼鬱荆棘不生鳥獸不敢棲誠異蹟也

手植楮

孔君贈予聖廟前手植檜石刻圖旁記歷代榮枯自始植至晉懷帝時計七百餘歲矣於永嘉三年己巳忽枯子孫護之不敢毀闕三百有九年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丁卯再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再生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焚於兵火迄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故根重發至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餘圍四尺枝葉扶疎與初植時無異所記若此而按視其圖惟老幹僵立了無

見聞記憶錄

卷之三

三

一枝豈歲久漸凋歟孔君言其生氣鬱然間抽細芽則密摘而緘以朱匣鐫識歲月不敢露揚蓋有闕國運也私語崇禎丙子曾一見云然予昔閱一書謂手檜已不存今之檜乃嘉靖間學諭張某所重栽也其溯述甚整鑿未辨孰確但世無不朽之物藉人重耳聖靈所呵自異凡材奚論誰植哉

卓文君甕

明嘉靖某年蜀臨邛民有耕得二巨甕貯錢皆滿地方以報官驗之甕底有文君甕三字隆起蓋當時遺

物也官爲建亭於大路旁貯二甕於其中此亦對志所載其甕高厚大小皆有尺寸惜今忘之竊思千數百年土中之物一旦出見亦一創聞第不知獻寇之亂今猶得存否滄桑之感援筆悵然

紀劉伯溫留藏

俗傳明國師劉伯溫行兵到處瘞銀以遺子孫予幼見萬曆三十年後連十餘年嚴州屬縣處處發藏吾邑亦多不勝述而予所經觀則六都山頭上水碓旁山石壁間新贖衆目所共見也僉謂其來只一二人

見聞記憶錄

卷之三

四

或云行藝或言貨物日則出遊夜宿寓大約二三宿覓記既確便五更辭去即取物行矣詰朝人傳某地有取藏者始億爲假宿之人終不識誰何氏也其藏深不過尺許約數不過百十金無多者至康熙庚戌九月有一人來寓遂邑龍渡店明言其祖留記藏銀三巨缸計數幾千兩在此神廟左角墻下鳴公義取又濡遲旬日云俟其侶通邑無不喧傳時邑令樊璽無復人理有瓜胥引見請以半酬令大喜不待其退至定期某日午時開發遠近聚觀者一二千人令帥

文武僚佐陳兵防衛入廟其人畫地做閭語令以足
禹步其上頓撲者三備極醜態搗至丈餘無所見矣
色而回丙夜復窺眾賊往再掘深廣之又杳然而其
人遂逸去令惠憤詰朝拘店保暨嘗往來諸棍拷詐
索賂亦不經見異事也當未發前之夜其人募羽流
設醮薦其守藏五人宋某宋某楊某等爲祝超生則
俗傳初瘞時必殺人使守語非無根而劉公之設心
亦重愧名教矣竊意來人跋跣多費何苦造此大謊
或亦其支裔盜窺遺記而妄觀厚藏故神實然移乎
見聞記憶錄 卷之三 五

不則年踰三百明社久墟天下無不窮之數公故誕
漫其說以絕後人之妄想乎次年春開邑馬金街亦
有此事但邑宰清正不敢以開第結地棍密行亦云
三缸分埋對街三處發之皆虛宰聞而恐其惑眾因
繫其人旬餘移文原籍請嚴禁而後遣之其處置尤
當視遂令何啻鸞鳳之與鴟鵂而其事爲伯溫之所
幻示無疑矣

予又思軍旅倥傯安得多金所云三缸數千卽有
神術何能運藏不露卽此已疑其幻若從前之世

以百計則軍行或有偶獲且初可以一人掩後可
以一二人取多在路旁淺土以神護之猶可信耳
紀發古瘞錢

予族進山嶺十五里地曰高家庄口有倚山土神廟
其廟前路外則巨石橫墻野竹叢棘交翳康熙己酉
夏有庄氓王八鄉瞥見一古錢眼穿竹枝掛其上怪
而下墮四搜遂於石崖間得散古錢約八觔或云亦
有朱提渠諱之予庚戌春爲堊亡室於中庄過其家
詢得其故如此乃出錢三十枚貺予皆熙寧紹聖大
見聞記憶錄 卷之三 六

石壁仙蹟

又憶昔館友語及神仙汪封翁曰吾兒時從村豎拾
薪於宅之某山下石壁峭立見一蓬首垢衣叟曝日
草間撿虱子久不去羣豎噪逐之乃徐徐躡壁直上

一步一腳跡趾踵儼然皆陷入二三寸前襟後袋每數歲往視之則陷處漸滿今猶有寸許未滿平可驗也則謂世無真仙者直隅見耳

見聞記憶錄卷三終

見聞記憶錄

見聞記憶錄卷之四

宦壽記異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

王弁洲有大臣肩壽記魏文靖公計八劉文靖公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胡莊懿拱辰尚書雍萬大理卿浩俱九十二嘉靖後湛尚書登庸應尚書大猷俱九十五王尚書學夔九十四喻尚書茂堅九十
一南兵書郭宗舉九十刑書錢邦彥九十一尚書以上過八十者胡禮部渙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瑤方尚書銳俱八十九 鄒宗伯幹殷司寇從儉李大宰裕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張太保子麟馮司寇岳俱八十八 王恭靖璟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瑛劉清惠麟嚴分宜嵩俱八十六
單司馬安仁楊宗伯翥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王崇簡宗葵陶恭介琰趙康敏鑑李莊簡浩朱宗伯恩焦泌陽芳王左都廷俱八十五 以下者繁 三品京堂則禮侍錢習禮八十九 餘不盡錄
正統丙辰科古鏞年二十四天順丁丑以大理少卿滿成赦還至正德己巳猶在能躍馬豪飲人謂之古

進士蓋已九十七歲矣

閩縣林公春澤生成化庚子登正德甲戌第官知府至萬曆己卯躋百齡子侍即應亮年七十三孫學憲如楚皆歸侍養有司爲建百歲坊公獨謝恩拜起自如後四歲始卒應亮壽亦至八十七

右皆節錄弁洲記中自萬曆庚寅後有愈出愈奇者蓋熙洽彌久醇氣所鍾也予故卽見聞最真者不拘名位彙爲宦壽一記云

興化李君清者少師春芳公五世孫崇禎癸酉歲爲

東園記憶錄

卷之四

二

寧波司理衆紳謁賀有賀鏤一幡雙再揖稱同年則憲副劉公伯淵也蓋百有一齡矣李訝之乃云老夫前辛酉叨鄉舉辛未會舉皆與老公祖同豈非與同年願公壽亦同老夫而名位則遠過之請自後僭以年弟通刺李笑謝之後以查盤至餘姚有大叅邵公學柱者少師前戊辰所錄士也齒亦望百但艱於步履李謁之溫室神氣煥爛譚少師往事如肩曉間又數年以工垣奉差武林有大叅黃公克謙與其祖宗伯公稱戊戌同年友其母蔡太宜人年百十三猶

無恙皆異聞也李君刻有三壽記予見之門人黃秋菴處云

余庚辰同年嘉興高寓公承嘗謂雲間陸宗伯文定公樹聲登嘉靖辛丑會元後遇萬曆辛丑狀元張公以誠給假回里以年弟帖報謁時稱前輩善誼是在憲副劉公伯淵之先然則劉公與李君清以年弟通刺亦有所本也寓公又言尊慈屬太宜人崇禎壬申五十生辰有親友以寧波百歲翁劉公伯淵書壽詩爲祝又得嘉善大司空丁公寅一詩亦年踰大耄二

公乃隆慶辛未科同榜進士距登第之年已踰一周洵稱人瑞而兩者壽屬同榜同省尤奇

黃子又言在都門方壯其邸中會其同年李庶常昌祚者乃愚公先生名若愚家孫也先生於己未第於後已未仕至江右大叅丙子告致一子某軼才蚤世先生神明不衰課孫成名又三歲乙未壽九十七乃卒夫先生下筆與古崛奇學者推爲晚明第一流嘔肝銖骨疑非保和之理且寇氛廿載漢陽之禍烈矣子子耄老何以克全洵乎修短有數養內養外皆匪人

能君子惟反身修德而已

明少師劉公健壽九十四晚福莫京然祿記載其
穉祿後歷奇阨演灰者凡十一又病羸自過四旬
拜相體忽壯無纖芥他患殆非誕也

予壬午作令富順其邑歷多顯宦屬民爲長吏患獨
給諫錢公夢舉者泊然清正惟以詩禮淑後予雅重
之公生嘉靖庚戌登己丑第時年九十三矣以失明
故十年不見客顧譙予曰特爾冠服命諸孫扶掖出
揖云老父母愛民若子折獄如神清絕一塵威靈百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四

盡老夫自孩童時聞高曾相傳以迄今蓋鄙邑所僅
見也以是不羞殘朽一叩神君爲三生幸耳其人長
身屹立可想當年掖垣風采而稗記所傳山人諸謠
謂其給相門事者真無稽口也

上海姚方伯永濟嘉靖甲子生戊戌登第己卯休官
學湛引術老彌健自謂可逾百歲果至壬寅冬躋九
十九方卒然慈谿姚中丞宗文隆慶庚午生丁未登
第戊辰歸林至庚子歲猶書筵贈遊客顧紳筆力矯
然時已九十一矣後未知卒於何年公語顧云當天

啟初忝在諫垣以忝經略熊芝園後爲舉朝所許以
悞封疆論憂危越歲自分必死不意老喘尚至今日
則亦不聞渠引也

按華亭先達陸宗伯平泉先生壽亦九十七嬰鑠
異常八十後髮間更生黑毫數莖先生理學醇儒
豈知有孳引哉予謂人稟氣以生雖厚薄各殊其
能耐寒暑攻苦以致功名者必皆得天之厚者也
然往往不盡其年者則以精枯於酒色神耗於紛
華或蝸戰而魂驚或虎騎而魄震而元氣亦與之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五

俱盡矣在蚤達者受病爲甚故得禍尤多嗟乎舉
世冠蓋裘馬緝緝翩翩皆與蜉蝣爭旦暮耳若宋
之文潞公明之劉文靖並以二十一登朝位宰相
數十年壽皆踰耄而望期名德無窮其千古人中
龍乎立命者於此思過半矣

淳安胡公拱辰生永樂丁酉登正統己未進士官至
大司空正德戊辰壽九十二始卒賦性清鯁任事敢
言綽綽有聲中外爲名臣家居無子饘粥不給巡方
爲奏給歲米二十四石計公生歷八朝登籍七十餘

年一代偉人殆可頡頏劉洛陽已後隆萬間有徐公楚及其第五子應黃公皆以進士官叅政壽並九十一皆七子尤希邁也嚴小郡而淳邑土風獨厚故間氣鍾焉如商文毅以三元相三朝德業名壽巍然科第世世不絕為有明第一人豈偶然哉

按胡公戊午鄉舉第十三與吾族高伯祖致中公名相連其解首姚文敏與致中公又以春秋相甲乙故三人相得甚懽致中公三舉乙榜不第二公勸就選以高等拜屯田主事患重聽告病家居弗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太

屋不能蔽風雨壽亦九十餘弘治間胡公歸林手書時時往來皆安貧論學語猶想見成弘時風氣如此

萬曆中大老特著者石埭畢司徒鐸

嘉靖甲辰科丁丑生海鹽

楊太宰巍

丁未科蒲圻謝右都陽舉科癸丑皆九十存問

嘉魚方司馬逢時嘉靖壬午生辛丑登第萬曆辛亥

躋九十徽州方少司徒

號采山亦九十董思白壽序中

言甚詳厥後遐齡不知何若也

縉雲李司寇誌甲寅復召時過嚴州已稱八十群聚

觀者咸羨其清健如仙後五年予告又年乃卒蓋

九十

云公生嘉靖乙未

山東新城王大司馬象乾由隆慶辛未進士歷任總督薊遼前後凡三十餘年威望遠著至崇禎己巳方

解任京山李公維楨隆慶戊辰入詞林文名滿海

內天啟丁卯猶位南宗伯稽二公通籍汜終仕已過

一甲子元老耆宿真一時兩異人也

王公丙午生李公丁未生

崇禎庚辰有耶耶張年兄渡者其嫡叔祖我續公年

二十一登萬曆庚辰甲後以魏案削籍久矣予癸未

見聞記憶錄

卷之甲

七

入覲時謁客同寓忽見几上有公投刺甚訝其尚無恙也越日往拜則已趨駕返殊恨不及一晤計公時

已八十四猶問閨入都且過訪及未識面之年家晚

進周旋世故如此其矍鑠可知享年當無涯矣

公生於嘉

靖庚申年歷官大司徒

明鼎元逾八十者止二人餘姚謝公遷登成化乙未

科至嘉靖初再相歸乃卒壽八十三崑山朱公希周

登弘治丙辰科位南冢宰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公

大綬方卒壽八十四二公皆父子兄弟世家皆少年

大魁而位壽至此洵奇禍也然僅見於成弘兩朝一代全盛之運於此可想見一端殆非偶然爾

耆壽雜記

天啟辛酉吾邑毛孺初公督學江南有常州武進縣增廣生莊祿告乞衣巾稱年九十矣閱其冊於嘉靖甲寅年入學歷歲科試五十一次俱列二三等並未蹉跌公異之給以冠帶且旌之額曰五朝文學後四載乙丑公開府於吳祿猶無恙但喪妻苦貧其郡縣庠士半出其門亦多達者爲具公呈乞恩毛公其呈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八

詞有云世未有六十八年之諸生而完名完節亦未有九十四歲之耆老而猶健猶康公批縣歲給米六石旬餘祿來謝有一子編氓也年亦望七相隨墻下欲扶其拜踞祿肘麾之此予時館毛公署中所親見也因憶吾淳邑庠有商旦者文毅公裔也弱冠入泮五十始食餼順治丁酉八十一而貢猶乞科舉廷對歸又赴庚子浙闈浙人士莫不駭異焉

明太祖召見諸耆老崑山周壽誼居首年百十六歲賜宴鈔幣

天順中召都民茹大中入見年百四歲賜宴順天府賜冠帶命禮部尚書姚夔造第賀之

成化中徵濟寧人王士能入見年百十六歲又七年終又韓王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信年百六歲而終祖全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詔信全俱進階全鏞各賜羊酒白米二石

賦形之異

人體修短不一修至八尺短或半之此極則也然大小百節必皆相俾乃另有一種殊質身首魁然猶大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九

夫獨腕臂股踝皆經咫許通體不盈三尺稟賦之理殆有不可究詰者予曾見其慧異者三焉北直潮縣李公舉萬曆戚晚安國公孫也登甲戌進士文章典麗歷任著風力聲癸未肆覲公以閔內道叢博矩步趨朝予時逐隊呼嵩殆非凡所見也川北一貢生恣其名僑居歸州峽口維一小艇候官舫出川卽刺謁希贈壬午十月予舟過此隸人先言其人腹多鱗甲予因睇其越艦殊蹻捷隨與周旋揖讓談議風發又一異也因憶萬曆丙辰間江右一尼士來遂大帽修

髯每兩手攀椅板聳躍登坐好摘扶星平筆亦灑灑不窮性不怠偶有嘲其殊形者士怒置云我家中三箇兒子比你長大多多衆爲哄然回想如昨日事猶堪一噱

辛酉科舉有義烏龔生長七尺餘肥大則非常兩人合抱腰圍幾竟每市行空巷聚觀關士無不詫異者予二場偶與聯號見其席舍僅足相容轉側皆不便因問其家世皆然否龔曰父體如恒此蓋母種耳吾年二十一有弟年十七妹年十四亦復如是亦異聞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矣

昭烈陵異

宋 年成都郊外有樵數人逐一白兔至漢昭烈陵兔走入深洞中羣推二悍夫入見昭烈衣冕上坐孔明道服旁坐飲酒對奕樵前跪乞賞帝命以兔賜一樵猶恥丐其玉帶帝解帶與之孔明手界以杯酒飲訖攜帶捧兔出方對衆語飲者口已添矣視其帶白蛇也兔則化銀其洞隨開衆樵齊告於官官爲發帑葺陵加壯固焉此載四川全志志已軼故懷記之

康節胎異

邵康節母李爲姑張氏所虐欲自盡夢神以玉箸調羹食之曰毋然當生佳兒母乃止已而懷娠嘗病瘦醫者投藥母夢坐堂門左右木瓜二株右者已枯父乃取餘藥覆之及期生康節併墮一死女胎後十餘年母病臥堂上見女子泣拜曰母不察致庸醫毒殺兒母曰命也曰若命則兄何以獨生母曰兄之生卽命也女泣而去又十年復見前女來泣曰一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來別又泣而去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康節之潛心易學始如干寶搜神之有感而然歟

紀匠遇異僧

順治庚子臘月有淳邑木匠胡喜得寓吾邑東十餘里之山間病啞劇殆其妻不忍坐視其死丐得銀貳錢令入城覓醫醫無能下劑幸正忍死回至珠淵亭畔隘路逢駝竹人擠墜田坎不敵輓僧肩掛蒲團走西廿餘步矣聞顛踣喘聲返掖之起咄咄自語如此篤疾人不拯臨而反擠之此方人無良心劫數當未已因坐亭傍詰病由匠語不甚了僧曰吾知汝病從

九月勞傷後噎食所致匠唯唯僧探懷中小銀盃令
挹淵壑下白波迅水取小葫蘆內白末藥一匙覺之
使飲匠曰吾喉勺湯久不下何況此冷水僧曰第飲
之不冷也匠手捧果溫一吸無哽腹汨汨有聲僧旋
出一綠簪令批匠欣然樂助授一筆則晶白未濡墨
匠難其苦僧謂但寫不妨閉簿則三月六月九月各
一人批助銀叁錢姓名籍貫悉具匠照式書助白毫
中果吐墨汁燦然因問僧住剎何處以便繳緣僧笑
我剎在靈山汝何處尋且緣亦無庸繳也看明年六
月有便吾當過此一度衆厄耳汝雖籍淳安知寓某
地不遠可亟歸蒙頭睡踰時腹痛發熱甚須忍耐勿
露風病卽去矣匠如其言熟寐醒胸果暢然起呼粥
且索祀神肉食噉如平時其妻大駭匠語其故云云
通邑相傳無不嘆異次年六月好修之士醵衆於珠
淵後山庵建一謝佛解厄大道場遠近拜會者數百
人悵望仙踪邈不可卽矣匠自是日以壯健肌肉生
長於疇昔越二歲以善病數日而卒蓋正命盡於此
也予素用此匠工作其病其卒皆明之故詳悉其始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三

不以徵異於後云

觀此則世間無不可療之傷病而方外有不可測
之異人矣僧之奇幻種種而以予諦思其殆動行
證果薩埵之流亞歟卽其迴步扶掖咄咄嘆語悲
觀_夫婆心已具現矣至如懸知病始遙攝寓地在
外道多有之冷水變溫或藥力使然惟是白毫吐
墨頗難思議而予獨聽其批緣一舉又明言不繳
豈非假救厄作功行乎然何以季止一人得無律
戒嚴禁別有按格課之者乎匠云時在監後二日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三

倘令不遭墜跌則掉臂已去不知此季之緣結在
前途誰何矣惜匠蚩蚩不能稍詢其遊行大概又
不能記其前三人氏籍俾好事者赴彼互證使神
聖當面錯過可慨也嗟乎以僧挾此丹藥走豪門
甦危喘何施不可而僕_匕行脚跡跡茹蓼不幾於
病癘也哉而拘墟之徒猶交口呵佛是真病癘也
已

先是衛冠頻年焚殺吾遂憐甚聞僧却數未已之
言愈皇皇尤大年盜忽就殲歲亦連稔疑僧言不

驗詎意縣更一婪令來爲亘古所無吸憐偏邑拷
斃無辜繫繫十年不調慘百于冠亦異哉

化書行世

晚唐譚峭字景升其父司業族誤以進士業而峭性
好黃老言師嵩山道士能避穀隱形不避水火所著
化書殊得大易三昧有偽吳奸相宋齊丘者威劫而
欲攘之峭不服遂繫投之江至宋寶慶間建康一漁
人隱君子也網得一人手足反繫睡眼甫開問曰汝
知化書已行世乎曰行矣其人曰汝復投我於河遂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古

頃不語漁人乃更沉之夫景升術成其爲尸解水遞
審矣獨是惓惓一冊書至變幻示異若此豈神仙亦
不能置身後名乎要以文字到得意處自是天地精
靈所結金石可開水火不化卽血肉幻軀亦有憑之
者天地之大其何所不有哉

遂山民八大王始末

嘉靖間總制胡公宗憲剿倭寇時用兵奇譎吾遂十
都有山民余八豐軀九尺龐然駭目人皆呼爲八大
王公偵知之檄縣禮聘異人八大王送至轅門效用

密誠達獵徒五十人作家丁戎飾務極壯猛各携棍
用弩銳鎗刀須鮮整時邑令唐公躬率之上謁密稟
云余八是血肉之軀全無技勇恐不堪任使公領之
署爲標兵首領侍左右大諭各營將士訪得深山異
人神勇絕世家丁皆一可當千某日揚兵演武奇技
絕異常操某日出師築壇禮拜此番必掃盡倭種云
云滿城已喧傳某日八大王下操矣演武日密諭從
丁悉逞逐鹿伎倆又雜以徽之梨園善搏及廬之吞
刀戲術者克其隊或持刀跳越人頭或槊上掀翻舢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五

斗或擲劍空中以鞘承之又潛縱馴鴿迴翔陣上鳥
鏡一發應手皆墜兵民乍覩無不魄震奸民通倭者
已一一魁報翌日出師預製一包鐵偃月大刀新芒
閃電以兩親丁扛隨之至壇壇下厚積薦藉所構將
臺暗爲機殺可蹴而傾余八登臺號令胡公親臨祭
肅酬八以三巨觥禮畢壇上大喝殺倭聲如巨雷手
揮大刀飛躍而下臺卽自塌各隊奮勇爭前倭營望
見奔潰伏兵齊發奏大捷焉振旅閱旬余八忽稱塵
戰力傷右臂不仁公犒以百金給與千兵劄令回籍

調養聽後調用公意智更深遠矣越數日邑礦盜起後宰耳八名檄帥鄉兵禦之兵盡廢盜刃八僅以身免按法論戍幸赦歸老死於家

此萬曆丁巳予從汪老師於豹石館時封翁太老師以避七旬慶賀寓館旬日譚及此蓋嘉靖丁巳年事也嘆光陰易邁倏閱一週甲矣礦盜事在辛酉胡公久已被逮封翁又言十數齡時至渭陽家與余八同堂曾偕羣兒戲取其履三四輩各納一足於內猶不盡幅云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太

兩小兒投胎

友人毛兄國家曾從遊汪師者於萬曆庚申月夢偕儕侶遊憇彼族水口涼亭見兩小兒挽肩並行從邑官路來至亭畔一兒曰汝卽在此村可自便吾往汪家橋尚遠須亟行遂分手別去翌日辰刻吾表叔毛君國旌與汪老師各生一男一時喧傳夢應之奇後二子俱殤不知何緣顯此夢也

畫夢入胎

予年友張君明弼天啟丁卯館於山東某地其隣有

李生者年三十餘杭莢工文暑月納涼午睡夢出門沿堤游行約二里許入柳陰深處心甚樂之望見廬舍蕭疎趨窺一牕有孕婦將娩生不覺身在室中俄而婦產一兒生覺此身忽易自視其手足如繭捫其首如拳大驚失聲又聞呱呱之啼亟欲奔歸其戶緊扃乃覩牕隙奮身躍出忽悚然營寤矣生遽起呼僮相追循堤覓徑宛如夢中將近柳陰見一人荷鋤提畚畚中一嬰兒問之則曰吾婦適產此嬰墮地數聲而斃將瘞之耳生嘆息回以語張張爲記鐫於集中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七

輪迴是必然之理若生而入胎古未聞也亦可謂奇幻矣按此則投胎無論六道皆在臨產之時其先孕腹中有魄無魂隨母呼吸全是一團陰氣墮地受魂遂有情識乃屬陽也

堵公嶽降

無錫堵公胤錫予年友也其尊人積善而艱子乃虔赴武當祈於玄帝夢帝遣牧牛兒與之封翁更乞其智慧者帝領焉翁歸則堵公已先一日誕矣太母云將誕時夢一牛觸門而入驚起卽曉翁大異之慶

之錫故以命名及長自號牧遊以誌夢也堵公聰明
正直歷宦著聲後督學楚中逢國難力佐永明王建
殊勲錫伯爵盡瘁而終莖長沙馬鬣鬼然土人尸祝
之可謂不負生申矣

緇白二比丘

蜀內江趙相貞吉弟孝廉蒙吉其母余氏夢二童比
丘一衣緇一衣白來求托棲緇者牢執母袂遂生貞
吉閱二歲白者復來而生蒙吉兩人三五歲時書一
覽卽記三之一再覽則全誦矣每於無人處喁喁密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太

語見人則寂然如喑或至山僻石崖下坐語移日時
嘻笑時憤怒作大人狀人問之雖餌誘恐嚇百端終
不言也或戲藏其兄則弟必啼號尋覓不欲生藏其
弟則兄亦然年弱冠皆相繼登科公車再上貞吉登
第入詞林而蒙吉遂不仕

按大洲在中秘初曾上求真儒一疏不報豈爲蒙
吉發耶乃蜀志於蒙吉事殊略而大洲後講學錄
記中亦無一語相及何也豈其白袈不脫隻履早
西歟否則孩提不忍刻離而宦成顧漠然若是乎

門僧托生

錢塘沿江上三十里曰朱橋葛姓居焉有葛翁寬仁
好施村下二里許一水口香火庵翁素厚其主僧僧
德之嘉靖某年旁村山氓赴庵議醮事中途遇僧道
其意僧云我有亭往葛老家汝可到庵候吾抵至
庵則僧方茶毗矣大駭亟至葛翁家偵之適浴一
孫卽毗瞻先生諱寅亮也萬曆間予族木商方盛游泊
庵岸人人能言之

紀開場鬼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尤

崇禎庚午秋宗社兄君癸病痞久劇場期日近躁憤
彌甚家人祈禳百方八月朔建一大法事甫畢兄忽
驚寤曰吾昏昏中方在省候試驚有家信促吾歸至
富陽道上遇亡過族某會克巡微者簇擁多人下前
吾問何爲曰凡舉子命運未亨者冥中使鬼攪亂其
心神今吾奉符押領五百開場鬼也君命尚屯亟歸
潛修待時耳言訖而別吾驟醒可無恙矣閱月予南
闈落第歸往候兄因語此以相慰時同社毛望伯願
予笑曰兄聞中定有數鬼相攪若以一當一必無如

兄何同坐皆大笑予因憶清異錄所載俊兒事於後
唐釋令超將赴終南山至祝融峰下有赤幘紫衣人
同憇道傍問其所往乃密語曰我非人也凡舉子入
試應中者天必使俊鬼三番護衛以振發其聰明其
命未過者則無所護君以一第爲兒戲耶吾卽其數
也隸蓬萊宮下今往南岳開會一人陰德增減耳

按兩鬼互射雲泥天制軼才終身不第者宿皓首
登庸豈足異哉卽以予身驗之雖蚤負浮名而文
場久躓阨恩選者一別鄉闈者四會闈者二皆以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子

多難憂深入閨惘惘思紛千縷每擲筆嘆憾獨三
次弋獲日則揮灑任意神有餘閒自信必售矣前
聞豈不信然第思其陰德增減之語則內省回天
吾儒不可不凜如雷霆也

紀殺牛冥訟

順治九年山東某縣何家集一細民畧利而鄙怪家
以小康專營木利只種已地十餘畝又不畜牛稅之
宦戶爲期一日乃重笞疾驅以畢其畝至夕還牛已
喘汗垂斃宦僕大怒立欲法之官民懼甚有明末武

科張千仞者素豪黠與宦僕深相結以轄一方民懇
其排難許謝二金張欣然往解果聽免官但令調治
牛病斃則賠償翌日張來視牛則已瘞矣民姑款以
酒食而斫其金張不勝憤月夜挾鐵鎚殺其牛適一
塾師窺見之追曉民見牛死仍丐張如議償價幸無
他遂剗牛以多肉厚酬張而其餘譙鄰里張踞上坐
師亦與焉宴歸嘆息其事援筆書門陰云食牛原是
殺牛人閱數日張病熱暴卒以心煖不卽斂經宿而
甦親隣皆賀張回謝及塾師忽見門陰書字顛憤踞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主

謝曰某昨蓋爲牛所訟攝入冥府方訊辯問瞥見白
牌懸示此語某惟駭服亦不解所以主者謂吾陽數
未盡勅暫放回修省不審君何由知之塾師乃細述
其故遂相與傳播遠近以稟冥鑒之可畏自是一集
無食牛肉者同邑張司空某以語金宗伯之俊金爲
文紀集中予昔曾閱之茲憶叙其概如此

壬子秋
日記

記舟夢

予自甲子入閩日感冒大風雨方午瘡作忍臥終場
雖自知文不及格然亦思功名有數自後赴舉場早

即歸不候榜癸酉八月廿六日抵江干翌晨浙榜開
友人余與子門人黃秋蕃輩皆登舟予附焉廿八夜
忽夢放舟大江巨浪泊天舟半沉予惶延援桅上至
頂驀見一巨艦衝波而上比近則汪老師坐中艙而
昔同及門毛大成兄乳名九五立船頭予急從桅頂躍過
毛兄遽以兩手承之喜極方叩師則驚覺矣亟蹴語
與兄且自釋云夢兆似佳但從頂下墜毛兄手得無
已擬首而抑之以至九十五乎不無快快增伍時李
子幼玄隔艙疾應曰兄不遇則已既入殼難格於皿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三

附記公車夢

癸酉丙子北上皆爲同儕所深忌致鬱滯文心已耶
冬央意獨往募一健足攜一駿奴沿途策蹇與估客
胥徒相侶將近都夢偕馬君求嚴以德抵足臥忽見
魁宿舞躍而前二子皆顫縮蒙頭予獨起問曰聞宿
能開人心竅吾內顧悒悒願一開之宿問欲大開或
小開予叩大小云何宿謂大開剖胸滌之小則張口
受吹氣耳予請其小者宿遂選噓一氣於予口覺喉
間一線冷冷沁透胸膈宿乃騰躍去儼如白晝間事
也予一生憂患攪神夢多惡然從無驗者獨此鄉會
見聞記憶錄 卷之四 三

兩夢灼灼如是亦異已故併識之

見聞記憶錄卷四終

見聞記憶錄卷之五

紀汪老師佚事

癸酉冬與年友馬君求巖以德同赴公車其馬圍青人也旅次聞予與汪師同邑亟問曰我汪太爺的小爺體安否予語以已故忽放聲號咷頓足捐胸者踰時且揮涕曰吾府中聞小爺病替拜香泰山者數萬人指望就好娘娘奈何不靈應耶言已又哭予問汝受江太爺何恩曰我外縣鄉民自不曾見太爺但我青州百十萬生靈那一個孩子不是受太爺恩的自見聞記憶錄

卷之五

是希虛屢日時隨行僕從莫不嗟異焉嚴子性豪宕雅厭語悃悃事亦不覺憮然神沮噫吾師彼時已久遷兵備於萊其深仁遺愛感人乃至此真前無古人矣此事若由傳聞出予口人情多伎必有執手而垂其誕者天假兩君子作面證亦快事哉

按蕪子瞻撰溫公神道碑云公之喪四方會葬者數萬人焚香手頂者百餘人初意文士濫筆今乃信其非誣也然溫公位宰相遺時太平惠覃天下理固宜然吾師一郡守耳運逢百六歲

復軍興即

念切痼瘼動多掣肘何以得此於青之人哉假與涑水易地吾不知其孚格所至又當何如也

崇禎庚辰邑東場汪君可法以糧解舟宿青州登岸酤市邱翁訊鄉貫爲嚴州遽問識吾汪大爺家否汪君曰吾宗也翁忻然具茶餌娓娓感頌不容口隨引至一巨神廟中其廡左祀范希文右則吾師也塑像儼如生以師所撰訓民書供案上旁設籤筭禱應如響閭郡伏臘稱觴如蒞任日其羽士爲指庭前古木不識名虬枝輪囷若枯相傳郡有大慶則抽條生花

結實然皓首人未經覩也祀師之歲忽垂實纍纍遠近莫不神之師之爲再來人審矣

自昔有大功德於一方者沒而尸祝精爽式臨此理之常蓋無足怪從未有生著靈響如吾師之異者也神君慈母其同此誠求之感乎自此循良傳中又添此一殿奇案矣然外氏有云凡明神下世者返氣歸空塵緣都斷則血胤不蕃若寇萊公文信國暨于忠肅海剛峯之傳或職斯故歟

庚辰同籍臨朐來紫我名師郡試首拔士也謂予曰

敝鄉人謳頌吾師蓋史冊所未見每詫語他方客輒云我山東古時出一孔聖人如今又出一汪聖人此雖里巷讚揚不盡之吻然人情大可見矣三代直道其猶在齊魯之鄉乎

南宋余龜蒙所泄多惠政人皆呼爲余佛吾師盛德至善蕩蕩難名固非一味慈悲黃面所可擬也戴天稱聖儒生至此方是不愧讀書先聖亦爲報然在天矣竊覈師生平無論果藝達一斑兼且優之卽商之博識偃之得人憲之介節曾閔之純誠

何所不有假使側席杏壇分符列國吾夫子觀政採風應作何品題東周之願豈徒付之一夢哉吾於齊民之言不禁三嘆

師嘗語予在青州禱雨閏旬不應衆心皇皇有一黃冠謂衆曰今旱乃天數禱何能爲吾以汝府主憂民心切特爲効一力衆來稟卽令引見以方外禮遇之渠期詰晨告虔逾時當雨降某刻起某刻止入土幾許已又曰公神氣異凡可以入道但名位正隆恐塵緣難斷耳翌日集壇羅拜黃冠行法烈日中陰雲驟

合雨大注皆如所言予大異之亟請見則已他往矣後常訪其踪跡竟卒於某城亂兵中則亦恒人也然其術亦何神歟

予回思此黃冠殆景純干吉之儔以兵解者耶觀其風師數語則究竟已了然得無顯晦雖殊同是再來應劫之侶假此一會並返太虛歟師秉鉞時以定業須消語所屬蓋始悟黃冠之旨乎然其如數何此微類鳳撫揚一鵬與我媚僧事而吾師忠義彌天視楊公之枉於何啻霄壤斯固其盛德現

見聞記憶錄

卷之五

四

報也師亦何恨哉

師將討閩寇檄米脂令邊大受掘其墳墓墓中得一小蛇祭燹之日斬蛇以殉誓不與賊俱生也閩逆二十年流毒半寓內雖禍及宗社師以身殉而賊亦旋滅或天行地氣亦有相應之數歟黃巢之亂血流天下據都僭號已數年唐兵發其祖墓內惟一劍一黃獸形似鹿其獸自觸劍必巢遂敗誅事甚相類然則寇之殲也吾師屬鬼殺賊之氣當有浩然大虛者矣邊令任丘世族也賊入都時戕其家生繫令於檻

車以數賊守之候解至陝刺其心以祭墓未幾敗走猶組其頸以奔抵居庸追剿勢迫守賊乃縱之各分竄竟得生還亦奇倖異聞矣邇君會吾郡伯錢大可公祖於燕邸劇譚移日併悉吾師吞賊之志與成仁之烈云

邊君後仕至廣平太守有不灰餘紀紀其事

我媚山僧事附紀
楊一鵬為成都推官登我媚山有狂僧踞佛坐脫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哭數日夜吾撫其頂而止耶楊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臨別囑曰我鳳陽人三十年後見汝於淮上楊之為淮撫也得賊信治文書急而野僧薄暮擊軍門鼓稱我媚萬世尊致書於楊選以詰朝請見僧大詫曰過今夕不及致矣質明索之不知所在發函得七言詩

見聞記憶錄

卷之五

五

五首後楊以鳳陽陵寢失事坐棄市臨歲時但合掌稱好師傳云詩錄於左
謫向塵凡僅一週而今限滿更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萬里舟其一
浪遊生處豈男兒教外傳真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尚將蠶纈戀痴迷其二
業風吹破進賢冠身死開頭著脚忙六百年來今一過莫將大事等閒看其三
難將驛玉住無常城揭終歸土一方蚤聽神僊立妙訣碧天齊擁紫霞光其四
班來法旨不容違仙令森嚴改洩機楚水吳山相其五
其五
紀癸酉南關師恩

是科應天中額一百四十八名易分六房共限四十
九內皿字國學生也九名前三房各定二人後三房各一

人時予卷注易六房而彌封悞送在二房中劉老師諱七斗閩而驚賞評定作首卷呈堂兩主考丁公諱廣州人上廣蔣公諱德環晉江人皆同稱賞後忽細視卷而則六房印也相顧咨嗟幾欲置去而憐才心切亟請六房吳

老師諱鼎泰高州人商之師亦嘖嘖不已奈本房已呈過一皿字卷吳年兄矣又更委曲商量令二房除一皿號

而補以庠士卷六房則中兩皿字吳師大喜從焉但不便冠本房乃改序第三卷云此段顛倒遇合似有神司然冥冥擲揀理難臆測而羣公知己之感固世

見聞記憶錄

卷之五

木

世不可諉也

紀陸行人降神咏白梅

庚辰同籍錢塘陸賜庭當乙酉夏以初入奉差過里值武林不守遂局戶自經以殉時總二十有八耳嗟乎烈士哉戊戌秋宣城有神降於村塾中語塾師曰我錢塘陸培也遇過此喜幽靜足娛願少憇論文君幸無訝言笑皆如生人第不見形耳塾師乃設一靜幕以居之則愈喜每縱譚經史罪罪不倦遠近人士競謁之已乃趨具筆硯為諸生點竄文字數刻可竟

寸許林皆遍或時揮灑吟詠皆疾書如風掃閨雨
月餘忽語曰久涸公等今將有關中之行矣請從此
辭自是寂然有以齋前白梅乞咏者降一律云白星
墻邊一白身繁華過眼憂貧禦冬已醉桃源臘獻
歲先吹黍谷春紗縠滕騰難說喻珠璣唾咳更迷人
此回拜見真高士面目當前寫得真

紀閭叅戎降乩事

吾遂素多山寇迨鼎革後縱橫彌劇丁亥戊子間窮
鄉糜爛幾盡時鎮嚴者檄叅戎閭君飛虎來駐防焉

見聞記憶錄

卷之五

七

君固祥符諸生也名世則字振華後以從武更今名
性沉毅多智銳意征剿每搗巢窟迨直抵旁郡不禽
渠不止且密緝內究悉剽之賊爲衰息或暫休城居
日亦襲甲枕戈不忘警駐營與予比隣不時燕見稱
莫逆恒相與飲博投壺輒達曙間集紳士之望尊酒
論文多超超懸解雖諧笑亦多韵也遂民實福星毗
之未幾調赴粵以功高被讒殞予時與友人姜元
夫輩心悅之姜好扶乩術甲午六月朔日乩忽大書
六字云天中閭飛虎降衆方懜視羅拜而乩旋舞不

已遂降書一扎口自已丑分袂依依之情猶如昨日
路前進頗樹微功於兩粵間雖不敢謂用兵如神
朕不愧古良將風詎料奸人妬功庸帥信讒使弟鬱
鬱而亡因下叩冥府上達天庭已允血食於其地但
奸黨未盡尚遲歲月今偶遊此見諸鬼藏形匿影知
爲越法所苦有何可樂而日日爲之素蒙深愛故以
相示即君輩試事有志者事竟成何必決疑於冥冥
哉蓋姜之乩原爲乃即數友決錄遺行止也又復拜
問究竟功名結局復書云終身大事何可預言隨疾

見聞記憶錄

卷之五

八

書一返字用杜其再三之讀爾幽明之理如在如響
若此亦異矣哉

此書筆筆肖生前口吻
莊誦一過覺音容儼在

予兀坐點易深維天人之際因憶閭君曩事而書
之於凡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悉了了
其中矣卽童穉語此能不懽然汗浹斯亦覺世之
一鑑也君爲諸生時故讀易最喜譚易或及幽冥
幻異之事必遙據憑據以曲暢其說今茲神遊八
極亦既古今旦暮耳而乃英雄侔倖熱血欲咽借
乩說法字字如生伊可懷也伊可畏也於其遊

見桐鄉之在念焉於其叙舊見生歿之交情焉於其叩冥達穹血食尚遲見三界相通之理貞邪互勝之數焉皆易理也至其誠止越法凜凜提撕毋洩未然款款燕語卽良朋聚晤何以踰茲始信天地之間何所不有搜神誌惟古人之不我誣也而誦誦者匪不盈忝輒云聖人之所不語昔人云聖特不語耳何嘗謂其無哉否則第遠之已耳何以云敬惟其念念對越故以不敢狎瀆者彌深其敬也嗟乎君子小人之別只爭敬肆一念一部易繫

見聞記憶錄

卷之五

九

只在懼以終始一語如使明不畏王誅幽不畏神譴卽紙上久陳之聖言亦何足介介將相率以逞其無忌憚之私而神道之教於是乎窮矣予故昌論之亦以著散見無窮之理且不忘君夙昔譚易之音咳爾

楊椒山免梁阨

明楊忠愍以直諫謫陝西秋道縣典史道經山東沂水縣縣令重其人留一宿明日行至前驛驛房夜墮梁已壓歿過客而忠愍竟以留宿故免是阨乃後竟

死於西市同一非命也其時其地固有定數然天之生公非偶藉以留正氣於兩間其歿亦豈使偶然哉

見聞記憶錄卷五 終

見聞記憶錄

卷之五

恭跋先府君見聞記憶錄後

右先府君見聞記憶錄也先君生而穎異讀書一目十行下尤篤嗜古籍壯而走四方偶遇軼事必心識之及筮仕金川萬里舟車凡殘碑斷碣與夫名賢往蹟輒登臨憑弔傳書之暇卽搜羅全蜀遺書善價購求不留餘力未幾滄桑忽改遂爾幅巾歸老杜門著述垂老不倦大而理學經濟以暨子史百家下及里巷瑣事靡不旁稽博採惜喪亂之後圖書典冊佚於兵燹倪仰今昔徒深浩嘆爰取生平所記憶者耳目所接隨筆纂錄名曰見聞記憶手抄成帙不孝檢閱之餘自傷弗克負荷有父書而不能讀捧誦遺編惟有雪涕而已嗟乎雄才博學如先公何難出其著作以佐經國鴻謨乃遭逢不偶僅著書自娛迄今雖讀諸紀考核詳晰詞氣敦古序事中兼以感慨方之柳州小品東坡志林何多讓焉謹錄存笥以示後世子孫庶幾不忘先澤云爾時康熙己巳首夏第二男中恬沐手跋

恭跋先大父見聞記憶錄後

先大父著述甚富自甲寅兵燹遺失殆盡僅存點易夫言對學辨韵二集已先後問世矣所撰見聞記憶錄篇章散亂先君殫心編輯分為五卷手錄成帙將謀剞劂而遽以疾終音容已往墨蹟如新讀之不禁淚淫淫下也因亟謀付梓以成未竟之志庶不敢忘先人手澤云爾

戊子仲夏孫彥拔百拜跋

見聞記憶錄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余國楨撰國楨字瑞人別號劬庵遂安人前明

崇禎庚辰進士官富順縣知縣是編乃其入

國朝以後家居所作自序稱生平卷帙盡佚兵火偶

舉所憶恂恍都如夢境後其子中恬分爲五卷曰

記文日記人日記物日記異曰雜記本隨筆纂錄

之本大抵皆明末瑣事間涉荒誕無關考証又所

作雜文並廁其中亦爲非體

餘菴雜錄三卷

〔明〕陳恂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餘菴雜錄》
三卷《提要》

本傳

陳恂字子木號餘菴家於嘉興陳鎮
憲來染疾需薪蛇蟠五晝夜忽楚友郡携至人稱孝
感早食餼負盛名以萬物一體論見賞於岳司馬元
聲要東雲間諸賢俱推從社領袖黃漳浦講學大滌
山房追隨無少間甲申變後徐家宰石麒揭薦以母
老辭徵為浙西四孝廉之一監司郡縣聞名造虛必
堅辭年八十九命懸黃漳浦倪文正長箋榻前相對
而逝所著有餘文集錄八卷

明 海鹽陳 恂子木著

易成者感也而象曰以虛受人未有心不虛而能感者也恒者久也而象曰立不易方未有立不定向而能久者也

易上經終之以坎離坎離之上順與大過順有離象火過有坎象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既濟未濟之上中孚與下過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蓋坎離既未濟得乾坤之中畫故先之以大過小過欲人損過以就

中此聖人序卦之微意也

屯初九磐桓桓亭却表也漢書注云亭却四角建大木實以方板名曰桓表縣所治陳宋問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檀弓所謂桓桓也震陽水桓之象也初居下象磐石之著地桓木之埋地屯萬物始生為開治之象初九一陽震動為開治之主磐桓者其其雄固之象剛健之才橫渠以為磐石猶言柱石也泰卦之義為通通者無所不達之謂非決而去之之謂也決則夫而非泰矣內君子而外小人正欲與之相

安不與之相激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乃化小人為君子也不然消將妨交矣六四以其鄰不戒以孚四為陰首近乎于三則象陽皆見四先孚三則群陰畢從交泰竄係寔在于此宋觀文靖事穆陵進講泰卦曰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第在外而心腹是計不為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為內此同時納規聞者歎賞然分別太露亦教小人之疑

孔明勸先主取劉璋或疑其非不知正是伸大義于天下處劉璋之父焉漢之賊也初以益州有天子氣東

領益州意已可謀未幾董卓之亂諸錄起兵討賊焉起兵不討賊而據益州帝使璋諭旨璋遂留蜀焉自作乘輿焉死璋立是悖逆相承也不取何待

朱子不取詩小序於鄭衛之風多指為淫奔人或非之楊文懿守陳言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指賦詩見志便皆淫詞為有取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章足矣何多載若此孝子觀周樂為之歎衛曰美哉淵而不固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於鄭雖識其細然皆數其美未嘗及于淫也

顧端文之論吳澄許衡謂魯齋臨終戒子孫死後勿請
諡但書許某之墓四字足矣此分明表仕元之非得
已又分明認仕元為非愧恨之意溢于言表而草廬
居之不疑若以為固然而故魯齋之所自以為不可
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之所自以為可者乃吾之所
謂不可也高忠憲之論謂魯齋有用夏之變故有魯
齋之志與其德則可若草廬則既為宋人且試鄉校
為宋貢士矣即不死亦當被髮入山而奈何其庸程
鉅夫之薦也奈何其受資善大夫之銜與織金文綺

之贈也觀顧高之論寬魯齋而責草廬學者可知所
重矣

楊文貞公贈曾士榮序云今年都使者行郡縣勵新學
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為吏而士榮與其達中
又曰吏不根儒或戾于道儒不達吏或滯于用于根
儒以治吏功立而譽顯吏果不足以辱子也達者之
以壯其行蓋當時士氣衰全在必行士亦不以此諱
避遂赴其役而士風淳樸可以想見矣

杜詩鑿金錯刀註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

謝承後漢書趙賜應奉金錯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錯
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大抵古器物以黃金錯
之皆謂之金錯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
而以金錯也虎牙行云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金而
錯旌旌竿也

土之生物其數五故北草木之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
木居西方西乃金之生數故桂四出而金色且開於
秋若雪花六出宋文公謂地六成水之義是已然唐
菊亦六出

四皓有羽翼功後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上世賜華人
臣恤典之始見于任昉文章緣起他書未嘗載東園
公姓唐名東字宣明綺里李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
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
九族孔安國以為高祖至玄孫之親杜預以為父族四
母族三妻族二而為九詩顧弁序言不親九族而詩
有甥舅角子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姻固當以杜
說為是按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說者
為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為之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說者謂自己而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親父祖以子
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則由一而
三由三而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三時之序推親親而
廣之耳夏氏書解則曰高祖非己所得而遠事玄孫
非己所及見惟引夏侯歐陽等以為父族四者父五
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遠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
女昆弟遠人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遠人者及其子
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

女昆弟遠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
也妻之母姓二也

正統己巳八月十五北狩十七報至京十八景帝以太
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
成都指揮孫斌等諭云鎮守大同等官報虜圍擁一
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多出朝見及與衆而陳臣賞
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
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諭不可如彼輕
信中國惟知社稷為重爾守將等只知為國守關為

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偽決不可聽虜誘謹慎之
慎之故諭上鈐印王之寶此時盟國緣十餘日而有
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
蹈前失且云不分真偽明示英宗臨邊令拒絕之矣
可見後遣使講和迎鑾皆非所欲也

陳止齋論漢高封國是初時急于撫定使延歲年歲必
別有區處如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謂自古功業多遭
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豎二代姜三王之論王通說
經志大倫是已周禮載即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

而五自漢宋諸儒因疑周不純用徹法是又失之不
考蓋閭師縣師載師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
子弟諸食采之地其收之民皆十一也而自租庸公
土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有他
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于閭師遂則征于縣師
頭然三局並見法制周詳無可擬議也

春秋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紀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按
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
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士而

秦漢出矣此止齋所謂看左氏傳在貫穿五霸之變
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
落也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東遷既全不行
天下散而莫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
一宣公時楚莊強盛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
自退去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天出至
春秋末與初時大不同然無大救殺及戰國爭雄兵
戈傷殘日甚矣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
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註衰小也先王殷王
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劉氏敬曰
二子之說皆未得其真何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何
闕殷之末主乎若聞鹿鳴魚麗何謂之衰又何以爲
季札乎蓋昔者周德既衰樂章錯亂太師非其人不
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遂誤以凡變雅
者爲小雅凡正雅者爲大雅而季札所聞適季札南
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後至仲尼自衛反魯乃

始分雅頌各得其所則前此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
聞皆屬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爲小雅者也
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詩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泰也南山有臺南有
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采芣由儀也六篇同在一處
不應中間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二詩獨能存也按儀
禮卿飲酒及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泰又
曰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采芣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于笙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

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爲無字謂此六詩于笙奏之
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於歌奏之最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古
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鑄以間
堂下樂也謂之笙鑄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
末皆微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
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唐制宰相不得獨對地崇與張說不協崇曳踵而南疾
狀上名問之因得留語是也宋宰職曰同進呈公事

遇有所客務必先請問門使秦和進呈罷乃獨留語之留身

唐寧罷詩賦元祐後之至紹聖又罷制聖二年始立宏辭科除詔制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本朝及時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條曰制曰

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傳學宏詞科所取亦不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此宋之宏詞科式也

嘉靖間禮侍顧鼎臣霍韜以孟冬時事被命捧主會二臣俱有期功之喪例當引避上言據古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謂今之公卿即古之諸侯臨祭不當引避禮書夏官折之曰古封建諸侯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可以君道

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也則期功無絕降之說矣詔令迎避凡今之仕者三年之喪必解官守制若期功則第銜哀于私室而服官如故是絕降之義也祭為吉禮既奉君命以私情奏明是謂得之若謂君道自處臣其伯叔兄弟而謂之絕則大夫又何為之降乎五代之間吳蜀荆閩日驅其民于鋒鏑吳越靜百年以歸于宋三世四王靡聞矢德方是時天下皆虞燭於戰爭惟兩浙不知不可謂無大功于民而歐陽公於十國獨執吳越之虐予因念野史載其風俗侈靡

國富有餘即入朝時所貢獻及遺朝諸臣金帛珍寶不啻數百萬計則其橫征剝民亦大略可知

世傳多李太白在當塗采石醉後泛舟于江見月景而俯取之遂至溺死然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云陽冰試結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枕上以授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皆妄如謂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亦誕也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歐陽文忠公撰紀表志宋景文公撰列傳當時以宋所撰過文且一書出而手命文

忠者詳改歸一辭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
遂已故事修書惟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
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哉遂
子所撰各書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此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學有宋石刻宣聖及七十二弟子
像李龍眠伯慶所畫也宋高宗製贊并書後附以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門下事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
以儒道職教弟子皆無邪雜背于道者今縉紳之習
或未純于儒行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于功

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黃文獻嘗畫圖贊後謂檜作
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圖上註氏至死而不
已也明初吳文恪公訥為御史巡按浙江得觀石刻
見檜之說尚與圖贊並存不勝憤恨立命磨去其文
又偽識其後使後覽者得所考云仁和學宋高宗紹
興十四年正月始即修武穆第作太學者也

上已當作十干之已蓋古用日例以用干如上辛上戊
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已矣故王季
夷隅詞云曲水游裙三月二

歐陽讀聖俞詩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又曰初如
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東坡讀孟東野曰水清石鑿
鑿湍急不受篙又曰又如煮蟬蛻竟日嚼空齏其以
水石相喻一種晚清峭之致似矣若橄欖真味梅
窮當為首肯蟬蛻空齏孟豈能心折然兩文忠之
品評均自有真解

考妣之稱今人以父母沒後當之此本爾雅父曰考母
曰妣然經文多以妣對祖言詩似續妣祖烝昇祖妣
易遇其祖遇其妣左傳昭十年邕姜晉之妣也似古

者祖母以上俱得謂之妣

東漢人士最上如荀朗陵陳太丘等人倫師表天未竟
其用後顯其子孫如荀文若陳元方長文兄弟使門
望有以發其潛德次則若蔡中郎無後郭有道龐德
公司馬德操輩隱而不出或顯其姪許之後進以不
泯其識鑒若王仲宣顧元美之于蔡中郎聶季寶等
之于郭有道龐士元諸葛君之于龐德公司馬德操
輩最可悲者若張子布在吳許文休在蜀故人貴顯
移書慰問以重其聲價若孟德之于子布王朗之于

文休使其國中後起者功名日盛如公瑾孝直輩總不敢少有無禮于子布文休此三代下不可多得之風氣讀後漢書須尚友處

楊龜山渡江以來周旋延陵句吳間鄒忠公李忠定公皆與有故先生遂寓居於此講性善之學無錫翰工節玉泉先生受業尤文簡遂初李肅簡小山蔣文忠寅齋通相師承程氏之學大振程子所謂吾道南矣至此果然

阮籍詠懷云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謂趙飛

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其人不必求其誰何不知詩意謂是遊俠近侍之流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籍詩正出此

詩家聯句漁隱叢話引雪浪齋日記謂始韓退之同謂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則已有先退之而為者然亦有先陶謝而為者如漢柏梁臺亦豈非聯句

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得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霰積雪也或謂之米雪其辨若米

若縷然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擊雷者陰陽相擊其相因者動極則陽形也是猶鑽木取火皆可以得火胡明仲曰陰陽聚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電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

洪範傳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則萬物出雷入則萬物入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又五行占入地則孕毓振黃保藏壑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寔發揚隱伏宣

盛陽之德

餘卷雜錄卷中

明 海鹽陳 惲子木著

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而非二月仲春始雨水而非正月仲夏小暑至而非六月孟秋白露降而非八月與劉歆三統曆不同鄭氏釋月令謂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始以正月中為啟蟄然則劉歆以驚蟄為二月節蓋謂蟄蟲始啟二月大驚故移驚蟄於二月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紀時而已非如曆之詳也其他與曆異者皆然

禹貢叙治水之次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東方也故次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以荊揚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所謂異倫攸叙者此也

焦弱侯先生言呂平董公四時魯而生之流士不以秦而戰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變也陽非陰所能盡利故曰碩果不食

孔子生卒年月傳記所載不同公羊氏書魯哀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書年與日同于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是差一月史記魯哀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則差一歲左傳記魯哀公十六年為壬戌歲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按魯哀公二十一年為己酉二十二年為庚戌若非庚戌則二十一年己酉當是七十四歲此索隱亦疑壽數之不明也又按是歲己酉閏中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作庚戌推命仍是己

酉紀年故劉廙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而黃震于闕里譜系家語圖皆謂十月庚子生朱子刊正世家年仍史記月日用公羊索隱年信公羊而謂史記云二十二年蓋誤以周正十一月為明年故也故宗二傳者外紀日抄譜系家語圖也為生于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宗世家者祖廙既路史也為生于庚戌十月二十七日家說參差不合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立為會通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

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
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既是十一月則是歲十二年
庚戌歲首矣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
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
未嘗誤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
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
則於年以節書經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宋濂之辨
謂公羊穀梁其時去孔子為近其傳經之家言必有
所據孔子所生年當從公穀為的然以春秋長曆考

之歲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
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月正
當從穀梁氏也至孔子之卒當從左氏其載魯哀公
十六年夏肆月己丑孔丘卒與史記相同諸儒遵之
不違也但是歲四月戊申朔有己丑而無己丑己丑
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亥相近故誤書所謂乙
丑則四月十一日為的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
戊戌者非也自壬戌歲上適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
四謂七十三亦非也若洪興祖為周家改月十月庚

子即夏正之八月今闕里年表記孔子生日為今八
月二十七日故孔子卒于四月亦謂為二月因以孔
子志在春秋死生以之二仲上丁建與月會而宋濂
則辨曰殷嘗建丑矣書緯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
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其前後之例如此周制可
知孔子作春秋行夏時為萬世法不遇載子丑二月
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改斷斷言之然上丁之祀十
百世下皆於二八月尊聖者持論不以所記之
東坡在僊耳謂子過曰吾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

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我平生所作八賦
當不脫誤一字為畢讀之甚喜後數日而廣州命至
如此卜兆神動天隨真有道之家
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救南方之正火兌之
陰書下有二陽爻而離火從下暖之此火能革澤水
也故有溫泉而無寒火
良之道當其背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
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即此意也無見則自然
靜止外物不得入而與身為鄰此其攝不動而人我

不能交涉乃止之止非不止之止也學者主靜之功必從有所止而入聖人以無所止為止上九敦艮厚終乃聖學之全也陽明謂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即動也休心息見智故不作不為動動不為靜靜其惟上九年

或謂自氣而始一陰始生乾上九之陽損於卦外反之始也歷二陰歷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六陰坤此一陽皆逆還而未至至復而始見則歷七卦矣以卦配月自建午至建子為七月所以言日者古人呼月為

日卯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也陰陽平分其數各六卦降往來至七而還也然以卦配月終屬牽強固不若朱子主七爻之說也

詩君子偕老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絕無淫亂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識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風逮語荷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散同中間下一二冷語而首尾不露其意

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詩存邶鄘之名于衛不與衛之域國也程子曰衛首併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

邶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為然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邶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由周公也故補傳曰孔子處邶于變風之末是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也

近代藏書之富南浙多有然均不及西亭王孫睦梓即

授經圖一書崇文總目列之書不傳獨西亭購得之或云西亭好古因章如愚考索圖增定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傳及經部著述

朱子以為古人作易其巧不可言九八七六原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陰本身是九少陰居二陰本身是八少陽居三陰本身是七太陰居四陰本身是六其說最為直截

偶見元戴表元剡源集戴以文名淳祐大德間與柳實齊名然文勝柳實元人集中佳本也

寒食上墓禮經無文漢成帝時班伯為定襄太守上書
願返故郡上父祖家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同名宗
族各以親疎加恩光武初詔諸侯出征有經鄉里者
命有司給少牢拜掃此朝命特典也若林言為九卿
自表上師許高家大夫博士即為許氏學者各從門
人會者車數百兩儒林榮之是在王莽時後曹孟德
過喬玄墓為文致祭此則詎展於師友無皆非寒食
也其勅士庶寒食掃墓自開元始然觀王羲之有誓
墓文則可見墓祭古原不廢但有時則告不拘其時

後世則相沿於寒食而春秋霜露之感併及于拾月
之朔亦情所不能已也

靖節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冬遂至綬去後十六年
晉禪宋又六年卒晉史名潛字元亮南史名潛字淵
明皆非也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又祭程氏妹文
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潛是與年譜載在
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未嘗易者為相合
海陸碑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
淵明為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猶楊淵之稱楊泉非

一字泉明也

尚書禹曰錫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萬人非
也彭城劉氏徽曰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
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
長而拾長有師也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
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
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薄于四海又有
五長是以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曉原其所以得名皆從
五音所生蓋甲子為首而五音始于宮宮土生金故
甲子為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為水
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為火微火生土故庚
子為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為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
從之至于甲寅則納音起于商商金生水甲故寅為
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為火微火生土故戊寅為土羽
水生木故庚寅為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為金而五經
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為

火徵火生土故 丙辰為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為木
宮土生金故庚辰為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為水而五
己從之宮商角既無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後
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
亦各從之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真土之類義無可推蓋以五虎元
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而屬
火火生土故甲己化土乙庚之歲戊為頭謂戊寅月
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金丙辛寄向庚寅去

庚屬金生水故丙辛化水丁壬位順行流壬屬水
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但向甲寅 甲屬木水生
火故戊癸化火又素問論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
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
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
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本生火故戊癸次之其說
尤明快

周禮太宰以九賦敘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敘
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人制國用量

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敘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
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先王所
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 較其贏餘
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嘗攷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稅之事又春秋列國諸
侯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費用皆取給于所
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修而粟帛衆
雖門閭鄰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
周禮小宰會同軍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

師還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靡屈
事也至秦欲攻周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輓易粟轉輸
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盛蓋與於此

東坡初欲為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
夢偉丈夫稱是冠裳公來訪其語久之既即下筆首
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曆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
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妥請言之蓋碑之末曰公
之勲在文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然一趙濟能
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蘇公大以為然即更定焉蘇

公論文嘗以意為要善讀者誠知一篇有一篇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也謂可與論文矣

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所言非知爾之事也對非所問矣而夫子反謂吾與點也點之意以為上苟知也則當以此知之也此乃所謂事無事為無為矣是易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果許知于堯舜故能全其讓夷齊知于武王故能全其隱四皓知于漢高故能全其處然則不事其事乃所以事也不為其為者乃所以為也此全德之所能非曾點可

及曾點進取者也堯考其行而不掩是以孟子謂之狂理學之家相與詠嘆而推明之殆有合于此與

大戴禮 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微之謂輕重倒置惡謂威儀豈是易事凡灑掃應對進退容貌辭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也禮器曰經儀禮三百曲禮三千蓋經禮當由曲禮而入曲禮即威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參東如洛進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槁生芝二十餘

本家謂園人盡潤澤之使長茂園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家嘆曰真溫公之後也

餘菴雜錄卷下

明 海鹽陳 忬子木著

張景陽詩黑蜺躍重淵商羊舞野庭蜺蛇也潛泉而居將雨則躍商羊一足之鳥天將雨商羊鼓舞

穀宗即位首誅親忠賢家氏崔呈秀等朝跪請驪列嫗黨諸奸狀上是其議一日發紅本二黃袱召閣臣韓塘家宰王永光司冠喬允升總憲曹于汴面諭曰朕留心于此半年矣卿等分別罪狀曠等摘紅本中情罪最明著以聞上分別贊導稱頌建祠諸款御題曰

逆案案成上復出紅本四十餘諭閣臣曰此紅本亦多稱頌語不可不處閣臣議冠帶間往往上曰此等可復與冠帶即御筆塗去冠帶二字後周宜興延儒欲為一二營復冠帶而舉朝合爭究不能得者亦以按經御定故也

成祖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都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都科點驗發京營一科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北京師之衛修邊隘之防法至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又勲戚有增

土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案領班官歲徵軍士金錢募人應募遂不赴京而祖制盡失京營之設尤以寓居重之勢乃積弊相沿以不見兵革即間或發兵勦賊皆沿路無藉淋棍代項若本軍未嘗出京一步也將領利如其糧鳩游棍利恣其擾搶飾敗為功及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項者復沿路散亡雖崇禎之季屢論精練另立戰營戎政吳姓極意振飭而積弊之勢不可為也

嘉靖六年正月閣臣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

愛冰輪清似鏡句上以類中執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既謝以為曲盡情景不問知為元宵作矣至資超悟殆非臣下可及也

宣宗作倚闌操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國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為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為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輝輝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子輔又作招隱詩以示諸臣曰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隱朕

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其求賢之切如此

內閣自永樂至天啓末年二百三十餘年間員共八十一條人崇禎臨御十七年更置五十餘人豈才不及古而國事多艱亦以徵世變矣

文淵閣在午門之東初僅五間崇禎時閣員獨多改七間為輔臣分票之所中一間上供孔聖畫像傳是室宗時所賜出也近憲東西列兩樓諸輔臣進擇孔聖以次對坐中置長桌凡分本及分票九首輔與諸輔恭酌于此坐翰林院官皆在皆在堂內揖不坐故稱

閣中堂老先生云會極門之南廊廡一間生東向西額曰東閣經筵日講延講官至此揖光祿奉茶而別其餘各官在外則朝房見進朝則或班房見此惟節院堂上官有機務相商者則無邊降駕急則內閣晚輪一人宿朝房以不時接本要擬也崇禎年又于午門外西廊房修理一處遇冬寒則輪宿于此以去內朝更近發票擬更速也

洪武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五百錠銀錠三十兩未幾仍賜勅曰婦之

道專內政而無妬勤勞起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
下大亂之時人各孳家避難朕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啟家信國立勲業于大
是今也功成名遂携長幼而歸夫婦黑髮而來今歸
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
和之功啟家之勞如教夫人頌之

洪武十七年甲子始頒行科舉成式于午卯酉年鄉試
辰戌丑未年會試每科定以為例乃癸未榜天順亦

無癸未榜蓋永樂初即位天順南省火災皆以明年
甲申會試故自正德以前一百六十年未嘗有癸未
科進士惟嘉靖二年癸未萬曆十一年癸未兩次至
崇禎十六年癸未改試于秋而甲申罹變其癸未一
榜多不及仕宦

洪武丁丑會試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
為考試官取宋琬等五十一人廷試賜開縣陳如為
首吉安尹呂隆會稽劉諤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
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命儒

臣張信等再聞落卷咸吉劉曰鳩信等以陋卷進呈
上益怒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崔勝六十一人皆
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士也考官張信等俱
磔殺之至吾以老成卻等伏法削籍後但有克忠榜
而却榜不可考矣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義程朱書蔡詩朱
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治禮記陳後乃盡棄註疏
不知在何時或云始於頒行五經大全亦未有確考
景泰間陳循王文在聞其子初試不第評論試官奉旨

特賜循子瑛文子倫舉人正德間臣焦芳以子黃中
不得狀元降調翰林諸執事官嘉靖間臣翟鑒子汝
儉汝孝同科連中鄉會然不放踵而遭褫革如楊慎
以廷和子殿試第一慎博學高明無愧科名而當時
猶稱為面皮狀元後以議禮直諫謫戍雖才名為士
林所重而未嘗得一日立朝至張江陵二子懋敬懋
修乃出神宗優異師傳之意特取昂甲亦終不享蓋
朝廷公吏稍徇以私必為造物所忌也崇禎翰林徐
九一沂丁丑會試序應分房謂友人曰松江夏葵仲

允彞以因公車吾入闈必物色之夏君文章經濟
自為朝廷得人相信于心非有私也夏聞之悚然謂
天下事無不可人為惟此糊名易書得失無定全屬
天意若涉以人則違天矣違天不祥斷不敢及臨
期徐丁艱不入闈而夏于是科獲雋時以款徐公之
好賢憂公之持正不苟云

自長卿等就騷中分出侈靡之一辭以為辭賦至于子
雲此辭遂盛不因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辭難因
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夸而非詠歌興之義

變矣雖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為此然涉奇怪而非博
雅比之義變矣雖陳古昔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諛
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矣雖稱功德等義以微雅頌
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變矣但風比興雅頌
之美雖變而其義非泯至于六朝三國以降辭益侈
麗六義變盡而情失六義盡泯而理失矣

馬端臨曰按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之文
讀之唐藝文志有今言尚書十三卷注言方宗詒鑒
士衡已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

也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蕭何發閭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俸後也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皆未傅也

字彙長三星其占畧同其形小異字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字也彙光芒長參如掃彙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字彙星

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

漢文短表詔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註紅者中祥大祥以為紅領綠織者禪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師古謂紅與功同以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為是此表制文帝自率已意行之非有取于周禮以日易月也三年之喪其寢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又非七月也劉歆曰文帝制此表服斷自堊後其未堊之前則服斬衰翟方進傳後母終既堊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

意既堊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是以學者向循文帝以日代月之說皆非也

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當十算過得官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賞又不得官漢景詔減賞四得官亡金廉士久失職貪夫兼利

學盛於宋之南渡後于時有金華之學有永嘉之學有台州之學有明州之學皆不為異同各相授受金華倡于呂祖謙而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之徒則相沿於黃幹氏之傳永嘉倡于王開祖而周行己許景衡

劉安節薛季宣之屬則得于伊洛程氏之傳台州學者知林吳杜郭皆祖考亭朱氏而趙師雍兄弟則往來于象山而陸氏之學亦行于台州學者如楊表沈舒皆祖象山而舍端臣黃震則取法于考亭而朱子之學亦行于明雖有正宗羽翼之不同要皆發明聖賢之道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

菊之落英為揚子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傲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為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吳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遠東籬嘆落英其義亦然宣和間中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坡集出城為關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

因從繼之見梁錄漫志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恒于暗中誦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日孫綽為著作郎每自暗中見筆端吐光若火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首拂皆有光灼燦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尚然光彩橫發而况文不章於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李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我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閣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

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卽之奔范曄曰裹足不入秦用女輪也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棗柿酸止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教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素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即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性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

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今人盡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

劉忠宣公大宴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攜草堂于先壑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為人通私書請記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為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

再著東山之賦戴笠乘驢往東山水間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猷良
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入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
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
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
行未嘗乘轎吾安敢違耶

尚書韓公和問與陽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
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貂蟬朝服
束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至下馬執笏立

道左韓公至不馬下與華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生
遂行先生後其過乃上馬當是韓公倜然以前輩自

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過吉州遊青原山東廊鄒先生率
同志友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
殷殷訪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
吾儕但應憲之更不吝出一語煩聒先生也晨夕定
省食而執臂執醕一遵古養老禮時先生年近七十
矣蓋以湛先生為師王文成尊逆友故事之謹如此

郭洞文張翁是尚書文定公和奇父公為學憲時廳事

僅二楹旁一楹故是叔所居叔有宿疾求售公倍價
得之告于翁翁問價知其倍也甚悅已急潛然淚下
公訴問故嘆曰吾想異日更和撤彼舊居其夫婦何
以為情公為惻然欲收奉還之翁曰毋計其銀以償
人矣可若何公言當併其價不取翁始怡然

魏崔山云某常以呂文穆史家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
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雖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
學章董范文憲手記近世虞忠肅趙村館錄之類草

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
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己之用往往居
德養才流風所被遠乎數世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
第薦士非難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固滯之見稱量
模索不為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惠
卿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倘翹材之
所延夾袋之所載盡如荆公之選論則是豺虎之藪
也流毒可勝道哉

嘗聞劉文靖請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貴索瓊山還請曰

公有貴冑而却欠散錢雖然世傳錄者恃此休休心
為貴冑更妙也韓魏公為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
古人但公文章不進歐陽永叔升公曰吾為相永叔
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即此一語永叔之
文章可為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諫博者莫如
瑄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傳亦莫以為文靖
請其無貴冑不虛也

史記本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于大宛傳載始
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

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為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
大宛張騫各自為傳矣

史張蒼傳叙至蒼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
趙主趙竟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按而
之奇四人皆相繼而為御史大夫者也王文恪指出
可為後學讀書之鏡

漢典封侯雖自公孫弘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當以冬
月為相止賜閼內侯也閼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按董
賢傳賜爵閼內侯食邑豈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

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春之例侯霸傳曰漢家舊
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復封侯惟
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不
受封

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西楚也自徐州
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河南兩浙是南楚
也

餘菴雜錄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陳恂撰恂字子木本姓曹海鹽人前明崇禎壬午舉人是書雜說經義詩文兼載碎事其論禹治水順行一條全攘鄭樵之說不言所自其引伊世珍瑯嬛記一條以范睢裹足不入秦語爲女子纏足之註亦失之不經

冬夜箋記一卷

〔清〕王崇簡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冬夜箋記

一卷》提要

冬夜箋記序

康熙己酉方公車入都謁見王年伯文貞公公喜見顏色為方言
明崇禎甲申寇變先君子以底常召對平臺與公易衣而入陳慨
條陳情事如昨後先君子珣節維揚公言及此更復執手嗚咽方
因泣請為先君誌墓誌銘載公青湘堂文集中歲在己未方與館
選適過纂脩明史謹以公墓誌及行狀上之史館得列忠義傳先
君子大節獲垂史冊實藉公以不朽也丁卯春方以言事罷官歸
里迄今星紀又四矣每念年譜交情先輩尤為真切自通籍以來
發未年伯所得追隨奉教者唯公及賓城真定兩相國無不殷殷
教誨故舊為子姪者負殷辟耳之儀隅坐隨行之禮罔敢廢失而
所以待子姪者教誨之飲食之提獎之周恤之無所不至蓋先輩
之視同年兄弟也同年之子猶猶子也同年之子與同年之子則
猶兄弟也嗚呼方生也晚猶及見先輩金蘭之義力存古道有如
此茲閒居多暇偶料理敝篋平荷知交挾贈雜著不下數十餘種
恐其散失輯成一書以脩採風之選燕賓時雅君子游覽之助而
以公冬夜箋記為弁首每一展讀如聞謦欬如奉杖屨音容如昨
而古人不可復作矣公之德業文章國史記之讀者於此亦可以
得其大概矣康熙壬午夏日石門年姪吳震方謹識

序

說新之體始於劉中丞之說范仲淹王世說至說抑所載體不一
一家而近代如談藝錄故園雜記水東日記宛委餘編諸書最著
者不下數十家然或據摭昔人著述迄為東刺或指斥傳聞見聞
之事意為毀譽求之古人多識善德之指亦少整矣後即端簡
之古言今言平然折為二書又患其眇不若我師敬哉王先生來
夜更記可稱善善於說即諸家中為第一也蓋先生之書微之
見莊彰之律斯內之持心外之應物約之律歷經史經要之言傳
之即先賢一言一行之善下及釋乘虞初諸論者考覈是正為初
則說近之姓氏必表而出之為戒則但紀其事而不著其人其體
製切而賤其用心深以厚其立言皆可為天下後世法非僅僅先
生家庭訓誡之書也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唐子西來之為
天下勞人讀書之勸今以先生之貴且壽如此堂構之成功在矣
勿福及生民如此而臨諸元老好學不倦寒宵擁爐等燈焚香然
吟唔不輟諸公子環坐其側愛記其緒論斯亦天下希有之事亦
天下希有之至樂也傳稱衛武公年九十餘好脩彌勵即詩所云
夙興夜寐西掃庭內觀之則知人之不懈於學者必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我自能為景福我自能為上壽而凡答梓餘慶之說特援
天以考大之爾編先生之書而益賀先生無疆之慶者蓋藉之經
傳有以信其必然若曰著書立說可傳於後世以是為先生叔處
淺之乎測先生也門人許東拜手謹識

不夜更記

予不能飲酒冬夜篝燈翻閱舊籍日有課程猶然老舊生也
當漏深見華侍坐間有談說兒時笑記之久而成快人錄一冊
藏之姑為識其歲時康熙四年乙巳之冬月也都人士素問
君和靖嘗曰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又云人常恭敬則
必常光明

程子曰聖人責己處多責人處少

楊龜山曰觀程正叔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織瓦若不是得
道理分明如何能說這樣話

或問朱子曰須得即老夫先知之術答曰吾之所知者患此言

隨凶禍招禍受益若是明日稍後日而又安能知耶

胡文定云直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

朱子嘗言蔡神農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謂之以聖賢之學

其志誠高遠非人所及若今世教子弟大率以取科第為上能及

此者鮮矣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

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稱大即教做禮

儀之七皆壞其性質

或問朱子曰女子亦當有教自率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兩前則

有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云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

天資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勤方是為功

修身以寡過為功行己以恭儉為先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

朱子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

脩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

張子論鬼神為二氣之良能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有不能自己者焉

皇極內篇以堯舜為父子之哀湯武為君臣之缺

先儒言日月星辰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眚故聖人畏

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朱子言陰陽播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

其清者有得其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程子嘗言人之精明者能為屬秦皇獨不罪趙高太案獨不罰武

后即此語誠足破人之惑

人之魄強者所記必多

先儒論祭祀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

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說得甚切實

物雖無情亦有理如舟車只可行於陸

程子論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遏遏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累

朱子以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里各有條理界辨

皇極經世言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鼓瑟之時不可

冬之令也

木之枝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

以物喜物以物怒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君子處缺畝則行缺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

得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皆以帝王

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為帝王者乎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隋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生與漢論孔穎達為

冠年最少宿儒出其下陰違客刺之匿之得免

晉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思王阮瑀汝南應瑒東

平劉楨是為七子竹林七賢則嵇康阮籍山濤向秀籍元子或王

戎劉伶

王維要娶不娶孤居三十年

鄭康成云人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財帛乎

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饑而子飽

者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成衰也荷蓀一時之富貴而娶之使

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姑之性其日之過

猶有憾乎

朱子說遷善改過是脩德要緊事

聖人教人詩書執禮獨不及易古先王達士亦只是講禮樂總亦不及易

太極二字朱子云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說得直捷

真西山云即吾心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見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朱子又言上天之載無敢無與是就有中說無無形而太極是融無中說有

朱子說顏子不改其樂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喉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唇者不利於舌

檢有二時洽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桃廟大祐三年而給舍已散未毀之廟而祭於始祖之廟也

論古人當觀其太節處如范華以苟或有殺身成仁之美蘇子瞻謂其才也子房道似伯夷皆不可解

曹彬方大冬不修葺言牆壁之間百歲所墊不可傷其生

梁松帝擇乘馬後獲拜床下授以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不答松由是恨之

唐文宗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既有太子李璣廢之而立宣宗宣宗遣命立廢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中

人專權自今所無

張宣時乘儀衛以前朝儀集后廢卒太后初服五月以報明禮之

班固著漢書二十餘年乃成

蘇子瞻自汝南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南主揚州第人為之買田書至子瞻作詩有聞奸諂之句言者步謂開譚而喜乞

法秀神師書戒黃魯直作歸朝錄直以空中語非教非倫不至墮惡道秀曰君以和言傷人淫心使神體越禁其罪宜止墮惡道而

已魯直由此不作

卷之四

五

卷之四

靜修元至元十九年權承禧即右贊善大夫致近侍子弟未幾

以母疾歸普上書宰相云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時君止之

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勉焉此勢理之必然巨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史思明叛時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滑州女子王相與俱赴行營討賊滑州使使許叔與表其忠皆捕果殺

皇甫士安倫選送之制曰如令魂有知則人鬼異判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祇奸心最招露形之禍端亡者之毒新人

子宜省此

唐劉空園自稱耐辱居士

元朱震亨嘗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能也

北齊杜弼常與邢劼共論名理劼以為人死還生是蛇足駭弼

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為有以不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

後唐郭崇韜欲盡去宦官至扇馬亦不可騎

元御經使宋被留十六年始還往之歲汴中射雁金明池作繁帛

書時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夫子援弓繳窮

海獵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

使却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漢蘇子卿雁帛書乃託言此却

是實事

蘇軾真好方士候信孫季真治丹服之當仙去喜曰秦漢君不過

此我乃得之餌丹二萬九不能食服三十丸卒

陳後主年號正德明武宗亦號正德宋盜方臘年號永樂明成祖

亦號永樂

宋制駙馬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出紀事本末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敦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始墨胎氏父周

初字子朝此出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主莽時或言能飛一日于里振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

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墜

寶武母陸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追母半塗未定有大蛇自橋

尊而出徑至表所以頭擊抵淨血皆流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

頤而去

石崇為荊州刺史劫遷使家前致富不貲

唐穆宗時內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稹以此取利

位

高力士嶺南酋長為盜脅嶺南討擊使上二閣曰金剛曰力士

中人高汝福養為子故冒其姓

宋時稱蔡京為公相因稱童貫為媼相

晉賈充妻郭槐性妒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閨黎民見充入

喜笑充就而射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悲念發病而

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頂郭疑乳母又殺

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情

虞世基典許敬宗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

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踊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

至立德與傳成誣以惡

李林甫每奏請及拜餽道左右番伺微旨以回恩位至喪夫御婢

皆所妒辱

有比丘尼負遺術於列室浴極溫竊窺之尼保身先以力自破腹

次斷手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若作天子當如是

王僧虔以善書見忌於宋武帝乃以充筆自免

賈似道嘗寶玩群輩爭獻寶玉至於凡事似道之玉工以求進

李昇養吳兵世子璉昇瑋也宋齊丘請絕其嬌云非獨婦人有七

出夫有罪亦可出之世傳以為笑

北魏姓拓拔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

慕容上失名慕後張者見類步極冠好之諸部因呼為步極後就

元仁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程明道為鄆縣主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女眾觀因語其僧曰先見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伊川衣雖緇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飯必潔

伊川宿僧舍命移坐勿背塑像或問之答曰但具人形身便不當

機

宋謝顯道嘗言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及第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甚不宜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

龍峯冬夜箋記

人

一卷

司馬君實於獨樂園則依禮記衣深衣嘗謂邵堯夫可依此答曰其為人當服今人之衣君實歎其言合理

人告堯夫以修福答曰未嘗為不善告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

胡康侯為學官京師多勤之貢安事既集慨然曰吾親侍養千里

之外曾是以為急遽獲其議

昔吾友張受先朱崇積茂辰舉進士時習尚士人益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謗曰改箇號娶箇小時有勸受先娶妾者愴然曰甫

釋褐而即背糟糠吾不忍為也

陸九淵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朱子言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飯打破家事後

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閱看忽然覺得意思溫平了終身無嫌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許仲平著書中遇河陽楊基道有梨爭取咬而獨危坐或言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甲申流寇警迫士大夫多有憂色余同年孟進士章明簡怡然曰天地運我以死又何憂既而城被寇遂夫婦同終言猶在耳而其人

已千古矣

晉太人降兵靖遠盡瘁而卒治棺無從得佳木於王府獲二板勒有兵巡道王四字若前定然

太夫人於太人亡後即食蔬永錫命服亦不服

室人果未人終身不以已承加吾衣於柩柩上

龍峯冬夜箋記

九

一卷

舊聞晉中一宦族戒子孫不得放債歷世以良善聞放債取利固非士大夫所為況取債必致招怨良可為戒

論語緯子畏於匡非因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顏高者去為孔子

弟子違令御車而前致匡人疑之耳

黃梁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點化呂洞賓洞賓過雲房

於長安酒肆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遂假

寐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

歷諸清要升黜不一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繁榮

門如此我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震天忽忽重罪流落窮

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嘆恍然夢覺雲房在傍

歎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

雲房曰子遠來之勢非沉痾變態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洞覆
感悟慨歎願求度世法

陳希夷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水濱有青衣姬置懷中乳之始
能言

希夷害應士大夫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

丘處機語元太祖曰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藥中貯金以
金易鐵久之金盡所有者鐵耳夫何益哉

或問文益祥師十二時中何如行履即得與道相應答曰取捨之
心成巧偽

地獄之說如洞賓所說最切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
穢清此天堂之階也念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昏暗此地獄之

遺集後跋

卷

銘也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化成耳

左傳以平趙莊姬為成公起女史記以莊姬為成公之婦

趙宣子驟諫晉靈公使賊之莊氏曰趙盾觸槐而死公羊曰勇士
刎頭而死

歐陽永叔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

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百一十字周禮

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準以
中人之資日讀三言字不過四拜半可畢稍能者咸中人之半亦
九年可畢若友人東文王少司空為給諫時曾於十三經分為段
落日讀我行一年除歲時曠去以一人計之自十二三歲讀起至

十八九歲可讀畢惜其色經兵燹遺書無存矣

晉東漢書易論云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
地而亢獨不然以違為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為正則不慮其亡其

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
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亢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亢非龍而聖

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間然獨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

東漢李治言尚書釋於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
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
重卓其在隱顯間者無算自梁至今不知又增幾何矣

說餘

士

卷

大學崇矩之祭泰會禘立石文云男女聚誠與嗣三取諸此
黃子久姓陸依常燕之黃庭易姓

河圖之如星點者為諸圖形之得外奇之如字畫者為六書文字
之宗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冀州獨無冀即今之山西

今世女子初笄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云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
雲鬟使上頭如金娶新婦到門以禮聘地人轉接之使行其上白

無天卷深聖婦家語云青衣轉禮稱錦繡一條斜古亦然矣

詩人多用遊莫字區區語猶言儘教也
朱子云事至於此當便是歸
許魯齋云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

已約有義在不由自已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尹和靜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伯兄鑑室張年甫二十而寡居生二女一適人俱天庶子不能存

弟難幸貧困志操不易迨及五十遭寇變陳穀而死典例應建坊以旌無由上聞遂爾湮沒世之孤寡而湮滅者不知幾何

昔大人於萬曆三十年間督餉遠在三年節省餉銀二十七萬兩擬陞卿寺固辭遂加二級以奉政協兵靖遠當時旨云量加二級以示優異余為史官時預纂明實錄萬曆實錄中載此

外舅梁懸黎先生駐山東藩長八月遷撫治即陽湖行吏白庫有餘銀千兩應取先生不應更復曰不取徒益後人答曰寧為後

說餘冬後發記

人取吾不取也

吾家舊住阜城關外一夕大盜暴至仲兄化之業跡垣以避兵轉念恐生他變遂挺身見盜而五弟果為盜所害遂指所積金之族

取弟始得免

外舅梁公應澤撫治即陽湖通關魏忠賢擅權天下巡撫鮮不其

疏建祠者則撫獨無

昔人為親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宋景濂歸震川王遵嚴唐荆川諸集中其人

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察識但藉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便他人為之取見任官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

程子云大夫以上無再娶禮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

錄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有有嫡妻可以供祀禮所以不云再娶也

又云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朱子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即少從其多者言之

尹和靖曰公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

說餘冬後發記

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慮尋究者為可畏平

許魯齋曰看史書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宜

學也

朱子有言而止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又云人家子弟若先看得一部稽古錄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又云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動

先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

天字好用經語亦舉一病者杜詩致遠思泥東坡為此請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

程子云古之學者性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之為文者專務畫句悅人耳目此務覺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楚些沈存中以些為咒語如今釋子念婆婆呵三合較而巫人之詩亦此較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却恍不得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

許魯齋曰凡事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經綸

龍溪各夜錄記

古

一

之文以其合宜人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人謂之道

宋王文正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富厚徒使爭財為不義爾

文正初無姬侍上命其家宜省官二人責限為之置矣仍賜銀三千兩公雅不樂以難違旨遂聽之自是始更

章實之為右丞時有僧及門曰君且相命左右引出曰此矣人也今士大夫喜人相已往往引納此輩為其所愚誠甚有龍官以彼輩向此輩求賜環之信豈不可笑何異馬上望三台星者乎

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至德俗鎮淮南後入相一如父之年

溫嶠鎮武昌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斬棺之戮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壁下令削去之

西山碧雲寺元之碧雲庵元耶阿利吉所建明正德中內璫于經拓之為寺而立塚域於後土人呼為于公寺嘉靖初于下獄死天

啟三年內璫魏忠賢重修亦立塚域其後崇禎初魏忠賢亦死二璫皆欲為立塚而皆不得其終豈名山有靈不為奸惡葬耶

康熙辛巳臺中和門張靜齋特疏請毀魏忠賢碑墓于古快事疏錄於左

巡視西城江南道監察御史降一級銜任臣張瑗謹題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豎之碑豈宜傳留於後世

亟請

乾剛勅毀以儆奸邪以垂警戒事竊惟建祠立廟刊碑題額乃朝廷報功之盛典恭聞我

龍溪各夜錄記

五

一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勅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愛日月義據山河恐其歲月湮久埋荒烟而沒衰草也故特懷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凡天下

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感激涕零共仰我皇上之彰善于前代如此崇隆也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

彰臣

命巡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遙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公寺寺

後峻宇綠牆覆屋數里鬱蔥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之寢宮詢之士人知為故明罪惡淵天樂屍身後逆璫魏忠

賢之墓臣不勝駭異視而視之見有官碑二座屹然並立合書欽差提督東廠官旗辦事掌督薪司內府供州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承華提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諱忠賢之墓臣觀覽之頃輒為髮指夫魏忠賢者存故明天啟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群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咸遍天下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惡彰露潛行自盡後乃殛其尸于河間差快人心迄今公論在人尚恨骸尸不足以蔽厥辜又何可于

藏輔近地留此穢惡之蹟僧越之制以欺歷山靈玷汚勝境且使後代無知之聞寺諺謂欲羨以為身雖遭顯戮于生前墓猶徭壯觀于奕世何以微巨慈昭大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

說餘 冬夜箋記

去一

一卷

有孝官李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不填寫年號使其造于故明之日豈有顯遭正法之逆猶敢于僭橫乃爾若造于我朝內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之年號尤屬狂悖不法在豎碑者皆喪心無知之徒不足深罪其如駭遠通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塗

旨勅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為之立傳表揚以彰公道敬啟

彰公道敬啟

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黨羽大膽燬天目無三尺一至于此

伏乞

皇上天威乾斷即

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剝平其墓俾天下後世曉然知兇惡之徒

并不能保全墳塋于身後其于

聖明輝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于斧鉞矣緣係陳事理字多逾格貼費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四十年五月十三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剝平該部知道

正統八年征也先陝西呂尼叩馬諫而死及英宗復辟乃建順天保廟寺祀尼肉身於中俗稱為皇姑寺

喇嘛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為工科給事中久改

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奏疏揭其要書於後謂之貼黃外封所書事日月月謂之引黃明

說餘 冬夜箋記

去一

一卷

崇禎元年從輔臣李文敏公國檮請章奏倣古人貼黃之法擬節要帖原本以進

考工記虞書所謂共工也但冬官之一屬第耳以入冬官則可以補冬官則不可

蘭亭序石刻之在國子監者明初得於天師庵土中宋刻本存世者當以此為第一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在陝西一為李秀范陽人唐明皇以功拜雲麾將軍封遂西郡公葬范陽福祿鄉碑刻於天寶元

載此碑舊貯良鄉庫中不知何時入都城明宛平令李蔭振地得

六塊旋覓乃雲麾碑建古墨齊以覆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塊其

四塊傳為萬曆末王京兆惟儉移去外中

或以鄧浩極諫得罪疑其賣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王荊公素行節儉恬退朱子謂其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

許齊齋曰夫月陰魄也月體本黑借日之光故白與日相遠則光

感猶臣於君遠則散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

道陰道理當如此故月星皆借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

可玩索

或問冠婚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婚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

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

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龍吟 冬夜筆記

太

冠婚之禮古之所行固有不可行於今者如柳子厚所云孫昌胤

為子冠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

北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士大夫家

當從其禮之可行者至計財與務侈皆不可尚

喪葬之儀人子不忍餘其親如非禮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

都下俗尚延僧威作佛事及送葬用扒竿走馬高橋烟火之類何

關於孝徒為有識者所笑

送終大事棺殮衣衾取其束骸而已何至數下兩治一棺甚有至

千兩者徒為售木者所挾使死者有知未必不恨

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二生

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時之風氣不同於所處不特

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每觀傳奇輒歎前賢父母妻妾為其禍亂如玉蓮王梅溪十朋之

女孫汝雅梅溪之友梅溪勸史浩入罪汝雅實惡德之浩所切齒

遂妄作荆釵傳奇故壞其事以蝶之如王魯少孤鞠於叔氏無子

以弟之子繼為後而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呂蒙正父龜圖奏

內寵與妻劉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瑣屑之劉誓不復嫁及蒙正

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傳奇乃以蒙正妻為其父所逐

更為濶亂

鷄口牛後古本乃鷄尸牛後國策音義曰尸鷄中之主牛後牛子

也俗寫誤耳

龍吟 冬夜筆記

太

李晟於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

待賓客却之不得進

傳奇載尉遲敬德救唐太宗於單雄信之危正史所載世民以

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雄信引眾直趨世

民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

營建咸元吉之變太宗為逸入林下為木枝所挂墜不能起元吉

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

殺之是敬德救太宗於瀕危者不止刺雄信也

淮南子云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

非慈厚無以懷眾非果正無以制斷孔明以淡泊以明志寧靜以

致遠二語猶精宜非言以人重耶

管東漢論詩駕鸞章序曰劇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
泰養有節焉朱子直注云鸞為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為年則
福祿宜之矣若謂不取義之興既不取義矣人何與乎夫鸞者之
罹畢羅此豈占祥善事而以與主人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
反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戕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
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嚴可補朱注之闕

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復命大臣作序

解大紳言治曆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不經但宜申民事
之宜不必用建除之名所論甚正

元至正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立春二月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
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

歲時廣記

子

卷

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

雪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明萬曆甲午歲中氣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

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

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

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

蔡邕薦太尉董卓一表何異莽大夫美新

漢有兩張禹成帝時張禹字子文丞相安昌侯安帝時張禹字伯

達太傅安帝時張禹字子文丞相安昌侯安帝時張禹字伯

又一本面

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頗洞賓非純陽也今人誣鍾離

雲房為漢鍾離不知鍾離為姓自稱為天下都散漢鍾離權渠
以漢字為下開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本亭名漢壽今人稱壽亭侯
誤以漢字為上漢壽亭侯本亭名漢壽今人稱壽亭侯誤以漢字為上

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者慾又得超昇榜
之天理人情怨無此大便宜事

駱賓王本姓莊避漢順帝諱改曰嚴京房本姓李惟律應姓京
馬騷騷陽類起則先前年牛駝陰類起則先後

牛年字君直為光武布衣交即位稱疾不至下詔州郡就家存問
不答當時光武故交不獨子陵也

歲時廣記

子

卷

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作敘字

邵康節居洛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圖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即中

戶名王不知何名亦元祐間人

漢虞虬之作清思賦人不知貴託以相如所作遂見重於世

呂新吾坤三年之喪解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三月再見親死之

日也謂之小祥尚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矣謂之

大祥始安凶而從吉是月也有餘哀又一月為中月乃行禫自五

十五月已屬除哀二十六月已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放過

也世有執喪三十六個月者是不明喪之一半也哉問不計開切

曰計開則短一月不見三年之喪矣故不計開非謂以厚為過也

顧起元論期功之喪曰前漢士大夫有期之喪猶著齊衰見客其

後或有期功服者辭不咸歸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昔晉人故廣權法之外其時陳壽居喪使婢先藥也廢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

宣德癸丑會試值致仕大學士黃淮謝恩至京即用為主考

林松松鑑之法按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鑑者馬鑑也筆管宜則虎口間如馬鑑也足踏馬鑑淺則易出入手就筆管淺則易撥動

石鼓在太學列廟門廡下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摸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音訓一碑

刻書列泰許校定姓氏無論曾否與知並未相識之人凡海內紳士知名者盡行開列云藉以通教氣妄為攀援可恥實甚近且以

諸錄 冬夜集記

圭

名桂其中而沽禍者恬不知省須當痛絕

王敬臣字少陽嘗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論為獎滋大

馮子咸字受甫臨朐人或問為學白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故曰惺惺之為教檢束非敬也問廣曰靜則廣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入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

昔見先輩往來名刺親戚為春世交寓道家同年子弟為年家無濫用者日明未尚稔氣遠在千里曾無半面稱社稷盟相沿可笑今則改而為同學近且無論曾有無科第舉為年家畧不知懶侯景以夏侯湛為長史湛遂去夏侯氏為侯氏

南漢以宦官龔澄樞為內太師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下獄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求進者

宋仁宗以天書萌聖其宗山陵千古恰當事

漢哀帝重賞賢遂升大司馬於大司徒司空之上

宋世累遭相禍至垂盡之時尚有一陳宜中可慨也夫

詩閨宮云新廟英英吳斯所作言吳斯作新廟耳而班固謂魯頌為吳斯所作何其謬哉

蘇武子元以與上官安有謀坐死後宣帝問左右武出使久豈有

子平武因白前還時曾產子通國頗因使者致金帛贖之帝許焉

司馬光入相薦劉安世為秘書省正字謂之曰知所以相屬乎安世曰獲從公遊舊矣老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

諸錄 冬夜集記

圭

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屬也

蘇子瞻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不復翻動

王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盡食之仁宗以其不情遂非惡之

范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件修意修來問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瑛則是子孫待陛下也鎮坐是出知陳州

崔與之父嘗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

范忠宣嘗戒子弟曰入雖至愚貴人則明雖有聰明起已則昏前能以責人之心責已起已之心起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某事合言何為不言如是數四忠宣但稱謝也自伊川偶見范忠宣對子一盤凡伊川所力言者皆已

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

范忠宣嘗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又曰惟餘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張侍讀環曰杜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要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祁公家居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為居士服答曰老而謝事尚可竊為士名耶

祁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當則近乎偽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抱

東坡先生夜夢記

書

卷

手間消融幾許異同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魏公知歐陽文忠公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之耳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

吳澄云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

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筆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

明末通泰廷益嘗問問學之功祇在人事上體貼磨煉又曰天下世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

楚孔承年申處士涵光割園小語多可銘戒如云每怪世人極費金瓶梅摹畫入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家有幼學尤不

可不須

又云賭博乃市井事士大夫往往耽之遂近日南之馬市北之酒坊牌局日累夜若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越吾第見其廢時失事勢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倦不知其趣安在也

韓山黃先生字無之官僕御羅近溪講學都門招致對曰吾志在實行不願多言

杜偉明萬曆時仕上却即嘗言有意為道德德德亦名利無心於名利名利皆道德學者尊為靜臺先生吳松人字道升

蘇子瞻與李方叔書云若道退之際不甚慎靜時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前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晉氏

東坡先生夜夢記

書

卷

始為增注伊者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厲居七水則隍也備則城也

此正祭城隍之始

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典制蓋為妻母為母也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祖父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再嫁妻并不許申請其昭然如此乃有以母係再醮不請封者殊失考

明頒曆舊例在十一月初成化十五年是日冬至改於十月初後隨因之

宋晦庵云舊見徐端言石林燕語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有個賦字換字法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只稱湖州賦字法也不然則稱晉上

此換字法也今人於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月以為古將一代制

反體字皆淵融不可曉亦是一樂

世言寇萊公奔洛後子孫行丐海上考之史公實無干

安祿山平陷賊官六等定罪祿山所署河南張萬頃在賊中能保
正百姓不坐

明張庭常濟曰寇準奏宋能天書得與交懷大賢易處不學無術
此其大者恐當年先為瘦矣

王炎澤為人後田廬俾盡有之澤曰夫為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
田廬非所計也

錢塘洪有恒初名洪武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帝曰此朕與
之兆耳御書有恒易之其孫惠公鍾官至官祿利即尚書無都

御史

說餘冬夜復記

庚

一

陽明云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難
隱晦之詞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肖察是有事時存存養是無事時肖察

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冰思之何益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聞也此說方是

學者問陽明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過大故哀琴時此樂還在否先
生曰須是大哀一番了方樂不哀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

樂也

陽明先生云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
之而顛倒汲汲焉求知聖人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為

聖之方歟

左丘明蓋左丘明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出劉著作名世姓氏
書

唐杜公蘇瓌卒制起復其子頤為工部侍郎頤固辭書宗使事日
知論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能發言乃聽其終制

徐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
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數日不食迨其姊仁

后歿永樂間其美婦賢具玉幣聘之併病而壁卧不起

冬夜箋記一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王崇簡撰崇簡字敬哉宛平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入

國朝補選庶吉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成於康熙乙巳皆其隨筆劄記之語所述格言多先儒名論亦間摘錄古事及同時耳目所見閭然徵引舊聞皆不載其出典亦或偶然記憶未真如伯夷叔齊姓名一條云出呂氏春秋及韓詩外傳今二書具在並無此文案論語疏所引乃出春秋少陽篇也

樗林閒筆一卷偶筆二卷續
筆二卷附演連珠五十首
一卷

〔清〕魏裔介撰 魏荔彤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龍江書

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樗林三筆

五卷》提要

樗林閒筆序

人生豈不貴養哉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
身不若桐梓哉弗思耳矣夫桐梓善養之本可以壽
人之身善養之豈不可以壽哉余覽載籍見古聖賢
之登髦鬢者甚多即察今世而田野閒之村夫愚婦
亦嘗有歲至期頤者此無他慾寡而氣不傷故也乃
富貴養之家市井饕餮之夫顧往往中道夭折何
哉失其所以養也閒有談及養生者旁門邪徑不可
樗林閒筆序
龍江書院鐫
勝數轉相煽惑自誤誤人則又不如不識不知悶悶
淳淳者之能全其天矣茲卷閒中所記大約以息心
自然不擾為主而無取乎矯揉造作強制把持以致
戕賊之害所以哀世之迷惑於岐路棄小知而示之
康莊也若拔宅飛昇騁鷹駕鶴則余不敢妄言之矣
康熙庚申春日蝶菴主人識

道術說

大道者。自然而已矣。觀之天地可見。天地非有所作為也。而分至啓閉。晦朔弦望。以成歲功。以生萬物。究其所以然者。乾坤爲其體。而水火爲其用也。水火之用。莫大於日月。日月之運。莫妙于合璧。日月不合璧。則陰陽不交。陰陽不交。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然則天地之所以常存者。賴日月。而日月之所以不息者。妙在於分而分之合。而合之。出於自然。而非有所作爲也。古之廣成子知此道。故其告黃帝曰。無搖爾精。無

務林閒筆

一 龍江書院鐫

勞爾形。無使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黃帝因是以內視三月。而鼎湖上昇。殆非誣矣。堯舜禹湯文武。雖不見之言辭。然一中之傳。默寓其旨焉。至於老聃西度函關。關尹強之著書。乃盡泄天機。然其要在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仍是自然。未有采取抽添。火候金丹之說也。至魏伯陽參同契而弘演其指。則晦朔弦望之間。可以見陽火陰符之契。行之有恒。誠堅固性命之左券也。元氣充足之後。任督二脉相通。由丹田尾閭。夾脊雙關。玉枕泥丸。重樓絳宮。

所謂一點落黃庭者。亦自然之應。非搏而躍之激而行之也。今之言週天火候者。皆未有煉已保精之功。乃於片刻之頃。而欲結黍米之珠。又欲于一時之間。而行週天之火。此正孟子所謂宋人之助長者耳。不亦愚乎。夫大靜三年。中靜一年。小靜百日。丹未始不可成。天未始不可週也。而欲速見小。妄行開關之術。驟希出神之事。殊不知關本自開。誰爲閉之。強出之神。何所歸附耶。學道如牛毛。成道如兔角。正以此耳。胎息伏氣。卽是玄牝之義。非有二也。而法日月之盈

務林閒筆

二 龍江書院鐫

虛。以爲陰陽之消息。有爲而終歸於無爲。道之大端盡於是矣。其次可以行者。則有熊經鳥伸。呼吸吐納之說。或疏通肢節。使不壅滯。或咽納津液。使其流通。此皆有益於壽命。却病延年之術也。又其次則蒸地黃。服茯苓。食蒼耳。飲黃精。或用河車。或飲白沙。以入補人。或含棗核。或配斑龍。以氣養氣。斯亦昔人有所試驗。理之可信者也。但不可服大熱之藥耳。至於烹煉砂鉛。名爲燒銀。乃市井之貪夫。踏罡步斗。書符誑鬼。乃法官之末事。皆枉勞其心思。究無裨於道德。惟

接命之說。常用少陰。自容成彭祖以來。久有此術。然非真性不迷。忘機應物。則阿難幾喪真於摩登伽女。純陽初見。議於黃龍祖師。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者。蓋亦鮮矣。而況三峯採戰之說。流於淫慾。不知禁止。少年猶可支持。衰老必至殞喪。深可哀也。其餘傍門小法。休妻絕粒。食糠飲水。偷取紅鉛。守定一處。往往致疾。非壅滯之爲害。卽枯槁之受損。其於存神養氣失之遠矣。余生平留心已久。幸有所悟。因武安范子元生之問。遂述此篇。明道術是非。闢從來謬誤。爲驚繡。

樗林閒筆

三 龍江書院鐫

出。並示金針。然非積善之人。斷不可輕授。以招罪罟也。

聞道記

竊嘗雅慕玄修。虛衷叅訪。閱丹經中有所謂清靜。彼家。服食。導引。按摩。吐納。諸術。種種不同。各具精蘊。思欲下手。而口訣罔聞。根無處栽。蒂無處接。始從何來。終從何往。誰爲先天。誰爲後天。孰是鼎爐。孰是藥籥。致使邪正罔辨。機關莫測。未嘗不掩卷而嘆曰。仙道之難。莫所適從也。如是夫。庚申春。過彭水之陽。恭謁相國魏老夫子。見其鶴骨松標。龐眉童面。知爲紫霞僊客。深於頤養者也。遂愬愬叩懇。長生訣。師亦不鄙。

樗林閒筆

四 龍江書院鐫

棄。乃授以入門要理。循序加功。每促膝交談。至夜分不倦。就將既久。復出其得力秘函以示。且命曰。清虛大道。自然而已矣。性命雙修。離不了真陰真陽。日月水火。子當先辨路頭。其功在靜。其要在敬。其妙在認取先天一氣。而培之以時。不緊不慢。勿忘勿助。不必泥定方所。須是因任自然。久之龍虎相交。混合一團。元氣浩然。無不充周。其關自開。其神自出。其前後自然昇降。自有不期其然而然之應。延年在是。冲舉亦在是矣。子不觀諸天地乎。天地之行生不息者。只在

陰陽之循環。日月之分合。而非有所作為也。又不觀諸龜鹿乎。龜鹿之壽。躋千春者。只在尾鼻之秘運。任督之冲通。而亦非有所作為也。人之修道。亦復如是。彼庸庸萬輩。日鶩迷途。將精氣神俱投無用之地。以故耽清靜者。不知竅妙。而甘墮空亡。餌金石者。妄冀飛昇。而禍不旋踵。貪接命者。昧於煉已。持心忘機。應物。又流為御女採戰。日伐性命於斧斤之中。而莫之覺。誠惑之甚者也。子當慎思明辨。勿墜傍途。以靜以勤。以求合乎存神養氣之大道而已矣。教畢。師爰著

梅林閑筆

五 龍江書院鐫

真詮一帙。名道術說。手持見示。俾基不迷於所往。基乃拜受珍藏。箚中歸來捧讀。如夢初醒。不覺躍然色喜。悚然心惕。憬然有悟。而獲所依歸矣。乃於竹昌卧雲山房。日夜摸索。頗覺日異。而月不同。因思我師玉成之德。等於高厚。而其所口授心傳者。基亦何敢自私而自秘也哉。爰是詳述面誨。僭贅蕪言。謬附恩師道術說後。雖曰書紳之意。自幸聞道之由。亦欲公諸同好。咸定厥宗。不至惑於傍門焉耳。是為記。

答程箕山書

周親翁承愛。又吹噓之。可勝啣感。但尚未旋里。俟其到日。大著當焚香盥手誦之。遵命作序。以志效法之思也。劉老父母盛情慇懃。拜領過腆。希代為致謝。至於吾輩年紀老大。須索有一段功夫。既不能如黃冠緇衣之迥絕塵勞。則培養元氣最為緊要。心息相依。固為簡便。而坎離相資。尤貴得其時也。急之則熱。置之則寒。故曰從來火。候少人知。若常留的此元氣在。漸有充盈之象。雖不敢冀飛昇。要自可以壽躋耄耋。此弟近日實實體驗。要從真息之所由起處。聯絡鎮定。似覺稍有得力處。故敢告之老年翁。若夫傍門外道。槩不可行。閉精可以長活。冬月遠之更善。古黃老彭喬皆用此道也。葑菲之見。伏冀教正。

又答程箕山書

心息相依。此入道之初機。而未可言道之全體也。夫道之全體。陰陽而已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天地萬物之化育。不外陰陽。聖人因而名之曰道。此自伏羲以來。受之於天。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

梅林閑筆

六 龍江書院鐫

亦莫不得此以爲道。故往往百有餘歲。或七八十歲。死而有不忘者焉。至於老子。尤耑門於此者也。其言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禪也。常有欲以觀其微。玄也。禪以修性。玄以修命。性命雙修。長生久視。如持左券耳。然人多不識微字。微者竅也。此竅之所在。若能識的。則坎離之用得。水火之用周。而吾身有堅固凝定之象矣。今天。不能有日而無月也。有火而無水也。有陽而無陰也。若其無之。勿論不能成一歲之功。卽一日一夜。亦不能成矣。人物何以生息乎。故耑用力於

樓林開筆

七 龍江書院鐫

心者。未可以言道之妙也。釋迦氏西方之智慧人也。論般若。論虛空。殆爲中下人說法。而其雪山修行。實在得力處。未肯輕易說破。然以金剛名經。豈無意耶。今旣叨在至愛。不敢爲繁文曲折。亦非稿木死灰。但願我老年兄。認取先天一氣。而培之以其時。此卽浩然之根原。可以充塞天地者。有欲以觀之。無欲以空之。則生生之易在我。而聖人何思何慮之本體。亦可由此而得之矣。第學道數十年。在長安所遇。皆旁門外道。游食求利之輩。歸里後。乃始有悟。始知衛武公。

高文公。文潞公。王三原。劉洛陽。必皆有得於此。但用力有淺深。故所成就有大小。孟子不云乎。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之謂矣。此百年間。山川如舊。城郭如舊。風俗雖不盡同。大畧相似。而人民則全然更換矣。大約今世之人。皆古人之子孫。而有盛衰之不同。有紳佩相傳。累奕鼎興者。有崛起白屋。功名顯達者。有貧窮饑寒。發跡富豪者。有零落喪敗。子孫滅絕者。其犯大惡。奸盜殺淫。身罹法網者。又不足道也。國史只載大賢大奸。有可紀述

樓林開筆

八 龍江書院鐫

之人。其餘多載邑乘。不能盡錄。而邑乘中只載其善。而不載其惡。以故百年之後。只留下幾本書冊而已。嘗閱史如夏商二代。共有千年之久。而史載之事。不過數張。以此知時愈遠。事愈久。則漸歸銷滅。天地爲炭。萬物爲銅。究歸於化而已。然君子不以終歸於化也。而不修其德。而必勉焉孜孜。以砥行礪名者。誠有見於此之不可泯也。

五臟者。金木水火土也。其在於人身。日月有氣生發。西方之教。以息爲主。故其說曰。一切運動。皆有爲法。

寂滅滅已。湛然常樂。既曰滅矣。而又曰常樂。是其中有不滅者存也。爲聖人之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爲沙門之學者。亦能尋釋迦氏之樂否。羽士修鍊。則在於取坎填離。取者取其初生之氣也。若老則不可用矣。故曰鉛遇汞生須急采。采而配之。如晦朔間日月之合璧是也。然天地之氣化。自東而西。西而東。無一息之停。人生陰陽。自下而上。上而下。亦無一息之停。若久久相守。則有凝滯之患。故道德經云。有而不守。爲而不宰。然則結丹之說。譬如夫婦開關之說。在乎

梅林閒筆

九 龍江書院鐫

自然而非強爲。九轉丹成。嬰兒之胎。皆由神而化之。非出於有心也。

己未十一月十一日。勸兒生日也。作此訓語書扇賜之。人身以元氣爲主。腎者先天之元氣也。脾者後天之元氣也。雖有先後天之名。其實一而已矣。總此一

尤爲敗德。神禹惡之。我獨何人。而其妙用在於善息不息。則不生。愈生則愈息。是謂通乎大易晝夜之理。道德經第一節數語。是老子修鍊法。無名天地之始。太極也。有名萬物之母。陰陽也。妙處只是龍虎相交。且問此一竅在何處。知得此一竅。各神在此。玄牝在此。綿綿若存在此。今世羽流。知有欲以觀其微。而不知無欲以觀其妙。是未知道德之意也。而緇衣者。又不知有欲以觀其竅。故暴糧研足。斷臂然指。究無所成。徒爲不忠不孝之人而已。

梅林閒筆

十 龍江書院鐫

試思三寸氣。接不來時。雖有廣厦千間。還得住否。雖有孔方千緡。還得使否。雖有白銀黃錠。還得用否。雖有錦繡千箱。還得衣否。雖有良田千頃。禾稼如雲。還得觀否。雖有臺榭池沼。奇花異卉。還得游否。雖有二八佳人。皓齒蛾眉。還得近否。雖有桂子蘭孫。冠蓋赫奕。還得從否。言及此。亦可以熱腸頓冷。而名心稍灰矣。

諺云。世間好話。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所說者。世外之話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維世立教之話。聖

人言之。非佛之所及也。若夫名山爲僧所占。則誠行之唐詩云。虎溪閒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掛薜蘿。無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蓋山僻雲深。人不能居。故僧居之。而僧之能領會溪山之意者。蓋亦鮮也。若晉之慧遠者。差強人意耳。

昔人云。仙與佛亦隱士之深者耳。余謂仙之煉氣。佛之息心。莫不爲生死計。而一歟一稱。梵宮琳宇。不耕織而事杪化。棄父子而眷徒衆。反多一番勞擾。多一番識認。隱士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妻可供羹炊。子可

梅林閒筆

十一 龍江書院鐫

繼宗祧。書史可以怡心性。清真澹泊。享耆耄之壽。又何慕仙與佛也。

黃帝素問。其理精妙。通其說者。可以爲名醫。以療天下天札疵癘之疾。而世或以爲僞託之書。豈其然。凡諸作小說之人。大抵胸無識見。逞臆簧鼓。以迷惑無識愚昧者。如近日杭州所刻。不過奸淫殺盜。及誕妄虛幻之辭。卽世所艷稱謂之奇書。如水滸傳者。宋之末季。童貫蔡京高球王黼。奸宄不忠。死有餘辜矣。而草竊之寇。如晁蓋朱江等。殺戮良民。破陷城池。不

過假一二仁義之言。以愚遠近。而傳稱之曰忠義。曰替天行道。此豈可以爲訓。又如西遊記。心猿意馬。木母金公。以喻人身。以妖魔喻人之邪念。似亦有意。然其說重複。其詞鄙俚。且以猴爲齊天大聖。可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如金瓶梅以三奸姬立名。其穢褻之言。無所不至。雖曰後來敗壞。皆有報應。然導人於邪。已不可救藥矣。余親見丁野鶴作續金瓶梅。致殺身之禍。僅而得免。而俗子猶津津道之。甚矣世人之好淫也。急付秦火以正人心。

梅林閒筆

三 龍江書院鐫

今世之所謂轟轟烈烈者。驚於利而已。皆以爲人也。爲人則不知有己矣。古人之所謂寂寂澹澹者。守其義而已。所以存己也。存己則不知有人矣。千休千處了。一念一生持。雖似禪語。于求放心之說。亦有裨益。休與持要非二義。

佛氏只是箇怕死貪生。故棄家滅倫。謝絕世故。以求其所謂空者而守之。乃以寂爲樂。初非爲來生。爲來生乃其徒附會之說也。天堂地獄。卽禍福之說。而甚言之耳。明理之君子。必不學也。治世之君子。無所則

也。歐公云：修其本以勝之，得之矣。

茅鹿門先生壽躋九十，優游林下者五十年。狀稱其不啻養生訣。余讀其文集，殆不然。先生壽白野先生八十文云：養生家言塞其兌，垂其簾，內以錮其神，則壽耳。目者世之聲色所由竅，而君子以之忤其道。小人以之伐其性。先生獨澄然于神，題李復陽壺中玄隱冊云：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無者天地之始，世所共為沈酣戰鬪者，而能漠然屏去，要之於世所從事，不啻燕且粵之矣。先生之深于養生

梅林閒筆

圭 龍江書院鐫

如此。而况先生赴任大名道之時，曾有異夢。蓋先生夢一道士，肘劍手拂如世所謂洞賓者，向之乞長生不死之訣。道士笑曰：余前行，君第隨之。挾入萬山，虬松夾路，風聲颯颯，循耳而至。下顧左右山之麓，則海潮猝沸，波濤萬千。若憑魚龍之宮然。乃手掉竹如意而歌曰：賦歸去兮，山深谷峭。採名花兮，長生不老。其白雲兮，天地長久。此蓋生而具仙骨者。與邯鄲生之意何殊。然當時諸公皆無有知之者。余知之於百年之後，必欲揣摩鉛汞刀圭，亦非余之所好也。

己未冬至，兒輩拜賀。余問之曰：孺子知冬至之義乎？曰：不知也。余告之曰：冬至者，一陽之來復也。天地之道，不外陰陽。而陽常為陰之主。子丑寅卯辰巳，此六月為陽。午未申酉戌亥，此六月為陰。天地至於十月，陰在上而陽在下，已為純陰之月矣。然天地間無一日無陽之理。雖當十月純陰之時，而一陽之氣已滋息胚胎於其下。至冬至而足一陽之數。朱子本義云：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存疑云：自霜降九月中以後，陽一日剝一分，至立冬已剝三十分

梅林閒筆

圭 龍江書院鐫

之半。陽盡於小雪之日。直到亥時八刻方盡。已生於次日子時之初刻矣。大雪以前一日為十月終。陽已生三十分之半。又自大雪至冬至十一月中，陽生方滿三十分。聖賢之學，體之為復仁理也。養生之家，葆之為鍊陽氣也。然言理而氣在其中，言氣者又不可不知理。天地人物之所以生生不已此也。爾等知此可以為學修身事親事君矣。遂各書一通貽之。余讀汪南溟司馬養生契，而知其于道有所窺也。其曰：家大人學道東海之上，遇至人僊僊乎歸大藥可

計日就也。越十年而有難色。禁勿談。夫勿談者。乃所以深於談也。又曰。夫人心勞則形易敝。逸則全。又曰。予小子。侗然者也。孩若犢。童則駒。結髮而受事。若繫匏。事畢若芻狗。歸而周游若麋鹿之適豐草。居若斥鷃。所思不越乎榆枋。絕智屏思。庶幾乎渾沌氏之術。又曰。飲食男女爲兢兢。所謂持戒也。戒則定。定則忘。未至于忘。猶知飲食男女在也。忘則無醜毒。無醜毒。無甲兵。無衽席。諸漏盡矣。是故具信心者戒。具深心者定。具解脫者忘。不知所戒。尚安事持。不知所持。尚

釋林開筆

五 龍江書院鐫

安事定。非解脫寧詎能乎。善乎管夷吾之論養生也。曰。肆之而已。余讀而異之。謂其真有所契也。然管夷吾所謂肆之而已者。猶云任之而已。卽忘之之說也。夫養生者。至於忘則化矣。

大易乃四聖發揮大道。其書無所不該。故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卽如上經首乾坤。而終之以坎離。此言天地之體用莫大於水火也。而人身可知矣。下經首咸恒。而終之以既濟未濟。則人多不知之。蓋咸感也。恒久也。感而能久。斯可以如日月之久照。四時

之久成。而其妙在二氣感應以相與一句。男下女。陽先于陰也。止而說。感而不動也。此其所以濟與未濟者。防危也。故曰。思患而預防之。金丹之說。蓋本于此。

楊林開筆

六 龍江書院鐫

楞林日用 庚申年

昔唐鄂忠武公尉遲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有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朝廷恩禮甚厚此一段載在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以年計之鄂公五十八歲卽歸林下也余自丙戌科中進士通籍入仕途服官二十六載至辛亥年請告歸里時年五十六歲念先子拙菴公享年止五十七歲余德涼薄不及先人何敢不懷首丘之願今屈指計之十易星霜已六十五歲若天假

楞林閑筆

七 龍江書院鐫

以年則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聽其自然而已先子拙菴性愛山水築園亭蒔花木頗費心力自兵興以來大半傾圯惟種蔬菜修飾池館非吾力之所及也有村腔一班癭陶東鄙之人所演者不過蘇蕙迴文姜詩躍鯉之類以娛兒女輩耳目又安有清商雅奏哉至於奉養淡泊食僅一魚一肉一菓一蔬數餅而已不求異味不嗜燒炙別野有稻數十畝不乏粳米閒益之以黃粱啖之甚適邑有井泉甘可釀酒雖不能多飲閒一陳設以禦寒涼客至亦止三五巡夜則獨

宿不敢近姬侍恐一念之愆忽發而不能禁制也日出卽起盥漱料理公私家務如備辦錢糧督催農務製造飲食之類早飯後乃至家塾看文數篇詩數首爲兒子輩講書一二章改藝一二首不啻責之以科目晡後卽散步林皋閒觀老圃灌園北郭有田數頃春秋耕穫必親往督課之每詠樂天知命復奚疑之句又好誦王無功答馮子華處士與荅刺史杜松之書及儲光義田家雜興諸作客有言及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者急以巨觥罰之不自知老之將至也

楞林閑筆

太 龍江書院鐫

寄龍起潛

開君好道已多年龍虎刀圭事考研辟穀喫齋皆不是雲遊棒喝亦徒然須空襟念存真念要識先天與後天自古人生均有死長生久視卽飛仙

悟道詩

空色空空本自然偶於人世問因緣心如明鏡無留影身似浮雲不着天龍虎汞鉛皆假設風旛花葉總陳詮先天不動流行處此是長生不老仙

自警

淫慾之心最難剗。年年萌蘖。不曾枯。見他少艾偷睛。視任是衰殘。着意圖。尾間穴。閒難把握。牡丹花。下易含糊。何如打破迷魂陣。做箇昂藏大丈夫。

愛惜元氣

大寒復大暑。來往變虛空。賴有真元氣。不教災沴攻。無爲真悅樂。常默近鴻濛。易語花香外。應將此意通。

答魏蓮陸論丹

暗室一燈賦。發江村先生所欲言。直捷痛快。無遮無蔽。是老年宗臺丹成九轉時也。以此點化凡夫。真

樸林閒筆

九 龍江書院鐫

可起死回生矣。但近時人多入鬼窟中作生涯。孰肯向青天白日。認取本來面目乎。僭爲點次。恐不足與。爲妙義也。至於來教所云。按摩小術。此亦不可少者。蓋人身血氣流通。則百病不生。五代時楊凝式所書起居法。行住坐卧。心腹通快。蓋得之矣。日月合璧。昭然在天。每至晦朔。則合。有目者所共睹也。人身亦然。竅卽是中。中卽黃庭。佛氏想必知此。但未著於書。故億言之耳。最初之氣。此四字便是真訣。載在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而復之彖辭亦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聖賢相傳。不外此也。至於丹田尾間一點落黃庭。台教此段尤難。最是弟聞之前輩老先生云。大段着力不得。卽孟子所云勿助長也。助長最害事。台教云作何用力。慎勿如世人所妄傳。強作妄爲。唯真積力久者。自然得之。若日用之閒。小人咽納。則亦有益。總之衰殘已至。葆攝靜息。可以延年。飛昇世所罕觀。未可易言也。

附蓮陸來書

邇來因殘年多病。留心按摩。吐納小術。似亦有效。接

樸林閒筆

辛 龍江書院鐫

讀樸林閒筆。如道術說諸篇。真陶銘二氏爲我用。而不爲二氏用者。反復捧誦。發我之覆。坐卧在手。可以消暑。但所云日月莫妙於合璧。不解所以。常有欲以觀其竅。竅在何處。佛氏未肯輕易說破。其訣云何。取其初生之氣。是否。子時真息之所由起。是否。丹田並由丹田尾間。以至一點落黃庭者。此段尤難。作何用力。並前種種。統乞明示。弟亦可作一門下范元生矣。大道爲公。想所不吝。

樸嚴經曰。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

樸林閒筆

廿一 龍江書院鐫

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於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

蔣虎臣先生。江南金壇人。曾爲直隸督學。愛士子如子弟。不惜捐所有以賞資。尤重古學。士子能爲詩古文辭者。皆得以獻其所長。告病歸里。研精內典。後游四川峨眉山而卒。臨終有詩云。儻然猿鶴自來親。老

衲無端染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惟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願祝能仁。先生精於禪學。余樂於儒道。雖所趨不同。其志一也。余請告歸里。先生甚是以爲如是方是孔孟家風。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在乎遠近形跡之閒也。

論金丹

樸林閒筆

廿三 龍江書院鐫

吾讀白樂天長慶集。而知其留心于金丹之道。且無所得也。其詩曰。漫把衆同契。難燒伏火砂。有時成白首。無處問黃芽。又曰。姤女丹砂燒卽飛。又曰。丹燒竟不成。又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夫金丹之道。不可直以爲無。亦不可執以爲有。古者學道之人。欲養其性命。而美其名曰金丹。究之心能把持金丹也。腎能保守亦金丹也。然日日把持保守。則日常在。一日不把持不保守。卽失之矣。必欲成一黍米。就一刀圭。則豈真有白雪與黃芽哉。白雪者真水之所結也。黃芽者真火之所生也。真水真火不散。而白雪黃芽在其中矣。泥其字義以求之。何啻千里。孔子曰。操則存。舍則

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余謂金丹亦然。世之方士。多不知道。自誤又以誤人。士大夫爲其所誤。而喪生殞命者多矣。余故表而出之。以解天下後世之惑也。

我有歌 辛酉正月自作

我有延壽丹。只在三山上下閒。我有自在術。只要心中一事無。我有真口訣。不向妻孥左右說。我有長生藥。多吃飲食穩睡覺。我有續命方。斷慾單棲在卧房。我有保身法。凡事不敢犯令甲。我有治民譜。清廉慈

梅林閒筆

世 龍江書院鐫

惠恤刑獄。我有做官要。謹慎知止最爲妙。我有居鄉契。油油與偕不忍棄。我有不死經。一點真陽入黃庭。

學道詩

學道非難悟道難。水流花謝任君看。幾丸飛度何曾住。一室偃僂亦自寬。才子崢嶸歸土壤。嬰兒乳哺列衣冠。應知夢幻原無定。擬把綸竿上釣灘。

元裕作光陰短自傷也。余作光陰長之歌以勉

人其意將無同

光陰長。光陰長。人生須要細忖量。雙丸飛度無停晷。

秋冬春夏變陰陽。乳哺飲食能成立。延師訓道有義方。誦詩讀書講義理。盡心知性能文章。鄉舉里選論人品。賓興考試赴科場。

天子臨軒萬言策。進士榜發姓名揚。內而詞林外州縣。致君澤民佐吾皇。得閒更須加學問。思親請告甘旨嘗。莫貪財。莫好色。莫耽麪渠近邪慝。莫逞才。莫使氣。莫飲珍錯窮口味。爲人所重在綱常。持身清潔乃爲貴。莫造園。莫廣屋。祖父廬舍可安居。何必經營事土木。莫信僧。莫信道。飛昇坐化皆空談。愛惜精神勿銷

梅林閒筆

苗 龍江書院鐫

耗。莫遠遊。莫賭博。勤儉稼穡可治生。公侯不若田家樂。教子孫守規矩。凡事不可欺鄉里。倘因小隙致大嫌。官詞爭競無休已。自少年。至沒齒。言行步步循天理。冬晚出夏早起。衣食不餓供祭祀。如此暮暮常朝朝。百年常使心無累。也勾生。也勾死。請君洗耳聽我歌。不愧不作求在已。光陰不短光陰長。樂天知命真君子。

東坡言有一老人言第一五更起。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言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

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余謂此言亦未濶。然人至於死。則光光淨淨。四大皆顧不得。更有何物可將得去耶。只有此一點性靈。昭然而已。

王暄修真訣云。中嶽鎮和氣。般輸共成篇。若能思得之。賜與金一瓶。此意識之者少。中嶽土也。思即火也。般輸木工也。言金而水在其中矣。

仙家煉陽氣。去陰欲。禪門習止觀。空萬有。陽氣積可以長生。陰性存可以不染。自了漢耳。儒者則存心養性立命。以至於神。蓋兼二氏之長而去其敝。乃法天之道也。非精易者不知。

楊林閒筆

芷 龍江書院鐫

嘗讀趙州和尚語錄。竟見其言之可採者甚少。不過曰。內空外空。內外空耳。至問狗子有佛性也無。曰無。又問。則曰有業識在。此答粗通。不知有業識而性未嘗無也。若庭前栢樹子。喫茶去。則人人能言之矣。堯天舜日。至今已數千年矣。簷下負暄曝背。鷄犬在庭。妻孥飽餐。脫粟飯。顧而樂之。即此見擊壤之叟。何必身躋伊耆之代。而入蒲坂之墟乎。

霓裳羽衣。明皇之遊月宮幻也。當風清雲靜。月出東山之上。小院閒寂。花影歷亂。舉杯邀飲。居然三客。仰視碧空。澄澄萬里。儼然身在廣寒矣。何必羽化而僊。翩翩玉京乎。

靜以養其心神。動以振其血氣。靜則心神不擾。動則血氣常舒。偏於靜則滯矣。偏於動則勞矣。動靜交養。可以却病。可以延年。

楊林閒筆

芷 龍江書院鐫

養大體說

今之世人。但以四大六根之形。具足無缺。便謂之人。不知暖息既謝。四大各離。這個根形。却有何用。以耳爲能聽。死者耳根具在。何以不聞。以目爲能視。死者目根具在。何以不見。內典有云。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又曰。是身不堅。猶如蘆葦。伊蘭。木沱。芭蕉。是身易壞。猶如河岸。臨峻大樹。嗟夫。天下之事。固有不可以算計。卜度知者。猶可以自解也。若夫有生必死。有來必去。無常不牢。必歸敗壞。固不待智者。

樗林閒筆

老 龍江書院鐫

算計卜度而知之矣。盡世界人不能於無常不牢之中。求其牢而常者。不能於必歸敗壞之中。識取不敗壞者。而羣且蠢蠢焉。於一具白骨之上。強生分別百千好醜。百千憎愛。較軀命之長短。角面貌之姪妍。料手足之強痿。論耳目之聰塞。於是謂陽文爲麗。謂陰箋爲醜。謂子鮑爲艷。謂孟陽爲惡。郤克以跛足見辱於齊。讐廩以盤肘致討於楚。華元睥日瞞腹。爲謳者所譏。祭澤曷鼻。魑顏。爲唐舉所笑。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以至伍胥之傑。且重帷而見子光。曹瞞之雄。方捉

刀而代崔李。此皆世俗之見。未能脫然於形骸之外也。而世之人。又謂我非徒以形爲貴。我有聰明才辨。足智多能。以是爲貴。故馳精竭誠。極詐務巧。夸權之士。以富貴爲不死。矯節之士。以立名爲不死。勛伐之士。以立功爲不死。文章之士。以立言爲不死。鷄鳴而起。汲汲孳孳。頭白面焦。惟日不足。慮金石之易淪。嘆陵谷之更遷。而其最卑者。趨利集羶。損人便已。濁如蟹。汨如鰕。營如蠅。噪如蛙。偷如鼠。貪如豕。穢如蛆。毒如蛇。猛如虎。方且誇伶說利。自誑誑人。而曰世間有

樗林閒筆

老 龍江書院鐫

鬼不知。神不測者。我之智能謀也。世間有縫不合。黏不牢者。我之約能結也。世間有求不遂。攀不殼者。我之德能得也。世間有做不出。販不成者。我之工能貨也。此四者之情。千變萬化。日精月妙。都只是人身四大六根中。那一點識陰。做來的。牽惹塵勞。起造障業。何足貴哉。孟子曰。體有貴賤。有小大。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誠能思而得之。不蔽於物。則知此神明之官。足以主張。此

形骸。生而形骸。無非天性。死而天性。超於形骸。又何必視四大爲皮袋。而蠢蠢然謂之爲白骨也哉。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上之道。不離形下之器。此之謂妙物而爲言者也。

梅林閒筆

龍江書院鐫

生死說

今人謂孔孟之道。止於治世。生死之說。皆是異端。殆未然也。孔子之聞道。聞個甚麼。夕死可矣。又可個甚麼。死則死矣。魂甚物事。古今多少死魂。歸去可以安厝。若曰天只是虛空。歸只是散而無有之義。則天之神。地之祇。人之鬼。物之怪。與中庸之言洋洋在上在左右。而聖人齋戒神明以祀之者。果何物也。且曰聖學止於治世。則言修齊治平便了。何以中庸開口道性命。聖人講天命二字。着實有個下落。非泛泛者。世

梅林閒筆

龍江書院鐫

閒章句之儒。不淺陋則迂濶。祇見得禮樂刑政。衣冠文物。可以粉飾太平。而我亦可借以取聲名富貴。便謂聖人之道止於此矣。耳目之所涉歷。書傳之所記載。心知之所測度。知有此天地世界人物而已。此世界之外。有無邊世界。此天地之外。有無量天地。又天地之前。復有無量天地。天地之後。復有無量天地。我從何處來。我從何處去。要如此討究。一日不明。千劫不了。我此身現在有官。有祿。有富。有貴。有權力。有才智。有眷屬。有子孫。此不過電光滛影。倏來倏去者耳。

而世之人。竭晝夜之心思。窮少壯之氣力。至於拚棄性命。傾敗身家。而不顧惜。豈不哀哉。死生亦大矣。凡千百籌策。濃然以厚其生者。乃所以益之毒也。置百年籌策。淡然若不有其生者。乃所以措之安也。而況於子孫乎。況於田產乎。且夫凡可得而生死者。人之形骸軀殼也。此假而非真也。惟能審乎無假則真矣。假則物做主張。牽引流轉。爲物所遷。真則自做主張。去來自如。不爲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此所以生死不能變也。莊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皆一。以我之耳爲目可也。以我之目爲耳可也。以我之耳目爲人之耳目。人之耳目爲我之耳目亦可也。若然者。則耳可以視。目可以聽。我之耳目。可以爲人之視聽。人之耳目。可以爲我之視聽。故曰。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於德之和。以至於我之手。可以爲足。足可以爲手。我之手足。可以爲人之手足。人之手足。可以爲我之手足。無與有同。有與無妙。非知道者。曷能與於此乎。大約常人之死生不一。聖人之死生一而已矣。故易曰。通乎晝夜之道。

楊林閑筆

三 龍江書院鐫

而知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昔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孟子譏其無君。論道與學也。若養生之家。則不可不得此意。蓋毛無用之物也。拔之何損。猶且不爲。則是無濟人和物之心。故聖賢譏之。若吾身之精氣。萬金至寶也。而脫年之人。不自珍重。擲之於尿窟革囊。以致損身喪命。何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耶。視楊朱有愧色矣。吾年近七十。豈可疲精耗神。日看文字。以消氣血而減壽命乎。自康熙二十一年以後。每日至書齋靜坐。

楊林閑筆

三 龍江書院鐫

樗林偶筆序

余曾述約言錄矣又述知統錄鑑語經世編矣迄今未嘗廢學也然年漸老而氣漸衰理雖明而慮則短閒居無事偶有管見蓋本之先儒而參之以已所自悟不敢任私智而獲罪於聖賢然斯道之在天下無時無人若脂車秣馬求之四方則又俛俛乎其何之又書之赫蹏以災梨棗海內賢人君子他日見而是之非之曰此說有合於理此說有悖於理及吾生之尚存得心源之至契則庶幾異於聲色貨利者之所

樗林偶筆

序

一

龍江書院鐫

貞菴自題

樗林偶筆卷之一

栢鄉魏喬介貞菴述

男荔彤編輯

天地間一氣之所變化而已矣氣之所在則無非理理不離氣氣不離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道也形上之道卽寓形下之器之中莠飛魚躍指點親切

大學是內外合一之理

中庸是天人合一之理

論語言仁而古今之理備下學而上達也孟子道性善而仁義之辨明正人心而息邪說也小學切近而

樗林偶筆

卷之一

一

龍江書院鐫

平實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乎近思錄精詳而正大用力之久而豁然貫通乎溫公通鑑記載該博文公綱目筆削嚴正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聖學之要也一敬括之矣故夫子告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屢以爲言其教顏子亦祇此二語後世虛無寂滅之教畔於博文者也詞章記誦之習畔於約禮者也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卽如博文約禮。存養省察。學者拳拳尊之行之。終身不能盡。乃必欲自生見解。別立門戶。故好奇立異。而往往入於索隱行怪之流矣。

天所賦與之謂命。命之所在。謂之理。命之所行。謂之數。數者一二三四五是也。理者仁義禮智信是也。

天之日月星辰。行各有度。有度而數生矣。人之年月日時。行各有運。有運而數生矣。是以富貴貧賤。窮通壽夭。亦有一定者。然理爲數之本。而不囿於數。是以

樗林偶筆

卷之一

二 龍江書院鐫

聖賢盡人事以主張造化。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苟拘拘於氣數。是知命之外。而不知命之內也。知命之表。而不知命之裏也。烏可謂之知命。

大而國家之所以興亡。小而人事之所以凶吉。一家之盛衰。一身之生死。君子惟盡其理之所當然。是之謂立命之學。立命者。命自我立也。若止空談心性。而不考究於禮樂制度之詳。則迂濶無用。故問官問禮。聖人於識大識小。無往不學。若止涉獵名物。而不融

會夫性命道德之微。則粗疎不精。故極深研幾。聖人於神明默成。不言而信。

謂聖人不可爲者。自暴自棄之言也。謂天道不可知者。諧臣媚子之見也。

論語論道之書。大學傳道之書。中庸明道之書。孟子辨道之書。非此四書。不可以脩身。不可以治世。不可以爲聖賢。不可以宰民物。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天焉有不生仲尼之理。故有天地則必有日月。有天地則必生仲尼。

樗林偶筆

卷之一

三 龍江書院鐫

元人有云。孔夫子是天之譯也。知言哉。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無他。三綱五常仁義禮樂而已矣。

天之道止是一誠。人之道亦止是一誠。中庸於鬼神。之爲德章。方纔露出。問政章。遂詳加發明。一則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再則曰所以行之者一也。然後直指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則明。明則誠。天人合一。更無分別。

中庸發揮天地萬物生化之原。古今聖賢修身治世

之理至矣盡矣。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乃主持元會運世之書也。

仁人心也。言仁乃人心之理也。人皆有是心。則皆有是心之理。然而人不可謂之仁人者。以其弗能存之耳。必先知之而後存之。存存不失。謂之仁者。失之而不知存。謂之不仁。可不慎哉。

乾之九二。言聖人之學也。其要在閑邪存其誠。坤之六二。言賢人之學也。其要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雖有自然勉然之別。然敬義夾持久之。自無不誠矣。

楊林偶筆

卷之一

四 龍江書院鐫

為政以德。非清靜之說也。兢兢業業。允執其中。以天德行王道耳。黃老易足以擬之。

禮記樂記篇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按此一段。言性最為分明。靜者未發。天性渾然。即天理也。正是性善之相近。感物而動。即為欲矣。由是好惡無節。滅天理而窮人欲。馴至大亂。乃習之相遠也。是以聖賢克己復禮。刻刻有養省察。以存天理而遏人欲。所以復其性也。天理人欲之說。最為嚴切。是虞廷危微之旨。後世論學者皆本於此。程子謂天理二字。是自己苦心。得來不知禮記已先得之矣。

吾聞之先輩云。大學言誠必先之致。所以明此無妄之理。中庸言誠必實之性。所以溯此無妄之源。中庸

楊林偶筆

卷之一

五 龍江書院鐫

前十四章言性。後十八章言誠。性其體。誠其體之者也。大學以誠為不欺。中庸以誠為無妄。大學以誠為工夫。中庸以誠為本體。言本體者是工夫之所繇成。言無妄者。是不欺之所繇生。以誠為誠者。性之以不誠求誠者。反之身之。

吾觀君子之言。淵淵乎以深也。穆穆乎以和也。察察乎以辨也。澤澤乎以文也。豈有所脩飾以為之哉。本乎理以摠之而已。

戰國策亂世之文也。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浮夸之

士也。君子無取焉。

夏葛而冬裘。晨興而夕寐。順天地之時。揆陰陽之宜。是善養生者也。非知道者不能。

朱子之學曰窮理。曰主敬。是變博文約禮而爲言者也。

論語中言帝王治天下之道不止一處。大約不外心法。治法。如敬事而信一節。心法也。爲政以德一節。心法也。道之以政一節。心法而兼治法也。雍也可使南面一節。心法也。顏淵問爲邦一節。治法而兼心法也。

樗林偶筆

卷之一

六 龍江書院鐫

堯曰咨爾舜。一章。子張問政於孔子。一章。一則歸之於中。一則期其盡美。以帝王之德。敷帝王之治。心法之外。別無治法。後世功利倖霸之術。皆扭於目前而無遠大之見。宜其治之不能進於古也。

商鞅廢井田而致車裂。李斯焚詩書而具五刑。報應彰彰矣。王安石作新法以殃民。秦檜主和議而誤國。俱未遭顯戮。豈天網之疎乎。故君子口誅筆伐。以明王者之刑。以補天道之缺。

廿史無關勸懲繁冗者多。宋史尤庸蕪可厭。聖君賢

相。選天下魁儒碩彥。起而刪定之。布諸學宮。亦興起文教之一助也。

國家所恃以治安者人才。培養人才。在於學校。雖有督學之道臣。提調之長吏。課業之諭導。而書籍不備。亦不足講明道義。而長養奇碩也。明制頒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五倫書。可謂得其要矣。而史書未有佳者。愚意欲請之朝廷。將朱子通鑑綱目。及朱元通鑑綱目。頒布學宮。則史學與經學並茂。而人才濟濟。始於虞周矣。

樗林偶筆

卷之一

七 龍江書院鐫

友人包蒙吉有言。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四書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思錄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錄。又曰。釋氏以心爲性。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吾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以性攝情。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

守耒耜而耕芸者。不失爲良民。抱遺經而誦讀者。不失爲良士。

鳥之在空。任其飛翔。鳥自爲鳥。鵠自爲鵠。未嘗相妨相碍也。魚之在水。任其游泳。鯉自爲鯉。鰕自爲鰕。亦未嘗相妨相碍也。何獨至於人而不能容乎。天下之大。有中外焉。一國之中。有郊遂焉。一邑之中。有州黨焉。一聚之中。有比鄰焉。或詬或爭。或亂或殺。曾不若鳥之在空。魚之在水也。故聖王一之。君子同之。然後渾渾熙熙。

楊林傷筆

卷之一

人 龍江書院鐫

剛強治心。柔和涉世。治心非剛強。則私慾不可得而夫也。涉世非柔和。則怨害不可得而遠也。聖人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其謂是與。太極無形。而日月山河。莫非太極之所運行也。人性無形。而喜怒哀樂。莫非人性之所發露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小德川流。與大德敦化。分不得二義。流卽流其所敦。敦卽敦其所流。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故陰陽五行。總是太極之理。形色氣質。總

是天性之用。太極之上。似不必更加無極二字。蓋太極在陰陽之中。而超乎陰陽之上。人性在氣質之中。而爲氣質之宰。太極之妙。易說甚明。不待添出無極二字。而後明也。後之學者。宗孔子而已矣。

君子之書。傳於君子。而君子悅之。其正直忠厚之心同也。小人之書。傳於小人。而小人悅之。其陰險機械之心同也。昔人謂太和元氣。在成周宇宙間。蓋在文王化行江漢之時也。讀周南召南諸詩。蓋可見矣。刑于之化。由近及遠。克守臣節。篤生賢聖。如周公召公伯達伯适之流。所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也。迨武王伐紂之後。太白之旗懸。洛邑之民遷。滅國五十。破斧缺斨。元氣亦稍傷損矣。夫子謂武盡美而未盡善。意在斯乎。

楊林傷筆

卷之一

九 龍江書院鐫

有周后妃考

古公太王之妃。姜姓也。詩曰。爰及姜女。王季之妃。任氏也。大雅明明在下篇云。摯仲氏任。任摯國之姓也。其後尊稱之。則曰太任。文王之妃。姒氏也。明明在下第四章云。天作之合。在治之陽。在渭之涘。又云。大邦

有子。倪天之妹。倪譬也。女之賢淑。譬如天之妹一般。此語最奇。猶言天女也。妃雖任姓。而國則號莘。此莘國在洽陽渭涇。爲雍州之諸侯。今陝西地界。非今山東莘縣也。其後尊稱之亦曰太姒。姜女生王季。太任氏生文王。姒氏生武王。武王之妃邑姜。則太公望之女也。生成王。世有令德。篤生賢聖。豈非天監在下。有命既集乎。此周之所以王也。

古之君子。其教人也。開門授徒。今之君子。其教人也。閉戶著書。法雖不同。其嘉惠後學之心一也。自程朱

梅林稿

卷之一

十

龍江書院

之賢。不能免僞學之謗。而況於後人乎。故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世無知我者。得一二人焉足矣。傳夫子者曾子子思也。傳子思者孟子也。軻之死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得周程張朱焉。

四書主意。邇來汗牛充棟。以庸劣之識。而欲窺聖賢之蘊難矣。甚或穿鑿附會。流入禪宗。解經而畔經也。朱晦菴曰。四書集註。備費一生苦心。確不可易。學者所當服膺也。四書大全。奉旨纂修。召致海內名儒。經人主裁定。頒布學宮。豈可不遵。其次則蔡虛齋之

引林次元之存疑。陳紫峯之淺說。皆發揮集註之意。不失於正。又有張閣老直解。姚承菴疑問。亦自可觀。此外紛紛。皆不必入目也。後學趨向不可不正。趨向一差。終身茫茫。可不慎歟。

禪家有所謂機鋒棒喝者。其巧僞之徒。與釋迦之教。見於諸經者。大約清淨圓覺。不執色相。敷揚其教。苦口諄諄。何曾有口頭機鋒。一棒一喝。皺眉合眼。做出許多腔調耶。每一覽之。令人噴飯。時人又將四書聖人言語。亦以此等荒唐之語。摻入。矜言妙悟。余幼年看一講意。講女與回也。孰愈。云是當頭一棒。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云是急水一篙。講吾無隱乎爾。云。女聞木樨花香乎。以禪亂儒。鼓淫無忌。學者所宜切戒也。

梅林稿

卷之一

十

龍江書院

天竺之學。與中國聖人不同。亦不自瞿曇始也。其國古有然燈等佛。至釋迦而大暢厥旨耳。白馬西來。四十二章。法戒畧盡。總以離欲寂靜。出世苦空爲主。其言出家。有身出家。心出家。原是違却君臣父母妻子。自了生死。傳其沙門。非敢教人人而爲之也。中國無

識之徒。何必張皇而大之。欲凌駕於吾道之上哉。且釋迦氏之言曰。日中一食。桑下一宿。慎勿再矣。而今之緇衣。募化營運。鳥革蠶飛。擬於瓊宮瑤室。何爲也。飲饌流連。備極精美。較肉食者。其費更多。釋迦之道。不如是也。點詐好利。轉相眩惑。塔廟之盛。有漏之因。達摩亦曾言之。吾故就彼法中。拈出以破世迷。

韓鴈峯一日自內丘至。因談及二程之學。余曰。大程不及二程之篤實也。鴈峯曰。何故。余曰。明道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語不能無病。又曰。若心懈則有防。

梅林傳筆

卷之一

三 龍江書院錄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愚謂不懈卽所以防也。又曰。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愚謂窮索卽思也。慎思明辨。皆不可少者。若不窮索而自明。非聖人不能。鴈峯曰。中庸原有天道人道之義。余曰。義農堯舜孔子。自古不數人。是天道湯武以下皆人道耳。天道止可設此一說以尊之。後世未見其人也。因論禪宗如神秀慧能。其分途亦有拂拭無物之說。後之儒者。往往襲慧能之意而用之。然禪之爲道。歸於空虛無物。豈可亂吾聖道。惟精惟一。一日二日。兢兢業業。

業。聖人亦無不操存之理也。

夫子至聖。所謂集羣聖之大成。萬古之一人。天所生以知覺斯世斯民者也。使不生夫子。則斯世斯民。人將相食矣。其名曰丘。其字曰仲尼。凡學聖人之道者。宜相與諱之。如其祖父之名可也。聞人之稱之者。如聞祖父之名。塞耳而不聽。疾走而避之可也。今人讀四書遇丘字。則諱言之曰某。乃浮屠之流。造爲經卷曰比丘。曰比丘尼。是何其敢於侮聖也。又如內丘及丘縣之類。皆無人請易之。豈尊聖之意乎。余嘗仕宦京師。宣武門東南有丘家街。諸生改爲裘家街。而豎坊其衢。其可謂賢矣乎。學者宜取法也。

梅林傳筆

卷之一

三 龍江書院錄

常靜可以見道。常然可以養心。非勤不能生財。非儉不能足財。財者國之大用。家之生計也。捨勤儉而國務均輸。家務貨殖。皆末也。君子弗貴也。

兒荔彤讀其父穰羊章時方八歲。問如何爲直。答曰。天理之所安之謂直。天理之所不安非直也。

聖人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學者。惟少年從師。

講說經書。迨其長而弁髦之矣。不知經史諸家。未通曉者甚多。且不識之字亦甚多。一遇考問。茫然不知。瞪目直視而不能對。欠伸思睡而已。恥於講說辨論。甘於終身面牆。古詩云。小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先子在日。每誦斯言。余故書之於策。以爲訓誡。

天下風俗。所以不善者。以其無教化也。教化所以不善者。以其無師儒也。故聖王在上。必重司徒典樂之官。成均庠序之職。以陶成天下之英彥。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然後人才輩出。蔚爲國楨。而凡立於其朝者。莫非俊乂之選。在內則熙績亮工。獻可替否。在外則興利除害。潔已愛民。卽不幸國家有大兵大災。能守封疆而衛社稷。能恤鰥寡而救水旱。一代人心。綢繆維繫而不可解。宗祏有磐石之安。鼎位如金甌之固矣。

道出於天而弘於人。自伏羲作易。已著其大端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乃大集於孔子。孔子之所以爲至聖者。明天道以教人。明古聖之道以教天下後世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

榕林傳筆

卷之一

主 龍江書院鐫

榕林傳筆

卷之一

主 龍江書院鐫

文則易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其民則士農工賈。其居宮室。其服麻絲。其食六穀果蔬魚肉。世治則君相在上。持其權。世亂則聖賢在下。明其理。所謂道也。所謂禮也。所謂經也。事務顯然而性命之微存焉矣。故聖人一生教人。理不遺事。事不遺理。帝王之學。雖曰執中。然恭寬信敏公。首重民食喪祭。儒者之學。雖曰存心。而視聽言動。該乎居處執事與人。未有拋棄學問。端尚空寂。而可以宰世理物者也。自禪宗盛行。直指人心。此山澤之癯。無志經綸。索隱行怪者所爲。乃儒者往往蹈之。不務實學。惟事虛談。不知舍人倫事物之外。更於何處覓性命也。近世儒者有言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臆測之語耳。夫顏子之學。從事於克己復禮。而未嘗不兼四代之禮樂。豈如莊子墮體黜聰。心齋坐忘之說乎。曾子傳大學。子思傳中庸。子夏傳詩書禮春秋。子貢傳詩。孟子傳性善仁義。何一非聖人之學耶。愚謂六經之外。別無性命。但當確守文禮之訓。博之以訓習。講解約之以實踐。躬行不畔於天理。不惑於異端。勿流於功利。勿入於刑名。則

道統治統可一以貫之矣。

性相近也。言人性之皆善也。人之氣質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若性之善則一而已矣。觀夫子繫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可見或問夫子何以不言性皆善。而曰相近乎。曰此與中庸道不遠人。論語仁遠乎哉。一例看。道不遠人。亦可曰道與人爲二乎。仁遠乎哉。亦可曰仁與人爲二乎。性者何。五常之理也。五常之理。自聖人以至庸衆。無有不同。其不同者。則氣質之清濁厚薄耳。若無此五常之理。便不得爲人矣。

性相近也

卷之一

朱龍江書院錄

相近對相遠而言。言人之習大相遠。有聖賢庸衆好惡詐僞之不同。其初何嘗相遠。只一善而已矣。氣質之說。聖人亦屢言之。如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節言氣質也。或生而知之一節。言氣質也。惟上知與下愚一節。正是氣質之難移者。伊川之論最是。性相近節。補出氣質。是聖人意中語。但不必添出之性二字耳。蓋氣質有變。而性不與之俱變也。不特善者不變。惡者亦不變也。或又謂孟子之言性與孔子不同。不知孟子述子思者也。子思述夫子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謂

性。卽述夫子性相近之語。謂孟子與孔子不同。子思亦與夫子不同。祖孫師弟。如此差訛。有是理乎。吾願學者取論語中庸孟子合觀。以証其道之一性之善。則千古之學脉定矣。

大學明德二字。須先認真。此與心字不同。心以虛靈知覺而言。曰德。則以心所得之理而言。言心而性在其中矣。朱子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韓退之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明者無所昏蔽。認謂天命人以德。本自昭明。惟聖人不思而得不勉。

性相近也

卷之一

朱龍江書院錄

而中。其下則氣拘物蔽。或失其初。若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致曲慎獨。賢人之事也。然明明德功夫。必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而及於家國天下。觀古之欲明明德節。可見明德兼新民在內。正非二事。今人不識明德之義。但空空以心之虛靈知覺而言。其不流於禪寂者幾希。

使人而無知覺。則同於草木矣。使人有知覺而無理。則同於禽獸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指心之理而言。而庶民不能存之。此聖賢終身皇

皇吉凶與民同患也。

私欲由血氣而生理。義由血氣而發。虞廷所以有人心道心之說也。然性爲心之理。是以有惟精惟一之功。則道心爲主。而人心俱化矣。不可以血氣論說向人欲上。若將血氣論說向人欲。則理義從何發生。孟子曰浩然之氣。曰配義與道。又曰形色天性也。直是見到合一處。乃知全生全歸。渾然一團天理。

人心足爲道心之害。道心只在人心之中。同此一心也。自其流於氣血之私。則曰人心。何其危也。若能反

卷之一

龍江書院

觀天命之初。則曰道心。雖微妙而難見。然能察而擇之。惟精惟一。則天命之善在我。所謂中也。然則虞廷雖未言性。而道之一字。非性而何。孔門授受。實本於此。故告顏子曰克己復禮。已者人心也。禮者道心也。能復禮則不見有人心。惟見有道心矣。若曰聽命恐萌芽之私。未盡銷化。

天之光在日月。人之光在知。天地無無日月之時。無日月則天地息矣。人心無無知之時。無知則人生滅矣。人死而魂縞。縞在尚有知也。故聖人爲之宗廟以

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鬼故有知也。而其天理之充盛者。則昭昭而爲神。世人之言無鬼。言鬼無知者。皆未通於陰陽之蘊奧也。聖人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事人卽所以事鬼。若無鬼何言事哉。

聖賢之學從知入。故伊尹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夫子曰知止而后有定。知及之。大學中庸皆曰慎獨。孟子曰知譬則巧也。又曰見知聞知。不知而昧昧終身。如矇子之無相。僂僂乎其何之哉。王陽明提良知作宗。自是聖學血脉。但不當言無善無惡耳。

卷之二

龍江書院

學者能從良知處。刻刻惺察。爲善去惡。可與入德矣。所以著書立言者。非務爲藻采之文也。非勦夫蕪蔓之說也。非好爲畸異爭鳴也。凡以昭聖賢之統緒。晰理義於毫芒。不出乎大中至正。使昧者覺而迷者悟耳。不然。何樂乎災木且蠹紙爲乎。

虛靈不昧。此四字言心則可。言明德則未也。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此五件合來方完的明德。若單言虛靈不昧。只是一正心耳。故大學釋明德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却把明德之源頭說出來了。中庸云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心與性雖是一個。然必須指點明白。故合心性而言之。乃是明德也。今天佛氏之學。但言心而已矣。彼其所謂性。亦心也。聖人之異於異端。以此。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博文約禮箴

學通萬卷。以致吾知。晨曦宵魄。殫精研思。兵農禮樂。各有攸司。一事未明。以爲深恥。濟物澤民。宏道之紀。專務詞華。反成糠粃。博文此心之正。是名爲禮。以有所命。又曰天理。不假安排。自有規矩。本原無私。內外

卷之一

主 龍溪書院鐫

澄徹順乎自然。去其羈絆。克底於純。可希往哲。約禮天行健。運而不已。天之所以運。而不已者。健也。若但見其運。而不已。而不知其體之健。是不知天矣。君子自強不息。不以人欲之私。勝其天德之剛。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誠也。若但克去私欲。而不知其體之誠。則不知君子矣。

夫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及門人問何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卽誠也。但言誠已近於自然。故曾子示人以忠恕。欲人知實在下手處也。

是以大學言藏身之恕。而中庸論反身之誠。孟子救世則談仁義。論學則括於知性存心。心性者仁義之所自出也。欲爲反身之誠。必行強恕之仁。魯鄒之傳。一針不舛。舍此而求聖人之道。是猶以車渡川。以舟涉陸也。吾見其一步不可行矣。

今人只知自己是箇人。不知自己一身皆是天。若知自己一身皆是天。纔成的自己一箇人。

論語所言皆下學上達之理。性與天道。易與中庸。發之聖人。原未嘗輕以語人。非秘之也。學力未至。語之

博學篇

卷之一

主 龍溪書院鐫

無益。至後世風氣漸開。無人不談性天。然真聞性與天道者。能有幾人。

邵子之學。未免泥于象數。明道之學。未免好言自然。學達孔孟。其伊川乎。宋儒中第一人。

人能見性。則胸懷自然超出萬物之上。富貴勳名。一毫不足。以動其中。

九州四海。不知幾億萬人。人各一心。其事不窮。皆人心所造。惟治天下者。以倫理二字持之。則各安其分。而不敢亂。否則御之以術。威之以力。懼之以兵革。而

終不能服其心。故倫理者。聖王治平天下之善物也。帝者之道。無爲而已。惟舜足以當之。卽三王不能及也。商鞅何人。而陳帝德于秦孝公。其所謂帝道者。又不知其何說也。王道則有爲矣。聖人所告諸子者。皆王道也。帝道豈可易言。

古之聖人。皆壽登百歲。亦或過之。雖曰風氣淳厚。定有相傳之道。相傳之道。必非如今人之呼吸吐納。亦必非如今人之取坎填離。然則以何道也。曰。此在大易中庸。人自不察耳。或問在那一章。曰。爾細玩自知之。

楊卷傳

卷之一

世 龍江書院鐫

自古治天下。必以簡。聖人於雍。也可使南面。章發之。蓋紛紜煩擾。最足以害治道。故虞帝臨下。以簡。而唐人陸象先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由是言之。簡之爲貴審矣。特其本在于敬。不可不知。後人不知治道。乃以清靜爲黃老之術。夫清靜豈黃老之所得而也。

帝有帝德。王有王道。司馬遷云。帝王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不必盡出于井田封建也。井田已

廢。斷難興復。唐太宗欲令功臣世襲刺史。究竟亦不能行。今一縣之中。一令一丞一史一教諭一訓導。苟遇不肖。尙且爲害。若縣設一君。復設卿大夫士中士下士。祿糈不貸。民豈能支。故凡言復井田封建者。迂儒之論也。或曰。井地之說。孟子何爲言之。曰。孟子之時。井田猶未盡廢。故尙可潤色。令孟子而生於後世。亦必不言之矣。周室班爵祿章。孟子述周制。亦未嘗言其可必行于後世也。

楊林傳

卷之一

世 龍江書院鐫

爲聖人之學者。勿使欲擾吾之氣。氣擾吾之心。心擾吾之性。性定而心自不擾。聖人也。治欲治氣以不擾其心。而復其性。賢人也。白樂天祭符離兄文云。神福仁。天福敬。夫仁與敬。君子之所以爲學。豈有心於邀福哉。然而天與神必福之。

天地之理。不外陰陽。陰陽之相繼。卽善善卽是道。道卽是太極。伏羲不言而意在其中矣。至夫子繫易指以示人。究竟不在陰陽之外。無極二字。原不必添出。余向有此意久矣。而未有同之。讀江南易文選。有願

人正其言曰。夫子發前聖所未發。特地指出太極二字。蓋包盡一部大易。非徒謂八卦說來源也。故不曰有太極。然後生兩儀。亦不曰太極生兩儀。而曰是生兩儀。則本文首句。須將易字一讀頓住。然後推出太極二字來。當初伏羲畫卦。未嘗有所謂太極也。亦非開一個太極而不言也。只從兩儀畫起。而兩而四。而八。而六十四。自是天造地設。不假安排。所謂易也。至夫子恐讀易者。滯於象數理氣之間。無有出頭。特地指出太極二字。為天下後世喚醒。故六爻之動。三極

樺林偶筆

卷之一

龍江書院

之道。早已逗漏不少。到此則和盤托出。與人。人猶不醒。或從而圖之。圖之不已。又從而添個無字。以至紛紛聚訟。或又以太極為一數。兩儀為二數。或更謂河圖之中數。即太極。蓋思河圖之數。明明云天一地二一者奇。二者偶。即是兩儀。伏羲畫卦。第一畫即是奇。又加一畫便是偶。奇偶為兩儀。何得以一奇當太極。明明云天五地十。五者天。十者地。即是中數。又何可以中數當太極。惟從易有太極一句。大開隻眼。向一部大易中覷破。不在八卦前。亦不在六十四卦後。自

知孔子太極之說。適還伏羲畫卦之初。既非頭上安頭。更不必說無說妙。指東道西。向註脚下重生註脚也。其言大有所悟。故識之。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便是乾健不息的道理。今人夜或酣飲。至三四鼓。晝或睡至辰巳刻。是反晝夜之常也。志氣焉得不昏惰。家大安得不放肆。以是而欲保家。難矣哉。

看吾十有五章。聖人自少至老。其精神無一日不惕厲。無一日不運轉。正可與周公思兼三王章彙看。今

樺林偶筆

卷之一

龍江書院

人資質庸下。不肯用力。乃欲安坐而致令名。無惑乎終身之墮落也。

書契作自伏羲。則六十四卦之名。亦必自伏羲定之。觀夏之連山。以艮為首。商之歸藏。以坤為首。可知然則連山歸藏。亦必有辭。至文王係辭。有周一代尊之。夏商之易始廢。

河圖之數。出於造化之自然。所謂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也。蓋天地之理不可見。而數則可徵。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有一陽即有一陰。以成之。有一陰即有一

陽以成之。天一者陽之初生也。生則不可止。而三而五而七矣。地二者陰之初生也。生則不可止。而二而四而六而八矣。陰陽相生相死。而天下之萬物變焉。化焉。龍馬呈其象耳。蓋天地之數五。人皆知之。而其數相成。人則不知也。

以方寸之心。而欲徧識古今之書籍。以如豆之目。而欲窮歷海內之山川。必不能矣。故聖人道在一貫。達者胸包六合。

夜之氣即晝之氣也。特晝動而夜靜耳。晝而能靜。則

釋林傳筆

卷之一

芝 龍江書院鐫

晝之氣與夜氣同。否則晝既恬亡。夜亦擾擾不清。故人能心靜。無私慾以亂之。則晝夜之閒。常自泰然。是之謂仁。

陽氣於子後當動。人人有之。是氣也。未可爲仁。若能存天理於心。則一時有一時之仁。一日有一日之仁。一月有一月之仁。一年有一年之仁。至於年月不違。則熟矣。

湯誥若有恒性。尙書堉雅王綱振曰。性萬變而不遷。其善猶水萬變而不移。其濕故曰恒。時解只說得性。

之同耳。讀此數語言。性無疑義矣。

釋林傳筆

卷之一

芝 龍江書院鐫

樗林偶筆卷之二

栢鄉魏裔介貞菴述

男荔彤編輯

史書雖以馬遷爲良。而紀表書傳其體繁多。勸善懲惡之意不著。且人主不能盡覽。自溫公作資治通鑑。而本末犁然矣。然書法尚有未盡。紫陽作綱目。筆法直繼後麟。正人心扶綱常。有功萬世。以配孟子可也。戰國之君若魏文侯者。可謂賢矣。師卜子夏。田子方。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是猶有聘莘卜渭之意也。

自古帝王以文理事。以武勸亂。未有專尚首功者。尚

樗林偶筆

卷之二

一 龍江書院鐫

首功自衛鞅始。雖有強秦之効。卒兆車裂之禍。天之所以報鞅之惡也。然自繆公以來。秦日強大。使鞅輔之以德。其王天下豈不更捷。而乃開操毒之端。棄仁義之理。其後李斯教二世以督責。亦蹈其覆轍。輔秦者所以亡秦也。何功於秦之有哉。

漢末人才自當以諸葛孔明爲第一人。常怪其人之殊絕如此。亦必有師友之助。而本傳未明著之。及考史所載。龐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孔明之所以拜德公。德公之所

以受其拜者。必非無故而然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孔明拜龐德公於牀下。是必其道義可爲師表。而學識迥出一代耳。徐元直薦孔明於玄德。玄德三枉駕見之。庶取重於玄德。可知母爲操獲。辭備詣操。終不爲之發一謀。建一策。此其心事何如耶。二子者功名雖未顯著。其人品如冥鴻飛鳳。令人可望而不可卽。豈世之淺見者所能測歟。

蘇轍三國論。通篇深惜劉備不能法高祖以取天下。自將攻人。氣不足尙。是矣。其云棄天下而入巴蜀。非

樗林偶筆

卷之二

二 龍江書院鐫

地則非備之得已也。若孔明非將一段。論尤未當。孔明受顧命之後。然後出師。自將。前此則備之自將者居多耳。況孔明用兵。七擒七縱。司馬仲達畏之如虎。安得襲陳壽之唾餘。而謂其當紛紜之衝。爲非將哉。大約劉備有度而遲。其器小量褊。故智勇俱遜高祖。此其所以不能混一也。孔明亦奈之何哉。

荀彧之死。杜牧以爲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享。得不爲盜乎。司馬溫公以爲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是二說何居。余謂杜牧之

說固失之太刻。而溫公許之以仁。其言亦太易也。蓋議加九錫之時。操之逆謀已成。苟或身為大臣。宜白之漢帝。明其非人臣之禮。或揚言於廷。以申明無將之戒。如是得罪於曹而死。死有裨於宗社。今乃沾沾私議。猶冀曹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則是始終不知操之爲人也。飲藥而死。僅免助逆耳。何足以爲仁哉。雖然。或可謂之不知。不可謂之不忠也。君子尙有取焉。夫子不云乎。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或之謂矣。晉之大臣。若羊祜杜預。有德有才。鎮撫荆楚。平定東吳國之寶臣。雖方叔召虎不能過也。張華號稱博物。裴顧議論可觀。當賈后弑楊太后。害通太子之日。猶不知引退。而欲保守富貴。亦何以異於庸人哉。石崇奢侈無度。潘岳浮華無實。俱斃於倫秀之手。一代紅顏墮樓而死。何足貴也。王衍破壞天下。猶自言少無宦情。排牆而死。何嗟及矣。王浚以太原望族。劉琨以中山名士。崎嶇燕晉之間。轉徙奔敗之際。不思臥薪嘗膽。焦心苦志。乃聽石勒之甘言諛詞。玩弄之於股掌之上。卒之輕兵襲取。直入幽州。箕潛敗奔。乃投匹

殫此皆委瑣常才。視近忽遠。故無尺寸之功名。以表見於當世也。若陶侃若溫嶠。仗義討賊。反正皇興。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庶幾矣。符堅之南侵也。滅晉之志決矣。幸而謝玄等奮身破敵。劉牢之素稱敢戰。乘此兵力。復關陝。定河洛。成一統之業可也。乃反出兵救秦。爲燕王垂所敗。何哉。太傅安出鎮廣陵。以避道子。不爲無見。築新城而居。則是輕民力而爲無益之舉也。晉之不振。宜已。符堅既敗。中原無主。姚萇慕容冲弑君之賊。符丕符登。天命既去。慕容垂雖老於兵閒。而無遠畧。天蓋授晉以平定之機也。晉君臣方酣宴杯酒。以勸長星。故拓跋珪得以圖燕而創興王之業耳。梁氏蕭衍。亦有功德及於江南。第以溺於佛教。招納賊臣。父子困辱。死於侯景。蕭繹位列西藩。手握重兵。乃不急君父之難。遲遲其行。有虧討賊之義矣。不都建康而都江陵。復踵乃父故智。親講老子。國亡被執。其自取也。陳霸先受國厚恩。乘亂篡逆。王琳爲主。復警屢有危捷。江左震動。後雖城破被執。士卒號呼。請

命之日。哭聲如雷。老叟設祭。收藏其血。忠義不泯。是亦稽侍中顏常山之流乎。孰意南北朝紛紛混亂之時。而有挺立不屈如斯人也。

觀南北朝紀。魏置紙筆於陽武門。以求言。梁賀琛上書。武帝乃詰責之。魏制禮樂。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置六軍。更權衡度量。作大誡。東魏禁擅立寺。遷石經於鄴。梁乃修長干塔。得如來舍利。而大赦。講佛書於同泰寺。比而觀之。則蕭梁之君臣。惑於異教。而無實政。可知矣。侯景之亂。無怪其捍禦無人。而父子困辱。

梅林偶筆

卷之二

五 龍江書院鐫

爲天下笑也。然則壽登八奏。終難免昏亂之稱矣。後人猶多方爲之解說。是何沉溺迷惑。而不明於治道之大也。哀哉。

魏之蘇綽。王佐之才。觀其所設施者。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性生忠儉。以喪亂未平爲已任。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豈王猛詭譎之流所能及哉。宇文泰推心諒之。於其死也。醉酒於地。慟哭。厄落。吾讀史至此。未嘗不流涕也。後人多不稱之何歟。雅樂之亡久矣。隋鄭譯祖孝孫等參定之。牛弘附會。

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伶人萬寶常獨知其亡國之音。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然則朝士大夫審音知樂。反不如區區一伶工也。寶常窮餓且死。盡燒其書。曰。用此何爲。豈不痛哉。

楊堅之篡宇文周也。寶殺之女。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千金公主嫁突厥沙鉢。傷其宗祀。復沒。日夜請爲周復讐。堅之女楊后。知父有異圖。意極不平。形於言色。是三婦人者。皆有血性。而知天下之大義者也。彼韋孝寬號稱關西男子。乃從風而靡。鄭譯李德林高穎之徒。又不足言矣。獨有尉遲迥王謙爲周討堅。兵敗俱死。哀哉。

梅林偶筆

卷之二

六 龍江書院鐫

唐高祖之初起兵也。亦無異於王世充竇建德之流。當劉武周破太原。元吉兵潰之時。唐室危於壘卵。建德旣擒。黑闥復起。及突厥內侵。非世民皆不足以平之。然則使無世民爲之子。不過一木彊人。焉能創唐家三百年之業哉。狐疑寡斷。寵嬖妃嬪。卒致喋血禁廷。身幾不保。况任用裴寂。封德彝。宇文士及等。皆小人之尤者。不如竇建德之誅宇文文化。及尤有討賊之

義也。王世充蕭銑既降而復誅之。皆爲非義。特以天命在唐。故克成大業耳。

泰山道士徐洪客說李密曰。願乘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東。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不能用。後人深以爲惜。余謂密雖用洪客之策。亦終於無成也。密輕躁而驕。其才畧僅與王世充相當。即使尅江都。誅煬帝。諸雄並起。戰勝攻取之勢未決也。豈唐之敵哉。竇建德不用凌敬之策。則其失顯然。若能用之以其兵之半救世充。以其半西取汾晉。天下事未可知也。然

樗林偶筆

卷之二

七 龍江書院鐫

太宗受命之主。亦豈人力之所能勝歟。

唐太宗以命世之才。文武兼資。知人善任。高祖平定天下。功居其半。然六月四日之事。喋血禁門。推刃同氣。忍心害理。卽欲巧爲之諱。終不可得而諱也。司馬溫公謂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信哉斯言也。惟其不然。故爲人倫大變。雖貴爲天子。內省負疚。何以自安。尤可異者。盡誅建成元吉之子。安陸王承道等十人。是不可以已乎。高祖自加尊號爲太上皇。未幾遂傳

位於太子。高祖貪戀權勢之人。此傳果出於心之誠然耶。亦不得已而爲之耳。太宗旣失弟道。又失子道。讀史至此。令人心盡。嗚呼。此大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萬世所當取法也。

玄成與事隱太子。未死其難。議者或少之。然其事尤與管仲類。至於懷仁輔義。孜孜匡弼。貞觀之治。幾於比美成康。雖公遇得其主。亦其生平之學。足以發揚之也。觀帝與羣臣論徵比於諸葛亮。以亮才兼將相。而徵獨欲致君堯舜。未可優劣。由此論之。豈曰過情。

樗林偶筆

卷之二

八 龍江書院鐫

或謂子糾爲弟桓公爲兄。然考之史記。亦未盡然。盧懷慎清慎儉素。澹然無營。觀其臨終語。宋璟盧從恩之言。蓋已深慮明皇之多欲。而以格非之學望二子也。史稱懷慎自以才不及崇。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夫姚崇露才揚已。故懷慎不欲與之爭耳。跡其直道始終。勝於姚崇遠矣。

唐之賢相。世言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此未爲確論也。六月四日之事。皆房杜贊成。其於君德固不知成就矣。而在相位亦自平平。姚元之詭譎多變。如張柬之

等遷武后於上陽宮。元之垂涕何也。感私恩而乖大義。豈社稷之臣乎。若魏玄成之敢言直諫。期君堯舜。褚登善之不立武氏。大節不奪。朱廣平偏側於華豎之閒。始終不屈。張曲江見幾於讒邪之日。早識祿山。斯誠唐室股肱輔弼之臣也。吾故曰唐之賢相。前稱魏褚。後稱朱張。

趙普爲相。嘗受瓜子金。爲帝窺破。此五萬銀。唐主何爲也哉。蓋必普之貪名大著耳。非太祖之量其孰能容之。普他日於太祖前論桑維翰曰。維翰在今日陛下必不用。維翰愛錢。嗟乎人苦不自知。太祖能用普矣。何有於維翰哉。乃普貪心不厭。復挾太祖金櫃之物。與光義作取錢孤注。誠宋家賣國之大盜也。綱目於其卒也。削其官。去其諡。豈非正其奸邪之罪也哉。家有彭祖觀井圖。既有繩以繫之矣。又有童子以掣其後。而猶不敢近焉。蓋寓言世事之險。而涉世之難也。每一閱之。令人惕然知警。

史記范雎爲魏齊所辱。雎詐死。棄之廁中。雎賄守者得脫。隨王稽入秦。以須賈譖之也。雎變姓名曰張祿。

梅林偶筆

卷之二

九 龍江書院鐫

秦王以爲相。魏使須賈至秦。雎敝衣閒步之。即見賈。賈驚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綈袍贈之。後賈滕行謝罪。雎責之曰。汝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意耳。余謂此雎爲須賈所賣也。魏與秦爲鄰國。雎旣爲相。魏人豈無知之者。方雎閒行見賈時。賈固已心疑之矣。綈袍之贈。所以施恩掩其平日譖雎之意。其曰非大車駟馬不出。將以觀范雎之多識人與否。皆詐也。范雎以爲尙有故人之意。殆爲賈之所愚矣。然賈爲魏之使臣。秦雖強大。亦無爲相報仇。殺其使臣之理。而怒笞擊雎者。齊實主之。故雎專洩怒於齊。而姑寬須賈。戰國之人。皆以機詐相御。讀史者勿爲其所欺也。

東方朔之學與識。不亞於董仲舒。司馬遷觀其諫武帝。廣上林苑。乃飲酒宣室。客難化。民有道對。詞贍理足。勝於公孫弘遠甚。蓋其才可相也。第以好諧謔爲帝所輕。不任之以公卿之位。然烏知非朔之不恭。玩世而故爲之乎。誠子詩柳下爲工。伯夷爲拙。蓋已自露其端倪矣。

梅林偶筆

卷之二

十 龍江書院鐫

漢之李膺范滂諸人皆狂狷之流學未進於中行流爲黨錮之禍若中行力量大作用深自有轉移變化之道不至於龍戰玄黃善類受傷也明之末季亦太類此楊大鴻左滄胥諸人發之太驟未見有必勝之術如夫之乎號有屬揚於王庭者是以爲小人所反嚙而天心大變國運潛消然則爲君子者其務爲中行之學而勿以狂狷自居也哉

蔡伯喈曠代逸才然無知人之明如董卓徵辟不得已而赴旬日之閒週歷三臺卓不過借邕以收人望

梅林偶筆

卷之三

主 龍江書院鐫

耳豈知邕者哉而於王允之座失聲嘆息何爲也允殺之雖過而邕之識亦鄙矣且其所倒屣而迎者王粲曰吾家書籍盡以予之然粲依劉表作登樓之賦表之遇粲亦厚矣乃表之死也肉尚未寒而表勸劉琮降曹卒爲所害粲得高官粲之自爲謀則善矣爲表父子謀果忠乎且邕與曹操亦至厚故他日操爲之贖文姬操之高誼固可取而操實非可交之人也大約邕文章之士風度可觀撰述有體而明哲不足如孫登之告稽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殆曠世而同悲也

劉玄德生於涿州大耳趙太祖匡胤雖生於河南大馬營然涿州人也亦大耳周世宗殺方面大耳者匡胤日侍側而不疑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黑色大耳

三國時諸葛瑾仕吳弟亮仕蜀弟誕仕魏時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余謂誕亦奇士何至爲狗謂亮爲龍頭瑾爲龍腹誕爲龍尾可耳若管寧者謂之龍即原者謂之虎華歆者謂之狗可也

梅林偶筆

卷之二

主 龍江書院鐫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惟有澹泊謹慎四字可以盡職免咎斷不可侈交遊矜意氣爲浮華奸僞所誤如房琯李德裕蘇子瞻皆不能免此君子所宜深戒也

兩漢文學經濟之豪傑多出於北方自晉元帝南渡以後而人才盛於南方矣唐宋文學經濟之豪傑亦多出於北方自宋高宗南渡以後而人才盛於南方矣蓋人主旣南則故家大族碩彥偉人亦皆隨之而

南識大識小。流風遺俗。聞見日新。學問日進。英流並出。爲國棟幹。雖偏安一隅。而有可以兼併天下之勢。惜乎其時之人主。狃於晏安。不能駕馭而用之。故終爲強大者之所吞噬也。

余觀梁昭明太子所選詞賦詩文。皆有祿位之人也。布衣止一彌衡耳。布衣之能文者。豈少哉。然見錄者少何也。或有文采而不能自見於世。或見之而人莫爲之稱述。則亦與蓬蒿俱沒耳。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史公曰。閭巷之士。若此類名湮沒而不彰。悲夫。又曰。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名固不可忽也。

梁簡文帝誠當陽王云。立身須謹重。作文須放蕩。余謂此言非是。立身固貴謹重。作文須放蕩而入於規矩。放蕩而不攝於規矩。猶泛濫之水。源沒田廬。反爲人害。故必約之以法也。余向持此以論文。在朝時惟吳江金豈凡先生與余合。余曾評隲其文。陳百史雖學八家而尙未成。但摹擬其形迹耳。近有江陰曹峨眉。武進陳椒峯。年雖少。留意古文。謀篇甚可觀。如韓

文人知其學孟子。不知自尙書禮記中出也。陶文人知其學馬遷。不知自論語中出也。蘇氏父子文固多佳者。上皇帝等書殊冗蔓耳。

古今善作論者。畢竟以蘇長公爲最。歐公老泉頴濱不及也。善作策者。畢竟以賈誼董仲舒爲最。白樂天蘇氏父子不及也。唐宋之四六賦芻狗耳。帖括墨義訓詁耳。今之八股。卽帖括墨義也。故兼重二場。而真士始得。

杜子美王華宮詩。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

途賈。誰是長年者。蓋自傷其不遇而將老也。夫以等堅之竊號一時。本不足道。然猶能識王猛之賢。而大用之子美。自許稷契。竟栖栖於道路。君相無知之者。能不爲之嘆息哉。但其語甚涵蓄。一毫不露已意。此其所以爲詩人之冠冕也。

謝茂秦詠史詩云。言失有言後。事生無事中。此至言也。人苟不言。何至失言。苟不生事。何至多事。雖然。人亦不能無言。不能無事也。其亦慎之於未言未事之先而可乎。

茂秦之論詩較李于鱗而更細。然不過成一詩人。其終身趨向。研精極慮。惟在於古風近體五七言而已。于鱗之選詩也。險。鍾伯敬譚友夏之選詩也。綺。取秦漢以來詩而刪定之。以俟後之君子。

余閒中訓子云。人生立品。最爲緊要。第一要存心正直。檢點獨知。無不可對人言。第二要行己孝弟。處事公平。無可令人指撻。第三要治家儉約。量入爲出。無有困乏之處。干求他人。第四要保愛精神。節儉飲食。無有致病之處。委命庸醫。再能讀書擇友。御下濟人。

樸林偶筆

卷之二

五

龍江書院鐫

則可以保世承家。稱象賢之子矣。又云寅卯辰此三時。宜於溫習所已讀也。巳午未此三時。宜於看書閱文。講論也。申酉戌此三時。宜於誦讀所未讀也。亥子丑此三時。宜於晏息穩睡。安靜不擾。斷除慾想也。養德養身。爲學作文之妙。俱在此矣。

學問文章。貴於琢磨切磋。身體髮膚。必當恭敬奉持。好財者必有財之禍。好色者必有色之禍。好勇者必有勇之禍。好客者必有客之禍。甚至好文字者必有文字之禍。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士人一入仕途。便與居鄉不同。鄉居風俗雖有美惡不同。若能廉謹持已。忠信愛人。交友學問之彥。廣修敦睦之俗。而又不生事。不興訟。不說事。不放債。澆者可淳。薄者可厚也。仕途茫茫。小人甚衆。如大海蛟龍。魚鼈。如深山虎豹。熊羆。何所不有。又如含沙之蜮。九尾之狐。彼各有黨。與各有心腹。早作夜思。惟欲爭名取利。誇耀閭里。肥飽身家。往往甘言媚語。探人中藏。脅肩諂笑。呈彼肺腑。一得其私。秘則轉語權門。纔見其蹉跌。已削跡座上。甚至立雪之徒。忽而彎弓白首。

樸林偶筆

卷之二

五

龍江書院鐫

士大夫罷官歸里。往往放債置產。持籌權子母。爲生殖之計。蓋以家人子弟奢侈。費用已久。一旦閒居。不能裁省。仍作故態。故紛紛多事。結怨於小民。被賺於奸詐。其所失者多矣。余避賢里居。未嘗放一錢。居一貨。或問於余曰。一年貿易幾何。生息幾何。余應之曰。卽一菜舖亦無。何況其他。至於無錢可放。亦非矯也。

一日讀東坡范蠡論譏其父子力作以營千金爲才有餘而道不足。又曰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不足於此是以累歎而深悲焉。坡公之論甚高。其愛范蠡亦甚厚。蓋進之以易之龍德也。余才既不足。道無可稱。幸而不爲商賈之事。惟於古人書得意處。尙不能忘情。烏喙之誚。庶其免乎。

自帝堯甲辰至周考王乙卯。共一千九百一十七年。

自周威烈王至元順帝。共計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自明洪武至崇禎。共計二百七十八年。

梅林偶筆

卷之二

七 龍江書院鐫

自威烈王至崇禎。共計二千一百二十三年。

河套之淪失久矣。成化時有議復之者。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復奏以爲未可輕議。特當繕障增戍。謹備之。便此確不可易之論也。曾銑一孱弱書生耳。妄言復套。區畫兵餉。關中騷動。請餉至四百萬。勿論其才平常。國家承平之久。無良將勁卒。斷不能復。即使復之。非十萬之師。非智勇之將。非每年二百萬之餉。亦必不可守。而饋運之勞。百姓之苦。途次劫奪。殺傷。又有不可知者。况聚十萬之師於河套。一望茫茫。

仕居何城。衣食何物耶。銑之謬妄如此。夏言既爲內閣大臣。如此重大之事。應付廷議。乃擬票嘉獎。是以嚴分宜得乘其隙而中之。雖云太過。然亦有以自取之也。大臣謀國。何可易言。吾故拈之以戒後人。

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善政不可勝書。其崩也。計於契丹。其主號慟。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爲錢。他亦稱是中國之民。喪之如親。孟子所謂堯崩百姓如喪考妣者。於此復見之也。陳師道曰。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

梅林偶筆

卷之三

八 龍江書院鐫

非無敵而何。旨哉言乎。

南渡之和議。自李綱趙鼎張浚李光朱晦菴張南軒諸君子皆非之。而或者有以和議爲是者。蓋以宋之兵力未必遂能恢復故也。此以利害言耳。然使高宗能發憤自雄。則以吳楚川陝之衆。豈不足以有爲。惟其怯懦不振。故雖有忠臣義士。弗能用耳。或者謂太后在金和議既成。則太后歸來。此亦大舜竊負而逃之義也。何爲不可哉。魏子曰。子之此說。亦似有理。但和議則可。稱臣則不可。宋之高宗稱臣。非和也。乃降。

也。降則以社稷輸人矣。豈可哉。

漢文帝之資。近于堯舜。無堯舜之學。故德不能及。堯舜雖性之之聖。當時學問亦必有所傳授。文帝當漢初承秦之後。無聖人以爲之師。聖人以爲之友。其爲之下者。不過朱昌張武智謀之士耳。而其德業從容。不迫如此。使有禹益皋陶稷契以爲之佐。安知其不進於堯舜也。後世人君。如文帝之資者。固不乏矣。勿以堯舜爲不可爲也哉。

東漢黨錮之禍。君子受害者不可勝數。令人嘆恨。大椿林偶筆

卷之二

九 龍江書院講

約宦寺之禍最烈。去之有道。尤貴得時。夫卦係詞。聖人言之詳矣。徒以力勝。必敗之道也。泰言內君子而外小人。最妙。外之云爾。不言盡剪而除之也。君子小人何常。化之上也。然而難矣。外之一字。於決去之閒。不失渾厚之意焉。而又非調停之說。

飛廉惡來。李林甫。盧杞。蔡京。秦檜。賈似道。嚴嵩。皆有過人之才。以濟其奸。此易識也。若孔光。胡廣。馮道。則又別是一法。志在于全軀命。享富貴。保妻子。最難識。破爲人主者所宜深知也。

今之士子。不肯讀書。輒言爲窮所累。吾讀後漢書東觀記云。光武受尚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今之士子。貧未必至此。卽游太學者。貧亦未必至此也。曹能始先生號石倉。有十二代詩選。名重詞林。久矣。閩人魏憲字惟度。補之。自啟禎二朝。至于昭代。鴻篇珠聯玉映。亦風雅之大觀也。

湯賓尹曰。典則如家語。蒼奇如左國。雄肆如國策。壯偉如兩京。俳儷如六朝。鬱郁如唐。純實如宋。雖其閒

樞林偶筆

卷之二

十 龍江書院講

人品有醇疵。摘詞有粹駁。第筆端舌端。並生五色。倘所謂百齡影徂。千載心在非耶。

文字不可輕與人作。吾讀徐學謨世廟識餘。李夢陽恃才傲物。不與宸濠習。濠必欲要致之。會三司一日同集公所。濠遣校以所作詩文。當衆中求夢陽改削。夢陽不覺有矜喜之色。濠遂遺夢陽金三百。乞爲陽春堂記。夢陽領之。已事發。竟坐此。非大學士楊廷和救之。幾不免於逆黨之刑。爲文者可不慎所與哉。徐華亭柄政之日。榜其座曰。以威福歸朝廷。以事

還六部以公論付臺諫。善哉言乎。凡爲閣臣者所當知也。

樗林偶筆

卷之二

廿 龍江書院鐫

樗林偶筆續筆序

夫人拮据政事則鞅掌之患生優游林泉則逸豫之念起故或勤心於樹藝或適志於花鳥或琴瑟以自樂或知契之談心此其雅尚翩翩者也若乃恒舞酣歌沈湎於酒皓齒蛾眉縱恣於色以至持籌握算權子母於分毫問舍求田爭秉穗於阡陌甚而悍役健僕效穎陰之灌夫使氣任俠慕茂陵之翁伯皆非保身承家之道也余林下無事積疴稍蕪輒發架上之書閉戶涉獵至忘寢食或譏其迂笑其愚曰人生駒隙何太自若顧余好之不已白樂天不云乎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煉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吾幸不好彼而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庸何傷余不能爲樂天之飲而以書自娛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鷺鼠飲河不過滿腹亦各適其適也雖迂且愚亦何傷因取其平日偶有見解及耳目之睹記者識諸赫蹏久而遂成秩云

樗林偶筆續筆

序

二 龍江書院鐫

康熙歲在庚申夏日樗林主人題於肯逸園之草堂

樗林偶筆續筆

序

三 龍江書院

演連珠五十首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蓋聞生民有欲。無主則亂。故混沌初啟。先隆盤古鉅靈之稱。文明以還。遂有二帝三王之號。

蓋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允恭兢業。聿開有道之傳。逸豫恣淫。必致危亡之禍。

蓋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故周成王用禮教。而卜年最久。漢文帝除肉刑。而頌德不窮。

蓋聞擴地開邊。陞之曩。窮兵啟殃禍之端。故漢光武

樗林續筆

演連珠

一 龍江書院

閉玉門關。而成偃武修文之治。宋真宗幸澶淵城。而輯講信修睦之和。

蓋聞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艷妻煽處。褒姒以之傾周。禍水滅火。飛燕於以亡漢。

蓋聞人君之職。在於論相。故用姚崇宋璟。而成開元之太平。相林甫國忠。而致漁陽之鼙鼓。

蓋聞峻宇雕牆。先聖所戒。故阿房未就。已來灞上之軍。艮嶽初成。即召青城之變。

蓋聞形勢雖強。仁義爲本。故秦關雖固。卒致七廟傾

驟大壑至險。俄驚北軍飛渡。

蓋聞性有真假。德有純疵。故富國強兵。僅霸者功利之術。而惇德允元。乃聖王怙冒之政。

蓋聞二氣攸分。陰靜陽動。故春夏秋冬。四時之運轉不窮。元會運世。萬古之循環不息。

蓋聞形上者道。形下者器。故日月星辰。天積氣而不測。山川海嶽。地積形而有力。

蓋聞道莫大於尼山。學莫真於洙泗。故仕止久速。集羣聖之大成。而刪定纂修。備百王之心法。

樸林續筆

演連珠

二 龍江書院鐫

蓋聞至理合於天地。大道本乎人倫。故瓊笈貝葉。雖多出世之微言。而布帛菽粟。必尚修身之實事。

蓋聞文章貴於爾雅。學問務在精醇。故片言居要。無取風雲月露之文。主善爲師。常有道德詩書之氣。

蓋聞道本於天。教出於性。故楊墨害道。終於無父無君。而申韓繁刑。卒致殺身亡國。

蓋聞無生者。所以求生。不死者。所以畏死。故白馬東來。四十二章。不離寂靜之旨。而青牛西去。五千餘言。

超然象帝之先。

蓋聞六經盡義理之言。須通時務。諸史皆經濟之具。更酌人情。故王莽之周禮。有如黃葉止啼。而安石之新法。同於砒霜攻病。

蓋聞豪傑之氣象易識。議論慷慨。奸雄之心事難窺。機關深密。故諸葛如龍。能見信於昭烈。而孟德如鬼。猶自託於文王。

蓋聞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故范蠡霸越。歸五湖而自號鴟夷。張良報韓。從赤松而託言辟穀。

蓋聞爲民父母。當以慈惠爲心。際時荒殘。當以拯濟爲務。故爲保障不爲繭絲。晉陽之民無叛志。而若翁虜又若乳虎。酷吏之傳有譏詞。

蓋聞人生所貴者禮義。國家所重者民食。故書有鴻寶。不鑄農蹄之金。倉有積粟。不羨金玉之貴。

蓋聞兵者陰謀。多算則勝。戰乃死地。失律則凶。故陸機辨亡。無救河橋之敗。趙括爲帥。卒喪長平之師。

蓋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故屈原竭智盡忠。自投汨羅。賈誼痛哭流涕。遷謫長沙。

蓋聞民生於勤。勤則不匱。故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庶

樸林續筆

演連珠

三 龍江書院鐫

人謹身節用之常。朝而受業。夕而講貫。士子夙興夜寐之理。

蓋聞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銀甕丹甌。每出於遠至邇安之世。醴泉甘露。時見於年和氣淑之朝。

蓋聞水閼水而成川。人閼人而成世。故潮汐尾閭。與銀漢而泂然相通。睿詰聖神。與黔黎而同爲一類。

蓋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故三軍縞素。漢高所以發義帝之喪。司隸威儀。光武所以致昆陽之勝。

蓋聞攻其不意。出其不備。故三軍雪夜。李常侍得成。

梅林續筆

演連珠

四 龍江書院集

蔡州之功。按兵止營。狄武襄已度崑崙之險。

蓋聞業患不能精。行患不能成。故三物寶興。必取德行醇備之儒。而九年考校。爰重智類通達之士。

蓋聞學始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故化民成俗。首隆黨庠術序之教。而離經辨志。先有祭菜鼓篋之文。

蓋聞周轍既東。王綱解紐。故是非褒貶。雖屬筆削之微權。而禮樂征伐。已還朝廷之大典。

蓋聞窮且益堅。死而不悔。故二老餓於首陽。恥食周室之粟。四皓遊於南山。豈受呂澤之聘。

蓋聞不殺爲仁。止戈爲武。故秦始皇北築長城。陳勝自王於澤中。隋煬帝東征遼東。李密稱兵於雒口。

蓋聞守道爲經。達變爲權。故狄梁公取中宗於房州。有反周爲唐之偉績。于少保立郾王爲景帝。奏安內攘外之鴻勳。

蓋聞卑以自牧。勞謙有終。故信陵救趙。不言卽鄲之功。淮陰請王。已兆鐘室之禍。

蓋聞女爲悅已者容。士爲知己者死。故七首不中。荆軻慢罵秦王。而行刺塗廁。豫讓酬恩智伯。

梅林續筆

演連珠

五 龍江書院集

蓋聞可乘者勢。難得者時。故于戈搶攘。英雄馳騫而不足。河海清晏。庸夫高枕而有餘。

蓋聞小隱山林。大隱朝市。故索米長安。東方朔陸沈於金馬。山中宰相。陶弘景盤桓於松風。

蓋聞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清濁剛柔。氣質之高下不同。仁義禮智。稟賦之大小則一。

蓋聞無財之謂貧。不學之謂病。故結駟連騎。端木尚有富貴之容。匡坐彈琴。原憲晏然環堵之室。

蓋聞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故石崇珊瑚數尺。卒殞命。

於綠珠。元載胡椒八百。竟伏誅於夜醢。

蓋聞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故玉樹後庭。不知遺晉升之恨。天魔龍舟。未免受番僧之惑。

蓋聞去者日疎。來者日親。故北邙山下。黃牛白犢。常耕公卿之墓田。石頭城邊。烏雀朱衣。不見堂前之燕子。

蓋聞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咏杜甫石壕村之句。耳不忍聞。讀李華古戰場之文。情堪墮淚。

蓋聞聖人作而萬物睹。雷雨沛而草木興。故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伐殷紂於孟津。不期會者八百。

檮林續筆

演連珠

太 龍江書院鐫

蓋聞心逸日休。心勞日拙。故楊雄爲莽大夫。甘作符命以投閣。陶潛爲晉處士。不向督郵而折腰。

蓋聞士固有志。各不相謀。故呂望垂竿渭水。有鷹揚一世之思。子陵坐釣桐江。無麟閣圖形之意。

蓋聞自用則小。好問則裕。故芻蕘工瞽。俱有可采之言。而衡泌澗漿。豈無多聞之士。

蓋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故敬天勤

民。則國家無傾覆之理。縱心逸志。則祖宗無可恃之澤。

蓋聞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故居廟堂之上。舉念欲濟生靈。處江湖之閒。一刻不忘君父。

連珠與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諭之意。欲使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文選載陸機演連珠五十首。引舊義以廣之。故曰演。演者引而廣之也。余效而作之。

檮林續筆

演連珠

七 龍江書院鐫

不免學步邯鄲之誚爾。

貞菴日記

樗林續筆卷之一

栢鄉魏裔介貞菴述

男荔彤編輯

知止是聖學一了百當功夫。知止者。知至善之所在也。至善之所在。非性而何。既知至善之所在。則確然有常。而非天下之所能搖矣。故曰能定。既已定。則湛然常寂。而非天下之所能紛矣。故曰能靜。既已靜。則坦然常泰。而非天下之所能危矣。故曰能安。既已安。則明無所蔽。私無所擾。有所思爲。自然無不克當。故曰能慮。至於能慮。則精義入神。而應事接物。莫非吾

樗林續筆

卷之一

十

龍江書院鐫

天性之流行矣。故曰能得。得謂得其所止。非於止之外有所得也。此是聖人心學。乃至約至精。至神至變。成終成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處。而其功則由於格物。聖人生知安行。自然物格而知至者也。然亦不廢格物之功。如孔子之好古敏求。是矣。其次未能知止。則必格物以求之。而知其至善之所在。以致其知。然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次第以及之也。後世之學者。言主敬。言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言靜中養出端倪。言良知。言隨處體認天理。亦皆有見

於學問之所在。循之而入。亦可以有得。然終不如知止二字之直見本原。爲聖學之真根宗也。故聖學以知止爲根宗。以格物爲始事。

聖人不思而得。學者必思而得之。由思而得。久之可入於不思而得也。聖人不勉而中。學者必勉而中之。由勉而中。久之可入於不勉而中也。所得所中。所從客中者何。道也。道卽善也。善卽誠也。誠卽天也。聖人以天合天。賢人以人合天。及其成功。無天人之別也。衆人不知思而不得。不知勉而不中。行不著。習不察。其於天日漓。其去道日遠矣。

樗林續筆

卷之一

二

龍江書院鐫

心之真體。未落於意。未着於思。此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亦無氣象之可言。卽性也。余嘗自爲體驗。而作一聯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聖學真實義。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是沙門微妙法。然其所照者。在於一點靈光。是以彼教中有能勤修者。終身葆攝於此。以爲命終復生之計。不知單守一寂。遺却感而遂通一邊。已未見

心之全體了。況其所葆攝者。只在於一點靈光。亦非寂然不動之本體。未免落第二義了。聖學知止二字。全是認的太極本性之體。如大舜之居深山。夫子之疏食飲水。顏子之簞瓢陋巷。皆是借所處之境。以形容其心之不動。中庸所謂達天德。顏曾子思子傳仲尼之道在此也。孟子知性事天立命。蓋其生平所得於子思。而子思受之於夫子者。又於不動心三字微露其旨。不動心者。了然見心之本來。不動分定故也。廣土衆民章。明明說出矣。

梅林續筆

卷之一

三

龍江書院鐫

魏了翁曰。檀弓莫知爲何人。鄭氏意其爲六國時人。而愚謂必學於言游之弟子者。蓋二篇之中。是言游而非曾子者極多。至凡曾子言游並稱。則亦是言而譏曾。易簣之事。雖取其遷善改過。得正而斃。而微寓譏詞。吾故意其爲得之子游之傳也。愚按了翁讀書精細。學者當取檀弓詳觀之。要之曾子親授一貫之傳。非子游之所可及也。

了翁曰。樂記多先正格言。漢晉以來。諸儒全不解此義。

金伯玉云。大學格物。卽中庸明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也。喬文衣云。在中庸明之之法。在大學卽格物之法。格物二字。言者紛紛。將聖學工夫。幾成鐵堅之不可入。余謂物字。仍是物有本末。物字。格物非格出至善之本。却格個甚的。

離了身心意知德是何物。離了格致誠正。明個甚的。良知二字。陽明以爲秘訣。林和靖已先言之。省心錄云。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又曰。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

梅林續筆

卷之一

四

龍江書院鐫

和靖清真澹泊。其所著省心錄。多屬格言。當源洛諸君子未興之時。而卓然有見如此。亦可謂豪傑之士矣。但不娶無子。未免有碍於人倫。而其論善惡之性。不能易。似猶滯於三品之說。又曰。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則於性未真知而確見之也。夫人之欲全其性者。治其氣去其慾而可矣。

佛以去慾於清心省事。不爲無助。但不應教人棄人倫去室家耳。且夫婦之情。天地陰陽之自然。鳥獸蟲魚。莫不有之。今強窒而絕之。恐慾心方熾之時。終不

能斷此所謂告子之學也。東坡亦云。蘇武海上十一年。噓雪吞毡。猶不能生子。以是知此事難斷。況無後絕嗣。尤爲不孝之大乎。余嘗以此詢諸沙門。亦未見有挺然自認。能斷慾不萌者。竊恐其暮鼓晨鐘。摩訶般若。而終不免於自欺欺人之蔽也。如此則曷若依人倫寡嗜慾之爲易學而無悖哉。故凡可通行者。之謂道。不可通行者。不謂之道也。可信諸心者。之謂誠。不信諸心者。不謂之誠也。若夫沈溺於聲色。汨沒於經營者。能得其清心省事之法。是亦煩惱中一劑。

補林續筆

卷之一

五 龍江書院鐫

清涼散而豈所論於聖人之學哉。聖人之學。有天下而不與。視富貴如浮雲。感而無心。良而常止。不離人倫日用之中。而超然於天地萬物之外。

韓魏公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愚謂卽一生論之。五十歲以前。初節也。五十歲以後。晚節也。以一日論之。午未以前。初節也。午未以後。晚節也。以一年言之。春夏以前。初節也。春夏以後。晚節也。夫常人嗜慾之氣。多憤於末路。酒色之好。多縱於暮夜。虛弱之病。多積於寒冬。故君子戰戰兢兢。當於此加謹焉。推之帝

王之政治。娶婦之守節。營壘之戰守。學問之進退。何莫不宜用力於此也。

人之仕宦。而能讀書者。其心清。其理明。則不惑於聲色利慾之途。而常存其淡泊素朴之見。若不以讀書爲事。惟拮据簿書。經營財物。則心氣日昏。理義日昧。其在朝也。必以趨勢附利爲巧。其居鄉也。必以求田問舍爲務。一旦疾病纏身。徒爲子弟僕婢狼藉瓜分而已。每見仕宦歸來。輒以優妓歌舞爲樂。不知耗銀錢。勞精力。無良之人。多生事端。桑濮之風。由此而滋。

補林續筆

卷之一

六 龍江書院鐫

可爲哀痛也已。

邵堯夫云。盜之竊物也。方其盜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露也。惟恐其多也。貪賊之官。何以異是。吾願天下士大夫痛以爲戒。

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詠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詠註疏爾。學究之稱。蓋已久矣。今之學爲舉業者。專習講章時文。而不會經傳之微言。考史鑑之事實。是皆不免於學究也。欲使之經世務而濟

時變。往往不勝其任。惟傳授得人。苦心探索者。乃能挺然自拔於流俗。博通今古。兼該體用。謂之真儒。亦可謂之豪傑也。

鄭端簡公有言。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年穀梁程胡張。禮記陳乃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爲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

卷之一
七 龍江書院講

機詐之語。未爲知道也。司馬遷以才氣勝。而用意多疎。彼蓋自快其意之所欲言。不必盡醇也。班固斤斤尺寸。東漢書氣厚而議多正。歐公五代史。殘山剩水。非江海大觀。陸放翁南唐書。卑弱之甚。宋史繁雜。非大加芟削不可也。

閩人鄭瑗有云。讀朱子書。渾是平穩正當道理。餘人之文。卑者理會微文碎義。高者張皇捉摸。使人驚眩無所從入。又曰。楊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爲鵠者也。然愚於中說尚有取焉。

井觀瑣言氏尹云。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公羊穀梁傳。書法文峻潔。似勝發明。

四六雖非古文。然時之所尚。亦有用處。必也以文人之華藻。立儒者之典型。如宋之歐公蘇公。斯善矣。近代惟事阿諛浮蔓。殊不足觀。

荆溪吳氏曰。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東坡爲最。

史記五十一萬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

卷之一
八 龍江書院講

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剝心去智。商未之能。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出列子。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侶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出呂氏春秋

余集先賢卜子集此二條因出列呂故未入之附記於此

人之言曰一動不如一靜又曰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又曰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又曰大事化作小事小事化為無事此雖尋常之語却有無窮妙理不可忽也

樸林續筆

卷之一

九 龍江書院講

王學士達字達善別號耐軒居士常州無錫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爲縣學訓導改大同府學後遷國子助教未踰年進侍讀學士居四年終於官所著有筆疇一書太倉陸之箕叙之以爲其言多主柔伏退遜雖若出於老氏之緒餘然而聖經賢傳良多輔翼時情物態每加鍼砭究其文藝則固濂洛關閩之流亞實欲附離儒林匪慕優游文苑故當時士大夫多諷誦之余嘗觀其書言之當理者頗多采而錄之近世士大夫罕有觀者卽知其書之名目者或鮮矣大約喜

譬龍繡虎之辭而忽布帛菽粟之說此習尚之過也陳眉公曰余嘗嘆天地閒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於刑死於兵死於歲曾與包羽明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卷爲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之曰種德錄余未得讀眉公之書然余作希賢錄留心三事而能救人之賢者則已多紀載之矣

閣部院關天下之治亂督撫藩臬關一省之安危推而言之知府關一府之安危知縣關一縣之安危天下之大不可一處不得其人用人乃理天下第一務也然源清則流潔形端而表正人主欲求天下治而不亂安而不危先擇大臣而已矣故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卽所以安民也

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言其理之至誠者而已告子貢曰子一以貫之言其理之至明者而已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衡一也而能權天下之輕重鑑一也而能照天下之妍媸聖人之道何以異是若分爲二解何爲一貫

浙有二各山人侯一元者亦明理之儒也其言曰生

樸林續筆

卷之一

十 龍江書院講

知學知天性之同。氣質之不同。又謂陽明傳習錄格物正是誠意。是真思誠之功。第欠擇善一段耳。不如舊說之完也。深有合於愚見。

以吾心之理主氣。以吾心之氣佐理。以吾心之性宰心。以吾性之心養性。

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偏廢。朱陸何必紛紛爭辨為也。

聖人之道。如天地之易簡示人也。如日月之照臨下土也。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離於身。缺於口也。彼

楊林續筆

卷之一

七

龍江書院鐫

援儒而入於墨者。愚且謬矣。

余閒中作養生說云。養生之道。惟在於闕。惟在於靜。去煩惱。寡嗜慾。朝虛則食。午饑則餐。晚不可食也。食則難於克化。真氣受傷矣。夜倦則臥。睡足則起。睡不可遲也。遲而過於亥子。元氣不生矣。人情之酬應。亦不能免。切戒多事。文字之觀玩。惟在得趣。勿視邪淫。病從口入。食不可多貪也。禍從日出。言不可妄發也。偶而晏會。宜早散以息其勞。時或游賞。勿過飲以瘁其體。夏秋早起。以受天地之清氣。冬春遲出。以避時

節之風寒。晨飯淡素。則脾胃疏通。午飯美厚。則精神充足。妻能生子。何必置妾。童本供役。何可作妃。六十而卦氣將盡。古人有閉戶之說。七十而天癸已絕。聖人得從心之矩。仙佛原祈長生。飛昇乃罕見之事。忠孝可以不朽。至誠卽不測之神。以天合天。要觀何思。何慮之體。在世出世。居然無聲無臭之先。生平得力。良在於此。凡愛身者。遵而勿失。

一夜之所息。僅足供一日之用。少而牯亡則病。老而牯亡則死矣。一日之所存。止足以悅一心之理。頃刻

楊林續筆

卷之一

主

龍江書院鐫

間斷則私。終日暴棄則禽矣。

養生之道有四少也。一曰少欲。二曰少食。三曰少思。四曰少勞。

只正心二字。已見聖學之大原。所謂明鏡止水是也。此是未發已發亦復如是。仙佛二氏。究竟不能及此。積精養氣存神。可以却病延年。若妄冀白日飛昇。則不明理者之言也。古或有其人乎。何未之見也。

崇尚詩賦者。每流於浮華。篤志經史者。必長於經濟。爲國者正心誠意以脩其身。朝乾夕惕。日與大小臣

上。經理政事。登進賢才。愛養百姓。不使奸邪之人得伺其間。而開怠豫之漸。啓罅隙之端。則可以祈天永命矣。若曰天下已定。吾可以稍自暇逸。未有不召亂者。如晉之武帝。唐之明皇。憲宗。宋之真宗。皆可以爲永戒。譬如養生者。日日清心寡慾。節食息氣。僅可以延年。若曰吾身已壯。可以逞志肆欲。未有不殞其命者。

托生之說。蓋亦有之。以余所聞見數人。皆能自憶其生前之事。以告人。或並所讀之文字。亦能成誦。未可

楊林續筆

卷之一

三

龍江書院鐫

謂盡誣也。然此其變而非其常。試以理言之。凡人稟父母陰陽之氣。而結胎滋息。日長一日。迨其月分既足而生矣。男有男之魂魄。女有女之魂魄。皆父母之所予。卽天之所予也。豈待臨蓐之時。而天始予之以魂魄哉。今有已死之鬼。其魄已槁。其魂飄拂而無所依也。值人家生產。忽而投入其中。此亦有之。然不過乘赤子幼弱。而竊依附於其閒耳。究竟赤子之魂魄自在也。至於赤子強壯。則此鬼之餘氣。日消日散。而不能附麗於其閒矣。乃昧者不察。以爲今生之身。

仍是前生之鬼。舍父母精氣真實之理。而認幻妄恍惚無據之說。甚或親戚兒女。往來觀覲。且欲奉而養之。愚亦甚矣。不孝亦甚矣。在禪門謂之投胎奪舍。四果之徒。夫投人之胎。而奪其舍。勿論其不可久居。卽使久假而不歸。豈非盜乎。聖賢所以存心養性修身。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至於維岳降靈。生甫及申。水星之精。降爲素王。漢高豐沛之功臣。光武南陽之諸將。天之所授。又有昭昭乎其不爽者。蓋其稟賦之初。已得超然之氣。而豈鬼物投胎奪舍之謂哉。大約

楊林續筆

卷之一

十四

龍江書院鐫

天地之陰陽變化。萬有不同。固不可執一而論。而埋之正者。未始無一定之樞也。先儒於此無一定之說。愚故發之以破世人之惑。京師之大。良醫甚少。卽如傷寒一症。最關人命。九味羌活湯。對症之藥也。而醫者往往好執已見。不肯用之。昔崇禎庚辰辛巳。瘟疫盛行。元氏縣宋曹村。有一醫生閻粹宇。以此活人甚多。又感冒之症。亦屬寒邪。然不過一時所致。宜用香蘇飲加減。而俗醫謬執參蘇飲之方。往往誤人。余往歲在京師。聞狀元孫扶桑。

用獨參湯而斃。又井陘道蔡方山公祖亦以多參致熱極而不可救。然龔宗伯每服參用至一兩。御史季滄葦晨起必煎參五錢服之。亦可異也。或曰從人有所尅減。或以廣者代之。以理推之。想當然耳。北方人多不能服參。余少年入關。曾生啖一二錢。今不服者三十餘年矣。

康熙四年江南督臣進玉璽一顆。表云修城濬濠得之。所篆刻者虞廷十六字。玉不甚佳。碧色。玳瑁之類。亦不知其何代也。六朝時不解作此。宋南渡理宗都

楊林續筆

卷之一

五

龍江書院鐫

杭不在金陵。或者明初之所製與。余時在內閣親見之。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余謂不止義字氣字。夫子只言學字。孟子便說箇才字。一則曰非才之罪。再則曰不能盡其才。再則曰非天之降才爾殊。蓋人之所以爲善。全在於能盡其才。有才而不能盡。有負於天之所與。豈性之咎哉。做人最切。

程子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之所未發。余謂天生蒸民。節。繼善成性。天命之謂性。前聖之言性善久矣。特養氣乃孟子從夫子大勇發揮出耳。

程子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然則世之言性者。當以孟子爲宗。不必疑矣。

王陽明無善無惡四句。只是說他自己的話。若謂孔子曾子之意如此。必不然矣。

余嘗欲改陽明之言曰。有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擴充良知。是格物。

楊林續筆

卷之一

末

龍江書院鐫

薛文清若得在聖門。殆顏曾之流乎。其學粹然。一出於正。

聖賢功夫。只是一敬也。其行之終身者。恕也。未發之時。靜而存養。已發之時。動而省察。皆敬也。論語一部言仁。如告樊遲以先難而後獲。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等語。告司馬牛以仁者其言也訥。告樊遲曰愛人。告子貢以事其大夫之賢者等語。告子張以能行五者等語。皆是從念頭起處。動而省察上說。卽告顏子以克己復禮。亦是就念頭起處說。易曰。顏氏之子。

此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待非禮之既行而克之矣。惟中庸纔指點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戒慎一節。言靜而存養。莫顯一節。言動而省察。乃傳心之要典。周子有見之於此。作通書曰。誠無爲。幾善惡。聖人曰。知幾其神乎。朱子註。衣錦尚絅。節曰。爲已知幾之事。濂溪之學。穎慧敏捷。伊川得其宗。紫陽由積漸而入。亦有所得象山較直捷要。亦非門外漢。而明之諸儒。河津得其真傳矣。彼異端者。一於空靜。一於無生。一於放下。靜非存養。動

梅林續筆

卷之一

七

龍江書院鐫

而深繹之。九州四海之人。皆有血氣心知。其各外邦。因其土地之大小。以爲國土。因其人情之習尚。以爲風俗。大約古今不甚相遠。惟華夏則多變更。勿論炎黃以上。自唐虞以來。不知凡幾百千變。故由唐虞而變爲三代。則三代矣。由三代而變爲春秋戰國。則春秋戰國矣。由春秋戰國而秦漢六朝。則秦漢六朝矣。由秦漢而

變爲唐宋元明。則唐宋元明矣。然有堯舜之君在上。則唐虞可復見也。有禹湯文武之君在上。則夏商周可復見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故天下無不可變之國。百姓無不可治之心。

治世之道多端。收拾人心。畢竟在省刑罰。薄稅歛。教民之道多端。培養風俗。畢竟在士通經史。人尚淳良。舉賢才者。所以代君弘化也。正君心者。所以達本敷治也。豫教太子者。所以建立夫大本也。選正人者。所以楷式儲宮也。

梅林續筆

卷之一

末

龍江書院鐫

昔紂作象箸。而箕子諫之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則知紂之初立。猶土簋也。又曰。將此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知紂之初立。猶羹藜藿。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也。中古之時。其風儉朴尙如此。自紂爲象箸以後。乃錦衣九重。高臺廣室。而後世秦皇漢武。隋煬宋徽諸君。踵而行之。非敗則亡。治天下者。儉爲大寶哉。

禹之論丹朱曰。傲。傲兇德也。況額頤不休。如罔水行舟。則其逸豫放肆可知。此以德行言也。人生六十以

後精力衰歇。自宜頤養。而猶蠅營狗苟。甚而漁色縱欲。真如罔水行舟。豈不可哀。

如有所立卓爾。是顏子見的。視聽言動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本性之所在。故曰卓爾。到此地位。可謂仁矣。然尚有功夫。故曰欲從莫由。若到自然。便是從容中道聖人也。

學問功夫要緊。只要將理氣二字認得清楚。後儒將氣質二字看壞。不知人誤氣質。非氣質誤人也。惟孟子看得靈活。故曰形色天性也。看來豈但性善氣質。

樗林續筆

卷之一

尤

龍江書院鐫

也。善惡者人妄用之耳。禪家以事理爲二障。以爲宜盡去之。至於吾儒亦豈有此障乎。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人事不得而障之也。大而化之。何思何慮。此理不得而障之也。若夫文字之障。無了無休。使人心有所係。若建安七子。王楊盧駱。嘉靖七子之流。或自用矜翊。或互相譏嘲。不知皆無用之浮詞。如草頭之露。瓦上之霜。何足以入有道者之目哉。一切空之。不以筆墨供人役使。此心澄然不滓可也。

樗林續筆卷之二

栢卿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內閣衙門。宰相之任。天下治亂之關。明季以首相爲重。凡大事皆首相主。張票擬其餘分票之。相傳有一絲綸簿。票擬用行書字。亦不楷寫。中書舍人專管繕寫。票簽傳入。宸覽。次日便殿與閣臣面議。允則接出。仍令學士朱書。如有更改。必議定書簽。而又進之。未有內批徑改者。明季閒有內批者。閣臣執奏。自引不職。此其職掌也。至天啓乙丙閒。而紛紛內批。任意

樗林續筆

卷之二

一

龍江書院鐫

行之。國事大壞。余叨在綸扉數載。未嘗見上有內批之事。有應改者。與閣臣面議而後更之。陳眉公曰。國家之患。莫大於內批二字。宮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院叅覆。然後奉旨行。此立法之最善者。

內閣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凡上所下一日詔。二日誥。三日制。四日勅。五日冊文。六日諭。七日書。八日符。九日令。十日教。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

行之。凡下所上一日題。二日奏啟。三日表箋。四日講章。五日書狀。六日文冊。七日揭帖。八日會議。九日露布。十日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諡。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警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有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

梅林續筆

卷之十一

主 龍江書院鐫

月課。歲貢生。廷試。四譯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譯書揭帖。紀功勅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差誤。皆有罰。蓋卽虞揆殷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

六部之職固重。御史臺尤重。明季多有以尚書調總憲者。有以總憲轉冢宰者。本朝亦然。元明宗有言。

世祖初立御史臺。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具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

國家有大喜慶。如登極。立東宮。考之明制。有三品以上官。廕一子入監之恩。蓋以文官無世襲之例。而內外三品以上大臣。不過數十人而止耳。武職除流官外。自公侯伯以下。皆有世襲官職。原無廕子之例。至

梅林續筆

卷之十二

主 龍江書院鐫

我

朝而一槩行之。於是主事員外。知州知縣。縉紳之籍。半屬廕子。而白屋書生。攻苦寒窓者。竟無通籍筮仕之日矣。此不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也。

查舊例。詔恩各從其類。上慈闈徽號。則有封贈父母恩。立東宮。則有廕子入監恩。災異修省。則有蠲減刑恩。登極。則大赦矣。立中宮及東宮出閣。皆無恩例。若建大功。平大賊。誅大奸。亦有詔皆以類行。惟蠲減刑。每詔有之。

茶之爲用。乃人生必不可少者。余於夏月每日飲茶。一二十盃。至於酒則冬月能飲。夏不能也。陳眉公筆記云。昔人以陸羽飲茶。比於后稷樹穀。及觀韓翃茶考云。吳王禮賢。方聞置茗。晉人愛客。纔有分茶。則知開創之功。非關桑苧老翁也。若云在古茶熟未著。則比時賜茶。已一千五百串矣。

陝西設茶馬司。以羈縻土蕃。蕃人以牛羊爲飲食。得茶則生。不得茶則死。以茶易馬。實中國之大利也。又藥中大黃。亦爲蕃地至寶。蓋熱隔非此不通耳。禦侮

梅林續筆

卷之二

四 龍江書院鐫

者不可不知。西域之曆。未必只歐羅巴國。而歐羅巴之曆較勝算。日月交食。不毫釐差。其所崇天主教。則謬妄之甚者。不足辨矣。

爲大臣者。不可不知兵。國之安危。社稷之存亡。天下黎民之生死。係焉。何可不知也。唐之大臣。武臣勿論。已。文臣如李衛公。房杜姚宋。杜黃裳。裴度。李德裕。皆知兵。宋則趙普。張齊賢。寇準。呂夷簡。范仲淹。宗澤。虞允文。余玠。皆知兵。明則于謙。王越。葉盛。王守仁。李化

龍。皆知兵。不然。如唐之令狐綯。宋之杜充。明之李建泰。馬士英。鮮有不誤國事者。武臣如唐之高駢。朱溫。宋之郭藥師。劉整。明之高傑。劉澤清。則皆賊耳。用之爲帥。焉有不亡之理。

李鄴侯在唐。其智謀深沈。比之張子房。可謂社稷臣矣。其子李繁。爲亳州刺史。以濫殺不辜。賜死。不得與於赦宥之典。誠爲寡恩。然吾嘗覽他書。陽城爲諫議大夫。將論裴延齡。以鄴侯故人之子。令其書寫。而洩之於延齡。或卽李繁所爲。以故爲公論所不容耶。

梅林續筆

卷之二

五 龍江書院鐫

宋之大臣。當以韓琦。范仲淹。富弼。司馬光爲最。韓之度量寬大。近於休休有容。然任福好水川之敗。關係封疆不小。而濮議亦未盡善也。李文靖老成賢相。靈州之議。未愜人心。呂文靖才能駕馭。如元昊之亂。始終不欲輕戰。范希文素不相得。而用之於遼。富彥國亦不相得。而用之爲使。皆稱得人。不可以其權術而槩擯之。寇準之功大矣。而涵養未純。王旦之度偉矣。而阿隨遺咎。趙普。盧多遜。丁謂。王欽若。王安石。皆小人。也。章惇。蔡京等。則死有餘辜矣。建炎之初。以宗澤

爲第一。趙鼎李綱次之。張浚有誅苗劉之功。而富平符離之敗。罪不容道。特其忠義惓惓可諒耳。元氣大傷於秦檜。而國勢全傾於賈似道。程伊川。朱晦菴。比踪游夏。文天祥。謝枋得。繼響夷齊。此有宋一代臣子之大槩也。

澶淵之役。余初亦疑寇萊公之大莽。蓋天子親征。非可易言。不如選一大將。領重兵禦之。堅壁不戰。如周亞夫之於吳楚。而檄河北山東關中之兵。撓其左右。俟其情歸而擊之。乃萬全之策也。旣而讀陳後山談

檇林續筆

卷之二

六 龍江書院鐫

叢萊公旣沒。家無遺文。嘉祐中得其奏章一紙。言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勝軍。乞那天雄軍馬萬人。往貝州駐泊。又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又言定州軍馬三萬。令桑贊結陣南來。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是其布置諸道會兵合擊方畧。亦自井井有條。豈以人主爲孤注者。倘如王欽若陳堯叟之謀。中原之失。不待靖康南渡之日也。

朱文公曰。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

之兵。不會做的成。愚謂保甲之法。但可以詰奸究。靖盜賊。天下之兵。如何可去。昔明之萬曆以後。亦嘗練鄉兵矣。每月操點一二次。各執兵械。閒或有弓箭砲銃。此不過禦地方所起之小盜。若敵國外患。自非堅甲利兵。學習陣法。嚴明紀律。焉能禦之。以鄉兵戰。猶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幸介甫未做的成。如做得成。亦不過畫餅充饑。無濟於邊陲之事也。

朱徽宗重和初。王堯臣以布衣詣京師。叩關上書。極言一時之失。愈萬言。大意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

檇林續筆

卷之二

七 龍江書院鐫

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其指斥童貫。尤爲切直。時左右大臣。咸欲竄殛之。徽宗不肯。批溫語謂其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敢諫之士。不當寘之典刑。使當時在廷之臣。合力諫諍。徽宗未必不轉圜也。柰之何。皆畏童蔡之勢。卒致淪亡。然堯臣之疏。不載於資治通鑑。良可惜也。明末時用宦官爲總監軍門。分監軍門。執掌兵政。交通饋遺。鬻賣官爵。紊亂典常。抽選健兒。護衛一身。廩給甚優。冒濫戰功。一有敗衄。則委罪文武。朝廷信之。終不悔悟。與童貫

之事。若出一轍。

馬伸乞立趙氏。其義甚正。秦檜連名書狀。其後遂擢爲已功。以馬伸爲殿中侍御史。而秦檜爲中丞故也。伸又申張邦昌狀。令其復辟。詞嚴義正。王照新志。河洛淵源錄俱載之。

韓世忠鎮江之戰。拒兀朮之兵。膾炙人口。然世忠截江之策。殊未善也。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乘其半渡而擊之。彼前軍旣已得渡。世忠移軍逆流西上而擊之。前後不相顧。其勝必矣。不知出此。宜其敗也。平江

檮林續筆

卷之二

八

龍江書院鐫

吳江屋舍俱盡。橫尸遍野。讀避難錄。令人太息。

李伯紀雖有名譽。而用兵非其所長。不及宗澤。太原之敗。伯紀實統之也。

秦檜之惡極矣。其罪不在於主和議。而在於殺岳飛。且不但殺飛也。如李綱趙鼎張浚李光等。皆欲置之死地。何哉。其所以誘惑高宗者。不過曰。太后生還可使母子相見。二帝靈輓得歸江南。如其用兵。則勝負未決。此亦其說之近理者也。但太后生還。靈輓南歸。誠爲人臣子者之大願。而檜之殺戮忠臣義士。何爲

者。况徽欽已葬五國城。梓宮之還。未驗虛實。楊璉真伽發掘之時。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具而已。檜之欺天欺人。欺一國。其罪可勝誅耶。暗通敵國。劫持君上。良將精兵。銷磨殆盡。國之不亡者幸耳。檜旣死。高宗語楊沂中者云。朕今日始免韉中着刀。何明知其奸而畏懦不振至此耶。胡銓上封事。乞斬秦檜。真是春秋之筆。嗣後少有快論。惟有選人任盡言。上湯元樞啟。摘發其奸。淋漓痛哭。湯以其啟白之高宗。公議乃伸。而惜乎未加剖棺戮尸之刑也。

檮林續筆

卷之二

九

龍江書院鐫

史載元之征西印度也。角觴見。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而李文忠之征蒙古。至北慶州也。角觴亦見。郭景純曰。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常以此弓十張遺蘇武。或曰。出胡休多國。如是居然一可獵取之獸矣。乃耶律楚材謂元太祖曰。角觴旄星之精。聖人在位。則奉君而至。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何歟。豈景純所云李陵遺蘇武者。另一種歟。抑耶律楚材因元祖之好殺。而假此獸能爲人言。

以神道諫止之也。要之如麒麟鳳凰。非世所常見之物。君子亦取楚材用意之正。存心之仁。有合於大臣之誼而已矣。其能爲人言之是非與日行之遠近有無。如鬼神之靈異。俱不必深辯。

元至正丁酉。張士誠令其弟張士信攻嘉興。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餌。舉火焚士信之舟。斬首萬餘。士信僅以身免。然完者克肆掠人婦女。淫汚信宿。由是人心怨叛。民閒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元以苗獠爲大師。宜乎其不能靖寇安民也。

樗林續筆

卷之二

十 龍江書院鐫

劉伯溫謂姚桐壽曰。中國地脉。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余竊以天地山水之氣。固有大小之不同。而人才則不擇地而生。江南之地。大約在金陵姑蘇杭州耳。今伯溫所論甚宏闊。姑記之。

先儒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

也。余謂屈原以同姓之臣。曾任左徒機密之任。懷王不聽其言。客死於秦。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將以悟楚王也。以死諫也。何過。若方正學者。爲建文之臣。國亡不受其爵祿。以身死之。亦無愧矣。罵之不已。殃及九族。不亦過乎。

成弘以前之大臣。往往敦實厚重。清廉儉朴。其言行坊表。足以爲後人之師範。嘉靖之時。人心險詖。如嚴分宜。趙文華之流。大奸巨惡。所謂構机窮奇。其爲世道之害。如洪水橫流也。至萬曆年間。稍稍復古。啓頑

樗林續筆

卷之二

十 龍江書院鐫

以後。澆漓日甚。雖有正人君子。勢孤力弱。不足以勝之矣。

洪武二十八年。奉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稅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迨我清朝開墾荒地。三年之後。起科。皆恤民之善政也。

吾幼見有司治民。理訟積穀課士。尚有體統。其提學及州縣提調官。雖未必真能闡明聖賢之理。而課文觀風。每諄諄焉。

明季撫按體統尊嚴。有司尚多自愛其界。其所以養廉者。全在俸薪公費。及自理贖錢。卽有司亦以爲公用。故官少有貪者。近多有簞簋不飭者。每見之臺諫章奏。必也以廉恥勵之。庶可挽狂瀾於既倒也。

楊一清有文武才。其與太監張永西征平叛。錄未足爲奇。惟是劉瑾之兇暴。濁亂海內。非公委曲說承。不能誅之。厥功偉矣。天啟朝魏忠賢用事。諸正人君子。未有一清之謀。嘉宗無武廟之斷。徒以章疏犯其爪吻。北寺之禍。駢首殞斃。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哉。

楊林續筆

卷之二

主 龍江書院

李自成者。米脂人也。因荒年作賊。至庚辰辛巳。衆數十萬。其墳墓在米脂西萬山中。督撫檄縣令遙大發掘之。其父李海尸骸。毛長數寸。中有一小蛇。漸有小角。遙令取出而酒棄之。遙令有虎吻餘生。以紀其事。掘塚之後。李自成攻汴梁。箭中其目。及閱唐人種說黃巢之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黃腰獸一。劍一。獸見劍自撲而死。巢至秋果敗。此事與李自

成頗相類

趙忠毅公諱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才博學。中萬曆甲戌進士。由汝寧府推官。陞吏部主事。文選員外。考功司。卽中。京察不避權貴。不庇親戚。遂犯衆忌。因他事中傷之。家居三十載。海內重其品望。每道栢鄉者。未嘗不至高邑也。生平喜讀史記。前後漢書。詩宗少陵。字尚兩晉。秀而遒勁。如顏魯公。蘇東坡。米元章。趙子昂。槩不之顧也。又善爲時藝。有正心會稿。天啓間。起太常少卿。工部侍郎。陞總憲。轉冢宰。居官清澹。風

楊林續筆

卷之二

主 龍江書院

規峻絕。聞貪鄙者痛惡之。或作小令傳播。同邑在朝。卽有深恨之者。在吏部居總憲。前後有剖露良心疏。一時正人君子。以爲領袖。門人高攀龍爲總憲。劾大貪御史崔呈秀。秀窘。貶命魏璫爲義子。謀害高。並及公。公與南樂魏懋中爲莫逆交。其子廣微爲相。趨向未端。公鄙之。一日來謁。聞者趨入報。公辭之。再傳則曰。未盡微也。廣微大恚。曰。焉有宰相晤冢宰而不見者。卽年伯亦不應如是。遂決意下石。與忠賢呈秀比。因汪文言事。株連楊璉左光斗一案。坐以熊廷弼賊

刳掠州縣。延推長垣李公化龍督軍事。以總兵劉挺等往討。李素知公才。題以兵部主政參軍事。應龍點而悍。作一聯於其堂云。養馬城中百萬雄。兵擎日月青龍墩上。半朝天子鎮乾坤。屢戰破其關隘。公獻計李公。令劉挺等以火攻之。乃剋。公勞瘁殞於軍中。露布猶出公手。其警句云。楚歌四起。驩不逝以驚心。越甲重來。犬長嘯而入夢。書其尾曰。口吐血。眼流血。想是英雄肝胆裂。一片赤心。堅似鐵。李公見而握手曰。公力疾磨盾墨。真忠臣也。公殞後無以爲歛。巴縣人

楊林續筆

卷之二

圭 龍江書院鐫

胥從化者。爲公同年友。製杉木壽器。爲其母備後事。價值數百金。捐以棺。公躬視哈歛。乃得歸。叙功贈兵部職方司郎中。俾有司歲給粟十二石。恤其家。給之誥命。建坊。禮部尚書董其昌書云。平播旌忠。蓋以死殉國事者。與其孫光昌從余遊。能文章與詩。未售於時。以次貢於雍。四壁蕭然。晏如也。有疎蕪草。顏茂猷。閩人也。曾作廸吉錄。所言皆陰陽善惡報應之事。其於天人之理。確然有見。以五經賜進士。劉履順。杞縣人。居鄉恂恂。甲戌科以狀元及第。其年

魁星現於其邑。流賊陷杞。不犯其家。曰。劉狀元善人也。後於甲申年在都。殉難而死。

楊嗣昌。字文弱。閩部武陵人。其父名鶴。字修齡。與先祖乾仲公同年。嗣昌起復入都。余猶及見之。白哈白布袍。胖而矮。所過驛傳蔬糲而已。勦殺流賊。不遺餘力。襄陽之破。鬱鬱而死。惜哉。

楊方伯。諱思聖。字猶龍。鉅鹿人。高才磊落。由丙戌進士。選庶常。歷春坊侍讀學士。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四川左布政使。入覲歸。卒於河南軍懷時。

楊林續筆

卷之二

圭 龍江書院鐫

年四十有四。公之友殷伯巖。申鳧盟。魏環溪。其門人。則曹本榮等。而余亦在至契中。其沒也。申子爲之傳。余銘其墓。又叙其詩而刻之。居官所至有聲。蓋文學政事兼優。不止一詩人也。余哭之有詩十二首。今倏忽十九載矣。追憶平生。惘然隔世。偶錄相贈之詩數首。聊志人琴之感。

酬余見懷之作云

承明簪筆昔同過。去住空增感慨多。憂國頻年俱涕淚。懷人終日但悲歌。天高玄菟風偏厲。潮冷滄沱水

自渡。極目雲山何處是。夜深幽夢到青蘿。

東余與環溪兩給諫云

陸離瓊佩切雲冠。抗疏中朝見二難。剩有血心堆面熱。獨留霜劍照秋寒。昌言未許恣謠詠。痛哭誰憐策治安。受諫只今勞聖主。肯令憔悴笑漁竿。

冬夜獨步忽有石生之憶云

空堦獨立近黃昏。夜氣蒼涼靜客魂。不耐蕭蕭風送竹。可憐皎皎月當門。冥心忽覺霜鐘落。倚樹頻驚凍雀翻。偶憶西街魏給事。孤懷寂歷與誰言。

梅林續筆

卷之二

七 龍江書院鐫

清明同余遊飲天寧寺云

夾岸垂楊綠覆堤。偶從勝日一攀躋。軒車宮道風煙亂。春水人家草樹齊。燒滿平原啼古墓。觴開金界敞招提。良時好友誰能負。痛飲須拚醉似泥。

余新起書屋同喬文衣見過云

聞君築室報新成。相訪無煩禮數迎。脫帽狂呼星欲曙。攜琴密坐月初生。剝來鮭菜諳鄉味。行傍花欄隔世情。稍待西風消息近。何辭百罰倒深觥。

寄懷余詩云

看山一路想嶙峋。風雨相思夢屢真。陸海驚濤招我友。

滄江白髮感孤臣。無由共醉鄒南酒。何計長親嶼

舫人。萬里題詩空灑淚。嶺南溪月解傷神。其餘尚多。不能盡錄。

申涵光字鳬盟。余友也。癸巳始相晤於楊猶龍齋中。

遂定交。贈之以詩。其人品至高。不輕結納。不欲進取。

而又不露町畦。平居氣坦如也。意豁如也。孝友篤至。

急人之難。敎家敬謹。居鄉忠直。詩文澹遠似孟浩然。

柳子厚。論學似張南軒。不知者或目之爲狂士。或但

品之爲高人。皆非也。余在都數年。一晤。余里居每歲

梅林續筆

卷之二

七 龍江書院鐫

來晤。至丁巳六月而鳬盟沒矣。余先已叙其詩。叙其

荆園進語。遂承其令弟觀仲隨叔之命而傳之。其酬

余五言古詩一首。附記於此。田園去百里。早歲知名

久。空抱遠遊心。垂釣依沙柳。維昔神州頽。冠纓罹克

垢。先子赴丹泉。九原無愧怍。碧血駭寒沙。常恐草木

朽。拾遺憤陳列。英靈齊北斗。善善及兩朝。將使風俗

厚。流涕捧奏書。盛夏衝泥走。省月照華筵。定交如杵

臼。吁嗟古道衰。官尊無定友。豈乏貧賤交。重門隔山

阜。江湖納微末。鄙詩常吐口。有時招公卿。絳燭明

牖側耳聽狂言。未覺布衣醜。著書滿麓筍。夜半蛟龍
吼。虛心問所作。得無遺笑否。君才本著茫。精悍實元
偶。卽如秋興篇。空同執先後。禪心澹聰明。漸欲空諸
有。我歸掃石華。結屋行山首。功成憶赤松。來尋窮谷
叟。

喬文衣名鉢。中丘人以貢爲郡縣簿。萊州府寧波經
歷。陞湖口知縣。劬州知州。與余交善。其詩自出機杼。
有孟郊賈島之風。在劬州曾寄詩云。

鷓鴣鴝鴒啼啼。月月落落。曉曉西西。人人不寐寐。

梅林續筆

卷之二

十九 龍江書院鐫

時時有所所思。思長安裏裏。外外隔隔。千千
里里。見見面面。難難。如如出出。山山水水。落落長長
川川。去去幾幾。多多年年。髮髮盡盡。白白。於於風風
塵塵。前前。憶憶。年年少少。與與同同。懷懷。抱抱。一一
何何。狂狂。慕慕。先先。賢賢。道道。各各。藏藏。身身。豈豈
易易。逢逢。人人。只只。自自。寶寶。其其。一一。片片。真真。
悠悠。然然。足足。保保。天天。家家。福福。億億。千千年年。
看看。留留。芳芳。躑躑。在在。人人。閒閒。後後。笑笑。歸歸
山山。吾吾。尚尚。在在。山山。可可。盤盤。桓。

文衣墓草之宿。已數載矣。余錄而詠之。不能不下
西州之淚也。

孔心一年兄。京師人。寓居臨清。昔任禮部儀制司郎
中。

世祖皇帝欲廢后。上疏亟諫。名震一時。甲寅乙卯。開任
大名道。廉惠之聲大著。常傾心於余。

其過栢鄉邑。贈余七言律云。

鄣南秋色幾千尋。驚見軒車入紫林。登闕原修司馬
業。還山恰合季鷹心。平泉樹影簾前度。長樂鐘聲戶

梅林續筆

卷之二

二十 龍江書院鐫

外沉。近代詞壇尊執耳。聳身世表好高吟。

觀回紀事至唐山讀余嶼舫近草七言律云。

太平宰相自朝還。楓葉紅飄十月天。勲伐曾經鐘鼎
記。文章將並古今傳。幽情不剪窓前草。慧業能生舌
上蓮。歷述遭逢多盛事。絕無五噫出關篇。

仕途萍梗。人情朝夕異態。况余懸車。門甘羅雀。心
一獨知之深。其結句乃實情實語。蓋余自得請告。
如釋重負。故不禁詠戴堯天也。

孫承澤字北海。宛平人。官至吏部侍郎。壽八十三。孫

奇逢字鍾元。容城人。萬曆庚子舉人。壽九十二。皆北方之學者也。北海博物洽聞。多識典故。好著述。一遵考亭之學。八十二歲。手書一對贈余云。司馬有時稱獨樂。希文無地不先憂。余滋愧矣。鍾元好修高節。親喪廬墓。屢經薦舉徵辟。皆不就。晚而講學於百泉之上。天下高之。嘗手書貽余。欲一會而終不相值也。魏一熬字連陞。保定新安人。余壬午同年舉人。官至平定知州。卽以病告。從學於鍾元先生。結茅夏峯。孜孜講論。不閒寒暑。徵君北學編及年譜。皆連陞爲之草。

樗林續筆

卷之二

龍江書院鐫

樗絕意仕進。不求人知。

蔣超字虎臣。金壇人。官翰林院侍讀。督學畿輔。獎拔士類。愛才若渴。有善爲文者。破格賞賚。無所吝惜。目中不識苞苴爲何物也。余之請告。虎臣移書來建之。嘗遊華山。發願欲死而葬其間。與陳希夷爲隣。其後卒遊蜀之蛾眉而沒。父楚珍先生。學最博。著有四書五經主約。

潘子誠字藏山。定興人。其兄沒數十年。遊其父之遺命。以其子嗣之。又割已之田產以奉祀。隱於西山之

烏龍溝。年八十餘。時過飛狐嶺。而晤魏環溪先生於蔚州。余贈詩云。扶杖飛狐第幾峯。幽棲世外有奇蹤。丹成自得龍宮藥。香質甘從海上傭。洞鳥數聲爲好友。嶺雲千畝是實封。卜居他日爲鄰舍。兆率蓬萊總不庸。戊午春又爲之賦佚二行。

促促歲月。行將老矣。茫茫斯世。誰知我者。偶有丹青之子。繪余小像。未出示人。自題數語。以遺子孫。使知所用心云爾。

立朝恥爲鄙夫。不貪富貴。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在野

樗林續筆

卷之二

龍江書院鐫

恥爲鄉愿。教人爲善。謹守祖父之所家傳。飽飲乎詩書。研究乎史策。孜孜矻矻。無閒寒暑。蓋已五十餘年。若述松陰之下。徜徉彭水之濱。縹湘盈篋。而其關係世道人心。治亂之機者。尤在知統鑑語。樗林論性諸篇。生平所嚮慕。急流勇退。漢之子房及二疏。唐之裴晉公與白樂天。斯人也。殆不肯自安於凡近。其志嚶嚶。尚友曰古之人。古之人。阻勉於欲寡其過而未能者歟。

己未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內閣典籍李傳

御賜原任內閣大學士魏

日講四書解義一部男

四川司員外魏勅代領訖。及送至栢鄉。余謝恩有本載內閣奏疏中。其未用之語尚有可采者。云克已復禮。卽精一執中之傳。陳善閉邪。乃都俞吁咈之旨。又云高明廣大。直接鄒魯之淵源。潔靜精微。遠契圖書之秘奧。又云壁經再出。奚獨絲竹之音。聖製更新。重瞻日星之耀。又云存天理而過人。欲言言可勅爲典謨法。祖宗而撫兆民。事事可傳之孫子。

宋景濂云。宋制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誥有獎勵之言。

楊林續筆

卷之二

辛 龍江書院鐫

而勅但書所授職事而已。余觀明制各奉差之官。皆有勅。中多戒飭之語。而歷官既久者。方與誥命。五品以下。又別之爲勅。宋之誥用綾。而明之誥命亦用綾。五色雲鶴。所謂五花官誥也。勅則但用黃紙而已。余在閣見。本朝制用綾。用紙照例。而後押月日。則大學士親筆書之。

余讀明史至永樂靖難。掩卷不欲觀焉。建文非桀紂之君。永樂非湯武之臣。不過以時勢相激。成其逆跡。既篡大寶。則亦已矣。忠臣義士。駢首就戮。固其義之

所不辭。心之所甚憐也。最可駭者。殃及九族。妻女發付教坊。或給象奴。豈人君之體哉。嗚呼。自有開闢以來。所未聞見也。彼伯夷叔齊以餓死成名。而方黃京鐵諸君子。乃碎骨湛族。以明君臣之義。哀哉。

一邑一鄉。聞見狹隘。識見庸鄙。學問失傳。雖有忠信之質。鮮不爲其所囿。故孟子深恐人爲鄉人。要之天下奇士。亦不出於一鄉。特超然于鄉人耳。豪傑之士。須放開眼光。方能做出身分。要在讀書求友而已。

余閱邸報。見御史蔣伊有疏云。救荒莫善於分。莫不

楊林續筆

卷之三

辛 龍江書院鐫

善於聚。又曰。天下無救荒之奇策。而有救荒之良吏。真名言也。

康熙己未。各處旱災。直隸共報被災五十六州縣。浙江共報被災四十九州縣。湖廣共報被災一百二州縣。陝西共報被災十八州縣。江南共報被災九十州縣。河南共報被災四十一州縣。山西共報被災四州縣。山東共報被災四十五州縣。其衛所亦在其內。惟江右與粵東未報。則天下之饑饉可知矣。麥價米價。穀豆高糧。皆騰貴。庚申年。南方水而北方旱。至閏八

月乃得霑足之雨。米價更貴耳。十九年正月雲南道御史衛執蒲上疏。鵠飛星隕。不足以爲災。而小民之艱食可慮。鱗游鳳儀。不足以稱瑞。而歲功之告登爲祥。真不朽之名言也。

茅鹿門之選八大家。不爲無見。但以王安石之執拗僻謬。誤國虐民。而選其文。且文亦絕少佳者。奚啻兼葭倚玉樹。魚目混夜光也。

日月皆東行。日每日東行一度。月一日東行十三度。自初三日月現東方。其象顯然。若謂不及天十三度。

樗林續筆

卷之二

圭 龍江書院鐫

恐其說不然。天西行不若是速也。

或問於余曰。當時荷蕢丈人長沮桀溺之流。皆知時不可爲。孔子豈有不知之理。何必周流不止。至於削迹伐木園匡。幾於危殆。而爲楚狂等所譏也。荅曰。蘓子由作閔子廟記。有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并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

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

樗林續筆

卷之二

圭 龍江書院鐫

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子由之言如此。聖人之著論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然則荷蕢丈人長沮桀溺之流。亦何可少與。

樗林三筆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注義已著錄是書分三種樗林閒筆一卷樗林偶筆二卷樗林續筆二卷閒筆所載多息心養生之論偶筆上卷多講學之語下卷皆論史事續筆則援引先儒間叅已見亦頗及明季時事裔介以講學名而是編多以二民爲宗殆不可解至續筆內稱楊嗣昌起復入都自怡布袍所過驛傳蔬粳而已勦殺流賊不遺餘力襄陽之破鬱鬱而死云云未免爲之迴護則亦不盡公論矣

雕丘雜錄十八卷

〔清〕梁清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梁

允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雕丘雜錄

十八卷》提要

序

淄川高希撰

阮酒稽琴奇人多癖其來久矣而予不佞
平生亦有妄想欲以靖能捫魂之法尚友
昔人看昆陽之戰遊梓澤之園泰五家車
騎之隊檢萬國王會之圖而猶未若陟鄉
嫫之洞天登崑崙之冊府爲足愉快而滿
志也丈夫坐擁萬卷何暇南面百城此固
雕丘雜錄
序
士大夫之高致也然而菁華可掇而徒記
姓名譬諸沒人之龍淵也鱗介端車使
可頡頏照乘否乎即令照乘之珍充內府
其視懸幢海墀雨被四天下者差數爲何
如耶故百人之瞻舍利也其所見者不佞
矣將相之陳辟盤也其所取者不佞矣待
其人而後行予謂讀書亦有然者彼康成
車後裒然夜郎不亦戴晉人前之一呷乎

夫訓世之道則脩諸經治世之法則垂諸史古今之學盡於此矣而二者之外復有二端焉次之亦足以游泳情懷宣暢胸襟所謂笙簧六籍圍圖七畧者非歟至于研藏史而揖玄元繙貝多而追調御虛靜玄牝之地希夷帝象之先則出世之宗尤超然毘廬頂上矣或則獻疑曰太極多此一動遂使萬象紛然世返鴻濛星緯亦寂炯炯此中豈有一字子母乃爲蒼頡所役役乎予應之曰子不聞伊川之言乎何思何慮是有此理但言之太早耳不止束書不觀魯直爲笑至仙人而不識字是亦道華所揶揄不已者也或又進規曰雅言罕言垂訓萬世庸言庸德亦足以爲君子矣中人以上譬若曇華高語滋惑也何居予應之曰有是言也然而五經以易爲冠冕不

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乎此固尼山讀易法門也象先物表大暢埏風視興觀群怨投政端對之語何如且朝聞夕可與柱下天竺之道果可以淄澠判否吾非易牙正未敢知也予不佞攤卷忘疲未盡書生宿業每餐願悉屏卷帙而屢懣屢犯之餘依然故吾徐邈孟栢時一中之迎葉聞琴翩遷起舞故當不異人意矣向來南過秣陵北依帝轍趣蹏報國仁祠從倚殿角書攤者予也吳越之駕甫稅早已書廊緩步者亦予也以至輅車遊舫半載縹緲不知者或妄意爲陸賈之裝而不知其多遮眼故紙皆蠅鑽未出蠹魚爭伯者也即今年踰古稀而老人無寐五夜呼燈一編達旦群從執友每笑問予發篋揣摩尚欲南宮應試乎抑將以博學宏詞與諸

名士爭一日之長乎予亦啞然自咲而無以應也而痴嗜所鍾則又與雜說稗史爲多益海珍適口不必大庖幽蘭爲芳姚黃却步矣今歲乃得梁葵石先生雕丘雜錄一書廻環誦誦之不能釋手其足以淑世治世灼然著蔡無疑也至于出世之學偶一拈舉便是上乘吾嘗衡量前賢謂通明稚川兩君子百世上人邈焉不可復睹矣

雕丘雜錄

序

四

太平圖
藏書

何幸于尺幅遇之頓把浮丘之袂乎昔漢皇經營九有屬意有在此編亦不佞之關中也先生神情開美朗朗如百間屋而霽月光風之中蕭遠塵壺之外望而知爲閨風樊桐中人無疑也故雖通籍多年端揆是佐而鳴珂佩玉松風之致宛然百尺樓頭不必寄跡羅浮尋丹勾漏也所謂鳳翔千仞下視九鼎齊烟神遊八極之表白雲

先生携手待之者是耶非耶故其折衷六術提衡百氏鄴侯架上觴豆斯存而探驪得珠碎盤取印更有出于伊洛壇墀房杜埏埴之外者先生自此遠矣予登朝將四十年而謁告家居者二十年有餘閑中掌錄亦約得二三十卷而逡巡點定未及成書自是中散之懶尚未易瘳然亦可謂與先生同好矣而循省平生其相同者固不止一事也先生曾祖太宰公撫予二東而予先大父嘗按王畿也則同先生以丙戌舉南宮與予兄同籍而予與乃弟蒼岩大司農舉癸未也則又同先生官少宰而旋左遷也復與予同但先生爲王國鼎門昆從琳琅鼎貴此則予不及者一也予蓬心瓠落百無一長而先生大器樂樂飛黃龍友則不及者二也先生子姓詵詵曾孫濟

雕丘雜錄

序

五

太平圖
藏書

濟而予膝下寥寥則不及者三也宣武之
似越石得無爲女子齒冷乎至于不佞比
來禾麥不登黔婁分座租吏敲門重陽擲
筆此固當有獨長先生雖貧或不能不讓
予一頭地耳間嘗屈指海內藏書之家哀
然倚頤者以勝國言之錦江太史豫章王
孫其巨擘也閱其書目尚令食指欲動至
數十年內則有若退谷少宰樸園侍郎爲

離丘雜錄

序

六

太平
藏書

最二公已謝賓客書亦多半散逸矣今則
上党四世方伯常山蒼岩司農耳蒼岩廣
搜秘笈賓笏盡是陳農予往亦曾拜袂鵬
丘之下婆娑壽槐愀懷前烈而輶車猝發
未得寓目帳中秘笈每思乘興而北行吟
綠柳之廊飲馬滹沱之水造門而發藏書
請以十日卒業焉今者老病侵尋都無宿
志惟手此一編便似與先生羽衣黃冠薄

遊蓮渚開樽把蘭之亭捉麈高林之館訂
釋道氏之異同評南北宗之頓漸溯涸咏
懷伊人宛在矣不識先生以爲何如也

五雜錄

序

七

太平
藏書

小序

雕丘雜錄十八卷真定梁葵石先生所撰也先生以名進士歷官少宰對敷三十年一旦退隱於雕丘著作等身而雜錄一編其辭文其義博其稱名也繁而不越益會通易經而兼衷乎六籍之間故其述勝國之軼事關乎理亂者類書徵辭於今時者如春秋紀文行辯儀節者本三禮傳誌草木魚蟲之變化者象爾雅問錄諶詠其卜氏之序詩乎不遺於苗異怪詭帶瘳之事其左丘之翼經乎即

雕丘雜錄

序

太平國

其研析性命探討玄妙武分出於黃老之說亦肇端猶龍一歎而於聖學無畔於乎斯可以不朽矣先生仲子易齋大令手繕兼本攜之卞城謀剞劂以繼志而小子儀與校讎焉因感古來人文門地互有豐吝故虞卿窮愁韓非孤憤而衛霍鮮符采崔盧乏藻翰今梁氏自少保公楫建勲閣乘朱輪者綿延六七世其於言也各成一家車不勝載如冰川詩式史要編玉劍尊聞見君子閱日箋諸書風行海內而先生嘗鏤瘳史議東髮學文時讀之

輒心嚮往又憶客自恒陽來者言先生習靜雕丘屏絕塵務其息深深左圖右書莫能窺其厓埃雕丘者故少保公別業在韓河之西花竹蒙茸水石參錯古槐一株陰蓋十畝真喬木也庚申秋儀始得游燕南謁先生先生年七十餘矣神明逾王果有契於息形凝精之理稽康好鍛乃云若書妨人作樂豈識養生者乎先生芟彙古今說家及前朝名人誌傳各為一書皆數千百萬言雜錄所載尤為薈蔚觀者覽其歸趣法戒斯存游藝之餘與幾

雕丘雜錄

序

太平國

達化不但藉掖倚為多聞資叢譚之一喙也儀徒以文義測之其猶有夏蟲之見也夫壬戌春正月錢唐後學吳儀一舒鬼拜手謹題



眠雲閣錄

真定 梁

余舅王太常嘗言曾坐姚孟長生堂中去其內

室一間耳終日不聞一語及外先生令設飯殺

饌芳潔頃刻立辦亦不聞刀釜聲名士持家清

肅如此

好藥不離口好書不離手終須有益夢白先生常

言之吾家徵仕公每誦以爲家訓

范文正公與中舍家書云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太平閣

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吃

粥數匙並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

被二婿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

吃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

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

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

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

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

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吃

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

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此簡得

却疾之法病中讀此深爲有益

李貞伯書不苟作或時得意輒窮日揮洒不然經

月不一執筆

朱萬初得真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以為劉之

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悞後世因覃思而得

之遂以墨名於勝國時得食祿藝文館

熊經畧在遼東與長安諸公書言兵無可用而文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太平閣

武將吏又無一能辦之人趙忠毅公聞之曰此

書既出人人皆恨經畧經畧能持空拳破敵耶

將驅神將而徵鬼兵耶此當今之諸葛孔明也

其識量已如此矣况區區斗筭之人襍穢之子

乎後果敗事

魏瑞煽禍予讀王弼州皇明異事述謂王振劉瑾

握政本亂天下俱當乙丑丙寅間而王以己巳

屠裂土木墜以庚午剛於燕市相去同一甲子

私喜魏瑞敗當不遠以是語告之家伯祖函三

公公以告之斬春李長甫老師師遂取觀是書
番爲左券及丁卯莊烈皇帝御極旋定逆案魏
璫廢於故城較與振瑾適相符是又可增異事
中一段也

吾邑畫法殊少知者惟蘇昌齡大年竹石師蘇東
坡頗有逸致今其畫亦不多見

夢白先生曰僕之於書了不知惟其偶合者畧似
解人耳要之所書者亦可以知其所存焉

夢白先生與余家爲世姻且相契厚所貽手柬中

雕丘雜錄

卷之一

三 太平園藏書

多格言如云吾人必置身於雲霄之上而無與
塵俗相涉直任此語卽爲平地登天又云學不
厭多福不宜驟又云精神有限俗事無窮勞敝
無益不足以成忠孝智者所不爲也又云君子
必當事任乃可以立功德揚聲名入寶山不可
空手回也世人逞逞不得寶而落坑塹慎之哉
又云富貴如草頭露身名一壞便是陽間地獄
世道昏濁絕無知者簡珠墮沙石安能中自諧
此處定無巧妙之法又云人間作事非涼德人所

肯爲亦非薄福人所能爲又云世人以是非利
害爲二事是以得志則惟所欲爲而不知是非
終不可混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所謂生平作下
事沒典一齊來非虛語也又云居家之僮僕卽
居官之吏胥聲名所係亦非細事如此等語真
於身心有益可作語錄讀也

有人疏詆夢白先生先生方爲韓念橋令祖作傳
文思甚澁見其疏掀髯一笑文興頓發唾手而
成復爲詩一首示諸子比於梁上君子之戒此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四 太平園藏書

其襟期固白不同

邢子愿有東云古鏡其厚盈指許其小如茶盃以
下其花文獸面光瑩如銀或如漆如翠者方妙
有一種背面純素謂之秦圖亦妙品也開封乃
其聚處河南孟津一帶乃其出處古鼎鑪亦須
細花獸面翠色如翡翠者爲佳若樣製不類博
古圖止如尋常鎔金錫鑪者一錢不值也

李尚賓者藁城人也同邑董喜令娶無極王惟一
之女喜令飲酒賭博囊中無錢則毆罵其妻向

惟一索取惟一不與女懼不敢歸服毒而死於
惟一之家尙賓唆喜令誣告惟一於兵道行高
邑令拘問尙賓內不自安與惟一同至城隍廟
前自誓董喜令之詞如是尙賓唆使者惟城隍
鑒察之及令審問竟得真情旣而抵家尙賓遂
病云高邑城隍遣一將軍捉之氣絕其父兄共
議告王惟一尙賓復生曰我唆人誣告昧心發
誓神明誅之何預王惟一神明不可再犯也語
畢而死頃之又復生家人駭而問其故曰高邑

雕丘雜錄

卷之一

五

太平園
藏書

將軍縛我於樹上向他處捉人去矣頃之曰將
軍來矣叫號如有所苦良久而絕

楊忠烈公被逮北上函三伯祖同家君以書迎之
回伯祖東云從來忤犯權倖未有不受禍者祇
恨弟無益國家反若有損君德且移禍同朝因
以大傷國運卽死有餘愧此行一念不動儘足
自快然亦不願有此徒令臣子得名也辱翁注
念至於傷心酸鼻豈翁直爲此交情哉全國體
護元氣之意同鬼神鑑之矣載德而北殊快行

色但祝佳公子凌雲之器日進益而月不同耳
餘情未盡未盡回家君東云向辱駕顧我旅邸
何知已依依之雅確望台丈今年唱名玉殿太
史奏五色雲見也不意又遲却三年爲之惘然
然不愧科名終當屬台丈耳真切真切幸奸需
之好爲之不肖銀鐙就道矣原拚有此得仁無
悔但恨無益於國而徒有損於聖明畢竟是臣
子大罪也然且奈何此行二十四大罪定快報
復亦是常事但誣人賍私古人猶是莫須有今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六

太平園
藏書

竟是烏有子虛原念欲一字不辯但呼皇天后
土實鑒此心今要追贖家囊如洗罄變田產不
勾二千金又無售至此行借貸不滿三數百金
京中雜費如何支持一死不難只是磨折不過
可發一歎不肖已昇櫬同行無所不聽不肯向
人俛仰半字然我輩亦何苦必甘枉死至令朝
廷有誣殺憲臣之名苟有大義俠大豪傑能於
此中挽轉以全國體以護忠直正不必殫殫一
死爲高也遲日抵真定此日形跡亦宜避台從

可以無如常下顧爲妙心誠相照政不必形跡
拘拘草草數行未盡欲剖

夢白先生論文云凡作文立意欲高而以穩樞爲
至布格欲新而以冠裳爲至中間步驟欲奇欲
合音節摘詞欲妍欲典雅欲得快語接扣欲渾
成收煞欲健欲有餘音餘味每一文成以此求
之所得有幾不容不苦學不容不覃思矣

石文介公有熊峯集十三卷未經剞劂余家有抄
本文法秦漢詩學王孟至詩餘更婉媚有致確

雕丘雜錄

卷之一

七

太平園
藏書

是詞壇宗工皇甫百泉所選二冊實未盡厥美
也

萬曆三十年該福建巡按御史劉應龍題本年八
月二十五日夜五更時候觀見天上有一長星
頭大紅色尾尖白色初時發響一聲裂開中心
紅兩邊白自東邊飛過西南方圍轉一半未曾
全圓後身勢能動將紅色星一箇圍圍一半後
來不動漸漸影去又據聞頭墩水隊兵田淮報
稱九月初十一更觀見天上一星起自東南

方初山只一箇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燦爛霎時
變出共成五箇作一堆各大似碗俱血紅色一
最鮮明至二更被雲遮掩至三更只原一箇如
初血紅色至四更復分五箇血紅鮮明至五更
又總歸一箇大似米籬血紅色至鷄鳴又復碗
大漫漫散去

汪司馬伯玉欲編五車一笈其書自五經始除五
經免刪外周禮莊騷左馬國語國策荀韓呂氏
淮南兩漢書詞賦及各體文漢魏六朝唐詩俱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八

太平園
藏書

刻成一編子史則少刪其繁詩文則精擇其要
而釋道二藏中亦取其必不可不看者禪家數
本道家數本俱併刻之以爲心目之力斷不能
遍五車之多不如一笈之簡若此書刻成則可
以常携三教之書一人肩之足矣

孫月峯先生言易詩書乃三墳周禮禮記春秋三
傳乃五典儀禮管老列莊國語策騷乃八索荀
韓呂淮南史記太玄漢書文選詩紀乃九丘學
文者讀此足矣卽不讀穆天子傳等不記祈招

之詩無傷也

辛巳二月漕運總督朱大典疏言徐州旱蝗特甚
顆粒無收惟有白豆耐乾稍稍結實城南蒞泉
突生人面白豆五官俱備儼然人形一時相傳
呼爲人面豆又呼爲人頭豆

傳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
士輝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
宇冲邁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
頌八千餘言摠持辭義罕有其比邑乘未載錄

雕丘雜錄

卷之一

九

太平
廣記

出以示後人

西山民家婦其夫偶出夜與幼子睡土炕上忽一
虎驟至臥炕下婦畏懼無奈擲其子地下意虎
得一飽即去耳虎不食其子且見其子近竈下
火即以爪撥之隣人某者聞其子哭不已又不
聞其婦聲意婦有私往看之虎見其入門即攫
之去

西山有物形如虎腿上有血翅能飛而食人人得
之去其肉以草植如活者婦人生產見之胎即

下名儒生虎

男允模校

眠雲閑錄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十

太平
廣記

真定 梁 清遠 通之

宋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詞惟楊億陳堯佐歐陽修天子知其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

陳文惠有子十人孫四十人合伯兄堯叟季弟堯咨子若孫曾共六十八人女若孫曾五十四人而仕於朝者多以才稱可謂盛矣

子邑王伯中先生諱舉正仕宋爲觀文學士善書然未見其墨蹟惟歐陽文忠公集載一跋云右

雕丘雜錄

卷之二

上

太平閣藏書

觀文學士尙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蹟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殷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蹟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蔡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漢隸最佳者又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文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今俱不存或湮沒於荒煙鮮草中不可知也

隋李康清德頌碑歐陽公言其字畫奇古可愛字多訛闕又隋鍾耳君清德頌碑歐陽公言字畫非歐虞不能至二碑俱在九門廢城中

集古錄載隋鄭茂碑李百藥撰在鎮府北大墓林中

中大墓林今並不知其處矣又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不知在何所穎茂弟也或

雕丘雜錄

卷之二

上

太平閣藏書

在一處
唐陶雲德政碑歐陽公至真定見碑仆在府門外

命工掘出立於廡下筆跡遒麗今無存又九門縣西浮圖碑今亦不知所在

燕南記唐恒州司戶谷況撰專記成德一鎮事成

德軍卽吾真定也

吾郡後唐曾爲北都晉爲滑州順國軍今無知者歐陽公鎮陽殘杏詩雕丘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

來潺湲下自註云雕丘水在州西十五里以長渠引走城中以今計之卽吾雕橋也橋是丘字之誤長渠固在然亦不能貫城中惟老槐參天似猶文忠公時物

陸放翁詩村居景况一一寫盡可爲山林史但特有抑鬱不平之氣及浮誇自侈之談去此便與陶淵明何殊

王景玄棲遲環堵苔草沒階江湛舉爲吏部郎景玄與書告絕余素有棲山之願而一職羈紲不能投効益深愧之矣

雕丘雜錄

卷之二

三

陸深

范無忌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此言大爲有理乃有身經亂離而猶貪求無厭殊不可解也

文與可居官退而齋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暑不廢不趨時好不避權仇修其在已而不求其人在人安義與金然自得仕宦如此亦足自適乃今非懷朝而走權門卽酒食以相徵逐軟紅塵中更尋苦趣不知欲何爲也

史言梁伯鸞不因人熱而文與可詠梁景和詩云越公事勢炎如火獨有梁毗會忍寒然則冷澹是吾家風着足熱途謂之背祖毗烏支人隋刑部尚書

章衡字子平真定府澤沱河每春瀾漫爲民大患衡爲築堤以障衝突居民利之今堤尙在而無知爲章公所築者因錄出以示鄉人

長安有魏鄭公舊莊裔孫皆力耕無識字者是以陸放翁詩云我聞長安官道傍至今人指魏公

雕丘雜錄

卷之二

古

陸深

莊北方俗厚終可意一字不識勤耕桑余每期子孫以此不知能否

嚴滄浪人知其能論詩而不知其詩之妙余有其吟卷二冊詩百餘首畧無宋人氣味蓋刻意學唐諸大家者

呂新吾先生曰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審編屈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加之他罪三則爲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隣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蓋其

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蓋其過而甚其智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携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筭而夜煩勞十則爲臨死率心憂後人不能保守讀此十失言切中貪黷之念當爲少減

余邑風雅之士在元有蘇大年字昌齡元末爲翰林編修流寓江南作文有氣骨不喜衰颯竹石師東坡余木師廉宣仲詩亦流麗清新雷塘詩

雕丘雜錄

卷之二

五

太平閣藏書

云吳公臺下雷塘路錦纜牙橋行樂處當年玉樹後庭花夢裡相逢惜春暮君不見東家北舍人未歸落花滿地蝴蝶飛又雷塘春雨綠波濃古塚寒煙蔓草空斜日欲沉山色近行人無處問隋宮又長橋詩綠陰高樹映清潭一舸夷猶酒半酣最愛西城城下路長林煙雨似江南三詩置之唐人集中人莫能辨惜未觀其全集宋陳唐卿造曰昔人論南北學異古今幾不可易北方之人如拙者用富多才而後爲富若南士

之學富而爲富不少至內雖歉外若充足莫能窺之者良多用其才南北巧拙甚霄壤也寇田宋迄今五六百年來尙猶如此至今南人且不富而若富北人且不知有富矣

翟文懿公言百官者用於人者也吏部者用人者也職吏部者亦惟虛若心平若度人之有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有功者陞之無功者黜之使百官各蒸蒸焉僇力以集天下之事每歲聽其成而奏之天子天下之事固不必身自爲之也譬之梓人雖不親斧斤之用畫宮於堵出繩墨以督護衆工大厦成而功歸梓人衆工莫能爭焉爲吏部者亦類此矣

雕丘雜錄

卷之二

六

太平閣藏書

江南撫臣叅吳郡守怠玩織造奉旨重處而余擬薄罰主者頗以爲非夫織造細事吳郡正當饑荒緩之者賢守也賢守而以微罪去何以示勸且今後來者益急催科奈何

王黃華名廷筠金泰和間爲翰林修撰書法二王及米元章刻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號雪溪

堂帖十卷

吾郡馮內翰名璧字叔獻金崇慶間爲同知集慶
軍節度使事年甫周甲子到官不踰月卽請老
歸歸而隱於崧山明窓幾几危坐終日琴尊硯
席翛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
口武與之倘佯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所
釀酒名松醪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
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木食人語覺僞兒
販夫塵土氣爲不可嚮邇山多蘭每中春作華
靡丘雜錄 卷之二 太平 藏書

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諸公以香韻高絕者爲勝
少劣則有罰謂之蘭蘭會如此高人韻事何謀
米顛倪迂但無表揚之者遂爾無聞嗟乎叔獻
猶顯宦也况山林隱逸哉
鍾人李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
鎮之園閭中而庭宇高敞有堂曰清閑趙開閉
李之純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必盛爲具館
之貳苛蘭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茶漿之戲窮
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後

藤避亂居陽程清閑之樂掃地騰又爲友山亭
竹木滿洲迤出塵外元遺山有記甚佳

龍宮伐木數年一舉烟家桂衆戎親見舉時大水
木自邊外漂入崑山口由濠河入海夜有二燈
前照軍人檣採至伐木處拾有遺斧如月形今
尚藏濠州庫中

男九桓校

藤亭漫抄

藤丘雜錄

卷之二

大

太平 藏書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宋制大臣有其子孫入官而請入殿扶掖者有爲門客乞官者有爲其管勾墳塋得力乞遷補者雖待大臣甚優而因私事以干公家亦爲非理明時則無此

唐宋掌制爲士林美事余家君先叔都諫公俱爲撰文中書舍人掌草制余爲司封郎適給屏諸公以其事未易辦上疏委之銓曹余遂草制

離丘雜錄

卷之三

宋

太平興國

百餘道不過依樣葫蘆今上親政部疏改正乃仍還給屏

古人用茶法必以泡今北方不知用法惟以潑瀉夫瀉以鹽液得名不知何人創始也余得泡茶法於故書中試之良妙蓋茶湯有三候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繼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盡消得此三候投茶於水香液之味始全然旋泡旋用停久味過則不佳矣崔仲鳧洹詞記安陽張士降爲晉州判官有御史

惡其抗禮渾水將汜真定堤御史曰判官能完之否張命楫筏比次堤下水觸木輒通此事吾郡人無知之者亦未見載記渾水實爲郡害此法亦可權救一時也

神宗黜貨凡餉銀皆收入內庫遼事方急鹿太常善繼爲民部郎以金花銀竟充遼餉神宗大怒中旨鐫秩時大司農李汝華閣臣方從哲冢宰趙煥戶科官應震等督餉少司農李長庚河南等道房壯麗等交章伸救不下二十餘疏雖未

離丘雜錄

卷之三

宋

徽宗

得俞允而是非昭然今謫降人無敢出言救之者豈世風之日下乎

李中麓論書以蘇雪簑爲冠而許龍石翟青石張雲谷曹晴峰張蒙溪羅海嶽馬竹湖叔侄俱可稱名筆論善畫者則舉蔣子成李在王田丁王川汪質鍾欽禮王世昌葉澄夏芷陳憲章石銳張暉史廷直劉俊袁璘鄔亭山郭錫楊茂生陶仰山劉後莊呂思李本仁范行甫陳莫之諸人與文衡山並列乃數十年來諸君書畫未經一

見卽諸論書畫家亦未有言及者豈如許多人而俱湮沒耶抑余聞見未廣而不之知耶聊紀之以俟異日詢之賞鑑家

高則誠作琵琶記開闢謝客極力苦心歌詠則口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腳點樓板皆穿積之歲月然後出以示人今人有所作苟且草率以速完爲主乃欲遠過前人胡可得乎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中秋道山崩成坑更於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

雕丘雜錄

卷之主

三

太平圖

舊時按臣行部必有訪察除大奸巨惡以安百姓至要務也初則民間甚畏之後乃被訪者株連蔓引嘗至數十餘人則勢不能皆實勢不能皆實則不得不從輕輕則民間視爲故事而不之畏矣且有積猾巨奸彼此結納專以賣訪買訪爲業招權納賄假手報仇無所不至州縣小吏莫敢誰何在江南有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有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嗚呼僥倖者有所憚而良者有所恃豈無法以處此乎

昔人有刑罰約束最爲詳慎司法者不可不知敬錄於此

省刑約束 一律例原無宜省刑四

條 勿用磨菇釘枷號勿用數百觔三四人

立枷勿用帶根板水缸杖生樹勿用磨箍竹箠

嘴掌背花 二倫理當重宜省刑四條 父子

兄弟告者恕父兄刑夫妻尊長告者恕夫與尊

長刑妻妾替夫誣告者省妻妾刑子弟替父兄

誣告者恕子弟刑 三刑流防過省刑四條

先加撻者後莫撻人加撻者我莫加撻已刑下

雕丘雜錄

卷之三

三

刑部

體莫刑上體撻已輪者莫撻麻家 四情偏防

道省刑四條 勿偏聽原被告加刑勿過疑證

佐加刑勿出我聰明加刑勿怒人強項加刑

五避天時省刑四條 旱荒宜省刑寒暑宜省

刑霜雪宜省刑節令宜省刑 六體人情省刑

四條 屍親宜省刑救尊長宜省刑訴冤枉者

宜省刑口訥者宜省刑 七人可矜者省刑四

條 老少者宜省刑飢寒者宜省刑病初愈者

宜省刑殘廢篤疾者宜省刑 八人可疑者省

刑四條 官長宜省刑生儒宜省刑婦女宜省
刑賊情曖昧宜省刑 省罰約束 一省罪內
罰四條 勿輕罪已擬而又罰勿重罪輕擬而
加罰勿改無力贖爲有力贖勿改輕罪贖爲重
罪贖 二省罪外罰四條 勿因事白罰富民
勿者短明取罪民勿罰紙穀收折價勿受賄賂
故出入罪 三省錢糧罰四條 勿取常例寬
限勿取重收秤頭勿染投櫃拆封勿畜多派大
戶 四省里甲罰四條 勿明徵會銀暗用里
甲勿里長輪支又派股實勿用銀多而累管支
包補勿用銀少而令行戶出物 五省指公費
罰四條 勿指迎送科罰勿指來朝科罰勿指
士夫科罰勿指截糧科罰 六省指上司罰四
條 勿指上司取無碍銀罰勿指上司送長夫
銀罰勿指上司發獎勵銀罰勿指上司送節壽
禮罰 七省剋扣罰四條 勿剋扣船車官銀
勿剋扣各役工銀勿剋扣各行稅銀勿派取地
方土宜 八省紙穀罰四條 勿剋上司官銀

摩丘雜錄

卷之三

三

太平圖

倉穀抵數勿剋自理贖銀餘穀作正勿剋賑濟
銀兩發倉欺人勿剋修理公銀勸借肥已
李中麓論詩宜古有言何必拘拘於古者中麓應
之曰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
不古不成知此可以道古矣
康對山於書覽而不誦蓋悉其意而遺其辭嘗曰
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焉已矣譬
諸善飲酒者漉其醇不善者毀其醕下則糟粕
而已故上士常逸下士常勞觀此可悟讀書法
王遵巖嘗云飲客火不生須自飲食淡泊始故覺
不快卽謝客問書曰惟飲水塞兌却聽以俟元
氣日復余嘗有痰火病藥多不効惟絕口不食
數日食自化火自退大抵人惟清虛則百病不
生所見或亦以此也
舊例巡撫官一年一次入京議事後多緣事不行
何文簡公謂腹裏宜三年邊方宜五年必令赴
闕朝廷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
以觀其底裡此最於政治有裨乃今方面且不

摩丘雜錄

卷之三

三

太平圖

入觀而况巡撫乎當事者所當急留意也

范石湖攬轡錄云澤沱河濶不減黃河俗名小黃河今澤沱當汜漲時濶不過十里及水落僅數丈耳豈今昔水勢有異耶

天下有理之理不可易而非人力所能為者三事一服藥治病一種子生男一文章取利第是三者相投則合而投不投皆不可揣摩奈何以人力得之耶

吏部有承鏡堂象宰長洲陸公所建而毛少宰澄為之記今之南大火房是也

歷上雜錄

卷之三

三五

太平國

明弘治間顧華王劉元瑞陳魯南王欽佩號江東四傑唐伯虎楊君謙徐昌毅祝允明文徵仲號吳門五傑嘉隆間屠文升袁永之唐應德王直思陳豹之白貞夫任少海王紹甫號八才子後王元美李于鱗梁公實宗子相吳明卿謝茂秦徐子與號七才子萬曆間李本寧屠繹真馮元成邢子愿董玄宰陳仲醇王衡亦號七才子

情話記

男允稱校

巡簷筆乘

雕丘雜錄四

真定 梁 清遠 通之

歸太僕弟句時好讀稗官野史太僕曰爾安取是笑曰嘻古自適而已吾有真我在六藝皆我長物也夫才不理世語不驚人而帖括終日徒自勞耳大塊生我為贅而我復多其枝葉以自整幾不達哉子勤苦終日異日能必凌烟子而天祿子乎縱可必吾猶不羨且未必也太僕不然後假蹇世路始歎曰我媿吾弟言

雕丘雜錄

卷之四

云

太平國

馮元成曰夫言簡則寡尤動簡則寡過交遊簡則靡損用物簡則靡滯檢身首務也何以能哉無欲則自簡矣此語殊有味

余為詮部郎見冢宰陳公每於發文憑口即高聲論眾曰人做官都求善地天地之善惡亦在官自為之耳如果為好官能愛養百姓百姓自然親附盜賊自然屏跡國課自然完納雖地方貧瘠而官之名譽日聞朝廷自有陞用豈不善乎如得善地劉民以奉上官民自不安而盜賊日

起賦稅日乏官不能遷遂致大亂者有之善地豈可恃也此言實爲牧民者之良箴

從來大司成多係翰林官陞補明時殷白野以太常卿陞禮部侍郎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其起家由郎署歷藩臬至大宗伯黃綰亦以大理卿陞詹事歐陽德以知州陞刑部員外遷編修俱非出身詞林者

陸文定公當濁世孑然絕垢人每以康濟推公

公曰僕性耽枯寂始如野僧無事坐室內則快

雕丘雜錄

卷之四

七

太平園藏書

稍涉事卽如執熱余性實與文定同居官遇有公事或有來謁者輒爲頭痛銓司數載困傲不堪及陟奉常始得少息然不知何日得遂初服消搖山林也

凡人欲有所爲必先有以服人之心而後可如段太尉之定亂軍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豈恃其才氣而爲之哉必素有以得乎衆人之心而無可疵之行遂能服乎人而人爲之用也明末余鄉徐中丞平日不恤軍士中軍王姓者更以剝削

爲事一旦流寇臨城中丞欲如張許所爲士民亦大感服柰軍士怨恨中丞方誓師指揮捍禦之事而頭顱已不保矣嗚呼節義果可襲取哉居官不可一日不讀白樂天詩居鄉不可一日不讀陶淵明陸放翁詩讀三公集則心無憂苦覺到處有以自樂庶於世味泊然也

撤巡方之議發之屢矣而皆不及張東沙公時微之議最詳東沙公曰政令紛紜各行其意有司無所適從一不便也苛責禮文諸司廢其職事

雕丘雜錄

卷之四

八

太平園藏書

而日候謁於門下二不便也喜怒任情賢否倒置致使黜陟不得其當三不便也擅行訪察濫及無辜而網漏吞舟之魚四不便也巡撫之官歷練老成於地方事無所不得問今乃恣爲凌駕動相掣用卽有釁畧一不得施五不便也有此五不便巡方與一日不可存矣霍文敏公嘗言罷御史之差乃可致理言雖過激未爲無謂今乃知其正有見耳

宋制官至宰輔多爲其女請封號夫女有封號不

知置其夫於何地謬亦甚矣乃賢如歐陽文忠公亦爲之何也

唐荆川謂近來作者如吹畫壺謂不知何調也畫壺卽小兒所吹泥鼓

唐荆川謂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謂其語奇格高余謂康節詩誠佳然豈能超唐人而上荆川此語有激而然亦非中正之論

紫墟儲文懿公收葬制域發視棺上變生黝墨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

雕丘雜錄

卷之四

元

太平圖
藏書

旁出二條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夭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有文隱隱未就削而視之深入木理

俗於女子有避月羞花之稱而少陵柑園詩中聯云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句雖巧而未臻大雅定非少陵得意句也

涇陽公論文謂有一定之體乃其所作第五兒念臣格誌全似祭文雖情詞婉切法誌之體遠矣

南唐書載契丹獵於郊晝晦如夜星緯昭然偶得一人問之曰此謂之晝日萬曆年間余郡曾晝晦非燭無所見是亦晝日也

王遵巖序唐荆川集謂吳之文學有公子札言偃千載後荆川追二人而與之並夫公子札言偃世稱大賢荆川卽負氣節能文章豈能與二賢比語云儼人必於其倫作文儼人亦須相肖文乃可傳如遵巖此言不幾過譽乎

陶穀爲唐彥謙之孫避晉祖諱改姓陶後遂不易

雕丘雜錄

卷之四

三

太平圖
藏書

識者非之

樊宗師所作甚少洋州園池記外又有蜀綿州越王樓詩序云綿之城帝獨歡掀明威瀾石峭馳涪瀨石陵凌紅棣簪天地送行癸壬且掬跼賜於西北蟠紅顏青越王正故爲樓重軒疊飛門窓蒙傘蹇蹇余始登謂日明昏晚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顯穠鬱銜蓂莢皆可察極旣索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崗斷暴遠近山嶮嶮若闕之東皇天

原開見荆山我其黃河潏然爲曲直淚雨落不
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目果星星過歸尙
悲不能解重爲詩以釋益不可顧謂郡中諸君
能無有意綴以華艷其念蓄云危樓倚天門如
闔星辰宮棧題薄龍怪洞洞繞雷風徂秋試登
臨大霄屯喬空不見西北路考懷益雕窮石瀨
薄濤濺土山杳穹穹昔人則爲游所適配顏紅
今裁茲之來猶校成歲功輟田植科畝遊圖歌
芳叢地財無取厚人室安取豐既之富庶能千
雄丘雜錄 卷之四 太平園 萬應文翁

男允榛校

巡管筆乘

臥病隨筆

雄丘雜錄五

真定梁清遠題之

漢之守令多久任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其在先
朝亦間有重人九年者惟寧州知州劉綱三十
六而任七十而歿仕益在州三十四年公太宰
劉宇之父也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于好音樂今胡琴
額上刻獸是其遺像驢毗好殺今刀柄上龍吞
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
雄丘雜錄 卷之五 太平園

蒲牢好鳴今鐘上獸但其遺像狻猊好坐今
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
其遺像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
赑屃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蚩吻好吞今
殿脊獸頭是其遺像

李文正東陽與人書有云僕嘗飽歷事故信升沉
得失之有命苟命之當黜者雖王公大人引手
推轂而不得當升者雖仇人怨家設阱下石而
亦無如之何此言誠爲有理錄之以見公知命

之學

變鴻臚病不能食一叟問曰汝欲食乎吾教汝食
翼日可空腹以來比至設飯肉各一器將就食
遽以手止之曰未可也取其飯以筯畫為四分
乃使食食下一口輒欲就肉又止焉曰未可也
如是者三盡一分使食肉一饜如是者四而器
盡復問曰尚能食乎曰能曰不可子姑去凡食
必準此為法及歸不閱月而食進往謝且問之
叟曰脾性惡膩汝未食而先以膩物困之安能
使之運而化乎後有人不能食以此法治之皆
差此亦理之必然也

雕丘雜錄

卷之五

二

太平圖
藏書

元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
一起至者悉命趙國全文定公館之禮意周洽皆
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厚資而遣之以勸來
者待賢如此其厚亦近代之僅見也

宋制諸臣官至執政得於贊側建剋度僧以薦先
福蘇子由為尚書右丞以任氏所捨伽藍請於
朝賜榜為旌善廣福禪院後又旋奪旋予此雖

優假臣下之義然於理有礙子由名臣亦復為
之且作墳院記以紀其事抑何說也

宋時士之進退不言行業而言命運范文正公憂
之謂非國家之美事明末不言行業而言門戶
已更可憂後乃並不言命運門戶而言奔競吁
可畏哉

張禹祖父光武以為常山關長注關縣屬常山郡
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城邑或即今之故
關也

雕丘雜錄

卷之五

三

太平圖
藏書

王介州言真定有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
白氣貫天余固未嘗聞此事其別有記載而公
述之耶抑事去公幾百年而遂湮滅之耶書此
以為吾郡異死之

蒲州韓相國在莊烈皇帝朝有人書御屏曰韓熈
家蓄鐵騎三千朝時莊烈帝與諸臣皆驚視駭
異而韓獨不顧莊烈帝因令內臣詢其故韓曰
有無皇上自知不必熈言內臣復命莊烈曰誠
然韓熈家眾不過數人豈有蓄騎之理雖其一

時君臣相知之深然而韓之相度亦可覘也一
世喚奴書爲不足貴余觀法帖中如吳琚之學米
元章王誨之學蘇子瞻俞紫芝之學趙松雪錢
溥之學宋仲溫黃省曾之學祝枝山俱能入其
室亦稱甲觀然則師法前人亦學者所不廢但
欲得其神理即可傳耳至吳原博之學子瞻竟
無一筆不似然亦不能出其範圍迄今原博書
猶人所共珍也

真定潭園之勝自唐已著歷五代至宋時屢見名

雕丘雜錄

卷之五

四 太平園
藏書

人題詠元劉靜修父隱居於此歐陽文忠公寄
田元均詩云莫忘鎮陽遺愛在北潭桃李正網
緝司馬文正公送李宣徽知真定詩云幕府事
閒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韓魏公和李侍郎
新瓶流杯詩云清潭時一望搔首莫能簪又答
李密學詩云遙知潭上酌多少插花人則其勝
况概可想見獨至明則湮沒無聞迄今父老亦
無能知其地者或在北城下恒陽書院後武楊
園是其故址俱未可知書此以告來者

詩貴氣格尙矣然唐人詩亦多有直述性情大似
宋人者如韋蘇州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人
亦說山老大登朝如夢裏貧窮作語是村中無
一字不真無一字不雅置之宋人詩中無以辨
又何必拘拘於字句間耶

王履吉書人知其行草法二王真行法永興而不
知其所學者實蔡孔目九達也余得九達書於
報國寺見其丰神秀逸用筆古雅深所寶愛及
閱孫少宰北海所藏名賢遺墨中亦有九達書

雕丘雜錄

卷之五

五 太平園
藏書

則筆筆三王而意致奇古間雜永興法益知履
吉果師九達者也蓋履吉原從學於九達云
孫少宰北海翁生平極服江陵之相業其論江陵
曰人之所以不服江陵者首舉其子擢上第爲
狗私豈知當二子擢第時神宗語江陵曰朕以
此酬卿勞苦此神宗之市恩也而豈江陵之逼
迫營謀而得之者耶余曰二子皆不世之才卽
擢上第不爲過奈世之過求何後王縉山中解
首人亦有煩言嗟乎今之項甲解首有如張懋

修張嗣修王銜者幾人

行取之典嘉靖以前有一歲一取者有間歲三歲一取者所取各官之俸有京官三年推官四年知縣四年八月者有通限四年以上者夫三歲一取則盈虛有不繼之候論俸懸絕則勞逸有不均之嫌自陳恭介公立法乃定歲一舉行為常而間有疏密則視一時之缺論俸京外一例以四年以上為常而間有淺深則視一時之人遂行之數十年不易

廉丘雜錄

卷之五

六

太平
書

舊制提學官極慎其選每儲才禮曹無非豫養慎擇之意故禮部司屬平時必慎加體訪及督學有缺量資擢授倘一時禮曹所儲不足周列省所用乃旁求各曹及方面察其品格覈其年資不嫻於文者勿用文矣行器窳者勿用文行並矣年迫衰者勿用是以終明之世督學多表表自建者以此也

明朝三年大察六年內察此外又有閩考皆緣權奸中傷異已陰錮顯逐縱未必悉皆碩士而無

事者實繁萬曆間乃定三六年正察之外不得妄請閩考永為定制

凡外官薦舉有三上之為疏薦於資格外超叙其次為咨揭薦於資格內酌量優叙其因地擇人為不時特薦隨時斟酌題請之三者善而用之皆廣厲吏治之術也今咨揭薦特薦俱不行矣三衙門舊例每年一內一外揆資陞轉無所軒輊至於有邊功有工功有海外差或管計典不論資俸間一升之名曰閩陞吏科掌印例不外轉

廉丘雜錄

卷之五

七

太平
書

至隆慶四年議准事例查其才力政蹟而酌陞之宜內者內宜外者外遂紛競無已人多借以逐不相能之科道萬曆時爭競益甚然而舊例終不能復迄今仍以酌陞為例其間實不能一一從公起見也

先朝中書有四一為中書科中書舍人在中書科掌書寫詔勅三甲進士選授大臣子孫廕授而舉人有軍功者亦間授焉進士舉人皆得與清華之選一為內閣中書則在內閣制勅詔勅兩

房辦事其臨生譯字生考授者職書寫誥勅及
膳擬旨加銜可至大卿而外陞者少舉人考授
者則代閤臣撰擬三年滿陞各部主事一爲文
華殿中書則專職書寫匾額對聯之類納粟者
多而考授者少一爲武英殿中書則專職圖繪
內臣得而統屬之納粟者愈多而考授者愈少
矣此二者名爲兩殿中書俱可加銜至卿寺一

男允梧校

臥荷隨筆

雕丘雜錄

卷之五

太平
藏書

今是齋日鈔

雕丘雜錄六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彭乘墨客揮犀云鎮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
不問貧富皆製新衣煥然滿日云一歲終惟此
日易衣雖甚弊不復易至來歲是日復圖一新
也且引沈佺期謫嶺表日詩云嶺外逢寒食香
來不見錫鎮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爲証近代
余郡清明節少重至寒食幾不復問矣何古今
之異俗乎

雕丘雜錄

卷之六

九
太平
藏書

白蓮教妖言惑衆萬曆時最勝自稱佛院主或曰
蓮教主其惑人之言云能知過去未來又能開
天門破地獄註生註死定陰間後世五代兒孫
臨死給一執照託生某子下第幾代第幾子有
經七大本名五部六冊又心經一張令人抄謄
傳誦又善傳香過氣秘術其教主男子稱爲佛
爹女子稱爲佛娘其黨共以十八人爲子每一
子會約三子三子會約九孫九孫會約二十七
孫二十七孫會約八十一孫總成五代共一百

二十一人爲一校十八子號爲十八枝各立一簿填姓名貫址其所認兒孫不許士夫子弟舉監生員定要有身家做生理人每子認足前數方稱功德圓滿立地成佛其來投拜必先見本枝頭將拜見銀送驗過仍還自封自收初止一二三錢後至十百千兩枝頭進告教主許爲第幾子第幾代第幾孫先拜枝頭爲父爲祖登名在簿始許執香立門外一日或二日方引參拜教主坐佛堂上高臺帳內枝頭先暗報來人銀

若干計幾塊今日吃何飯作何事引拜畢獻銀教主在內明指銀塊數與所食所作事果無差謬愚民驚服慧眼又稱受戒作福死後就轉人身爲某子某孫大富貴如心不誠及銀短少慧眼先見必遣陰兵打墮地獄等語以此易惑愚民數十年來累經刈除不能熄其焰也
曾確菴省吾草書學二王筆筆飛動李三溪孔陽行書流麗盡學戴文進亦自成家藝苑俱所不載何也曾楚人李武邑人

前人作詩皆出自己性靈卽學古人必曰戲學某人體或做某人體今人讀一家言無一字不規模而遂以名世是豈知古人之學者耶

先伯曾祖冰川公詩文直可追蹤何李所著于野記似有爲而發余恐其久而湮沒遂錄於此于野者取易同人于野之義也于野遇犬厥亦惟辜無怨惡爰作是記常山之野有至人者游神盤古之世挹清沱水之濱弄月吟風不作醒醒處士衿霞吸露自稱高潔主人一日曠然閑逸

樂爾欸乃早移芳武於茅籬遂徹青眸於中野升降上下樂野馬之細縕生長秀實究谷神之不死乃於是仰而睇俯而笑曰逸哉逃乎斯達觀之奇絕也性暢機融而爲之歌曰道渾渾兮彌大荒世融融兮壽而昌耕而鑿兮豫且康人蠢蠢兮擊土壤歌未既適有弱犬俯伏於前如哀而愬如附而旋至人憐之曰犬能從吾乎吾糠而食吾巢而安大俛而掉若領而領至人乃歸犬探其前比犬歸莊能解人意賓至則迎盜

來則吠至人愛之犬亦善伺至人之意而將迎之也推食則飽有教則從至人者豫謂犬爲能他日至人復之野而犬從之野有狡兔交如突如犬試其長一逐而噬至人意犬之歸至也犬乃長往茂林下顧至人至人曰嗟乎噫嘻犬負吾乎坐以待之犬乃不來紅輪就暮黃耳竟乖至人曰嗟乎噫嘻犬負吾乎至人歸莊五日犬來至人佯叱欲杖之犬不會意蓋滋次且徘徊總繼曳尾而去又數日有告至人者曰犬斃於野厥因爲何至人驚訝詢之土人土人曰犬前獲兔冀飽深林值狼視兔犬乃餒歸歸又復來伺附他人他人謂犬之有主也卒無留者犬終餓死至人曰嗟乎噫嘻犬乎斃矣寧犬負吾吾終不負犬也爰據諸禮埋之敝蓋而且爲文以吊之曰吾聞犬有人性世振其芳或狗而盧或獒而龐厥屬西金厥應婁方禮聞不叱詩詠其吠田文獲脫孔父其喪厥能滅火亦有傳書范睢警國韓信自況涖牲曰盟歎取其血鄉飲養

老其珍爲上不以無益而畜不吠犬著於人厥亦有光載聞周禮厥類惟三食肥吠靈獵則蹄長吾於汝犬不知爲何虛我之撫餵我之糠以短取敗理數之常竟蓋稱於博務而人謂之無良嗟乎噫嘻豈惟汝犬亦有士流人形狗腸機械變詐狡爲猖狂時窮則俛志得則昂剛而府禍傲而孽殃少恩薄德棄禮無方嗟乎噫嘻豈惟汝犬吾不汝尤而汝終有愧於天壤

元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升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令百

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勿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憤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陛承清光或大駕出宮則龐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元之優待耆老如此亦盛事也

吾郡元有張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長遂贅婿於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爲外舅

買妾覲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簡無幾何外
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簡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
貲以去簡力畱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
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君卽蘇滋溪先
生之外舅也

升菴時亦有楊門六學士之稱蓋謂楊弘山士雲
王純菴廷表胡在軒廷祿張半谷含李中溪元
陽唐池南鎬也六君惟半谷中溪俱有詩文行
世餘俱泯泯無聞欲以擬蘇門諸子難矣

陞立雜錄

卷之六

古

藏書

崇禎朝功令森嚴戊辰登極以後自閣臣大老以
至散員被嚴譴謫戍者計七百二十餘人然總
無救於敗亡治國豈在繁苛哉

元蘇滋溪先生真定人著有國朝名臣事畧十五
卷文類七十卷詩藁七卷文稿三十卷松廳章
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又有黃河原委遼金
紀年未及脫稿今所存者惟文類耳其餘諸書
或金匱石室中有藏之者宜覓之以爲吾郡故
實

瞻文孝公思著有鎮陽風土記是吾郡實錄今無
其書

吾郡西山有不灰木質柔色白水浸之可以爲泥
爲爐煮茗久之木同火熾火盡而爐仍舊但苦
無佳工成雅製耳

談詩者代有其人然皆不及歐陽公二語曰必能
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言詩至此已無餘蘊作詩至此亦稱極境矣

嚴震生常言人至老年好與人爭競者其人必多

陞立雜錄

卷之六

主

藏書

壽益好競則必血氣未衰此壽之徵也誠然
唐宦者仇士良歷開府儀同三司請廢子給事中
李宗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廢子謂者監何由有
兒則累朝之不予宦者廢典此明徵矣乃明時
內監敎功勳輒廢弟姪一人予做錦衣千百戶
此何典也

臺閣名言載左右枝梧無以對余謂前後矛盾可
以對之似此俱無甚意味而謂之名言何居
明會試遇癸未則多改期一以太宗靖難一以文

場災一以兵臨城下此亦天運乎是不可解也
鄒南阜公召還路過真定家君時爲諸生與賈生
恂以先世有年誼迎之郊外賈時衣絹襦衫甚
華整鄒見別無一語但語其家人云好襦衫我
那邊那有如此襦衫語終一揖上轎而去此亦
不屑之教誨也

嘉靖前凡知推治最召入理都察院刑獄在院六
閱月卽真御史萬曆已後則無之

家君常侍趙忠毅公公教以讀字書最爲有益余

雕丘雜錄

卷之六

其

太平閣

見今有名能文章而於字音讀尙多訛者甚矣
識奇字爲學者第一義也

弇州詩尙氣格力摹盛唐乃其有感詩出處頻年
尙屬人於今不出始由身留將頂相稱居士洗
却頭銜字道民一鍾隨身那諱死三餐度口不
緣貧寄聲無限同盟者苦海中問學問津又問
關詩虛自群喧草大還不多青眼畏塵寰由他
國士誰謀國若箇山人肯住山長病醫方無勝
懶漸貧生計莫如怪地爐櫓柚煨生芋風雨蕭

蕭且閉闔二作頗似宋元此或公悟後信筆所
成固自真切也

陳白沙可左言其格古人所無讀之大有裨於身
心可大可左左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場笑
唾百年不盡一瞬煩惱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
人達處一齊覷破歸來平青山還我白雲滿座
莫思量但高卧

姪允杰校

今是齋日鈔

雕丘雜錄

卷之六

其

太平閣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陸文裕公玉堂漫筆中言龍袖嬌民是元時方言不知其何等余在都下常見都人與人相競必自矜曰我龍屬嬌民也蓋言爲近帝后之民耳義取如此似無別說

余郡牡丹舊稱最勝韓魏公謝真定李密學惠牡丹詩云窮邊無處覩春榮咫尺常山似洛城會得主人將雅意欲教鄰境伏香名全開正美朝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六

太平開

霞色半謝猶含暮雨情只上賓筵共一醉也勝渾不見芳英蓋魏公帥定州而李公爲真定守貽之以牡丹魏公謝詩也至今人家牡丹較他郡獨勝余弟大司馬柏棠園更多異種

嘉靖間山人陳椿以啖菜法游士大夫間能祛滯已疾良效其法取生菜窠葉濯淨入沸湯中一過折其生氣用麵糜攪熟湯漬入甕中以黃熟爲度每常食後取啖數莖久之腸腑疎利山人則授以靜坐法納息下氣升降水火其坐法具

山人口語中不悉也

愚美二字今人常用之以爲最俗而不知其最古寒泥愚美其民是也

從古女子或以節烈名或以詞翰名而未有以道學名者惟虞道園母楊氏因叔父叅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卽盡通其說故道園與弟榮皆受業家庭學有源委

孫太初詩清新俊逸自成一派太白漫稿篇篇皆佳而余家所藏太初墨蹟有送別李遠菴北上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六

太平開

詩一首漫稿未載今記於此苦竹冷冷沙雨青秋風送別釣魚汀好持使節朝天子莫道江湖有客星北固雲回山歷歷洪沙龍鬬浪冥冥眼中經濟須公等殿上焚龍更典刑此作風調極高其予遠菴簡亦云非泛泛送行之作不知漫稿何不載也

金元時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旂幕障中

乃扇閉門戶甚嚴及掘鏡出光輝爛然一室
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穰穰無數
餘三方都無所見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
後俱如其所照者元祐之有詩紀其事此天
地間一怪物然何以有此則不可以理解矣
元遺山作王若虛墓誌言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
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事實誌載
未詳王若虛集記其論文有云凡文章有巧於
外面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通獨坐可
摩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國
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觀此則亦有學有識
之儒也

全真教起於金元時女几野人辛愿敬之曰其謙
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
又似大爲渾沌之術者數語足盡其妙能力行
此卽不能入化人之境澹然自足深於性命有
補未爲無益也

遺山集載鎮人李泰軍麟家世居竹里又李東垣
明之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則竹里吾郡勝

地也乃今竟不知其基址之所在矣豈與渾園
俱湮沒乎

馮具區真寶齋常課家常五事教子美孫對老婦
宴語娛小姬有客對客飲食隨宜不粗不侈除
此五事則居書室書室十三事隨意散帙焚香
淪茗品泉鳴琴揮塵習靜臨摹法書觀圖畫美
筆墨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觀卉木識奇字玩
文石數日一行者四事登眺山水尋僧訪知舊
有花時看花起居外每經月必行者一事展墓
摩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國
經時或半歲必行者四事祀先抽園了故鄉諸
緣省墳墓隨宜收買奇書或法書各畫五十前
必勾當者三事遊天台鴈宕諸名山置湖莊定
山中隱居所不償以上課者有如此日課
實足自快惟娛小姬一事損精神耗氣血非有
道之士所宜不如易以與群從笑談猶見友于
之樂也

張世傑吾郡人項下生癭甚大歷膺遇一人授以
彼家術瘦滿消又授以外丹吳小泉因買硃砂

遇亡張問爲吳姓大喜曰吾得異術師教遇口
姓人當同事今其時矣遂從小泉歸試之俱有
驗張而墨每坐久則紅飲食至多或不食小泉
嘗見其所授之師行如飛急行不能及後不知
所終

內中歲司農議生財欲令天下各衙門書手盡納
爲吏員余時爲侍郎力爭以不可今功令森嚴
凡衙役受賄卽發尙陽堡而人索其數十金彼
豈能有點金之術耶爭之不可得及疏上而各
省有以力必不能完求寬者部覆不允後又以
催督不力降罰各司道州縣官有差愆旣立法
不令受賄而反索其賄豈爲當耶

余在戶部會計本年錢糧入數北直等十一省起
運及存留兵餉鹽課關稅各省裁扣並白糧改
折銀共一千八百一十四萬二千餘兩出數各
省官兵俸餉米豆草束歲該銀一千八百三十
八萬五千八百餘兩又新增兵馬在京旗下王
公固山各官俸薪披甲月餉大兵喂馬往來糧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太平同
載書

草約共四百三十三萬兩以上共該銀二千二
百六十一萬五千八百餘兩較比入數共少銀
四百四十七萬兩零外有贖賤贓罰錢息缺官
俸銀罰俸住俸香稅等稅額外開荒援納監吏
等項歲無定額不在入數又採買紬緞布疋顏
料並賞賚各省災荒蠲免亦無定額不在出數
黃學士文獻公懷友詩云歲暮山林瘦只一瘦字
盡出殘冬蕭寂景象誰謂元人無詩耶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太平同
載書

文獻懷友詩云卓犖恒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
雨別四海弟兄心雪外梅花遠山中桂樹深定
知稽叔夜高興渡雲林恒山乃吾郡似爲蘇
溪先生作也錄出俟入郡采

丁酉開中司馬弟以字四軸送覽來書名祇有若
虛及御史大夫二郎書法詩學元章詩亦滿
酒有致非弘正問名手不能但念弘正諸賢位
躋御史大夫造詣如此未有不知其名氏者玩
其詩有生平寄興在京湖之句知其爲江西人
旣而翻閱獻徵錄見李士實字若虛乃知卽此

公也傳稱士實能文章善書法則若虛固一時
文士特以其從寧王爲亂故人皆惡其人並賤
其詩與書耳嗚呼人豈可不擇所從哉

梅孝子應發居吳郡閭門市中母有疾剔股肉以
食之疾良已他日母又疾醫藥不能効乃露立
北而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
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割焉而開若
放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軸星不見
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二

太平
藏書

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
詰旦母平復如常孝能感神明一至如此虞道
園有序黃文獻有傳並傳此事定非誣也

元朝大臣父受封亦有有謚者李文忠公孟曾祖
執追封韓國公謚康惠祖昌祚任潞州招撫使
追封韓國公謚文靖父唐任畧陽縣尹追封如
祖謚忠獻前此未聞也

蘇滋溪先生三爲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章凡四
十五上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爲急所劾

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自世臣耆德以至
草澤之士不遺也昔之臺諫如此今諫官有蒞
職數年而僅上五六疏者亦有畢世未薦一賢
者吁可慨也矣

京師人家每雨天謂之酒色天蓋以其可以酣飲
偃臥也

高少宰念東詩思敏捷援筆千言立就予所深服
嘗於大司馬弟席間余問聞少宰曾作佐銓五
君詠可賜教否高實未作云有之次日卽以爲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藏書

余作者送覽乃卽席間所談余之情事云梁公
清廟器水鑑群材堯學道索玄珠而不廢燕婉
三黜了無驚譬若手舒卷自言困諸生念載安
習坎青衫塵土中老驥大行坂意氣久已平松
苗何長短惟憶雕丘莊映水槐陰滿樽酒誰行
歌誓將單騎返詩清老似少陵五君者實抵杜
純一隆平董福兄香河袁九敘及公與余也蓋
皆任天官侍郎相繼降黜者

元時釋道二教頗盛道教如吳閭閻輩朝野崇奉

無殊王公卿相而大臣子弟亦多有從其教爲弟子者至釋教更異郡縣所置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儉從之盛往往取守令而其上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此亦朝廷之上有崇尚之者而因使異端得志如此

陸氏家制以田疇所收除租稅播種蓋屋播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穀米逐年增置倉廩不可變易錢銀輕貨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爲十二月之用閏

廉正雜錄 卷之七

月則分爲十三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奢所餘者別置簿收管爲伏臘裘葛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居家苟能如此豐則豐儉則儉終身無患貧之事便免免首于人何樂如之而無奈人之不知節也
靜中之樂無過讀書病中之樂無過調息讀書可以益智調息可以延年旣以娛情又且有益人何憚而不爲乎

倪鴻寶先生五簋享式云飲食之事而有江河之

憂我輩不救誰救之者天下豈有我輩客是飲

食人詩云以燕樂嘉賓之心此言嘉賓以娛其

意孔作盛饌列驚七製作之驚之是爲逐客然

則約則爲恭悌反章慢譁衆往謀條爲食律八

饋載詩二享廣易天數地數情文已極彼君子

今墮肯我適文以美名賞其真率一水一山清

音下物兒心最難能飲一石 五肴 二果

二蔬 湯點各二 飯釘十餘 酒無笑 二

廉正雜錄 卷之七

客四客一席不妨五六惟簋加大 勞從餽餘

酒人一觴武錢百文舟輿人錢五十此式近亦

有行之者人人稱便錄以示後人不第愛其詞

之古也

蘇伯修有滋溪先生集吾郡未之刻也元詩體要

中載送任君玉西歸詩一首云薇花曾見照青

春今日都門又送君入蜀使迎知知知渡海人

識舊將軍琴聲彈却巴山月馬首披開錦脚雲

見說西州民事簡客來多誦長卿文詩自清逸

確是前元大家

余所見文章之士敏捷無有過溧陽陳公者公過余郡人求題跋展卷濡毫直書娓娓千言或數十言不事思索書完讀之照應起伏一一有法渾乎歐曾大家之文不知何從得此

景泰十才子劉御醫溥湯泰將胤績晏御史鐸蘇雪溪平王處士淮蘇雲壑正沈倅侗恩蔣淮南忠蔣務本主孝其一戚里王貞慶或云洞庭徐震叔重也又云鄒御史亮亦與焉

雕丘雜錄

卷之七

蘇平用

黃文獻公集載龍泉湯氏置義田以

族共爲

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與錢三千婚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約倣范文正公之成規凡族衆者皆宜有此而近未有行之者是亦世道使然也吾宗貧人不少當有此舉

不知能遂吾意否

元官制有諸色人匠提舉有諸路金玉人匠府總管副總管有金銀器盒提舉有瑪瑙提舉秩武奉議大夫奉訓大夫或將仕郎承仕郎積階或至嘉議大夫俱士人爲之嗟乎以製器之事而崇重如此甚矣其好尚之殊也

太家脈訣出於蜀之青城山王朴仙翁而歛人張子元子發嘗授其書傳至楊上善而發人張去非得之其術以切脉知人吉凶貴賤壽夭言率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元

蘇平用

奇中人遂以張太素稱之云

王鑒儀有弘治間李東陽賓之及一時名公冬日賞菊詩押韻以騎字殊辭佳句至陳玉汝璫云分詠冬初菊拈花押韻奇群公吟已了到我竟無聯似不成句可見險韻之難也

宋梁師成以小璫得幸竄名進士籍中一時無耻之徒亦認爲同年張邦昌亦舉進士後乃僭僞楊石淙歸田詩有天地國恩慚未報夢回雙闕可能安之句李空同評曰用世之志雖老不衰然

活澹之趣少矣空同爲石淙門人直言若此真古人之風也今人以過失相規動成仇怨抑何爲哉

方從哲在內閣寧晉劉文炳爲給事中舊例內閣與給事中各刺稱知生時給事中勢方張文炳憤憤不平因與方同刺稱晚知生兩人爭競形之章奏未幾劉謫遠方趙忠毅公爲口號嘲之云黃門黃閣苦相爭一旦炎方萬里行此去投人青脚色那能復用晚知生

雕丘雜錄

卷之七

辛

太平園

元薩天錫別江州總管眞定王克紹詩云我識文章王太守不知幾日上潯陽琵琶亭前好明月香爐峰頭多夜光吟詩寫字午衙靜打鼓勸農春社忙萬一公餘頗相憶寄詩應到荔枝鄉讀此則克紹一風雅士也錄之以補郡誌之闕元趙子昂寄題眞定明遠亭詩云未到新亭上先題明遠詩雲間歸鴈小山外夕陽遲薩天錫春日鎮陽柳溪道院詩云城外青溪出洞門道人歸去日長曛柳花滿地無人掃隔水遙看是白

雲通鎮陽城南觀音院詩云柳色暗藏溪上寺露華偏濕水邊僧門前天映荷花滿出水遊魚夜戲燈觀三詩則知明遠亭柳溪道院城南觀音院皆吾郡勝地也今俱不知在何所

唐有賜孤魂及第之詔蓋憫卹科舉不售士子也歷代無行之者惟明崇禎時蘇松巡按祁彪佳奏准贈舉人張靖孝先生與歸朱兩先生皆翰林院待詔益三先生皆篤行有道之士贈之以風廟後學云張名基歸名子墓朱名陞宣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太平園

宋制婦女冠高不得過七寸廣不得踰一尺後漸至有長三尺者登車輪皆側首而入今其冠制已不可考但如此之高亦可謂奇形異狀矣明時萬曆以前女冠高未過尺即以爲異其後數歲一變漸低至一二寸及崇禎朝則祇飄飄一葉矣時尙如此雖力維風化者不能改正老學菴筆記云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葉邱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臨濟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太尉於城中拾宅爲

寺亦以臨濟爲名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
燕魏錄載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皇太后
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與豈所
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自宋至今又五百餘
年卽臨濟院安業坊俱不可考矣惟有村名大
臨濟小臨濟在城東或卽其故址耶

小說所載宋人謂見刺字如高郵蔡觀手狀如廷
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
討張來狀稱地壘稱官職稱字俱極大雅今制
如養生侍生通家年家之類何其俗也至有湯
湯小學臺末臺薄之稱益可笑矣此一改正如
古制亦甚易事但恐不知者返以爲笑甚矣古
道之難復也

南箱雜記言楊州陳亞真率無威儀知越州時游
鑑湖歸必敲鐙代板潛唱亦其性也余所見晉
人周■爲無極令余兄弟邀飲賓朋全集胥
役林立周居上座唱昆腔曲終飲一爵笑談自
若毫不慚沮此亦亞之流乎

陳白沙言卜塋兆當須好土深掘不及井泉無害
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
吉乘其惡者則否葬法淺深之不同如范起鳳云
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說
亦有理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
龍若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程子以土色光
潤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莠法此不
易之論也

姪允襄校

南箱雜錄

卷之七

附影雜識

承榮錄

真定

梁丘 八

范蠡去越遺大夫種書曰蜚

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

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

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

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

王試之種自殺引翁曰此種自殺之也越王素

多機智而諸臣又多以機智相尙安得不令王

疑諸臣之以機智欺已也種見蠡書即稱病不

朝素無病而一旦稱病自動越王之疑矣又有

人選之安得不信爲種計蠡既去種無隨而即

去之理顧晦以待時或如郭子儀廣置田宅以

自樂猶可自全也七術用三以平吳而即用其

一以自殺爲人臣者又何貴用術哉

余爲光祿少卿厨役領糧皆以季終移文支領初

因厨役多老耄不堪議換厨役而是時去領糧

僅數日余謂彼老耄革退固宜但已應役兩月

餘矣前此不革退而去領糧日期不遠乃退而

不得支糧得無太苦人乎或曰此而退諸役則

朝廷可省糧數十斛何不爲朝廷省此糧而乃

爲諸役留此地余曰朝廷視此數十斛糧猶之

滄海一粟耳而諸役視此糧則身家性命所關

也况諸役已久供事矣朝廷忍使無糧人耶且

既老矣病矣皆可憐之人朝廷猶當恤之而忍

令其餓以死耶即有人議此事爲破冒余願自

認其咎於是遂定議諸役以季終退而糧亦以

季終止

季終止

一日與親環溪論顏子三月不違仁余謂此必夫

子實見顏子止能三月不違乃作是語蓋仁之

道大如過三月尙能不違則顏子已臻聖人之

域豈止大賢哉且夫子大聖豈有立言欺人之

理後世影嚮之見入玄入妙總於聖道無涉環

溪是之

環溪言夫人經濟皆自性命流出余謂不然大所

謂性命者即人生最初天所賦予之至理古人

如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之道乃從性理中流出漢唐而下卽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輩其所謂經濟者不過智術耳豈真治天下之大道哉既非大道又豈從性命中流出三代而下以道治天下者少矣如以道則謂之道而不謂之經濟也是以六經中無經濟字

余性好琴而懶於學每見琴輒撫弄不已其聲雖不中律呂而亦泠然可聽昔靖節蓄無弦琴得琴中趣余不止得其趣而併得其音雖余之所

惟丘雜錄

卷之八

三

太平

得較靖節涉有形跡然實足以自娛也

史載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徧徧從門間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耻一至此乎拂衣徑去家君崇禎朝爲工部郎謁周振齋公於邸第同事數十人皆爲門者所拒惟選郎吳至與門者嬉咲拱揖門者微開半扉吳疾趨而入家君亦拂衣歸蓋吳趨炎附勢熟於相門家君惡其情態正與嘉問同意嘗舉此以戒遠等云

武問陸象山曰先生見用以何藥醫國象山曰吾亦用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武問何如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利瑪竇近言曰適遇難事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則在乎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其猶博塞之精者乎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此言雖爲有理而實有病蓋恐人誤用其智而致敗壞不可救耳余以爲聖賢之理必以安命順受爲正余亦觀乎博塞之事矣遇勝數則乘勝以爲之遇不勝惟惟有安意退避或節縮以待時如用智善運恐智未及而敗旋至所損者多無可奈何也

唯丘雜錄

卷之人

四

太平

魏廓園爲吏垣都掌科家君謁於其邸廓園延入內室坐談家君見其室中几榻之外無一長物宛然書生行徑極慕其清簡余閱其年譜自述其爲秀才時一歲束修止得十金以七金爲養家之費以三金買書因知廓園清德當其秀才

時已立根基是以居官能兼潔如此也今之爲秀才者卽數十金尙不足用日事營求而居官又何能如廓圖哉

今人所用圖書卽古人所用小印也漢人多用白文唐人多用朱文宋人白文朱文兼用而好用疊文粗邊或七疊或九疊明初乃尙牙章多用細邊粗字後乃用小篆極尙奇巧其文皆宗周伯溫六書正譌至隆萬間句雪漁梁千秋等出乃用漢篆講明刀法二子所刻幾埒漢章得者

雕丘雜錄

卷之人

五

太平間

珍爲秘玩

石林避暑錄記吳門下好強人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洛中王文安公則好強人論已詩一日余與家弟玉立值文安於傳掌雷家公携已詩數巨帙令余兄弟披閱公自指某首佳某首大佳一首未完又指一首目無少瞬手不停披將日落迫上馬興猶勃勃適余兄弟有急事欲去甚以爲苦聞其到人家遇知詩者往往如此此與吳門下何殊吳名居厚政和間人

夢白先生曰知與行原非二事如學射必操弓矢離弓矢而欲知射無由學奕必涉碁局離碁局而欲知奕無由此言雖至理然亦有病如謂學仕必臨百姓離百姓而欲知仕無由古來如顏閔之徒曾未從政謂之不知仕可乎

論語一書首言爲學卽曰悅曰樂曰君子此聖人最善誘人處蓋知人皆憚於學而畏其苦也是以鼓之以心意之暢適動之以至美之嘉名令人有欣羨之意而不得不勉力於此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師

雕丘雜錄

卷之人

六

太平間

大學中庸原附禮記中是以宋人引學庸語皆謂禮曰云云自明定爲四書而學庸乃不入禮記今禮記尙存學庸篇目文實不載焉
石人問太白子美俱爲唐詩人之冠而何以高新寧列太白爲正宗子美爲大家余對曰太白氣象雄逸不過得詩家之一體所以與高岑王孟並列爲正宗如子美則高岑王孟皆在所包羅豈可以一家目之也列爲大家正所以尊崇子

美云爾

余嘗言士人至今日凡作詩作文俱不能出古人範圍即有所見自爲創獲而不知已爲古人所已言矣惟隨時紀事或考論前人言行得失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筆之於冊如輟耕錄鶴林玉露之類庶不至虛其所學然人又多以說家雜家目之嗟乎果有益於世道人心卽說家雜家何不可也

雕丘雜錄

卷之八

七

太平國
藏書

昔人言楷書必帶隸法乃爲不俗吾見從來能書者惟褚河南得此妙王履吉晚年行草亦多用章草筆意遂更古雅信乎昔人之言不虛也宋朝官人有官觀之職卽大臣輔相謝事亦多有請祠者如王文正爲玉清昭應宮使向敏中爲景靈宮使之類不一而足此等似於理大謬夫宮觀所以奉神明不過一黃冠爲之耳儒者不得其職則去而豈可以黃冠之名加之至令史冊書云以某人提舉某官觀其爲不經孰大焉終宋之世無一人非之者何也

茅鹿門論文必以六藝爲宗六藝者六經也出司馬子長史記滑稽列傳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豈可以爲文也哉

唐有諱行錄記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祖父諱主司名氏此卽先朝之序齒錄也萬曆以前序齒錄所記亦不過如此是以傳之甚久至本朝登科者多載一時貴顯或爲伯叔或爲弟兄有一姓而盡一時在朝貴顯備書之者甚爲可鄙今遂禁不許刻

雕丘雜錄

卷之八

八

太平國
藏書

山東滕縣山中有黑鼠其色如墨人遇者一擊卽死其香不散幾如麝臍如再一擊死則無香矣此鼠亦可入藥京師鼠亦黑者死則腐臭無他異也

修德而至聖人學道而至神僊此皆實實本有之理不虧其性命之理卽爲聖賢無損其性命之實卽爲神僊但人拘於氣稟染於嗜慾遂無能至此耳至於佛之教過於深玄吾不能窺其涯

際也

陶詩云一往便已得何事復狐疑此亦自決歸去之言想其未決時亦不知幾費躊躇可見勇退之難也奈何以之責常人哉

趙中丞兆麟在諸生中學業無可稱偶以春秋入鄉闈閱春秋者爲富平令賈某閱趙卷未畢偶西安司理王君松茂至把卷翻玩曰此卷亦可中賈爲王之屬吏且同年也疑王有他意遂取中趙卷其文實未佳出闈趙謁賈賈令趙先謁

莊止雅錄

卷之六

九

卷之六

王謂王實取汝及謁王王則茫然不記有是事趙爲孝廉數年未得中甲科後以國亂爲儒防禦使王師入陝委趙爲巡撫後敘投誠功得實授撫治郎裏趙至襄所居公署乃流冠所據之公署也偶其僕從移石槽喂馬槽下有金銀數十萬趙盡掘得之家遂大富移疾歸里趙一生功名富貴俱得之無意中信乎人生有命何必營營乎

明季間臣俱自餽食多以豐腴相尚惟徐公尤敬

日以米飯一盂鹽菜少許置之衣箱中饑則取食餘以食僕從程公國祥日食鹽腎一具燒酒一壺而已

鄭相以偉學極輿博至臨政事則不達一日票本內有何况云云等語鄭以何况爲人名即票云何况著議奏上覽之大咲因而罷相人遂呼之爲鄭何况

李忠定綱人知其才智之雄深事業之光顯而不知其文藝之優長無論書疏晚暢時務思如湧

莊止雅錄

卷之六

十

卷之六

泉卽其詩亦清深雅麗可以追蹤王孟

張太宰瀚與人書言人生處世君子當其難小人當其易余不以爲然夫君子於功名富貴付之天命任人奔走營競無所不至而君子澹然至聲色貨利一切耗人精神之物君子俱所不好而所樂者節食飲差爲易辨卽至殫忠竭節禍患之來君子甘之如飴亦以爲命所宜爾則君子何難也故昔人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若小人日夜憂虞卽當富貴時而患得患失天君豈

能一刻暇逸此豈云當其易哉

家兵憲常侍董文敏公有以文敏屬字質之文敏者文敏連呼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而罷因悟論書法者當先論理理即長短向背血脈精神之謂也今學書者不於理求之而但摹仿其形似何能及古人哉

夫人所自出者為母先母而配父者為前母後母而配父者為繼母為人後者即母其所後之母而前母後母同於已母則曰本生母庶子於父

離丘雜錄

卷之人

上

太平

之正室為嫡母所自出者為生母正室所生於父之諸妾為庶母已失父父命諸妾撫育者為養母後人不明此理多有混稱有登科第而稱所後之母為嗣母者又有本生母而止稱生母者又有父本無嫡庶而稱母為生母者又有有前母繼母而於已母稱生母以別之者大為可笑明季一甲科登齒錄為叔父後而稱嗣父嗣母於已母則稱生母並不及父一仇家糾其以已母為叔妾干犯倫理遂以此罷官終身不齒

於人則母之稱謂可不正其名哉

塞外有禽名沙鷄鷄形而鼠足時臥沙中故名凡

西北蠢動則是物先至邊人亦呼為信鳥

饒陽李文正公昉余邑李參政公至為詩俱務淺切效樂天體有二李唱和集行於世見青箱雜記

宋張文定公齊賢嘗有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

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已直

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此作誦之

離丘雜錄

卷之人

上

太平

可作箴銘大有裨於身心他人咏一草一木少善便膾炙人口而此乃無人知者詩果但以雕繪為工耶

姪允構校

采榮錄

飽卿談叢

雕丘雜錄九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周德卿先生有云文章以意爲主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駭其所役主強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近日作者之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其巧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此論最得作詩文肯綮至論詩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十三

太平圖
藏書

云頸聯領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此實有未必然者蓋作詩亦有首聯論事而次聯卽述景者豈能拘拘如所論哉

蕭閒憶恒陽家山詞有斜川三尺玉王若虛謂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蕭閒是金蔡丞相松年別號蔡吾郡人高雅有蘊藉小斜川今亦不知在何所計今去元不過三百餘年而勝地

韻事俱不可考惜哉

北潭有漱玉堂府治有恒山堂俱極壯麗見王渾南文集

元時余郡有孝友之家曰許氏兄弟輯睦爲一鄉最其居室之南生瑞竹由地而上十二節而中分爲二又六節而復合一時士大夫謂其有致之也多賦詩以美其事渾南王若虛作瑞竹賦

王渾南居郡城日在雕陰或卽今之雕丘乎以此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十四

太平圖
藏書

徵之雕丘固昔人隱居名勝之地也

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擷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以準繩欽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勿同若是者所向如志敵攻無勑可以高視而橫行矣

林下四友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及王從之若虛也四人皆東垣人俱在里中行必偕

晏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
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
常約他年爲林下之游且各爲別號以自寄從
之號備夫子升號澹子士衡號在生晦之號放
翁四子固金元時吾郡高曠之士也今無著作
可見第見之於若虛林下四友贊晦之又號放
心

王渾南白髮歎真切有味讀之可發深省偶記於
此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髮罕驚且吁謂我
應速摘我時咲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
毀棄無足惜况爾毛髮間乃欲強修飾畢竟滿
頭時復將安所擇

摩丘雜錄

卷之九

主太平間

渾南自號慵夫有詩曰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
苦送朱顏時人莫咲慵夫拙差比時人少得閒
熙寧中上召明道先生問所以爲御史明道對曰
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擬拾臣下
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此雖忠厚之言然論御
史以糾彈爲職群下之長可不問而短可不言

乎舍群下而獨責君父亦非人臣之正也

王若虛焚臚誌或亦寓言也緣爲吾郡故實錄之
左方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生賴鎮陽
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穰小數靡不爲
之竟無驗既久怪誣之說興適民間有產白驢
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
輒散不畱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
以附帥聞以爲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於府
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
摩丘雜錄

卷之九

主太平間

預焉吾生不幸爲異類又不幸墮乎畜獸乘負
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
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冀斯
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
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
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僉之旱也爲伐邢之
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
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蓋亦求諸是類乎求
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水

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或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爲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憚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宋劉耀卿爲司諫雅愛處士李漬之爲人漬終公陳其高退之行詔贈漬著作郎夫爲司諫而不

廉丘雜錄

卷之九

七

太平國

忘故舊固耀卿之篤友誼乃以司諫一言而遂贈處士以著作郎亦先代之盛事也宋時如邵堯夫林和靖沒後俱有贈官之詔其重恬退之士如此士安得不重志節耶

顧東橋左右二警辭俱有益於身心學者不可不書置座右左警辭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警辭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居以自全

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齟齬以示拙

黨承旨懷英嘗夢作一絕句云矯冗連天花春風動光華人眠不知眠我佩絳紅霞語俱奇杰不知所謂卽黨亦不能自解豈真譔語耶

蔡丞相松年有書名其子珪字正甫璋字特甫皆能書其筆法如出一手前輩之貴家學如此

楊孟載有句云十畝桐陰閒鼓瑟一窓竹影靜焚香余極愛其雅潤後觀王黃華詩有十畝蒼煙

廉丘雜錄

卷之九

大

太平國

秋放鶴一簾涼月夜橫琴乃知孟載從此脫化可見前人作詩如得佳句亦不嫌于蹈襲也史御史舜元名肅素尚理性之學晚年頗喜養生謂人可以不死嘗欲棄官學道而竟不能詩甚新警有咏北潭詩云竹陰松影玉葱籠十里平堤一徑通碧水乍開新鏡而青山都是好屏風寒蟬高鳥清愁外折葦枯荷小景中酒力未多秋興逸夕陽聊貸半林紅北潭余郡勝地也史金源人

金明昌間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畫夜放光明合河劉蒨文榮六歲有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徵伯祥七歲被旨賦鳳凰來儀新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盡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惟莫州麻知幾九疇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後以趙開闢薦應奉翰林文字以詩名於世

段繼昌白水人自號適安居士性好酒名酒曰黃嬌蓋關中人謂兒女爲阿嬌繼昌以酒比之故云
迂齋先生周馳有鼓子詩云勿以微才棄安危任不輕誰憐一片小能使四方平几案由吾正樂孟免爾傾何當遇夷坦沈默更何營鼓子不知何物觀詩意似穩卓之物今名穩子也詩甚清

切而寓意深遠故錄之載私諱反支起也

金易人田特秀以進士爲轉運使有詩名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俱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永寧游彥哲調汝州司候將之官問爲政於宗御史端修宗曰治心養氣而已彥哲不達宗曰子寧不知此耶治心則心正心正則不私養氣則氣平氣平則不暴不私不暴爲政之術有愈此者乎

余邑金時有王之奇士衡攻雜學屏山目爲怪魁邑乘未載
余邑狀頭金承安中有李著字彥明高才博學詩文得前人體工於字畫頗尙玄言歷官彰德府治中城陷死節中州集載其觀音院書閣詩云明巷蓬蒿一尺深小軒岑寂似山林鳥聲落枕有高下山色闌人無古今客裏三年侵老鏡床頭一易浣塵襟晚涼癡坐忘言裏滿地西風白

玉簪

黃山谷論鹿性云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故能制毒散諸藥也山谷與王子飛簡云學書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不爲俗書此論操觚者不可不知

漢時買買下手書宋時畫指券卽如今細民棄妻打手舉也宋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江南田宅亦用手摹

雕丘雜錄

卷之九

三

太平
廣書

李屏山序劉西崑集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聲發而爲言言中理謂之文文而有節謂之詩然則詩者文之變也豈有定體哉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致也已矣何後世議論之不公耶齊梁以降病以聲律類俳優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讀又俚俗之甚者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此可嘆者一也李義山喜用

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號西崑體殊無典

雅渾厚之氣反晉杜少陵爲村夫子此可嘆者

二也黃魯直天資峭拔擺出翰墨蹊徑以俗爲

雅以故爲新不犯正位如參禪著末後句爲具

眼江西諸君子翕然推重別爲一派高者雕鐫

炎刻下者模影剽竄公言韓退之以文爲詩如

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學退之不至卽一白樂天

耳此可嘆者三也嗟乎此說既行天下寧復有

詩耶此讀劉西崑詩質而不野清而不寒簡而

雕丘雜錄

卷之九

三

太平
廣書

有理澹而有味蓋學樂天而酷似之觀其爲人必傲世而自重者頗喜浮屠遠於性理之說凡一篇一詠必有深意能道退居之樂皆詩人之自得不爲後世議論所奪真豪傑之士也西崑詩固是香山一派而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殊有裨於詩道惟謂魯直詩以俗爲雅以故爲新則未盡然耳

京朝官最苦沿門投刺一事而更苦者謁諸當道此余所深以爲病者也乃讀司馬溫公關吏詩

以此爲苦然則此事自宋已然溫公詩曰弊車
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難驟
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勢何補。顛倒風
埃。辱即宜憫。慙慙。舊。破。在。素。心。空。爲。白。雲。期
耕學問。答歌。歐陽主齋所作。詞雖近俚。而頗盡情
事。錄出以示子孫。世間惟有耕與學。思量二藝
皆無錯。耕者榮華得富豪。學者羽翼生鱗角。耕
問學。得恁賢。累年累月在窓前。田地拋荒園圃
廢。日間忘食夜忘眠。學者若。非容易。筆頭雖小
驚天地。但看五侯將相家。盡是當年勤苦至。學
問。得。恁。苦。渾身穢汚生泥土。冬月之間被霜
雪。春天曉暮遭風雨。耕者答。不辭辛。鋤頭翻地
出黃金。但看世間儲積者。盡是當年勤苦人。耕
可憐。學可愛。思量二藝皆獲大。少年辛苦老來
閒。粉壁朱門多自在。

楊君謙文學昌黎而其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
書力駁昌黎之非亦猶柳州文學國語而作非
國語之意也嗟乎既心服其言而師之復取其

言而彈射之不幾爲逢蒙哉

薛西原見李川甫好貨殖爲書以戒之末附一絕
云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梁園學宮翁地下定
遭劉武咲我猶如此况如公此其相替之意切
矣前輩朋友直諒如此真可風也

薛西原曰近時之士求識見議論若王陽明者豈
非一時之巨擘乎然君子不謂爲知道者以其
終身未透富貴之關也嗟乎學問如陽明尙不
能脫然於富貴塵俗之染人何深耶

少陵藍田詩冠帽意重王文安公改帽爲雪意似
佳而落晚唐格甚矣詩之難言也

凡人操觚立言以理爲主不得其理貽咲後世不
可不慎如法帖中刻王履吉所書謝康樂詩文
休承跋云是歲丙戌涵峯初登第其情暢適故
筆勢淋漓神氣奕奕非他書可及涵峯履吉兄
也履吉行履高潔不屑屑於功名豈以其兄一
第而情遂暢適耶且以其兄登第而書法遂進
設履吉登第其書當何如耶此不特不知履吉

並不知書法矣休承此跋真可噴飯

甲申大亂秦民多避難走華山深谷中偶人聚至數百夜半饑疲無可食有帶麥麪者奈無火不能熟谷中一道士曰我能熟之取澗水和麪又取澗水濯已腹仰臥製麪餅置腹上脩即焦乾可食數百人因得不饑

國子司業王同祖有名藝苑與人書刺字奇大王弇州述以爲異今翰林中印庶常書刺亦滿幅矣不知較同祖爲何如無怪乎有臨池費隱之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太平園藏書

諸也

神宗朝富平孫太宰立撤籤選官之法一時人稱銓部爲籤部 本朝凡事必引典例而吏部猶以遵例爲主人又名吏部爲例部

今之縉紳便覽在宋名班朝錄見容齋隨筆然多抄寫無刻本亦以其時梓工之未易也

八月十二日南人稱爲鹽生日是日有雨則薄收

姪允棟校

飽卿談乘

過庭暇錄

雕丘雜錄十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先朝設科取士入試者有子生有郡邑學生有儒士有軍生有武生有醫生有官生有譯字官有辦事官有翰林院秀才有光祿寺厨役有各衙門吏有教諭學正訓導有中書舍人收羅人才可謂廣矣至朝鮮交趾亦有入彀者更前古所無也

日覺雙眸暗年驚兩鬢蒼病應無處避老更不宜雕丘雜錄 卷之十 太平園藏書

忙徇俗心情少休官道理長明春歸去定何必重思量此余伯祖函三公病起感懷詩也公素不學詩而開口大似元白且讀此則其高風遠致可知矣

今人不問門外事者常云閉門不管窓前月一任梅花自主張乃宋臨川陳藏一詩也陳有苦吟詩云水驛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閉門不管窓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見隨隱漫錄隨隱乃藏一之子

友人言必中科甲始了讀書一事余曰何重視科
甲而輕視讀書也夫甲科不過功名之肇端耳
古之名賢多有建許大勲業而不由科甲者豈
遂謂其未了讀書事耶且讀書原非止爲功名
如謂中科甲便了讀書事其亦不知讀書者矣
人有窮有貧如田宅廣有而家口衆多所入不足
償所出日日仰屋躊躇者此窮也如衣食粗足
而家無擔儲聊以度日無可計策者此貧也貧
者多賢達窮者多懷懂人可不知所守哉

太平園

古今紀載理之所無者莫如王質爛柯一事夫神
仙之道欲其長生正以日月悠長爲可樂耳乃
一局棋便是人間數百年數局棋便是人間數
千年矣由此言之數萬年不抵人間一兩月日
月如是之速神仙亦有何作處耶此以爲寓言
則可以爲實有此事吾甚爲神仙苦其短促也
穆天子傳載天子獵於鉞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鉞
山之隊北循澤沱之陽郭璞注鉞山今在常山
石邑縣澤沱河今在雁門山城縣然此澤沱之

陽是澤沱之在常山者雁門之澤沱是其源也
膜拜今爲佛家禮穆天子傳載有膜拜而受是外
域人致敬天子之禮也

天子經過駐蹕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見
穆天子傳郭璞注

淑人今三品官妻之封號穆天子傳謚盛姬曰哀
淑人此淑人之稱所自始也

唐人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堂前燕
主人貧亦歸丘文莊反其詞曰於今燕子如蝴蝶

離五難錄卷之十

蝶不入尋常矮屋中唐人固不足言文莊知道
者何尚有不能忘情燕子之意耶吾人潛居修
道世情盡忘乃足自樂倘退休靜處而蝶燕滿
堂哄然喧囂於吾何益余反文莊之詞曰戀花
蝴蝶殊無味燕子依人任所歸矮屋正宜寂靜
好何須蝶燕亂飛飛

唐李端贈道士詩有懶說歲年齊絳老甘爲鄉曲
號沽翁宋黃庭堅號沽翁得無取諸此乎
士君子居鄉高軒華蓋過於閭里無識者羨之有

識者咲之吾學聖人之道而為有識者所咲則何用高軒華蓋為哉

婦女藻其袿服以取妍兒童彩其襦褌以自炫吾儒者也而亦華美其衣冠顧影自喜吾不幾婦女兒童也哉

王忠文作王成齋墓表述成齋所與游碩夫鉅人有恒山周公錯與鮮于伯機李公衍同稱意周公亦吾郡一偉人也其行實無可考見記此以俟咨叩

廉丘雜錄

卷之十

元

太平

北人善拳棒者名教士王弇州有為戚都督乞教士詩然鄉語嘗云要教士則教士似一藝之名正不知是此二字否

李于鱗不讀唐以後書其議論得之趙文敏陶九成輟耕錄載趙文敏云作詩總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即于鱗之論也

先大父潘明公問白香山詩於趙忠毅公忠毅公以一字評之曰透

勾吳秦氏掘墓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

其文古質類神仙家語是何意也

山海經稱泰戲之山澤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曰羴至今余郡有羴羊祠每霖雨河水溢則有青羊昂首隨波上下即此神也陸文定公云求子者男女止服健脾藥甚妙蓋萬物皆生於土也文定少苦乏嗣至五十外始生一兒後仍見孫曾此言正而有驗求嗣者不可不知

古人寓書於人有言事有白箋有白疏有言疏此必有別不然何刻一印數面有數名耶

廉丘雜錄

卷之十

早

太平

古人科試文載之比書者天人三策外不多見而劉黃對策雖下第其文載之唐史與日月爭光文豈在必售耶

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乃唐人李山甫詩也李詩云自憐心計拙欲語更悲辛世亂僮欺主年衰鬼弄人鏡中顏欲老江上業長貧不是劉公樂何緣變此身

人傳老鶴蛋小兒煮食可稀痘武云鶴常食地

蛇有毒未可輕服也

陸放翁題跋署號凡十有七曰笠澤漁隱曰漁隱
子曰笠澤漁翁曰可齋曰雙清堂曰甫里陸務
觀曰玉局祠吏曰餘蘼巷曰笠澤老漁曰老學
菴曰龜堂病叟曰龜堂老人曰笠澤釣叟曰笠
澤翁曰笠澤老民曰玉笈齋

宋時男娼有禁政和中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
一百賞錢五十貫明時有官妓之禁而男娼則
不禁蓮子衡衡乃其巢穴官員設席或呼一人
或二三人陳餽餽有欲宿者卽留宿其裝飾
底衣如女子襲以青絹袍油頭粉面竟如少女
也

弁州九言苦熱詩每句爲刪二字尙成七言如此
亦何貴有此一體也六月刪苦熱杜門復何道
科頭刪解衣徒坐清陰邊爲語刪諸君且莫河
朔飲我欲一枕刪上就羲皇眠寧如刪足踏
太行萬古雪恍若刪臥對廬山千尺泉長安道
中刪此刪龍藏者誰子薰心刪炙手不畏天公權

前代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
紙今制投刺有雙東單東如吏部司官與三品
以上官則雙東以下則單東雙東卽全東全紙
爲之單東則全東之一幅也前代刺有大不盈
掌者或卽今之寸楮乎

元裕之有續夷堅志多載金遼時事今不傳

弁州作羅文懿公傳載公領治詔勅而陸太保炳
爲提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
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膝騰挾兵部移以

請公執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棄金而夜
要公公咲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
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弁州號稱傳洽
而此議竟似不知朝典者明制妻封二人元配
及現在者一人陸欲封最後妻此正現在妻也
文懿公何得而沮之且封贈事宜自屬部臣部
臣題明行翰林院撰文羅之職不過撰文耳何
得越俎而沮封事況明制原無繳還詞頭之例
此事似涉影響文懿公生平建監當不止此此

可不載也

夢白先生東園以忍冬藤爲籬題一聯於上云山
家籬落從來雅世上金銀無此香葢以忍冬藤
一名金銀花也

韓子蒼贈趙伯魚詩曰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
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周益公跋楊誠齋詩謂誠齋難求詞源擇用句
法歲銀月鍊朝思夕維然後大悟大徹乃入悟
門謂子蒼爲知言余謂子蒼此詩大有解悟以
此學禪可也學詩可也卽爲文亦不越此推而
至於書畫之一藝修真之大道有得於此皆可
參求學者不可不知

野記言江陵相子告還朝真定守錢普創爲步輿
以婦之步輿內數童子執拂供役無異舟車余
記先祖言曾親見江陵公過真定所乘輜輳無
異恒制但輜傍二童子執拂步隨耳無步輿之
說也此非先祖目覩未有不信爲真者野史詎
可憑乎

離丘雜錄

卷之十

三

太平閣

冠禮不行久矣耿恭簡公爲其猶子行冠禮三加

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
緋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夫進士之服
祇可進士用之安可必其猶子之必進士也又
安可必其猶子之止於進士也不若易以朝衣
朝冠朱履或少可耳

舊制官員母妻封贈七品曰孺人六品曰安人五
品曰宜人四品曰恭人三品曰淑人二品曰夫人
一品曰一品夫人洪武時宋學士廉母封曰

離丘雜錄

卷之十

三

太平閣

德人想制未定以前之封也

唐人詩佳者固多亦有倖得名者如章孝標氣格
甚卑彫鑿太甚其黎庶已同倚頓富煙花却爲
相公貧及饒陽因富得州名俗雅不成句不知
何以與少陵謫仙詩並傳至今也

唐人有鮮花冠項斯詩云此身閑未得終日戴應
難似亦隱者之冠也今其制不可攷矣
彭惠安公韶爲刑部郎外戚戚戚或與民爭田推彭
往勸環視卽歸自劾曰真定古冀州域其賦爲

第一等或雜出爲第二等說者謂如周官田一
易再易之類蓋其地間有一歲一收者有兩歲
一收者坐是賦有不同一畝必兼數畝高皇帝
初幸天下念山東河南繁供給詔有草田任墾
不科宜英二廟軫念北京亦如高皇帝詔今長
寧伯武所求有司不能自奏籍浮額田應之
臣屢訟其處見地有高下廣有旱潦沿河者流
徙不常曠澤者積歲無獲畢皆裁補高下通融
早濬茲祖宗絕科之意卽堯舜錯賦之心今征
歛繁興丁無游民尙顧顧地業力耕粗給若
計畝論畝餘奪爲羨臣知非死則徒耳真定近
在畿內非國家根本耶戚里功臣患不富貴哉
奚必蹙國之根不與戚休爭民艱食利也臣前
到彼民扶耜携幼遶道哀告不覺自失誠不忍
屢訟奪小民衣食地環視周匝徑歸望陛下特
治臣罪開生於百姓上怒下詔獄科道官交章
救得釋嗟乎若惠安公者真貽吾郡以無窮之
利也其言洞悉民情通達治體而述吾郡情勢

通真至今猶然因爲錄出俾人知吾郡兼畝而
稅蓋有所本非無因也
元人鍾嗣成錄鬼簿載有傳奇行於世者白人甫
號蘭谷李文蔚侯正卿號良齋先生尙仲賢冀
善甫江澤民俱真定人才學之士也今郡邑誌
無傳焉記之以俟考
唐伯虎名寅南京解元以文鳴世宋有唐伯虎則
子西之兄也載在篤行列傳
寧晉大陸澤中嘗獲蓮子數斗其皮如鐵堅硬不
易破蓋陸澤昔曾種蓮所遺之物也歲月已不
可計大抵三百餘年矣
李方叔薦謚超曠文子此私謚也見濟南師友談
記
司馬承祿又名道隱見貞白先生碑陰記署曰天
台華峯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子徵述
孫順光校
過庭暇錄

真定 梁 濟遠 邇之

王文正公爲相魏野貽之詩曰從來輔相皆頻出
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
赤松遊味此詩似譏文正久居相位而但以封
祀爲職業不如歸去爲妙耳嗟乎相君一事少
差遂爲草野所譏誚傳之千古在位者可不慎
哉

人生事事體貼居易以俟命一語最得便宜

鍾輅云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嘗言命矣至

于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此
論最爲有理余生平有二事足徵定命因爲記
之壬午余入試鄉闈試之日婦王恭人夢有焦
蟬自門入室及揭曉報未至又夢如前是年余
得登賢書婦謂焦蟬乃黃甲也子必捷禮闈癸
未落第歸謂婦夢不足信也及甲申 本朝撫
有四海兵臨江寧大帥偕余署永年令卽題實
授益謂禮闈無望矣未幾銓部檄赴部考試余

遂辭歸及乙酉 本朝急需人用大徵前代賢

才凡舉人皆徵至京授守令同年出仕者已大
半余應召入燕又謂前夢無徵矣抵燕以人才
輻輳乃又報罷丙戌倖登進士榜婦曰是何如
歷許多變故而不能脫一黃甲夢豈不足信哉
余曰我今始信前定之說爲不可易也又余爲
兵部侍郎假歸期滿當入都適戶部堂司祿事
議處人謂少司農一席必補余矣余畏其事繁
故遲之然期迫不能久余又謂待余入都處分
應上雜錄 卷十一

已定會推有人當不及余矣不意 明旨再駁
又遲月餘適余到京事定缺出而余補戶部是
命已有定豈能逃乎

蘇子由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摸
倣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近人爲文專以摸
倣爲主摸倣未肖不知者尤生議論吁聞公此
言寧無深省

子由又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余觀
董江都蔡中郎輩爲文卓越今古今觀其集不

過一二卷耳而樊宗師集多至數百卷今傳者止一二篇和凝集稱至多自爲鏤板而今無一字存者子由之言不足信乎

李之彥曰願我壽命長常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此語未爲的論如壽命不長則一切善必不行我獨富足人多窘急是誠何心余謂此言以聖賢心事律之未爲盡善以世人之心事言之不失爲善人今人壽命愈長愈肆其惡福愈盛祇知爲己而不知濟人者此比矣如此之福壽亦何益哉則行善普濟之言尙可爲箴銘也

武問曰有人人品清峻而後嗣乏絕者矣人品鄙汗而後嗣茂盛者矣是何也余曰人生後嗣昌熾只在地寬平心地寬平又不在乎君子小人也君子而錐刻者矣有小人而坦易者矣然此小人非害人之小人也蓋貪位慕祿庸庸碌碌之人也

東坡詩云君欲富鮮餌會須糲牛羊鮮之者曰河

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糲牧其間踐蹂令少疎其收倍多是糲牛羊所以富餅餌也此餅餌不然蓋麥當秋冬時糲牛羊牧于其間一則汗穢足以糞田疇一則牛羊食其苗過歲苗必穽而滋盛非欲其疎也老子農事者方知此理

書法緩以傲古急以出奇趙忠毅公作草字徐徐而成毫不急遽是以一筆不失古法然又云幾重者終于拙鈍公書不至拙鈍者蓋其遲筆遲而能活也

今天下禮制壞極矣而其甚者莫過于喪喪禮之不以理甚矣而其于理大悖者莫過于稱制夫制者朝廷禁令之所在也乃人子親死其持服則各守制其與人投刺則直書曰制是斬衰三年者祇以遵功令也而人子哀毀之意全無矣豈所以明孝哉或上疏陳情于君父之前不便直言而事如丁憂守制字而尙可用也至與人往還自稱曰孤曰哀有何不可而必以制易之

也此不知起于何時今天下盡然矣安能驟易之俾心安而理得乎

明制有大圭上鏤字曰敬天法祖世世相傳凡遇親王來朝雖長于天子者天子執圭受君臣之禮蓋見此圭如見祖宗也

陽明之學一傳而爲心齋再傳而爲波石三傳而爲文肅謂淮南派淮南主擔荷而其子孫喜爲拔俗之行其敝至爲氣魄所果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淮南之後而爲悍然不顧此豈陽明

離丘雜錄

卷十一

五

太平間

所欲聞哉

北齊之士喜爲輕逸獨顏侍郎家訓倦倦以忠厚誨其子弟厥後五世聯圭並笏書名史冊此厚重之報也余家自少保公以來世以忠厚爲法卽不能如顏氏立言著訓然持此二字甚謹因而得子孫昌盛凡吾後人不可不知

遼史載大樂器有方響吹葉鼓吹樂有長鳴中鳴等名不知爲何物或卽今掌號所用之物乎遼蕭蒲離不果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

抹古山屏遠輩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間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擾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此亦學禪而大有得者蓋晁文元公之流也

吾北人稱善書者推邢趙兩公邢書宏放雅麗趙書古朴蒼健邢之失在輕俊趙之失在險怪大抵豪縱敏捷者右邢古拙持重者阿趙然邢法二王趙師鍾顏二公學皆有本非若後來之秀侈口自詡也

離丘雜錄

卷十一

六

太平間

嘗見蘇文忠帖有通中曾用皮角附李信夫書一角必到甚疑私書何以附通中也既讀燕翼貽謀錄乃知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通宋時體恤臣僚如此今倘依比例行則遠宦者無魚沉鴈杳之慮豈非仁政哉

古者婚禮娶婦來日婦拜舅姑于庭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名曰拜客今都中投刺謁人還謁皆名拜客豈可以丈夫而襲女子之名耶

李涪刊誤言短啟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國禁
書疏是以啟事皆短而紙之貴易於隱藏此卽
今之寸楮也寸楮萬曆以前尙少啟禎時盛行
至今則幾無尺牘矣

昔人言少陵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之註杜詩者遂
強引經史以注之然亦有不引者如繁枝容
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容易則引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商量則引易注疏咸
臨正義曰須商量事宜余謂杜用容易商量不
靡止雜錄 卷十一

太平
廣
藏

過隨筆常語耳未必有意用此二書如必謂用
此二書則紛紛細細繁枝嫩葉又何所出乎
元史爲宋文憲王忠文撰其間差訛亦不少如郝
經傳載其祖天挺元裕常從之學又言元裕常
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氣非常元裕者或卽元
好問乎好問字裕之今乃不書其名而書其字
又去下一字何也似必有訛裕之嘗師天挺見
所撰郝先生墓銘文憲忠文豈未見耶至後天
挺傳又言受業於遺山元好問更可笑矣

元吾郡蔡城楊堤中山楊琬無極楊卞俱有時名
人亦謂之三楊

余嘗謂習靜可以却病石文介亦謂主敬可以養
生故有主敬銘曰壯歲抱病欲修調攝之法意
亦甚猛烈迄無成功長者或謂余曰直主于敬
自當有益養生莫過是矣乃爲銘以自勗朝吾
兢兢夕已息而廣坐正容暗室自欺豈惟太侈
始爲不敬一語或妄一念不正意逐辭放神隨
物遷德喪疾生夫豈偶然吾銘吾齋凡以衛疾
靡止雜錄 卷十一

太平
廣
藏

念念在茲肆修厥德

樂城張太守舉初爲戶部主事監諸倉場是時多
委貂璫督收貂璫於監者視事之口必委願致
禮供張設樂以娛之遂往往掣肘結舌法由是
日弊舉獨不受一茶自携菜羹蔬度餓渴雖所
乘馬亦輕整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內外憚
之無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門稅日往稽閱諸
課盡入公家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教
下執不從衆乃泣訴於司禮司禮曰主事爲誰

曰張舉曰是吊馬張乎此賢者汝輩慎避之耳
嗟乎一人持正即權要亦畏服誰謂法不可執
乎若司禮實勝大司徒矣司禮猶知舉爲賢者
宜慎避而何大司徒乃不知也

王林曰人在世間不必羸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
子孫同樂此正樂耳苟爲不然雖官尊年高何
益於事余謂如林乃真知樂者也人惟無所求
於人始能樂然豈易得乎

余問神仙之道於姚黃門文然姚曰仙道盡龍谿
語且華錄

卷十一

九

太平周

語錄中余即覓是書觀之大約所言皆靜理而
已而談仙術亦頗有悟入處誰謂儒者不言鍊
養事乎

鄧文潔公所論讀書法與余意同大畧謂生平苦
不能記即三四行書皆不得只是看他意思凡
書都有個意思所謂含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
好處非是記他的將別處用余謂即孔明獨觀
大畧陶淵明不求甚解亦是此意得文潔此法
讀盡天下古今書可也

徐貞明問鄧文潔以養生之道鄧曰夫火下水上
爲既濟然神主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收
視返聽藏聰明於沉潛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
而精壯矣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文潔理學名
儒此論與道家養生論互相發明故錄之

世傳推背圖畫物像以占世變多有巧中者蜀人
費孝先以軌革卦影之術名天下即此術也又
術士李某者亦傳管輅軌革法畫卦影頗有驗
一丞相問之畫水邊一月中一古字未幾除知
應丘華錄

卷十一

十

太平周

湖州今其法不傳而世俗卜龜列卦帖畫人物
象龜首所向取帖占驗亦間有巧合者然不足
憑也
史載東漢張儉因黨禍赴匿望門投止莫不破家
相容投孔褒不遇褒弟融匿之捕褒入獄融曰
匿儉實融褒曰儉實求我其母曰罪宜坐妾嗟
乎彼母子兄弟爭死不得皆爲義所宜然儉亦
一英雄也一已被禍累及他人豈爲義乎死則
死耳赴匿何爲其不及東林中之高魏楊左輩

遠矣

孫
養
輝
校

東齋掌鈔

雕丘雜錄

卷十一

十一

太平
興
書

予寧漫筆

雕丘雜錄十二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唐一菴深明理學其言玄教特為深透曰玄門陰陽內感本從造化上運用觀果核生仁則知有結胎之理觀稻花凝露則知有昇轉之功觀磁石吸鐵則知有類垢之情觀龜咒子則知有感通之靈觀雞抱卵則知有溫養之化觀水蠶火鼠則知有抽添之候觀桔槔輓轆則知有沐浴之潤觀枯木放光古器成精則知有飛騰之體

雕丘雜錄 卷十二 十一 太平興書

一菴以儒為宗乃此論固以仙道為必有者書之以堅余之信心

木槿即詩所謂薜荔也為女主所怒貶為凡卉屠長卿見而寃之作升木槿詩木槿何楚楚綠葉而朱華妖姬不足論武恐妬明霞東籬分甘老不受粉黛汗為君生顏色欲結報恩珠

屠長卿在青浦署中桃樹九月著花至臘月而葉不隕因呼為歲寒花有詩曰暗入冰霜裏春風竟不知何言碧桃花不及青松枝

列子言國不足將嫁於衛張處度註曰自家而出
謂之嫁是男子亦有嫁也

公安彩石洲出五色石子袁伯修庶子拾得數枚
一類雀卵中分玄黃二色一類圭正青色紅紋
數道如秋天晚霞一黑地有金彩山水人物如
此石較六合所出似更奇勝天地靈秀之氣所
成固何所不有也

陸文裕公曰馮元常生平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
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貧富有定命如此余曰

歷上雜錄

卷十二

三

太平園

畢竟馮有貪心盧砥清節然百世而下二公並
論無不鄙馮而慕盧者卽錢多亦奚益哉

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措人氣更不可一日無退隱
心

郭忠恕自放于酒出則從傭丐飲街市中或詆其
不倫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此或有
激而爲之然必公卿大夫中有傭丐則不可與
飲若傭丐中有公卿大夫則可與飲耳如必汎
與之飲以傲公卿大夫夫公卿大夫中不有盜

賊乎忠恕亦可出而卽與盜賊飲乎

古今有至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吾人讀之亦
當知警如何敬容爲吏部郎中朝士趨者輻輳
敬容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
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余爲銓屬每讀是
語卽爲汗下凡來結納者雖不敢以不肖待人
而頗知其斷非敬余是以其時與人交頗疎嗟
乎人當權勢赫赫其門如市之時一讀何君此
語有不索然興盡者乎

歷上雜錄

卷十二

十四

太平園

東坡墨花詩序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
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由此以觀則
水墨花卉宋時尚少至元王若水則有大幅妙
得自然明時徐文長最擅其能嘗見數幅全無
筆墨痕誠所謂花心起墨暈春色在毫端卽尹
白未必能過之也

東坡與孫子發東云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
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
亦善吏某已舉之東坡不輕許可觀此東楊君

父子俱吾郡有數人物乃竟湮沒不傳可歎也東坡在海外與人書嘗言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來與親戚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東坡一代偉人所求不過如此尚不可得吾輩有屋可居有田可耕無追攝之苦無蠲索之悲乃不及時逍遙以娛晚景奔波何爲豈非愚人也哉

東坡云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亦居易俟命之說也余素奉斯言爲一生指南車遇事遂無自苦者願與同人共尊此說豈不成一蕩蕩平平世界哉

應丘雜錄

卷十二

七

太平

馮元成禮說曰古者燕客琴瑟笙簧而今用優劇謹呼謹浪旣以乖雅華蟲藻火或以犯制雖王文成以爲勸善戒惡有古樂之遺然踈客衆會亦可以代勞節語若素心雅集斷乎可已余則謂今之填詞者無勸戒之意而惟以誨淫則優人實實可廢但前代衣冠揖讓少藉以存其影響則又豈可盡廢乎無已盡焚邪詞淫曲而惟兩琵琶殺狗數種然選用之正不必倚用之諫

客衆會間也

西林道場碑隋太常博士歐陽詢撰不著書人姓名筆意清潤微有肉似虞永興然結字之體則全是率更法疑是詢在隋時亦學永興書耳可悟學書者必宗一家變而化之乃自成一體也割股之事人多不知其所以然按吳崑方論曰蓋賢婦急於舅姑夫子之疾而祈一念以格天爾至唐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瘵疾自是間闕益多割股至有假名干譽而爲之

應丘雜錄

卷十二

十六

太平

者嗚呼同類固不可食虧體豈曰事親且俞扁淳華上世神良之醫也未聞用人肉以治疾而顏回曾參之孝亦未嘗割股所以來要名之行有藏器其作之乎觀此言則割股之不可爲訓明矣

魏仲先詩有誰共東郭訪懶魁之句懶魁二字亦新若余斯可稱也

余嘗論文章無裨於世道人心卽卷如牛腰何益且今人文理相適少知運筆者卽各成文集敢

卷究之祇堪覆餗耳孰過而問焉若人自成一
說家如雜抄隨筆之類或紀一時之異聞或抒
一己之獨見小而技藝之精大而政治之要罔
不敘述令觀者發其聰明廣其聞見豈不足傳
世翼教乎哉

歷代史書分獨行道學儒林文苑各爲列傳後人
多訾其非余謂此蓋始於孔門之分四科也人
有一節之長豈皆兼才如云以獨行別爲傳則
世豈皆無行者以道學別爲傳則世豈皆無學

摩丘雜錄

卷十二

七

太平

者以儒林文苑分二傳則儒豈不能文而文豈
不爲儒乎如是則亦可曰孔子之門有德行言
語豈世皆無德行言語者政事文學分二科豈
能政事者可無文學而能文學者盡皆無政事
乎既不可以此訾孔子豈可以此訾作史者俱
不通之論也

王都憲鳳與楊太宰書言王昂宜超遷議論最
爲正大是古今有數文字乃所引李文達不擢
羅文恭一節即失之誣蓋李文達被文恭劾後

未幾卽卒安能旣死而復操黜陟之權也都憲
此書誣人而並自失則亦以考究未詳耳吾人
操筆成文之際可不慎哉

昔人言士大夫子弟不得爲官人則當守一經爲
士人若資性凡庸不能讀書則止農人可爲耳
其餘皆辱祖父此言最爲有理士人所不必言
卽明農乃人生正業雖士夫退居亦可爲倘能
勤力田畝多獲粟麥八口無饑不猶愈於奔走
官府居間行賄一旦致生禍端悔何及乎

摩丘雜錄

卷十二

七

太平

北土竹未易養蓋天寒每損枝葉耳然惟靜處養
之則多條茂記先祖爾耳軒前種竹數竿久益
黃落及先祖就養都門經年未暇口旋家則翠
色如沐笋穿牆籬而出矣其時尙謂偶然余弟
王立齋中亦經年無入到竹更茂盛可知竹之
性惡人煙而喜寂寞且凡物惟靜養則能長久
亦理之必然也

陸中丞邨者嘉靖間名臣也有子中錫穎悟異常
一日中錫與某生倚門有美婦過中錫心動某

生愚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庇以遂桑中歡是
夕邦寢夢神來訪曰若子當魁天下今無禮吾
請于帝削爲老儒某生本無祿茲將抽其腸邦
寢召中錫責問之中錫以實吐語未畢忽報某
生稱腸痛絕矣中錫自後日愚鈍天道禍淫如
此人可不畏哉

李文靖家居一藥欄損壞公朝夕見之不問或以
爲言公曰我豈以是而動其心哉達公斯語則
遺累完其天下可無累心事矣吾常見人有因

雕丘雜錄、卷十二

太平
廣
九

一物之處置不得其所一人之言語不合於心
遂大怒大詈氣憤數日者自傷殊多斯有何益
聞公此言寧無悔乎

天順間華陽王僉事弼居喪三年足不至公府有
司往就見之謝曰身所服非見賓者也親黨移
酒就視之謝曰身所服非對酒者也馮元成曰
人子予寧君命不過其門乃服中而自越聖室
武以干謁武以燕會其於義何居若弼可以風
矣夫居喪禮亦人子情之不容已也況不干謁

不燕會非甚苦人而數百年間僅記一王僉事
何不達於禮之多耶聞近者親未葬而遠出遊
游者比比矣可慨也哉

人有真趣豈必文情人有真得豈必學悟

余少有鄉老之稱蓋人笑余衣冠朴野言詞迂拙
也余頗安之迄今三十年矣更覺二字爲宜言
鄉則無市井之氣言老則無輕薄之容甚矣二
字之能繪余貌且肖余心也余因鐫一印曰雕
丘鄉老

雕丘雜錄、卷十二

太平
廣
孫
校

子寧漫筆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銓部以用人爲職人必知而後能用四司諸郎佐
冢宰任其事舊制設司官十有五員兩畿各二
員江浙等省各一員雲南貴州共一員廣東西
共一員蓋東西南北無地無才其間在位在籍
品行之賢否才識之優劣以及年力之老壯非
本地司官不能知是以分地用人也至其遴選
必確核官評之最優勝精辨鄉評之共許正陪開
雕丘雜錄卷十三
列請自上裁待之重如此惟待之重則其自
待也不淺况俾之知職業之最專責成之有在
必思刻意延訪殫精推求一當以自効法無
善於此者若與諸曹一體推用豈前人慎重用
人之意哉

新安郭冢宰璉正統間煌早大臣皆請休謝天譴
公獨不可曰主上冲齡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
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
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余謂臣子不可無

此心然此言未可爲訓古人言不得其官則去
如以君臣恩義不忍離則惟有終身腆顏在位
而已况居冢宰之位致有天譴此亦可云不得
其官矣自云改過以得罪于天之人豈容久居
天位乎古人又云明哲保身中流勇退未嘗以
君臣恩義容人濡滯郭公此言倫爲庸臣借口
則有無耻于進不已者故曰不可爲訓也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聞其弟學
士祁黼華燈擁歌妓醉飲建旦今所親誦議之

云昨夜燕樂如此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
學喚齋煮飯時百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
知某年同喚齋煮飯是爲甚底余謂觀二宋之
言其人品心事霄壤矣郊所言者蓋謂士人經
貧困即當富貴未可輒改常度以奢侈爲樂郊
所言者謂士人守貧困原欲求富貴既得富貴
適足償吾貧困耳嗟乎士人安貧困豈爲富貴
乎哉且富貴仍如貧困時乃爲貞士何郊之未
達乎此也然則祁亦一富貴之人而已矣

朱希真隱節不終遂遊秦檜之門然其收操卽於其自述之詞見之詞中如曾批給月支風券屢上爾雲借月章人謂其有神仙風致余謂隱者作詩只可用清雅語如批券上章皆朝家事何必借以爲重希真此詞大有俗氣且其歆詭功名之意大露也

陸放翁記其高祖太傅公曾與古仙人施肩吾游授以煉丹辟穀之術後遂尸解宋史亦記陳希夷時與鍾離子呂洞賓李八百等聚會則仙人之在世的的可據也誰謂神仙爲渺茫哉

宋楊處士朴以一村居感興詩傳之千古且其詩順口而成亦不甚佳至有窮年白首雕琢詞章刻文充棟未幾名已湮沒無聞此豈非名亦有幸不幸哉人亦何必孜孜勞心力以求聞於世也楊詩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絨徹骨乾隨着四婆幫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四婆處士配也陸放翁又記其赴召四婆贈詩更是打油作譚傳之千古幸之幸哉

東坡一字和仲周益公又利之曰仇仙蓋亦取於仇池之說也黃山谷又稱之曰海上道人見廬安常傷寒論後序

東坡曰吾於世無求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餽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耶嗟乎觀此言人皆可以自愧矣東坡一代偉人求一飽不可得吾輩日食膏粱猶以爲不足何也至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一語則

匪人固有輕得之者但吾輩則須俟定命耳陳仲醇曰吾不知所爲善但使人感者卽善也吾不知所爲惡但使人恨者卽惡也此言殊悖如縱一盜賊盜賊亦感而遂爲善乎殺一奸惡奸惡亦恨而遂謂惡乎吾於人字下各添一人字庶爲近理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夫能假託其爲文中子者必能自成其爲文中子也又何必以王通爲文中子耶

學書非得古帖舊蹟日日摹放悟其運筆之妙必不能臻至極然古帖舊蹟價高難購貧士豈易得莫如覓近帖之佳者如東書堂停雲館之類近蹟之佳者如文徵仲邢子愿之類細玩摹擬亦可得其神理及至成家再求古蹟庶可名世也

永樂時登進士科者福清人曾佛係山西太平縣典史豐城人徐孔奇係中都畱守衛吏此亦進賢無方之盛事也

雕丘雜錄

卷十三

五

太平同
藏書

楊閣學嗣昌視師楚中撫軍宋一鶴名刺不書鶴書烏避楊父諱也人皆笑其諛諛

天下豈有三教哉二教而已矣二教者儒也道也然道亦未可云道孰非道而獨謂修煉家爲道耶止可云仙也則儒與仙併行於中國古今所不能易也儒之用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萬物一體之學也仙之理微修心養性保命全身清靜無爲之學也二教者有其聖人皆有其賢人翼聖以行其教者如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伊

尹伯夷諸人皆儒之聖人也如文中子韓愈周程張朱以及許劉吳楊諸人皆賢人以翼行儒教者也如老莊列子皆仙之聖人也如黃石公張子房魏伯陽抱朴子以及鍾呂陳張七真諸人皆賢人以翼行仙教者也其中有儒而仙者亦有仙而儒者大抵皆能著書立言垂訓萬世

雕丘雜錄

卷十三

云

太平同
藏書

分道而馳者也如是而佛獨非教乎曰佛亦一教也外國之教也非我中國之教也蓋其衣冠異乎中國也文字異乎中國也卽其教行乎中國中國不得而有之也且兼仙與儒而有之其明心見性同乎仙其拯人濟物近乎儒卽我中國亦有慕而爲之以臻於聖人之域者如六祖諸人然總之以中國而習乎外國之教者也中國卽可以有其人而不可以有其教也吾故曰天下豈有三教二教而已乃今天下治之以儒者半治之以佛者半凡人之罪惡形于外者儒治之以法律罪惡存諸中者佛治之以報應儒豈無報應之說乎而終不若天堂地獄之足以

警人之心也然則佛之教中國豈可少哉至於
仙祇成其爲仙而已矣爲已之學君子所尙符
籙以蕩邪穢積行以求飛昇不過仙之餘事則
夫仙也者成已者也正與成已成物之儒分道
而馳者也二教豈能終泯乎哉

前朝部院行咨皆用綿連紙豎書字大如栗紫印
花押惟手本用摺子今皆以摺子行咨余家猶
存萬曆時部咨紙極潔白字畫極端楷非若今
之草率也

雕丘雜錄

卷十三

太平國
藏書

前朝萬曆以前士大夫往來書柬有大書前具啟
上某官某號某尊親或先生師友後陳詞多用
四六卽散體亦皆莊雅後用時日姓名結之如
有私言秘語則列之副啟至萬曆後則去大書
惟用名帖副啟少覺簡便至今則寸楮盛行人
幾不知大書爲何物也

後漢伏恭字叔齊爲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
輟由是北州多伏氏之學常山固余郡也迄今
務實學者尙多母亦伏氏之餘風乎

凡占卜之事惟其幾動因而察之無不中者且因

物審幾皆可卜休咎馮元成婦懷姙使元成占
所產若何元成時執鍵曰必男也鍵爲牡管爲
牝所執牡是爲男祥鍵從金其必以庚辛日乎
已而溫州王應鍾來精於數學元成書宙字使
卜姪應鍾曰字十畫爲兌兌爲少女咸女也元
成曰否否人十月而生畫其應也宙字之首與
宇字同其爲天也下爲由則男字之由頭也又
爲申之半其必在申月內乎既而一一皆驗乃
知古人數學皆是意測一唯大聰明人則得其理
耳

雕丘雜錄

卷十三

太平國
藏書

吳人盛在德患疾方甚見鬼使拘至城隍神所語
曰若年來茹素向善不應絕偶有仇訟耳命吏
取其仇則族人盛之化也盛本醫官暑晚章句
嘗僞作其叔太守公書往四方干謁後事敗官
逮捕死獄在德本太守子與之化爲兄弟之化
在獄在德絕其餉以是被訟已而神謂之化曰
惡莫大於僞此比之盜猶甚盜喪其一身德耳

汝損已損人更益甚汝死自取胡更訟人爲榜
三十復繫之放在德歸嗟乎觀神所言惡莫大
于僞則人豈可矯飾以干陰譴哉

孫真人養性篇言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悶則
何以遣之還須蓄數百卷書易老莊子等悶來
閱之殊勝悶坐此山居最要事書能養性卽千
卷亦不嫌多但近代冗雜蕪穢諸集不可置之
架上以亂心目耳

薛西原因佛書極多卒難遍閱其最要者楞伽經
唯止雜錄

卷十三

太平
廣書

維摩諸經起信論肇論寶藏論黃蘗心要四家
語錄大家正觀宗鏡錄皆不可不觀至六祖壇
經最不可慢觀在我識見進一層方曉得他言
語一層

昔人多好擬句如王黃華庭筠有十畝蒼烟秋放
鶴一簾涼月夜橫琴而包師聖擬之曰十畝鶴
洲浮漲潤一庭松氣入簾香又十畝桐陰閑鼓
瑟一窓竹影靜焚香用其句法而自寫情景亦
不害爲佳詩也

孫均光校

晏如筆記

唯止雜錄

卷十三

太平
廣書

真定

莊烈皇帝諭旨多至五至名

能斷大事可知也論吏

才自是該部職掌若漫無藻鑒祇憑

可否由人主持安在各直省吏治品題責在撫

按有舉劾失當考語背謬者爾部院也該指實

糾參不得徇情容隱使朝廷不收真才之用該

科職掌所關亦不許扶同取咎又云邊腹推知

廉丘雜錄

卷十四

太平

中有異才壯畧熟諳兵機者該撫按不妨自行

奏討起擢監司以需大用仍不時坐各疏薦升

置兵曹用備邊道督撫之選不必盡拘行取考

選使國家不收真才之用論戶部云興屯最多

良策西北水利猶長便易舉先臣徐貞明等議

井井可行特命閣臣抄發該部照議內事理悉

心商酌多方講求詳議興舉論工部云十一年

以前民間歷欠本折錢糧並顏料等項係該部

經管者盡行蠲免仍行各該撫按務示百姓俾

咸聞知至已徵已解官吏侵那及題開各項不

係小民拖欠者各撫按督運追捕不許朦朧嚴

行察究隱徇一並題參論刑部云緝奸原以安

民各處刁民巧肆首告假捏株連甚至加貴加

尊體統凌變重宜嚴禁用佐昇平論兵部云饑

民爲盜有司不卽撲散以致聚衆狂逞扞法干

誅朝廷深切憫惻海賴等處剿捕得宜擒渠有

着真足除暴安良吏可法任事可嘉有功各官

察賜敘錄至起廢官誠言路二論極爲明切更

廉丘雜錄

卷十四

太平

見美敘論吏部起廢使過廢爲情才濟時非止

爲人得官邇來奏薦紛紜漫無甄別卽如杖配

減辟爲罪致開革斥爲廢款項原自不同雪錄

應有灼據該部奉旨核確須詳著其人如何寬

扣如何才品今有某人保薦實係堪用起廢務

徹底開明以候裁奪如有朦朧取旨借端營私

者本人與薦舉之人並該部一同追論其降革

各官効用原自有路且推陞亦各從優原未嘗

廢不得一概混列昨已特召面諭該部宜祇遵

月... 設立言官以爲耳目朕正樂聞謫論裨助政機
若緘默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其有以言
爲名挾私逞臆循聲附和爭勝把持其失職更
甚於不言近因時事多艱... 益兼收並納
朕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體德悃可取者固多
而乘機恣妄者亦不少或薦舉太濫或糾衆過
苛武已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事宜慎重而後
口騰播單任事之肘啟競倖之端擅威福之權
失獻替之義此與朕以言圖治之本懷甚爲不
符昨特召部院及利道掌印官面諭傳布着該
衙門頒示憲綱俾各遵依今特再行申諭除已
往不究外以後如有不改前非乖違職守負朕
闕門求賢之意定加處治余親見當時起廢之
紛爭言路之擾亂誠如兩諭所云者固知莊烈
實非苛求拒諫也

陳啟新以武舉上書言事宰執惡言官欲以辱之
遂授吏科給事中踰年無所表見且多橫行

史李瑞和疏論之曰啟新入官以來善狀無聞
醜聲盈路撿拾一二不急之浮談鉤索一二捉
影之碎事以要挾當事濁亂朝廷里旋之日惟
郡守不庭跪則中以計典恨縣令不郊迎則陷
以彈章至穢跡之撫軍駐誣之郡牧爲其所目
覩耳聞者反以多金善媚得減其舌若泗州守
備高養正爲其兒女親家坐名討缺得銀五百
兩又爲養正之子高鐸營求海運中軍股創侵
漁無所不至啟新假貧假清天下盡知其實貪
實詐啟新欺人欺天天下盡笑其不武不文亟
宜罷斥以警奸邪未幾莊烈皇帝亦知其庸碌
無用稀奪遣歸

莊烈皇帝心切安攘日以練兵爲事而法紀不明
時多鼓譟卽真定郡凡幾見矣廖侍御惟義上
疏曰自有寇盜以來日日言募兵練兵竭盡閭
閻之膏血以養此輩究竟未見殺賊不曰某營
鼓譟卽曰某營叛迺益緣承平日久司兵者久
不談兵一旦有事手忙脚亂止知以召募爲務

民間游手無賴之徒賄充將領不時不知歸畧
爲何事亦不知紀律爲何物與所募兵丁相爲
貓鼠搶掠公行凡富家巨室之莊頭家僕俱奔
攬之而至敢怒而不敢言以致田地日益荒蕪
一兵之下又招數人名曰挂兵雖冊籍無名不
領月餉而所到之處任其搜搶過監軍將領知
其狀一輒以法便起趙謀更肆屠毒是以民間
寧願有賊不願有兵時勢至此將何如哉不如
於舊置衛所凡在籍軍戶一一清核令府州縣
官爲置衣甲馬匹器械實實訓練擇營將之有
智勇者將之此輩皆有父母妻子又有軍餘在
家耕種庶可不致鼓譟叛逃進之可戰退亦可
守或曰此軍未必可戰然則召募之兵豈遂生
而可戰也哉此論召募爲禍極切然終不能行
者亦以召募有利將帥易於侵漁人不肯破例
修舉耳因循以致敗亡可傷也

崇禎朝下令九卿科道會舉知兵之臣所舉者李
邦華李繼貞王鰲永王永吉黎玉田金之俊余

歷代雜錄

卷十四

五

太平國
藏書

應桂陳士奇徐標包鳳起史可法孫傳庭馮元
颺范景文范志完李若星張鳳翔蔡懋德諸人
雖極一時之選而欲如子房孔明尚未必能後
李總憲范開學史閣學皆死國難則其表表者
也

莊烈帝因邊圍未解流寇日滋召太司馬陳新甲
詢以督撫不效之故新甲對曰督撫不效皆以
臣人微望輕故威不行於督撫但求皇上將臣
立賜處分另簡文武總憲之臣以堯邦政自然
耳目一新因舉賢自代者四人曰劉餘祐曰張
國維曰范景文曰張鳳翔莊烈帝不憚而罷四
人亦未卽用嗟乎督撫不效豈無故乎乃新甲
不實實陳奏而一味脫卸天下事安得不敗壞
也

明朝臺員初必試職一年滿日仍從都察院考察
實授不堪用者送回吏部別用其考法初止刑
名後又加以章奏必刑名熟諳文理疏通者方
准實授差用未諳者再加練習另考試職題差

歷代雜錄

卷十四

六

太平國
藏書

則起於崇禎十年臺班缺員奏准權宜差遣遂習以爲常而試職多不考矣莊烈愼重言路乃復特諭考試遂復舊制然多因循故事如不堪者送回吏部別用則未幾見也

倪文正公元璐任祭酒時因與同鄉劉誠意不協遂訐其房帷之事因而解任人無不寃之者後起用得銓曹數語心事乃明銓曹之言曰倪元璐以人倫之變開物構之端按元璐之生平白持有本豈以居室而違聚順其處變而不失正

雕丘雜錄

卷十四

七

太平園藏書

同鄉公揭確然出婦固人生萬不得已事先朝名臣海瑞亦不幸遇此當日未嘗以此累忠介乃璐之委婉割情正義以全其孝此中猶易觀過耳自此論定後擢大司農以身殉國名垂千古固所宜也

宋少司農之普在崇禎朝恐爲東林諸公所不容乃薦金光宸以求解光宸語人曰之普奸惡貫盈賣我自益亦奚益乎又薦倪司農元璐陳司空必謙錢翰學謙益乃爲廖黃門露章糾論此

之豺狼鷹犬又比之如人通身腥臭雖服蕙紉蘭夾襪甚於本氣先大父語余曰所謂反而事仇自招其醜

先時亨在省中疏言宜破格用才武之臣因薦川東道中軍黃良臣太原衛經歷李耀龍加銜俞書朱子明子矜蔣守拙四人後俱無所表見或廟堂未加擢用乎抑用之而碌碌無奇也

崇禎乙亥歲高陽人辛國柱自陳有火攻奇術莊烈信之親臨紫光閣面試神火飛銃一連十技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八

太平園藏書

俱行千步毒藥渾鐵飛銃一連五技俱行五百步上發兵部試用兵部以無甚奇術中止後又製二十二種神鎗進呈上命兵部同京營總督衙門試驗俱言技亦可用乃發簡儀軍前亦以無奇而罷又上疏自陳益得火器奇術與妙有天雷陣滾龍陣風沙陣鑽窟虎無敵烘從地煙獸八門飛石雲煙毒霧等名大抵皆自侈其能而無實濟者也然火攻原自是一種學問武亦有知之者實實講求未必無益

姚孟長太史曰千古有幾全人惟在隨才器使耳
不問器而漫爲使器人皆不可用况非其人乎
至評人欲寬求人欲廣乃訪羅之要術也能行
此者異才輩出矣

萬曆朝會問嗽生光妖書一事沈御史裕者在座
嗽既頻經夾打不能動抬至沈前沈厲聲曰妖
書是你作的何不招嗽舉頭乞憐沈聲色愈厲
嗽努目切齒而過後沈出差半途得病沉重向
僕從曰我生平事自揣無媿惟審妖書時畧涉

唯章雜錄

卷十四

九

太平閣

孟浪今昏惑中每見生光索命吾其不起乎已
而果卒

熹宗不豫大司馬霍維華獻仙方靈露飲熹宗累
服之亦覺甘美後以不能多飲而罷其法大畧
用銀鍋一口內安木甌如桶高尺許圓徑稱之
甌底安篋篋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個周
圍用淘淨秬米或糯米小米老米旋添入甌候
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甌口七分滿不可
十分滿恐米漲入甌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

尖正對銀甌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
圍固濟嚴秘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鍋
內水熱即便換冷水不數換而甌中之露可滿
取出溫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其熟飯食之無味
可驗畧忌銅鐵錫火忌煤

嘉廟時戚臣魏士望善釀酒每以進用酒名曰秋
露白曰荷花蕊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漿
曰芙蓉液曰蘭花飲曰金盤露可五十餘種皆
極甘冽士望後以殷功告成加玉帶實以其醞

唯止錄

卷十四

十

太平閣

釀力也至今其家仍傳佳釀名京師需之常得
厚利云

孝廟時皇親恣橫太監何文鼎引祖宗典制直言
極諫方草疏時有木棍在門傍竟行至卓案文
鼎大罵曰我爲國盡言何物么麼敢來赫阻我
耶疏奏孝宗大怒下詔獄雜治之究所至使者
何曰主使者二人曰孔子孟子後竟撻死旣死
猶時於禁中作聲似鳴冤云

莊烈帝平臺召對錄七月初四日召輔臣並五府

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二員吏科河南道掌印官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召對特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翰林院侍講張士範內閣中書官二員日將晡諸臣肅而入帝召閣臣閣臣皆進檻內時見天顏辟靄聖音清亮帝手一疏從容詳覽及吏部尙書王永光條陳銓政八款以示閣臣通閱閣臣標對曰此疏極悉弊竇尋召永光褒諭曰邇來官方貪日已極這所條陳深於銓政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卿當着實舉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十一

太平園藏書

行無徒紙上空名永光叩頭謝而退帝復手原疏把玩次出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伏閣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讀讀竟帝復命再讀后一段以內有邇來巡撫道府科道等官以賄入等語也命問臣閱一良疏臣標對曰此事臣未敢必其不然亦未敢必其盡然臣鴻訓對曰如今真不成世界久矣宜有此疏臣登龍錫對曰此弊果有臣鴻訓伏言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交際謂何鴻訓對曰交際如親戚朋

友偶遺之類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媒進便應盡法處治帝褒諭曰此奏剖破情而忠鯁可嘉當破格推用閣臣言事在吏部帝召吏部尙書王永光如前諭永光叩首承旨次永光又奏曰貪墨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切恨之近日待罪吏部以來凡部院大僚之會推及府道郡邑之陞遷與司官矢公矢慎期無負皇上選用人才至意但臣未受事前與既受事後雖諸臣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貪穢者時有乞皇上命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十二

太平園藏書

臣擇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官之戒帝復召一良曰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着錄實奏來一良對以臣未敢探言帝曰如何未敢深言一良對曰如今且未敢言待強寇平后臣指名具奏帝又令奏來一良曰臣疏原說風聞不曾知名帝詰之曰難道一箇不知遠有此疏閣臣亦奏乞指名一良伏對不敢帝正色曰限爾五日內指名奏聞帝端坐良久取匣內一疏示閣臣曰此李實舊奏周起元等七臣原疏

卿等可詳觀之看是硃在下墨在上閣臣詳閱
良久奏曰果是墨在硃上帝曰可見是空頭本
復命傳九卿科道通閣皆如閣臣言收回原疏
帝命曰賜諸臣茶復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御
盒果餅頒賜諸臣畢少頃復召閣臣吏部又召
韓一良密語移時記注官以內臣云未奉上傳
不敢入未能屬筆但臣等遙望御前燭光明燦
几案間帝親灑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
臣謝賜餅果再叩頭而退其士範等鵠立候旨
亦未經宣召承旨臣不敢具奏帝起還宮

雕丘雜錄

卷十四

主

太平園

孫九輝校

西廬漫筆

晏如齋樂史

雕丘雜錄十五

真定 梁 清遠 運之

劉憲副俊深州人舉進士爲青州司理每行部不
治裝亦不列騶從衣大布衣蕭然匹馬如老書
生至則雖強梗桀驁無敢不懾服秋毫無所容
私由御史擢藩臬更蹇蹇自負聞事風生無少
回屈其在河南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
之視他爲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
爲急政立聲名或謁肆自如甚者賄賂公行不
自重惜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若分析太明是
使賢者弛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憲民敵恒
必由之故視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爲率不少
寬假其後有弗悅者造爲飛語糾其貪虐下公
卿議大司徒侶公鍾識俊名曰是廉吏奈何有
此事遂寢未幾以致仕歸亦爲時所不容也
陳廉憲寓建州人在山西時決獄以百數民無稱
寃者其有恃寵憑藉撓亂政法他或傾慮不敢
捕寓輒遣從事執教令明敷其罪不來且必不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主

太平園

赦元慙震懾請服無敢隱一省翕然畏其明威
太監劉政者鎮守晉陽營構大厦大小吏畢賀
寓獨不往政亦重寓欲致之不可乃以都堂令
召之寓對使者曰按察事繁不與諸司類幸爲
謝都憲公屬有聽獄未竟也使者覘其囚乃卽
下係鎮巡者益恐還具白政卒不能致他日政
乃特設宴集三司多出所畜聲技爲樂意在寓
其兩司各持十金爲賞寓僚謂寓曰亦應是乎
寓曰吾儕監司也忍一與宴彼固榮矣且銖兩

觸法又安取餘及樂終左右屬目寓執事者獨
以楮一段置庭中政敬起謝他司皆有作色寓
雖性行孤絕然持法平不爲察淵吹毛傷害人
物人亦不甚怨未幾卒於官囊無餘資
安敬仲熙葉城人以理學名於金元間築室對龍
山中續皇極經世書若干卷

明初立四輔院以代丞相職司百揆以趙民望吳
源杜牧龔敦李祐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每季
各司二旬有奇凡四方水旱災異兵盜及妖逆

大獄有關於政教者悉以問之高皇帝嘗與五
人游上林廣歌唱和擬桓梁詩賦畢賞賚有差
縉紳以爲榮遇

明時自京師以洎郡縣凡有城池者各令建廟設
主以禮其神仍錫之誥命若公若侯若伯爵號
威儀其像折墜服冕如生儀郡縣官始視事必
告朔望必謁如有水旱蠡螻之災必祈以請而
民間之聽於神者猶衆且信凡夫驚悍狡獪欺
負之徒曉昧交惡棄信背好契券有所不能明
官長有所弗能平者率號呼携持金鼓焚約
誓以取質折神亦往往是井之不踰時響應爲
惡者懼焉嗚呼事神之禮如此其隆且備神之
所以默相人者亦至矣哉
余嘗見學道者尋求秘訣遍訪異人卽詢之曰母
勞爾形毋搖爾精斯兩言啗躬體之乎多言未
能余曰如此則不必他求矣易者尙難卽逢異
人得秘訣豈能行耶

心經是古今來第一篇文字其理至矣其詞有可

疑者夫經皆以東土之言釋梵語也何不可皆釋之而其中如般若波羅蜜多菩提薩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句乃以梵語參於其間斯數語者又非東土之言所不能釋也是何以故願以質之慧心人

昔人有記嘉靖時墾田一畝收穀一石萬曆間不能五斗糞非不多力非不動而所入不啻昔之半大抵豐亨之時土宜暢遂叔季之世物力凋耗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乃今五十年來去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七

太平

萬曆時又不同矣畝收二三斗耳始信昔人所言之果然也古人所謂上農下農豈不足憑耶洮硯出臨洮府洮河中色碧堅潤如玉而又下墨似勝端溪歛石然不易得余至威有官臨洮者令求之止得一方其中人言河水極深惟一處可取硯材今惟一老儒知其處不以語人人百方求之不得其處又有言此老家存石一方大如卓有求者製一方得厚價乃售今其石亦漸盡矣

晁氏墨經言究沂登密之間山總謂之東山鎮府之山則曰西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沉重品惟上上然今不復有今所有者絕十餘歲之松不可比西山之大松蓋西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與黃山縣山羅山之松品惟上上鎮府乃余郡今西山松尙有大者而作墨無其人遂止供建造之用矣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七

太平

傳奇凡十二科以神仙道化居首而隱居樂道次之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終之以神佛煙花粉黛要之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苟作非無益而作也

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武亦以教導不及欲以聲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

嘉隆以來吏部用司屬必採擇素有名望者人得吏部爲榮不則怨慕終身然自唐時已然觀其時詩曰作意嫌工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蹤蹀又落粉牆東則人戀戀吏部可知矣

瑟二十五絃中一黃絃象君君勿得犯故雖設而不彈去十二朱絃屬清來十二朱絃屬濁清濁相間而成音顧未齋藏有一譜凡百葉惟此爲真傳其過百而多不及百而少者皆非也瑟絕已千年惜世無知而復之者

徐文長進白鹿表今人以爲佳篇幾與出師陳情並傳矣余讀其詞不過修飾韻致語耳其間逢迎諂諛無所不至畧無規諷之意古人文章豈如是乎夫以此文爲佳者不知文章之大者也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九

太平國

明初官各有吏科源士後革源士改爲給事中見朱睦㮮都御史王彰傳

趙忠毅公曰起居飲食一毫不得放肆此語大可笑

陳明卿嘗語一清吏曰公等最快活人亦太占便宜如俯仰不愧真快活矣天必賜其祿長其年祚其子孫不太便宜耶嗚呼便宜事人何不肯做余曰人只爲貪貨利之心太急耳而不知人急天亦急未見貪貨利者能享百年也

江陵張文忠公嘗有言使我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語若提又有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

正大臣也如是用剛而猶有怨者何哉
倪雲林先生字元鎮而華亭夏正長寅贈陳進之序稱爲太字卽周元老誌中亦不載是稱不知其何據

詞有南北北之音調舒放雄雅南則悽惋優柔均出於風土之自然不可強而齊也昔有云北人不歌南人不曲其實歌曲一耳吳歎楚些及散套戲文等皆南也康衢擊壤卿雲南風三百篇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三

太平國

下逮金元散套雜劇等皆北也北其本質也故朝廷郊廟樂章用北而不用南是其驗矣

李中麓詩禪序言事有難顯言者須吳言之吳而更藏機隱意沉思而後得之言之者無罪問之者足以勸此詩禪之所以作也如漢蔡中郎晉簡孝二帝宋之王荆公蘇東坡黃山谷秦淮海元之王日華喬夢符鍾繼先徐景祥明之丁仲

名江朝元谷子敬楊廉夫唐以初王惟善是皆詩禪之人也文戲集珍珠囊謎債賦百斛珠謎海謎榜揆序萬類風月禪機是皆詩禪之集也羅紋倚切渭頭曉曉宣和夾山挾海錦屏風無縫鑽是皆詩禪之格也河朔廣川江石山東西無不尙者而兩浙三吳爲盛是皆詩禪之地也冬初十夏四四二日及端陽秋空貫孤及七夕一年四社俱可舉行不但正月十四五六而已是皆詩禪之時也至文彌封磨錄包者把頭是皆詩禪之例也有包商記念包欲通文解字知韻分門商欲求意察情審機連變記欲心堅志定默識潛通念欲口熟語真聲清句滑四者詩禪之要也番語穢語鄉談文談昏泛啞且等字是皆詩禪之忌也背景脫題蜂腰鶴膝閑三歇四上懸下弔赤脚露頂銜家犯祖是皆詩禪之病也又云詩禪有四體九格曰相體曰叶聲曰推理曰用事是謂四體而九格則陽鳥戒曉星象拱辰蜃龍出水雙鳳朝陽行雲流水落花點

地魚躍驚飛風行草偃月照海棠無名氏衍爲十四格撥雲見日寒谷生春梅影橫斜篆煙凝禹江涵鴈影鶴立雞群蛛網添絲金鈞雙控其六與前同而王荊公則據一段幽閑之地偃五尺兆吉之莎分爲坐占陽沙眠分憤車二格元僧本中峰又以雪隱驚鷄柳藏鸚鵡月輪穿海竹影掃堦分爲四格明柯狀元潛謂謎句須覓觀事變通達古今切於事情則有粘皮帶骨之陋遠於事情則有捕風捉影之嫌意是字其流於固執意借字巧流於變詐當深求隱僻之理過爲詭異之行然不出乎日用之常亦云得謎之三昧者矣嗟乎一謎耳而有如此學問此亦一代文人用心於無可用之處者也然足以徵才是以君子亦取焉唐尉遲鄂公敬德貞觀後不交人事常鍊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故呂溫凌煙閣勳臣贊贊公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頌惟保命扇瓊飲露靜奏清商嗟乎公武人精於此是可爲

法也

謝絳遊嵩山寄梅殷丞書言宿呂氏店馬上粗若
疾厭則有師魯語怪承叔子忽歌俚調幾道吹
洞簫往往一笑絕倒文忠公一代偉人乃亦歌
俚調乎俚調卽今之小曲也固知文忠非迂腐
人

古者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死而謚理之必然也劉
敞續謚法取字爲謚殊爲矯強如蹈道知言爲
軻覃思寡欲曰雄此何所本乎是亦好奇之過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太平園

呂祖謙宋文鑑取此文未知何解

生死之理古今論者不一究莫知其所以然卽聖
賢立論亦未明明說破有言輪迴者有言爲鬼
者有言成神者有言成仙成佛者有言化而歸
於無有者皆有考實皆有証驗各賢著作亦多
紀述然總不能定其孰是孰非自余論之是皆
有也天地賦此靈氣與人人各自有歸着死而
一靈不昧投胎奪舍者有之是名輪迴生不作
孽厲氣不散或御冤負屈死而不滅者有之是

名爲鬼聰明正直無私無曲或忠臣孝子死而
氣橫六合者有之是名爲神看透世情澹於榮
利清心向道超出塵世神凝氣聚臻於化人之
境者有之是名爲仙爲佛若夫生平無所表見
無所修持年數已盡神氣銷耗一病化去魂升
魄降歸於無何有之鄉乃常人之所必然也類
此甚多而鬼神仙佛世所僅見生死之理或亦
盡於此乎請贊之高明

趙忠毅公云王鳳洲自是大才在李汪之上本寧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太平園

諸公皆各有所長

韓苑洛論文曰譬之人焉秦漢之文若儀秦在六
國之堂指臂曉告縱橫馳騁言切利害事析毫
釐聽者拱聳人莫得而難之宋之文正如乞人
獻說於項籍張飛之前叱咤顧盼之下憐憐乎
畧達已意而氣已索然銷沮矣此言雖似亦有
未盡然者如歐蘇佳篇議論娓娓曲盡情事皆
中理要豈可一概論哉

華陰張壽以強直稱爲工部郎中刑法嚴峻人以

其狀呼爲張扯鑽名聞孝皇一日孝皇幸後山壽巡視皇城刑人大內聲徹御座孝皇怪問左右以張郎中刑人對孝皇笑曰從渠扯鑽

代州有劉鐵漢名繹者爲戶部郎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時逆瑾擅權正急於貪或告繹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索賄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枷重法嚴十餘日卽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丸曰日剝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

廉丘雜錄

卷十五

三

太平國

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覺而口尙有藥香監守者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後起爲御史朝野稱爲鐵漢

華陰屈西溪公名直舉李旻榜進士守制家居適歲饑郡推官賑華陰公謁推官求賑推官日三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日子家貧甚賑寧幾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邀子來故示

知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公曰在使君高義則可某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賑公道可受賂援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歎服而罷

韓尙書邦奇少時侍其父憲剛連峰公入觀駢通州郎命往候屈西溪時邦奇來自關七千里又連峯與西溪新結男女姻西溪留邦奇食出生韭一品湯粟數盂邦奇飽食之西溪曰子饑其乎邦奇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

廉丘雜錄

卷十五

三

太平國

不敢不飽也明日邦奇反命連峯方與叅政陳公奕邦奇言陝西有人屈西溪不負門牆蓋屈乃連峯授經生也因言畱食事邦奇時年十七陳公以手執其鬚視邦奇曰怪哉此子顏子之志也若他兒必恨其簡矣

魯橋猿仙神能預言人禍福錦衣官較進韓苑洛過其地謁神神一見卽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公好官好人浙民以青天呼之害渠者無天理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

一人不知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
日常大用汝輩當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
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驚眸子兒乎張
股栗叩頭蓋張實遇韓不以禮年六十餘始得
子項短故神言之自是官校待韓極恭謹後韓
果爲尚書

洛中九老會之外又有窮九老會凡職事少重生
事少豐者不得與焉其謙集之式率稱其名文
潞公有詩紀之曰洛城冠蓋敦名教任是清貧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七

太平園

節轉高見說近添窮九老從初便不要山濤
讀聖賢書如對聖賢况讀祖父所遺之言乎吾人
於先世一言一字不可遺棄哀錄成帙時一對
之真如面見先人與之話言也

華亭陸文定公壽近百歲問其壽道曰不與而已
甚矣與之爲禍烈哉

外孫魏燕趙校

晏如齋集史

耳順記

雕丘雜錄十六

真定梁清遠通之

人貴讀書然亦有爲讀書所損者第一是鑽研曲
譜第二是耽看小說曲譜專主邪淫小說雜出
誕妄最能害人身心外是風花雪月之詞無關
世教廢時罷力亦不如不讀也

人第一要率真率真便無渣滓無曖昧爲學方有
真實得力處

長安雅會銘三人共席六簋素一盞則有禁許其

雕丘雜錄

卷十六

元

太平園

不及賓可頻過主易爲力迫燈而散亭午斯集
僕無怨言馬無疲色金吾不驚卜盡雅則如何
如何衆皆曰得

魏忠節功名幹濟之暇亦玩禪理亦習古文辭亦
作詩歌亦工行楷其於花柳酣識騷奢淫佚之
事生平未嘗一涉也

梁溪高忠憲公生平無二色至四十九遂絕夫婦
之愛至六十歲驅馳王命風寒爲衣霜月爲餐
簞輿爲室鵲鳴而興更餘乃息從無一點疾病

雖其平昔身心俱有安頓亦得絕慾之助也噫此真人龍也矣

錢御冷宗伯云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有味乎斯言

養生以飲食爲主飲食以水穀爲主水以潔爲主穀以精爲主其他酒穀以澹泊爲主愈濃郁愈肥甘損多益少朔望舉家宜食齋素使腸胃中隔半月則清虛一番每日晨起食素粥午膳用葷夜則清酒數酌食品不拘但取冲淡去肥醲

雕丘雜錄

卷十六

三

太平閑

半醉半飽夏月晝長隨意加點心少許或素粥或藥糕如此長守可以少病

陳幾亭養疴吟曰潔於水精於穀淡於酒薄於肉可清氣可釋慾可寧神可養福逸其心閒其目省其口時其足撫鳴琴對修竹舒布帷棲木屋少納涼多乘煥泉易供安吾獨嗜富貴真浮雲眠中悟無欲曠然長無事此生良自足健來春暖武清秋且悅舊山看樵牧六齋頌曰午葷晚素甘節已習清谷交錯司饋難尋一候而齋惟

五惟十月晦或小頌以朔日賓至勿拘作賓亦易過濃滋痰開淡以石寬老者胃散幼者積每月六之用和六脈收僥天假我適各適二作有益於養生故錄之

世傳南茶北酒又稱滄蒟之酒妙天下蓋北酒之善因用小黃米造成所謂黃梁也其性乃去風除濕與糯米殊絕所以氣味冲爽故酒當先論質地後論造法滄俗造酒用菊花少許菊性涼而祛風甚佳惟冬月喜飲生酒初夏乃蒸熟故滄酒陳者勝若製麴時先和菰豆合成及成酒後澄清旬日即隔湯蒸熟踰年然後飲之菰豆涼而疎利最能解散鬱遏之氣隔湯蒸之既不經火而脾性喜熱不喜生又經年鬱氣漸散熟者可不耐熱者可不耐獨資養脾行經藥風陶情之用庶幾益人

雕丘雜錄

卷十六

三

太平閑

崇禎庚午三月朔之暮嘉善縣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家家悉聞是日若松皆如此鬼聲方收百里此亘古未聞之災異

也

賓南至北古今以爲常禮近來東西列坐俗名蘇坐以爲親狎於是行輩紊亂少長無序雖尊客初晤皆諧笑浪譁無復威儀放僻如是不知士君子何所見而尚之也昔有一司李欲夾一少年襪附足骨不可去司李問襪何窄也其人應曰此蘇意公大笑復枷示之榜曰蘇意犯人夫蘇意犯人既可惡蘇意客人又何貴乎

陳幾亭公有述僕去之江湖數年歸而自言能驅

雕止雜錄

卷十六

三

太平園

鬼有邀之治祟者徐索天靈骨二片其人從城外覓二髑髏以來一已枯一尙帶齒髮遂鑿其天靈骨而投其髑髏於遠處幾亭公夜寢適寤時漏下四更聞鬼啼於庭次日問其家人僕輩皆言昨夜亦聞園中鬼嘯少頃人有以徐事告公始信二鬼特來告哀立遣人送之官重治遂驅而鬼不復啼嗚呼忍於傷枯骨者觀此其知所戒哉

汪公澄原天啟時爲大司徒嘗曰生財無如墾荒

曾於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六十萬石

顧良臣者名思忠天啟時以策干於朝都尼之不得志游閩值島葵亂孔熾前月曾以小艇載巨鏡伏數里外發五十斤鐵丸碎海舟四十七艘於六鰲舟中吏士三千人衣甲骨肉髮毛皆飛散無少踪跡惟一童子皮粘貼於斷桅之上肢體頗具一切肌理五內如蟬蛻然其鏡之奇毒如此嗣後屢以舟師困我兵絕餉道巡撫南公居益憂之問良臣至知金陵所稱徒手奪張千

雕止雜錄

卷十六

三

太平園

斤刀而作之者也急延問諱良臣曰紅髮所恃者夾板船與鏡耳今有日本人助之故愈橫而日本帥李旦固聞人祖宗丘墓在中國且雖爲彼貴婿不肯削髮椎髻其本懷可知誠能以計召且來戒勿助紅髮許以省募是奪髮右臂別以計撓其船鏡不難也南公善之與兵三千良臣提兵至海上檄召漁舟至許以寬海禁苛例恣意捕魚漁人大喜察其中黠者密語以欲召李旦故皆許諾隨授計去良臣念我兵受困久

少遲必餓死乃募黑鬼數人拖數百斤巨石入海底至葵舟施大纜墜其柁更募死士駕小火船數隻往燒之葵見火船近移舟舟堅不可動驚怖無措竟焚其一舟葵死者數十人獲其大小銃數十門葵小却海道始通我兵移餉至所陷三千人得更生良臣計葵盤踞久非大創不肯去水戰未易勝誘之登陸廢易制葵舊鑿一鏡城於山麓良臣數使人夜劫之賊不得安乃殲舟以數千登山夾擊良臣率我兵隱高而望

汝輩船爲所焚彈不能傷不退何待我不能爲汝助矣葵窘乃登舟且畏且感散歸我遂據其鏡城盡復所失汎地李旦欲省墓甚切良臣念其兵精可用而紅葵銳不坐不震載之車上真制敵長技歸啟南公公進於朝復薦良臣可大用而良臣素廉無贊部抑其功不敘南公浩歎慰安而已嗟乎啟禎之際每嘆無大將材如良臣者豈不可擁旄秉鉞哉乃以廉抑而爲偏裨此明之所以失國也

弘正時王宗貫在南京作壽俊會蓋倣耆英會也賀醫問非之曰耆英會名頭全不十分好今又倣壽俊會豈不貽笑天下後人夫在已果英人稱之可也自曰英可乎今又自稱曰俊不幾於無忌憚乎白樂天九老會其名方是耆英之名是文潞公粗處當時司馬公亦與則然其初自謂年幼不敢班於諸老然則司馬公之謙退安知不在於此也然余讀司馬溫公序云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非潞公自稱也則賀公之議壽

俊會爲是而讓者英則非矣

羅一峯先生癸未赴春闈關中遭回祿呼曰吾生平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更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示招老人竟無所得嗟乎世人多言無鬼神卽此觀之其爲神明佑善不昭然哉况當之者爲羅葵正述之者爲賀賢問二公理學名儒斷非妄言欺人者愈可信其不誣矣妻之父母古人稱曰外舅外姑耳後有以外父母

庫車雜錄

卷十本

三五

太平風

稱者世多非之以爲二本乃賀賢問爲外考妣誌銘此於名義更謬賢問理學名儒斷不如是之倖或後人無知妄爲更改未可知也

王臨川字說籠从竹从龍內產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亦可籠焉楊龜山曰龍非可籠之物也字說今無其書觀此則其穿鑿迂謬可知矣常山曲李本寧太史作存之可爲余郡故實問道君家處城頭見太行竿勝九折坂似妾日廻腸夜夜夢魂飛北向恒山路化作率然身首尾終

相顧潯沱河水水乍合旋當泮君冥心凝妾冰心妾不變中山千日酒長醉有醒時惜別心如醉年年無盡期

學書者得古之名碑舊搨効其布置形似卽逼真未爲佳也必見古人之真蹟觀其運轉遒勁蒼潤如畫沙剖玉使人心暢神怡然後知用筆之法乃書之精神運動於形似布置之外於此有得方成大家

龍上雜錄

卷十本

三五

太平風

久旱雨微有言西南風至雨有言東北升雷雨有言月離畢雨有言日逢庚雨有言水缸汗雨有言柱礎潤雨有言螻蟻出雨有言鶉鳴雨有言電頂烟折雨有言燈光低暗雨有言山頭卧雲雨有言日落晚霞雨然早時占多不驗豈古人之言亦不可信乎

唐人詩亦有率意爲之者如岑參錯料一生事蹉跎今白頭縱橫皆失計妻子也堪羞明主雖然棄丹心亦未休愁來無去處祇上郡西樓此與宋人之作何異然寫出心事亦不嫌其俗白也

人知張良欲從赤松子遊不知墨子亦欲與赤松子遊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樂位非常保將委棄流俗與赤松子遊耳遂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尚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知所終

洮石硯乃硯之佳品余所深賞以為在端溪之上而古今論者絕少惟馬山翰延登雷御史淵二詩頗盡洮硯之妙馮詩云鵬鵠洲前抱石歸琢來猶自帶清輝芸窓盡日無人到坐看玄雲吐

聯上雜錄

卷十末

是

太平國

曾孫
振校

耳順記

喬翁樂史

雕丘雜錄十七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宋施昌言為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為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怪問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憚而去此載之宋史嗚呼女戲豈可有乎

劉畫字孔昭北史儒林有傳畫常夜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畫交州興俊令寤而審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畫云我被用為興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十

太平國

俊令得暫假來辭別夫鬼神幽冥之事明理者多言無之畫亦明理人也北史亦正史也而所記如此然則其何解乎

北史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後事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白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至者以問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史之所記如此詎為誣乎一念之善能感神明武亦理之所有也

吾人動念非天理卽人慾念念夫理者聖人也念
念人慾者小人也念念天理而或一念人慾者
猶未失爲賢人念念人慾而時或念及天理則
平常世法中人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正不踰
此天理耳

馮琢菴琦父子履罷官歸夢前郡太守唐維城持
玉環授之曰以是爲而子寤而舉子名之曰環
明年夢太守復來謂公曰吾爲郡神且滿舉公
以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公漫應曰諾遂病
下血斗餘日忽忽與宋守對語宋守趨之急公
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太守曰君禪則
與我環公取環授之子環遂暴卒公霍然病已
王見舉公歸里日命人銘故開府時所有銅拳鐺
爲器食頃治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
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有壑有鸞鶴
壽星中踞群真環列循其數則金母坐而仙姬
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靈指趾有生
雖雕鏤不能及何其奇絕幻怪也

袁石浦謂小西天石經洞是震旦山巖第一勝蹟
洞在燕京西山之西此不可不遊者

侍御雙洲嚴君名天祥初爲絳縣令恒以役至夏
縣道經傳說祠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
之思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憇其側短亭中
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
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
爲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之曰食使者矣
嚴君乃語二青衣曰還報傅公異日俟我爲御
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
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
默然誠左右勿泄後嚴果爲御史遂卒

王槐野貽趙大洲書云老奴齒髮衰暮矣不堪彫
蟲且厭馳驅行當過商顏山下將帛四皓之遺
踪采芳岩之故芝招赤松問石髓求長生益笑
之術與山靈共老卽有餘藥欲以分遺同好非
謠語也且吾上世有王子喬者嘗得飛昇跨鶴
而仙去老奴是其裔也有種從古以來未聞趙

氏有蛇化者然幸與王喬之真裔友今而後或
屬之大洲氏矣願賀願賀此書似戲非戲且愧
野作文多莊語此何爲而發也

蓋家有二日寫曰描寫者多施於山水遠近濃淡
之間各有其致描者纖細微眇併極工緻乃爲
妙耳

萬曆己丑季春汝寧民王強借張南泉聲特耕於
南畝特不疾行強鞭之特忽停步回顧瞋目而
言曰若何苦我我徐景山也以負張債故作償
何負爾爾乃苦我強乍聞驚仆傍人救之乃醒
梓尙噴沫囁嚅作語不辯共異之歸問徐景山
事張唯唯特再効力二年死

萬曆丁巳歲商洛山原野人掘地蠕而動旋然肉
軀也不辯何物傍視甚大不知身首何在寢子
因肉類可食嚙而烹之作羊羶味再視則割處
肉已滿人以爲龍也瘞之零雨一日無他故或
謂爲太歲身形固不若是大也書之以俟博物
者

雕丘雜錄

卷十

四

張平園

平山有龍潭二青各長丈餘大者自開元額隱隱
有唐字小者自元忽蟠結如虹掛樹或蜿蜒履
於平地土人見之不以爲訝然能作霖雨下民
有禱輒應萬曆丙戌歲內大旱中丞賈公致詞
懇請用筐篚藉之而以傳於鎮城居龍興寺僧
所夕飼以麁肉啖經祈禱獲雨仍送歸潭至今
七八十年人猶有見之者但無是大人名之曰
大青小青

清江慈悲偈有序世之人好佛者衆往往焚香聚
會爲二三奸人所誘亂男女之別棄本等之業
久而不止漸爲大惡究其所以皆因無知被誘
耳人見其如此以爲好佛之過不知佛乃西方
聖人本朝不絕其教余頗究心經品何嘗有
一字如彼所爲佛言雖多只是清淨慈悲二者
而已清淨者心中無事如水無塵慈悲者愛惜
萬物不忍傷害佛菩薩阿羅漢不過如此若以
二者觀彼所爲乃佛教之罪人也余甚悲之作
爲二偈願與人人誓心遵行同報佛恩各得

雕丘雜錄

卷十

五

張平園

安樂 我心如我眼一塵眼便昧尋常多思慮
心熱煩勞起何况思貪淫種種不善事念起鬼
神怒何况爲不止明則犯國法沒沉地獄底世
上滔天惡都從一念始 右清淨偈 我乃人
中人萬物中一物同居大地間如何懷狠毒見
人在急難盡力相救恤至如禽獸類切莫輕殺
戮畏死及苦痛無分人與畜慈悲天地心永作
無邊福 右慈悲偈

郭美命

諱明龍

言文章不可學一家言當如化工造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六

太平園

物包羅萬象無所不有無所不妙故文則自六
經子史下至近代名家詩則自三百篇漢魏六
朝下至唐人皆在胸中皆在筆底乃稱作者
葉臺山曰江陵在事權無傍落令無反汗官府無
隔閡浮淫者不得遂而才者得自見王上冲齡
嗣服十餘年間海內得晏然無事公之力也以
今視昔竟何如哉

張震峯

尚書

爲尚寶時新鄭相國夫人則其

姑也張於相國自公事外無私語自歲時謁拜

夫人外無私親相國謂張爲疎已張曰非所謂
疎也夫朝事不及戚我不敢以官涸公內事不
及官我不敢以戚涸夫人何疎之有
馮海浮惟敏曰凡先世樸厚敦龐而力足以及物
者其後必遠且昌

天下之法無爲自能有爲而著於有爲者便與無
爲本體不相涉何也謂其有意於其間也

人之於學雖根器不同要須自証自悟始得靠人
言語終落聲聞故程氏云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雕丘雜錄

卷十七

七

太平園

而佛氏亦云自悟修行不在於諍吾夫子云朝
聞道亦自聞耳不待人也故曰說食不飽
專氣致柔與天同居被褐懷玉敬慎獨知此坦上
翁授朱射陂之言也

陳石亭曰當此末法之日出世者便要據獅子呵
阿難罵迦葉做一程佛子奈之何朱射陂曰佛
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便飛精附人假汝說
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或云到地釋迦如何
曰無所倚之謂聖

趙文敏曰學書不入晉人格終是胡塗

西士利瑪竇初至中國德慈問曰若知孔氏之教

乎曰不知也抑知釋與老乎亦曰不知也焦曰

若爾爾學者宜何從曰一國自有一國聖人奚

必同

薛西原曰知學問之大者退然亡其有見道德之

尊者竄然喪其天下

又云古之人以天理爲可欲凡其所以學者求得

乎天理而已矣今之人以人欲爲可欲凡其所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八

太平間
藏書

以學者求得乎人欲而已矣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論詩當以神韻爲勝而才學次之

德成曰語云觀人必於其素又云觀人必於所

忽以其日用平常安排所不到也某常與李司

待修吾同官戶曹一日過訪適當午遽問飯乎

某曰未也因遂留飯相對一蔬一腐一殺而已

察其色克然自得絕無歉意某心異之他日復

過訪復留飯加饌至數品某訝而問之何前倨

而後恭也司徒曰皆偶然耳無而爲有有而爲

無所不能也某益異之以爲車塵馬蹄之間誰

能有此襟度乎遂與定交

李修吾司徒官京師自公之暇手一編往往午夜

始就寢或詢其意曰吾謂是可以數求典刑可

以濬發神智可以收拾精神歸併一路不令傍

洩個中有無限受益耳

平泉先生文寬夷平衍常有餘地兼包五福良非

偶然

雕丘雜錄

卷十七

九

太平間
藏書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爲是

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成塗炭

張太嶽與人書曰宦海茫茫萍踪偶值或順而交

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何足

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已其於

世有合與否命也君追往慮來冰炭滿腹宇宙

雖大何自容乎

張太嶽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謂

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

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人暇時一觀鹿去請話之習獨觀昭曠之原自當有得力處也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入於人情物理安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妙窻裏看花不如花中看也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增魏嗣多校

尚翁繁史

休園語林

雕丘雜錄十八

真定 梁 清遠 通之

人得陽氣之多者則過於剛烈得陰氣之多者則過於柔弱躁暴忿厲則為陽氣之惡狡諂奸險則為陰氣之惡若心平氣和者則得氣之清者也加以學問即聖哲之流矣

五常之謂性而孟子止言四端朱子亦曰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皆不及信蓋以有誠心為四端而信在其中矣

雕丘雜錄

卷十八

上

太平園

中庸不曰性情而曰中和中者無所偏倚所以狀性之德和者無所乖戾所以狀情之正

堯舜之孝弟夫子之忠恕皆謂而已矣者固竭盡無餘之辭

薦舉之途難公公則僥倖者無所容義理之學難明明則奔競者當自息

冢宰所掌者邦治則自禮教而下無不在所掌矣冢宰所統者百官則自司徒而下無不在所統矣乃六官均列並所職數之為六者綱在綱中

也乾坤之於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於五卿並列於六職其義一而已矣

余爲吏部文選郎中深陽陳百史先生爲冢宰宗伯弟詰之云家兄在銓亦有一長可取乎百史曰渠自老實做去何用見長嗚呼公之此言真余知已也

於物無所求心空性自寂於情無所繫神恬念自息斯所謂真人天全而道立

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一染情

離正雜錄

卷十八

三 太平園 藏書

緣百事苦累却情任道心自超然人奈何舍此而取彼也

宋曹翰克江州屠戮無遺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曹彬下江南誓不妄殺子孫貴盛累葉不絕君子曰好生則享厚福好殺殃及子孫二曹之事通鑑並列觀此可不知天道哉

學在苦思精進苦思則性靈自啟精進則蘊蓄自博

上大夫無實心是以無公道無公道是以無美政

無美政是以無安民

練情遠度和介適均以此用世游必有餘徒和諾諾徒介硜硜非達士之所爲也

古稱神交局士之所駭而達人之所信也形固有君匪形斯人形我也而不足以爲我况夫形之相形交安得合萬形一君也萬古一神也神之所感不必其合而無不合不必其應而無不應斯神交之說矣

言刺於理者外也言粹於理者淡也立於舛淡之

離正雜錄

卷十八

三 太平園 藏書

間文以組之辯以譁之握之折之以成其致則遂免於舛與淡耶夫詞人者人之末也詞臣者臣之眾也爲此者不若癡坐之不可渎

隋和之珍時間而必章達人之槩深沉以觀化人生在煩惱中欲求解脫不宜問諸智慧之人宜問諸愚迷之人智慧之人能以意見解諸煩惱而煩惱根有浮有著著則如山不可動搖口雖云解恨實尙在故不宜問愚迷之人不求解脫煩惱不已成種種病有來問彼既病之後煩惱

銷不是人答言不也病與煩惱增上不減乃知煩惱無益一時解脫故言宜問

疎懶之性一切事無所博精無所能為不以自詭惟安義命為壞室於郊坰之外蛭消鴈引以護殘軀入則抱小兒女以溺衣為樂何人之可游何書之可讀何酒之可醉此亦一畸人也天浮氣也地頑形也人惡蟲也達履翼虎也於千萬人中得一賢豪寧不珍哉

山峭者不高水狹者不深立德建功者必委曲以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十四

太平園

隨物處末世之道與淳古異處小人之道與君子異四海九州所至各異此孟子所謂有道無道皆天也天之所為聖人不能自外要之我之所以為我者常存而不失耳故曰和而不流和之難於不流猶不流之難於和也惟以持正為質而行之以沉涵出之以周慎中方外圓乃為至德

人生處世宜道誠心亦須自信若疑懼太甚則出門皆礙何以理事白日尚懸人心猶存縱人盡

無心吾心固在知我者希則我貴

仁人君子譬之景星鳳凰見即為福鳴即為和讀書治性為政於家未為不可謬肩非任竟負朝始恨入山之不深不已晚乎

昔人有言唐虞事業浮雲過太虛耳趙孟之貴饒秦之富自朝而至於暮如此者三日而華侈之態畢見矣即百年猶是也日新而不窮長久而不厭者惟林游川觀潛樂道術而已徜徉山草其樂只且何譽何毀何困何通體認此言終身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十五

太平園

不足自適乎

人當煩惱時宜作歡喜想既歡喜時宜作無有想大煩惱大歡喜極思其終自淡其始矣

居官不廢事則可以即安乃若身心性命之間究之而愈精拓之而愈宏行之而不勝窮故處官之不素餐易林下之不素餐難

天地之化萬事之變無不相反以其有也無則無從而反非獨無從也而乃生妙有故聖人無私乃成其私

古之論為人長也先德而後智天下之做則由
德位者皆德而德心也本之以仁心貫之以
其德更其德民其欣哉

仁之一字是天地人血脈

士君子志懷濟物無窮廣教即園居亦可以一遇

一草為積德况為政於天下乎

吾人學問既到以後惟靜養此心令常適虛朗遇

物坐照所謂廓然下神靈光明無限

居官之道處人最難求世人情更為難處古詩云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太平間
藏書

勞謙得其柄以謙為柄則易也故曰誰不可喜

而誰不可懼實生謙心常畏人自是君子之

道

黷白不乘便是克己之象

天地渾樸之氣盡散而為人之機知文藻故士不

患其無文而患不含蓄不患其無才而患不仁

厚質才而用意仁厚耻與喬詰卓驚者為伍此

天地淳氣之所鍾聚也散之為小才聚之為大

才惟大才為不炫此固台鼎之器乎

萬山皆土也日炙風吹雨濡雪凍久之成石未必
非天所以厚土也人之飽歷風霜而晚有成就
者亦然謂非天之所以厚之乎

罕稟有時而甚美蘭蕙有時而不香世事何定之

有

為文者心思要苦說出却要自然方是妙境

士之進取太易者往往輕視天下之事敗其身名

古賢學優則仕之言豈不然哉

兒子桓宰泗家司農弟寄書誨之曰治凋敝小邑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太平間
藏書

以滋培元氣為主此臨民要言不獨小邑當爾

棲遲巖谷願養餘年即不能為陳希夷終成大道

亦不失為陶靖節閒適半生情緣不斷逐逐紅

塵何為也

仙真度人必須累試試之者非試其誠也試其無

所繫戀也夫人必能無所繫戀而後空諸所有

必能空諸所有而後心不為物動必心不為物

動而後澹然漠然守靜致虛以成大道若徒試

其誠而已誠矣而心猶易動於外物焉能止念

有神哉

君子安行而徐步平視而遠觀不知丘陵蟻蛭之爲高下也求足以置吾足而已矣不知朝陽風雨之爲顯晦也求足以寓吾目而已矣

簡緣省事乃學者要務或曰毋乃太簡乎余曰凡爲謀理之事卽日爲經營雖煩不失其正凡爲謀利之事卽時有一二常積自見其多然吾人一生謀理之事寡而謀利之事衆無益吾身心者一切蠲除自然澹寂而無爲也

靡止雜錄

卷十八

太平閣

害人之事智者不爲如尙陰謀必遭天之譴責或加以顯禍先失已之聲名是害人而返自害況所害者未必果得戮辱也哉

鈞伏狙愚銖兩必察或以爲明應擊蠹豈深文肆詆或以爲果君子曰至清則無魚至察則無徒智囊屠伯多不得永終可不懼哉

學聚必充充必發充則爲量發則爲才

萬緣一齊放下本性自然圓明卽此便是菩提經

論何勞講說

古謂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事也謂休

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

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智者當下

了卽當下休矣當下休卽當下徹矣

世情不滯於心凡事自見其大

矯情久見理自真味道深履境皆吉

文章壞於衆襲德行敗於自欺

學問太勝詩書漸開浮侈之端聰明過用知識亦

傷渾樸之理

靡止雜錄

卷十八

太平閣

人必有可自用之資而後可以用世人必去其自勝之心而後可以勝人

居官者不能不做實事以報朝廷然以求實事之

心轉生紛更之意見亦不可以謀國事進言者

不能不豎節以匡君德然以立直節之名轉多

激亢之孤憤亦不可以悟明主

執政者有才始能勝任然自以爲才便非執政之

事矣深藏若愚虛受若谷視一世之人若一人

其誰能哉

天道先有五行五行具而凡事凡物皆出其中自然不至敗壞五行錯行便生雷變君道先定六官六官立而一事一務皆在其內自然不致紛紜六官舛錯便致紊亂吾人居家持身亦必先定規模然後有所適從無所變亂此不可不知也

人問大如禪師何修而可以成道大如曰不要你修只要你休

一日訪大如於魯栢禪院立談久之大如忽以手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太平

引余過東余隨之而東又引余過西余隨之而西大如喝之曰汝自有脚根何須隨人牽轉

世祖升遐諸王大臣會議廟謚風欲稱宗家弟時

爲大司馬獨曰宜稱世祖諸王曰太祖創業

垂統既稱祖矣先帝亦稱祖可乎司馬曰

太祖固創業之君而先帝入主中華奄有萬

方統一天下宜爲世祖也衆然之乃定廟

號曰世祖及議謚法以高字同太祖衆議莫

定卽有指陳一二字率皆有疵司馬復曰章字

何如諸王大臣卽令學士王公胥庭等以高字譯之咸曰章者光被四表之意遂謚曰世祖章皇帝當議廟號時衆論紛紛司馬獨持之愈力和碩親王語人曰渠大司馬議論侃侃執理不同真有古大臣風

世祖崩遺詔命索溫蕭蕭四公輔政一日忽傳中旨命諸王大臣議章奏內何以稱四公諸臣驚愕無措不敢置一辭家司馬獨曰此何必議

免帝已命之矣會曰謂何司馬曰遺詔內云輔

雕丘雜錄 卷一人

太平

政章奏卽以輔臣稱不亦宜乎衆曰諾及入奏大佛蕭意司馬尋以宗伯自陳得旨罷歸

本朝官制定例大三品缺由小三品轉無人乃以

大四品陞世祖時副憲缺人命九卿會推銓

曹以太僕卿左右通政理少皆推應推之列而

太常卿獨不與焉前此屢矣家司馬曰太常品

係正三秩居前則例應首推如其人不可用當

先明其人如其秩不可推亦當先言其秩今乃

置而不問何也銓曹曰簽俱在衆乃以太常首

列推舉奉 古擢用時爲太常者廣平冀公汝
錫家司馬不知也冀公由副憲歷侍郎躋尙書
與司馬日相友善曾未一言致感一日同讌飲
冀曰余戴公厚德十數年來未嘗一日去心司
馬茫然冀曰余爲太常時非公言幾無遷期矣
司馬乃始憶及有德於人豈而不矜受德於人
感而不言是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家司農奉 詔詣粵東路由中州中州撫軍修公

鳳彩卓有政聲司農入都復 命偶與都憲姚

雕丘雜錄

卷十八

三 太平園

公文然談及地方風俗長吏賢否因曰當今撫

軍之賢無如佟高崗高崗修字姚曰唯唯未幾佟以

病請告 上俞允舉朝爲之惋惜當朝會部院

臣有欲保留之者未果司農戲責姚曰公職司

風紀聽聞皆可入告有此賢撫軍獨不能挽留

乎姚復曰唯唯明日忽傳 旨佟公仍撫河南

蓋姚卽於朝會時已具疏保留而朝臣不知也

後司農與姚飲謂曰余前責公保留賢撫公疏

已具而不一言何也姚曰公昔曾言其賢余誌

而不忘公乃忘之耶昨疏雖具未蒙俞允不欲

彰聲聞於外耳佟旣留感姚知已遣使往謝姚

語佟使曰吾與爾主曾不相識昔聞大司農梁

公言爾主賢梁公賢者也有知人之明吾是以

保爾之往謝梁可矣使詣司農並述姚言司農

乃寤薦賢爲國施德不居豈尋常可及

增李兆齡校

休園語林

雕丘雜錄

卷十八

三 太平園

是築也家大人編輯成命小子桓手

錄副墨時癸丑初夏二日也尋客中

山遊江夏驅馳南北者八閱月每携

之行簡旅舍客窓披錄不敢少怠至

甲寅季夏十日始成帙復手自裝潢

用待剗剗庚申秋桓銓除卞邑山城

斗大民居星稀簿書鞅掌冷暑座饒

何克儻梓人之價辛酉歲海宇蕩平

詔復徵祿是以得售梨棗以成大人之

志雖小子膏馬盤魚所不辭耳壬戌

仲春六日男允桓謹識



雕丘雜錄跋

余兄博極群書諸晚故實自立朝以至歸

田耳目之所睹聞載籍之所考據咸筆而

存之歲久益富藏之篋衍兄子允桓手錄

成帙名曰雕丘雜錄請公之同好乃寄以

示余余讀竟歎曰甚矣兄用意之勤而採

擷之博也古來正史之外稗官野乘流爲

說家雖事詞紛錯言多瑣細而臚陳詳核

雕丘雜錄

跋

太平閣

往往足補正史之闕焉非盡漫作者余向

竊慕之三二十年來所見所聞亦不少矣

每思綴緝成書而性既疎懶簿書勞人又

苦健忘歲月荒忽不復記憶觀兄是書上

而朝常國典以及郊廟禮樂之因革下而

人情土俗以及草木蟲魚之變化凡有關

勸戒足備援證者靡不網羅彙列而微言

讜議兼寓春秋子奪之旨此亦古今得失

之林也余兄好黃老之學編中間亦及之
世有究心性命者可參悟而得豈獨旁搜
廣引供談諧之資已乎兄在田間數年屏
居雕丘焚香布席蕭然如世外人生平多
所撰著是編特鼎中之一櫛也因更念余
意中所欲就者蹉跎三十年無一字觀此
媿余兄多矣

康熙十七年夏六月弟清標謹書

雕丘雜錄

跋



雕邱雜錄十八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梁清遠撰清遠字適之號葵石真定人順治丙
戌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是編十有八卷卷立一名
一曰眠雪間錄二曰藤亭漫鈔三曰情話記四曰
巡簷筆乘五曰卧疴隨筆六曰今是齋日鈔七曰
閑影雜識八曰采榮錄九曰飽鄉叢談十曰過庭
暇錄十一曰東齋掌鈔十二曰予寧漫筆十三曰
晏如筆記十四曰西廬漫筆十五曰晏如齋樂史
十六曰耳順記十七曰晉翁樂史十八曰休園語
林皆隨時筆記之文大抵雜錄明末雜事及真定
軼聞頗多勸戒之意惟末年尤信日修煉之說亦間
涉釋氏至謂心經是古今第一篇文字蓋禪學元
學明末最盛清遠猶沿其餘風也間有考証然不
甚留意如九卷載李屏山所作西昌集序稱李義
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號西昌體殊
無典雅渾厚之氣反習杜少陵爲村夫子是以揚
億事爲李商隱事殆唐宋不辨又引黃庭堅之言
謂韓退之詩如教坊雷大使舞學退之不至卽爲
白樂天是以陳師道所評蘇軾詞蘇軾所評陶潛
詩併誤爲庭堅評韓愈詩之詞顛舛尤甚